《婚姻之爱》

以马内利·瑞登堡 著

全文 · A4 打印版 · newchurchcn.com
普通字号 / 大字版均适合 A4 纸打印

新教会汉语神学院 · newchurchcn.com
著作汉译

《婚姻之爱》

以马内利·瑞登堡 著

第一章　论天堂的喜乐与婚姻

1 我预见，许多读到以下内容及各章之后记事的人，会以为这些不过是想象的产物。然而，我郑重申明：这些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发生、为我亲眼所见的事；也不是在心智昏睡之时所见，而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所见。

因为主乐意亲自向我显现，差遣我教导属于新教会的事，这新教会就是启示录中“新耶路撒冷”所指的教会。为此，主开启了我的心智与灵的内层，使我得以在灵界与天使同在，同时在自然界与世人同在。如此，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2 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天使在东方天堂之下飞翔，手中拿着号角，举到嘴边，向北方、西方和南方吹响。他身披斗篷，随着飞翔向后飘扬；腰间束着一条镶有红宝石和蓝宝石的带子，仿佛燃着火焰，闪着光辉。他俯身飞行，缓缓降落在我所在的那片陆地上。一触到地面，他便直立起来，四处走动；看见我后，就朝我走来。当时我在灵里，站在南方的一座山丘上。他走近时，我便问他：“如今有什么事？我听见了你的号声，也看见你从空中降下。”

天使回答：“我奉差遣，要召集这片陆地上来自基督教世界各国的人，就是那些学识最负盛名、才智最为敏锐、以智慧享有最高声望的人，叫他们聚集到你所在的这座山丘，畅陈心中的见解，讲述他们在世时对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有过怎样的思考、理解和认识。

【2】“我受差遣的缘由是：有几位刚从世上来到这里的人，获准进入我们在东方的天堂社群。他们说，整个基督教世界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天堂的喜乐，什么是永恒的幸福，因而也不知道什么是天堂。我的弟兄和同伴对此十分惊讶，便对我说：‘你下去，在灵界扬声召集那些最有智慧的人。所有世人离开自然界后，最初都聚集在那里。我们要从众人的口中确知，基督徒对于来生，是否果真处于如此蒙昧无知的境地。’”

他又说：“稍候片刻，你就会看见一群群智者涌向这里。主会为他们预备一座会堂。”

【3】我便等候。看哪，半小时后，我看见两群人从北方而来，两群从西方而来，还有两群从南方而来。他们一到，那位吹号的天使就引他们进入预备好的会堂，按各自所来的方位，在指定的位置上就座。他们共有六群；此外，还有第七群来自东方，只因光辉太盛，其余的人看不见他们。

众人聚齐后，天使说明了召集他们的缘由，请各群人依次陈述自己对于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的智慧见解。于是，各群人各自围成一圈，彼此相向，回顾他们先前在世时对此形成的观念，如今重新加以审视，彼此商议后，再将所得的见解陈述出来。

3 商议之后，来自北方的第一群人说，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与天堂的生命本身是一体的。“因此，凡进入天堂的人，就其生命而言，也就进入了天堂的欢乐之中，正如赴婚宴的人，也就进入了婚宴的欢乐之中。天堂不是在我们眼前的上方，因而是一个地方吗？唯有在那里，才有福乐之上更有福乐，欢愉之上更有欢愉。人进入天堂时，那里充盈的喜乐便使他心智的一切知觉和身体的一切感觉都沉浸其中。因此，天堂的幸福，也就是永恒的幸福，无非是获准进入天堂，而这准入乃是出于神的恩典。”

【2】这番话说完，来自北方的第二群人便凭自己的智慧提出这样的推断：“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无非是与天使欢然相聚，与他们愉悦交谈。在这样的交往中，众人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喜悦，席间的亲切言语与诙谐妙语，使每个人都笑逐颜开。天堂的喜乐，岂不就是这样的欢乐以种种变化延续到永远吗？”

【3】第三群人，也就是来自西方的第一群智者，根据由自身情感而生的思想，发表了这样的见解：“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岂不就是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赴宴吗？他们的桌上会摆满丰盛的美味佳肴，以及醇厚上等的美酒。宴后有游戏，还有少女和青年随着合奏与笛声的节拍翩翩起舞，其间穿插着悦耳动听的歌声。到了傍晚，最后还有戴着面具的演员表演；表演之后，又有宴席。如此，日复一日，直到永远。”

【4】这番话说完，第四群人，也就是来自西方的第二群人，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说：“我们对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曾有过许多想法，也考察过种种喜乐，将它们彼此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天堂的喜乐就是乐园的喜乐。天堂岂不就是乐园吗？它从东方延伸到西方，从南方延伸到北方，其中有果树和赏心悦目的花卉，中央有一棵壮丽的生命树。享福的人会坐在树的四周，吃着滋味甘美的果子，戴着由芬芳花朵编成的花环。永恒的春风吹拂着这些草木，使它们每天都以无穷的变化生长，生生不息。草木不断萌生开花，气候又始终温暖如春，人的心灵也就不断焕然一新，不能不每天吸纳、呼吸新的喜乐，并由此恢复青春盛年，再回到亚当和他的妻子受造时的最初状态。这样，他们就重返了那从地上迁至天堂的乐园。”

【5】第五群人，也就是来自南方的第一群才智之士，说：“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无非是至高的统治权、极其丰厚的财宝，以及由此而来的、超越帝王的华贵与无比显赫的荣光。我们从先前世上那些拥有这一切的人身上看出，天堂的喜乐就在于这些，而持续享有这些喜乐，就是永恒的幸福。此外，天堂中享福的人要与主一同作王，成为君王和首领，因为他们是他的儿女，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们还要坐在宝座上，天使也要服事他们。

“我们也从新耶路撒冷看出天堂的华美，因为天堂的荣耀正是借着这座城来描述的：它的每一座城门都是一颗珍珠，街道是精金的，城墙的根基是宝石。因此，每一个被接纳进入天堂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宫殿，以黄金和珍宝装饰，光彩夺目；统治权也会按次序由一人传给另一人。我们知道，这些事物本身就蕴含着喜乐与幸福，也知道这些都是神不可废弃的应许，所以我们只能由此推知，天堂生命中最幸福的状态究竟是什么。”

【6】随后，第六群人，也就是来自南方的第二群人，扬声说道：“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无非是永不停息地荣耀神，永远延续的节庆，以及伴随着歌唱与欢呼、充满福乐的敬拜。如此，人的心便不断向神提升，并且满怀信心，相信自己的祈祷和赞美必蒙悦纳，因为他们所享的福乐，正是神慷慨的恩赐。”

这群人中有几位又补充说，这样的荣耀神，会伴随着华丽的灯火、极其芬芳的熏香，以及盛大庄严的游行。大祭司手持大号角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各级教长和掌钥者；再往后，是手持棕树枝的男子和手持金像的女子。

4 第七群人因光辉太盛，未被其余的人看见，他们来自天堂的东方，都是与那位吹号的天使同属一个社群的天使。他们在自己的天堂里听说，基督教世界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便彼此说：“这绝不可能是真的；基督徒不可能如此蒙昧，心智也不可能如此迟钝。我们也下去，听听是否果真如此；若是真的，那实在是咄咄怪事。”

【2】随后，这些天使对那位吹号的天使说：“你知道，每一个曾渴望进入天堂，并对那里的喜乐形成某种明确想法的人，死后都会被引入自己所想象的喜乐之中。等他们亲身体验，明白这些喜乐究竟是什么，知道它们不过是出于心智中空洞的观念和虚妄的幻想，便会被领出来，接受教导。在灵界，许多先前在世时曾思想天堂、对那里的喜乐形成某种定见并心生向往的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事。”

那位吹号的天使听了这些话，便对从基督教世界召集来的六群智者说：“跟我来，我要领你们进入你们所想的喜乐，也就是进入天堂。”

5 说完这些话，天使便走在前面，首先跟随他的是那群深信天堂的喜乐无非是欢然相聚、愉悦交谈的人。天使领他们来到北方的一些群体中；这些人在先前的世界里，也认为天堂的喜乐仅在于此。那里有一座宽敞的房屋，聚集着这样的人。屋内有五十多个房间，按谈话的种类划分。在一些房间里，人们谈论在集市和街道上的所见所闻；在另一些房间里，人们谈论有关女子的种种趣事，其间穿插着诙谐妙语，越说越热闹，直到在座的人全都笑逐颜开。还有些房间里，人们谈论宫廷、政府各部门、政局，以及从秘密议事中传出的种种消息，同时推论、猜测事情的结果；另有些房间谈论贸易，有些谈论学术，有些谈论处世的智慧与道德生活，有些谈论教会事务和各个宗派，诸如此类。我获准察看那座房屋，看见人们从一个房间奔向另一个房间，寻找与自己情感相投、能使自己快乐的同伴。在这些聚会中，我看见三类人：有些急于发言，有些热衷询问，有些渴望聆听。

【2】这座房屋有四道门，每个方位各有一道。我注意到，许多人离开聚会，急着往外走。我跟随其中几个人来到东门，看见一些人愁容满面地坐在门旁，便走近问他们为何如此忧愁。他们回答：“这座房屋的门对想出去的人紧闭着。今天已是我们进来的第三天了，我们一直相聚交谈，过着自己所向往的生活。然而，接连不断的谈话使我们疲惫不堪，甚至连那嗡嗡的说话声都几乎无法忍受。因此，我们出于{1}厌倦，来到这道门前敲门，却得到这样的答复：这座房屋的门只为进来的人开启，不为出去的人开启；‘你们留在这里，享受天堂的喜乐吧。’听了这样的答复，我们便认定自己要永远留在这里。于是，忧愁侵入我们的心，如今胸口开始发紧，焦虑也随之而生。”

【3】这时，天使对他们说：“你们现在的状态，表明你们的喜乐已走向消亡。你们曾以为唯有这些才是天堂的喜乐，其实它们不过是天堂喜乐的附属部分。”他们便问天使：“那么，天堂的喜乐究竟是什么？”天使简要地回答：“就是做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事所带来的快乐。功用的快乐从爱获得本质，从智慧获得实存；这种由爱通过智慧而生的功用之乐，是天堂一切喜乐的灵魂和生命。

【4】“天堂里也有极其欢乐的聚会，使天使的心智欢畅，心灵愉悦，胸怀舒畅，身体恢复活力；但他们是在履行职责、完成工作、发挥功用之后，才享有这些欢乐。{2}他们一切欢欣与愉悦中的灵魂和生命，都来自这些功用。然而，若除去这灵魂或生命，附属的喜乐便会逐渐不再成为喜乐，而是先变得索然无味，继而变得毫无价值，最终成为忧愁与焦虑。”

这番话说完，门便开了。坐在门旁的人一跃而起，各自奔回家中，重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事自己的工作，精神也随之恢复了。

6 此后，天使对那些认定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就是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赴宴，宴后有游戏和表演，然后再赴宴，如此直到永远的人说：“跟我来，我要领你们进入你们所想的喜乐与幸福之中。”他带他们穿过一片树林，来到一块铺着木板的平地上，那里摆着桌子，两边各有十五张。他们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桌子？”天使回答，第一张是亚伯拉罕的，第二张是以撒的，第三张是雅各的，紧接着依次是十二使徒的桌子。“另一边有同样数目的桌子，是他们妻子的。前三张分别属于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以及雅各的妻子利亚和拉结；其余十二张则属于十二使徒的妻子。”

【2】过了片刻，所有桌子上都摆满了菜肴，菜肴之间的空隙里，点缀着堆成小金字塔形的蜜饯。赴宴的人站在桌旁，等候各桌的主人出现。稍候片刻，他们便看见这些人列队而入，从亚伯拉罕起，直到最后一位使徒，依次进来。随后，各人走到自己的桌前，斜倚在首席的卧榻上，对周围的人说：“你们也来，与我们一同坐席。”于是，男子与那些先祖同席，女子与他们的妻子同席，怀着喜悦和敬意吃喝。宴后，那些先祖便出去了，接着开始游戏，少女和青年翩翩起舞，舞蹈之后又有表演。表演结束，众人再次受邀赴宴，但有一项规定：第一天与亚伯拉罕同席，第二天与以撒同席，第三天与

雅各同席，第四天与彼得同席，第五天与雅各同席，第六天与约翰同席，第七天与保罗同席，然后依次与其余的人同席，直到第十五天。此后，再按同样的次序轮换座席，重新开始宴饮，如此直到永远。

【3】随后，天使召集这一群人中的男子，对他们说：“你们在席间看见的所有人，先前都与你们一样，对天堂的喜乐及由此而来的永恒幸福怀着这样的幻想。为了让他们亲自看出自己观念的空洞，并摆脱这些观念，才安排了这样的宴饮场景，主也容许这些事发生。你们在各桌首席看见的那些尊长，其实是乔装扮演的{1}老人，大多出身乡野，留着胡须，因略有资财，便比旁人更为傲慢。他们被赋予一种幻想，以为自己就是那些古时的先祖。不过，现在跟我来，走上离开这片游乐场的道路。”

【4】他们便跟着天使走，看见这里五十人，那里五十人，都因吃得过饱而恶心，渴望回到自己熟悉的家中，有些想回去履行职责，有些想回去料理事务，有些想回去从事工作。然而，许多人被树林的守卫拦住，问他们已经赴宴多少天，是否已与彼得和保罗同席吃过饭，并告知他们，若提前离去，就是失礼，会使自己蒙羞。但大多数人回答：“我们已经充分享受了自己的喜乐，如今食物变得索然无味，味觉也已枯竭，胃里厌恶这些食物，我们连尝一口都无法忍受。我们已经在这样的奢靡宴饮中度过了好几个昼夜，恳求你们放我们出去。”他们获准离开后，便喘着气，急忙奔回家中。

【5】此后，天使叫来这一群人中的男子，在路上向他们讲解有关天堂的事，说：“天堂里与世上一样，有食物和饮料，也有宴饮和聚餐。那里的尊长设有宴席，桌上摆着丰盛的佳肴、精美的点心和珍馐美味，使人的心灵欢畅，恢复活力。那里也有游戏和表演，有音乐和歌唱，而且这一切都尽善尽美。这些也带给他们喜乐，却不是幸福本身。幸福必须在喜乐之中，才能借着喜乐显现出来。喜乐中的幸福，使喜乐真正成为喜乐，使它充盈，并维持它，使它不至于变得乏味而令人厌倦。这幸福，对每个人而言，都来自他履行职责时所发挥的功用。

【6】“每位天使的意志情感中，都潜藏着一股内在的动力，吸引他的心智去做某件事。心智借此获得安宁与满足。这满足与安宁使心智进入一种状态，能够接受来自主的功用之爱。天堂的幸福正是来自对这爱的接受，也是前面所说那些喜乐的生命。天堂的食物，就其本质而言，无非是爱、智慧与功用的结合，也就是出于爱、通过智慧而实现的功用。因此，天堂里每个人供身体享用的食物，都是按他所发挥的功用{2}赐予的：发挥崇高功用的人，所得的食物丰盛华美；发挥中等功用的人，所得的食物不多，却滋味精美；发挥低微功用的人，所得的食物粗朴；而懒散怠惰的人，则得不到食物。”

7 此后，天使召来那群所谓的智者。他们认为，天堂的喜乐及由此而来的永恒幸福，在于至高的统治权、极其丰厚的财宝，以及超越帝王的华贵与无比显赫的荣光，因为圣言中说，他们将成为君王和首领，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天使也要服事他们，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话。天使对他们说：“跟我来，我要领你们进入你们所想的喜乐之中。”他带他们来到一座由柱子和金字塔形建筑构成的柱廊。柱廊前面有一座低矮的宫殿，穿过宫殿便可进入柱廊，天使就从这里领他们进去。看哪，这里有

二十人，那里也有二十人，都在等候。忽然，一个装扮成天使的人出现，对他们说：“穿过这座柱廊，就是通往天堂的道路。稍候片刻，做好准备，因为你们中成年的要成为君王，未成年的要成为首领。”

【2】说完这些话，每根柱子旁都出现了一座宝座，宝座上放着丝绸斗篷，斗篷上放着权杖和冠冕；每座金字塔形建筑旁也出现了一张座椅，离地三肘高，座椅上放着由金环相连而成的链子，以及骑士勋带，勋带两端以钻石圆扣相系。接着，有声音喊道：“现在过去，穿戴起来，坐下等候。”成年的立刻奔向宝座，未成年的奔向座椅，各自穿戴妥当，坐了下来。这时，仿佛有一团浓雾从下方升起；坐在宝座和座椅上的人吸入这雾气后，便开始面容傲然，胸膛挺起，深信自己如今已是君王和首领。那团浓雾是一股使人产生幻想的气息，他们正是受了这气息的熏染。忽然，一些青年仿佛从天堂飞来，每座宝座后站着两人，每张座椅后站着一人，准备服事他们。随后，一位传令者不时扬声宣告：“各位君王和首领，再稍候片刻，天堂里正在为你们预备宫殿，朝臣和侍卫马上就要来，引领你们进去。”他们等了又等，直到呼吸急促，因热切盼望而疲惫不堪。

【3】过了三个小时，他们头顶的天堂敞开了。天使向下看见他们，心生怜悯，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愚蠢地坐着，扮演这些角色？有人戏弄了你们，把你们从人变成了偶像，因为你们心里认定，自己要像君王和首领一样与基督一同作王，到时天使还要服事你们。难道你们忘了主的话，在天堂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吗？所以，要明白君王和首领是什么意思，与基督一同作王又是什么意思：就是有智慧，并发挥功用。因为基督的国，也就是天堂，是功用的国。主爱所有人，因此愿所有人得益处，而益处就是功用。主借着天使施行良善，也就是实现功用，在世上则借着人来施行。因此，对于忠实发挥功用的人，他赐下功用之爱，以及这爱的赏赐，就是内在的福乐；这福乐就是永恒的幸福。

【4】“天堂里与地上一样，也有至高的统治权和极其丰厚的财宝，因为那里也有治理及各种治理形式，因而有高低不同的权柄和尊位。身居最高职位的人拥有宫殿和庭院，其华美与光辉超越地上帝王的宫殿和庭院。他们众多的朝臣、侍从和卫士，以及这些人华丽的服饰，使他们周围充满尊荣与荣耀。然而，这些身居最高职位的人，是从那些心系公共福祉的人中选出的。他们对宏伟华丽的享受，仅限于身体感官，为的是使人服从。公共福祉要求每个人都在社群中发挥某种功用，如同一个共同身体中的各个部分；而一切功用都来自主，只是借着天使和人来实现，仿佛出于他们自己。由此可见，这就是与主一同作王。”

听了从天堂传来的这些话，那些装扮成君王和首领的人便走下宝座和座椅，丢弃了权杖、冠冕和斗篷。那团带着幻想气息的浓雾离开了他们，一片洁白的云彩笼罩着他们，其中有智慧的气息，使他们的心智恢复了清明。

8 此后，天使回到基督教世界智者聚集的会堂，召来那些深信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就是乐园欢愉的人，对他们说：“跟我来，我要领你们进入乐园，也就是你们的天堂，使你们开始享受自己所想的永恒幸福中的福乐。”他领他们穿过一道高大的门，这门由名贵树木的枝条和新枝交织而成。进去以后，他带他们沿着曲折的路径，从一个方位游览到另一个方位。这确实是一座乐园，位于进入天堂的最初入口处。那些在世时因天堂被称为乐园，便相信整个天堂就是一座乐园的人，都会被引入这里。他们心中还存着这样的观念：死后便可完全摆脱劳苦，安享休息，而这种休息，无非是吸纳欢愉的气息，漫步于玫瑰花间，饮用极其甘美的葡萄汁而欢欣，欢宴之后再尽情畅饮；这样的生活，唯有在天堂的乐园里才能享有。

【2】在天使的引领下，他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有老人、青年和孩童，也有妇女和少女。他们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十来人一组，坐在玫瑰花丛上编织花环，用来装饰老人的头、青年的手臂，又编成花带，围在孩童的胸前。有些人从树上采摘果子，装在篮中，带给同伴；有些人将葡萄、樱桃和浆果榨成汁，盛在杯中，欢然畅饮；有些人闻着花朵、果实和芳香树叶散发在四周的芬芳；有些人唱着甜美的歌曲，使在场的人听得心旷神怡；有些人坐在泉旁，将喷涌的泉水引成各种形状；有些人漫步交谈，谈笑风生；有些人奔跑、嬉戏、跳舞，这里有人随着节拍起舞，那里有人围成圆圈舞蹈；还有些人走进花园中的小屋，躺在卧榻上休息。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乐园中的欢乐。

【3】看过这些之后，天使带着同伴沿曲折的路径四处游览，最后来到一群人面前。他们坐在一片极美的玫瑰花丛上，四周环绕着橄榄树、橙树和柠檬树，个个低垂着头，以手托腮，悲伤流泪。天使的同伴便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坐着？”他们回答：“今天已是我们来到这座乐园的第七天。刚进来时，我们的心智仿佛被提升到天堂，进入了天堂喜乐中最深的福乐。然而，三天之后，那些福乐便开始减退，在我们的心智中逐渐消失，变得无法感知，最终荡然无存。当我们所想象的喜乐就这样消逝时，我们害怕失去生活中的一切快乐，也开始怀疑，究竟是否有永恒的幸福。后来，我们沿着道路和空地四处寻找，想找到进来时经过的那道门，却绕了一圈又一圈。我们向遇见的人询问，其中有些人说，那道门是找不到的，因为这座乐园是一座广阔的迷宫，想出去的人反而会越走越深。‘所以，你们只能永远留在这里。你们现在就在园子中央，这里是一切欢愉的中心。’”

他们又对天使的同伴说：“我们已经在这里坐了一天半，因为找不到出口，也不再抱有希望，便坐在这片玫瑰花丛上，望着四周丰盛的橄榄、葡萄、橙子和柠檬。然而，越看这些东西，眼睛就越看得疲倦，鼻子越闻得疲倦，味觉也越尝得疲倦。这就是我们悲伤、哀叹、流泪的缘由，你们所看见的正是如此。”

【4】听了这些话，带领那群人的天使对他们说：“这座乐园迷宫确实是进入天堂的入口。我知道出口在哪里，会领你们出去。”这话一说完，坐着的人便站起来，拥抱天使，与他所带领的那群人一同跟随他。天使在路上教导他们，什么是天堂的喜乐及由此而来的永恒幸福，说明这些并不是乐园外在的欢愉，除非其中同时有乐园内在的欢愉。他说：“乐园外在的欢愉，只是身体感官的欢愉；乐园内在的欢愉，则是灵魂情感的欢愉。若外在的欢愉中没有内在的欢愉，就没有天堂的生命，因为其中没

有灵魂。任何欢愉，若没有与之对应的灵魂，持续下去就会衰退、麻木，使心灵比劳作更为疲惫。天堂里处处都有乐园般的花园，天使也从中获得喜乐；其中有多少灵魂的欢愉，这些喜乐对他们而言就有多少真正的喜乐。”

【5】听了这些话，众人都问：“灵魂的欢愉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天使回答：“灵魂的欢愉来自主所赐的爱与智慧。爱发挥作用，并且通过智慧发挥作用，因此，两者都以所产生的成果为居所，而这成果就是功用。这欢愉从主流入灵魂，经过心智的较高层与较低层，降至身体的一切感官，并在其中达到充盈。由此，喜乐才真正成为喜乐，并因其源头是那位永恒者而成为永恒。你们已经看见乐园中的种种景物，我郑重告诉你们，其中没有一样东西，甚至没有一片小叶子，不是来自爱与智慧在功用中的结合。因此，人若处于这样的结合中，就是处于天堂的乐园中，也就是处于天堂中。”

9 此后，领路的天使回到会堂，来到那些深信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就是永不停息地荣耀神，以及永远延续的节庆的人面前。他们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在世时相信，到那时便会看见神，而且天堂的生活因敬拜神而被称为永恒的安息日。天使对他们说：“跟我来，我要领你们进入你们所想的喜乐之中。”他带他们来到一座小城，城中央有一座圣殿，所有房屋都称为圣所。在这座城里，他们看见人们从周围地区的各个角落不断涌来，其中有许多祭司迎接来人，向他们问安，拉着他们的手，领他们来到圣殿门前，再带他们进入圣殿周围的一些圣所，引导他们开始永不停息地敬拜神。祭司说，这座城是天堂的前庭，城中的圣殿则是通往天堂里那座宏伟宽广的圣殿的入口；在那里，天使以祈祷和赞美荣耀神，直到永远。“这里和那里都有这样的规定：来人首先要进入圣殿，在其中停留三天三夜；完成这入门仪式后，再进入城中的房屋。这些房屋都是我们分别为圣的圣所。你们要从一座圣所走到另一座圣所，与聚集在那里的人一同祈祷、扬声呼求、复述所听的讲道。务必谨慎，除了神圣、虔诚和宗教之事，不可在心中思想别的，也不可与同伴谈论别的。”

【2】随后，天使带着同伴进入圣殿，里面挤满了人，既有许多在世时身居高位的人，也有许多平民。门口设有守卫，不许任何人在住满三天之前出去。天使说：“今天是他们进来的第二天。你们看看他们，就会看见他们怎样荣耀神。”他们仔细察看，发现大多数人都在睡觉，醒着的人则哈欠连连。有些人因不断将思想提升到神那里，从不让思想回到身体，脸仿佛与身体分离了；他们自己看起来如此，别人看他们也如此。有些人因始终将目光从周围事物上收回，眼神变得恍惚。总之，所有人都因厌倦而胸口发闷、精神疲惫，转过身去，背对讲坛，喊道：“我们的耳朵都麻木了，停止讲道吧！我们再也听不进说话声，连这声音也开始令人厌烦了。”接着，他们站起来，一拥而上，冲向殿门，撞开了门，推开并赶走了守卫。

【3】祭司见状，便跟着他们，来到他们身旁，不停地劝教、祈祷、叹息，说：“你们要守节，荣耀神，使自己成圣。我们要在这天堂的前庭，引导你们进入天堂里那座宏伟宽广的圣殿，永远荣耀神，从而享受永恒的幸福。”然而，他们因两天来心智始终悬于高处，又被隔绝于家庭生活和社会事务之

外，已经变得迟钝，所以既不明白这些话，也几乎听不进去。他们试图挣脱祭司，祭司却抓住他们的手臂和衣服，强要他们进入那些复述讲道的圣所，但毫无用处。他们喊道：“放开我们！我们觉得身体都快昏厥了。”

【4】这话说完，看哪，有四位身穿白衣、头戴礼冠的人出现了。其中一位在世时曾是大主教，其余三位曾是主教，如今都已成为天使。他们召集祭司，对他们说：“我们从天堂看见了你们和这些羊，看见你们怎样牧养他们；你们把他们牧养得几乎发疯了。你们不知道荣耀神是什么意思。荣耀神，就是结出爱的果实，也就是忠实、诚恳、勤勉地做好自己职责中的工作，因为这就是爱神、爱邻舍，也是维系社群的纽带和社群的福祉。神由此得到荣耀，再加上按时敬拜他。难道你们没有读过主的这些话吗：‘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约15:8）

【5】“你们祭司可以通过敬拜荣耀神，因为这是你们的职责，也为你们带来尊荣、荣耀和报酬。然而，若你们履行这职责时没有尊荣、荣耀和报酬相伴，你们也不能比他们更长久地以这种方式荣耀神。”

说完这些话，主教们吩咐守门的人，准许所有人自由出入，说：“有许多人因为不了解天堂的状态，除了永不停息地敬拜神，便想不出天堂还有什么别的喜乐。”

10 此后，天使与同伴回到聚集的地方，那几群智者尚未离去。他在那里召来那些相信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只在于获准进入天堂，而进入天堂只凭神的恩典的人。他们认为，一旦进入天堂，便会获得喜乐，如同世人在节庆之日受邀进入王宫，或受邀参加婚宴时一样。天使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稍候片刻，我要吹响号角，那些在教会属灵之事上以智慧著称的人就会来到这里。”几个小时后，来了九个人，每人都戴着月桂冠，作为其声誉的荣耀标志。天使领他们进入会堂，先前召集的人都在那里。当着众人的面，天使对这九位戴着月桂冠的人说：“我知道，你们曾按自己的愿望，照着自己对天堂的观念，获准升入天堂，后来又回到这片较低的、位于天堂之下的地方，对天堂的状态已有充分的认识。因此，请讲述你们所见的天堂是什么样的。”

【2】他们便依次回答。第一位说：“从幼年直到世上生命的终结，我对天堂的观念一直是：那里是一切福乐、幸福、快乐、愉悦和欢愉的所在；只要获准进入，便会被这些幸福的气息环绕，满怀吸纳，如同新郎举行婚礼，与新娘一同进入洞房时一样。我怀着这样的观念升入天堂，经过了第一道关卡，也经过了第二道；来到第三道时，守卫的首领对我说：‘朋友，你是谁？’我回答：‘这里是天堂吗？我因心中的渴望而升到这里，请让我进去。’他便让我进去。我看见一些身穿白衣的天使，他们围着我，仔细察看，低声说：‘看哪，这位新来的客人没有穿天堂的衣服。’我听见这些话，心想：‘这情形仿佛就像主所说的，那没有穿礼服便进入婚宴的人。’于是我说：‘请给我这样的衣服。’他们却笑了起来。这时，有人从宫廷赶来，传达命令：‘脱光他的衣服，把他赶出去，再把他的衣服扔到他后面。’我就这样被赶了出来。”

【3】第二位说：“我也像他一样相信，只要获准进入头顶上的天堂，喜乐就会环绕着我，我便能永远吸纳这些喜乐。我的愿望也实现了。然而，天使一看见我，便纷纷逃开，彼此说：‘这是什么怪物？这只夜鸟怎么来到这里了？’我确实感到自己仿佛由人变成了别的模样，尽管我并没有真的改变。这是因我吸入天堂的气息而产生的。很快，有人从宫廷赶来，传令叫两个侍从把我带出去，沿着我上来的路，一直送回家中。回到家后，无论在别人眼中，还是在我自己看来，我又是人的模样了。”

【4】第三位说：“我对天堂一贯的观念在于地方，而不在于爱。因此，来到这个世界后，我极其渴望进入天堂。我看见有人往上升，就跟随他们，也获准进入，却只走了几步。当我想凭着自己对那里喜乐与福乐的观念，使心灵欢欣时，天堂的光却使我的心智陷入麻木，继而使我的眼睛昏暗，我开始神志失常。那光洁白如雪，据说其本质是智慧。随后，天堂的热又使我心跳剧烈，焦虑笼罩着我，内在的痛苦折磨着我，我便仰面倒在那里的地上。这热与那光的洁白相对应，据说其本质是爱。我躺在那里时，一名侍卫从宫廷前来，传令叫人轻缓地把我送回适合我的光和热之中。回到那里，我的呼吸和心跳才恢复正常。”

【5】第四位说，他对天堂的观念也在于地方，而不在于爱。他说：“我刚来到灵界，就向智者询问，是否可以升入天堂。他们告诉我，任何人都可以，但要当心，免得被摔下来。我听了便笑起来，往上升去。我也像其他人一样相信，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充分接受那里的喜乐。然而，进去之后，我几乎丧命。头部和身体的疼痛，以及由此而来的折磨，使我倒在地上，像一条被放到火旁的蛇那样蜷曲翻滚。我爬到悬崖边，纵身跳了下去。后来，下面站着的人把我扶起，送到一间客舍，我才恢复了健康。”

【6】其余五人也讲述了自己升入天堂时的奇异经历。他们将自己生命状态的变化，比作鱼从水中被提到空气中，以及鸟进入高空时的状态。他们说，经历那些痛苦的遭遇之后，便不再渴望天堂，只愿与同自己相似的人共同生活，无论这些人在哪里。他们也知道，在我们所在的灵界，所有人都要先接受预备：善人预备进入天堂，恶人预备进入地狱。预备完成后，他们便看见通往与自己相似之人所在群体的道路向自己敞开，将与这些人永远同住。他们会欣然走上这些道路，因为这些道路正是他们的爱所引领的道路。最初召集来的众人听了这些话，也承认，自己对天堂原先并没有别的观念，只把它看作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永远大口吸纳四周的喜乐。

【7】此后，吹号角的天使对他们说：“现在你们看见了，天堂的喜乐与永恒的幸福不在于地方，而在于人的生命状态。天堂的生命状态来自爱与智慧；功用承载着这两者，因此，天堂的生命状态来自它们在功用中的结合。若说仁义、信仰与善行，也是一样的，因为仁义就是爱，信仰就是智慧所由产生的真理，善行就是功用。此外，我们的灵界与自然界一样，也有地方，否则就不会有住所和彼此分明的居所。然而，那里的地方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地方，而是依照仁爱与智慧的状态，也就是仁义与信仰的状态所呈现的地方。

【8】“每个成为天使的人，都在自己里面带着自己的天堂，因为他带着构成自己天堂的爱。人从受造之初，就是广大天堂的一个最小形像、肖像和缩影；人的形态正是如此。因此，每个人都会进入一个天堂群体，他自身正是那个群体形态的一个独特缩影。他进入那个群体时，就是进入与自己相对应的形态，仿佛从自己进入群体中的自己，又仿佛从群体进入自己里面的群体。他汲取群体的生命，如同汲取自己的生命，也将自己的生命视为群体的生命。每个群体都如同一个整体，其中的天使则如同性质相似的各个部分，整体由这些部分共同构成。

“由此可知，那些处于邪恶及由此而来的伪谬之中的人，已经在自己里面形成了地狱的形像。这形像在天堂里会受到折磨，因为与它相反的事物流入，并以强烈的力量作用于它。地狱之爱与天堂之爱彼此对立，因此，这两种爱的快乐会像仇敌一样互相冲撞，一旦相遇，便彼此毁灭。”

11 这些事结束后，有声音从天堂传来，对吹号角的天使说：“从所有召集来的人中选出十人，领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已从主那里得知，他会为他们作好预备，使我们天堂的热与光，也就是爱与智慧，在这三天内不致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于是选出了十人，他们跟随天使，沿着一条坡道登上一座小山，再从那里登上一座高山。那些天使的天堂就在这座高山上，先前他们从远处望去，只见它仿佛是云间的一片广阔天地。各道门都为他们敞开。他们通过第三道门后，领路的天使便跑到那个群体，也就是那个天堂的首领那里，禀报他们已经来到。首领回答：“带上我的几名侍卫，告诉他们，我欢迎他们到来。领他们进入我的宫殿前院，为每人安排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卧室，再从我的朝臣和仆役中选出几人服事他们，随时听候他们的吩咐。”这些事便照着吩咐办妥了。

天使领他们进去后，他们问，是否可以前去拜见首领。天使回答：“现在是早晨，正午以前不可拜见。在这段时间里，所有人都在履行各自的职责，从事各自的工作。不过，你们已受邀参加午宴，到时会与我们的首领一同坐席。在此之前，我要领你们参观他的宫殿，你们会在那里看见宏伟华丽的景象。”

12 他们被领到宫殿前，先从外面观看。这座宫殿宽广宏大，以斑岩建造，碧玉为基；门前立着六根青金石高柱，屋顶覆以金板，高大的窗户由极其明净的水晶制成，窗框也都是金的。随后，他们被领进宫殿，从一个房间参观到另一个房间，看见其中的装饰美得难以言表，天花板下的雕饰更是巧夺天工，无可仿效。墙边摆着以金银合铸的桌子，桌上陈列着各种器皿，皆由珍贵的石材和整块宝石制成，形制具有天堂之美。此外，还有许多地上从未有人亲眼见过的事物，因此也从未有人能相信，天堂竟有这样的事物。

【2】他们看见这些宏伟华丽的景象，正惊叹不已，天使便说：“不必惊奇，你们所见的这一切，并非天使亲手制作或建造，而是宇宙的创造者所造，赐给我们首领的礼物。因此，这里的建筑艺术才是建筑艺术本身，世上这门艺术的一切法则都源于此。”天使又说：“你们也许以为，这些事物会使我

们目眩神迷，甚至让我们认定，这就是我们天堂的喜乐。然而，我们的心并不在这些事物上，它们只是我们内心喜乐的附属。因此，我们越是将它们视为附属，视为神的作品，就越能在其中看见神的全能与慈惠。”

13 此后，天使对他们说：“现在还未到正午，跟我到我们首领的花园去吧，花园就在这座宫殿旁边。”他们便一同前往。来到入口处，天使说：“看哪，这座花园比这个天堂群体中的其他花园更为壮丽。”他们却回答：“你说什么？这里并不是花园。我们只看见一棵树，枝头和树梢上仿佛结着金子做的果实，长着银子做的叶子，叶缘饰着翡翠；树下有婴孩和抚育他们的人。”天使便以充满灵感的声音说：“这棵树在花园中央，我们称它为我们天堂的树，也有人称它为生命树。你们继续往前，走近一些，眼睛就会开启，看见这座花园。”他们照着做了，眼睛便开启了，看见许多树木，结满滋味甘美的果实，枝叶繁茂的葡萄藤缠绕其间，树梢连同果实都向中央的生命树低垂。

【2】这些树木连续成行，向外延伸，一圈又一圈地环绕，宛如一道绵延不绝的螺旋。这是一道完整的树木螺旋，各种树木依照果实的珍贵程度，一种接着一种，连续排列。螺旋的起点与中央的树相隔甚远，这片间隔中光辉闪耀，使环绕的树木从最初到最后，依次焕发连绵不断的光彩。最初的树木最为珍贵，丰美的果实累累，称为乐园树；这些树在世上从未有人见过，因为自然界的土地上既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树。接着是橄榄树，再接着是葡萄树，然后是芳香树，最后是可供建筑之用的材用树。在这道树木螺旋中，处处设有座椅，由后方树木的嫩枝牵引交织而成，并以这些树木丰盛的果实装点。在这绵延环绕的树木之间，还有一些入口，通向花圃，再由花圃通向绿地；绿地划分为一块块园地和草床。

【3】天使的同伴看见这些，便惊叹道：“看哪，天堂显出了形态！无论我们将目光转向何处，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天堂乐园之美流入心中。”天使听了，满心欢喜，说：“我们天堂的一切花园，都是天堂福乐在其本源中的代表形态或缩影。正是这些福乐的流入提升了你们的心智，使你们惊叹：‘看哪，天堂显出了形态！’然而，那些不接受这流入的人，看这些乐园景物，就如同看普通的林木。凡热爱功用的人，都接受这流入；那些只爱荣耀，而所爱的荣耀并非出于功用的人，却不接受这流入。”随后，他逐一讲解，教导他们这座花园中的各种事物各自代表什么，又有何意义。

14 正当他们交谈时，首领派来一位使者，邀请他们与他一同用膳。同时，两名宫廷侍卫送来细麻衣，说：“请穿上这些衣服，因为若不穿天堂的衣服，就不能入席与首领同坐。”他们便穿戴整齐，跟随领路的天使，被引到宫殿中供人漫步的露天庭院，等候首领。天使在那里引见他们，使他们与同样等候首领的显贵和治理者交往。约过了一个小时，各道门都敞开了。他们从西面一道较宽的门，看见首领在庄严有序的仪仗队伍中入场。走在前面的是近身顾问，随后是内廷顾问，再后是宫廷中的高级官员；首领在这些人中间，他身后跟着不同品级的朝臣，最后是侍卫，合计一百二十人。

【2】天使站在这十位新来者前面，他们此时因身上的衣服，看起来已如同当地的居民。天使带着他们走近首领，恭敬地将他们引见给他。首领并未停下脚步，只对他们说：“来，与我一同用膳。”他们便跟随他进入宴厅，看见一张布置得极其华美的餐桌。桌子中央立着一座高大的金制金字塔形架，上面分三层安放着一百只小碟，各有承托，碟中盛着甜饼、葡萄汁凝成的冻，以及其他用饼和酒制成的美食。金字塔形架的中央涌起一道喷泉般的甘美葡萄酒，从顶端分流而下，注满各个酒杯。这座高大的金字塔形架两旁，摆着形制各异、具有天堂之美的金制托架，上面放着大大小小的盘子，盛满各种食物。这些承托盘子的托架，其天堂形制是出于智慧的艺术造型，世上没有任何技艺能够描摹，也没有任何言语能够描述。大小盘子都是银制的，四周雕刻着与托架形制相应的平面纹饰；酒杯则由透明的宝石制成。餐桌上的陈设就是如此。

15 首领及其侍臣的服饰如下：首领身穿紫色长袍，上面绣着银色星辰；长袍里面穿着一件光亮的蓝紫色丝绸内袍，束于腰间。内袍胸前敞开，露出一条饰带的前部，上面有他所属群体的徽章。徽章是一只鹰，在树顶伏于雏鹰之上，由闪亮的黄金制成，四周镶着钻石。近身顾问的服饰与首领相似，只是没有那枚徽章，代之以雕琢的蓝宝石，用金链悬挂在颈间。朝臣身穿栗褐色外袍，袍上织有环绕雏鹰的花卉图案；里面的内袍由蛋白石色的丝绸制成，裤子和长袜也是如此。他们的服饰就是这样。

16 近身顾问、内廷顾问和主管们环立在餐桌周围；他们奉首领之命合掌，同时低声向主献上祈愿的赞美。赞美之后，又按首领的示意，在餐桌旁的卧榻上就席。首领对那十位来客说：“你们也同我一同入席吧；看哪，那里是你们的座位。”他们便就席；先前由首领派来服侍他们的宫臣，则站在他们身后。

这时，首领对他们说：“请各人从自己的圆盘中取一个小盘，随后又各人从金字塔上取一个小碟。”他们便取了；看哪，立刻又有新的小盘和小碟显现在原处，补上了先前的位置。他们的杯盏也由那座大金字塔中跃出的泉流注满了酒；于是他们便用餐。

【2】用餐至半饱时，首领对十位受邀者说：“我听说，你们在这天之下的地上，曾被召集，要表明你们关于天堂喜乐以及由此而来的永远幸福的想法；并且你们各自照着自己身体感官的愉悦，以不同方式陈述了这些想法。然而，身体感官的愉悦若没有灵魂的愉悦，又算什么呢？是灵魂使这些感官愉悦成为愉悦。灵魂的愉悦本身，是不可觉知的福乐；但当它们下降到心智的思想中，并由此进入身体的感觉中时，就变得越来越可以觉知；在心智的思想中，它们被觉知为幸运与欢悦；在身体的感觉中，被觉知为愉快；在身体本身中，则被觉知为快感。永远的幸福，就是由这些前者与后者共同构成的；但若只有后者，这幸福就不是永远的，而只是暂时的，终会结束并过去，有时还会变成不幸。

你们现在已经看见，你们所有的喜乐也都是天堂的喜乐，并且比你们所能想到的任何喜乐都更卓越；然而，这些喜乐仍不能更内在地感动我们的心灵。

【3】有三样事物作为一体，从主流入我们的灵魂；这三样作为一体，或说这三一，就是爱、智慧和功用。然而，爱与智慧若不在功用中，就只是观念性地存在，因为它们只在心智的情感和思想中存在；但在功用中，它们才真实地存在，因为它们同时在身体的行动和工作中存在。它们在哪里真实地存在，也就在哪里持续存立。既然爱与智慧在功用中存在并存立，那么，感动我们的便是功用；而功用就是忠信、真诚、勤勉地履行自己职分中的工作。

对功用的爱，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功用的专注，使心智不致涣散，不致四处游荡，也不致吸纳从身体和世界经由感官、带着诱惑流入的一切欲望；若吸纳这些欲望，宗教的真理和道德的真理，连同其善，就会被吹散到各方。然而，心智对功用的专注，会把这些真理和善保守并结合起来，并把心智安置成一种能够从这些真理接受智慧的形式；于是，它便从两侧驱逐伪谬和虚浮之事的戏谑与幻乐。

不过，关于这些事，你们还会从我们群体中的智慧者那里听到更多；今天下午我会差遣他们到你们那里去。”

说完这些，首领便起身，宾客也一同起身；他向他们致以平安，并吩咐引导他们的天使，把他们带回自己的房间，向他们尽显一切礼仪上的尊荣；又吩咐他召来一些有教养、善交谈的人，用关于这个群体各种喜乐的谈话来使他们欢悦。

17 他们回来以后，事情便照这样成了；那些从城中被召来、要用关于这群体各种喜乐的谈话来使他们欢悦的人，也来了。他们彼此问候之后，一面行走，一面同他们谈论雅致的事。

但引导他们的天使说，这十个人被邀请到这天堂来，是为了观看这里的喜乐，并由此获得关于永远幸福的新观念；“所以，请你们先述说一些这里的喜乐，就是那些能感动身体感官的喜乐；以后还会有智慧者前来，述说一些使这些喜乐成为幸运并幸福之事的内容。”

从城中被召来的人听见这话，便述说如下：

一、这里有由首领宣告的节庆之日，为要使心灵从疲倦中得以舒缓；这种疲倦，是某些人因竞胜的欲望而招致的。在这些日子里，广场上有和谐的音乐与歌唱，城外则有游戏和演出。那时，广场上搭起高台，周围环以由葡萄藤交织而成的栏栅，其上垂挂着葡萄串；在栏内，乐师们分三层坐着，手持弦乐器和各种发声乐器，有高音与低音，有雄壮之声与柔和之声；两侧则有男女歌者。他们以极其悦人的欢呼和歌唱，或合唱，或独唱，并在间隔中按不同种类加以变化，使市民欢悦。在这些节庆日，这些活动从早晨持续到正午，此后又持续到傍晚。

【2】二、此外，每天清晨，从广场周围的房屋中，都可听见童女和少女极其甜美的歌声，全城因之回响。每天早晨所歌唱的，是属灵之爱的某一种情感；也就是说，这情感通过歌声的变化，或通过旋律而发出声音；并且这情感在歌唱中被觉知，仿佛它本身就在其中。它流入听者的灵魂，并激发他们进入与之相对应的状态；这就是天堂的歌唱。女歌者们说，她们歌唱的声音仿佛从内在受到灵感与激

发，并且照着听者的接受而令人愉悦地被提升。歌唱结束以后，广场房屋的窗户，同时街道房屋的窗户，也连同门户一起关闭；这时全城寂静，任何地方都听不见喧哗，也看不见游荡的人；众人都束装就绪，各自履行其职分的事务。

【3】三、到了正午，门户打开；午后，有些地方的窗户也打开；这时可见男孩和女孩在街上游戏，由坐在房屋廊下的保育者和教师照看并引导。

【4】四、在城市两侧的边缘地带，有少年和青年各种各样的游戏：有赛跑的游戏，有球类游戏；有用球拍击回小球的游戏，也就是所谓球拍游戏；还有少年之间的竞技比赛，看谁在说话、行动和理解上更为敏捷，谁较为迟缓；较敏捷者会得到几片月桂叶作为奖赏。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游戏，用以激发少年里面潜藏的才能。

【5】五、另外，城外还有演员在剧场上演出的戏剧，表现道德生活中各种正直之事和德行；其中也有伶人，为的是呈现相对关系。”

十人中有一人问：“什么叫‘为的是呈现相对关系’？”

他们回答说：“任何德行，连同其正直与合宜之处，都不能被生动呈现，除非借着相对之物，从其最大者直到最小者来表现；伶人所表现的，正是这些德行的最小之物，直到它们趋于无有为止。但律法规定，他们不可展示任何相反之物，也就是所谓不正直和不合宜之物，除非以象征方式，并且仿佛从远处来呈现。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任何德行中的正直与善，并不会经由连续的进程转入不正直与恶，而只会走向其自身的最小者，直到消失；当它消失时，相反之物才开始。因此，天堂中一切都是正直与善，与地狱中一切不正直与恶毫无共同之处。”

18 交谈之间，一名仆役赶来禀报，说八位智者奉首领之命已经来到，请求入内。天使听了，便出去迎接，领他们进来。智者们依礼致意、彼此相识之后，先与他们谈论智慧的开端与增长，其间也谈到智慧如何不断进展，以及天使的智慧永无止境，永不止息，而是永远增长、增进。领队的天使听了，便对智者们说：“我们的首领在席间曾与他们谈到，智慧寓于功用之中。若你们愿意，也请与他们谈谈这一点。”智者们便说：“人在最初受造时，就被赋予智慧和对智慧的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将智慧传给别人。因此，智者的智慧中铭刻着这样一条原则：任何人都不可只为自己求智慧、只为自己而活，而不同时为别人求智慧、为别人而活。群体由此形成，否则便无从存在。为别人而活，就是履行功用；功用是维系群体的纽带，有多少种善的功用，就有多少条这样的纽带，而功用的数目是无穷的。有属灵的功用，出于对神的爱和对邻舍的爱；有道德和公民的功用，出于对自己所属群体和国家的爱，以及对共同生活的同伴和公民的爱；有属世的功用，出于对世界及其中生活所需的爱；还有身体的功用，出于为履行更高层次的功用而保全自身的爱。

【2】“这一切功用都铭刻在人里面，依次排列，彼此相承；当它们同时存在时，便彼此内含。那些履行第一类功用，也就是属灵功用的人，也履行其后的各类功用，这些人是有智慧的。那些不履行第一类功用，却履行第二类及其后各类功用的人，就没有这样的智慧，只是凭着外在的道德和公民品行，显得仿佛有智慧。那些既不履行第一类，也不履行第二类功用，而只履行第三、第四类功用的人，则与智慧背道而驰，因为他们是撒但，只爱世界，并因世界而爱自己。至于那些只履行第四类功用的人，则是最没有智慧的，因为他们是魔鬼，只为自己而活；即使为别人而活，也完全是为了自己。

【3】“此外，每一种爱都有其特有的快乐，因为爱凭着这快乐而活。对功用之爱的快乐，是天堂的快乐；它依次进入其后的各种快乐，按着这些快乐相承的次序提升它们，并使它们永远长存。”此后，智者们列举了由功用之爱而来的天堂愉悦，说这些愉悦数以亿万计，凡进入天堂的人，也都进入这些愉悦之中。他们继续以智慧之言讲论功用之爱，与众人交谈，直到傍晚。

19 傍晚时分，一位身穿细麻衣的传令使者来到那十位与天使同行的新来者面前，邀请他们参加次日举行的婚礼。他们十分欢喜，因为还能亲眼看见天堂中的婚礼。此后，他们被领到一位近身顾问那里，与他共进晚餐。晚餐后，他们回到住处，彼此道别，各自进入卧室，睡到天明。醒来时，他们听见前面所述广场周围的房屋中，传来少女和女孩们的歌声。她们此时歌唱的是婚姻之爱的情感；歌声的甘美深深打动并激发了他们，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喜乐中蕴含着一种幸福的愉悦，提升并更新着这些喜乐。

到了时候，天使说：“请穿戴整齐，换上我们首领送给你们的天堂衣服。”他们便穿上衣服，只见衣服闪耀着光芒，仿佛由火焰般的光织成。他们问天使：“这是为什么？”天使回答：“因为你们将要参加婚礼。在我们这里，每逢这时，衣服便会发光，成为婚礼的礼服。”

20 此后，天使领他们来到举行婚礼的宅邸，守门人便打开大门。他们刚跨过门槛，就受到新郎派来的一位天使的接待和问候，随后被领进去，来到为他们安排的座位。不久，他们又受邀进入洞房前厅，看见中央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座华美的灯台，有七根灯枝和七个灯盏，都是金制的；墙上悬挂着银灯。灯火点燃后，整个厅堂仿佛笼罩在金色的光辉中。他们还看见，灯台两旁各有一张桌子，上面的饼分三层摆放；厅堂四角也各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水晶杯。

【2】他们正环顾这些陈设时，洞房旁一间屋子的门开了，六位少女从里面走出来，新郎和新娘随后携手而出，一同走向灯台对面的宝座，在那里坐下，新郎在左，新娘在他右边。六位少女站在宝座旁，靠近新娘。新郎身披光亮的紫色外袍，内穿洁亮的细麻衣，配有以弗得，上面饰着一块四周镶嵌钻石的金牌。金牌上雕刻着一只雏鹰，是这个天堂群体的婚礼徽章；新郎头上戴着冠帽。新娘身披朱红色斗篷，里面穿着一件从颈部直垂到脚面的刺绣长袍，胸下束着金带，头戴镶有红宝石的金冠。

【3】他们这样坐定后，新郎转向新娘，把一枚金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又取出珍珠手镯和项链，将手镯戴在她的腕上，将项链系在她的颈间，说：“请收下这些信物。”她收下时，他便亲吻她，说：“如今你是我的了。”并称她为自己的妻子。礼成后，宾客们高声祝愿：“愿福临到！”先是各人分别祝愿，然后众人齐声祝愿。首领派来的一位代表，也代他高声祝愿。就在那一刻，馨香的烟气充满了洞房前厅，这是天堂赐福的标志。随后，侍从从灯台两旁的桌上取饼，又从四角的桌上取来此时已斟满葡萄酒的杯子，给每位宾客各一份饼和一杯酒，众人便一同吃喝。此后，丈夫与妻子起身，六位少女手持此时已点燃的银灯，跟随他们走到门前；夫妻二人进入洞房，门便关上了。

21 此后，领路的天使向宾客们谈起他的十位同伴，说自己奉命领他们来到这里，向他们展示了首领宫殿的宏伟华丽及其中的奇妙事物，他们还曾与首领一同坐席用膳，随后又“与我们这里的智者交谈”。天使请求说：“请容许他们也与你们交谈一番。”他们便走上前去，与宾客们交谈。一位参加婚礼的智者问：“你们明白刚才所见的事物有何意义吗？”他们回答说，只明白一点。随后，他们问他，为什么新郎，也就是如今的丈夫，穿着那样的服饰。他回答说，新郎，如今的丈夫，代表主；新娘，如今的妻子，代表教会，因为天堂中的婚礼代表主与教会的婚姻。“因此，他像亚伦一样，头戴冠帽，身穿外袍、内袍和以弗得；新娘，如今的妻子，则头戴冠冕，身披斗篷，如同王后。不过，明天他们就会换上别的衣服，因为这种代表只在今天持续。”

【2】他们又问：“既然他代表主，她代表教会，为什么她坐在他的右边？”智者回答：“因为构成主与教会婚姻的有两者，就是爱与智慧。主是爱，教会是智慧，而智慧在爱的右边，因为教会中的人仿佛凭自己而有智慧，并且随着智慧的增长，从主接受爱。右边也表示能力，而爱凭着智慧才有能力。不过，正如刚才所说，婚礼之后，这种代表便改变了：那时，丈夫代表智慧，妻子代表对丈夫智慧的爱。然而，这种爱不是首要的爱，而是次要的爱，是主经由丈夫的智慧赐给妻子的爱。主的爱，也就是首要的爱，在丈夫那里是对获得智慧的爱。因此，婚礼之后，丈夫和妻子二人共同代表教会。”

【3】他们又问：“为什么你们这些男子没有站在新郎，如今的丈夫身旁，像那六位少女站在新娘，如今的妻子身旁一样？”智者回答：“因为今天我们也被算在童女之中，而六这个数目表示全体与完全。”他们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童女表示教会，而教会由男女两性组成，所以，就教会而言，我们也是童女。这一点可从启示录中的这些话看出：‘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启14:4）又因为童女表示教会，所以主将教会比作十个受邀参加婚礼的童女（太25:1及以下）。以色列、锡安和耶路撒冷也都表示教会，所以圣言中多次提到以色列、锡安和耶路撒冷的童女与女子。主还借大卫的话描述他与教会的婚姻：‘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她们要进入王宫。’（诗45:9，13，14，15）”

【4】此后，他们问：“难道不应当有一位祭司在场主持这些仪式吗？”智者回答：“在地上这样做是合宜的，在天堂却不是，因为这里的仪式代表主自己与教会。地上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不过，在我们这里，订婚仍由祭司主持；他听取双方的同意，予以接受、确认，并使之成为神圣。双方的同意是婚姻的实质，其后的一切则是婚姻的礼仪形式。”

22 此后，领路的天使走到那六位少女面前，也向她们介绍了自己的同伴，请她们惠予交往。她们便走上前来，但快要走近时，却忽然退开，进入女室，她们的少女朋友们也在那里。领路的天使见状，便跟随她们进去，问她们为什么还未与他的同伴交谈，就如此突然地退开。她们回答：“我们无法靠近他们。”天使问：“这是为什么？”她们回答：“我们不知道，只觉得有某种东西排斥我们，使我们退了回来。请他们见谅。”

天使回到同伴那里，将她们的回答告诉他们，又说：“我想，你们对异性的爱并不贞洁。在天堂，我们因少女们的美貌和举止的优雅而爱她们，而且深深地爱她们，但这爱是贞洁的。”他的同伴听了，便笑着说：“你猜得不错；谁能近距离看见这样的美貌，而不生出一点欲念呢？”

23 婚礼欢聚结束以后，所有受邀参加婚礼的人都离去了，那十个人也同他们的天使一起离开；时候已是深夜，他们便上床安歇。

黎明时，他们听见宣告说：“今日是安息日。”他们便起身，问天使：“这是什么意思？”

天使回答说，这是为了敬拜上帝；这种敬拜按固定时间返回，由祭司宣告。“敬拜在我们的殿中举行，约持续两个小时；所以，若你们愿意，就同我一起去，我会带你们进去。”

他们便束装，随同天使进入。看哪，那殿十分宽广，可容纳约三千人，呈半圆形；长凳或座位按照殿的形状，连续排列成圆弧。讲坛在座位前方，稍微偏离中心向后；讲坛左后方有一扇门。

十位外来的男子同引导他们的天使一起进入；天使为他们指定了座位，告诉他们说：“每一个进入殿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座位；这是他由内在所知道的，不能坐在别处。若坐在别处，他就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领会不到，并且还会扰乱秩序；秩序一被扰乱，祭司便得不到灵感。”

24 众人聚集以后，祭司登上讲坛，宣讲了一篇充满智慧之灵的讲道。讲道论及圣言的神圣性，以及主借着圣言与两个世界，即灵性世界和自然世界的结合。

他在自己所处的光照中，充分证明了这本神圣之书是由雅威主口授的，因此主自己就在其中，甚至主自己就是其中的智慧；但这智慧，也就是主自己在圣言中的智慧，隐藏在字义之下，除非向那些处于教义之真理、同时处于生活之良善的人，否则不会开启；这样的人在主里面，主也在他们里面。

他在讲道之后加上祈愿的祷告，然后走下讲坛。

听众离去时，天使请求祭司同他的十位同伴说几句平安的话；祭司便走近他们，与他们交谈了半个小时。他谈到神性的三一，说这三一在耶稣基督里面；照使徒保罗所宣告的，在祂里面，神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着。

后来他又谈到仁义与信仰的合一；但他说，更准确地说，是仁义与真理的合一，因为信仰就是真理。

25 他们道谢之后，便回到住处。天使在那里对他们说：“今天是你们升入这个天堂群体以来的第三天；这三天里，主已经预备你们，使你们可以留在这里。因此，我们分别的时候到了。现在，请脱下首领所赐的衣服，换上你们自己的衣服。”

他们换上自己的衣服后，心中便被注入一种离去的愿望；于是他们离开那里，向下而去，天使一直陪同他们到聚会之处。在那里，他们感谢主，因祂屈尊赐福他们，使他们获得关于天堂喜乐与永远幸福的知识，并由此获得聪明。

26 我再次郑重据实申明：这些事情确实如所记述的那样发生过，这些话也确实说过。前面的事情发生在灵界，即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中间世界；后面的这些事情则发生在一个天堂群体中，吹号角并为众人领路的天使就来自那里。若不是主乐意开启某个人灵的视觉，向他展示并教导这些事，基督教世界中又有谁能知道天堂及其中的喜乐与幸福呢？而对这些事的认识，也是对救恩的认识。

灵性世界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事物，这从使徒约翰所见所闻、记载在启示录中的事便可清楚看出。例如，他看见人子在七个灯台中间；看见天堂中的帐幕、圣殿、约柜和祭坛；看见用七印封严的书卷，书卷展开后，有马从中出来；看见宝座周围的四个活物；看见从各支派中蒙拣选的一万二千人；看见从无底坑中上来的蝗虫；看见龙，以及龙与米迦勒的争战；看见妇人生下男孩子，又因龙而逃到旷野；看见两只兽，一只从海中上来，一只从地中上来；看见坐在朱红色兽上的妇人；看见龙被扔进硫磺火湖；看见白马和大筵席；看见新天新地，以及降下的圣耶路撒冷，并描述了它的城门、城墙和城墙的根基；还看见生命水的河，以及每月结果子的生命树。此外，他还看见许多别的事物。这一切都是约翰亲眼所见，是他在灵里置身于灵性世界和天堂时看见的。

除此之外，还有主复活后使徒们所见的事，后来彼得所见的事（徒11），以及保罗所见所闻的事。先知们也有这样的经历。例如，以西结看见四个活物，就是基路伯（结1；10）；看见新的圣殿和新的土地，以及测量它们的天使（结40—48）；又被带到耶路撒冷，看见那里的可憎之事，也被带到迦勒底，来到被掳的人那里（结8；11）。

撒迦利亚也有类似的经历。他看见一人骑马，站在番石榴树中间（亚1:8及以下）；看见四个角，随后又看见一人，手拿准绳（亚1:18及以下；2:1及以下）；看见灯台和两棵橄榄树（亚4:1及以下）；看见飞行的书卷和量器（亚5:1，6）；看见四辆车从两座山中间出来，以及拉车的马（亚6:1及

以下）。但以理也是如此：他看见四只兽从海中上来（但7:1及以下）；又看见公绵羊与公山羊争斗（但8:1及以下）；还看见天使加百列，并与他谈论了许多事（但9）。以利沙的仆人也看见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他的眼睛被开启后，才看见这些。

从这些记载，以及圣言中其他许多记载，可以清楚看出：灵性世界中存在的事物，在主降临前后，都曾向许多人显现。如今，教会开始建立，也就是新耶路撒冷从主那里、由天堂降下之际，这些事物再次显现，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第二章　论天堂的婚姻

27 那些相信人死后是灵魂或灵，却把灵魂和灵想象成稀薄的以太或气息的人，无法相信天堂中有婚姻；那些相信人只有在最后审判之日以后，才会再作为人而活的人，也是如此。总的来说，凡对灵性世界一无所知的人，都无法相信这一点。天使和灵都在灵性世界，天堂和地狱也都在那里。由于这个世界以往不为人知，人们也全然不知道天堂的天使都是具有完美人形的人，地狱的灵同样是人，只是人形并不完美，因此，关于那里的婚姻，也就无法有所启示。人们必会说：“灵魂怎能与灵魂结合，或气息怎能与气息结合，像地上的夫妻那样呢？”此外，他们还会提出许多类似的疑问；这些话一经说出，便会立刻消除并瓦解人对那里存在婚姻的信念。

但如今，关于那个世界，已有许多事得到启示，它的情形也已在《天堂与地狱》和《揭秘启示录》中加以描述。因此，通过以下几点，可以证实那里确有婚姻，甚至在理性面前，也能确立这一事实。

一、人死后仍作为人而活。

二、那时，男性仍是男性，女性仍是女性。

三、每个人死后仍保有他自己的爱。

四、尤其是对异性的爱仍然存留；而在那些进入天堂的人，也就是在地上成为属灵之人的人那里，存留的则是婚姻之爱。

五、这些事已由亲眼所见得到充分证实。

六、由此可知，天堂中确有婚姻。

七、主说复活以后“不娶也不嫁”，所指的是属灵的婚姻。

下面依次解释这些要点。

28 一、人死后仍作为人而活。

由于上文刚刚提到的原因，世人以往并不知道，人死后仍作为人而活。令人惊奇的是，连基督教世界也不知道这一点，尽管那里有圣言，人们能从中得到关于永生的启示，而且主自己也教导说，所有死去的人都要复活，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太22:31，32；路20:37，38）。此外，就人心智中的情感和思想而言，人处在天使和灵中间，与他们的联系如此紧密，若与他们分离，便无法存活。

更令人惊奇的是，人们竟不知道这一点，尽管自最初创造以来，每一个死去的人，在死后都已归到、也仍归到与自己相属的人那里，或用圣言的话说，被“归到他列祖那里”。此外，人具有一种普遍的知觉，这正是天堂流入他心智内层的结果。凭着这流入，人从内心感知真理，仿佛亲眼看见一般，尤其能感知这一真理：人死后仍作为人而活，生前生活良善的，死后便幸福；生前生活邪恶的，死后便不幸。人只要稍稍将心智提升，超越身体以及紧贴身体感官的思想，谁不会这样想呢？当人从内心敬拜神，或临终躺在床上，等待最后一刻时，便会如此。当人听到关于死者及其境遇的事时，也是一样。

我曾讲述过成千上万件关于死者的事，包括一些人的兄弟、配偶和朋友处于怎样的境遇；我也写过英国人、荷兰人、罗马天主教徒、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境遇，以及路德、加尔文和墨兰顿的境遇。然而，我从未听见有人说：“他们怎会处于这样的境遇呢？他们还没有从坟墓里复活，最后审判也尚未完成；难道他们在这期间只是如同气息的灵魂，存在于某个不知何处的地方吗？”我从未听见任何人说过这样的话。由此，我可以断定，每个人都在内心感知到，人死后仍作为人而活。

一个爱妻子、爱自己婴孩和儿女的男子，当他们临终或已经去世时，只要他的思想提升到身体感官之上，谁不会在心里说：他们都在神的手中，自己死后必会再见到他们，与他们重新相聚，再度共享充满爱与喜乐的生活呢？

29 人若愿意看清，谁不能凭理性明白：人死后并不是一种气息，仿佛一阵风，或空气、以太；人的灵魂也不是这种气息，或存在于这种气息之中，渴望并等待与自己的身体重新结合，好像从前在世上一样，享有感官及其快乐。谁不能看出，若人死后的情形真是如此，他的状态就会比鱼类、鸟类和地上的走兽更为卑下，因为这些动物的灵魂死后并不存活，也就不会因这样的渴望和等待而陷入焦虑。

如果人死后只是这样的气息，如同一阵风，那么，他不是在宇宙中飘荡，就是像某些传说所说的那样，被留在某个不知何处的地方，或与先祖们一同留在灵薄狱中，直到最后审判。谁不能由此凭理性推断：从最初创造以来活过的人，至今仍处于同样的焦虑之中，而且越来越焦虑？人们认为，从最初创造至今已有六千年；凡出于渴望的等待，都会使人焦虑，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因此，那些人至今仍不是在宇宙中飘荡，就是被拘禁在某个不知何处的地方，陷于极度的悲惨之中。亚当和他的妻子如此，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如此，自那时以来所有其他的人也都如此。由此可见，生而为人，岂不是最可悲的事？

然而，主所预备的恰恰相反。主是自永恒而有的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已作出安排，使凡遵照他的诫命生活、从而与他结合的人，死后的状态比生前在世上更加蒙福、更加幸福。人之所以更加蒙福、更加幸福，是因为那时他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能感觉并感知属灵的快乐，而属灵的快乐远远高于属世的快乐，超过后者千倍。

30 天使和灵都是人，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向亚伯拉罕、基甸、但以理和众先知显现的事得到证实，尤其是约翰写启示录时所见的，以及妇女们在主的坟墓里所见的；主自己复活后，也向门徒显现。他们之所以能看见，是因为当时他们灵的眼睛被开启了。灵的眼睛开启时，天使便以自己的形态显现，而这形态就是人的形态；但当灵的眼睛关闭，也就是被肉眼的视觉遮蔽时，天使便不再显现，因为肉眼所见的一切都来自物质世界。

31 但须知道，人死后不再是属世的人，而是属灵的人；然而，在他自己看来，他与从前完全一样，甚至以为自己仍在自然界中。他有相似的身体、相似的面容、相似的言语和相似的感官，因为他有相似的情感和思想，也就是相似的意志和理智。实际上，他已与从前不同，因为他是属灵的，因而是内在的人。但他察觉不到这种差别，因为他无法将自己现在的状态与先前属世的状态作比较：他已经脱去了后者，如今处于属灵的状态之中。因此，我常听见他们说，他们只觉得自己仍在原先的世界里，唯一的区别是，不再看见那些被他们留在那个世界的人，却看见了那些已经离开那个世界，也就是已经去世的人。

他们如今能看见这些人，却看不见那些人，是因为他们不再是属世的人，而是属灵的人，也就是实体的人。属灵的人或实体的人，看见属灵的人或实体的人，正如属世的人或物质的人，看见属世的人或物质的人一样；但两者不能彼此看见，因为实体与物质之间有差别，如同在先者与在后者之间的差别。在先者本身较为纯净，不能向本身较为粗重的在后者显现；在后者较为粗重，也不能向本身较为纯净的在先者显现。因此，天使不能向这个世界的人显现，这个世界的人也不能向天使显现。

人死后之所以是属灵的人或实体的人，是因为这人原先隐藏在属世的人或物质的人里面。属世的人或物质的人，对他而言，如同衣服或外壳；脱去这些之后，属灵的人或实体的人便显露出来，因而更为纯净、更为内在、更为完美。

属灵的人虽不向属世的人显现，却仍是完整的人，这一点从主复活后向使徒显现的事，可以清楚看出。他曾显现，随即又不再显现；然而，无论显现与否，他始终是同样的人。他们也说，当他们看见他时，他们的眼睛被开启了。

32 二、那时，男性仍是男性，女性仍是女性。

人死后仍作为人而活，而人有男性和女性之分；男性的本质与女性的本质彼此不同，且这种不同使两者不能相互转变。因此，男性死后仍作为男性而活，女性死后仍作为女性而活，两者都是属灵的人。

这里说，男性的本质不能变为女性的本质，女性的本质也不能变为男性的本质，所以死后男性仍是男性，女性仍是女性。然而，人们并不知道男性与女性的本质究竟各在于什么，因此，这里作一简要说明。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男性的至内层是爱，包覆这爱的则是智慧；换言之，男性是由智慧包覆的爱。女性的至内层则是男性的这智慧，包覆这智慧的，是由此而来的爱。这后一种爱是女性之爱，由主通过丈夫的智慧赐给妻子；前一种爱则是男性之爱，也就是求智慧之爱，由主照着丈夫对智慧的接受而赐给他。因此，男性是爱的智慧，女性则是这智慧的爱。正因如此，从受造之初，两者里面便都被赋予了结合为一的爱。关于这些，后文还会详加论述。

女性的本质出自男性的本质，也就是说，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一点可以从创世记的以下记载看出：“他就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2:21，22，23）肋骨和肉各有什么意义，将在别处说明。

33 由这最初的构造可知，男性生来以理智为本，女性生来以意志为本；换言之，男性生来便具有求知、求理解和求智慧的情感，女性生来便具有使自己与男性的这种情感相结合的爱。由于内在依照自身的样式塑造外在，而男性的形态是理智的形态，女性的形态则是对这理智之爱的形态，因此，男性的面容、声音和身体都与女性不同：面容较为刚硬，声音较为粗厉，身体较为强健，下巴还长有胡须；总体而言，形态不如女性秀美。两者的举止和习性也各不相同。总之，两者没有一处相同，却处处都有使彼此结合的特质。

不仅如此，男性的每一部分，甚至身体最微小的部分，都具有男性的本质；他的每一个思想观念、每一丝情感，也都如此。女性同样处处具有女性的本质。既然如此，两者便不能相互转变；由此可知，死后男性仍是男性，女性仍是女性。

34 三、每个人死后仍保有他自己的爱。

人知道有爱，却不知道爱是什么。人从日常言谈中知道有爱，例如，人们说某人爱我，君王爱臣民，臣民爱君王，丈夫爱妻子，母亲爱儿女，反过来也一样；又说这个人或那个人爱祖国、爱同胞、爱邻舍。对于人以外的事物，也同样说爱这个或爱那个。

然而，尽管爱在言谈中如此普遍，却几乎没有人知道爱是什么。人思索爱时，无法在思想中形成关于爱的观念，也就无法将爱呈现在理智的光中，因为爱不属于光，而属于热。因此，他便说，爱要么并不是什么实在的事物，要么只是某种通过视觉、听觉和交往流入、从而使人有所感动的东西。他全然不知道，爱就是他的生命本身，不仅是他整个身体的总体生命，也是他一切思想的总体生命，更是身体与思想中每一个细节的生命。

有智慧的人听到以下的话，便能领会这一点：“若除去爱的情感，你还能思想什么、做什么吗？爱的情感冷却多少，思想、言语和行动不也随之冷却多少吗？爱的情感升温多少，思想、言语和行动不也随之升温多少吗？”因此，爱是人生命的热，也就是他的生命之热。血液的热及其红色，都没有别的来源；产生这一切的，是天使世界太阳的火，而这火就是纯粹的爱。

35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爱，这爱与他人的爱不同，也就是说，没有两个人的爱完全相同。这一点可以从面容的无穷差异看出，面容是爱的表征。众所周知，面容会随着爱的情感而改变，呈现不同的样貌；爱的渴望，以及由爱而来的喜乐和痛苦，也都从面容中显露出来。由此可见，人就是他自己的爱，确切地说，就是他自己的爱的形态。

但须知道，内在的人，也就是人死后仍然活着的灵，才是他自己的爱的形态；人在世上的外在部分则不完全如此，因为人从幼年起便学会隐藏自己爱的渴望，甚至伪装，将并非属于自己的渴望表现出来。

36 每个人死后仍保有他自己的爱，因为爱是人的生命，如上文第34节所说，因此，爱就是人本身。人也是他自己的思想，因而也是他自己的聪明和智慧；然而，这些与他的爱构成一体，因为人出于自己的爱，并依照这爱而思想；当他处于自由之中时，也同样出于这爱而说话和行动。由此可见，爱是人生命的存在或本质，思想则是由此而来的人生命的实存或存在形式。因此，从思想流出的言语和行动，并非源于思想本身，而是源于爱，经由思想而流出。

通过许多亲身经历，我得以知道，人死后并不是他自己的思想，而是他自己的情感及由此而来的思想，也就是说，是他自己的爱及由此而来的聪明。我还得以知道，人死后会脱去一切与自己的爱不相合的事物，甚至逐渐呈现出与他生命之爱相应的面容、声音、言语、举止和习性。因此，整个天堂是依照对善之爱的情感的一切差异而排列的，整个地狱则是依照对恶之爱的一切情感而排列的。

37 四、尤其是对异性的爱仍然存留；而在那些进入天堂的人，也就是在地上成为属灵之人的人那里，存留的则是婚姻之爱。

人死后仍保有对异性的爱，因为那时男性仍是男性，女性仍是女性；男性的整体及每一部分都具有男性的本质，女性也同样如此，而两者的每一部分，甚至最微小的部分，都具有使彼此结合的特质。这种结合的特质从受造之初便被赋予他们，因而始终存在于他们里面，所以一方渴望并向往与另一方结合。

爱就其本身而言，无非是对结合的渴望，以及由此而来的趋向结合的努力；婚姻之爱则是对结合为一的渴望与努力。因为男性和女性受造时便是如此：两人能够成为如同一个人，也就是成为一体。当他们成为一体时，两人合起来便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没有这种结合，他们便是两个人，各自如同一个被分开的人，或一个人的一半。

这种结合的特质深藏于男性和女性各自每一部分的至内层，而结合为一的能力与渴望也存在于每一部分之中。因此，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相互回应的异性之爱，在死后仍然保留。

38 这里分别说对异性的爱和婚姻之爱，是因为对异性的爱与婚姻之爱不同。对异性的爱存在于属世的人里面，婚姻之爱则存在于属灵的人里面。属世的人只爱并渴望外在的结合，以及由此而来的身体快乐；属灵的人则爱并渴望内在的结合，以及由此而来的灵的幸福。他感知到，这些幸福是在与一位妻子的结合中获得的；他能与她不断地更加结合为一，而且结合得越深，他便感知到自己的幸福也相应地增长，并持续到永远。然而，属世的人并不思想这些。因此，这里说，那些进入天堂的人，也就是在地上成为属灵之人的人，死后仍保有婚姻之爱。

39 五、这些事已由亲眼所见得到充分证实。

人死后仍作为人而活；那时，男性仍是男性，女性仍是女性；每个人仍保有他自己的爱，尤其是对异性的爱和婚姻之爱——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力求通过属于理智、被称为理性论据的事理来证实这些事。然而，人从幼年起便从父母和教师那里，后来又从学者和教士那里，接受了这样一种信念：人死后，只有到了最后审判之日，才会重新作为人而活；而人们如今已等待这一天长达六千年之久。此外，许多人又把这件事列为只能凭信仰接受、不能凭理智理解的事。因此，有必要也用亲眼所见的证据来证实上述事实。否则，一个只相信感官的人，就会依据那植根于心中的信念说：“如果人死后仍作为人而活，我就会看见他们，听见他们；再说，有谁曾从天堂下来，或从地狱上来，讲述过这些事呢？”

然而，天堂的天使不可能、也不能下来，地狱的灵也不可能、不能上来，与任何人交谈，除非那人的心智内层，也就是他的灵，已被主开启。而这种开启，只有在那些蒙主预备、能够接受属灵智慧之事的人身上，才能充分实现。因此，主乐意在我身上这样行，为的是不让天堂和地狱的状态，以及人死后生命的状态，始终不为人知，在无知中沉睡，最终被埋葬于否认之中。

不过，关于上述各点的亲见证据，由于数量众多，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这些证据已载于《天堂与地狱》，随后载于《最后的审判（续）》，后来又载于《揭秘启示录》。至于婚姻方面的证据，则特别载于本书各节或各章之后的记事中。

40 六、由此可知，天堂中确有婚姻。

这些事既已通过理性和亲身经验得到证实，就不需要进一步论证了。

41 七、主说复活以后“不娶也不嫁”，所指的是属灵的婚姻。

福音书中记载了以下这些话：“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她；那七个人都娶过她，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

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惟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指示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路20:27—38；太22:22—31；可12:18—27）主借这些话教导了两件事：第一，人死后复活；第二，天堂中不娶也不嫁。人死后复活，是由以下这些话表明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是活的。此外，关于财主在地狱、拉撒路在天堂的比喻，也表明了这一点（路16:22—31）。

【2】第二件事，即天堂中不娶也不嫁，是由以下这些话表明的：“惟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这里所指的婚姻不是别的，正是属灵的婚姻；这一点从紧接着的话可以清楚看出：“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属灵的婚姻是指与主结合；这种结合在地上成就，而既在地上成就，也就在天堂成就了。因此，在天堂不再重新娶嫁。这也是以下这些话的含义：“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惟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这些人也被主称为“陪伴之人”（太9:15；可2:19），而在这里则被称为天使、神的儿子和复活的人。

【3】娶嫁是指与主结合，进入婚筵是指蒙主接纳进入天堂；这一点从以下经文可以看出：“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太22:1—14）“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太25:1及以下各节）。主在这里所指的是他自己，这从该章第13节可以看出，那里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此外，启示录中的这些话也表明了这一点：“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启19:7，9）主所说的一切话，无论整体还是每一细节，都具有属灵的含义；这一点已在1763年于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新耶路撒冷教义之圣经篇》中得到充分阐明。

42 以下附上两则来自灵界的记事。第一则如下：

一天清晨，我仰望天堂，看见上方一层穹苍叠着一层穹苍。我看见离我最近的第一层穹苍开启了，接着是更高的第二层，最后是最高的第三层。借着从那里而来的光照，我感知到，第一层穹苍之上是组成第一层天堂，也就是最外层天堂的天使；第二层穹苍之上是组成第二层天堂，也就是中间天堂的天使；第三层穹苍之上是组成第三层天堂，也就是最高天堂的天使。起初，我惊讶不已，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又为何如此。随即，天堂传来一个如号角般的声音，说：“我们已感知到，如今也看见，你正在思考婚姻之爱。我们知道，地上至今还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婚姻之爱，其起源和本质究竟是什么；然而，让人知道这些十分重要。因此，主乐意为你开启诸天堂，使启迪的光流入你心智的内层，并由此赐你感知。在我们诸天堂中，尤其在第三层天堂，我们属天的喜乐主要来自婚姻之爱。因此，我们蒙准许，将差遣一对夫妻下到你那里，让你看见他们。”

【2】这时，看哪，一辆车从最高的第三层天堂降下，车中看似坐着一位天使；但车渐渐临近时，便看见里面有两位。这辆车在远处便如钻石般闪耀在我眼前，驾车的小马洁白如雪。坐在车中的两位手里握着两只斑鸠，向我喊道：“你愿意让我们再靠近些吗？但你要留意，不要让来自我们所降下的那个天堂的光辉深入你的内层；那光辉如同火焰，它的流入固然能照亮你理智中较高层的观念，这些观念本身也属天，但在你所在的世界中，它们无法用言语表达。因此，你要以理性领受将要听见的事，并以此将它们阐明，使理智能够领会。”我回答说：“我会留意，请靠近些。”他们便来了，看哪，原来是一位丈夫和他的妻子。他们说：“我们是夫妻。自最初的时代，也就是你们所称的黄金时代以来，我们便一直幸福地生活在天堂，始终保持着你今日所见的青春盛貌。”

【3】我仔细端详他们两位，因为我感知到，他们呈现出婚姻之爱的生命与华美：其生命显于面容，其华美显于衣着。所有天使都是具有人形的爱的情感；他们脸上流露出主导的情感，衣着也由这情感而来，并与之相应。因此，天堂有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由自己的情感为他披上衣裳。那位丈夫看起来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他的眼中闪烁着出于爱的智慧之光；这光使他的面容仿佛从最内处焕发光彩，并由内向外照耀，使肌肤也仿佛熠熠生辉，整张面容因而呈现出光彩照人的俊美。他身穿长袍，袍内是一件蓝紫色的衣服，束着金腰带；腰带上镶着三颗宝石，两旁各一颗蓝宝石，中间一颗红榴石。他的长袜由光亮的细麻织成，其中织入了银线；鞋子则由纯丝绸制成。这就是那位丈夫所呈现的婚姻之爱的形貌。

【4】那位妻子所呈现的形貌则是这样：她的面容，我仿佛看见了，却又仿佛没有看见。说看见了，是因为我看见的仿佛就是美本身；说没有看见，是因为这种美无法言表。她的面容闪耀着火焰般的光辉，正如第三层天堂天使所有的光；这光使我的视线模糊，我只能惊叹出神。她察觉到这一点，便问我：“你看见了什么？”我回答：“我看见的只有婚姻之爱及其形貌，但我仿佛看见了，却又仿佛没有看见。”听了这话，她稍稍侧身，转离丈夫，我这才得以更仔细地端详她。她的眼睛闪耀着她所在天堂的光；如前所述，这光如同火焰，源于对智慧的爱。在那个天堂，妻子因丈夫的智慧而爱他，并在他的智慧中爱他；丈夫则因妻子对自己的这份爱而爱她，并在这份爱中爱她，他们由此结合为一。她的美正是由此而来；这样的美，没有画家能够摹仿，也无法如实描绘，因为画家的颜料中没有这样的光辉，他的技艺也无法表现这样的美。她的头发梳理得整齐优雅，与她的美相对应，发间缀着花冠上的花朵。她颈上戴着红榴石项圈，下面垂着由橄榄石串成的花饰；手腕上戴着珍珠手镯。她身披朱红色外袍，里面是一件紫色胸衣，前襟以红宝石扣合。令我惊讶的是，衣服的色彩随着她望向丈夫的角度而变化，光辉也随之时而明亮，时而柔和；两人彼此正视时，光辉更为明亮，侧视时则较为柔和。

【5】我看过这些以后，他们又与我交谈。丈夫说话时，仿佛妻子也同时借着他说话；妻子说话时，仿佛丈夫也同时借着她说话，因为他们的心智如此合一，而言语正是从心智流出的。那时，我也听出了婚姻之爱的声音：这声音在内里融为一体，又流露出平安与纯真状态中的喜乐。最后，他们说：

“我们被召回了，该走了。”于是，我又看见他们像先前一样坐在车中，沿着花圃之间铺好的道路驶去；花圃中长着橄榄树和结满橙子的树。当他们临近自己的天堂时，有童女出来迎接他们，接待他们，并领他们进去。

43 此后，我看见一位来自那个天堂的天使，手里拿着一卷羊皮纸，一边展开，一边说：“我看见你正在思考婚姻之爱。这卷羊皮纸上记载着关于婚姻之爱的智慧奥秘，这些奥秘尚未在世上揭示；如今将要揭示，因为这十分重要。我们所在的天堂比其他天堂更深知这些奥秘，因为我们处于爱与智慧的婚姻之中。但我要预先告诉你，只有蒙主接纳进入新教会，也就是新耶路撒冷的人，才能使这爱成为自己的爱。”

说完这些话，天使便将展开的羊皮纸卷放下来，一位天使灵接住了它，将它放在一个房间的桌上，随即锁上房间，把钥匙递给我，说：“写吧。”

44 第二则记事。有一次，我看见三个从世上新来的灵，四处游走，察看询问。他们惊讶于自己仍像从前一样作为人活着，所见的事物也与从前相似。他们知道，自己已离开先前的世界，也就是属世的世界，死了；而他们在那里曾相信，人要到最后审判之日以后，重新披上存放在坟墓中的血肉和骨骼，才能再作为人活着。因此，为了消除一切疑虑，确信自己确实仍是人，他们轮流察看、触摸自己和别人，又触摸周围的物体，从千百件事上证实，自己如今仍像在先前世界中一样是人。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在更明净的光中看见彼此，在更灿烂的光辉中看见物体，因而看得更加清晰。

【2】这时，恰有两位天使灵遇见他们，叫住他们，问道：“你们从哪里来？”他们回答：“我们在世上死了，如今又在一个世界中活着；这样，我们是从一个世界迁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们现在正为此惊讶。”随后，这三个新来的灵向两位天使灵询问天堂的事。三个新来的灵中有两个是年轻人，他们眼中仿佛闪着对异性的欲火，天使灵便说：“你们大概见过女子了吧？”他们回答：“见过了。”既然他们问起天堂，天使灵便说：“天堂中的一切都壮丽辉煌，是眼睛从未见过的。那里有童女和青年；童女如此美丽，可以称为美的化身；青年如此有德，可以称为德行的化身。童女的美与青年的德行彼此对应，如同相互契合的形态。”那两个新来的灵又问，天堂中人的形体是否与属世世界中的完全相同。天使灵回答：“完全相同。男子没有失去任何部分，女子也没有失去任何部分。总之，男子仍是男子，女子仍是女子，受造时形体的一切完美都完整保留。你若愿意，可以到一旁察看自己，看看是否缺少了什么，以致不再像从前一样是男子。”

【3】新来的灵又说：“我们在离开的那个世界中听说，天堂中不娶也不嫁，因为那里的人是天使。那么，那里还有性别之爱吗？”天使灵回答：“那里没有你们这样的性别之爱，却有天使的性别之爱；这爱是贞洁的，毫无情欲所生的诱惑。”新来的灵听了便说：“如果性别之爱毫无诱惑，那还算什么性别之爱？”他们想到这种爱，便叹息说：“啊，天堂的快乐竟如此枯燥！这样，哪个年轻人还会向往天堂呢？这样的爱岂不是贫乏而毫无生气吗？”天使灵笑着回答：“天使的性别之爱，也就是

天堂中的性别之爱，仍然充满最内在的喜乐。它使心智的一切，进而使胸中的一切，都极其愉悦地舒展开来；在胸中深处，仿佛心与肺彼此嬉戏。呼吸、声音和言语便从这嬉戏中发出，使两性之间，也就是青年与童女之间的交往，成为纯净的属天甘美本身。

【4】“所有升入天堂的新来者，都要接受察验，看他们具有怎样的贞洁。他们会被带到童女中间，与这些天堂之美的化身交往。童女从他们的声音、言语、面容、眼神、举止，以及流溢出来的气场，便能感知他们的性别之爱是怎样的。若这爱是不贞洁的，童女就逃开，告诉自己的同伴，她们看见了萨堤尔或普里阿普斯。那些新来者也随之改变，在天使眼前显得浑身多毛，腿脚如同牛犊或豹子。他们随即被抛下去，免得以自己的情欲玷污那里的空气。”听了这些，那两个新来的灵又说：“这样，天堂中就没有性别之爱了。贞洁的性别之爱，岂不就是被抽空了生命本质的爱吗？那么，那里青年与童女交往的快乐，岂不是枯燥无味的吗？我们不是石头，也不是木桩，而是具有生命的感知与情感的人。”

【5】两位天使灵听了，愤然回答：“你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贞洁的性别之爱，因为你们还不贞洁。这爱是心智本身的喜乐，并由此成为心的喜乐，却不同时成为心以下肉体的喜乐。男女共有的天使贞洁，阻止这爱越过心胸的界限；但在这界限以内及其以上，青年的德行与童女的美，在贞洁的性别之爱中彼此欢悦。这些喜乐如此深邃，蕴含如此丰盛的甘美，无法用言语描述。然而，天使之所以有这样的性别之爱，是因为他们只有婚姻之爱，而婚姻之爱不能与不贞洁的性别之爱并存。真正的婚姻之爱是贞洁的爱，与不贞洁的爱毫无共同之处。这爱只向着异性中的一人，排除其他所有人，因为它是灵的爱，并由此成为身体的爱，而不是身体的爱，再由此成为灵的爱；也就是说，它不是侵扰灵的爱。”

【6】那两个新来的年轻人听了，便欢喜起来，说：“那里终究还是有性别之爱；婚姻之爱还能是什么别的爱呢？”天使灵回答：“你们再深入思考，仔细衡量，就会明白，你们的性别之爱是婚姻之外的爱，而婚姻之爱则全然不同。两者的区别，如同麦粒与糠秕的区别，或更确切地说，如同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你们若问天堂中的女子，什么是婚姻之外的爱，我敢断言，她们会回答：‘那是什么？你在说什么？这样刺耳的话，怎能从你口中说出来？一种并非出于创造的爱，怎能生在人里面？’你们若再问她们，什么是真正的婚姻之爱，我知道，她们会回答：那不是性别之爱，而是对异性中一人的爱。这爱唯有在青年看见主为他预备的童女，童女也看见那青年时，才会产生。双方都感到婚姻之爱在心中燃起，并且感知到：他知道她是属于自己的，她知道他是属于自己的。因为爱与爱彼此相遇，使彼此认出，随即将双方的灵魂结合起来，然后将心智结合起来，再由此进入胸中；婚后则更进一步。这样，这爱便成为完整的爱，双方的结合日益加深，直到他们不再是两个，而如同一个。

【7】“我也知道，她们会郑重声明，自己不知道还有别的性别之爱。因为她们说：‘性别之爱若不是这样彼此相遇、相互回应，渴望永恒的结合，使二人成为一体，怎能存在呢？’”天使灵又补充说：“天堂中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淫乱，不知道有这样的事，也不知道这样的事可能存在。对于不贞洁的爱，也就是婚姻之外的爱，天使全身冰冷；反之，贞洁的爱，也就是婚姻之爱，则使他们全身温暖。那里的男子看见娼妓，全身的筋络便松弛下来；看见妻子，则振奋起来。”

【8】三个新来的灵听了这些，便问，天堂中夫妻之间的爱是否与地上的相同。两位天使灵回答，完全相同。他们察觉到，这三个灵想知道那里是否也有相同的最外层喜乐，便说：“完全相同，却幸福得多，因为天使的感知和感觉，比世人的感知和感觉精妙得多。这爱的生命，若不是来自性能力的泉源，又能来自哪里呢？这种能力一旦衰退，这爱岂不也随之衰退、冷却吗？这种能力岂不正是这爱的尺度、程度和根基吗？岂不正是它的起始、支撑和成全吗？一条普遍的法则是：最初层凭借最外层而存在、维系并持续。这爱也是如此。因此，若没有最外层的喜乐，就不会有婚姻之爱的任何喜乐。”

【9】新来的灵又问，这爱最外层的喜乐在天堂中是否会生育后代；若不生育后代，这些喜乐又有什么功用。天使灵回答，那里所生的不是属世的后代，而是属灵的后代。他们问：“什么是属灵的后代？”天使灵回答：“夫妻二人借着最外层的喜乐，在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中结合得更加紧密；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就是爱与智慧的婚姻，而爱与智慧就是从这婚姻中所生的后代。因为那里的丈夫是智慧，妻子是对这智慧的爱，而且两人都是属灵的，所以那里只能孕育、生出属灵的后代。因此，天使在享受这些喜乐之后，不会像地上的某些人那样忧郁，而是欢欣。这是因为新的力量不断流入，接续先前的力量，使他们焕然一新，同时受到启迪。所有进入天堂的人，都会重返青春的韶华，恢复那个年龄的活力，并永远保持这样的状态。”

【10】三个新来的灵听了这些，便说：“圣言中不是说，天堂中不娶也不嫁，因为那里的人是天使吗？”天使灵回答：“你们仰望天堂，就会得到答复。”他们问，为何要仰望天堂。天使灵说：“因为我们对圣言的一切解释都来自那里。圣言在内里全是属灵的，而天使是属灵的，他们会教导你们其中的属灵含义。”过了片刻，他们头顶的天堂开启了，两位天使出现在他们眼前，说：“天堂中与地上一样，有婚姻；但在那里，只有处于良善与真理之婚姻中的人才有婚姻，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天使。因此，那些话所指的是属灵的婚姻，也就是良善与真理的婚姻。这种婚姻在地上成就，而不是在死后成就，所以也不是在天堂成就。正如经上所说，那五个愚拙的童女虽然也受邀赴婚筵，却不能进去，因为她们没有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她们没有油，只有灯。油表示良善，灯表示真理；娶嫁则表示进入天堂，那里有这婚姻。”三个新来的灵听了，满心欢喜，充满对天堂的向往，以及在那里缔结婚姻的盼望。他们说：“我们要努力培养德行，端正生活，好使我们的愿望得以实现。”

第三章　论夫妻死后的状态

45 论夫妻死后的状态。前文刚已说明，天堂中有婚姻。现在要论述的是，在世上订立的婚约，死后是否仍会存续，保持稳固。这件事不能单凭判断确定，而须凭亲身经验得知。我蒙准许与天使和灵交往，获得了这样的经验，因此应当将其述说出来；但仍须使所述之事也得到理性的认可。了解这件事，也是夫妻的心愿与渴望之一。爱妻子的丈夫，在妻子去世后，想知道她是否安好；爱丈夫的妻子也是如此，他们也想知道彼此是否会再相见。许多夫妻还希望预先知道，死后他们会分离，还是共同生活：心意不合的，是否会分离；心意相合的，是否会共同生活。既然这些都是他们渴望知道的，下面就加以述说，依次如下。

一、每个人死后都保留性别之爱，其性质与他在世时内在的性别之爱相同，也就是与他内层意志和思想中的性别之爱相同。

二、婚姻之爱也是如此。

三、夫妻二人死后大多会相遇，认出彼此，重新相聚，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这发生在第一种状态中，也就是他们仍像在世时一样处于外在状态的时候。

四、然而，随着他们逐渐脱去外在，进入自己的内在，他们便会感知，彼此原先怀有怎样的爱与倾向，从而知道能否共同生活。

五、若能共同生活，他们便继续为夫妻；若不能，便彼此分离。有时是丈夫离开妻子，有时是妻子离开丈夫，有时则是双方彼此离开。

六、此后，男子会获配一位相宜的妻子，女子也同样会获配一位相宜的丈夫。

七、夫妻彼此享有的交往与在世时相似，却更加愉悦、更加幸福；但不生育后代，取而代之的是属灵的生育，也就是爱与智慧的生育。

八、进入天堂的人，其情形如此；进入地狱的人，情形则不同。

以下逐项解释，阐明并证实上述各点。

46 一、每个人死后都保留性别之爱，其性质与他在世时内在的性别之爱相同，也就是与他内层意志和思想中的性别之爱相同。

每一种爱都随人进入死后的生命，因为爱是他生命的存在本身。主导之爱统领其余一切爱，永远留在人里面，隶属于它的各种爱也一同保留。这些爱之所以保留，是因为爱实质上就是人的灵，身体中的爱也来自灵；人死后成为灵，因而将自己的爱一同带去。既然爱是人生命的存在本身，那么显然，人死后的境遇如何，取决于他在世时的生命如何。

至于性别之爱，它是一切爱中最为普遍的，因为在创造时，这爱就被赋予人的灵魂，而整个人的本质都源于灵魂；赋予这爱，是为了人类的繁衍。这爱之所以尤其得以保留，是因为人死后，男子仍是男子，女子仍是女子；而且，在灵魂、心智和身体中，男子没有任何部分不具有男性的本质，女子也没有任何部分不具有女性的本质。男女受造时便具有彼此结合的趋向，更确切地说，是趋向于结合为一。这种趋向就是性别之爱，它先于婚姻之爱。既然结合的倾向铭刻在男女的每一部分之中，那么，这倾向就不可能随身体一同消失、灭亡。

47 性别之爱之所以保留其在世时内在的性质，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内在与外在，两者也称为内在人与外在人；因此，人也有内在与外在的意志和思想。人死时，舍去自己的外在，保留自己的内在，因为外在实属身体，内在实属灵。既然人就是自己的爱，而爱居于他的灵中，那么，他死后所保留的性别之爱，就与他内在原有的性质相同。例如，这爱若在内在是婚姻之爱，也就是贞洁的爱，死后便仍是婚姻之爱，仍是贞洁的；若在内在是淫乱之爱，死后也仍是如此。

但须知道，性别之爱并非人人相同，其差异无穷无尽；然而，这爱在各人的灵中具有怎样的性质，就仍保留怎样的性质。

48 二、婚姻之爱也同样保留其在人世时内在的性质，也就是它在人内层意志和思想中的性质。

性别之爱与婚姻之爱并不相同，因此分别提及这两种爱，并指出，婚姻之爱在死后也保留其在人世时内在的性质。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性别之爱与婚姻之爱的区别，所以在本论开篇，先略加说明。性别之爱是向着异性中的多人、与多人交往的爱；婚姻之爱则只向着异性中的一人、只与一人结合。向着多人、与多人交往的爱是属世的爱，因为这爱为走兽和飞鸟所共有，而它们都是属世的。婚姻之爱则是属灵的爱，是人所独有、专属于人的爱，因为人受造，因而出生，都是为了成为属灵的。因此，人变得属灵到什么程度，就脱去性别之爱、披上婚姻之爱到什么程度。

在婚姻之初，性别之爱似乎与婚姻之爱结合在一起；但随着婚姻的发展，两者便分开了。此时，在属灵的人里面，性别之爱被除去，婚姻之爱逐渐进入；在属世的人里面，情形则相反。由上述可知，性别之爱因向着多人，本身又是属世的，甚至是兽性的，所以是不纯净、不贞洁的；又因它游移不定、毫无限制，所以是淫乱的。婚姻之爱则全然不同。婚姻之爱是属灵的，是人所特有的爱，这一点将在下文中清楚显明。

48a# 三、夫妻二人死后大多会相遇，认出彼此，重新相聚，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

这发生在第一种状态中，也就是他们仍像在世时一样处于外在状态的时候。人死后要经历两种状态：外在状态与内在状态。他先进入自己的外在状态，然后进入内在状态。当他处于外在状态时，若夫妻双方都已去世，便会相遇，认出彼此；若他们在世时曾共同生活，就会重新相聚，并共同生活一

段时间。在这种状态中，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对自己怀有怎样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隐藏在内在。后来，当他们进入自己的内在状态时，这倾向便显露出来。若彼此的倾向协调相契，他们便继续婚姻生活；若彼此不合、相互排斥，他们便结束婚姻生活。

若一个男子曾有过几位妻子，在外在状态中，他便依次与她们相聚；但当他进入内在状态，感知到爱的各种倾向究竟如何时，就会选择其中一位，或离开所有人。因为在灵界，正如在属世世界一样，任何基督徒都不准娶多位妻子，因为这会损害并亵渎宗教。曾有过几位丈夫的女子，情形也是如此；但她们不会主动与丈夫结合，只在他们面前出现，由丈夫将她们接到自己身边。须知，丈夫很少认出自己的妻子，妻子却能清楚认出自己的丈夫；这是因为女子对爱具有内在的感知，男子却只有外在的感知。

48b# 四、然而，随着他们逐渐脱去外在，进入自己的内在，他们便会感知，彼此原先怀有怎样的爱与倾向，从而知道能否共同生活。

这一点无须进一步解释，因为它是上一条所述内容的自然结果。这里仅说明，人死后如何脱去外在、披上内在。每个人死后，首先被引入一个称为灵界的世界；它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人在那里接受预备，善人预备进入天堂，恶人预备进入地狱。

【2】在那里所作的预备，目的是使内在与外在协调一致，成为一体，而不是彼此不合，分为两体。在属世世界中，内在与外在是分开的，只有在内心诚实的人里面，两者才合为一体。诡诈狡猾的人，尤其是伪善者、谄媚者、伪装者和说谎者，都表明内在与外在可以分为两体。然而，在灵界，不容许人有这样分裂的心智；内在原是恶的，外在也必是恶的；善人也是如此，内在与外在都必须是善的。

【3】因为每个人死后都成为他内在原有的样子，而不是外在的样子。为此，他会被交替引入自己的外在与内在。每个人处于外在时，都表现得明智，也就是说，都想显得明智，恶人也是如此；但恶人在自己的内在却是疯狂的。借着这些交替的状态，他能够看见自己的疯狂，并从中醒悟。然而，若他在世时没有悔悟，此后也就不能悔悟，因为他爱自己的疯狂，愿意留在其中。因此，他也迫使自己的外在同样陷入疯狂。这样，他的内在与外在便成为一体；当这事成就时，他就预备好进入地狱了。

【4】善人的情形则相反。他在世时仰望神，并且悔悟，因此内在比外在更有智慧。他的外在也曾因世界的诱惑与虚荣，偶尔陷入迷妄；因此，他的外在也要被引导，与内在协调一致，而他的内在，如前所述，是有智慧的。这事成就后，他就预备好进入天堂了。以上说明了人死后如何脱去外在、披上内在。

49 五、若能共同生活，他们便继续为夫妻；若不能，便彼此分离。有时是丈夫离开妻子，有时是妻子离开丈夫，有时则是双方彼此离开。

死后之所以会有分离，是因为地上的结合很少出于对爱的内在感知，而多出于外在感知；外在感知遮蔽了内在感知。对爱的外在感知，其原因和根源在于那些属于世界之爱与身体之爱的事物。属于世界之爱的，主要是财富和产业；属于身体之爱的，则是地位和荣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引人倾心的诱惑，如美貌和佯装的优雅品行，有时甚至是不贞洁。此外，人们往往在出生或居住的地区、城市或村庄内缔结婚姻，选择的范围狭窄，只限于熟识的家庭，并从中选择与自己境况相当的人。

因此，世上缔结的婚姻大多是外在的，并非同时也是内在的。然而，构成婚姻本身的，正是内在的结合，也就是灵魂的结合。这种结合，唯有人脱去外在、披上内在时，才能感知，而这发生在死后。因此，那时会有分离，随后又与相似、同质的人重新结合，除非这样的结合已在地上蒙主预备。

那些自青年时期便爱慕、渴望并向主祈求与一人建立正当而可爱的伴侣关系，同时鄙弃放纵游移的情欲、对此嗤之以鼻的人，就会在地上蒙主预备这样的结合。

50 六、此后，男子会获配一位相宜的妻子，女子也同样会获配一位相宜的丈夫。

这是因为，只有内在已经结合、或能够结合为一的夫妻，才能被接纳进入天堂，并留在那里。在天堂，夫妻二人不被称为两个天使，而被称为一个天使。主所说的“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指的就是这件事。

其他夫妻不能被接纳进入天堂，是因为他们不能在那里共同居住，也就是不能同住一所房屋、同处一间卧室、同睡一张床。因为天堂中的所有人，都是按照爱的亲缘与亲近程度结为群体，他们的住所也依此安排。在灵性世界中，并不存在空间，只有空间的显现；这些显现取决于他们的生命状态，而生命状态又取决于爱的状态。因此，任何人都只能住在自己的房屋中，这房屋是按照他的爱的性质，为他预备并指定的；若住在别处，他便会胸中不适，呼吸困难。

两个人若不相似，就不能同住一所房屋；夫妻若没有彼此相向的倾向，就更不能如此。若他们只有外在的倾向，却没有相应的内在倾向，那么房屋本身，或所在之处本身，就会使他们分离，将他们排斥、驱离。

因此，那些经过预备而被引入天堂的人，会蒙安排与一位伴侣结为夫妻；这位伴侣的灵魂倾向于与另一方的灵魂结合，以至于双方不愿成为两个生命，而愿成为一个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分离之后，男子会获配一位相宜的妻子，女子也同样会获配一位相宜的丈夫。

51 七、夫妻彼此享有的交往与在世时相似，却更加愉悦、更加幸福；但不生育后代，取而代之的是属灵的生育，也就是爱与智慧的生育。

夫妻之所以享有与在世时相似的交往，是因为死后男子仍是男子，女子仍是女子，而且双方在受造时就被赋予了彼此结合的倾向。这倾向属于人的灵，并由灵而属于身体；因此，人死后成为灵时，彼此结合的倾向仍然保留。而这种倾向若没有相似的交往，就无法实现。因为人仍和从前一样是人，

男子并不缺少任何属于男子的东西，女子也不缺少任何属于女子的东西；他们的形态与从前相似，情感和思想也是如此。由此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无非是他们仍有相似的交往。而且，既然婚姻之爱是贞洁、纯净、神圣的，他们的交往也必是完整的。关于这些事，可参看第44节的记事，其中有更详细的说明。

那时的交往之所以更加愉悦、更加幸福，是因为当人成为灵时，这爱便更加内在、更加纯净，因而也更能被感知。一切愉悦都随着感知的加深而增长，直至人在这爱的愉悦中，感受到其中的幸福。

52 天堂中的婚姻之所以不生育后代，而代之以属灵的生育，也就是爱与智慧的生育，是因为灵性世界中的人缺少第三层，即属世层。这一层是属灵事物的容器；属灵事物若没有自己的容器，就不能像属世世界中所生育的事物那样存立。而属灵事物就其本身而言，都归于爱与智慧，因此，从他们的婚姻中诞生的，正是爱与智慧。

说爱与智慧从中诞生，是因为婚姻之爱使天使趋于完善，将他与自己的配偶结合，使他越来越成为完整的人。因为，如前所述，天堂中的夫妻不是两个天使，而是一个天使。因此，通过婚姻的结合，他们使自己充满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也就是愿意有智慧，并爱智慧所包含的一切。

53 八、进入天堂的人，其情形如此；进入地狱的人，情形则不同。

前面所说，死后男子会获配一位相宜的妻子，女子也同样会获配一位相宜的丈夫，双方享有愉悦而幸福的交往，但除属灵的生育之外，不再有其他生育，这些都应理解为是指那些被接纳进入天堂、成为天使的人。这是因为他们是属灵的，而婚姻本身也是属灵的，因而是神圣的。

然而，进入地狱的人全都是属世的；纯属世的婚姻并不是婚姻，而是源于不贞洁情欲的结合。这些结合的性质，将在下文论贞洁与不贞洁，以及随后论淫乱之爱时加以说明。

54 关于前文所述夫妻死后的状态，还须补充以下几点。

一、凡纯属世的夫妻，死后都会分离，因为他们对婚姻的爱是冷淡的，对通奸的爱却是炽热的。然而，分离之后，他们有时仍会与别人像夫妻一样共同生活，但不久又彼此离开；这种情形往往反复发生。最后，男子被交付给某个娼妓，女子被交付给某个奸夫。这发生在地狱的监牢中，关于这种监牢，可参看《揭秘启示录》第153节第十项。在那里，双方都被禁止滥交，违者受罚。

【2】二、夫妻中若一方是属灵的，另一方是属世的，死后也会分离。属灵的一方会获配相宜的配偶，属世的一方则被遣往淫荡之地，与同类为伍。

【3】三、那些在世时独身，并使自己的心智完全远离婚姻的人，若是属灵的，便继续独身；若是属世的，便成为淫乱者。然而，那些在独身时渴望婚姻的人，尤其是曾寻求婚姻却未能如愿的人，情形则不同。他们若是属灵的，便会蒙安排享有幸福的婚姻，但这要等到他们进入天堂之后。

【4】四、那些在世时幽居修道院的人，无论是女子还是男子，在结束修道院生活后，都会被解除束缚，获准离开；这种生活在死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此后，他们便获得自由，可以按自己的心愿选择是否过婚姻生活。若愿意，便结为夫妻；若不愿意，便被带到天堂一侧的独身者那里。但那些曾被不正当的情欲所煎熬的人，则被抛下。

【5】五、独身者之所以处于天堂的一侧，是因为永久独身的氛围侵扰婚姻之爱的氛围，而婚姻之爱的氛围正是天堂本身的氛围。婚姻之爱的氛围之所以就是天堂本身的氛围，是因为它从主与教会的属天婚姻降下。

55 在上述内容之外，我再补充两则记事。第一则如下。

有一次，从天堂传来极其悦耳的歌声。那里有妻子们与少女们，正在齐声歌唱。歌声的甜美，宛如某种爱的情感和谐地流淌。天堂的歌唱，无非是发为声音的情感，或是借声音表达并赋予旋律的情感；因为思想借言语表达，情感则借歌唱表达。天使从旋律的和谐与流动中，感知情感的具体内容。

当时，我周围有许多灵。我听见其中一些说，他们听到了这极其悦耳的歌声，知道它表达的是某种可爱的情感，却不知道这情感的具体内容。因此，他们作出种种猜测，却都未能猜中。有的猜测，这首歌表达的是未婚夫与未婚妻订婚时的情感；有的认为，是新郎与新娘步入婚礼时的情感；还有的认为，是丈夫与妻子最初的爱情。

【2】这时，一位来自天堂的天使出现在他们中间，说她们歌唱的是贞洁的性别之爱。周围的人便问，什么是贞洁的性别之爱。天使说，这是男子对容貌美丽、品行端雅的少女或妻子的爱，其中不含任何淫荡的念头；女子对男子的这种爱亦然。说完，天使便消失了。

歌唱仍在继续。此时，他们既已知道歌声所表达的情感内容，听到的歌声便大不相同，各人所听见的都取决于自身之爱的状态。那些以贞洁的眼光看待女子的人，听见这歌声和谐悦耳；那些以不贞洁的眼光看待女子的人，听见这歌声失调而忧伤；那些厌恶女子的人，听见这歌声杂乱而嘶哑。

【3】忽然，他们所站的平地变成了一座剧场，有声音传来：“请讨论这种爱。”随即，来自各个群体的灵都到了，其中有几位身穿白衣的天使。天使们开口说道：

“我们在这灵性世界中探究过各种爱，不仅探究男子对男子的爱、女子对女子的爱，以及夫妻相互之间的爱，也探究男子对女子的爱和女子对男子的爱。我们蒙准许走遍各个群体，进行考察；迄今为止，除了那些因真正的婚姻之爱而具有持久性能力的人，我们尚未发现谁具有普遍的、贞洁的性别之爱。这些人住在最高的天堂。

“我们也蒙准许感知这种爱流入我们心中的情感，并深切感受到，它的甜美超越其他一切爱，唯有心合为一的夫妻之爱除外。但我们请你们讨论这种爱，因为对你们而言，它是新颖而陌生的。由于它本身就是愉悦，我们在天堂称它为‘属天的甜美’。”

【4】于是，他们开始讨论。首先发言的，是那些无法设想婚姻具有贞洁的人。他们说：

“一个人看见美丽可爱的少女或妻子时，谁能如此约束并净化自己的思想，除去欲念，以至于爱她的美，却在情形容许时，仍全然不愿品尝她？谁能把每个男子与生俱来的欲望转变为这样的贞洁，使欲望不再是欲望，却仍然去爱？

“性别之爱从眼睛进入思想时，岂能停留在女子的脸上？它岂不是顷刻便下降到胸部，继而向下吗？天使说这种爱可以是贞洁的，却又说它是一切爱中最甜美的，而且只存在于那些具有真正的婚姻之爱、因而与妻子相处时具有强盛性能力的丈夫里面，这些都是空话。这些人看见美丽的女子时，难道比别人更能将自己的思想保持在高处，仿佛悬在那里，不让它下降，继续趋向构成这种爱的事吗？”

【5】接着发言的，是那些既冷淡又炽热的人——对自己的妻子冷淡，对异性却炽热。他们说：

“什么是贞洁的性别之爱？给性别之爱加上‘贞洁’，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修饰语与所修饰之物相矛盾，岂不就是除去一件事物自身的属性，使它不再成其为任何事物吗？贞洁的性别之爱怎能是一切爱中最甜美的，既然贞洁夺去了它的甜美？你们都知道，这种爱的甜美在何处。那么，与此相结合的念头既被排除，甜美又在何处，又从何而来呢？”

这时，有些人接着说：“我们曾与极美的女子相处，却未起欲念，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贞洁的性别之爱。”

但熟知他们淫荡行为的同伴回答：“你们当时因没有性能力，而处于厌倦异性的状态。这不是贞洁的性别之爱，而是不贞洁之爱的末后状态。”

【6】天使听了这些话，感到愤慨，便请站在右边，也就是南边的人发言。他们说：

“有男子与男子之间的爱，也有女子与女子之间的爱，还有男子对女子、女子对男子的爱。这三组爱彼此全然不同。

“男子与男子之间的爱，如同理智与理智之间的爱，因为男子受造，因而出生，是为了成为理智。女子与女子之间的爱，则如同对男子理智的情感与这种情感之间的爱，因为女子受造并出生，是为了成为对男子理智的爱。这两种爱，也就是男子与男子、女子与女子之间的爱，并不深入内心，而是停留在外面，仅仅彼此接触，因此不能使两个人在内在结合。所以，两个男子也会以各自的推理彼此争斗，如同两个竞技者；两个女子有时也会以各自的欲望彼此争斗，如同两个挥拳相搏的表演者。

【7】“然而，男子与女子之间的爱，是理智与对这理智的情感之间的爱。这种爱深入内心，使双方结合，而这种结合就是这爱本身。但心智的结合，若不同时伴随身体的结合，或仅仅趋向这种心智结合的倾向，就是属灵的爱，因而是贞洁的爱。

“这种爱只存在于那些具有真正的婚姻之爱、因而具有强盛性能力的人里面，因为他们出于贞洁，除自己妻子的身体之外，不容许来自任何其他女子身体的爱流入。他们因具有极为强盛的性能力，不可能不爱异性，同时又厌恶不贞洁。因此，他们具有贞洁的性别之爱。这种爱就其本身而言，是内在的属灵友谊，其甜美源于强盛而贞洁的性能力。他们的性能力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完全弃绝了淫乱；又因只爱自己的妻子，所以是贞洁的。

“既然这种爱在他们里面并不涉及肉体，而只涉及灵，它就是贞洁的；又因女子的美，借着内在固有的倾向，也一同进入心智，它就是甜美的。”

【8】听了这些话，在场的许多人用手捂住耳朵，说：“这些话刺痛了我们的耳朵；你们所说的，在我们看来毫无价值。”这些人是不贞洁的。

这时，从天堂再次传来那歌声，比先前更加甜美；但在这些不贞洁的人听来，它却如此杂乱刺耳，以至于他们受不了那失调的尖厉之声，便冲出剧场，逃走了。留下来的只有少数人，他们出于智慧，爱婚姻的贞洁。

56 第二则记事：

有一次，我在灵性世界中与天使交谈，心中油然生起一种愉悦，想去看看从前曾见过一次的智慧殿，便向他们询问通往那里的道路。他们说：“循着光走，你就会找到。”我问：“循着光走，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越接近那座殿，我们的光就越明亮。因此，你只须循着光越来越明亮的方向走；因为我们的光来自作为太阳的主，所以这光就其本身而言，就是智慧。”

于是，我在两位天使的陪同下，循着光越来越明亮的方向前行，沿一条坡道登上南方一座山丘的顶端。那里有一道宏伟的大门，守门人看见天使与我同行，便将门打开。看哪，眼前出现了一条由棕榈树与月桂树构成的回廊，我们沿着它前行。回廊曲折环绕，通向一座花园，智慧殿就在园中。

我在那里环顾四周，看见一些形似智慧殿的小屋，里面住着智者。我们走近其中一座，在门口与屋主交谈，说明来意，以及如何来到这里。屋主说：“欢迎你们，请进，请坐，让我们一同谈论智慧。”

【2】我看见小屋里面分为两部分，却仍是一体。两部分由一道透明的墙隔开，但因墙体如最纯净的水晶一般透明，看上去仍是一体。我问为何如此。他说：“我并非独居，我的妻子与我同住。我们是两个人，却又不是两个，而是一体。”

我说：“我知道你是一位智者，但智者或智慧与女子有何关系？”听了这话，屋主因有些愤慨而变了脸色，并伸出手来。看哪，附近小屋中的其他智者随即来到。他略带诙谐地对他们说：“我们这位来客刚才问道，智者或智慧与女子有何关系？”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说：“没有女子，也就是没有爱，何来智者或智慧？妻子就是对智者之智慧的爱。”

【3】屋主说：“现在，让我们一同谈论某个智慧的题目。就谈事物的原因吧，此刻先谈女子之美的原因。”

于是，他们依次发言。第一位说，原因在于女子由主受造，是为了成为对男子智慧的情感，而对智慧的情感就是美本身。

第二位说，原因在于女子由主借男子的智慧而受造，因为她取自男子；因此，她是由爱的情感赋予生命的智慧之形态。又因爱的情感就是生命本身，所以女子是智慧的生命，男子则是智慧，而智慧的生命就是美本身。

第三位说，原因在于女子获赐对婚姻之爱种种喜悦的感知，而她们的整个身体都是这种感知的器官。因此，婚姻之爱的喜悦及其感知所居之处，必然就是美。

【4】第四位说，原因在于主从男子取出生命的美与优雅，将其转赋予女子。因此，男子若不与自己在女子里面的美与优雅重新结合，就会面容严峻、性情冷峻、枯燥而不可爱；他也只在自己眼中是智者，而这样的人其实是愚者。但当男子与自己在妻子里面的生命之美与优雅结合时，就变得愉悦、和蔼、生动而可爱，因而成为智者。

第五位说，原因在于女子被造成美的形态，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男子，使男子本来刚硬的性情变得柔和，本来沉重的心境变得温厚，本来冷淡的心变得温暖。当他们与自己的妻子成为一体时，就会如此。

【5】第六位说，原因在于主所创造的宇宙是一件至为完美的作品，而其中没有任何受造之物，比容貌美丽、品行端雅的女子更为完美；这是为了使男子因这份厚赐而感谢主，并以接受来自主的智慧作为回报。

在他们说了这些以及许多类似的话之后，妻子出现在水晶墙的另一边，对丈夫说：“请你说话吧，若你愿意。”当丈夫开口时，人们从他的话语中感知到来自妻子的智慧之生命，因为他的语声中含有她的爱。如此，亲身的体验便见证了这一真理。

此后，我们参观了智慧殿，也游览了殿周围如乐园般的景致。我们满怀喜悦地离开，穿过回廊，来到大门，再沿着上山的道路下山。

第四章　论真正的婚姻之爱

57 婚姻之爱具有无穷的多样性；一个人里面的婚姻之爱，与另一个人里面的，并不相同。在许多人里面，这爱看似相同，但这只是身体的判断所见的表象。人凭这种判断，很少能辨别此类差异，因为这种判断粗疏而迟钝。所谓身体的判断，是指心智依据外在感官所作的判断。然而，那些凭灵的判断来看的人，便能看出其中的差异；那些能将这种判断的眼光提升到更高层次的人，则看得更加分明。这种提升，是通过使这眼光脱离感官，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光中而实现的。这样的人最终能在理智中确信，并由此看见：一个人里面的婚姻之爱，与另一个人里面的，并不相同。

然而，人若不先知道这爱在其本质与完整状态中是怎样的，也就是当初上帝将它连同生命一起赋予人时是怎样的，那么，即使理智已被提升，也没有人能在理智的任何光照中看清这爱的无穷变化。若不知道这爱原先至为完美的状态，任何探究都无法揭示其中的差异；因为缺少一个固定的基点，既可作为辨析这些差异的起点，又可作为它们共同指向的准则，使这些差异如实显现，而不致产生错觉。

因此，我们在这里着手描述这爱真正的本质；又因当初上帝将这爱连同生命一起注入人里面时，它正具有这样的本质，所以我们要描述它最初状态中的样貌。由于这爱在那种状态中是真正的婚姻之爱，本章便题为“论真正的婚姻之爱”。以下将依照这一顺序加以阐述：

一、真正的婚姻之爱确实存在，但如今如此罕见，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的，甚至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

二、这爱的起源在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

三、这爱与主和教会的婚姻相对应。

四、从这爱的起源及其对应来看，它比天堂天使和教会之人里面来自主的其他一切爱，更为属天、属灵、神圣、纯净而洁净。

五、这爱也是一切属天之爱与属灵之爱，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属世之爱的根基。

六、从最初到最终的一切喜乐与一切愉悦，都汇集在这爱之中。

七、然而，唯有归向主、爱教会的真理并践行教会的良善之人，才能进入这爱，并处于其中。

八、对于生活在黄金、白银和赤铜时代的古人，这爱曾是一切爱中至高的爱；但此后便逐渐消逝。

下面逐一解释这些要点。

58 一、真正的婚姻之爱确实存在，但如今如此罕见，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的，甚至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

下文所描述的那种婚姻之爱确实存在，这一点，从这爱最初的状态便可认识到：当它悄然进入青年男女的心中，也就是当他们开始只爱异性中的一人，并渴望与之订婚时，便是如此。在订婚期间，随着这段时期延续，逐渐临近婚礼，这一点就更加明显；到了婚礼之时，以及婚后的最初几天，更是如此。那时，谁不承认并赞同以下这些话：这爱是一切爱的根基，从最初到最终的一切喜乐与一切愉悦，都汇集在这爱之中？

又有谁不知道，这段甜美的时光过后，那些欢悦便逐渐消退、逝去，直到最后，他们几乎不再感受到这些欢悦？那时，若再对他们说先前那些话，说这爱是一切爱的根基，一切喜乐与欢悦都汇集在这爱之中，他们便不再赞同，也不再承认；或许还会说，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或是超出他们理解的玄奥之说。

由此可见，婚姻最初的爱近似于真正的婚姻之爱，并以某种形象将它呈现出来。这是因为，那时不贞洁的性别之爱已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只爱异性中一人的爱；这爱被植入心中，安居其内，就是真正而贞洁的婚姻之爱。那时，谁不是以不含爱意的目光看待其他女子，而只以含情的目光看待自己唯一所爱的女子？

59 然而，真正的婚姻之爱之所以如此罕见，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的，甚至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是因为婚前的愉悦状态，在婚后因人不再感受到那些愉悦，而转为淡漠的状态。这种状态转变的原因很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下文按次序揭示冷淡、分居与离婚的原因时，将加以说明。从中将会看见，如今在大多数人里面，婚姻之爱的这一形象就这样消失了，对这爱的认识也随之消失，以至于他们不知道它是怎样的，甚至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

众所周知，每个人出生时，都仅处于属身体的层面；随后，从属身体的层面进入越来越内在的属世层面，进而成为属理性的，最终成为属灵的。之所以如此逐步发展，是因为属身体的层面如同土壤，属世、属理性与属灵的事物依次植入其中。这样，人便越来越成为完整的人。

【2】人进入婚姻时，情形也大致相同。那时，他成为更完整的人，因为他与配偶结合，与她共同成为一个人。但在最初的状态中，这只以某种形象呈现，如前所述。此时，就婚姻生活及由此而来的合一而言，人同样从属身体的层面开始，逐渐进入属世的层面。

那些此时只爱属身体与属世的事物，并且只爱由这些事物而来的属理性事物的人，除了在这些外在事物上，不能与配偶结合为一。当这些外在事物衰退时，冷淡便侵入内在，将这爱的愉悦先从心智、继而从身体驱散，随后又从身体、继而从心智驱散；如此发展，直到他们对婚姻最初状态的记忆荡然无存，对那种状态的认识也随之消失。如今大多数人的情形既是如此，便可明白，为何人们不知道真正的婚姻之爱是怎样的，甚至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

但属灵之人的情形不同。对他们而言，最初的状态是进入永恒幸福的开端；随着一方心智中属灵与属理性的层面，以及由此而来的身体中属世与属感官的层面，与另一方相应的层面彼此结合、合而为一，这些幸福便逐步增进。然而，这样的人很少。

60 二、这爱的起源在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

宇宙中的一切都归于良善与真理，凡能明辨事理的人都承认这一点，因为这是一条普遍的真理。宇宙中的一切，无论整体还是个别，都是良善与真理结合，真理与良善结合，这一点也不能不承认，因为这同样是一条普遍的真理，与前一条相互关联。

宇宙中的一切之所以都归于良善与真理，并且良善与真理结合，真理也与良善结合，是因为二者都从主发出，并作为一体从祂发出。从主发出的这两者，就是爱与智慧，因为爱与智慧就是主自己，因而也来自祂。凡属于爱的，都称为良善；凡属于智慧的，都称为真理。既然这两者从作为创造者的主发出，那么，受造之物中必然也有这两者。

这一点可以用太阳所发出的热与光来说明。地上的一切都由热与光而生，因为万物的萌发生长，取决于热与光的临在及其结合。属世的热对应于属灵的热，也就是爱；属世的光对应于属灵的光，也就是智慧。

61 婚姻之爱由良善与真理的婚姻而来，这一点将在下一章加以证明。这里提及这一点，只是为了说明这爱是属天、属灵而神圣的，因为它具有属天、属灵而神圣的起源。

为了看清婚姻之爱的起源在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有必要在这里对此作简要说明。刚才说过，一切受造之物，无论整体还是个别，都有良善与真理的结合。结合必须是相互的，否则便不能成立；因为只有一方与另一方结合，而另一方不作回应，这种结合就会自行解体。

既然良善与真理之间存在结合，而且这种结合是相互的，那么就必然有属于良善的真理，也就是出于良善的真理；也必然有属于真理的良善，也就是出于真理的良善。属于良善的真理，或出于良善的真理，存在于男子里面，并且就是男性的本质；属于真理的良善，或出于真理的良善，存在于女子里面，并且就是女性的本质。婚姻的结合就在这两者之间。这些将在紧接着的下一章中加以说明；这里提及，只是为了使人对此先有一个初步的概念。

62 三、这爱与主和教会的婚姻相对应。

也就是说，正如主爱教会，并愿教会爱祂，丈夫与妻子也应当如此彼此相爱。两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这在基督教世界是众所周知的；但这种对应究竟是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因此，下文还将专章解释这一对应。这里提及它，是为了说明婚姻之爱是属天、属灵而神圣的，因为它对应于主与教会那属天、属灵而神圣的婚姻。

这一对应也可由前一条所述婚姻之爱的起源推知，即这爱起源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因为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就是人里面的教会。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与仁义和信仰的婚姻是同一回事，因为良善属于仁义，真理属于信仰。这一婚姻构成教会，是不能不承认的，因为这是一条普遍的真理。凡普遍的真理，人一听见便会承认，这是由于主的流入，同时也由于天堂的印证。

既然教会属于主，因为教会来自主；又既然婚姻之爱对应于主与教会的婚姻，那么，这爱必然来自主。

63 至于主如何在夫妻二人里面建立教会，并通过教会形成婚姻之爱，将在上述专章中加以阐明。这里只说明，主在丈夫里面建立教会，并通过丈夫在妻子里面建立教会；当教会在双方里面都建立起来之后，教会便是完整的。因为此时，良善与真理达到完全的结合，而良善与真理的结合就是教会。

趋向结合的倾向，也就是婚姻之爱，与良善和真理的结合，也就是教会，具有相同的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中依次以确证的论据加以证明。

64 四、从这爱的起源及其对应来看，它比天堂天使和教会之人里面来自主的其他一切爱，更为属天、属灵、神圣、纯净而洁净。

婚姻之爱因其起源，即良善与真理的婚姻，而具有这些性质，这一点刚才已略加证实，但只是初步提及；这爱因其与主和教会的婚姻相对应而具有这些性质，也同样如此。婚姻之爱如嫩枝一般从这两种婚姻生出，而这两种婚姻就是神圣本身。因此，人若从这爱的创始者，也就是主，接受这爱，来自主的神圣便随之而来，不断使这爱澄清、纯化。此时，若人的意志中有对这爱的渴望，并努力追求它，这爱便会日益洁净、纯净，直到永远。

【2】婚姻之爱被称为属天的和属灵的，是因为它存在于各层天堂的天使中。在最高层天堂的天使中，这爱是属天的，因为那些天使被称为属天天使；在其下各层天堂的天使中，这爱是属灵的，因为这些天使被称为属灵天使。这些天使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属天天使是爱及由爱而来的智慧，属灵天使则是智慧及由智慧而来的爱。他们的婚姻之爱也是如此。

【3】既然婚姻之爱存在于较高和较低各层天堂的天使中，正如第一章“天堂中的婚姻”所表明的，那么，这爱显然是神圣而纯净的。从其源流来看，这爱在本质上比天使和人里面的其他一切爱都更为神圣、纯净，因为它如同其他一切爱的头。关于这爱的崇高地位，下一条将略作说明。

65 五、这爱也是一切属天之爱与属灵之爱，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属世之爱的根基。

从本质来看，婚姻之爱是天堂与教会一切爱的根基，因为它起源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而构成人里面的天堂与教会的一切爱，都由这婚姻而来。这婚姻中的良善构成爱，真理构成智慧。当爱趋向智慧，或与智慧结合时，爱才成为爱；当智慧也反过来趋向爱，并与爱结合时，智慧才成为智慧。

真正的婚姻之爱无非是爱与智慧的结合。夫妻二人之间，或二人共同的内在，若有这爱，他们便是这爱的形像与形式。天堂中所有的天使也都呈现这爱的样式，因为在那里，面容真实地表现出各人之爱的情感；而且，如前所述，这爱存在于他们的整体及每一部分之中。

既然夫妻二人是这爱的形像与形式，那么，从这爱本身的形式所生出的一切爱，必然都与这爱相似。因此，婚姻之爱若是属天、属灵的，从它生出的各种爱也都是属天、属灵的。所以，婚姻之爱如同父母，其他各种爱则如同子女。正因如此，天堂中天使的婚姻会生出属灵的子女，也就是属于爱与智慧，或良善与真理的子女。关于这种生育，见前文（参51节）。

66 人受造时就被赋予趋向这爱的本性，此后又由这爱塑造；从这一点也能清楚看出同样的道理。男子受造，是要由对智慧的爱而成为智慧；女子受造，是要由男子的智慧而成为对他的爱，因而与他的智慧相应。由此可见，夫妻二人正是爱与智慧的婚姻，也就是良善与真理的婚姻的形式与形像。

必须清楚地知道，任何良善或真理，都必定存在于实体之中，以实体为其载体。抽象的良善与真理并不存在，因为它们没有居所，便无处存在，甚至也不能像飘浮之物那样显现。因此，它们只是理性自以为能够抽象思考的存在；然而，理性仍只能在载体中思考它们，因为人的每一个观念，即使提升到极高的层次，也都具有实体性，也就是说，都依附于实体。

还须知道，实体必定具有形式；没有形式的实体，也就不成其为任何事物，因为无法述说它具有任何属性，而没有任何可述属性的载体，也同样是理性上毫无意义的存在。这里补充这些哲学上的说明，是为了使人也能由此看出，处于真正婚姻之爱中的夫妻二人，确实就是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也就是爱与智慧的婚姻的形式。

67 属世的爱从属灵的爱流出，属灵的爱又从属天的爱流出，因此说，婚姻之爱是一切属天之爱与属灵之爱，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属世之爱的根基。属世的爱归于对自己和世界的爱，属灵的爱归于对邻舍的爱，属天的爱则归于对主的爱。既然这些爱具有这样的归属关系，它们依次相承的秩序，以及在人里面存在的秩序，也就清楚了。

当这些爱按这一秩序存在于人里面时，属世的爱便从属灵的爱获得生命，属灵的爱又从属天的爱获得生命；在这一秩序中，一切爱都从主获得生命，因为它们都来自主。

68 六、从最初到最终的一切喜乐与一切愉悦，都汇集在这爱之中。

人所感受到的一切愉悦，都属于他的爱；爱借这些愉悦显明自己，甚至借此存在并活着。众所周知，愉悦随着爱的提升而提升；所产生的情感越贴近主导之爱，愉悦也就越强烈。既然婚姻之爱是一切良善之爱的根基，而且，如前所述，它铭刻于人最细微的每一部分之中，那么，这爱的愉悦必然超越其他一切爱的愉悦；它也会依照自身在其他各种爱中的临在，以及与这些爱的结合，使它们充满愉悦。因为这爱使心智的至内在与身体的至内在一同舒展开来，仿佛从其泉源流出的一股甘美泉流，流贯其中，使之敞开。

【2】从最初到最终的一切愉悦之所以都汇集在这爱之中，是因为它的功用比其他一切功用更为卓越。这功用就是人类的繁衍，以及由此而来的天使天堂的扩展。既然这一功用是创造诸目的中的终极目的，那么，创造主所能赋予人的一切福乐、幸福、喜悦、欢愉与快感，便都汇集在人的这爱之中。

愉悦随功用而来，并依照人对这功用的爱而存在于人里面；这一点，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五种感官的愉悦中便可看出。每一种感官都有其愉悦，并随其具体功用而有所变化。婚姻之爱的感受岂不更是如此？它的功用涵盖了其他一切功用。

69 我知道，很少有人会承认，从最初到最终的一切喜乐与一切愉悦，都汇集在婚姻之爱中。这是因为，汇集了这一切喜乐与愉悦的真正婚姻之爱，如今如此罕见，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的，甚至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正如前文所解释并证实的（参58，59节）。这些喜乐与愉悦只存在于真正的婚姻之爱中，而不存在于其他婚姻之爱中。既然这爱在世上如此罕见，要描述它那无与伦比的幸福，就只能依据天使的讲述，因为他们处于这爱之中。

天使说，这爱至内在的愉悦属于灵魂；来自主的爱与智慧的婚姻结合，也就是良善与真理的婚姻结合，首先流入灵魂。这些愉悦无法被感知，因而也无法用言语表达，因为它们兼具平安与纯真；但随着它们向下流入，便越来越能被感知。

【2】它们在心智的较高层表现为福乐，在心智的较低层表现为幸福，在胸中表现为由此而来的喜悦；又从胸中扩散到身体的整体及每一部分，最终在最外在层面汇合，成为愉悦中的至高愉悦。天使还讲述了关于这些愉悦的种种奇妙之事。他们又说，这些愉悦在夫妻的灵魂中，以及由灵魂流入心智、再由心智流入胸中时，其变化无穷无尽，且永无止息；这些愉悦还会随着丈夫智慧的增长而提升。这是因为，他们永远处于青春盛年，而且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比日益增长智慧更为幸福。关于天使亲口讲述的这些愉悦，更多内容可见于各篇记事，尤其是后面一些章节之后的记事。

70 七、然而，唯有归向主、爱教会的真理并践行教会的良善之人，才能进入这爱，并处于其中。

唯有归向主的人才能进入这爱，是因为一夫一妻的婚姻，也就是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的婚姻，与主和教会的婚姻相对应，而且这婚姻起源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前文已论及这些事（参60，62节）。

由这一起源和对应关系可知，真正的婚姻之爱来自主，并赐予那些直接归向主的人。然而，若不专门论述这两个奥秘，就无法充分证实这一点。紧接着的两章将分别论述这两个奥秘：一章论婚姻之爱起源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另一章论主和教会的婚姻及其对应关系。由此还可知，人里面的婚姻之爱取决于他里面教会的状态；这一点也将在那两章中阐明。

71 唯有从主接受真正婚姻之爱的人，才能处于这爱之中；他们就是直接归向主，并从主过教会生活的人。这是因为，从起源及对应来看，这爱比天堂天使和教会之人里面的其他一切爱，更为属天、属灵、神圣、纯净而洁净，正如前文所述（参64节）。这些性质只能存在于那些与主结合，并由主使之

与天堂天使相联的人里面。他们远避婚外之爱，也就是与自己配偶以外之人的结合，如同远避灵魂的毁灭和地狱的深渊。夫妻越是远避这些结合，甚至远避意志中的淫欲及由此而来的意图，这爱就在他们里面越得以纯化，并逐渐成为属灵的；这过程先发生在他们生活于世上时，随后继续于天堂之中。

【2】在人里面，任何爱都不可能达到纯净，在天使里面也是如此，因此，这爱也不例外。然而，主首先看重的是属于意志的意图，所以，人越是怀有并持守这一意图，就越能进入这爱的纯净与神圣，并逐渐向前迈进。唯有由主使之成为这样的人，才能处于属灵的婚姻之爱中，因为天堂就在这爱里面。属世之人的婚姻之爱若只从肉体获得快感，他就不能接近天堂，也不能接近任何天使，甚至不能接近任何处于这爱中的人，因为这爱是一切属天之爱与属灵之爱的根基（参65，66，67节）。

【3】我的亲身经历证实了这一点。我曾在灵界看见一些正预备进入地狱的邪灵，走近一位与妻子共享愉悦的天使。他们尚在远处，随着逐渐走近，就变得如同狂魔，四处寻找洞穴和坑洞作为避难之所，并纵身投入其中。恶灵喜爱与自身情感同类的事物，无论它多么污秽，却厌恶天堂的灵，因为天堂的灵是纯净的，与他们异类；这一点可从前言所记述的事得出结论（参10节）。

72 爱教会的真理并践行教会的良善之人，能够进入这爱，并处于其中，是因为唯有这样的人才蒙主接纳。他们与主结合，因此主能使他们持守这爱。有两样事物在人里面构成教会，并由此构成天堂，就是信仰的真理与生活的良善。信仰的真理使主临在，依照信仰真理而行的生活良善使人与主结合，从而构成教会与天堂。

信仰的真理之所以使主临在，是因为它属于光；属灵的光无非就是这真理。生活的良善之所以使人与主结合，是因为它属于热；属灵的热无非就是爱，而生活的良善属于爱。众所周知，一切光，即使是冬日的光，也能使事物呈现；而热与光相合，才带来结合。园圃和花畦在任何光照下都能显现，但只有当热与光结合时，才会开花结果。由此可得出结论：主所赐予真正婚姻之爱的，不是那些仅仅知道教会真理的人，而是那些既知道这些真理，又践行教会良善的人。

73 八、这爱在生活于黄金、白银和赤铜时代的古人中，曾是一切爱中至高的爱。婚姻之爱在生活于这些最初时代的上古之人和古人中，曾是一切爱中至高的爱，这一点无法从历史记载中得知，因为他们的著述已不复存在。现存的记载出自这些时代之后的作者；这些时代的名称正是由他们所定，他们也描述了当时人们生活的纯净与正直，以及这些品质如何逐渐衰退，如同金属从黄金递降至铁。然而，关于最后的时代，也就是从这些作者所处时期开始的黑铁时代，可以从希腊及其他地方一些国王、士师和被称为智者的贤哲的生平记载中，略知一二。但这时代不会像铁本身那样坚固，而会像铁与泥混杂，彼此不能相合；但以理已预言了这一点（但2:43）。

【2】以黄金、白银和赤铜命名的时代，既然都在文字记载出现以前就已过去，世上也就无从得知那些时代的婚姻情形。因此，主乐意以属灵的方式向我揭示这些事，领我进入他们居住的天堂，使我在那里亲耳听他们讲述，他们生活于各自时代时，婚姻是怎样的。因为自创世以来，凡从自然界离世的人，如今都在灵界；他们各自的爱仍与从前相同，并且永远如此。

这些事值得知晓和讲述，也证实了婚姻的神圣。因此，我愿将这些事公之于众，按照我在灵里清醒时所蒙指示的情形，以及后来经一位天使使我重新忆起并据以记述的内容，如实呈现。这些事与各章论述之后的其他记事一样，都来自灵界，所以我将按各时代的演进，把它们分为六篇记事。

74 这六篇来自灵界、关于婚姻之爱的记事，揭示了这爱在最初的几个时代、此后的时代以及今日各是怎样的。由此可知，这爱逐渐偏离了原有的神圣与纯净，直至变为淫乱之爱；然而，它仍有希望恢复到最初，也就是古时的神圣状态。

75 第一篇记事：

有一次，我默想婚姻之爱时，心中生出强烈的渴望，想知道这爱在生活于黄金时代的人中是怎样的，后来在生活于白银、赤铜和黑铁这些后续时代的人中又是怎样的。我知道，凡在那些时代过良善生活的人，如今都在天堂，因此便向主祈求，愿他准许我与他们交谈，接受教导。看哪，一位天使站在我身旁，说：“我奉主差遣，来作你的向导和同伴。首先，我要引领并陪同你，前往那些生活于最初时代，也就是黄金时代的人那里。”他又说：“通往他们那里的路十分艰险，要穿过一片幽暗的森林；除非有主所赐的向导，否则无人能够穿过。”

【2】当时我在灵里，便准备启程，与天使一同转向东方。途中，我看见一座高山，山顶直耸云霄之上。我们穿过一片广大的旷野，来到天使先前所说的森林。林中各种树木密集丛生，浓荫蔽日，一片幽暗。然而，这森林中分出了许多狭窄的小径。天使说，这些小径都是使人迷失的歧途；行路的人若没有蒙主开启眼睛，看见那些被枝叶繁茂的葡萄藤环绕的橄榄树，并从一棵橄榄树走向另一棵，就会落入两旁四周的地狱。“这森林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守护入口，因为那山上只居住着最初时代的人。”

【3】我们进入森林后，眼睛便被开启，看见这里那里有橄榄树，树上缠绕着葡萄藤，藤上垂挂着深蓝色的葡萄串。这些橄榄树排列成接连不断的环圈，因此，我们望着它们，一圈又一圈地绕行。终于，我们看见一片高大的香柏树林，树枝上栖息着几只鹰。天使看见后说：“现在我们已在山上，离山顶不远了。”

我们继续前行，看哪，树林后面有一片圆形的草地，公羊羔和母羊羔正在那里吃草；它们是表征的形像，代表山上居民纯真与平安的状态。我们穿过这片草地，看哪，眼前出现了一座又一座帐幕，数以千计，向前方和两侧延伸，直到目力所及的尽头。天使说：“现在我们到了营地，这里有主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自己和自己的居所的。这些上古之人在世时住在帐幕里，所以如今仍住在帐幕里。不过，我们转向南方吧，他们中较有智慧的人住在那里，可以找一位与我们交谈。”

【4】行进时，我远远看见三个男孩和三个女孩，坐在一座帐篷的门口；但当我们走近时，他们却显为身材中等的成年男女。天使说：“这山上的所有居民，从远处看都像孩童，因为他们处于纯真的状态，而童年正是纯真的外在显现。”

这几个男子看见我们，便跑过来，说：“你们从哪里来？是怎样到这里的？你们的面容不像我们这山上的人。”天使便向他们讲述了我们如何获准穿过森林来到这里，以及此行的缘由。他们听后，三个男子中的一位邀请我们，领我们进入他的帐幕。这男子披着蓝紫色的外袍，穿着洁白羊毛制成的内衣；他的妻子披着紫色长袍，里面穿着绣花细麻制成的胸衣。

【5】我心中渴望了解上古之人的婚姻，便交替注视丈夫和妻子，仿佛从他们的面容中看见了灵魂的合一，于是说：“你们二人是一。”

男子回答：“我们是一。她的生命在我里面，我的生命在她里面；我们是两个身体，却是一个灵魂。我们之间的结合，如同胸中被称为心与肺的两个帐幕的结合。她是我的心，我是她的肺。然而，我们在这里以心表示爱，以肺表示智慧，所以她是对我智慧的爱，我是她的爱所具有的智慧。因此，她的爱从外面包覆我的智慧，而我的智慧从里面存在于她的爱中。由此，我们的面容中便显出你所说的灵魂合一。”

【6】于是我问：“若有这样的结合，你还能看自己妻子以外的女子吗？”

他回答：“能。但因为妻子与我的灵魂结合，我们二人便一同看，所以丝毫淫欲也不能进入。因为我看别人的妻子时，是透过我自己的妻子来看她们的，而我只爱她一人。她能察觉我的一切倾向，便作为中介引导我的思想，除去一切不和谐之处，同时使我对一切不贞之事感到冷淡与厌恶。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怀着淫欲看任何同伴的妻子，正如不可能从地狱的幽暗中看见我们天堂的光一样。所以，我们既没有关于淫欲之爱诱惑的任何思想观念，更没有表达这些事的言语。”

他无法说出“淫乱”一词，因为他们天堂的贞洁抵制这个词。引导我的天使对我说：“你现在听见了这层天堂天使的言语。这是智慧的言语，因为他们从事物的原因说话。”

【7】此后，我环顾四周，看见他们的帐幕仿佛覆上了黄金，便问：“这是从哪里来的？”

他回答：“这是火焰般的光所造成的。当我们谈论婚姻之爱时，这光便如黄金般闪耀，照射在我们帐幕的帷幔上，使其泛出光辉。因为那时，来自我们太阳的热便显露出来，以自身的金色染上那光。这热的本质是爱，那光的本质是智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婚姻之爱在其起源上，是智慧与爱的嬉戏；男子生来是要成为智慧，女子生来是要成为对男子智慧的爱。因此，我们与妻子之间，在婚姻之爱中并由这爱而有这种嬉戏的愉悦。我们在这里经过数千年的观察，已经清楚看出：这些愉悦在丰盛程度、层次和力量上，如何随着我们对主耶和华的敬拜而变得更加卓越、更加高超。那属天的结合，也就是爱与智慧的属天婚姻，正是从主耶和华流入的。”

【8】他说完这些话，我看见帐幕之间的一座小山上有大光，便问：“那光从哪里来？”

他说：“来自我们敬拜所用帐幕的圣所。”

我问是否可以前往，他说可以。我便走近，看见这帐幕的内外形制，与经上所描述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建造的帐幕完全相同；那帐幕的样式，是在西奈山上指示摩西的（出25:40；26:30）。我问，那圣所里面有什么，竟发出如此大的光。他回答："有一块版，上面写着：'耶和华与诸天之间的约。'"他没有再说什么。

【9】我们准备离开时，我问："你们生活在自然界时，是否有人娶过一个以上的妻子？"

他回答，说他不知道有任何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无法设想有多个妻子。曾有过这种念头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灵魂中属天的福乐立刻从至内在退到身体的最外端，直到指甲，男性力量的荣光也随之消退。这事一经察觉，他们就被逐出我们的土地。"

说完这些话，男子跑回自己的帐幕，带着一个石榴回来，里面满是金制的籽。他把石榴送给我，我便带走了。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标记，表明我们曾与生活于黄金时代的人相聚。随后，我们互祝平安，辞别他们，返回家中。

76 第二篇记事：

次日，先前那位天使来到我这里，说："你愿意让我引领并陪同你，前往那些生活于白银时代的人那里，听他们讲述那个时代的婚姻吗？"他又说，若没有主的引导，也不能到他们那里去。我像先前一样在灵里，便跟随我的向导出发了。

我们先来到东方与南方交界处的一座小山。站在山坡上时，他向我指示了一片辽阔的地域。我们看见远处有一片山岭般的高地；在那高地与我们所站的小山之间，有一道山谷，山谷后面是一片平原，平原尽头则是一道缓缓升高的坡地。我们从小山下来，准备穿过山谷，看见两旁这里那里有木石雕刻，形状是人以及各种走兽、飞鸟和鱼。我问天使："这些是什么？是偶像吗？"他回答："绝不是。这些形像表征各种道德上的美德和属灵的真理。那个时代的人具有对应的知识；每一个人、每一种走兽、飞鸟和鱼，都对应某种品质，因此，每一件雕刻都表征某种美德或真理的一个方面，多件雕刻合在一起，便以展开的整体形像表征那美德或真理本身。这些就是在埃及被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

【2】我们继续穿过山谷，进入平原时，看哪，眼前出现了马匹和车辆。马匹佩戴着各式饰具和笼头，车辆也形态各异，有的雕成鹰的样子，有的雕成鲸的样子，有的像长着角的鹿，有的像独角兽；最后还有一些货车，四周两旁则有马厩。然而，当我们走近时，马匹和车辆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对对的人，正在散步、交谈和推理。天使对我说："远处所见的马匹、车辆和马厩，是那个时代的人凭理性而有的聪明所呈现的景象。因为按对应，马表示对真理的理解，车辆表示有关真理的教义，马厩表示教导。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一切都按对应显现。"

【3】我们从这些人身旁走过，沿着长长的坡道向上攀登，终于看见一座城，便进入其中。穿行城中时，我们从街道和广场上观看那些房屋。每一座都是大理石建造的宫殿，前面有雪花石膏制成的台阶，台阶两侧有碧玉柱。我们还看见一些圣殿，用蓝宝石色和天蓝色的宝石建成。天使对我说："他们的房屋用石头建造，因为石头表示属世的真理，宝石表示属灵的真理。凡生活于白银时代的人，都从属灵的真理以及由此而来的属世真理获得聪明；白银所表示的也是如此。"

【4】我们游览这座城时，看见这里那里有一对对伴侣。因为他们都是夫妻，我们便期待有人邀请我们。心中正有这个念头时，一对夫妻叫住了正在经过的我们，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我们便登上台阶，进了屋。天使代我与他们交谈，说明我们来到这层天堂的缘由："是为了了解古人的婚姻，而你们在这里的诸位，正是那些古人。"

他们回答："我们来自亚洲的各民族。我们那个时代所热衷的是探求真理，我们藉着真理获得聪明。这是我们灵魂与心智所热衷的事；至于我们身体的感官，所喜爱的是以形像呈现的真理表征。对应的知识将我们身体的感官知觉与心智的领悟联结起来，使我们获得聪明。"

【5】听了这些话，天使请他们讲述一些有关他们婚姻的事。丈夫说："属灵的婚姻就是真理与良善的婚姻，属世的婚姻就是一个男子与一个妻子的婚姻；二者之间存在对应。我们因专心研究对应而看出：教会及其真理与良善，只能存在于那些与一个妻子生活在真正婚姻之爱中的人里面。因为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就是人里面的教会。因此，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说，丈夫是真理，他的妻子是良善；良善不能爱属于自己的真理以外的真理，真理也不能以爱回应属于自己的良善以外的良善。若爱了别的真理或良善，那构成教会的内在婚姻便会消亡，只剩下外在的婚姻；与这种婚姻相对应的是偶像崇拜，而不是教会。因此，我们把与一个妻子的婚姻称为神圣之约；但若在我们中间有人与多个妻子结婚，我们便会称之为亵渎神圣。"

【6】说完这些话，他们领我们进入前厅。墙上有许多艺术作品，还有一些仿佛用银铸成的小像。我问这些是什么。他们说："这些图画和形像，表征婚姻之爱的各种品质、属性和愉悦。这些表征灵魂的合一，这些表征心智的结合，这些表征心胸的和谐，那些表征由此产生的愉悦。"

观看时，我们看见墙上有一道仿佛彩虹的光，由紫色、蓝紫色和白色三种颜色构成。我们看见紫色如何穿过蓝紫色，将白色染成深蓝色；这深蓝色又如何穿过蓝紫色，回流到紫色中，使紫色焕发出火焰般的光辉。

【7】丈夫对我说："你明白这些吗？"我回答："请教导我。"他说："按对应，紫色表示妻子的婚姻之爱，白色表示丈夫的聪明，蓝紫色表示丈夫从妻子而来的感知中，婚姻之爱的萌生；白色被染成的深蓝色，则表示此时丈夫里面的婚姻之爱。这颜色穿过蓝紫色，回流到紫色中，使紫色焕发出火焰般的光辉，表示丈夫的婚姻之爱回流到妻子那里。当我们默想婚姻之爱，以及这爱彼此之间先后形成和同时存在的结合，并凝神注视墙上所绘的彩虹时，这些景象便呈现在墙上。"

对此，我说：“在今日，这些不只是神秘的事，更是表征一个男子与一个妻子之间婚姻之爱奥秘的景象。”他回答：“确实如此，但在我们这里，这些并不是奥秘，因此也不神秘。”

【8】说完这些话，远处出现了一辆由白色小马拉着的车。天使看见后说：“那辆车是示意我们离开的标记。”于是，我们沿台阶走下去时，主人送给我们一串连着葡萄藤叶的白葡萄。看哪，那些叶子变成了银叶。我们把它们带走，作为曾与白银时代的人交谈的标记。

77 第三篇记事：

又过了一天，那位作向导和同伴的天使来到我这里，说：“准备好，我们到西方的天堂居民那里去。他们是在第三个时代，也就是赤铜时代生活过的人。他们的居所从南方经过西方，向北方延伸，却不进入北方。”我准备妥当，便与他同行，从南侧进入他们的天堂。那里有一片壮丽的树林，由棕树和月桂树组成。我们穿过树林，就在西方的边界上看见一些巨人，身高是常人的两倍。他们问我们：“是谁准许你们穿过树林进来的？”天使说：“天堂的神。”他们回答：“我们是这古代西方天堂的守卫，你们可以过去。”

【2】我们便走了过去，从一处瞭望台上看见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在我们所在的瞭望台与那座山之间，有一处又一处村庄，其间分布着花园、树林和田野。我们穿过这些村庄，来到山脚，登上山去。看哪，山顶并不是尖峰，而是一片平地，上面有一座广阔宽敞的城。城中所有房屋都用含有树脂的木材建造，屋顶则用木板铺成。我问：“这里的房屋为什么是木造的？”天使回答：“因为木头表示属世的良善，世上第三个时代的人就处于这种良善之中。铜也表示属世的良善，所以古人以赤铜来命名他们生活的时代。这里还有用橄榄木建造的圣殿，殿中央有圣所，里面的一只柜中存放着在以色列人的圣言之前赐给亚洲居民的圣言。其中的历史书称为耶和华的战记，先知书称为预言；摩西曾提到这两者（民21:14-15，27-30）。如今，这圣言在亚洲各国已经失传，只有大鞑靼地区仍保存着。”随后，天使领我来到一座圣殿。我们向内观看，看见殿中央的那圣所全然沐浴在极其明亮的白光中。天使说：“这光来自那部古老的亚洲圣言，因为一切神性真理在天堂里都会发光。”

【3】我们走出圣殿时，听说城中已经传开消息，说有两个外来者到了这里，必须查明他们从何而来，来此何事。一名侍卫从议事厅跑来，传令我们前去接受审问。他们问我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做什么。我们回答：“我们穿过了棕树林，也经过了守卫你们天堂的巨人所住之处，随后又穿过村庄地区。由此，你们可以推知，我们不是凭自己来到这里，而是蒙天堂的神引领而来。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了解你们的婚姻究竟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他们回答：“什么是一夫多妻？那不是淫乱吗？”

【4】于是，这个审判会派出一位有聪明的人，让他在自己家中就此事教导我们。他在家中请妻子来到身旁，说了以下这些话：“我们这里保存着最初时代之人，也就是上古之人传下来的婚姻诫命。他们在世时处于真正的婚姻之爱中，因此在这爱的能力与力量上胜过其他人；如今，他们在东方自己的天堂里，处于至为幸福的状态。我们是他们的后裔；他们如父亲待儿女一般，将生活的准则传给我

们，其中关于婚姻的准则是：‘孩子们，你们若愿意爱神与邻舍，若愿意有智慧，并且永远幸福，我们劝你们持守一夫一妻。你们若偏离这条诫命，一切属天的爱都会离开你们，内在的智慧也会随之离去，你们也必被逐出。’我们如儿女一般遵从祖先的这条诫命，也察觉了其中的真理：一个人越是只爱自己的配偶，就越成为属天而内在的人；越是不专爱自己的配偶，就越成为属世而外在的人。这样的人只爱自己和自己心智中的幻象，是无知而愚昧的。”

【5】“因此，这层天堂的所有人都持守一夫一妻。正因如此，我们天堂的所有边界都有守卫，防止多妻者、通奸者和淫乱者进入。若有多妻者闯入，就被逐入北方的黑暗；若有通奸者闯入，就被逐入西方的烈火；若有淫乱者闯入，就被逐入南方的虚妄之光。”听了这些话，我问他所说的北方黑暗、西方烈火和南方虚妄之光是什么意思。他回答，北方的黑暗是心智的迟钝和对真理的无知；西方的烈火是对恶的爱；南方的虚妄之光是对真理的歪曲。这些就是属灵的淫乱。

【6】此后，他说：“请跟我到我们的珍藏室来。”我们便跟随他。他向我们展示上古之人的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起初写在木版和石版上，后来写在磨平的树干上；第二个时代的人则将文字写在皮卷上。他取来一份皮卷，上面有从石版抄录下来的最初时代之人的准则，其中也有关于婚姻的诫命。

【7】看过这些以及其他源自远古、值得记述的事物后，天使说：“现在我们该离开了。”于是，主人走进花园，从一棵树上取下几根枝条，扎成一束送给我们，说：“这些枝条来自我们天堂土生而特有的树，其汁液散发着香膏的芬芳。”我们带着这束枝条，沿着东方附近一条没有守卫的道路下山。看哪，枝条变成了光亮的铜，顶端的嫩梢变成了金子。这是一个标记，表明我们曾到过第三个时代的人那里；这个时代是以赤铜，也就是铜命名的。

78 第四篇记事：

两天后，天使又与我交谈，说：“我们把各个时代的行程走完吧；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时代，就是以铁命名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住在北方，从西侧向内延伸，遍布那一带。他们都是古时亚洲的居民，曾拥有古圣言，并依据这圣言敬拜神，所以他们生活在我们的主降世以前。古人的著述可以证实这一点，其中正是这样称呼那些时代的。尼布甲尼撒所见的像，所指的也是这些时代：‘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但2:32-33）”

【2】天使是在途中对我说这些话的。随着我们经过各处居民的居所，我们心智的状态便按他们的秉性发生变化，因而路程缩短，我们也提前抵达；因为在灵界，空间以及由此而来的距离，都是按心智状态呈现的景象。我们举目观看，看哪，已置身于一片由山毛榉、栗树和橡树组成的森林。环顾四周时，只见左边有熊，右边有豹。我对此感到惊讶，天使便说：“那不是熊，也不是豹，而是守护这些北方居民的人。他们用鼻子嗅出过路者生命的气场，凡属灵的人，他们都会扑上去，因为这里的居民都是属世的。那些只读圣言，却不从中汲取任何教义的人，从远处看就像熊；那些用圣言证实伪谬的人，看起来就像豹。”然而，他们看见我们，便转过身去，我们就走了过去。

【3】出了森林，眼前出现了一片片灌木丛，随后是划分成区块、四周以黄杨围起的草地。草地之后，地势倾斜而下，伸入一道山谷，谷中有一座又一座城。我们经过其中几座，进入了一座大城。城中的街道布局不规则，房屋也是如此。房屋用砖砌成，中间夹着木梁，外面涂着灰泥。广场上有一些用凿好的石灰石建成的庙宇，下部在地下，上部在地上。我们沿三级台阶走下一座庙宇，看见四周墙边立着形态各异的偶像，一群人正跪着拜它们。中央是圣坛区，那座城的守护神像从那里露出头来。走出庙宇时，天使对我说，这些偶像在前面所述生活于白银时代的古人那里，原是表征属灵真理和道德美德的形像；后来，对应的知识从人的记忆中消失，终于失传，这些形像便先成为敬拜的对象，随后又被当作神明来膜拜。偶像崇拜就是这样产生的。

【4】来到庙宇外面，我们观察那些人和他们的衣着。他们的面容仿佛钢铁，呈灰蓝色；衣着像戏子，紧裹胸部的上衣垂下片片布幅，环绕腰间，头上戴着边缘卷曲的船形帽。天使说：“这些已经看够了；我们来了解这个时代之人的婚姻吧。”于是，我们进入一位显贵的家中，他头上戴着塔形的高帽。他亲切地接待我们，说：“请进来，我们谈谈。”我们进了前厅，在那里坐下。我问起这座城和这一地区的婚姻情形。

他说：“我们不是只与一个妻子共同生活，有的娶两个或三个，有的娶得更多。因为变化、顺从，以及如君王般受人尊崇，都使我们快乐；妻子多了，就能给我们这些。若只有一个妻子，就没有变化带来的愉悦，只有一成不变的厌倦；没有顺从带来的舒心，只有地位平等带来的烦扰；没有掌权并由此受尊崇的快意，只有争夺高下的冲突。女子算什么呢？她不就是生来服从男子的意志，服侍他，而不是掌权的吗？所以，在这里，每个丈夫在自己家中都有如君王般的威严。既然这是我们的爱所追求的，也就是我们生活的幸福所在。”

【5】我却问：“那么，婚姻之爱在哪里呢？这爱使两个灵魂成为一个，结合双方的心智，并使人幸福。这爱不能分割；若被分割，就会变成一股逐渐冷却、终至消散的欲火。”他回答：“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还有什么比妻子们争相尊崇自己丈夫的至高地位，更能使人幸福呢？”说完，男子走进内院的女眷居处，打开两扇门；一股淫欲的气息从里面涌出，散发着污泥般的臭味。这气息来自多妻之爱；这种爱既是婚配之爱，又是淫乱之爱。因此，我站起身来，关上了门。

【6】随后我说：“你们既没有丝毫真正的婚姻之爱，又膜拜偶像，怎么还能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呢？”他回答：“至于婚配之爱，我们对妻子的妒忌十分强烈，绝不容许任何人越过前厅，进入我们家的内室。既然有妒忌，也就有爱。至于偶像，我们并不膜拜它们；只是若不借助呈现在眼前的形像，我们就无法思想宇宙的神，因为我们不能使思想超越身体的感官知觉，也不能在思想神时，超越身体的视觉所见。”

于是我又问：“你们的偶像不是形态各异吗？它们怎么能使人形成关于一位神的观念呢？”他回答：“这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每一种形像中，都隐藏着敬拜神的某些内容。”我说：“你们完全是属感官、属肉体的人。你们对神的爱和对配偶的爱，都没有从属灵层面汲取任何东西；然而，这两种爱共同使人成为人，使他从属感官成为属天。”

【7】我说这话时，门外出现了一道仿佛闪电的光。我问：“这是什么？”他说：“这样的闪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标记，表明有一位古人要从东方来到。他教导我们关于神的事，告诉我们神是一位，是唯一全能者，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也劝诫我们不要膜拜偶像，只应把它们看作表征各种美德的形像；这些美德出自一位神，共同构成对他的敬拜。这位古人是我们的天使，我们敬重他，也听从他。当我们因对偶像的幻想而陷入对神的昏昧敬拜时，他便来到我们这里，扶起我们。”

【8】听了这些话，我们离开了那座房屋和那座城。途中，我们根据在各层天堂所见的情形，对婚姻之爱的循环与演变作出了结论。就其循环而言，这爱从东方转向南方，从南方转向西方，再从西方转向北方；就其演变而言，这爱随着这一循环而衰减：在东方是属天的，在南方是属灵的，在西方是属世的，在北方则是属感官的。它的衰减程度，也与人对神的爱和敬拜的衰减程度相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爱在第一个时代如黄金，在第二个时代如白银，在第三个时代如赤铜，在第四个时代如铁，最后终于消失了。此时，那位作我向导和同伴的天使说：“然而，我仍因这希望而欢喜：天堂的神，也就是主，会使这爱复苏，因为这爱是能够复苏的。”

79 第五篇记事：

先前引领并陪同我拜访黄金、白银、赤铜和黑铁这四个时代之古人的那位天使，又来到我这里，对我说：“你愿意看看那些古老时代之后的时代，了解它从前和如今的情形吗？跟我来，你就会看见。这里的人，就是但以理在以下预言中所说的：‘在那四国之后，必兴起一国，其中的铁与泥搀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搀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但2:41-43）”他又说：“铁与泥藉着人的种子搀杂，却仍不能相合；这里的人的种子，指的是被歪曲的圣言真理。”

【2】他说完这些话，我便跟随他。途中，他告诉我：“他们住在南方与西方的交界处，但在前四个时代之人的居所后方很远的地方，而且位置更低。”我们经过南方，向毗邻西方的地区前行，穿过一片可怕的森林。林中有许多池沼，鳄鱼从中抬起头来，张开宽大而布满牙齿的嘴，对着我们。池沼之间有一些凶恶的狗，有的像地狱守门犬一样长着三个头，有的长着两个头；它们全都张着可怕的大口，用凶狠的眼睛盯着经过的我们。我们进入这地区的西部，看见了龙和豹，形状如启示录中所描述的（启12:3；13:2）。

【3】天使对我说：“你所看见的这些野兽，都不是真正的野兽，而是对应的显现，是我们将要拜访的居民所怀欲念的表征形像。那些可怕的狗表征他们的欲念本身，鳄鱼表征他们的诡计和狡诈，龙和豹表征他们的伪谬，以及他们在敬拜之事上的邪恶倾向。然而，这些被表征的居民并不住在紧接森林的地方，而是住在一片广大荒漠之后。这片荒漠横亘其间，使他们与先前各时代的居民完全隔开，彼

此分离。他们与那些居民也全然不同，仿佛异族。他们固然像最初时代的人一样，头在胸膛之上，胸膛在腰部之上，腰部在脚之上，但他们头中没有丝毫黄金，胸膛中没有丝毫白银，腰部没有丝毫铜，甚至脚中也没有丝毫纯铁。他们头中是铁与泥搀杂，胸膛中是这两者与铜搀杂，腰部是这两者与银搀杂，脚中则是这些东西与金搀杂。由于这样的颠倒，他们从人变成了人的雕像，内部没有什么能够彼此相合。因为原先最高的变成了最低的，原先作为头的变成了脚跟，反过来也是如此。从天堂看，他们在我们眼中如同倒转身体、以肘支地向前移动的艺人；又像仰卧在背上、把脚举向空中的野兽，头埋在地里，却想从那里观看天堂。”

【4】我们穿过森林，进入荒漠；荒漠同样可怕。那里遍布石堆，石堆之间有坑穴，水蛇和毒蛇从中爬出，火蛇从中飞出。整片荒漠不断向下倾斜，我们沿着漫长的斜坡下行，终于来到一道山谷，那个地区和时代的居民就住在那里。这里那里散布着茅舍，最后看起来逐渐聚拢相连，形成了一座城。我们进入城中，看哪，房屋是用表面烧焦的树枝搭成，以泥黏合，屋顶覆着黑色薄板。街道布局不规则，起初都很狭窄，越往前越宽，尽头十分开阔，成为广场；因此，有多少条街道，就有多少个广场。

我们进城时，四周变得黑暗，因为看不见天堂。于是，我们向上仰望，便蒙赐光，得以看见。我问迎面遇到的人：“你们上方看不见天堂，还能看见吗？”他们回答：“你这问的是什么？我们看得很清楚，行走在充足的光中。”天使听了，对我说：“对他们而言，黑暗就是光，光就是黑暗，如同夜间的飞鸟一样，因为他们向下看，而不向上看。”

【5】我们走进这里那里的茅屋，看见每间屋中都有一个男子和他的女人。我们问，这里是否人人都在自己家中只与一个妻子生活。他们嗤声回答：“什么叫只与一个妻子？你们为什么不问，是否只与一个妓女生活？妻子不就是妓女吗？按我们的法律，不许与一个以上的女人发生淫乱关系，但在我们看来，与多个女人发生关系并不羞耻，也不失体面，只要是在家外面。我们彼此还以此夸耀。这样，我们享有放纵的自由和其中的快感，比多妻者还要快乐。为什么我们不许娶多个妻子，而我们周围世界各地的人从前获准，如今也仍然获准呢？只与一个女人生活，不就是被俘和囚禁吗？但我们在这里打破这监牢的门闩，挣脱奴役，使自己获得自由。一个被囚的人若有能力自救，谁会因此向他发怒呢？”

【6】对此，我们回答：“朋友，你说话像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凡稍有理性的人，谁不知道通奸是亵渎的、属地狱的，而婚姻是神圣的、属天的？通奸不是存在于地狱的魔鬼中，婚姻不是存在于天堂的天使中吗？你没有读过十诫的第六条诫命吗？也没有读过保罗所说，奸淫的人不能进入天堂吗？”主人听了，放声大笑，看着我，仿佛我是个愚笨的人，甚至近乎疯子。

就在这时，城中首领派来的一名使者跑来，对他说：“把这两个外来者带到广场上；他们若不肯，就把他们拖去。我们看见他们在光的阴影中，他们是暗中进来的，是探子。”天使对我说：“他们看见我们在阴影中，是因为我们所在的天堂之光，对他们而言是阴影，而地狱的阴影对他们而言却是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任何事是罪，连通奸也不认为是罪。因此，他们把伪谬看得完全如同真理；伪谬在地狱的撒但眼前发光，真理却使他们眼前昏黑，如同夜间的阴影。”

【7】我们对使者说：“我们不必受催逼，更不必被拖到广场上；我们会自愿与你同去。”于是，我们就去了。看哪，那里聚集了许多人，其中有几个精通法律的人走出来，在我们耳边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说任何反对宗教、政体和良好风俗的话。”我们回答：“我们不会反对，而会维护这些，并以这些为依据说话。”随后，我们问：“你们的宗教对于婚姻有什么教导？”人群便议论纷纷，说：“你们在这里问婚姻做什么？婚姻就是婚姻。”我们又问：“你们的宗教对于淫乱有什么教导？”人群又议论纷纷，说：“你们在这里问淫乱做什么？淫乱就是淫乱。‘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我们第三次问：“你们的宗教是否教导，婚姻是神圣的、属天的，而通奸是亵渎的、属地狱的？”人群中许多人听了，便大笑、讥讽、挖苦我们，说：“宗教的事，去问我们的祭司，不要问我们。我们完全信从他们所说的话，因为宗教的任何事都不属于理智判断的范围。你们没有听说，理智一旦涉入奥秘就会陷于疯狂，而整个宗教都是由奥秘构成的吗？行为与宗教又有什么关系？使灵魂幸福的，不是发自虔诚之心、低声念诵关于赎罪、补偿和归算的话语，而不是行为吗？”

【8】这时，城中几个所谓的智者走过来，说：“离开这里吧，人群正在发怒，很快就要发生骚乱。我们单独谈这件事。议事厅后面有一条步道，我们到那里去；跟我们来吧。”我们便跟随他们。他们问我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做什么。我们说：“我们来了解婚姻，想知道婚姻在你们这里，是否也像在黄金、白银和赤铜时代的古人那里一样，是神圣的事。”

他们回答：“什么神圣的事？婚姻不就是肉体之事、夜间之事吗？”我们回答：“它不也是灵的事吗？肉体出于灵而行的，难道不是属灵的吗？灵所行的一切，都出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这属灵的婚姻，不正是进入丈夫与妻子之间属世婚姻的那婚姻吗？”这些所谓的智者回答：“你们把这件事分析得太精细，也抬得太高了；你们越过理性的层面，上升到了属灵的层面。谁能从那里开始，再从那里下来，对任何事作出判断呢？”他们又嘲讽地补充说：“或许你们有鹰的翅膀，能飞到天堂最高的境域，看清这些事；我们可不能。”

【9】于是，我们请他们从自己心智中飞动的观念所能达到的高度或境域，告诉我们：他们是否知道，或能否知道，存在着一个男子与一个妻子之间的婚姻之爱，天堂的一切福乐、幸福、愉悦、欢欣和快感都汇集在这爱之中；这爱来自主，取决于人从他接受良善与真理的程度，因而也取决于人里面的教会状态。

【10】他们听了，转过身去，说：“这两个人疯了，把自己的判断带进高空，凭空臆测，尽说些虚妄的胡话。”随后，他们又转向我们，说：“我们要直截了当地回答你们这些空洞的臆测和幻想。”他们说：“婚姻之爱与宗教，与来自神的感发，有什么关系？这爱在每个人身上，不都是随其性能力的状况而定的吗？教会之外的人与教会之内的人，不是同样有这爱吗？外邦人与基督徒，甚至不虔诚的人与虔诚的人，不也同样有这爱吗？每个人这爱的力量，不是来自遗传、健康、生活节制，或气候的炎热吗？它也可以藉药物增强和激发。动物不也如此，尤其是那些成双成对、彼此相爱的鸟吗？这爱不就是属肉体的吗？属肉体的事与教会的属灵状态有什么关系？就最终的行为而言，与妻子之间的这爱，同与妓女之间的爱，有丝毫差别吗？不都是同样的欲望、同样的快感吗？所以，把婚姻之爱的起源归于教会的神圣之事，是对这些神圣之事的冒犯。”

【11】听了这些话，我们对他们说：“你们是从淫欲的冲动出发推理，而不是从婚姻之爱出发。你们全然不知道婚姻之爱是什么，因为这爱在你们里面已经冷却。你们的话使我们更加确信，你们属于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个时代，就是以不能相合的铁与泥构成并命名的时代（但2:43）。因为你们把婚姻之爱与淫乱之爱当作同一种爱；这两种爱，难道比铁与泥更能相合吗？你们被人视为智者，也被称为智者，然而你们实在毫无智慧。”

他们听了，怒火中烧，大声喊叫，召集人群，要把我们赶出去。那时，我们凭主所赐的能力伸出双手。看哪，荒漠中的火蛇、毒蛇、水蛇，还有龙，都来到这里，闯入并布满全城；居民惊恐万分，纷纷逃走。天使对我说：“每天都有新来者从世上进入这片地区，先前的居民则轮流被放逐，抛入西方的深渊。那些深渊从远处看，如同烧着硫磺的火湖。那里所有的人，既是属灵的通奸者，也是属世的通奸者。”

80 第六篇记事：

天使说完这些话，我向西方的尽头望去，看哪，那里出现了仿佛烧着硫磺的火湖。我问天使：“那里的地狱为什么呈现这样的景象？”他回答：“它们显为湖，是由于真理被歪曲，因为水在属灵意义上表示真理；湖的四周和里面显出火，是由于对恶的爱；显出硫磺，是由于对伪谬的爱。湖、火和硫磺这三者都是显现的景象，因为它们对应那些人所处的邪恶之爱。那里所有的人都被永远囚禁在苦役所中，靠劳作换取食物、衣服和床铺；他们作恶时，就受到严厉而痛苦的惩罚。”

【2】我又问天使：“你为什么说，那里的人既是属灵的通奸者，也是属世的通奸者，而不说他们是作恶和不虔诚的人呢？”他回答：“因为凡把通奸视为无关紧要的人，也就是那些认定通奸不是罪，并因确信这一点而蓄意通奸的人，内心都是作恶和不虔诚的。人的婚姻本性与宗教，在每一步上都相伴而行。人远离宗教或走向宗教的每一个足迹、每一个步伐，也都是远离或走向婚姻本性的足迹和步伐；这婚姻本性是基督徒所特有的。”我问这婚姻本性是什么，他说：“就是只与一个妻子共同生活的渴望；基督徒具有这渴望的程度，取决于他的宗教。”

【3】此后，我灵里感到悲痛，因为在古代各个时代曾经至为神圣的婚姻，竟败坏到如此地步，变成了通奸。天使说：“今日的宗教也是如此，因为主说，在世界的末了，将出现‘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又说：‘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太24:15，21）‘那行毁坏可憎的’表示一切真理被歪曲并被剥夺；‘灾难’表示教会受到邪恶与伪谬侵扰的状态；这些话所说的‘世界的末了’，表示教会的最后时期，也就是教会的终结。如今正是这终结之时，因为已没有任何真理未被歪曲。歪曲真理就是属灵的淫乱；它与属世的淫乱共同作用，因为二者彼此相连。”

81 我们谈论这些事，并为此悲痛时，忽然有一道明亮的光出现，强烈地照着我的眼睛。我便向上仰望，看哪，我们上方的整个天堂都显得光明灿烂，从东方直到西方，接连传来荣耀主的声音。天使对我说：“这是东方和西方天堂的天使，因主的降临而将荣耀归给他。”从南方和北方的天堂，则只听见轻柔悦耳的低声吟颂。天使明白这一切，便先告诉我，对主的颂赞和称颂都取自圣言，因为这样便是出于主；主就是圣言，也就是其中的神性真理本身。他说：“此刻，他们特别藉着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这些话，荣耀并称颂主：‘你既见铁与泥搀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搀杂，却不能彼此相合。……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2:43-44）”

【2】此后，我听见仿佛歌唱的声音，又看见东方更深处有一道闪耀的光，比先前更加明亮。我问天使，他们在那里藉着什么话荣耀主。他说，是藉着但以理书中的这些话：“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7:13-14）

除此之外，他们也藉着启示录中的这些话称颂主：“愿荣耀、权能归给……耶稣基督，……看哪，他驾云降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听见……有大声音，……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启1:5-13；22:13）他们还藉着马太福音中的话称颂主（太24:30-31）。

【3】我再次望向东方的天堂，看见右侧亮了起来，光辉进入南方的广阔境域，我又听见柔美的声音。我问天使，他们在那里藉着什么话荣耀主。他说，是藉着启示录中的这些话：“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有一位天使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启21:1-2，9-10）

他们还藉着这些话称颂主：“我耶稣……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新妇都说：‘来！’……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22:16-17，20）

【4】在这些以及更多的颂赞之后，从天堂的东方直到西方，又从南方直到北方，传来共同荣耀主的声音。我问天使：“现在他们所颂赞的是什么？”他说：“是先知书中的这些话：‘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赛49:26）‘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赛44:6）‘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赛25:9）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看哪，主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临到，……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赛40:3，5，10-11）‘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赛9:6）‘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23:5-6；33:15-16）‘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你的救赎主乃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赛54:5）‘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亚14:9）”

【5】我听见并明白这些话，心中欢欣踊跃，便满怀喜乐地回到家中。在那里，我从灵的状态回到身体的状态，将这些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如今，我再补充这一点：主降临以后，必使婚姻之爱复苏，恢复到古人所具有的状态，因为这爱唯独来自主，并存在于那些由他藉着圣言而成为属灵的人里面。

82 此后，一个男子从北方怒气冲冲地跑来，用充满威胁的神情盯着我，以激愤的语气对我说：“你就是那个想要建立新教会，藉此迷惑全世界的人吗？你把这教会解释为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又教导说，主将把真正的婚姻之爱赐给那些接受这教会教义的人，并把这爱的愉悦和幸福推崇到天堂的高度。这不是你编造的吗？你提出这些，难道不是要以此作诱饵，引诱人接受你的新事物吗？不过，你且把这新教会的教义简要告诉我，我要看看它们是否彼此一致。”

我回答：“新耶路撒冷所指的教会，其教义如下：一、神是一位，神性三一在他里面，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二、使人得救的信仰，就是信他。三、人应当远避邪恶，因为邪恶属于魔鬼，也来自魔鬼。四、人应当行良善，因为良善属于神，也来自神。五、人应当如同出于自己一般去行这些事，却要相信，这是主在他里面、藉着他所行的。”

【2】他听了这些话，怒气暂时平息了片刻；但思量一番之后，又用凶狠的神情看着我，说：“这五条诫命，就是新教会关于信仰与仁义的教义吗？”我回答：“是的。”他便厉声问：“你怎么能证明第一条，就是神是一位，神性三一在他里面，他就是主耶稣基督？”

我说：“我的证明是这样的：神不是一位、不可分的吗？不是有三一吗？神既是一位、不可分的，岂不是一个位格吗？既是一个位格，三一岂不是在这位格里面吗？至于这位神就是主耶稣基督，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他由父神感孕而生（路1:34-35），所以就灵魂而言，他是神。因此，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与父原为一。’（约10:30）‘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约14:10-11）认识他、看见他，就是认识父、看见父（约14:7，9）；除了在父怀里的他，没有人看见或认识父（约

1:18）；父的一切都是他的（约3:35；16:15）；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所以，人也是由他而到父那里去，因为父在他里面。保罗也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西2:9）此外，他有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约17:2），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太28:18）。由此可知，他就是天地的神。”

【3】随后，他问我如何证明第二条，就是使人得救的信仰乃是信他。我说：“我用主自己所说的以下这些话来证明：‘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约6:40）‘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5-16）‘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3:36）”

【4】随后，他说：“也请证明第三条和后面的各条。”我回答：“人应当远避邪恶，因为邪恶属于魔鬼，也来自魔鬼；人应当行良善，因为良善属于神，也来自神；人应当如同出于自己一般去行这些事，却要相信，这是主在他里面、藉着他所行的。这些还需要怎样的证明呢？整部圣经从头至尾，都证实这三条是真理。圣经的全部教导，概括起来，不就是远避邪恶、行良善，并信主神吗？此外，没有这三条，就没有任何宗教。宗教不关乎生活吗？生活不就是远避邪恶、行良善吗？人若不如同出于自己一般，怎么能行这些事，并相信那些真理呢？所以，你若从教会中除去这些，也就从教会中除去了圣经，同时除去了宗教；这些一旦被除去，教会就不再是教会了。”那男子听了这些话，退到一旁，反复思量；但最终仍愤愤地离去了。

第五章　论婚姻之爱起源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

83 婚姻之爱有内在的起源，也有外在的起源；内在的起源有多个，外在的起源也是如此。然而，一切起源中最内在、也最普遍的起源只有一个。接下来将证明，这一起源就是良善与真理的婚姻。至今还没有人从这婚姻追溯婚姻之爱的起源，是因为人们尚不知道良善与真理之间存在着结合。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良善不像真理那样显现在理智之光中，因此，关于良善的知识一直隐而不显，未能为人的探究所发现。既然良善仍属未知，就没有人能想到它与真理之间存在着婚姻。

事实上，在属世理性的眼光中，良善与真理显得相距甚远，仿佛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结合。从人们提及两者时所用的言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说“这是良善的”时，人并不想到真理；说“这是真理”时，也不想到良善。因此，如今许多人相信，真理与良善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还有许多人相信，人的聪明和智慧，以及他之所以成为人，取决于他所思想、言说、书写和相信的真理，而不同时取决于良善。然而，没有脱离真理的良善，也没有脱离良善的真理；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婚姻，而这婚姻正是婚姻之爱的起源。现在将按以下次序阐明这些事：

一、良善与真理是整个创造中的普遍要素，因此存在于一切受造之物中；但在各个受造主体中，它们的存在方式取决于各自的形式。

二、没有单独存在的良善，也没有单独存在的真理；两者处处都相结合。

三、有属于良善的真理，以及由这真理而来的、属于真理的良善；也就是出于良善的真理，以及出于这真理的良善。这两者从受造之初，就被赋予了结合为一的倾向。

四、在动物界的各个主体中，属于良善的真理，也就是出于良善的真理，是雄性的；由此而来的、属于真理的良善，也就是出于这真理的良善，是雌性的。

五、两性之爱与婚姻之爱，都源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从主而来的流入。

六、两性之爱属于外在人，也就是属世人，因此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

七、婚姻之爱则属于内在人，也就是属灵人，因此是人所特有的。

八、在人里面，婚姻之爱存在于两性之爱中，如同宝石存在于孕育它的母岩中。

九、人的两性之爱不是婚姻之爱的起源，而是它最初的形态；因此，它如同属世的外在，属灵的内在被植入其中。

十、婚姻之爱植入以后，两性之爱便发生转变，成为贞洁的两性之爱。

十一、男人与女人受造，是要成为良善与真理之婚姻的具体形式。

十二、他们在自身的至内在层面是这婚姻的形式，并且随着心智内层的开启，在由至内在层面依次而出的各个层面上，也成为这婚姻的形式。

下面逐一阐释这些论点。

84 一、良善与真理是整个创造中的普遍要素，因此存在于一切受造之物中；但在各个受造主体中，它们的存在方式取决于各自的形式。

良善与真理之所以是整个创造中的普遍要素，是因为这两者都在主神、创造者里面，甚至就是他本身；因为他是神性良善本身，也是神性真理本身。然而，若以爱来称呼良善，以智慧来称呼真理，也就是说，主神、创造者里面有神性之爱与神性智慧，而这两者就是他本身，即他是爱本身，也是智慧本身，那么理智就能更清楚地领会，思想也能形成更清晰的观念。因为爱与智慧这两者，与良善和真理是同一回事。其原因在于，良善属于爱，真理属于智慧；爱由各种良善构成，智慧由各种真理构成。

既然这两组名称所指的是同一回事，以下便会交替使用，时而说爱与智慧，时而说良善与真理，两者所指的意义相同。在此先作说明，是为了避免下文提及这些名称时，理智将它们领会为不同的事物。

85 因此，既然主神、创造者是爱本身，也是智慧本身，而宇宙是由他创造的，犹如从他而出的作品，那么，一切受造之物，无论整体还是个体，都必有某种来自他的良善与真理；因为凡由某一来源产生并发出的，都会从那来源承受与之相似的性质。

从受造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秩序，也能凭理性看出这一点。这秩序就是：一物为另一物而存在，因而一物依存于另一物，如同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因为万物都是为了人类而存在，使人类成为天使天堂，并藉着这天堂，使整个创造回归其所由出的创造者本身。由此，受造宇宙便与它的创造者相结合，并藉着这结合而永远得以维持。

因此，良善与真理被称为整个创造中的普遍要素。凡凭理性观察思考的人，都能清楚看出这一点；他在每一受造之物中，都能看见与良善相关的事物，以及与真理相关的事物。

86 良善与真理在各个受造主体中的存在方式，之所以取决于各自的形式，是因为每个主体都按自身的形式接受流入。整体的维持，无非是神性良善与神性真理不断流入由其所创造的各种形式；因此，持续存在或维持，就是不断发生的存在或创造。

每个主体都按自身的形式接受流入，这一点可以用许多事例来说明。例如，太阳的热与光流入各种植物，每一种植物都按自身的形式接受这流入：每棵树、每株灌木、每种草本植物和每根青草，都是如此。流入对所有植物都是相同的，但接受的方式因各自的形式而异，因而每个物种都保持为它自身的物种。同样，也可以用各种动物按各自形式接受流入的情形来说明这一点。

流入是按各自的形式被接受的，即使乡野之人也能看出这一点，只要他留意各种发声的乐器，如管笛、长笛、喇叭、号角和管风琴：同样的吹气或空气流入，会使这些乐器按各自的形式发出声音。

87 （缺）

88 三、有属于良善的真理，以及由这真理而来的、属于真理的良善；也就是出于良善的真理，以及出于这真理的良善。

这两者从受造之初，就被赋予了结合为一的倾向。对此必须形成清晰的观念，因为对婚姻之爱本质起源的认识，有赖于此。正如下文将要说明的，属于良善的真理，也就是出于良善的真理，是男性的；属于真理的良善，也就是出于这真理的良善，是女性的。不过，若以爱来称呼良善，以智慧来称呼真理，就能更清楚地领会这一点；这两组名称所指的是同一回事（参84节）。人唯有藉着求取智慧之爱，才能有智慧；若除去这爱，人便完全不能有智慧。出于这爱的智慧，就是属于良善的真理，也就是出于良善的真理。然而，当人出于这爱获得了智慧，并爱自己里面的智慧，或因这智慧而爱自己时，便形成了另一种爱，即对智慧的爱；这就是属于真理的良善，也就是出于这真理的良善。

【2】因此，男人里面有两种爱：一种在先，是求取智慧之爱；另一种在后，是对智慧的爱。然而，后一种爱若留在男人里面，就是一种邪恶的爱，称为骄傲，或对自身聪明的爱。为了不让这爱毁灭男人，而将它从男人那里取出，转移到女人里面，使它成为令男人恢复完整的婚姻之爱，这是从受造之初就已作出的安排；下文将对此加以证实。关于这两种爱，以及后一种爱如何转移到女人里面，前文已有一些说明（参32，33节及引言20节）。因此，若将爱理解为良善，将智慧理解为真理，那么，从以上所述便可清楚看出，有属于良善的真理，也就是出于良善的真理；也有由这真理而来的、属于真理的良善，也就是出于这真理的良善。

89 这两者从受造之初就被赋予了结合为一的倾向，是因为一者由另一者形成：智慧出于求取智慧之爱，也就是真理出于良善；对智慧的爱出于这智慧，也就是属于真理的良善出于这真理。从这种形成关系{1}可以看出，两者都有重新相合、结合为一的倾向。

然而，这种结合发生在具有真正智慧的男人与爱丈夫这种智慧的女人之间，也就是发生在处于真正婚姻之爱中的夫妻之间。至于男人应当具有怎样的智慧，以及妻子应当爱怎样的智慧，下文也将论述。

90 四、在动物界的各个主体中，属于良善的真理，也就是出于良善的真理，是雄性的；由此而来的、属于真理的良善，也就是出于这真理的良善，是雌性的。

前文已经说明，爱与智慧的永恒结合，也就是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不断从主这位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持者流入，而各个受造主体都按自身的形式接受这流入（参84，85，86节）。男性从这婚姻或结合中接受智慧的真理，主又按他接受的程度，使爱的良善与这真理相结合；这种接受发生在理智中，因此，男性生来就是要成为以理智为主的人。理性凭自身的光，从男性的各种特征，尤其是他的情感、所致力的事、行为方式和形体，都能看出这一点。

【2】从男性的情感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他的情感是求知、求理解和求智慧的情感：童年时有求知的情感，少年和青年初期有求理解的情感，从青年期直到老年则有求智慧的情感。由此可见，他的本性或禀赋倾向于形成理智，因而他生来就是要成为以理智为主的人。然而，这若不是出于爱，就不能实现，所以主按他接受的程度，也就是按他渴求智慧的心志，将这爱与他的理智相结合。

【3】从男性所致力的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他所致力的是属于理智或由理智主导的事，其中大多属于社会事务，关乎公共用途。从他的行为方式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这些行为方式都源于理智的主导。因此，他生活中的举止，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行为方式，是合乎理性的；即使并非如此，他也希望显得合乎理性。男性的这种理性，也在他的各种能力中清楚可见。从他的形体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男性的形体与女性的形体不同，且截然有别；前文对此也有一些说明（参33节）。此外，男性具有生殖之能；这能力并非来自别处，而是来自理智，因为它源于理智中出于良善的真理。生殖之能由此而来，下文将予以说明。

91 女性生来就是要成为以意志为主的人，但这意志出于男人的理智；也就是说，她生来就是要成为对男人智慧的爱，因为她是藉着他的智慧形成的（参88，89节）。这一点，从女性的情感、所致力的事、行为方式和形体，也能看出。

从女性的情感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她的情感是爱知识、聪明和智慧，但不是爱自己里面的这些，而是爱男人里面的这些，并由此爱那个男人。因为，不能仅仅由于男人的形体看起来像人，就爱他；而是由于他里面使他成为人的禀赋，才爱他。

从女性所致力的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她所致力的是编织、刺绣及其他各种名称的手工，用于制作饰物、装扮自己和增添自身的美丽。此外，她还致力于各种称为家务的事务，这些事务与男人的事务相配合；如前所述，男人的事务称为社会事务。女性之所以有这些倾向，是出于她们对婚姻的向往，要成为妻子，从而与丈夫成为一体。这一点也显现在她们的行为方式和形体上，无须解释便可明白。

92 五、两性之爱与婚姻之爱，都源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从主而来的流入。

前文已经说明，良善与真理是整个创造中的普遍要素，因此存在于一切受造主体中，并按各自的形式存在于其中；良善与真理从主发出时，并非作为两者，而是作为一体（参84，85，86，87节）。由此可知，一种普遍的婚姻氛围从主发出，贯穿宇宙，从其最初直到最末，也就是从天使直到虫类。

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之所以有这样的氛围从主发出，是因为这氛围也是繁衍的氛围，也就是生殖与结果的氛围；这与藉着世代相继而维持宇宙的圣治是同一回事。

既然这普遍的氛围，也就是良善与真理之婚姻的氛围，按各个主体自身的形式流入其中（参86节），那么，男性便按自身的形式接受这氛围，也就是在理智中接受，因为他是理智的形式；女性也按自身的形式接受这氛围，也就是在意志中接受，因为她是出于男人理智的意志形式。又因为这同一氛围也是生殖的氛围，所以两性之爱便由此而来。

93 婚姻之爱也由此而来，是因为这氛围流入人里面的智慧形式，也流入天使里面的智慧形式。人的智慧能够不断增长，直到他在世生命的终结，此后在天堂中仍能增长，直到永远。他的智慧增长多少，他的形式就完善多少。这形式所接受的，不是两性之爱，而是对异性中一人的爱；因为他能与这一人结合，直至至内在的层面，天堂及其种种幸福就存在于这些层面中。这种结合属于婚姻之爱。

94 六、两性之爱属于外在人，也就是属世人，因此也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

每个人生来都是属肉体的，随后在越来越内在的层面上成为属世的；随着他爱聪明，便成为属理性的，此后若爱智慧，便成为属灵的。使人成为属灵之人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将在下文说明（参130节）。

人从知识进到聪明，再从聪明进到智慧时，他的心智也随之改变其形式，因为他的心智越来越敞开，与天堂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并藉着天堂与主结合。由此，他越来越爱真理，也越来越致力于生活中的良善。因此，如果他在迈向智慧的过程中停留在最初的门槛上，他的心智形式就仍是属世的；这形式接受那普遍氛围，也就是良善与真理之婚姻的氛围所流入的方式，与动物界中称为兽类和鸟类的较低等主体并无不同。这些动物纯属世，因此，这样的人就变得与它们相似，也像它们一样爱异性。这就是两性之爱属于外在人，也就是属世人，因而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意思。

95 七、然而，婚姻之爱属于内在人，也就是属灵人，并且是人所独有的。

婚姻之爱之所以属于内在人，也就是属灵人，是因为人越有聪明和智慧，就越成为{1}内在的，也就是属灵的；他的心智形式也越趋完善。这形式接受婚姻之爱，因为它在这爱中觉察并感受到属灵的愉悦，这愉悦的内里充满福乐；它也由此觉察并感受到属世的愉悦，后者的灵魂、生命和本质都源于前者。

96 婚姻之爱之所以是人所独有的，是因为唯有人能够成为属灵的。人能够将自己的理智提升到属世的诸爱之上，从那高处看见这些爱在自己之下，判断它们的性质，并能纠正、约束和除去它们。任何动物都不能如此，因为动物的诸爱与其生来具有的知识完全结合，所以这知识不能提升为聪明，更不能提升为智慧。因此，动物受那与其知识相伴而植入的爱所驱使，就像盲人在街上由狗牵引一样。

这就是婚姻之爱为人所独有的原因。这爱也可以称为人所固有、真正属于人的爱，因为人里面具有求取智慧的能力，而这爱与这种能力合为一体。

97 八、在人里面，婚姻之爱存在于两性之爱中，如同宝石蕴藏于其母岩中。

不过，这只是一个比喻，将在紧接着的一条中加以解释。这比喻也说明，两性之爱属于外在人，也就是属世人，而婚姻之爱属于内在人，也就是属灵人，正如{1}前文所说明的（参95节）。

98 九、在人里面，两性之爱并不是婚姻之爱的起源，而是它的开端，犹如属世的外在，属灵的内在被植入其中。

这里所论的是真正的婚姻之爱，而不是通常也被称为婚姻之爱{1}的那种普通的爱；对某些人而言，后者不过是受到限制的两性之爱。真正的婚姻之爱只存在于那些渴求智慧，并由此不断进到智慧中的人里面。主预见这些人，并为他们预备婚姻之爱。这爱在他们里面固然始于两性之爱，或更确切地说，藉着两性之爱而开始，却并不源于它；因为，随着智慧在他们里面逐步增长、显露于光中，婚姻之爱才随之生发；智慧与这爱是不可分离的伴侣。

【2】婚姻之爱之所以藉着两性之爱而开始，是因为人在找到配偶以前，所爱的泛指异性，并以爱慕的目光看待异性，以文明而合乎道德的方式与之相处。此时，青年正在择偶；他内心深处潜藏着与一人结婚的天赋倾向，这倾向使他的外在温柔地生发热情。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婚姻的决定往往推迟

到青年中期；在此期间，这爱的开端犹如情欲，在某些人那里会发展为实际的两性之爱，但他们仍约束这爱，不使其放纵到超出有益于健康的程度。不过，这些话是就男性而言，而非就女性而言，因为男性有实际点燃情欲的诱惑。

【3】由此可见，两性之爱并不是真正婚姻之爱的起源，而只是在时间上先于它，并非在目的上先于它。因为，在目的上居首的，在心智及其意向中也居首，因它是首要的；但人只有藉着种种途径，逐步前进，才能达到这首要之事。这些途径本身并非首要，不过是促使人趋向那本身为首要之事的手段。

99 十、当婚姻之爱被植入后，两性之爱便转变其方向，成为贞洁的两性之爱。

之所以说两性之爱此时转变了方向，是因为当婚姻之爱达到其位于心智内层的起源时，它所看见的两性之爱，不是在自己前面，而是在自己后面；不是在自己上面，而是在自己下面，仿佛是它在前进途中留在身后的事物。

这就像一个人从某一职位逐级升迁，直到获得地位卓越的职位，然后回顾自己身后或下方那些曾经担任过的职位；又像一个人远行前往某位国王的宫廷，抵达之后，回头看沿途所见的事物。

此时，两性之爱仍然存留，并成为贞洁的；然而，对那些处于真正婚姻之爱中的人而言，它比从前更加甜美。这一点，可以从灵界中人对这爱的描述看出，相关描述载于来自灵界的两篇记事中（参44，55节）。

100 十一、男人和女人受造，是为成为良善与真理之婚姻的具体形式。

这是因为男人受造，是为成为对真理的理智，从而成为具有形式的真理；女人受造，是为成为对良善的意志，从而成为具有形式的良善；并且，二者从最内在之处就被赋予了结合为一的倾向（参88节）{1}。因此，二者构成一个形式，与良善和真理的婚姻形式相仿。

之所以说这一形式与后者相仿，是因为二者并不相同，而是彼此相似。因为，在男人里面与真理结合的良善，是直接来自主的；而妻子的良善与男人里面的真理结合，则是从主经由妻子间接而来的。因此，有两种良善，一种是内在的，另一种是外在的，它们都与丈夫里面的真理结合，使丈夫藉着真正的婚姻之爱，恒常处于对真理的理解中，并由此处于智慧中。不过，关于这些，后文还将详述。

101 十二、夫妻二人在各自的至内在层面上是这婚姻的形式；随着他们心智内层的开启，在由至内在层面依次而出的各个层面上，也成为这婚姻的形式。

每个人都由三者构成，这三者在人里面依次排列：灵魂、心智和身体。人的至内在是灵魂，中间是心智，最外在是身体。凡从主流入人里面的，都流入他的至内在，也就是灵魂，再从那里下降到他的中间，也就是心智，并经由心智进入他的最外在，也就是身体。

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就是这样从主流入人里面的：它直接流入人的灵魂，再从那里进入依次而出的各个层面，并经由这些层面进入最外在层面；这些层面由此共同构成婚姻之爱。从对这一流入的认识可以看出，夫妻二人在各自的至内在层面上是这婚姻的形式，并由此在从至内在层面依次而出的各个层面上，也成为这婚姻的形式。

102 夫妻二人之所以随着他们心智内层的开启而成为这婚姻的形式，是因为心智从婴儿期直到晚年逐渐开启。人生来是属肉体的；随着紧邻身体之上的心智层面开启，他便成为属理性的。随着这理性得到洁净，仿佛经过澄清，摆脱了从身体感官流入的错觉，以及从肉体诱惑流入的欲望，理性便相应地开启；而这唯有藉着智慧才能实现。当理性心智的内层开启时，人就成为智慧的形式，而这形式是真正的婚姻之爱的接受器。

形成这一形式并接受这爱的智慧，是理性智慧，同时也是道德智慧。理性智慧看待那些显现于人内在的真理与良善，不认为它们是人自己所有的，而认为它们是从主流入的；道德智慧则远避邪恶与伪谬，如同远避麻风，尤其远避那些玷污自身婚姻之爱的淫秽之事。

103 在此，我要补充两篇记事。第一篇如下：

一天清晨，日出以前，我在灵界朝东方望去，看见四位骑士，仿佛从一片被晨曦的火光照得明亮的云中飞出。他们头戴饰有卷曲羽饰的头盔，臂上有如翅膀般的装饰，身穿轻薄的橙色短袍。这身装束使他们行动敏捷；他们挺身而起，收紧马鬃上方的缰绳，马便如足生双翼一般奔驰。我用目光追随着他们奔驰或飞行的路线，想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看哪，三位骑士分别奔向南方、西方和北方，第四位则在东方不远处停了下来。

【2】我对此感到惊奇，便抬头{1}仰望天堂，询问这些骑士要往哪里去。我得到回答：“他们要去欧洲各国的智者那里。这些人考察事物时，推理精审，目光敏锐，并因才智而在本国享有盛名。骑士要请他们前来，解开婚姻之爱的起源及其力量或能力的奥秘。”天堂又传来话语：“稍候片刻，你就会看见二十七辆马车：三辆载着西班牙人，三辆载着法国人，三辆载着意大利人，三辆载着德国人，三辆载着荷兰人，三辆载着英国人，三辆载着瑞典人，三辆载着丹麦人，三辆载着波兰人。”两小时后，果然看见了这些马车，由披着华美马饰的淡黄色小马牵引，飞快地驶向一座宽敞的房屋。这房屋位于东方与南方的交界处。所有乘车的人都在房屋四周下车，精神抖擞地走了进去。

【3】这时，有声音对我说：“你也去，进去听听。”我便前去，走进屋内，环顾四周，看见这房屋呈正方形，各面朝向四方。每面各有三扇高大的窗户，窗上装着水晶玻璃，窗框用橄榄木制成。窗框两侧的墙壁向外延伸，形成顶部呈拱形的小室，里面摆着桌子。小室的墙壁用香柏木制成，顶部用珍贵的香木制成，地板则由杨木板铺成。东面的墙边没有看见窗户，那里摆着一张覆金的桌子，桌上放着一顶四周镶嵌宝石的冠冕；这将作为胜利的奖赏，赠给那位探明即将提出的奥秘的人。

【4】当我将目光转向那些拱顶的延伸部分，也就是窗旁的小室时，看见每间都有五位来自欧洲同一国家的人。他们已准备就绪，等候要交给他们评议的题目。随即，一位天使站在厅堂中央，说："你们要评议的题目是：婚姻之爱的起源及其力量或能力。请讨论这一题目，并作出结论；然后将议定的意见写在纸上，投入你们看见的、放在金桌旁的银瓮中，并在纸上署上你们所属国家的首字母：法国人署F，荷兰人署B，意大利人署I，英国人署A，波兰人署P，德国人署G，西班牙人署H，丹麦人署D，瑞典人署S。"天使说完便离开了，并说："我会回来。"于是，窗旁每间小室中的五位同胞便反复讨论、仔细考察这一题目，各按自己评断才能的卓越程度作出结论，写在纸上，署上本国的首字母，再投入银瓮中。三小时后，这些事都办完了，天使便回来，从瓮中依次取出纸张，在众人面前宣读。

104 天使随后从手中碰巧拿到的第一张纸上读出以下内容："我们同在一间小室中的五位同胞议定：婚姻之爱起源于黄金时代的上古之人；在他们那里，这爱又起源于亚当及其妻子的受造。婚姻由此起源，婚姻之爱也随婚姻一同起源。至于婚姻之爱的力量或能力，我们认为它不源于别处，只源于气候，也就是各地相对于太阳所处的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地面热度。我们的这一看法，不是出于理性的空泛臆想，而是基于经验中的明显证据：例如，居住在赤道线或赤道圈上的各族人，那里白昼的炎热如同火烧；还有居住在较靠近赤道圈的各族人，以及居住在离赤道圈较远之处的各族人。此外，春季繁殖时，太阳的热与地上走兽、天空飞鸟的生命之热协同作用，也提供了这样的证据。再者，婚姻之爱若不是热，又是什么呢？这热若得到太阳之热的补充，就成为力量或能力。"这段文字下署着字母H，是他们所属国家的拉丁文名称的首字母。

105 此后，天使第二次将手伸进瓮中，从里面取出一张纸，读出以下内容："我们同室的几位同胞一致认为，婚姻之爱的起源与婚姻的起源相同。婚姻是藉法律确立的，为要约束人生来就有的通奸欲望；通奸使灵魂沉沦，污损心智的理性，败坏品行，并使身体因疾病而衰败。因为通奸不是人的行为，而是野兽的行为；不是理性的行为，而是畜类的行为；因此，根本不是基督徒的行为，而是野蛮人的行为。由于这类行为受到谴责，婚姻便产生了，婚姻之爱也随之产生。这爱的力量或能力也是如此，它取决于贞洁，也就是戒绝放纵的淫乱。原因在于，只爱自己妻子的人，其力量或能力专为一人保留，因而汇聚起来，仿佛集中于一点；这时，它便变得高贵，如同除去杂质后的精华，否则就会分散，向四面八方耗散。我们五人中有一位是牧师，他还补充说，预定也是这力量或能力的一个原因。他说：'婚姻岂不是预定的吗？既然婚姻是预定的，那么由婚姻而来的生育，以及实现生育的能力，也都是预定的。'他坚持以此为原因，因为他曾宣誓信奉这一教义。"这段文字下署着字母B。听完这些话，有人带着讥笑的口吻说："预定啊，唉，这为能力不足或无能所作的辩解，多么漂亮！"

106 随即，天使第三次从瓮中取出一张纸，读出以下内容："我们同室的几位同胞探讨了婚姻之爱起源的各种原因，发现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与婚姻的起源相同，因为这爱在婚姻以前并不存在。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当一个人痴迷于{1}一位少女，或爱她爱得神魂颠倒时，便一心一意想要占有她，将她视为比一切都更可爱的私有之物；她一答应嫁给他，他便像物主{2}看待自己的所有物那样看待她。这

就是婚姻之爱的起源，从人人对情敌的狂怒，以及对侵犯婚姻者的嫉妒，便可清楚看出。随后，我们探讨了这爱的力量或能力的起源，结果三人对两人占了上风，认定与妻子相处时的力量或能力，源于在两性关系上的某种放纵。他们说，他们从经验知道，两性之爱的能力胜过婚姻之爱的能力。”这段文字下署着字母I。听完这些话，各桌旁的人喊道：“把这张纸拿开，从瓮中另取一张！”

107 天使随即取出第四张纸，读出以下内容：“我们同在一扇窗下的几位同胞议定：婚姻之爱与两性之爱的起源相同，因为前者出自后者；只是两性之爱不受限制{1}，没有界限，不受约束，混杂而游移，婚姻之爱却有限制、有界限、受约束、专一而恒定。人类智慧的审慎之所以认可并确立这爱，是因为若非如此，就不会有帝国、王国、共和国，甚至不会有社会；人们只会成群结伙，带着娼妓和掳来的女子，在田野与森林中游荡，为躲避血腥的杀戮、侵犯和劫掠，从一处逃往另一处，整个人类也将因此灭绝。这就是我们对婚姻之爱起源的判断。至于婚姻之爱的力量或能力，我们认为它源于身体从出生直到老年始终保持的健康。因为一个始终安康、健康状况稳定的人，不会缺乏活力；他的纤维、神经、肌肉和提睾肌，不会麻痹、松弛或软弱无力，而会始终保持强健。愿你们安好。”这段文字下署着字母A。

108 天使第五次从瓮中取出一张纸，读出以下内容：“我们同桌的几位同胞运用各自心智的理性，考察了婚姻之爱的起源，以及它的力量或能力的起源。经过周密思考，我们看出并确认，婚姻之爱的起源不外乎以下情形：每个人的心智和身体深处都隐藏着欲望的火种，以及由此产生的冲动；在他的眼目生出种种情欲之后，他终于将心思集中并倾向于一位女子，直到对她满怀炽热之情。从这时起，他的热情便由一团火焰燃向另一团火焰，直到成为熊熊烈火。在这种状态下，两性情欲便被排除，取而代之的是婚姻之爱。年轻的新郎置身于这烈火之中，只觉得这爱的力量或能力永远不会消退，因为他缺乏经验，因而不知道力量衰退的状态，也不知道欢愉过后爱会随之冷却。因此，婚姻之爱起源于婚前最初的那股热情，它的力量或能力也源于此。然而，婚后这力量或能力的火焰会发生变化，时而减弱，时而增强；但藉着审慎的节制，以及对从心智尚未洁净的洞穴中迸发出来的情欲加以约束，它仍能在有规律的变化中，也就是在减弱与增强的交替中，持续到老年。因为情欲先于智慧。这就是我们对婚姻之力量或能力的起源及其持久性的判断。”这段文字下署着字母P。

109 天使第六次取出一张纸，读出以下内容：“我们团体中的几位同胞考察了婚姻之爱起源的各种原因，一致认定有两个：一是子女的正当教养，二是遗产归属的明确划分。我们采纳这两个原因，是因为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公共福祉。这一目标得以实现，是因为由婚姻之爱孕育并生下的孩子，是父母亲生的嫡系子女；由于他们出自合法的家系，父母对子女的亲爱也因此加深，并将他们培养为自己一切属灵与属世产业的继承人。理性能够看出，公共福祉建立在子女的正当教养和遗产归属的明确划分{1}之上。两性之爱与婚姻之爱都存在；后者看似与前者是同一种爱，实际上却截然不同。二者不是并列的，而是一种包含在另一种之内；内在的爱比外在的爱更为高贵。我们看出，婚姻之爱自受造之初便内在地隐藏于两性之爱中，正如杏仁藏在硬壳之内。因此，当婚姻之爱从它的外壳，也就是两性之爱中显露出来时，它便在天使面前如绿柱石和星石般闪耀。这是因为婚姻之爱中铭刻着整

个人类的福祉，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福祉。这就是我们对这爱起源的判断。至于它的力量或能力的起源，我们在考察各种原因之后得出结论：它源于婚姻之爱从两性之爱中显露出来，并与之分离；这藉着丈夫的智慧，以及妻子对丈夫智慧的爱而实现。因为两性之爱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婚姻之爱却是人所独有的。因此，婚姻之爱从两性之爱中显露并分离出来多少，人便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人，而不是兽。人从其自身的爱获得力量或能力，兽也从其自身的爱获得力量或能力。”这段文字下署着字母G。

110 天使第七次取出一张纸，读出以下内容：“我们同在一间房中的几位同胞，坐在窗下的光亮处，默想婚姻之爱，使我们的思想及由此形成的判断都充满喜悦。谁不会因这爱而喜悦呢？因为这爱在心智中时，也同时在全身之中。我们判断，这爱的起源在于它的快乐。若不是凭着一种爱的快乐与欢愉，谁能知道，或曾经知道这爱的任何踪迹呢？婚姻之爱的快乐，在其源头被感受为至福、祥乐与幸福，在由此衍生的层面被感受为愉悦与欢愉，在最外层则被感受为欢愉中的欢愉。因此，当心智的内层，以及由此而来的身体内层，开启以接受这些快乐的流入时，两性之爱便产生了；而当婚姻之爱最初的氛围，随着订婚的开始，在意念中促发这些快乐时，婚姻之爱便产生了。至于这爱的力量或能力，则源于这爱连同其脉流从心智贯通到身体的通畅程度；因为心智在感受和行动时，会从头部延伸到身体之中，尤其在享受这爱的欢愉时更是如此。我们据此判断其能力的程度，以及其交替变化的规律性。此外，我们也认为，这爱的能力之强健源于血统；如果父亲的这种能力优良，那么藉着世代相传，后代的这种能力也会优良。理性与经验共同证实，这种优良禀赋会藉着世代相传而产生、被继承并传给后代。”这段文字下署着字母F。

111 第八次取出的纸上，天使读出以下内容：“我们聚在一起的几位同胞，未能找到婚姻之爱本身的起源，因为它深藏于心智的圣所之中；即使最完备的智慧，也无法凭理智的任何一道光触及这爱本源中的奥秘。我们作了许多推测，但在徒然进行一番精细思辨之后，仍不知道自己猜出的究竟是无稽之谈，还是合理的判断。因此，谁若想从心智的圣所中探出这爱的起源，将它呈现在自己眼前，就去德尔斐求问吧。我们考察了这爱在其源头以下的情形：它在心智中是属灵的，在那里如同一道甘泉的源头，从那里流入胸中，成为令人愉悦的爱，称为胸中之爱。这爱就其本身而言，充满友谊与信赖，因为它充满了彼此相爱的倾向；当它流经胸部之后，便成为生殖之爱{1}。当青年在思想中反复思量这些及类似的事时——他从异性中为自己选定一位女子时便会如此——这些思想就在他心中点燃婚姻之爱的火焰；这火焰既是这爱最初的火焰，也就是它的起源。至于这爱的力量或能力的起源，我们认为不外乎这爱本身，因为二者是不可分离的伴侣；不过，有时是爱在先，有时是力量或能力在先。当爱在先，力量或能力随之而来时，二者都是高贵的，因为此时的能力是婚姻之爱的力量；但若能力在先，爱随之而来，二者便都是卑下的，因为此时的爱属于肉体的能力。因此，我们根据爱下降或上升的次序，也就是它从源头行进至终点的次序，来判断二者的性质。”这段文字下署着字母D。

112 最后，也就是第九次，天使拿起一张纸，读出以下内容：“我们聚会中的几位同胞，就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作了判断，即婚姻之爱的起源，以及它的力量或能力的起源。在细究婚姻之爱的起源时，为避免推理中的晦暗不明，我们区分了属灵的两性之爱、属世的两性之爱和属肉体的两性之爱。我们所说的属灵的两性之爱，是指真正的婚姻之爱，因为这爱是属灵的；属世的两性之爱，是指多配偶之爱，因为这爱是属世的；纯属肉体的两性之爱，是指淫乱之爱，因为这爱纯属肉体。

我们运用判断力深入考察真正的婚姻之爱，便看清这爱只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间；它自受造之初便是属天的、至内在的，是一切良善之爱的灵魂与源头，曾被注入人类最初的父母，也能被注入基督徒之中。这爱还具有如此强的结合之力，以致藉着它，两个心智可以成为一个心智，两个人可以如同一个人；这就是成为一体的含义。这爱自受造之初便被注入人心，从创世记的以下经文可以看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2:24）这爱也能被注入基督徒之中，从以下经文可以看出。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太19:4—6）以上是关于婚姻之爱的起源。

至于真正的婚姻之爱的力量或能力的起源，我们推断，它出自心智的相似与同心合意。因为当两个心智藉婚姻结合时，二者的思想便在属灵层面彼此亲吻，并将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注入身体。”这段文字下署着字母S。

113 几位来自非洲的异邦人，站在宫殿内门前搭起的长台后面，向欧洲各国的人喊道：“请允许我们中间也有一人，就婚姻之爱的起源，以及它的力量或能力发表意见。”各桌旁的人都举手示意，表示同意。于是，他们中有一人走了进来，站在放着冠帽的桌旁。

他说：“你们基督徒将婚姻之爱的起源归于这爱本身，我们非洲人却将它归于天地之神。婚姻之爱岂不是贞洁、纯净而神圣的爱吗？天堂的天使岂不是都在这爱之中吗？整个人类，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个天使天堂，岂不都是这爱的后裔吗？如此卓越的事物，除了出自宇宙的创造者和维系者——神自己，还能出自别处吗？

你们基督徒将婚姻的力量或能力归于理性与自然层面的各种原因，我们非洲人却将它归于人与宇宙之神结合的状态。我们称这状态为宗教的状态，你们却称之为教会的状态。因为当爱出自这种结合，并且稳定而持久时，它所发挥的力量也必与它相同，同样稳定而持久。真正的婚姻之爱，只有少数亲近神的人才知道；因此，这爱的能力也不为其他人所知。天堂的天使将这能力及其所伴随的爱，描述为永恒春天的欢愉。”

114 这番话说完，众人都站了起来。看哪，在放着冠帽的金桌后面，出现了一扇先前未曾见过的窗户，从窗户那边传来一个声音：“冠帽应归这位非洲人。”天使便将冠帽交到他手中，却没有戴在他头上。他带着冠帽回家去了。欧洲各国的人也走了出去，登上马车，返回各自的同胞那里。

115 第二则记事：

半夜，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东方上空有一位天使，右手拿着一张纸。太阳的光流入那张纸，使它显得洁白明亮；纸的中央有金色的文字，我看见上面写着：“良善与真理的婚姻。”文字放射出光辉，在纸的周围扩展成一个宽阔的光环；这光环看起来如同春日的晨曦。

随后，我看见天使手持那张纸降下。他越往下降，纸的光亮就越黯淡；那行“良善与真理的婚姻”的文字，也从金色变为银色，再变为铜色，随后变为铁色，最后变为铁锈与铜锈的颜色。最终，我看见天使进入一片暗云，穿过云层，来到地上。在那里，那张纸虽然仍在天使手中，却已看不见了。这事发生在灵界，就是所有人死后最初聚集的地方。

【2】这时，天使对我说：“你去问那些来到这里的人，是否看得见我，或我手中的东西。”随后来了许多人，有一群来自东方，一群来自南方，一群来自西方，还有一群来自北方。我问那些从东方和南方来的人，是否看见我身旁有人，以及他手中有什么。这些人在世时曾致力于学问，他们都说，什么也看不见。我又问那些从西方和北方来的人；这些人在世时曾信从学者的话，他们也说什么都看不见。

然而，在后一批人中，最后来的那些人在世时具有出于仁义的单纯信仰，或具有某种出于良善的真理。先前的人离开之后，他们说，看见一个人拿着一张纸；那人衣着端庄，纸上写着文字。他们凑近细看，说自己读到了“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于是，他们向天使说话，请他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3】天使说，整个天堂和整个世界中的一切，无非都是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因为一切事物，无论有生命、有灵性的，还是没有生命、没有灵性的，都是由良善与真理的婚姻而受造，也是为这婚姻而受造的。

“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只是为了真理而受造，也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只是为了良善而受造。真理与良善若各自孤立，便不成其为任何事物；惟有藉着婚姻，二者才得以存在，成为与这婚姻的性质相应的事物。在创造者主里面，神性良善与神性真理就在他自身的实体之中；他实体的存在是神性良善，他实体的显现是神性真理，二者也在他里面完全结合，因为在他里面，二者无限地成为一体。既然这二者在创造者里面是一体，在他所造的一切事物中，也都是一体。藉着这一点，创造者也以如同婚姻的永恒盟约，与他所造的一切结合。”

【4】天使又说，圣经直接出自主，无论整体还是各个部分，都是良善与真理的婚姻。教会由教义的真理形成，宗教则由依照教义真理而生活的良善形成；在基督徒中，二者都唯独出自圣经。因此可以明白，教会无论整体还是各个部分，都是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关于这一点，参《启示录揭秘》373，483节。）上述关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仁义与信仰的婚姻，因为良善属于仁义，真理属于信仰。

先前那些看不见天使和文字的人中，有几个人仍站在旁边。他们听见这些话，便含含糊糊地说：“是的，我们也明白这些。”天使却对他们说：“你们稍微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再说同样的话。”他们转过身去，便毫不含糊地说：“不是这样。”

【5】随后，天使谈到夫妻之间良善与真理的婚姻，说，倘若他们的心智处于这婚姻之中，丈夫是真理，妻子是这真理的良善，那么，二人就会享有纯真所带来的至福之乐，并由此享有天堂天使所享有的幸福。在这种状态下，丈夫的生殖能力便如处于永恒的春天之中，因而始终具有繁衍自身真理的趋向与力量；妻子则出于爱，不断接受这些真理。

“男人从主所得的智慧，所感受的最大快乐，莫过于繁衍自身的真理；妻子对智慧的爱，所感受的最大欢愉，莫过于如同以子宫接受这些真理，从而受孕、孕育并生产。天堂天使的属灵繁衍就是如此；你们若肯相信，属世的繁衍也出于这一源头。”

天使向众人祝愿平安之后，便从地上升起，穿过云层，升入天堂。随着他逐渐上升，那张纸又像先前一样闪耀。看哪，那先前如同晨曦的光环降了下来，驱散了使大地陷于黑暗的云层，大地便一片阳光明媚。

第六章　论主与教会的婚姻及其对应

116 这里也要论述主与教会的婚姻及其对应，因为若不认识并理解这婚姻，几乎无人能够知道，婚姻之爱在其起源上是神圣的、属灵的、属天的，并且出于主。教会中虽有人说，婚姻与主和教会的婚姻有关，却不知道这种关系究竟如何。因此，为使这关系呈现在理智的光中，让人有所认识，就必须专门论述这神圣的婚姻；它存在于那些构成主的教会之人中间，也存在于他们里面。真正的婚姻之爱也唯独存在于这些人中间，而不在其他人中间。为阐明这一奥秘，本论述须分为以下各项。

一、圣言称主为新郎和丈夫，称教会为新妇和妻子；主与教会的结合，以及教会与主相互的结合，称为婚姻。

二、主也称为父，教会称为母。

三、由作为丈夫和父的主，以及作为妻子和母的教会所生的后裔，都是属灵的；在圣言的属灵意义上，儿子与女儿、弟兄与姐妹、女婿与儿媳，以及其他表示亲属关系的名称，所指的就是这些后裔。

四、由主与教会的婚姻所生的属灵后裔，是形成理智、觉知和一切思想的真理，也是形成仁爱与仁义以及一切情感的良善。

五、人从出于主并流入人里面的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中接受真理，主便将良善与这真理结合；主由此在人里面形成教会。

六、丈夫并不代表主，妻子也不代表教会，因为丈夫与妻子二人共同构成教会。

七、因此，无论在天堂天使的婚姻中，还是在世上人类的婚姻中，丈夫与主、妻子与教会之间都不存在对应关系。

八、然而，婚姻之爱、播种、生育、对幼儿的爱，以及婚姻中存在和由婚姻产生的类似事物，却与主和教会的婚姻相对应。

九、圣言是结合的媒介，因为圣言出于主，因而就是主。

十、教会出于主，存在于那些亲近他并遵行他诫命的人中间。

十一、婚姻之爱取决于人里面教会的状态，因为它取决于人里面智慧的状态。

十二、教会既出于主，婚姻之爱也出于他。

以下逐项解释。

117 一、圣言称主为新郎和丈夫，称教会为新妇和妻子；主与教会的结合，以及教会与主相互的结合，称为婚姻。

圣言称主为新郎和丈夫，称教会为新妇和妻子，从以下经文可以看出：“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约3:29）这是施洗约翰论到主时所说的话。

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太9:15；可2:19—20；路5:34—35）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启21:2）新耶路撒冷所指的是主的新教会，参《揭秘启示录》880，881节。

天使对约翰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随后，他将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约翰。（启21:9—10）“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启19:7，9）

五个预备好了的童女前去迎接新郎，并同他进去坐席；这里的新郎所指的是主。（太25:1—10）这一点从第十三节可以看出，那里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太25:13）

此外，先知书中也有许多类似的经文。

118 二、主也称为父，教会称为母。

主称为父，从以下经文可以看出：“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赛9:6）“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赛63:16）

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约12:45）“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约14:7）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耶稣对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约14:8—9）

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约10:30）“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约16:15）“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约17:10）“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约10:38；14:10—11，20）

主与他的父是一体，正如灵魂与身体是一体；父神从天降下，取了人性，为要救赎并拯救人类；他的人性，就是那称为子、被差到世上来的。这些都已在《揭秘启示录》中作了充分说明。

119 教会称为母，从以下经文可以看出。耶和华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何2:2，5）“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厌弃丈夫和儿女。”（结16:45）“我休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赛50:1）“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结19:10）这些经文都是论到犹太教会的。

耶稣伸手指着门徒，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路8:21；太12:48—49；可3:33—35）主的门徒所指的是教会。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约19:25—27）这些话的意思是，主并不承认马利亚为他的母亲，而是承认教会为他的母亲；因此，他称她为“妇人”，并称她为那门徒的母亲。他称她为这门徒，也就是约翰的母亲，是因为约翰代表教会中仁义的良善；这些良善就是落实于行为中的教会。因此，经上说，那门徒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

彼得代表真理与信仰，雅各代表仁义，约翰代表仁义的行为，参《揭秘启示录》5，6，790，798，879节；十二门徒共同代表教会的一切，参该书233，798，903，915节。

120 三、由作为丈夫和父的主，以及作为妻子和母的教会所生的后裔，都是属灵的；在圣言的属灵意义上，儿子与女儿、弟兄与姐妹、女婿与儿媳，以及其他表示亲属关系的名称，所指的就是这些后裔。

主藉着教会所生的后裔都是属灵的，这一点无须论证，因为理性无需论证便能看明：一切良善与真理都出于主，教会则接受它们，并将它们付诸实践；天堂与教会的一切属灵事物，都归于良善与真理。

因此，在圣言的属灵意义上，儿子与女儿所指的是真理与良善；儿子指在属灵人里面孕育、在属世人里面诞生的真理，女儿同样指如此孕育并诞生的良善。所以，那些由主重生的人，在圣言中称为神的儿子、天国之子，以及由他所生的人；主也称门徒为儿子。妇人生下、被提到神那里去的男孩子（启12:5），所表示的也是如此（参《揭秘启示录》543节）。

女儿既表示教会的良善，圣言便屡次提到锡安的女儿、耶路撒冷的女儿、以色列的女儿和犹大的女儿；这些名称所表示的并非某个女儿，而是教会对良善的情感（参《揭秘启示录》612节）。主也称那些属于他教会的人为弟兄和姐妹。（太12:49；25:40；28:10；可3:35；路8:21）

121 四、由主与教会的婚姻所生的属灵后裔，是形成理智、觉知和一切思想的真理，也是形成仁爱与仁义以及一切情感的良善。真理与良善之所以是主藉着教会所生的属灵后裔，是因为主是良善本身和真理本身，二者在他里面并非两个，而是一体；也因为凡从主发出的，只能是他里面所有的，也就是他本身。

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从主发出，流入人里面，并由属于教会的人按照各自心智与生活的状态加以接受；这一点已在前面论良善与真理的婚姻时作了说明。

人藉着真理而有理智、觉知和一切思想，藉着良善而有仁爱与仁义以及一切情感，是因为人的一切都归于真理与良善。人有两大官能，构成其为人，即意志与理智；意志是良善的接受器，理智是真理的接受器。仁爱与仁义以及情感属于意志，觉知与思想属于理智；这一点无须藉着论证来阐明，因为理智本身的光已使这道理清晰可见。

122 五、人从出于主并流入人里面的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中接受真理，主便将良善与这真理结合；主由此在人里面形成教会。良善与真理作为一体从主发出，而人从中接受真理，是因为人将真理当作自己的来接受，并据为己有；他仿佛凭自己思考真理，也同样凭真理说话。这是因为真理处于理智之光中，人因而能够看见它；但凡他在自己里面，也就是在自己的心智中所看见的，他都不知道其来源，因为他看不见流入，不像眼睛能看见进入视野的事物。因此，他以为真理本就在自己里面。

主赐给人这样的表象，是为了使人成为人，并使人能够在与主的结合中作出回应。此外，人天生具有求知、理解和获得智慧的官能；这官能接受真理，人便藉着真理而有知识、聪明和智慧。

女人既是藉着男人的真理而受造，并且在婚后越来越成为对这真理之爱的形式，由此可知，她也将丈夫的真理接受到自己里面，并将它与自己的良善结合。

123 主将良善附于人所接受的真理，并使二者结合，是因为人不能仿佛凭自己取得良善；良善在人面前是不可见的，因为它不属于光，而属于热，热只能感觉，不能看见。因此，当人在思想中看见真理时，很少留意那从意志之爱流入真理、赋予真理生命的良善。

妻子也不留意自己里面的良善，而是留意丈夫对自己的倾向；这倾向取决于丈夫的理智提升至智慧的程度。她将自己里面出于主的良善与丈夫相联，而丈夫对这种联结毫不知情。

由此可见，人从主接受真理，主则按照人将这真理用于功用的程度，将良善附于这真理；也就是说，人愿意以智慧思想，并由此以智慧生活到什么程度，主就将良善附于真理到什么程度。

124 主由此在人里面形成教会，是因为这时人与主结合，处于来自主的良善之中，也仿佛凭自己处于真理之中；如此，人就在主里面，主也在人里面，正如主自己在约翰福音中所说的。（约15:4—5）若以仁义代替良善，以信仰代替真理，含义也是一样，因为良善属于仁义，真理属于信仰。

125 六、丈夫并不代表主，妻子也不代表教会，因为丈夫与妻子二人共同构成教会。

教会中常有人说，正如主是教会的头，丈夫也是妻子的头；由此似乎可以推论，丈夫代表主，妻子代表教会。然而，主是教会的头，而人，无论男女，都是教会；丈夫与妻子二人共同构成教会，更是如此。

在夫妻二人里面，教会首先植入丈夫，再藉着丈夫植入妻子，因为丈夫以理智接受教会的真理，妻子则从丈夫接受这真理；若次序颠倒，就不合乎秩序。然而，这种情形有时也会发生，但只发生在那些不爱智慧、因而也不爱教会的丈夫身上，以及那些像奴仆一样听命于妻子一举一动的丈夫身上。关于此事，可参看前言中的一些说明。（参21节）

126 七、因此，无论在天堂天使的婚姻中，还是在世上人类的婚姻中，丈夫与主、妻子与教会之间都不存在对应关系。这是从刚才所述得出的结论。但还须补充一点：真理因在时间上先于良善，便显得像是教会中首要的事物。由于这一表象，教会领袖将属于真理的信仰置于属于良善的仁义之上；同样，学者也将属于理智的思想置于属于意志的情感之上。因此，仁义的良善是什么，意志的情感是什么，都被隐藏起来，仿佛埋在坟墓中；有些人甚至将它们视为死物，用土掩埋，免得它们复活。

然而，仁义的良善才是教会中首要的事物。凡没有因坚信唯有信仰构成教会、唯有思想构成人，而堵塞从天堂通往自己理智之路的人，都能睁眼看清这一点。

仁义的良善来自主，信仰的真理则在人里面仿佛出于人自己；这二者使主与人、人同主彼此结合，正如主所说，他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在他里面。（约15:4，5）由此可见，这种结合就是教会。

127 八、然而，婚姻之爱、播种、生育、对幼儿的爱，以及婚姻中和由婚姻而生的其他类似事物，与主和教会的婚姻确有对应关系。

但这些事物甚为奥秘，若不先具备关于对应的知识，理智便无法清楚领会。除非对应的奥秘已被揭示，并为理智所认识，否则，无论怎样解释本条所论的事物，也无法真正理解。什么是对应，以及属世事物与属灵事物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已在《揭秘启示录》和《属天的奥秘》中多处说明，在《新耶路撒冷教义之圣经篇》中也有专门论述；下文一则关于对应的记事，还将对此作特别说明。

在尚未获得对应的知识以前，以下几点在理智看来只能是模糊的：婚姻之爱对应于对纯正真理的情感，以及这情感的贞洁、纯净与神圣；播种对应于真理的力量；生育对应于真理的繁衍；对幼儿的爱对应于对真理与良善的保护。

人里面的真理看似属于人自己，而良善则由主与这真理相联；由此可见，上述对应乃是属世人或外在人与属灵人或内在人之间的对应。但这些事物将在下文的记事中得到一些阐明。

128 九、圣言是结合的媒介，因为圣言出于主，因而就是主。

圣言之所以是主与人、人同主结合的媒介，是因为圣言在其本质上，是与神性良善结合的神性真理，也是与神性真理结合的神性良善。这种结合存在于圣言属天意义和属灵意义的一切事物及其每一细节之中。（参《揭秘启示录》373，483，689，881节）由此可知，圣言是良善与真理的完美婚姻。圣言既出于主，而凡出于主的也就是主本身，因此，当人阅读圣言并从中汲取真理时，主便将良善附于这些真理。

人看不见那触动他的良善，因为他凭理智阅读圣言，而理智只从中汲取属于自身的事物，也就是真理。当理智受到启示时，便从流入的喜悦中感受到主将良善附于这些真理。然而，唯有以获得智慧为目的而阅读圣言的人，这种情形才会在其内层发生；那些愿意学习圣言中纯正的真理，并藉着这些真理在自己里面形成教会的人，才是以获得智慧为目的的人。

但那些仅仅为了博学的声誉而阅读圣言的人，以及那些以为只要阅读或聆听圣言，就能生出信仰并有助于得救的人，都不从主接受任何良善。后者的目的，是单凭圣言中的字句使自己得救，而这些字句对他们而言并无任何真理；前者的目的，则是凭博学出人头地，与这一目的相联的不是任何属灵的良善，而是来自世间荣耀的属世喜悦。

圣言既是结合的媒介，便被称为约，即旧约与新约；约表示结合。

129 十、教会出于主，并存在于那些亲近他、遵行他诫命的人里面。

如今，人们并不否认教会属于主；既然教会属于主，它也就出于主。教会之所以存在于那些亲近主的人里面，是因为在基督教世界中，主的教会源于圣言，而圣言出于主，并且出于主到一个地步，圣言就是主。圣言中有与神性良善结合的神性真理，这也就是主。约翰福音所说的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人的生命与光从他而来，以及道成了肉身，所指的正是这一点，并无别的含义。（约1:1—14）

此外，教会之所以存在于那些亲近主的人里面，是因为它存在于信他的人里面，也就是信他是神、救主和救赎主，是“耶和华我们的义”，是进入羊圈、也就是进入教会所必经的门，是道路、真理、生命；信若不藉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信他与父原为一，以及他所教导的其他许多事。我说，若不是出于主，谁也不能相信这些事；若不亲近他，也就不能从他领受这信仰，因为他是天地之神，正如他自己所教导的。除了他，人还应当亲近谁，又能亲近谁呢?

教会之所以存在于那些遵行主诫命的人里面，是因为主不与其他人结合。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也要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约14:21—24）爱就是结合，而与主的结合就是教会。

130 十一、婚姻之爱取决于人里面教会的状态，因为它取决于人里面智慧的状态。

婚姻之爱取决于人里面智慧的状态，这一点前面已多次提及，后面也将多次论及；因此，这里要阐明什么是智慧，以及智慧如何与教会合而为一。人有学识、聪明和智慧；学识在于知识，聪明在于理性，智慧在于生活。就其完整意义而言，智慧兼具知识、理性和生活。知识在先，理性藉着知识形成，智慧则藉着二者形成；当人按照所知的真理，以理性生活时，智慧便由此形成。因此，智慧同时属于理性和生活。当智慧属于理性，并由此体现于生活时，它尚在形成之中；当智慧已融入生活，并由此成为理性的智慧时，它才是真正的智慧。这世上最古的人，除了生活的智慧，不承认有其他智慧；这就是昔日被称为智者之人的智慧。继他们之后的古人，则将理性的智慧认作智慧，这些人被称为哲学家。如今，许多人甚至将学识称为智慧，因为有学问的人、博学的人，乃至仅有知识的人，都被称为智慧人。智慧就这样从顶峰跌落到谷底。

【2】关于智慧的起源、发展以及由此达到的完整状态，也要略作说明。属于教会的事物，称为属灵事物，居于人的至内在层面；属于国家的事物，称为公民事物，位于其下；属于学识、经验和技艺的事物，称为属世事物，构成前二者的脚凳。属于教会的属灵事物之所以居于人的至内在层面，是因为它们与天堂相联，并藉着天堂与主相联；从主经由天堂进入人里面的，正是这些事物，而非其他事物。属于国家的公民事物之所以位于属灵事物之下，是因为它们与世界相联，本就是世界的事物；它们是将人联结起来的规章、法律和准则，使人由此组成稳固而健全的群体与国家。属于学识、经验和技艺的属世事物之所以构成脚凳，是因为它们与身体的五种感官紧密相联；这些感官处于最外层，心智的内层与灵魂的至内在层面，仿佛都坐落其上。

【3】属于教会的属灵事物既居于至内在层面，而居于至内在层面的事物构成头，位于其下的公民事物构成身体，处于最外层的属世事物构成脚，由此可见，当这三者依照各自的秩序排列时，人便是完整的人。因为这时它们之间的流入，正如头的事物流入身体，再经由身体流入脚一样；属灵事物也这样流入公民事物，再经由公民事物流入属世事物。属灵事物既处于天堂之光中，显然就以自身的光照亮依次位于其下的事物，并以自身的热，也就是爱，赋予它们生命。当这种情形发生时，人便有智慧。

【4】如上所述，智慧在于生活，并由此在于理性；那么，什么是生活的智慧呢？概括而言，就是远避恶，因为恶有损于灵魂、国家和身体；并且行善，因为善有益于灵魂、国家和身体。与婚姻之爱相联的智慧，所指的就是这种智慧；婚姻之爱与这种智慧相联，是藉着远避通奸之恶，将它视为危害灵魂、国家和身体的瘟疫。这种智慧既源于属于教会的属灵事物，由此可知，婚姻之爱取决于人里面教会的状态，因为它取决于人里面智慧的状态。前面屡次说，人变得属灵到什么程度，就处于真正的婚姻之爱中到什么程度，其含义也可由此明白；因为人是藉着教会的属灵事物而成为属灵的。关于与婚姻之爱相联的智慧，更多论述见下文。（参163，164，165节）

131 十二、教会既出于主，婚姻之爱也出于主。这是上述论述的必然结论，因此不再多加论证。此外，天堂所有天使都见证，真正的婚姻之爱出于主；他们也见证，这种爱取决于他们里面智慧的状态，而智慧的状态则取决于他们里面教会的状态。天堂天使的这些见证，可见于各章之后的记事；这些记事记述了在灵界的所见所闻。

132 在此，我要补充两则记事。第一则如下：

有一次，我与两位天使交谈，一位来自东方天堂，另一位来自南方天堂。他们察觉我正在思考关于婚姻之爱的智慧奥秘，便问：“你知道我们世界中的智慧竞赛吗？”我回答说，还不知道。他们说：“这样的竞赛有许多。凡出于属灵情感而爱真理的人，也就是因真理是真理、并且藉着真理能获得智慧而爱真理的人，都会在指定的信号发出时聚集起来，探讨那些需要更深理解的事物，并作出结论。”随后，他们握住我的手，说：“跟我们来，你就会看见并听见；今天聚会的信号已经发出了。”他们领我穿过一片平原，来到一座山丘。看哪，山脚下有一条由棕榈树构成的长廊，一直延伸到山顶。我们进入长廊，向上走去。到了山丘的顶端，我看见一片树林，树木生长在隆起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剧场般的场所；里面是一块平地，铺着各色小石子。四周的座椅排列成方形，上面坐着热爱智慧的人。场地中央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张用印封缄的纸。

【2】坐在座椅上的人邀请我们坐到尚空着的座位上，我回答：“两位天使领我到这里，是要我观看和聆听，并不是要我入座。”随后，那两位天使走到场地中央的桌旁，揭开纸上的封印，当着在座众人的面，宣读纸上所写的智慧奥秘，供他们此时探讨和阐明。这些奥秘由第三层天堂的天使写下，并降放在桌上，共有三项：第一，人受造所依照的神的形像和神的样式，各是什么？第二，为什么人生来不具备任何一种爱的知识，而兽类和鸟类，无论高等还是低等，生来却具备其一切爱的知识？第

三，生命树、分别善恶树以及吃这两棵树的果子，各表示什么？下面还写着：“将这三项综合成一个论断，写在一张新纸上，放在这张桌上，我们就会察看；若这论断在天平上显得平衡而正确，你们每个人都将获得智慧的奖赏。”读完之后，两位天使便离开了，升回各自的天堂。

【3】于是，坐在座椅上的人开始探讨并阐明摆在他们面前的奥秘。他们依次发言，先是坐在北方的人，然后是坐在西方的人，接着是坐在南方的人，最后是坐在东方的人。他们首先讨论的题目是：人受造所依照的神的形像和神的样式，各是什么？起初，有人当着众人的面，宣读了创世记中的这些话：“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神的形像造他。”（创1:26，27）“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创5:1）坐在北方的人首先发言，说神的形像和神的样式，是神吹入人里面的两种生命，即意志的生命和理智的生命，因为经上记着：“耶和华神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亚当的鼻孔，人就成了有生命的灵魂。”（创2:7）他们说：“‘吹入鼻孔’就是使人觉知，良善的意志和真理的理智，因而这两种生命的气息，已在他里面。生命既由神吹入他里面，神的形像和样式便表示他里面由智慧与爱、公义与判断所形成的完整状态。”坐在西方的人赞同这些话，但补充说，神所吹入的这种完整状态，也不断地被吹入此后每个人里面；不过，它在人里面，如同在接受器里面，而人作为接受器，就是神的形像和样式。

【4】接着，按次序第三组发言的人，也就是坐在南方的人，说：“神的形像和神的样式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但从创造之初就在人里面结合。我们仿佛凭着内在的光看见，人可能丧失神的形像，却不会丧失神的样式。亚当失去神的形像之后，仍保有神的样式，从这一点上，我们仿佛透过格窗窥见了这事；因为在宣告咒诅之后，经上记着：‘看哪，那人已经与我们中的一位相似，能知道善恶。’（创3:22）后来，经上称他为神的样式，却没有称他为神的形像。（创5:1）但我们还是请坐在东方的同伴来说明，神的形像究竟是什么，神的样式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们所处的方位使他们有更高的光。”

【5】众人安静下来之后，坐在东方的人从座椅上起身，仰望主，然后重新坐下，说神的形像就是神的接受器；神既是爱本身和智慧本身，神的形像就是人里面接受来自神的爱与智慧的接受器。神的样式则是一种完全的相似和充分的表象，使爱与智慧仿佛在人里面，因而完全像是属于人自己的。他们说：“人所感受到的，无非是自己凭自己去爱，凭自己获得智慧，也就是凭自己意愿良善、理解真理；然而，这一切丝毫不出于人自己，而是出于神。唯独神凭自己去爱，凭自己拥有智慧，因为神是爱本身和智慧本身。爱与智慧，也就是良善与真理，仿佛在人里面并属于人自己的这种相似或表象，使人成为人，使人能够与神结合，并由此活到永远。由此可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能够完全像凭自己一样意愿良善、理解真理，同时却知道并相信，这一切出于神。因为，人知道并相信这一点到什么程度，神就将自己的形像置于他里面到什么程度；若人相信这些出于自己，而非出于神，情形便不同了。”

【6】说完这些话，他们心中涌起了出于对真理之爱的热忱，便继续说道：“人若不觉得爱与智慧仿佛属于自己，怎能接受它们、保有它们，并再次生发它们呢？若不赋予人在结合中作出回应的能力，人又怎能藉着爱与智慧与神结合呢？因为没有回应，就不可能有任何结合。结合中的回应，就是人仿佛凭自己爱神，并对属于神的事物有智慧，却仍相信这一切出于神。此外，人若不与永恒的神结合，又怎能活到永远呢？因此，人里面若没有神的这种样式，又怎能成为人呢？”

【7】众人听了，都表示赞同，说：“就据此作出以下结论：人是神的接受器，神的接受器就是神的形像；神既是爱本身和智慧本身，人就是爱与智慧的接受器。接受器接受它们到什么程度，就成为神的形像到什么程度。人之所以是神的样式，是因为他在自己里面感到，那些出于神的事物仿佛在他里面，属于他自己。然而，只有当人承认，自己里面的爱与智慧，也就是良善与真理，并不属于自己，因而也不出于自己，而唯独属于神，因而出于神时，他才藉着这一样式成为神的形像；他承认这一点到什么程度，就成为神的形像到什么程度。”

133 此后，他们着手讨论第二个题目：“为什么人生来不具备任何一种爱的知识，而兽类和鸟类，无论高等还是低等，生来却具备其一切爱的知识？”他们先以种种事例证实这一命题的真实性。就人而言，人生来没有任何知识，甚至没有关于婚姻之爱的知识。他们曾对此作过探究，并从研究者那里听说，婴儿甚至不能凭天生的知识自行靠近母亲的乳房，而必须由母亲或乳母将他抱近；他只知道吮吸，而这也是在子宫中不断吮吸而获得的。此后，他还不知道怎样行走，也不会将声音组成任何人的语词，甚至不能像兽类那样，以声音表达自己爱的情感。此外，他也不像所有兽类那样，知道什么食物适合自己，而是抓起面前的东西，无论洁净还是不洁净，都放进嘴里。研究者说，人若未经教导，甚至不知道如何分辨性别，对于爱异性的方式更是一无所知；即使少女和青年已受过各种知识的教育，若没有他人的教导，也仍不知道这些方式。总而言之，人生来像虫子一样，只处于肉体层面；若不从他人那里学习知识、理解事物并获得智慧，就仍停留在肉体层面。

【2】随后，他们证实，各种动物，无论高等还是低等，如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爬行动物、鱼类，以及称为昆虫的小虫，生来就具备与其生命中各种爱有关的一切知识，包括关于觅食、居处、两性之爱、生育以及养育后代的一切知识。他们回忆起在属世世界中所见、所闻和所读到的种种奇妙事例，以此加以证实。他们将我们的世界称为属世世界，因为他们从前曾在那里生活；那里的动物并非表象，而是真实的动物。这样证实了这一命题的真实性之后，他们便专心探究并寻找其中的目的和原因，以阐明并揭示这一奥秘。众人都说，这些情形必然出于神性智慧，为的是使人成为人，使兽成为兽；因此，人出生时的不完善，要成为他的完善，而兽出生时的完善，则是它的不完善。

134 这时，坐在北方的人首先阐述自己的见解，说人生来没有知识，是为了能够接受一切知识；若人生来就具备某些知识，便不能接受生来所具备的知识以外的任何知识，也不能将任何知识化为己有。他们用以下比喻加以说明：初生的人如同尚未播下任何种子的土地，却能接受一切种子，使它们生长并结出果实；兽则如同已经播种、长满禾草的土地，除了原已种下的种子，不再接受其他种子；若播

下其他种子，原有的禾草便会将它们窒息。因此，人要经过许多年才能长大，在这些年间，他能像土地一样得到耕耘，长出各类庄稼、花卉和树木；兽却只需几年便长成，在这几年间，它只能发展天生所具备的事物，不能发展其他事物。

【2】随后，坐在西方的人发言，说人生来并不像兽那样具备知识，而是具备官能和倾向，即求知的官能和爱的倾向；人生来不但有求知的官能，也有理解和获得智慧的官能；他还生来具有极其完善的倾向，不但能爱属于自己和世界的事物，也能爱属于神和天堂的事物。因此，人由父母所生时，是一个起初只凭外在感官、尚不凭任何内在感官而活的器官，为的是使他逐渐成为人，先成为属世人，再成为理性人，最终成为属灵人。若人生来像兽一样具备知识和爱，这一过程就不会发生；因为天生的知识和情感限制了这种发展，而天生的官能和倾向却不设任何限制。因此，人能在学识、聪明和智慧上不断完善，直到永远。

【3】坐在南方的人接着发表自己的见解，说人不可能从自己获得任何知识：“他必须从他人那里获得知识，因为他没有任何天生的知识。他既不能从自己获得任何知识，也就不能从自己获得任何爱，因为没有知识的地方，也就没有爱。知识与爱是不可分的伴侣，二者不能分离，正如意志与理智、情感与思想，乃至本质与形式不能分离一样。因此，当人从他人那里获得知识时，爱便作为伴侣与知识相联。与知识相联的普遍之爱，是对求知、理解和获得智慧的爱；这种爱唯独人有，兽没有，它从神流入。

【4】“我们赞同西方同伴的看法：人生来不具备任何爱，因而也不具备任何知识，而只具备爱的倾向，并由此具备接受知识的官能；知识并非从自己，而是从他人，也就是经由他人而来。之所以说‘经由他人’，是因为他人也没有从自己获得任何知识，而是从神获得的。我们也赞同北方同伴的看法：初生的人如同尚未播下任何种子的土地，各种种子，无论高等还是低等，都能播在其中。我们还要补充，兽生来具备属世的爱，因而也具备与这些爱相对应的知识；然而，它们并不凭这些知识去认识、思考、理解或获得智慧，而是它们的爱藉着这些知识驱使它们，几乎就像狗领着盲人穿行街道一样，因为就理智而言，它们是盲目的；更确切地说，它们就像梦游者，在理智沉睡时，凭盲目的知识行事。”

【5】最后，坐在东方的人发言，说：“我们赞同弟兄们所说的：人没有任何知识出于自己，而是从他人、经由他人获得知识，为的是使他知道并承认，自己所知道、理解以及凭智慧领会的一切，都出于神；唯有如此，人才能由主孕育、出生并重生，成为主的形像和样式。因为，人藉着承认并相信，自己过去和现在所接受的一切仁爱与仁义的良善，以及一切智慧与信仰的真理，都出于主，丝毫不出于自己，便成为主的形像；人藉着感到这些事物在自己里面，仿佛出于自己，便成为主的样式。他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他并非生来具备知识，而是后来接受知识，而接受知识在他看来仿佛出于自己。主也赐给人这种感觉，为要使他成为人，而不是兽；因为，人藉着仿佛凭自己意愿、思考、爱、

求知、理解和获得智慧，便接受知识，将知识提升为聪明，再藉着运用知识而提升为智慧。主就这样使人与自己结合，人也使自己与主结合。若不是主预先安排，使人生来全然无知，这些事就不可能发生。”

【6】这番话说完之后，众人都希望根据所讨论的内容作出结论，于是形成了以下论断：“人生来不具备任何知识，是为了能够获得一切知识，并进一步达到聪明，再藉着聪明达到智慧；人生来不具备任何爱，是为了能够凭聪明运用知识，从而获得一切爱，并藉着对邻舍的爱，达到对主的爱，由此与主结合，成为人，并活到永远。”

135 此后，他们拿起那张纸，读出第三个讨论题目：“生命树、分别善恶树以及吃这两棵树的果子，各表示什么？”众人请求来自东方的人阐明这一奥秘，因为它需要更深的理解，而来自东方的人处于火焰般的光中，也就是处于爱的智慧中。这种智慧正是伊甸园所表示的，那两棵树就安置在园中。他们回答：“我们会说明；但人不能从自己获得任何事物，只能从主获得，因此，我们要凭主来说明，却仍仿佛凭自己一样说出来。”随后，他们说：“树表示人，树的果子表示生活的良善。因此，生命树表示凭神而活的人，或是活在人里面的神。爱与智慧、仁义与信仰，也就是良善与真理，构成神在人里面的生命，所以生命树表示这些事物，以及由此赐给人的永生。启示录中所说，人将获准吃其果子的生命树，也表示同样的事物。（启2:7；22:2，14）

【2】“分别善恶树表示相信自己凭自己、而非凭神而活的人；也就是相信人里面的爱与智慧、仁义与信仰，即良善与真理，属于人自己，而非属于神。人之所以相信这一点，是因为他的思考、意愿、言语和行为，在一切相似和表象上，都仿佛出于自己。人基于这种信念，便使自己确信，神已将自己置入他里面，或将自己的神性注入他里面；因此，蛇说：‘神知道，你们吃那棵树果子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3:5）

【3】“吃这两棵树的果子，表示接受并化为己有；吃生命树的果子，表示接受永生；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表示接受定罪。因此，亚当和他的妻子，连同蛇，都受了咒诅。蛇表示处于自我之爱和自恃聪明之骄傲中的魔鬼；这种爱是那棵树的占有者，而因这种爱陷入骄傲的人，就是这样的树。因此，那些相信亚当凭自己拥有智慧、凭自己行善，并认为这就是他完整状态的人，犯了极大的错误；事实上，亚当正是因这种信念而受了咒诅，因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表示的，正是这种信念。他于是失去了原有的完整状态；他原有的完整状态，在于相信自己凭神拥有智慧、凭神行善，丝毫不凭自己，因为吃生命树的果子所表示的，正是这一点。唯独主在世时，凭自己拥有智慧，凭自己行善，因为从出生起，神性本身就在他里面，并属于他；因此，他也凭自己的能力成为救赎主和救主。”

【4】根据这些论述，他们作出以下结论：“生命树、分别善恶树以及吃这两棵树的果子，表示：人的生命在于神在人里面，这时，人便有天堂和永生；人的死亡则在于确信并相信，人的生命不是神，而是人自己，由此，人便有地狱和永死，也就是定罪。”

136 此后，他们查看天使留在桌上的那张纸，看见下面写着：“将这三项综合成一个论断。”于是，他们将三项汇集起来，看出它们彼此相联，构成一个连贯的次序；这一连贯的次序，也就是这一论断，如下：“人受造，是为了从神接受爱与智慧，却在一切相似上仿佛凭自己一样，为的是使人能够接受并与神结合。因此，人生来不具备任何爱，也不具备任何知识，更不具备任何凭自己去爱和拥有智慧的能力。所以，人若将一切爱的良善和智慧的真理归于神，就成为活人；若将这些归于自己，就成为死人。”

他们将这段话写在一张新纸上，放在桌上。看哪，天使忽然在明亮的白光中出现，将那张纸带到天堂。纸上的话在那里读过之后，坐在座椅上的人便听见从那里传来的声音：“好，好，好！”随即，有一位从那里出现，仿佛飞翔而来；他的双脚旁有两只翅膀，两侧太阳穴旁也有两只翅膀，手中拿着奖赏，就是长袍、帽子和桂冠。他降下来，将蛋白石色的长袍赐给坐在北方的人，将绯红色的长袍赐给坐在西方的人，将帽子赐给坐在南方的人；帽子的边缘饰有金与珍珠制成的带子，左侧隆起的部分饰有切割成花形的钻石。他又将镶有红宝石和蓝宝石的桂冠赐给坐在东方的人。

众人佩戴着这些奖赏，离开智慧竞赛的场所，各自回家。当他们向妻子展示自己的装束时，妻子们便迎上前来，也佩戴着天堂所赐的美丽饰物；这使他们十分惊讶。

137 第二则记事：

当我默想婚姻之爱时，看哪，远处出现了两个赤身的婴孩，手里拿着篮子，斑鸠在他们周围飞翔。看得近些时，他们虽是赤身，却佩戴着雅致的花饰：花冠装点着他们的头，百合花和风信子蓝色玫瑰编成的带子，从肩部斜垂至腰间，装点着他们的胸前；还有一条用小叶片编成、间缀橄榄果的带子，仿佛共同环绕着他们二人。但当他们走得更近时，看上去不再像婴孩，也不再赤身，而像两个正值青春初盛的人，穿着光亮丝绸制成的长袍和内袍，上面织着极其美丽的花朵。他们来到我身旁时，一股春日的暖意从天堂经由他们向我吹来，带着芬芳的气息，仿佛来自园中和田野里初开的花朵。他们是来自天堂的一对夫妻，随后便与我交谈。由于我心里仍想着刚才所见的景象，他们问：“你看见了什么？”

【2】我便告诉他们，起初，他们在我看来像赤身的婴孩，随后像佩戴花饰的婴孩，最后则身形高大，穿着饰有花朵的衣服；就在那时，春日的气息及其愉悦立刻向我吹来。听了这些，他们愉快地笑了，说他们在路上并未觉得自己像婴孩，也没有赤身或佩戴花饰，而是始终保持着现在这样的样貌。他们的婚姻之爱在远处以那种方式呈现出来：他们看上去像赤身的婴孩，表象的是这爱的纯真状态；花饰表象的是这爱的愉悦，而如今织在他们长袍和内袍上的花朵，表象的也是同样的愉悦。他们说：“你说，我们走近时，一股春日的暖意及其宜人的气息向你吹来，仿佛来自花园；我们会告诉你这是为什么。”

【3】他们说：“我们结为夫妻，至今已有许多个世纪，却始终处于你现在所见的青春盛年。我们最初的状态，就像少女与青年结为夫妻时最初的状态。当时，我们相信，那种状态就是我们生命的幸福本身。但我们从自己天堂中的其他人那里听说，后来也亲自觉知到，那是一种热与光尚未调和的状态；随着丈夫在智慧上不断完善，妻子爱丈夫里面的智慧，热与光便逐渐调和。这是藉着功用、并依照功用而实现的，就是夫妻二人在社群中互相帮助，共同履行的功用。随后，愉悦便依照热与光，也就是智慧与对智慧之爱的调和程度，接踵而来。

【4】“我们走近时，你感到仿佛有春日的暖意向你吹来，是因为在我们的天堂中，婚姻之爱与这种暖意共同起作用。在我们那里，热就是爱，与热结合的光就是智慧，而功用则像大气，在其怀中容纳着二者。热与光若没有容纳它们的介质，又算什么呢？同样，爱与智慧若没有它们的功用，又算什么呢？它们里面就没有婚姻的结合，因为缺少使它们存于其中的载体。在天堂中，哪里有春日的暖意，哪里就有真正的婚姻之爱。它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唯有热与光均衡结合的地方，才有春日的气息，也就是热与光同样多，光与热同样多的地方。我们认为，正如热以与光相伴为乐，光也以与热相伴为乐，爱与智慧之间也是如此，智慧与爱之间亦然。”

【5】他又说：“在我们的天堂中，光永远常存，从没有傍晚的阴影，更没有黑暗，因为我们的太阳不像你们的太阳那样落下又升起，而是始终停留在天顶与地平线之间的中间位置，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在天空中四十五度的位置。因此，从我们的太阳发出的热与光，造就了永恒的春天；凡爱与智慧均衡结合的人，都有永恒的春日气息吹入他们里面。我们的主藉着热与光的永恒结合，所发出的无非是功用。你们大地上的萌发生长，以及鸟类和兽类在春天的交配，也都由此而来。因为春日的暖意开启它们的内层，直达称为它们灵魂的至内在层面，触动这些灵魂，并将自身的婚姻结合赋予它们；又使它们的繁殖能力，从不断努力结出功用之果，也就是繁衍其类的趋向中，进入自身的愉悦。

【6】“但对人而言，来自主的春日暖意不断流入，因此，他们在任何时候，甚至严冬之中，都能享受婚姻的愉悦。因为男人受造，是为了接受来自主的光，也就是智慧；女人受造，是为了接受来自主的热，也就是对丈夫智慧的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走近时，一股春日的暖意向你吹来，带着芬芳的气息，仿佛来自园中和田野里初开的花朵。”

【7】说完这些话，那位丈夫向我伸出右手，领我来到一些房屋，里面住着与他们一样正值青春盛年的夫妻。他说，那些如今看上去像少女的妻子，在世时曾是年迈的老妇；那些如今看上去像青年的丈夫，在世时曾是衰老的老人。主使他们全都恢复到这青春盛年的年岁，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并出于宗教信仰，将通奸视为严重的罪而远避。他又说，除非弃绝通奸那可怕的快乐，否则无人能知道婚姻之爱那幸福的愉悦；除非凭主拥有智慧，否则无人能弃绝这些快乐；除非出于对功用的爱而履行功用，否则无人能凭主拥有智慧。那时，我还看见他们房屋里的器具，全都具有属天的形式，并因黄金而闪耀，仿佛被镶嵌其间的红宝石映照得如火焰般发光。

第七章　论贞洁与不贞洁

138 我目前仍处于具体论述婚姻之爱的开端。若不在某种程度上显明它的对立面，也就是淫秽，便只能对婚姻之爱有模糊而不清晰的认识。当贞洁与不贞洁一并得到描述时，淫秽便会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来，或如影子般呈现，因为贞洁无非是从贞洁之中除去淫秽。因此，这里将略述贞洁与不贞洁。至于淫秽，也就是与贞洁完全相反的事物，将在本书后半部论述；届时，将在“淫乱之爱的疯狂快乐”这一标题下，全面描述它及其各种形态。至于什么是贞洁与不贞洁，以及它们存在于哪些人里面，将按以下次序加以阐明。

一、贞洁与不贞洁，只能用于论述婚姻及与婚姻有关的事物。

二、唯有一夫一妻的婚姻，也就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婚姻，才能称为贞洁。

三、唯有基督徒的婚姻之爱，才有贞洁可言。

四、真正的婚姻之爱，就是贞洁本身。

五、真正婚姻之爱的一切愉悦，甚至最外在的愉悦，都是贞洁的。

六、在那些由主成为属灵的人里面，婚姻之爱会越来越纯净，并成为贞洁的。

七、婚姻的贞洁，来自出于宗教信仰而彻底弃绝淫乱。

八、贞洁不能用来形容婴孩，也不能用来形容儿童，以及尚未在自身感受到两性之爱的少年少女。

九、贞洁不能用来形容先天的阉人，也不能用来形容后天的阉人。

十、贞洁不能用来形容那些不相信通奸是宗教之恶的人，更不能用来形容那些不相信通奸危害社会的人。

十一、贞洁不能用来形容那些仅因种种外在原因而禁绝通奸的人。

十二、贞洁不能用来形容那些认为婚姻是淫秽的人。

十三、贞洁不能用来形容那些发誓终身独身、弃绝婚姻的人，除非他们里面有对真正婚姻生活的爱，并且这爱始终存留。

十四、婚姻状态优于独身状态。

下面逐一解释这些论点。

139 一、贞洁与不贞洁，只能用于论述婚姻及与婚姻有关的事物。

这是因为，真正的婚姻之爱就是贞洁本身，下面将对此加以说明；与它相反的爱，称为淫乱之爱，就是淫秽本身。因此，婚姻之爱从淫乱之爱中得到洁净到什么程度，就贞洁到什么程度，因为那与它相反、会毁坏它的爱，也就被除去到什么程度。由此可见，所谓贞洁，就是婚姻之爱的纯净。

然而，也有不贞洁的婚姻之爱，却并非淫秽。例如，有些夫妻因种种外在原因而克制自己，不作淫欲之事，甚至不去想这些事；但他们的婚姻之爱若未在他们的灵里得到洁净，就仍不是贞洁的。这种爱的形式是贞洁的，却不具有贞洁的本质。

140 贞洁与不贞洁之所以也用于论述与婚姻有关的事物，是因为婚姻的特性铭刻在两性之中，从至内在层面直达最外在层面；人的思想和情感都依照这一特性而形成，并由此从内在影响身体的行为和姿态。这一点在淫秽的人身上显得更为明显：盘踞在他们心智中的淫秽，可以从他们说话的声调中听出来，也可以从他们将一切言语，甚至贞洁的言语，都引向淫欲之事看出来。说话的声调出于意志的情感，言语则出于理智的思想。这表明，他们的意志及其一切、理智及其一切，也就是整个心智，以及由此而来的身体的一切，从至内在层面到最外在层面，都充斥着淫秽。

我从天使那里听说，即使极其伪善的人说话再怎么贞洁，天使也能从听觉中觉知他们的淫秽，并从他们散发的气场中感受到它。这也表明，淫秽居于他们心智的至内在层面，并由此居于他们身体的至内在层面，只是在外面被遮盖起来，仿佛罩着一层绘有各色图案的外壳。淫秽的人会散发淫欲的气场，这一点从以色列人的律例中可以看出：凡被这类事玷污的人，即使只是用手触碰某物，那物也全然成为不洁净的。

由此可以推知，贞洁的人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他们里面的一切，从至内在层面到最外在层面，都是贞洁的；使他们如此的，正是婚姻之爱的贞洁。因此，世上有这样的说法：对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对不洁净的人，凡物都不洁净。

141 二、唯有一夫一妻的婚姻，也就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婚姻，才能称为贞洁。

唯有这样的婚姻才能称为贞洁，是因为其中的婚姻之爱并不停留在属世人里面，而是进入属灵人里面，逐渐为自己开辟道路，直达属灵婚姻本身，也就是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并与之结合；这属灵婚姻正是婚姻之爱的起源。因为，婚姻之爱随着智慧的增长而进入人的内层，而智慧则随着主将教会植入人里面而增长，前文已对此作了多方面的说明。

这在多妻者里面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们将婚姻之爱分割了，而分割后的婚姻之爱，与本质上属世的两性之爱并无不同。关于这一点，在论述多妻制时，将会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内容。

142 三、唯有基督徒的婚姻之爱，才有贞洁可言。

这是因为，真正的婚姻之爱与人里面教会的状态同步发展，并且这爱出于主，前一章及其他地方已对此作了说明（参130，131节）。此外，教会的纯正真理存在于圣言中，主也在这些真理中临在。由此可知，唯有在基督教世界中，才有贞洁的婚姻之爱；即使尚未存在，也仍有可能存在。所谓基督徒的婚姻之爱，是指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婚姻之爱。

这种婚姻之爱能够根植于基督徒里面，并由处于真正婚姻之爱的父母遗传给子女；由此，子女生来便具有领会教会与天堂之事的智慧官能和倾向。这些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说明。至于基督徒若娶多个妻子，不仅犯了属世的通奸，也犯了属灵的通奸，将在论述多妻制时予以证明。

143 四、真正的婚姻之爱，就是贞洁本身。其原因如下：

1. 因为这爱出于主，并与主和教会的婚姻相对应。

2. 因为这爱源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

3. 因为这爱是属灵的，正如人里面的教会是属灵的一样。

4. 因为这爱是一切属天之爱与属灵之爱的根基和首领。

5. 因为这爱是人类正当的繁衍之源，并由此成为天使天堂的繁衍之源。

6. 因此，天堂的天使也具有这爱，并由这爱在他们里面生出属灵的后裔，也就是爱与智慧。

7. 因此，这爱的功用也比创造中的其他功用更为卓越。

由此可知，从其起源和本质来看，真正的婚姻之爱是纯净而神圣的，甚至可以称为纯净与神圣本身，因而就是贞洁本身。然而，无论在人里面，还是在天使里面，这爱都不是全然纯净的，详见下面第六条（146节）。

144 五、真正婚姻之爱的一切愉悦，甚至最外在的愉悦，都是贞洁的。

这是由上述解释推知的：真正的婚姻之爱就是贞洁本身，而愉悦构成这爱的生命。前文曾提到，这爱的愉悦会上升并进入天堂，沿途经过天堂天使所具有的属天之爱的快乐，并与他们婚姻之爱的愉悦相结合。

此外，我还从天使那里听说，当这些愉悦从世上贞洁的夫妻那里上升时，他们便觉知到自己里面的这些愉悦得到提升，变得充盈。当被问及是否连最外在的愉悦也是如此时，他们点头肯定；但由于旁边站着一些淫秽的人，他们便轻声说道：“不然还能怎样？这些不正是那些愉悦的圆满呈现吗？”

至于这爱的愉悦从何而来，以及它们具有怎样的性质，参见前文69节及各篇记事，尤其是后面的记事。

145 六、在那些由主使其成为属灵的人里面，婚姻之爱会越来越纯净，并成为贞洁的。其原因如下：

1. 最初的爱，也就是婚前及新婚时的爱，带有一些两性之爱的成分，因而也带有身体本身的热情；这热情尚未受到灵之爱的调和。

2. 人是逐渐从属世变为属灵的。当人的理性——介于天堂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开始从天堂的流入中汲取生命时，人就成为属灵的；而当人因智慧而受到感动，并从中获得喜悦时，这一转变便会发生，关于这智慧，参见前文130节。这一转变发生到什么程度，人的心智就被提升到更高的氛围中到什么程度；这氛围承载着属天的光与热，也就是天使所具有的智慧与爱，因为属天的光与智慧共同作用，属天的热与爱共同作用。随着夫妻里面的智慧及对智慧的爱不断增长，他们的婚姻之爱也得到净化。由于这一过程是逐渐发生的，所以这爱也就越来越贞洁。

这种属灵的净化，可以比作化学家对物质性精液的提纯，其操作称为除渣、精馏、净化、复馏、浓缩、倾析和升华；而经过净化的智慧，则可比作酒精，也就是经过高度精馏的精液。

3. 属灵智慧本身具有这样的性质：它因对智慧的爱而越来越热切，并由此增长，直到永远。这种增长，是通过类似除渣、净化、精馏、浓缩、倾析和升华的过程，使智慧趋于完善；这些过程则是通过使理智摆脱感官的谬误、使意志摆脱身体的诱惑而实现的。由此可见，婚姻之爱也同样会逐渐变得越来越纯净，因而越来越贞洁，因为智慧正是这爱的源头。

夫妻之爱最初的状态，是热尚未受到光调和的状态；但随着丈夫在智慧上趋于完善，妻子爱丈夫里面的这智慧，这热便逐渐得到调和。关于这一点，参见137节的记事。

146 然而，应当知道，无论在人里面，还是在天使里面，都不存在完全贞洁或纯净的婚姻之爱；总有某种不贞洁或不纯净的成分附着于这爱，并处于它之下。但这成分的性质与淫秽不同，因为在他们里面，贞洁居于上层，不贞洁居于下层；主在两者之间设置了一道仿佛带有铰链的门，这门随着人的意向而开启，主也看顾它，不让它一直敞开，以免两者彼此流入、相互混杂。

因为，人的属世层面生来就受到玷污，充满诸恶；但他的属灵层面并非如此，因为这层面的诞生出于主，也就是重生；重生是逐渐脱离那些与人的倾向俱生的恶。

在人和天使里面，没有任何一种爱是完全纯净的，也不可能变得完全纯净；但主首要看重的是意志的目的、志向或意图。因此，人具有并持守这些目的、志向或意图到什么程度，就被引入纯净到什么程度，并在前进中接近纯净到什么程度。关于这一点，参见前文71节。

147 七、婚姻的贞洁，来自出于宗教信仰而彻底弃绝淫乱。

其原因在于，贞洁就是除去淫秽。有一条普遍的法则：人除去恶到什么程度，就为善的进入提供机会到什么程度；此外，人恨恶恶到什么程度，就爱善到什么程度，反之亦然。因此，人弃绝淫乱到什么程度，婚姻的贞洁就进入到什么程度。

婚姻之爱随着淫乱的弃绝而得到净化、归于正正，这一点，凡具有一般领悟力的人，只要听到这样的陈述，就能看出来，无须先加以论证。但由于并非人人都具有这种领悟力，所以仍有必要通过论证来阐明。论据如下：婚姻之爱一经分割，就会冷却，而这种冷却会使它消亡，因为淫秽之爱的热会将它熄灭。两种相反的热不可能同时存在，而不使其中一种排斥另一种，并剥夺其力量。

因此，当婚姻之爱的热除去并排斥淫乱之爱的热时，婚姻之爱便开始愉悦地温暖起来，并因感受到自身的愉悦而萌芽、开花，如同春天的果园和玫瑰园。后者得益于属世世界太阳所发出的光与热的春日调和，前者则得益于属灵世界太阳所发出的光与热的春日调和。

148 每个人由于受造，从出生起便具有内在的婚姻之爱和外在的婚姻之爱；内在的是属灵的，外在的是属世的。人首先进入外在的婚姻之爱，随着他成为属灵的人，才进入内在的婚姻之爱。因此，人若停留在外在或属世的婚姻之爱中，内在或属灵的婚姻之爱便被遮蔽，以至于他对它一无所知，甚至称它为空洞的观念。但人若成为属灵的人，就开始对它有所认识，继而有所领悟它的性质，并逐渐感受到它的美好、快乐和愉悦。随着这些变化发生，上述外在与内在之间的遮蔽物便开始变薄，继而仿佛融化，最终消解、散去。

当这一切发生之后，外在的婚姻之爱虽然仍然存在，却不断受到内在婚姻之爱的净化，除去其中的渣滓；直到外在成为内在的面容，从内在的福乐中汲取自身的快乐，同时汲取内在的生命，以及这生命的力量所带来的愉悦。这就是对淫乱的弃绝，婚姻的贞洁由此而生。

【2】人们可能以为，当内在的婚姻之爱将自身与外在分开，或将外在与自身分开之后，所留下的外在婚姻之爱，与未经分离的外在婚姻之爱是相同的。但我从天使那里听说，两者截然不同。出于内在的外在婚姻之爱，他们称之为“内在的外在”，不含任何淫欲，因为内在不能放纵淫欲，只能享受贞洁的愉悦；它也将同样的性质赋予自己的外在，并在其中感受自身的愉悦。与内在分离的外在婚姻之爱则完全不同；天使说，它无论整体还是各个部分，都充满淫欲。他们将出于内在的外在婚姻之爱比作佳美的果实，其宜人的滋味和香气渗入表皮，使表皮形成与它们相对应的形态。

【3】他们还将出于内在的外在婚姻之爱比作一座粮仓，其中的储粮从不减少，因为凡是取用的，都不断得到新的补充；但他们将与内在分离的外在婚姻之爱比作扬谷器中的麦子，麦粒若被抛散四周，就只剩下糠秕，被风吹散。若不弃绝淫乱之爱，婚姻之爱也会如此。

149 弃绝淫乱若不是出于宗教信仰，就不能产生婚姻的贞洁，因为人没有宗教信仰，就不能成为属灵的人，而仍是属世的。属世的人即使弃绝淫乱，他的灵仍未弃绝淫乱。因此，尽管他自以为因弃绝淫乱而成为贞洁的，淫秽却仍潜藏在他里面，如同脓液藏在仅表面愈合的伤口中。婚姻之爱与人里面的教会状态相应（参130节）。关于这一点的更多说明，见下文第十一项的阐释。

150 八、贞洁不能用来形容婴孩，也不能用来形容儿童，以及尚未在自身感受到两性之爱的少年少女。原因在于，贞洁与淫秽只适用于婚姻及属婚姻之事（参139节）。对于那些对婚姻之事一无所知的人，不能谈论他们是否贞洁，因为婚姻之事对他们而言仿佛并不存在；对于不存在的事物，既不会有情感，也不会有思想。然而，当人开始感受到婚姻之事的最初萌动，也就是两性之爱的萌动时，原先的无便开始成为有。人们通常称尚未在自身感受到两性之爱的少年少女为贞洁，是因为不知道贞洁是什么。

151 九、贞洁不能用来形容先天的阉人，也不能用来形容后天的阉人。先天的阉人，主要指那些生来就缺少爱的最外在层面的人。由于缺少这一层面，爱的最初层面和中间层面便没有赖以存立的根基，因而也不能存在；即使存在，他们也无意区分贞洁与淫秽，因为两者对他们而言并无差别。不过，这类人有多种不同的情形。

后天的阉人与某些先天的阉人，情形大致相同。但后天的阉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只能将婚姻之爱视为幻想，将其中的愉悦视为空谈。他们里面即使还存有些许倾向，也已变得沉寂，既非贞洁，也非淫秽；既然两者都不是，就不能以其中任何一个名称来称呼。

152 十、贞洁不能用来形容那些不相信通奸是宗教之恶的人，更不能用来形容那些不相信通奸危害社会的人。不能用贞洁来形容他们，是因为他们既不知道贞洁是什么，也不知道贞洁确实存在。贞洁属于婚姻，正如本章第一项所阐明的。那些不相信通奸是宗教之恶的人，也使婚姻成为淫秽的；然而，正是夫妻里面的宗教信仰，使他们的婚姻具有贞洁。因此，对这些人而言，没有什么是贞洁的，在他们面前谈论贞洁也是徒然。这些人是因确信通奸无恶而成为通奸者的。

至于那些不相信通奸危害社会的人，他们比前一类人更不知道贞洁是什么，也更不知道贞洁确实存在，因为他们是蓄意的通奸者。他们若说婚姻不像通奸那样淫秽，也只是口里这样说，心里却不这样想，因为婚姻在他们里面是冷淡的。那些从这种冷淡出发谈论贞洁之热的人，不可能对婚姻之爱具有贞洁之热的观念。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的思想观念如何，以及由此而来的言语内涵如何，将在第二部论述通奸者的疯狂时说明。

153 十一、贞洁不能用来形容那些仅因种种外在原因而禁绝通奸的人。

许多人以为，只要身体不犯通奸，就是贞洁；然而，除非同时在灵里也禁绝通奸，否则这并不是贞洁。人的灵，在这里指人的心智及其中的情感与思想，决定人是贞洁还是淫秽；身体的贞洁或淫秽也由此而来，因为心智或灵是怎样的，身体就完全是怎样的。因此，那些只在身体上禁绝通奸，却未从灵里禁绝的人，以及那些因身体的缘故才在灵里禁绝通奸的人，都不是贞洁的。有许多原因能使人在身体上停止通奸，也能使他因身体的缘故而在灵里停止通奸；然而，凡不是出于灵而在身体上停止通奸的人，仍是淫秽的。因为主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太5:28）

【2】仅在身体上禁绝通奸的所有原因，无法一一列举，因为这些原因随婚姻状态和身体状况而异。有些人禁绝通奸，是因为害怕民事法律及其惩罚；害怕名声受损，因而失去尊荣；害怕由此染上疾病；害怕妻子在家中争吵，使生活不得安宁；害怕丈夫或亲属报复；或害怕遭仆人殴打。还有些人禁绝通奸，是因为贫困、吝啬，或因疾病、纵欲、年老而身体衰弱，或因丧失性能力。其中也有些人，因为在身体上不能或不敢通奸，便在灵里也谴责通奸，因而从道德上发表反对通奸、赞成婚姻的言论。然而，这些人若不是在灵里、并且出于宗教信仰而憎恶通奸，就仍是通奸者；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在身体上犯通奸，却仍在灵里犯通奸。因此，他们死后成为灵时，便公开发表赞成通奸的言论。

由此可见，不敬虔的人也能因通奸有害而逃避通奸，但唯有基督徒才能因通奸是罪而逃避通奸。由此也可确知本项命题是真实的：贞洁不能用来形容那些仅因种种外在原因而禁绝通奸的人。

154 十二、贞洁不能用来形容那些认为婚姻是淫秽的人。

这些人既不知道贞洁是什么，也不知道贞洁确实存在，正如前文第152节所说的那些人一样，也如接下来将要论述的那些把贞洁仅仅归于独身的人一样。

155 十三、贞洁不能用来形容那些发誓终身独身、弃绝婚姻的人，除非他们里面有对真正婚姻生活的爱，并且这爱始终存留。

不能用贞洁来形容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发誓终身独身之后，便抛弃了婚姻之爱，而贞洁只适用于这爱。然而，人由于受造，从出生起便具有对异性的倾向；当这倾向受到压制和约束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热情，在某些人里面甚至成为炽热的欲火。这热情从身体升入灵中，便扰乱人的灵，在某些人里面还会玷污它。被玷污的灵也可能因此玷污宗教之事，将这些事从其内在的居所降至外在层面；在内在的居所中，这些事是神圣的，但到了外在层面，就只剩下口头的言辞和身体的姿态。因此，主作了安排，使这种独身生活只存在于那些处于外在敬拜中的人当中。他们之所以处于外在敬拜中，是因为他们不归向主，也不阅读圣言。对这些人而言，所规定的独身生活及随之而来的贞洁誓约，并不像对那些处于内在敬拜中的人那样，会危及永恒的生命。此外，许多人进入这种生活状态，并非出于意志的自由；有些人在尚未能够凭理性自由选择之前就已进入，还有些人则是出于世上的种种诱因。

【2】有些人选择这种生活状态，是为了使心智远离世界，专心敬拜神。在这些人当中，只有那些在进入这种状态之前就已爱真正的婚姻生活，或在进入之后产生了这爱，并且始终持守这爱的人，才是贞洁的，因为贞洁所形容的，正是对这种生活的爱。因此，所有修道者死后最终都会被解除誓约，获准自由，按照他们的爱在内心的愿望和渴求，选择婚姻生活或非婚姻生活。若他们选择婚姻生活，其中那些也爱敬拜中属灵之事的人，就会在天堂结婚；若他们选择非婚姻生活，就会被送到居住在天堂边侧、与他们相似的人那里。

【3】我曾问天使：那些致力于虔敬、献身于对神的敬拜，因而远离世界的迷惑和肉体的情欲，并为此发誓终身守贞的女子，是否会被接纳进入天堂，并且如她们所相信的那样，在那里成为蒙福者中的佼佼者？天使回答说，她们确实会被接纳；但当她们感受到那里婚姻之爱的氛围时，就会变得悲伤而焦虑。于是，有些人自愿离开，有些人在请求获准后离开，还有些人则奉命离开，被送出去。当她们离开那层天堂之后，通往同伴的道路便向她们敞开；这些同伴在世时，也曾处于相同的生活状态。于是，她们便从焦虑转为欢欣，并在彼此相处中获得喜乐。

156 十四、婚姻状态优于独身状态。

这一点，从前面关于婚姻与独身的论述中已可看出。婚姻状态之所以更为优越，是因为它源于创造；因为它的起源是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因为它与主和教会的婚姻相对应；因为教会与婚姻之爱始终相伴；还因为婚姻的功用胜过一切受造之物的功用，人类由此依照秩序繁衍，天使天堂也随之扩展，因为天使天堂来自人类。此外，婚姻使人成为完整的人，因为人借着婚姻才成为完全的人，这一点将在下一章加以论证。这一切都是独身状态所不具备的。

【2】然而，若有人提出独身状态优于婚姻状态这一命题，并以赞同这一命题、通过论据确立它为目的展开探究，那么，这些论据便会引出以下结论：婚姻不是神圣的，也不存在贞洁的婚姻；甚至认为，女性中只有那些不结婚、发誓终身守贞的人才具有贞洁；还会认为，主所说“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太19:12），指的就是那些发誓终身独身的人。此外，还会引出许多同样不真实的结论，因为它们出自一个不真实的命题。“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指的是属灵的阉人，也就是那些在婚姻中禁绝淫乱之恶的人。显然，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意大利的阉人。

156a# 在此，我要补充两则记事。第一则：

当我离开前文所说的智慧学园（参132节），走在回家的路上时，看见一位身穿蓝紫色衣袍的天使。他走到我身旁，说：“我看得出，你刚从智慧学园出来，而且因在那里所听见的事而心生喜悦。我也察觉到，你并不完全置身于这个世界，因为你同时也在属世世界中，所以你还不知道我们的奥林匹克学园。古代的智者在那里聚会，从你们世界新来的人那里，了解智慧历经了怎样的变化与演进，以及如今仍在经历怎样的变化与演进。你若愿意，我可以带你到一个地方，那里住着许多古代智者和他们的子弟，也就是他们的门徒。”于是，他领我来到北方与东方交界之处。我从高处向那里望去，看见一座城，城的一侧有两座山丘，靠近城的那座比另一座低。他对我说：“那座城叫雅典学城，较低的山丘叫帕尔纳索斯，较高的叫赫利孔。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城中及四周住着古希腊的智者，如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阿里斯提卜、色诺芬，以及他们的门徒和初学者。”我问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说，他们及其追随者住在另一个地区，因为他们教导的是属于理智的理性之事，而这里的智者教导的是属于生活的道德之事。

【2】他说，雅典学城常派求学者到基督徒中的学者那里，请他们讲述如今人们对神、宇宙的创造、灵魂的不朽、人与兽类的状态有何不同，以及其他属于内在智慧的事，持有什么看法。他又说，传令者今天已宣布召开聚会，这表明派出去的人遇见了从世上新来的人，并从他们那里听到了一些新奇的事。我们看见许多人从城中和邻近地区出来，有些头戴桂冠，有些手持棕榈枝，有些腋下夹着书，有些在左侧鬓发间插着笔。我们加入他们，一同登上山丘。山丘上有一座八角形宫殿，名叫帕拉斯殿，我们便走了进去。殿内有八个六角形的凹室，每间都有书柜和桌子，戴桂冠的人在桌旁坐下；殿的中央还有石雕的座椅，其余的人便在那里就座。

【3】这时，左边的一扇门打开了，两位从世上新来的人被领了进来。众人向他们致意之后，一位戴桂冠的人问他们，世上有什么新消息。他们说：“有一件新奇的事：人们在森林里发现了像兽的人，或像人的兽；但从面貌和身体辨认出，他们生来是人，在两三岁时于森林中走失，或被遗弃在那里。据说，他们无法发出任何表达思想的声音，也无法学会将声音清晰地发成词语；他们甚至不像兽类那样，知道什么食物适合自己，而是将林中的东西，无论洁净不洁净，都塞进嘴里。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情形。我们那里有些学者据此作出推测，有些则得出了许多关于人与兽类状态的结论。”

【4】听了这些话，几位古代智者问，他们据此作出了什么推测和结论。两位新来的人回答说，有许多，不过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人按其本性，也按其出生时的状态，比任何兽类都愚笨，因而也更低下；人若不受教导，也会变成这样。二、人之所以能够受教导，是因为他学会了清晰地发出声音，进而学会说话，并由此开始表达思想；这种能力逐渐增长，直到能够表述社会的法则，而其中许多法则在兽类出生时就已铭刻在它们里面。三、兽类与人同样具有理性。四、因此，兽类若能说话，就能像人一样，灵巧地推论各种事物；其证据在于，它们也像人一样，凭理性和审慎来思考。

【5】五、理智不过是太阳的光在热的配合下，以以太为媒介所产生的一种变化，因此只不过是自然界内在的活动；这种活动可以提升，直到显得仿佛是智慧。六、因此，相信人死后比兽类更能继续存活，是徒然的；至多只可能在死后的几天内，由身体生命散发的气息，显现出一团如幽灵形状的云雾，随后便消散于自然界中。这与从灰烬中重新显出灌木原有形状的现象，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七、由此可见，教导死后生命的宗教，是人为编造的，为的是借着宗教法则从内在约束单纯的人，正如国家法律从外在约束他们一样。他们又补充说，这样推论的，只是精于思辨的人，而不是明智的人。众人便问，明智的人怎么说。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听过，只是猜想如此。

156b# 听了这些话，所有坐在桌旁的人都说：“啊，如今世上竟到了这样的时代！唉，智慧经历了何等的变迁！难道它已变成愚妄的机巧了吗？太阳已经落下，沉入地下，与它正午的位置遥遥相对。那些被遗弃在森林里、后来又被发现的人，不正是明证，使任何人都能知道，未经教导的人就是如此吗？人不正是受怎样的教导，就成为怎样的人吗？人生来不比兽类更加无知吗？他不需要学习走路和说话吗？若不学习走路，他能用双脚站立起来吗？若不学习说话，他能发出任何表达思想的声音

吗？每个人不都是随所受的教导而成为相应的人，因伪谬而疯狂，因真理而智慧吗？那些因伪谬而疯狂的人，不都妄想自己比因真理而有智慧的人更加智慧吗？世上不是也有愚笨和精神错乱的人，他们并不比在森林里发现的人更具人的特质吗？那些丧失记忆的人，不也与他们相似吗？

【2】“我们根据这些及其他事实得出结论：人若未经教导，就既不是人，也不是兽，而是一种能够将使人成为人的事物接受到自身之内的形式。因此，人并非生来就是人，而是逐渐成为人的。人生来具有这样的形式，是要成为接受从神而来之生命的器官，目的是使他成为一个主体，神可以将一切良善注入其中，并借着使他与自己结合，赐他永恒的福乐。从你们的话中，我们察觉到，如今智慧竟已衰亡或愚化到这样的地步：人们对人的生命状态与兽类的生命状态有何不同，已全然无知。因此，他们也不知道人死后的生命状态。至于那些本来能够知道，却不愿知道，因而否认这生命状态的人，正如你们许多基督徒所做的，我们可以将他们比作在森林里发现的人。不过，他们并非因缺乏教导而变得如此愚笨，而是借着感官的伪谬，使自己变得如此愚笨；这些伪谬正是遮蔽真理的黑暗。”

156c# 这时，有一个人站在帕拉斯殿中央，手持棕榈枝，说：“请解释这个奥秘：人受造时是神的形式，怎么会变成魔鬼的形式？我知道，天堂的天使是神的形式，地狱的天使是魔鬼的形式；这两种形式彼此相反，后者是疯狂的形式，前者是智慧的形式。因此，请告诉我：人受造时既是神的形式，怎么会从白昼转入这样的黑夜，以至于能够否认神和永恒的生命？”

【2】对此，各位教师依次作答，先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然后是苏格拉底学派的人，随后是其余的人。他们当中还有一位柏拉图学派的人，最后发言；他的见解得到了众人的赞同。他说，萨图尔努斯时代，也就是黄金时代的人，知道并承认自己是接受从神而来之生命的形式，因此，智慧铭刻在他们的灵魂和心中。由此，他们在真理之光中看见真理，并借着真理，从爱良善的愉悦中觉知良善。“然而，在后来的时代，人类逐渐不再承认，他们里面一切智慧的真理，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爱的良善，都是从神不断流入的。因此，他们不再是神的居所，与神的交谈以及与天使的交往也随之停止。他们心智的内在原本由神提升，向上朝向神，后来却逐渐偏离这个方向，越来越向外转向世界，于是，从神出发、朝向神的途径便要经过世界，最终又转向相反的方向，向下朝向自己。人的内在既已颠倒，转而背离神，就无法仰望神；因此，人使自己与神分离，成为地狱或魔鬼的形式。

【3】“由此可见，在最初的时代，人们从心灵和灵魂里承认，他们一切爱的良善，以及由此而来的智慧的真理，都来自神；他们也承认，这些是神在他们里面的事物，因此，他们只是接受从神而来之生命的器皿。由此，他们被称为神的形像、神的儿子，以及从神而生的人。然而，在随后的时代，人们不再从心灵和灵魂里承认这一点，而是凭某种确信的信仰承认，后来凭历史性的信仰承认，最终只在口头上承认。仅在口头上承认这样的事，就是不承认，甚至是在心里否认。由此便可看出，如今世上基督徒中的智慧是怎样的：尽管他们可以借着成文的启示受到神的启迪，却仍不知道人与兽类的区别。因此，许多人相信，人若在死后继续存活，兽类也会继续存活；或者，因为兽类死后不再存活，人也不会继续存活。我们这照亮心智视野的属灵之光，在他们那里岂不是已变成幽暗，而他们那仅仅照亮身体视野的属世之光，反倒成了他们眼中的光辉吗？”

156d# 此后，众人都转向那两位新来的人，感谢他们前来讲述这些事，并请他们将所听见的转告自己的弟兄。两位新来的人回答说，他们会使自己人更加确信这一真理：人将一切仁义的良善和信仰的真理归于主，而不归于自己，到什么程度，就成为人到什么程度，也成为天堂的天使到什么程度。

156e# 第二则记事：

一天清晨，我被从上方某处传来的极其悦耳的歌声唤醒。初醒时的状态比白日后来的状态更为内在、平和、甘美，因此，我得以暂时停留在灵里，仿佛置身于身体之外，细细体察歌声所表达的情感。天堂的歌声，无非是心智的情感借着口化为旋律而发出；它是从言语中分离出来的声音，源于说话者爱的情感，而这情感赋予言语生命。在那状态中，我觉知到，这是婚姻之爱的愉悦所产生的情感，由天堂的妻子们化为歌声。我从歌声中辨认出这一点，因为其中的愉悦以奇妙的方式呈现出种种变化。此后，我起身向属灵世界望去，看见东方那里的太阳下面，仿佛降下一场金雨。那是大量降下的晨露，在太阳光线的照耀下，映入我的眼帘，呈现出金雨的景象。这使我更加清醒，于是我在灵里走了出去，问一位恰好迎面而来的天使，是否看见了从太阳降下的金雨。

【2】他回答说，每当他默想婚姻之爱，并将目光转向那里时，就会看见这金雨。他说：“这雨降在一座府邸上，那里住着三位丈夫和他们的妻子，府邸位于东方乐园的中央。之所以看见这样的雨从太阳降在那座府邸上，是因为他们里面有关于婚姻之爱及其愉悦的智慧：丈夫具有关于婚姻之爱的智慧，妻子具有关于这爱的愉悦的智慧。不过，我察觉到，你正在默想婚姻之爱的愉悦，因此，我要领你到那座府邸，并带你进去。”他领我穿过乐园般的园林，来到几所用橄榄木建造的房屋前，门前有两根香柏木柱。他带我去见那些丈夫，请他们准许我在他们面前与妻子们交谈。他们点头同意，便把妻子们叫来。她们敏锐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我问：“为什么这样看我？”她们说：“我们能够细致地看出，你对两性之爱有什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和思想。我们看见，你对此思考得很深入，却仍是贞洁的。”她们又说：“你希望我们向你讲些什么？”我回答：“请讲一些关于婚姻之爱的愉悦的事。”丈夫们点头，说：“你们若愿意，就揭示一些吧；他们的耳朵是贞洁的。”

【3】她们问：“是谁教你向我们询问这爱的愉悦，而不去问丈夫们？”我回答：“与我同行的这位天使在我耳边说，妻子是这些愉悦的接受者和感受器官，因为她们生来就是爱的形式，而一切愉悦都属于爱。”她们微笑着回答：“你要谨慎，除非措辞含蓄，否则不要说这样的话，因为这是深藏在我们女性心中的智慧，除了那些处于真正婚姻之爱中的丈夫之外，我们不会向任何丈夫揭示。原因有许多，我们将它们深深藏在自己里面。”这时，丈夫们说：“妻子知道我们心智的一切状态，没有什么能向她们隐藏。凡从我们的意志发出的，她们都能看见、觉知并感受到；反过来，我们却对妻子里面的这些事一无所知。这种能力赐给妻子，是因为她们是极其温柔的爱的形式，仿佛燃烧着热忱，致力于维护婚姻中的友谊和信任，从而维护双方生活的幸福。她们凭着内植于她们之爱的智慧，为丈夫和自己谋求这种幸福。这智慧充满审慎，使她们不愿、因而也不能说自己爱丈夫，而只说自己被丈夫所爱。”我问，为什么她们不愿，因而也不能这样说。她们回答说，若她们口中稍稍流露出这样的话，冷淡就会侵入丈夫，使丈夫远离婚床、卧室，甚至不愿再看见她们。“不过，这种情形发生在那些不

以婚姻为神圣、因而不以属灵之爱爱妻子的人身上。那些爱妻子的人则不同：这爱在他们的心智中是属灵的，由此在身体中成为属世的。我们这座府邸中的人，正是从那属灵之爱而处于这属世之爱中，因此，我们将自己婚姻之爱的愉悦所蕴含的奥秘，信任地托付给丈夫。”

【4】于是，我恭敬地请求她们，也向我揭示一些这样的奥秘。她们立刻望向南面的窗户。看哪，那里出现了一只洁白的鸽子，翅膀闪耀着银子般的光泽，头上戴着仿佛金制的冠冕，站在一根长出橄榄的枝条上。当它将要展开翅膀时，妻子们说：“我们可以揭示一些了；这只鸽子出现，就是准许我们这样做的记号。”她们说：“每个男人都有五种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但我们还有第六种感官，就是感受丈夫婚姻之爱一切愉悦的感官。这感官在我们的手掌中，当我们触摸丈夫的胸膛、臂膀、双手或面颊，尤其是胸膛时，便会发挥作用；当他们触摸我们时，也是如此。他们心智中思想的一切喜悦与美好，心情中的一切欢乐与快乐，以及胸中一切欢畅与欣悦，都从他们那里传入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形成具体的感受，成为可以觉知、感受和触知的。我们能够极其细致、清晰地分辨这些，正如耳朵分辨歌声的旋律，舌头分辨佳肴的滋味一样。总之，丈夫属灵的快乐，在我们里面披上了属世的、仿佛有形的身体。因此，丈夫称我们为贞洁婚姻之爱的感受器官，因而也是他们愉悦的感受器官。不过，我们女性的这种感官，其产生、存立、持续和提升的程度，取决于丈夫凭智慧和判断爱我们的程度，以及我们反过来因他们里面的这智慧和判断而爱他们的程度。我们女性的这种感官，在天堂被称为智慧与其爱的嬉戏，以及爱与其智慧的嬉戏。”

【5】这些话激起了我进一步询问的愿望，例如询问这些愉悦有怎样的多样性。她们说：“这种多样性是无穷的。但我们不愿再多说，因此也不能再多说，因为窗前那只脚下有橄榄枝的鸽子，已经飞走了。”我等候它回来，却没有等到。这时，我问丈夫们：“你们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官，来感受婚姻之爱？”他们回答：“我们有总体的感受，却没有个别的感受。我们从妻子的种种个别感受中，获得总体的福乐、总体的快乐和总体的美好。从她们那里而来的这种总体感受，对我们而言，仿佛是平安中的晴朗宁静。”他们说完这些话，看哪，窗外出现了一只天鹅，站在无花果树枝上，随后展开翅膀，飞走了。丈夫们看见，就说：“这是一个记号，告诉我们不再谈论婚姻之爱。你可以不时再来，或许会有更多的事向你揭示。”于是，他们退下，我们也离开了。

第八章　论灵魂与心智借婚姻而结合

156f# 灵魂与心智借婚姻而结合，即主所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指的结合。

男人和女人从受造时起，就被赋予了彼此结合、仿佛成为一体的倾向和能力，而且两者至今仍具有这种倾向和能力。这一点，从记载创造的书以及主的话中，都可清楚看出。在那部称为创世记的创造之书中，经上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

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2:22，23，24）主在马太福音中也说了类似的话：“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太19:4，5，6）

【2】由此可见，女人是从男人受造的，双方都具有重新结合为一体的倾向和能力。他们所成为的，是一个人；这一点也可从创造之书看出，因为书中将两者合称为“人”。经上说：“当神造人的日子……并且造男造女……称他们为‘人’。”（创5:1，2）这里写的是“称他们为亚当”，但在希伯来语中，“亚当”与“人”是同一个词。此外，书中其他地方也将两者合称为“人”（创1:27；3:22，23，24）。“一体”也表示“一个人”；这一点可从圣言中使用“凡有血气的”这一说法的经文看出，因为这说法所指的是一切人，例如创6:12，13，17，19；赛40:5，6；49:26；66:16，23，24；耶25:31；32:27；45:5；结20:48；21:4，5，以及其他经文。

【3】至于男人的肋骨被造成女人，其中的肋骨有何含义；肋骨原来的位置以肉补合，其中的肉有何含义；由此，“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何含义；男人婚后要离开的父母，以及与妻子连合，又各有何含义，这些都已在《属天的奥秘》中阐明。该书解释了创世记和出埃及记这两部书的属灵意义，并论证了其中的肋骨并非指肋骨本身，肉并非指肉本身，骨并非指骨本身，连合也并非指连合本身，而是指与这些事物相对应、因而由它们所表示的属灵之事。这些属灵之事使两个人成为一个人；这一点可从婚姻之爱将他们结合起来看出，因为这爱是属灵的。丈夫对智慧的爱转移到妻子里面，这一点前文已多次提及，并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得到更充分的证实。现在不宜离开本章所提出的主题，转而旁论；这里所论的是夫妻二人如何借着灵魂与心智的联合，结合成为一体。下面将按以下次序阐明这种联合。

一、两性从受造时起，就各自具有彼此结合、仿佛成为一体的能力和倾向，使他们既能如此结合，也愿意如此结合。

二、婚姻之爱将两个灵魂，以及由此而来的两个心智，结合为一。

三、妻子的意志与丈夫的理智结合，由此，丈夫的理智也与妻子的意志结合。

四、妻子使丈夫与自己联合的倾向，是恒常而持久的；丈夫的这一倾向，却是不恒常而时有交替的。

五、妻子按照自己的爱，将结合的倾向注入丈夫；丈夫则按照自己的智慧接受它。

六、这种结合从婚姻最初的日子起逐渐形成；在那些处于真正婚姻之爱中的人里面，这种结合会越来越深入，直到永远。

七、妻子与丈夫理性智慧的结合，是从内在实现的；与丈夫道德智慧的结合，则是从外在实现的。

八、为了实现这种结合，妻子被赋予了觉知丈夫情感的能力，以及调节这些情感的高度审慎。

九、妻子将这种觉知深藏在自己里面，不让丈夫知道，是出于一些必要的原因，为要巩固婚姻之爱、友谊和信任，从而巩固共同生活的福乐与人生的幸福。

十、这种觉知是妻子的智慧；丈夫不能具有这种智慧，妻子也不能具有丈夫的理性智慧。

十一、妻子出于爱，不断思量丈夫对自己的倾向，意在使他与自己结合；丈夫则不同。

十二、妻子通过顺应丈夫意志中的愿望，使自己与他结合。

十三、妻子借着从她的爱所发出的生命氛围，与丈夫结合。

十四、妻子借着将丈夫生殖力中的力量接受为己有，与丈夫结合；但这一过程取决于双方彼此的属灵之爱。

十五、妻子由此将丈夫的形像接受到自己里面，因而能够觉知、看见并感受他的情感。

十六、丈夫有其特有的职责，妻子也有其特有的职责；妻子不能承担丈夫特有的职责并妥善履行，丈夫也不能承担妻子特有的职责并妥善履行。

十七、双方在这些职责上彼此相助，也使两人结合为一，同时组成一个家庭。

十八、夫妻通过上述种种结合，越来越成为一个人。

十九、那些处于真正婚姻之爱中的人，感到自己是联合为一的人，仿佛成为一体。

二十、真正的婚姻之爱，就其本身而言，是灵魂的联合、心智的结合，以及胸中趋向结合的努力，并由此延伸至身体。

二十一、这爱的状态是纯真、平安、宁静、亲密的友谊、完全的信任，以及双方在心情和内心中彼此怀有的愿望，愿将一切良善给予对方。由这一切而来的是福乐、美满、快乐和欢悦；永远享有这一切，便是天堂的幸福。

二十二、这一切只有在一夫一妻的婚姻中才可能存在。

现在依次解释这些条目。

157 一、两性从受造时起，就各自具有彼此结合、仿佛成为一体的能力和倾向，使他们既能如此结合，也愿意如此结合。

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一点刚才已根据创造之书加以说明。由此可知，两性都具有彼此结合为一的能力和倾向；因为从某一方取出来的，必然带有并保留着那一方固有的事物，并将其作为自己所有。由于这些事物具有相同的本性，便渴望重新联合；重新联合之后，一方在另一方里面，就如同在自己里面，反之亦然。两性具有彼此结合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联合，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具有彼此结合的倾向，同样无可置疑，因为这两点都是亲身经验所证实的。

158 二、婚姻之爱将两个灵魂，以及由此而来的两个心智，结合为一。每个人都由灵魂、心智和身体构成；灵魂是人最内在的层面，心智是中间的层面，身体是最外在的层面。灵魂既是人最内在的层面，就其起源而言，便是属天的；心智既是中间的层面，就其起源而言，便是属灵的；身体既是最外在的层面，就其起源而言，便是属世的。那些起源上属天和属灵的事物，并不处于空间之中，而是处于空间的表象之中。这一点在世上也是已知的，因此，人们说，属灵之事不能用广延或位置来描述。既然空间是表象，距离和临在也就是表象。在灵界，距离和临在的表象，取决于爱在亲近、密切和亲和方面的程度；这一点在论述灵界的各部小著中，已多次指出并加以证实。

【2】说明这些，是为了使人知道，人的灵魂和心智并不像身体那样处于空间之中，因为如上所述，灵魂和心智就其起源而言，分别是属天和属灵的。正因为它们不处于空间之中，所以即使身体不在一起，灵魂和心智也能结合，仿佛成为一体。这尤其发生在彼此深切相爱的夫妻之间。然而，女人既是从男人而来，而这种结合又是一种重新联合，那么，从理性便可看出，这并不是合而为一，而是彼此贴合；这种贴合的亲近与密切程度，取决于爱的程度，在那些处于真正婚姻之爱中的夫妻之间，甚至达到彼此接触的地步。这种贴合可以称为属灵的共同生活；彼此温柔相爱的夫妻，无论身体相距多远，都能有这种共同生活。即使在属世世界，也有许多亲身经历的事例可以证实这一点。由此可见，婚姻之爱将两个灵魂和两个心智结合为一。

159 三、妻子的意志与丈夫的理智结合，由此，丈夫的理智也与妻子的意志结合。

原因在于，男性生来是要成为理智的形式，女性生来则是要成为爱男性理智的意志的形式。由此可知，婚姻中的结合，是妻子的意志与丈夫理智的结合，以及丈夫的理智与妻子意志相互回应的结合。人人都能看出，理智与意志的结合最为亲密；这种结合使一种官能能够进入另一种官能，因这结合而喜悦，并在其中享受喜悦。

160 四、妻子使丈夫与自己联合的倾向，是恒常而持久的；丈夫的这一倾向，却是不恒常而时有交替的。

原因在于，爱不能不去爱，也不能不寻求联合，以得到爱的回应；爱的本质和生命，无非就是如此。女性生来就是爱的形式，而她们为得到爱的回应而寻求与之联合的男性，则是爱的接受者。此外，爱不断发挥作用，犹如热、火焰和火，若受压制而不能发挥作用，就会消亡。因此，妻子使丈夫与自己联合的倾向，是恒常而持久的。丈夫对妻子却没有同样的倾向，因为男人不是爱的形式，而只

是爱的接受者。他接受爱的状态时而消失，时而出现，取决于其间各种事务的牵扰、心智因种种原因而产生的热情与冷淡的变化，以及身体力量的增减。这些状态并不恒常，也不按固定的间隔反复出现，因此，男人寻求这种结合的倾向，是不恒常而时有交替的。

161 五、妻子按照自己的爱，将结合的倾向注入丈夫；丈夫则按照自己的智慧接受它。

妻子将爱以及由此而来的结合注入丈夫，这一点如今仍不为男人所知，甚至普遍遭到他们否认。原因在于，妻子使丈夫相信，只有男人在爱，而她们只是在接受爱；也就是说，男人是爱的形式，而她们则是顺从的形式。当丈夫如此相信时，她们心中也感到欢喜。她们使丈夫这样相信，有许多原因，都是出于妻子的审慎与周全的考虑。后文将对此略加论述，尤其是在论夫妻之间冷淡、分居和离婚之原因的章节中。爱之所以由妻子注入或传入丈夫，是因为男人里面没有丝毫婚姻之爱，甚至连两性之爱也没有；这些爱只存在于妻子和女性里面。这一点曾在灵界向我作了生动的展示。

【2】有一次，那里谈论起这件事。男人受妻子影响而深信，爱的是他们，而不是妻子，妻子只是从他们那里接受爱，因此坚持这一说法。为了裁决有关这一奥秘的争论，所有女性连同妻子都被带离男人，同时，两性之爱的氛围本身也随她们一同撤去。这氛围一经撤去，男人便进入一种全然陌生、从未体验过的状态，为此大为抱怨。当他们处于这种状态时，女性被带到他们面前，妻子也被带到各自的丈夫面前，温柔地与他们交谈。然而，他们对她们的温言软语毫无热情，转过身去，彼此说：“这是怎么回事？女人是什么？”有些女子说自己是他们的妻子，他们却回答：“妻子是什么？我们不认识你们。”当妻子们因丈夫这种全然冷淡、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开始悲伤，有些甚至流泪时，先前从男人那里撤去的女性两性之爱与婚姻之爱的氛围，又恢复了。男人随即回到原来的状态：爱婚姻的人回到他们原有的状态，爱两性之爱的人也回到他们原有的状态。男人由此确信，他们里面没有丝毫婚姻之爱，甚至连两性之爱也没有；这些爱只存在于妻子和女性里面。然而，此后妻子仍凭着自己的审慎，使丈夫相信，爱存在于男人里面，其中的些许火花可以从他们那里传到自己里面。

【3】这里述说这段经历，是为了使人知道，妻子是爱的形式，丈夫则是爱的接受者。丈夫按照自己里面的智慧接受爱，尤其是按照从宗教而来的这一智慧接受爱：只应爱自己的妻子。这一点可从以下事实看出：当人只爱自己的妻子时，爱便集中起来；这爱也因而变得高贵，所以能保持力量，稳固而持久。否则，就如同将粮仓中的麦子抛给狗吃，结果使家中陷于匮乏。

162 六、这种结合从婚姻最初的日子起逐渐形成；在那些处于真正婚姻之爱中的夫妻之间，这种结合会越来越深入，直到永远。

婚姻最初的热情并不能使夫妻结合，因为它源于两性之爱，而两性之爱属于身体，并由身体延伸到灵。凡从身体进入灵的，都不会长久停留；但从灵进入身体的爱，却能持久。属于灵的爱，以及由灵而来的身体之爱，会连同友谊和信任，一起逐渐进入夫妻的灵魂和心智。当友谊和信任这两者与婚

姻最初的爱结合时，便形成婚姻之爱；这爱开启双方的心扉，将爱的甘甜注入其中。随着友谊和信任这两者与最初的爱逐渐结合，而这爱也进入这两者、这两者又进入这爱，这种开启与注入便越来越深入。

163 七、妻子与丈夫理性智慧的结合，是从内在实现的；与丈夫道德智慧的结合，则是从外在实现的。

男人的智慧有两种，即理性智慧和道德智慧；他们的理性智慧只属于理智，道德智慧则既属于理智，也属于生活。仅凭观察和考察，便可看出这一点，并得出这一结论。但为了使人明白，男人的理性智慧和道德智慧各指什么，下面将具体列举其中的一些内容。

属于男人理性智慧的事物，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概括而言，称为知识、聪明和智慧；具体而言，则称为理性、判断力、才智、学识和敏锐。由于每个人在自己的职务中都有专门的知识，因此知识也多种多样。神职人员、行政官员及其属下的各类办事人员、法官、医生和化学家、军人和水手、工匠和工人、农民等，都各有其专门的知识。

理性智慧还包括青年在学校中初步学习、日后借以进入聪明的一切学科。这些学科也有各种名称，如哲学、物理学、几何学、力学、化学、天文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以及其他许多学科。人借着这些学科，如同经过一道道门户，进入理性之事，理性智慧便由此形成。

164 男人的道德智慧包括一切关乎生活并融入生活的道德美德，也包括从对神的爱和对邻舍的爱流出，并汇入男人里面的属灵美德。属于男人道德智慧的美德，也有各种不同的名称，称为节制、清醒、正直、善意、友谊、谦逊、真诚、尽责、礼貌，以及勤勉、勤劳、机敏、热忱、慷慨、宽厚、高尚、刚毅、无畏、审慎，此外还有许多。

男人的属灵美德包括对宗教的爱、仁义、真理、信仰、良心、纯真，此外还有许多。这些属灵美德和上述道德美德，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对宗教、公共福祉、祖国、同胞、父母、配偶和子女的爱与热忱。公义与判断在这一切之中居于主导地位；公义属于道德智慧，判断属于理性智慧。

165 妻子与丈夫理性智慧的结合之所以由内而成，是因为这种智慧为男人的理智所特有，并上升到女性所不处的光中。因此，女性不凭这种智慧发言；在男人聚会讨论这类事物时，她们保持沉默，只是倾听。然而，这些事物仍存在于妻子的内在，这一点从她们的倾听便可看出：她们在内心认可并赞同从丈夫那里听到和以往听过的这些事物。

妻子与丈夫道德智慧的结合之所以由外而成，是因为这种智慧的美德大多与女性所具有的同类美德相近，并源于丈夫理智中的意志；妻子的意志与这意志联合，构成婚姻。又因为妻子对丈夫所具有的这些美德，比丈夫对自身这些美德的认识更为清楚，所以说，妻子与这些美德的结合是由外而成的。

166 八、为了实现这种结合，妻子被赋予了觉知丈夫情感的能力，以及调节这些情感的高度审慎。

妻子能察知丈夫的情感，并审慎地加以调节，这也是深藏于妻子婚姻之爱中的奥秘之一。她们借着视觉、听觉和触觉这三种感官察知这些情感，并在丈夫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加以调节。

这些既属于妻子的奥秘，我便不宜详加揭示；但由妻子自己揭示，却是合宜的。因此，后面各章之后附有四则记事，由妻子亲自揭示这些奥秘。其中两则出自住在一座厅堂中的三位妻子，那厅堂上方曾出现仿佛金雨降落的景象；另两则出自坐在玫瑰园中的七位妻子。读过这些记事，便可看见这一奥秘得以揭明。

167 九、妻子将这种觉知深藏在自己里面，不让丈夫知道，是出于一些必要的原因，为要巩固婚姻之爱、友谊和信任，从而巩固共同生活的福乐与人生的幸福。

妻子将对丈夫情感的感知深藏于心，并向丈夫隐瞒，之所以说是必要的，是因为她们若将其揭露，就会使丈夫疏远婚床、卧室乃至家室。其原因在于，多数男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婚姻中的冷淡；造成这种冷淡的诸多原因，将在论夫妻之间冷淡、分居和离婚的原因一章中揭示。

【2】妻子若揭露丈夫的情感和倾向，这种冷淡就会从隐匿之处迸发出来，先使心智的内在变冷，继而使胸中变冷，再由此使爱在最外层、专用于生育的部分变冷。这些部分一旦变冷，婚姻之爱就会消退，甚至不再留下任何希望，使人能够期待友谊、信任、共同生活的福乐，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生幸福。然而，妻子始终靠着这份希望得到滋养。妻子若表露自己知晓丈夫在爱上的情感和倾向，就意味着宣明并公开她们自己的爱。众所周知，妻子越是开口谈论这爱，丈夫就越是冷淡，越想分离。由此可见，本条所述确为真实：妻子将自己的感知深藏于心，不让丈夫知晓，是出于必要的缘由。

168 十、这种觉知是妻子的智慧；丈夫不能具有这种智慧，妻子也不能具有丈夫的理性智慧。

这是由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男性凭理智感知，女性则凭爱感知。理智也能感知超乎身体和世界之外的事物，因为理性和属灵的视野能够达到那里；爱却不能超出它所能感受的范围。爱若超出这一范围，则是凭借它与男人理智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是从受造之初就已确立的。因为理智属于光，爱属于热；属于光的事物能够被看清，属于热的事物则能够被感受。

由此可见，由于男性与女性之间普遍存在的差异，男人不能具有妻子的智慧，妻子也不能具有男人的智慧。男人的道德智慧，就其源于他的理性智慧而言，也是女性所不能具有的。

169 十一、妻子出于爱，不断思量丈夫对自己的倾向，意在使他与自己结合；丈夫则不同。

这与前文所阐明的内容相一致，即妻子使丈夫与自己联合的倾向是恒常而持久的，丈夫的倾向却是不恒常而时有交替的，详见前文。由此可知，妻子不断想着丈夫对自己的倾向，意在使他与自己结合。

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固然会因她所操持的家务而暂时中断，却仍留存在她爱的情感之中；在女性那里，这种情感不会像在男性那里那样与思维分离。不过，这些只是我按所听到的转述。请参阅后面几章之后所附的两则记事，其中记述了坐在玫瑰园中的七位妻子所说的话。

170 十二、妻子通过顺应丈夫意志中的愿望，使自己与他结合。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熟知的事，因此不再加以解释。

171 十三、妻子借着从她的爱发出的生命氛围，与丈夫结合。

从每个人爱的情感中，都有一种属灵氛围发出，甚至不断涌流，环绕着他。这种氛围进入从身体发出的属世氛围中，二者便相互结合。属世氛围不断从身体流出，不仅人如此，动物也如此，甚至树木、果实、花朵和金属也如此，这是人所共知的。灵界也是如此，只是那里从各种事物发出的氛围是属灵的；而从灵和天使发出的氛围则完全是属灵的，因为他们具有爱的情感，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在感知和思维。一切相吸与相斥皆由此而生，一切结合与分离也同样如此；那里的相聚与相离也取决于这些氛围，因为同质或和谐的氛围使人结合、相聚，异质或不和谐的氛围则使人分离、相离。因此，那里的距离是由这些氛围形成的。

这些属灵氛围在属世世界中产生怎样的作用，也有一些人知道。夫妻彼此之间的倾向，同样没有别的来源：同心而和谐的氛围使他们联合，相反而不和谐的氛围使他们分离，因为和谐的氛围令人愉悦而舒畅，不和谐的氛围则令人不悦而不适。

【2】我曾听那些能清楚感知这些氛围的天使说，人的内在与外在，没有任何一部分不在更新；这种更新是通过分解与修复进行的，由此便产生了不断涌流的氛围。他们又说，这种氛围环绕着人的背部和胸前，但在背部较为稀薄，在胸前则较为浓厚；胸前的氛围与呼吸相结合。因此，心意不合、情感不和的夫妻躺在床上时，会彼此背向，背靠着背；反之，心意与情感和谐的夫妻，则会彼此相向。

【3】他们还说，这些氛围从人的每一部分发出，并向四周广泛延伸，因此不仅从外在，也从内在使夫妻二人结合或分离；婚姻之爱的一切差异与变化皆由此而来。最后，他们说，一位深受温柔爱护的妻子所发出的爱之氛围，在天堂中被感知为甘美的芳香，其怡人之处，远胜于世上的新婚丈夫在婚后最初几日所感受到的。由此可见，所述确为真实：妻子借着从她的爱发出的生命氛围，与丈夫结合。

172 十四、妻子借着将丈夫生殖力中的力量接受为己有，与丈夫结合；但这一过程取决于双方彼此的属灵之爱。

我也曾亲耳听天使说，事情确是如此。他们说，丈夫所释放的生殖物质由妻子全然接受，并融入她们的生命；妻子由此与丈夫过着同心的生活，而且逐渐更加同心，灵魂的联合与心智的结合也由此实际形成。他们说，其原因在于，丈夫的生殖物质中有他的灵魂，也有他心智中与灵魂相联的内在部分。

他们又说，这是从受造之初就已预备的，为要使构成男人灵魂的智慧归于妻子，从而使他们照着主的话，成为“一体”；这也是为要防止男人在妻子受孕之后，因某种幻想而离弃她。

但他们补充说，丈夫的生命在妻子里面的融入与归属，取决于婚姻之爱，因为爱是属灵的联合，能使二人结合；此外，这样的安排还有许多缘由。

173 十五、妻子由此将丈夫的形像接受到自己里面，因而能够觉知、看见并感受他的情感。

根据上文所述的原因，可以确认：妻子将属于丈夫智慧的事物，也就是属于他灵魂与心智的特质，接纳在自己里面，从而使自己由处女成为妻子。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如下：

1. 女性是从男性受造的。

2. 因此，女性内在具有与男性联合、仿佛重新联合的倾向。

3. 由于这种联合，并且为了与自己的配偶实现这种联合，女性生来就是对男性的爱；通过婚姻，她也越来越成为对丈夫的爱，因为这时，她的爱不断将自己的思维用于使丈夫与自己结合。

4. 她通过顺应丈夫生命中的愿望，与自己唯一的配偶结合。

5. 二人通过环绕各自的氛围而结合；这些氛围既在整体上，也在每一细节上彼此联合，其程度取决于妻子婚姻之爱的性质，同时也取决于丈夫接受这爱的智慧的性质。

6. 二人也通过妻子将丈夫的力量归于己有而结合。

7. 由此可见，丈夫的某些特质不断被转写到妻子里面，并铭刻在她里面，仿佛是她自己的。

根据这些以及前述各点，可以得出结论：丈夫的形象形成于妻子里面。凭着这一形象，妻子在自己里面感知、看见和感受到丈夫里面的事物，由此仿佛在他里面感受到自己。她通过交流而感知，通过观看而看见，通过触摸而感受。妻子将手掌放在丈夫的脸颊、前臂、手和胸前，便能通过触摸感受到他对自己之爱的接受情形；厅堂中的三位妻子和玫瑰园中的七位妻子曾向我揭示这一点，详见有关记事。

174 十六、丈夫有其特有的职责，妻子也有其特有的职责；妻子不能承担丈夫特有的职责并妥善履行，丈夫也不能承担妻子特有的职责并妥善履行。

丈夫与妻子各有其特有的职责，无须逐一列举来说明，因为这些职责繁多而各不相同；任何人只要留心辨察，就能按其类别与种类加以区分。妻子使自己与丈夫结合的职责，主要是养育男女幼儿，以及教养女孩，直到她们达到出嫁的年龄。

175 妻子不能承担丈夫特有的职责，丈夫也不能承担妻子特有的职责，是因为二者之间的差异，如同智慧与对智慧的爱、思维与对思维的情感、理智与属于这理智的意志之间的差异。在丈夫特有的职责中，理智、思维与智慧起主导作用；在妻子特有的职责中，意志、情感与爱起主导作用。妻子凭后者履行自己的职责，丈夫凭前者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他们的职责在本质上各不相同，却仍在相继的次序中相互衔接，促成结合。

【2】许多人相信，女性只要像男孩一样，从幼年起就接受相应的训练，便能履行男性的职责。然而，她们能够掌握这些职责的实际操作，却不能具备其中所需的判断力，而这些职责能否正确履行，内在地取决于这种判断力。因此，接受过男性职责训练的女性，在需要判断的事情上，必须向男性请教；随后，若由她们自行作主，她们便从男性的建议中选择合乎自己所爱的一项。

【3】也有人认为，女性能够像男性一样，将理智的视野提升到同一光的领域，并在同样的高度洞察事物。他们之所以形成这种看法，是受了一些博学才女著作的影响。然而，这些著作曾在灵界、当着作者本人的面接受检验，结果发现，它们所表现的并非判断力与智慧，而是才思与文采。出于这两者的作品，凭借措辞的优美与行文的匀称，显得高深而博学；但唯有那些将一切才思都称为智慧的人，才会如此看待它们。

【4】男性也不能承担女性特有的职责并妥善履行，原因在于，他们不能进入女性的情感，而女性的情感与男性的情感截然不同。男性的情感与感知，从受造之初、因而在本性上，就与女性如此有别，所以以色列子民的律例中也有这一条：“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申22:5）其原因在于，灵界中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情感穿着衣服；女性与男性这两种情感，只能在两个人之间联合，绝不能在一个人里面联合。

176 十七、这些职责借着相互扶助，也使二人结合为一，同时组成一个家庭。

丈夫的职责在某些方面与妻子的职责相结合，妻子的职责也与丈夫的职责相配合；这种结合与配合就是相互扶助，并依照这种扶助而形成。这些都是世人所熟知的。然而，使夫妻二人的灵魂与生命彼此联结、相伴并合而为一的首要因素，是共同养育子女的操持。在这件事上，丈夫与妻子的职责既有区别，又相互结合。二者有所区别，是因为哺育和教养男女幼儿，以及教导女孩，直到她们达到许配男子并与之成婚的年龄，属于妻子特有的职责；而教导男孩，从童年之后直到青春期，再从青春期直到能够自立，属于丈夫特有的职责。二者又通过商议、供养以及其他许多相互扶助的方式而结合。

这些职责，无论是相互结合的还是各有区别的，也就是无论是共同的还是各自特有的，都使夫妻的心意结合为一；促成这一结合的，是所谓的亲子之爱。这是人所共知的。从这些职责的区别与结合来看，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家庭，这也是人所共知的。

177 十八、夫妻通过上述结合，越来越成为一个人。这与第六条的内容相一致；那里已说明，夫妻的结合从婚姻最初的日子起逐渐形成，而在处于真正婚姻之爱的人那里，这种结合会越来越深入，直到永恒，详见该条。夫妻随着婚姻之爱的增长而成为一个人。由于天堂中的婚姻之爱源于天使属天与属灵的生命，是真正的爱，因此，那里的夫妻在被称为丈夫与妻子时，是两个人；在被称为天使时，却是一个人。

178 十九、处于真正婚姻之爱的人，感到自己结合成了一个人，如同成为一体。

这一点不能凭地上居民的话来证实，而须凭天堂居民的话来证实，因为如今地上的人已没有真正的婚姻之爱。此外，他们被厚重的身体所包裹，这身体使他们的感受迟钝，淹没了夫妻二人结合成一个人、如同成为一体的感觉。再者，世上那些只在外在而非内在爱配偶的人，不愿听到这些事，甚至从肉体出发，以淫欲的方式来思想这些事。天堂的天使却不然，因为他们处于属灵与属天的婚姻之爱中，也不像地上的人那样，被如此厚重的身体所包裹。我曾听那些与配偶在天堂共同生活了数百年的天使作证说，他们感到彼此如此合一，丈夫与妻子合一，妻子与丈夫合一；双方都感到自己在对方里面，肉身上也如此，尽管他们仍是彼此分开的。

【2】他们说，这种在地上罕见的现象，其原因在于，他们灵魂与心智的合一能够在肉身中被感受到，因为灵魂不仅构成头部的至内在，也构成身体的至内在；介于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心智也是如此。心智虽然看似在头部，实际上却也遍及全身。他们说，正因如此，灵魂与心智所意图的行动，才会立刻由身体表现出来；也正因如此，他们在先前的世界脱去身体之后，仍是完整的人。既然灵魂与心智紧密地联结于肉身，借此行动并产生各自的果效，那么，与配偶在灵魂和心智上的合一，也必在身体中被感受到，如同成为一体。

天使说完这些话后，我听见站在旁边的灵说，这些属于天使的智慧，超出了他们所能领会的范围。但那些灵具有的是属世的理性，而非属灵的理性。

179 二十、真正的婚姻之爱，就其本身而言，是灵魂的合一、心智的结合、胸部中寻求结合的趋向，并由此延伸至身体。

关于它是灵魂的合一与心智的结合，见前文（参158节）。它之所以是胸部中寻求结合的趋向，是因为胸部如同集会的广场，又如同王宫，而身体则如同环绕其周围、人口稠密的城市。胸部如同集会的广场，是因为凡由灵魂与心智导向身体的事物，都先流入胸部；胸部如同王宫，是因为对身体各部分的统辖都在这里，心脏与肺皆位于其中，心脏通过血液，肺通过呼吸，在全身各处施行统辖。至于身体如同环绕它们、人口稠密的城市，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当夫妻的灵魂与心智合而为一，也就是真正的婚姻之爱使它们合一时，这种充满爱意的合一便流入他们的胸部，再由胸部流入身体，产生寻求结合的趋向。尤其是，婚姻之爱将这种趋向导向自身的最外在层面，以使其幸福的欢悦得以圆满。又因为胸部处于通路的分岔处，所以婚姻之爱为何将其细腻感受的所在安置于此，也就显而易见了。

180 二十一、这爱的状态是纯真、平安、宁静、亲密的友谊、完全的信任，以及双方在心情和内心中彼此怀有的愿望，愿将一切良善给予对方。由这一切而来的是福乐、美满、快乐和欢悦；永远享有这一切，便是天堂的幸福。

这些状态及其福乐之所以存在于婚姻之爱中，并由这爱而生，是因为这爱源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而这婚姻来自主。爱的本性是愿意与自己衷心所爱的人分享喜乐，甚至将喜乐赋予对方，并从中获得自己的喜乐。因此，主里面的神性之爱更是如此，其程度无限超越人的爱；它愿意将喜乐赋予人，因为主将人造成容器，用以接受从他发出的爱与智慧。

主既造人来接受这些，又造男人来接受智慧，造女人来接受对男人智慧的爱，就从人的至内在将婚姻之爱注入他们，使他能将一切至福、幸福、愉悦与快乐赋予这爱。这一切唯独从他的神性之爱，经由他的神性智慧，与生命一同发出并流入人里面；因而，它们流入那些处于真正婚姻之爱的人里面，因为唯有这些人才是接受者。

这里列举纯真、平安、宁静、亲密的友谊、完全的信任，以及彼此全心全意为对方行一切善的愿望，是因为纯真与平安属于灵魂，宁静属于心智，亲密的友谊属于胸部，完全的信任属于心，而彼此全心全意为对方行一切善的愿望，则由这一切而来，属于身体。

181 二十二、这一切唯有在一夫一妻的婚姻中才能存在。

这是从前文所述的一切得出的结论，也将是从后文所要论述的一切得出的结论；因此，无须另作专门论述来加以证实。

182 在此补述两则亲历记事。第一则如下：

几周之后，我听见一个声音从天堂传来，说：“看，帕尔纳索斯又有聚会了；来吧，我们给你引路。”我便前往，走近时，看见有人站在赫利孔山上，吹号宣告并召集这次聚会。我又看见人们像先前一样，从雅典城及其邻近地区向山上走去，其中有三个从世上新来的人。他们三人都是基督徒，一个是牧师，一个是政治家，第三个是哲学家。同行的人在路上与他们谈论各种话题，使他们感到愉快，尤其谈到古代的智者，并提及他们的名字。三人问，是否能见到这些智者。同行的人说，能够见到，若愿意，还可以向他们问候，因为他们都和蔼可亲。三人又问起德摩斯梯尼、第欧根尼和伊壁鸠鲁。同行的人说：“德摩斯梯尼不在这里，而在柏拉图那里；第欧根尼与他的学生住在赫利孔山下，

因为他视世上的事物为无物，心中只思考天堂的事物；伊壁鸠鲁住在西边的边界上，不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们区分良善的情感与邪恶的情感，并说良善的情感与智慧一致，邪恶的情感则与智慧相悖。”

【2】他们登上帕尔纳索斯山丘时，那里的几位守卫用水晶杯盛着当地泉水送来，说：“这是那眼泉中的水，古人曾说，这眼泉是飞马珀伽索斯的蹄子踏开的，后来被奉献给九位缪斯女神。然而，他们以有翼的飞马珀伽索斯表示对真理的理智，智慧由此而来；以它的马蹄表示经验，属世的聪明由此而来；以九位女神表示各类认知与知识。如今这些被称为神话，但它们原是对应，最古时的人就是借这些对应说话的。”同行的人对那三个新来的人说：“不要惊讶，守卫受过教导，要这样说话。我们以饮用泉水表示接受有关真理的教导，再通过真理接受有关良善的教导，从而获得智慧。”

【3】此后，他们进入帕拉斯殿，那三个从世上新来的人，即牧师、政治家和哲学家，也与他们一同进去。坐在桌旁、头戴桂冠的智者问，地上有什么新消息。三人回答说：“有这样一件新事：有人声称自己能与天使交谈，他的视力已向灵界开启，如同向尘世开启一样。他从那里带来许多新消息，其中包括：人死后仍作为人活着，如同先前在世上活着一样；仍能看、听、说话，如同先前在世上一样；仍穿衣装饰，如同先前在世上一样；仍会饥渴、饮食，如同先前在世上一样；仍享有婚姻的欢悦，如同先前在世上一样；仍会睡眠、醒来，如同先前在世上一样。那里有陆地与湖泊、山岳与丘陵、平原与山谷、泉源与河流、园林与树林；也有宫殿与房屋、城市与村庄，如同尘世一样；还有文字与书籍、职务与贸易，以及宝石、黄金和白银。总之，地上的一切，那里无不具备，而在天堂中，这一切的完美程度更是无限超越地上。唯一的区别在于，灵界中的一切都出于属灵的源头，因而都是属灵的，因为它们来自那里的太阳，那太阳是纯粹的爱；尘世中的一切都出于属世的源头，因而都是属世和物质的，因为它们来自那里的太阳，那太阳是纯粹的火。总之，人死后仍是完整的人，甚至比先前在世上更为完整；因为先前在世上，他处于物质的身体中，而在这个世界，他处于属灵的身体中。”

【4】听完这些话，古代的智者问，地上的人怎样看待这些事。三人说：“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真的，因为我们就在这里，已经四处察看并考察过这一切。因此，我们要说的是，地上的人怎样谈论和推究这些事。”于是牧师说：“我们教职中的人初听这些事时，称之为幻象，继而说是杜撰，后来又说那人见到了鬼影，最后便不再深究，只说：‘你愿意信就信吧。我们向来教导，人死后要到最后审判之日，才会重新具有身体。’”智者问：“他们中间难道没有聪明人，能够论证人死后仍作为人活着这一真理，并使他们信服吗？”

【5】牧师说，有人能够论证，却不能使他们信服。“那些作出论证的人说，相信人必须等到最后审判之日才作为人活着，而在此之前只是没有身体的灵魂，是违背健全理性的。‘灵魂是什么？在这期间，它又在哪里？难道是一口气，或是飘荡在空中的一缕风，或是隐藏在地心某处的存在吗？亚当、夏娃以及他们之后所有人的灵魂，难道至今六千年，也就是六十个世纪以来，仍在宇宙中飘荡，或被禁闭在地心，等候最后的审判吗？有什么比这样的等候更令人焦虑、更为悲惨呢？他们的命运，岂不

可以比作那些被锁链和脚镣囚禁在监狱中的人吗？若人死后竟有这样的命运，生为驴岂不比生为人更好吗？相信灵魂能够重新穿上自己的身体，难道不也是违背理性的吗？身体不是已经被虫、鼠和鱼吃掉了吗？那被太阳晒焦或已化为尘土的骨架，难道还能披上一个新的身体吗？这些尸骸和腐败之物，要怎样收集起来，再与灵魂结合呢？’然而，他们听见这些话，不凭理性作任何回答，只固守自己的信仰，说：‘我们将理性约束在信仰的顺服之下。’至于最后审判之日，从坟墓中收集这一切，他们则说：‘这是全能的作为。’他们一提到全能和信仰，理性便被逐出。我可以说，这时健全的理性被视为无物，有些人甚至视之为幽灵；他们竟能对健全的理性说：‘你疯了。’”

【6】希腊的智者听后说：“这些悖论既然自相矛盾，岂不应当自行消散吗？然而，在今日的世上，健全的理性竟无法使它们消散。还有什么信念，比人们所讲述的最后审判更为荒谬呢？他们说，那时宇宙将毁灭，天上的星辰将坠落在比星辰小的地球上；人的身体，那时或已成为尸骸，或已成为被人吞食的木乃伊，或只剩零碎残屑，却要与各自的灵魂重新结合。我们在世时，根据理性提供给我们的推论，相信人的灵魂不朽；我们也为有福之人设想了居所，称为极乐原野，并相信他们具有人的形象或样貌，只因他们是属灵的，所以形体精微。”

【7】说完这些话，他们转向第二个新来的人，他在世时是个政治家。他承认，自己不曾相信死后有生命，并认为所听到的有关死后生命的新消息，都是虚构和编造的。“我思考这些事时说，灵魂怎么可能具有身体呢？人的一切，岂不都已死去，躺在坟墓里吗？眼睛不是在那里吗？他怎么能看见？耳朵不是在那里吗？他怎么能听见？他从哪里得到嘴来说话？若人死后还有什么活着，那岂不只能是类似鬼影的东西吗？鬼影怎么能吃喝，又怎么能享有婚姻的欢悦？它从哪里得到衣服、房屋、食物等等呢？鬼影只是空中的形象，看似存在，实际却不存在。我在世时，对人死后的生命就是这样思想的，还有许多类似的想法。然而如今，我已经看见这一切，并亲手触摸过这一切，我的感官本身已使我确信，我仍是人，如同在世上一样，以至于我只觉得自己仍像从前那样活着，唯一的区别是，我如今的理性更加健全。有几次，我为自己从前的想法感到羞愧。”

【8】哲学家也讲述了自己类似的情形，只是有一点不同：他将所听到的有关死后生命的新消息，归入自己从古今学者那里收集的各种见解和假说之中。智者听后，惊愕不已。那些属于苏格拉底学派的人说：“从这些来自地上的新消息，我们察觉到，人的心智内层已逐渐关闭，如今世上对伪谬的信仰竟像真理一样发光，愚昧的机巧竟被视为智慧；智慧之光从我们的时代以来，已从大脑的内层降到鼻子下面的嘴里，在人眼前只显为嘴唇的光辉，而由此发出的言语竟被视为智慧。”听到这些话，那里的一位初学者说：“今日地上居民的心智何等愚钝！但愿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的门徒在场，他们有的对一切发笑，有的为一切哭泣，那样我们就会听见大笑和大哭了。”聚会结束后，他们将自己地域的徽记交给那三个从地上新来的人；这些徽记是小铜片，上面刻着一些象形符号。三人便带着这些徽记离去了。

183 第二则亲历记事：

在东方，我看见一片树林，棕榈树与月桂树沿着螺旋形的环道排列。我走近并进入树林，沿着环绕的小径绕行了几圈，在小径尽头看见一座花园，位于树林的正中央。一座小桥将树林与花园隔开，树林一侧有一道门，花园一侧也有一道门。我走上前，守门人便将门打开。我问他这花园叫什么名字，他说：“阿德拉曼多尼，意为婚姻之爱的欢悦。”我走了进去，只见园中有橄榄树，树与树之间有葡萄藤蔓延垂挂，藤下及其间有开花的灌木。花园中央有一片圆形草地，丈夫与妻子、青年与少女，一对一对地坐在那里。草地中央有一处隆起的地面，那里有一眼小泉，泉水凭着强劲的水势喷向高处。我走近草地时，看见两位身穿紫色与朱红色衣服的天使，正与坐在草地上的人交谈，谈论婚姻之爱的起源及其欢悦。由于谈论的是这爱，众人都热切地聆听，全心领受，由此心情振奋，仿佛被天使话语中的爱之火点燃。

【2】我将他们所说的话概述如下。他们首先说，婚姻之爱的起源难以探究，也难以领会，因为其起源是神性的、属天的，就是神性之爱、神性智慧与神性功用。这三者作为一体从主发出，由此作为一体流入人的灵魂，再经由灵魂流入心智，在那里流入较内在的情感与思维，再经由这些流入接近身体的欲望，由这些欲望经胸部流入生殖区域。在那里，一切从最初源头衍生的事物同时存在，并与相继而来的各层事物共同构成婚姻之爱。随后，天使说：“让我们以问答的方式交谈吧，因为单凭聆听而获得的领会，虽能流入，却不能留存，除非听者也自己思考这件事，并提出问题。”

【3】于是，这群夫妻中有些人对天使说：“我们听说，婚姻之爱的起源是神性的、属天的，因为它来自主对人灵魂的流入；又因为它来自主，所以它是爱、智慧与功用。这是三项本质要素，共同构成一个神性本质。从他发出并流入人的至内在，也就是称为灵魂的，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属于神性本质的事物；而这三者在下降至身体的过程中，转化为与之相应、对应的事物。因此，我们现在首先要问，从主发出的第三项神性本质要素，也就是所说的功用，指的是什么？”天使回答说，爱与智慧若没有功用，就只是抽象的思维观念，在心智中停留片刻之后，也会像风一样消逝。“然而，这两者在功用中汇合，并在那里成为一体，这才称为实在。爱若不付诸行动，就不能安息，因为爱正是生命中的活动本原；智慧若非出于爱，并在爱行动时与之共同作用，也不能存在并持续存在，而行动就是功用。因此，我们将功用定义为出于爱、通过智慧行善；功用就是良善本身。

【4】“既然爱、智慧与功用这三者流入人的灵魂，就可以明白，为何说一切良善都来自神，因为凡出于爱、通过智慧而做的，都称为良善，功用也是所做的事。没有智慧的爱，岂不只是某种愚昧？有智慧却没有功用的爱，岂不只是心智中的一缕气息？然而，爱与智慧连同功用，不仅构成人，而且就是人。甚至，它们还繁衍人，这一点也许会使你们惊讶，因为男人的精液中有他的灵魂，具有完整的人形，外面包裹着由自然界最纯净的成分所构成的实体，身体便由这些实体在母腹中形成。这一功用，是神性之爱通过神性智慧所成就的最高、也是最外在的功用。”

【5】最后，天使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切结果、一切繁衍与一切生育，最初都源于主的爱、智慧与功用的流入；主直接流入人的灵魂，间接流入动物的魂，并以更为间接的方式流入植物的至内在。这一切都是由最初层面而来，在最外在层面实现。结果、繁衍与生育是创造的延续，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创造只能出于神性之爱，通过神性智慧，在神性功用中实现。因此，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出于功用、在功用中、为了功用而生成并形成的。”

【6】随后，坐在草地上的人问天使：“婚姻之爱那无数且难以言喻的欢悦，来自哪里？”天使回答说，这些欢悦来自爱与智慧的功用；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一个人越是为了真正的功用而爱好智慧，就越有婚姻之爱的活力与能力；他越有这两者，就越享有这爱的欢悦。“这是功用所成就的，因为爱通过智慧在功用中存在，二者彼此欢悦，仿佛孩童一般嬉戏；随着它们成长，便欢然结合，仿佛经历订婚、婚礼、婚姻与繁衍。这一切不断变化，持续直到永恒。这些事发生在功用之内的爱与智慧之间。然而，这些欢悦在其最初的层面是不能被感知的；随着它们从那里逐级下降并进入身体，就越来越能被感知。它们逐级从灵魂进入人心智的内层，再从内层进入外层，由外层进入胸怀，再由胸怀进入生殖区域。

【7】“灵魂中这些属天的婚姻嬉戏，人丝毫不能感知；然而，它们从那里以平安与纯真的形式悄然进入心智的内层，以至福、幸福与愉悦的形式进入心智的外层，在胸怀中则表现为亲密友谊的欢悦；而在生殖区域中，凭着从灵魂而来的持续流入，它们伴随着婚姻之爱本身的感觉，表现为欢悦中的欢悦。灵魂中爱与智慧在功用内的这些婚姻嬉戏，在向胸怀推进时仍持续存在，并在胸怀中以无穷变化的欢悦形式显现，使人能够感受。由于胸怀与生殖区域之间有奇妙的相通，这些欢悦在那里便成为婚姻之爱的欢悦，超越天堂与世上所有的欢悦。其原因在于，婚姻之爱的功用是一切功用中最卓越的，因为人类由此繁衍，而天使的天堂又由人类而来。”

【8】天使又说，那些不爱为了来自主的功用而获得智慧的人，对真正婚姻之爱那无数而多样的欢悦一无所知。“因为，那些不爱凭真正的真理获得智慧，反而喜爱凭伪谬陷入愚妄，并在这愚妄中出于某种爱而履行邪恶功用的人，通向灵魂的道路已经关闭。因此，灵魂中爱与智慧的属天婚姻嬉戏，便越来越受到阻隔，最终止息；婚姻之爱连同其活力、能力与欢悦，也随之止息。”听者于是说，他们领会到，婚姻之爱取决于人为了来自主的功用而爱好智慧的程度。天使回答说，确实如此。这时，有些人的头上出现了鲜花编成的花冠。众人问，为什么会这样。天使说：“因为他们领会得更为深入。”随后，他们离开花园，头戴花冠的人走在众人中间。

第九章　论男女因婚姻而发生的生命状态变化

184 生命状态及其变化所指的是什么，博学者与智者都十分清楚，但未受教导的人和普通人却不了解，因此有必要先作一些说明。人的生命状态，就是他的性质；由于每个人里面都有构成生命的两大官能，称为理智与意志，所以人的生命状态，就是他在理智与意志方面的性质。由此可见，生命状态的变化，指的是属于理智和属于意志的事物在性质上的变化。本章将着手阐明，每个人在这两方面都不断变化，但婚前与婚后的变化各有不同。现按以下次序论述：

一、人的生命状态，从婴儿期直到生命终结，乃至此后直到永恒，都不断变化。

二、人的内在形式，也就是他的灵，同样不断变化。

三、这些变化在男人与女人身上各不相同，因为男人从受造时起就是知识、聪明与智慧的形式，女人则是对男人这些特质之爱的形式。

四、男人的心智被提升进入更高的光，女人的心智被提升进入更高的热；女人在男人的光中感受到自身之热的欢悦。

五、男人与女人婚前的生命状态，与婚后的生命状态不同。

六、婚后，夫妻的生命状态，随着他们的心智通过婚姻之爱而结合的程度，发生变化并依次更替。

七、婚姻也使夫妻的灵魂与心智具有不同于先前的形式。

八、女人确实按照创世记中的描述，被塑造成男人的妻子。

九、这一塑造由妻子以隐秘的方式完成；女人是在男人沉睡时被造的，所表示的就是这一点。

十、妻子通过将自己的意志与丈夫内在的意志结合，完成这一塑造。

十一、其目的是使双方的意志成为一个意志，从而使二人成为一个人。

十二、妻子通过将丈夫的情感归于己有，完成这一塑造。

十三、妻子通过接纳丈夫灵魂所传出的事物，完成这一塑造，并伴有因愿意成为对丈夫智慧的爱而生的欢悦。

十四、少女由此被塑造成妻子，青年由此被塑造成丈夫。

十五、在一夫一妻的婚姻中，若夫妻之间有真正的婚姻之爱，妻子就越来越成为妻子，丈夫也越来越成为丈夫。

十六、他们的形式也由此从内在逐渐变得更加完善、更加高贵。

十七、处于真正婚姻之爱的夫妻所生的子女，从父母承袭良善与真理的婚姻结合，由此具有相应的倾向与能力：若是儿子，就倾向于并能够领会属于智慧的事物；若是女儿，就倾向于并能够爱智慧所教导的事物。

十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子女的灵魂来自父亲，而灵魂的外在包覆来自母亲。

下面逐一加以解释。

185 一、人的生命状态，从婴儿期直到生命终结，乃至此后直到永恒，都不断变化。

人的生命状态通常分为婴儿期、童年期、少年期、青年期与老年期。每一个在世上继续生活的人，都会依次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由最初的阶段走向最后的阶段，这是众所周知的。向这些年龄阶段的过渡，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显得出来；然而，理性能看出，这些过渡是逐刻推进、持续不断的。因为人如同一棵树，从种子播入土中起，每一小段时间，甚至最微小的片刻，都在不断生长。这些逐刻的进展，也是状态的变化，因为后一刻总在前一刻的基础上有所增添，使状态更加完善。

【2】发生在人内在的变化，比发生在外在的变化更为连续。其原因在于，人的内在，也就是属于他的心智或灵的事物，处于更高的层级，超越他的外在；在同一瞬间，外在只发生一项变化，更高层级的内在却发生千百项变化。内在的变化，是意志在情感方面的状态变化，以及理智在思维方面的状态变化。本命题所指的，尤其是这两方面依次发生的状态变化。

【3】这两种生命，或称这两大官能，其状态之所以从人的婴儿期直到生命终结，乃至此后直到永恒，都不断变化，是因为知识没有止境，聪明更没有止境，智慧尤其没有止境。它们的广度具有无限性与永恒性，因为它们来自那无限而永恒者。古人的一项哲学命题由此而来，即一切事物都可以无限分割；还应补充说，一切事物同样可以无限增多。天使断言，主使他们在智慧上不断完善，直到永恒，也就是直到无限，因为永恒就是时间的无限。

186 二、人的内在形式，也就是他的灵，同样不断变化。

人的内在形式之所以随着生命状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必须存在于某种形式之中，而状态赋予它相应的形式。因此，说人的生命状态发生变化，或说他的形式发生变化，都是一样的。人的一切情感与思维都存在于形式之中，并由这些形式而来，因为形式是它们的载体。情感与思维若不需要存在于具有形式的载体之中，那么在没有大脑的空颅内，也可以有情感与思维；这就如同没有眼睛却有视觉，没有耳朵却有听觉，没有舌头却有味觉一样。众所周知，这些感官都有各自的载体，而这些载体都是形式。

【2】人的生命状态及由此而来的形式之所以不断变化，是因为智者过去教导、如今仍在教导的一个道理确实为真：没有两个事物完全相同，也就是绝对一致，更不用说多个事物了；正如没有两个人的面容完全相同，更不用说更多人的面容了。前后相继的状态也是如此，后来的生命状态不会与先前的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人的生命状态不断变化，因而他的形式也不断变化，尤其是他内在的形式。然而，这些论述并未教导有关婚姻的事，只是为认识婚姻作准备；而且，这些只是凭理智所作的哲学探究，有些人难以领会，因此，略述至此，便转入下文。

187 三、这些变化在男人与女人身上各不相同，因为男人从受造时起就是知识、聪明与智慧的形式，女人则是对男人这些特质之爱的形式。

男人被造为理智的形式，女人被造为对男人理智之爱的形式，这一点已在前文解释（参90节）。由此可知，男女从婴儿期到成年依次经历的状态变化，是为了使各自的形式趋于完整：男人是理智的形式，女人是意志的形式。因此，男人与女人所经历的变化各不相同。

然而，无论男女，其外在形式，也就是身体，都随着内在形式，也就是心智的完善而趋于完整；因为是心智作用于身体，而不是身体作用于心智。因此，天堂中的婴儿随着聪明的增长，逐渐长成人，其身量与美貌也与之相应。这与地上的婴儿不同，因为地上的婴儿如同动物一样，外面包裹着物质的身体。但两者仍有共同之处：起初，他们成长时所倾向的，是那些使身体感官感到愉悦的事物；随后，逐渐转向那些触动内在思维感知的事物；再逐级转向那些使意志充满情感的事物。

当年龄处于未成年与成年的交界时，婚姻的倾向便随之产生，即少女倾向于青年，青年倾向于少女。天堂中的少女与地上的少女一样，出于天生的审慎，隐藏自己对婚姻的倾向，所以那里的青年只以为，是自己使少女产生了爱；他们自身的男性冲动，也使他们觉得如此。然而，他们的这种冲动，同样来自女性之爱的流入。关于这种流入，将在别处专门论述。

由此可见，本命题确实为真：男人与女人的状态变化各不相同，因为男人从受造时起就是知识、聪明与智慧的形式，女人则是对男人这些特质之爱的形式。

188 四、男人的心智被提升进入更高的光，女人的心智被提升进入更高的热；女人在男人的光中感受到自身之热的欢悦。

男人被提升进入的光，指的是聪明与智慧，因为从灵界太阳发出的属灵之光，与这两者相应，或说与这两者共同作用而成为一体；这太阳的本质是爱。女人被提升进入的热，指的是婚姻之爱，因为从灵界太阳发出的属灵之热，其本质是爱；在女人里面，这爱使自身与男人的聪明和智慧结合，整体而言称为婚姻之爱，而当它专注于一个男人时，就成为这爱。

【2】这里说被提升进入更高的光与热，是因为这提升使人进入较高层天堂的天使所处的光与热。这也是真实的提升，如同从云雾升入空气，从空气的较低区域升入较高区域，再从那里升入以太。因此，男人被提升进入更高的光，就是被提升进入更高的聪明，再由聪明进入智慧；在智慧中，还可以不断被提升，进入更高的层次。女人被提升进入更高的热，则是进入更贞洁、更纯净的婚姻之爱，并不断趋向那从受造时起就隐藏在至内在的婚姻结合。

【3】这些提升，就其本身而言，是心智的开启。因为人的心智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正如世界的大气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最低的是水汽区域，其上是空气区域，再上是以太区域，而以太之上还有最高的区域。人的心智随着自身的开启，也被提升进入类似的区域；男人的心智通过智慧而开启，女人的心智则通过真正的婚姻之爱而开启。

189 所谓女人在男人的光中感受到自身之热的欢悦，意思是，女人在男人的智慧中感受到自身之爱的欢悦，因为这智慧是爱的容器；爱找到与自身相应的容器时，便处于自身的愉悦与欢悦之中。然而，这并不是说热与光在形式之外彼此欢悦，而是说它们在形式之内如此；属灵之热与属灵之光在其中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形式凭智慧与爱而具有生命，因而能够接受它们。

这一点，可以借植物中所谓热与光的嬉戏，作一定程度的说明。在植物之外，热与光只是单纯地结合；但在植物之内，它们却仿佛彼此嬉戏，因为它们在那里处于形式或容器之中。它们穿行于奇妙曲折的路径，在植物的至内在孕育结果的功用，又将自身的芬芳广泛散发到空气中，使空气充满香气。属灵之热与属灵之光在人的形式中彼此欢悦，则更为鲜活；在这些形式中，这热是婚姻之爱，这光是智慧。

190 五、男人与女人婚前的生命状态，与婚后的生命状态不同。

婚前，男女双方都经历两种状态：一种是在产生婚姻倾向之前，另一种是在产生这种倾向之后。这两种状态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心智形成，都随着他们持续的成长，按先后次序推进。但这里不便描述这些变化，因为它们因人而异，多种多样。婚前，对婚姻的倾向在心智中仅表现为想象，在身体中则越来越成为可以感受到的倾向；婚后，这些倾向的状态则是结合与生育的状态。显然，这些状态与先前的状态不同，正如意向的实现不同于意向本身。

191 六、婚后，夫妻的生命状态，随着他们的心智通过婚姻之爱而结合的程度，发生变化并依次更替。

婚后，丈夫与妻子双方的状态变化及其相继更替，都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婚姻之爱，因而或使心智结合，或使心智分离。这是因为，夫妻之间的婚姻之爱不仅有变化，也有性质上的差异。对于内在彼此相爱的夫妻，这爱虽有变化，时而暂歇，但在内里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温热；对于仅在外在彼此相爱的夫妻，这爱的性质则有所不同：它时而暂歇，并非出于相同的原因，而是由于冷与热交替出现。

【2】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对于仅在外在彼此相爱的夫妻，身体起主导作用，身体的热情向周围扩散，将心智的较低层面卷入，使之与身体共同活动；但对于内在彼此相爱的夫妻，心智起主导作用，并带动身体，使之与心智共同活动。

表面看来，爱仿佛从身体上升到灵魂，因为身体一受到诱惑，这些诱惑便通过眼睛，如同经过门户，进入心智；也就是说，经由视觉这一前庭进入思维，随即进入爱。然而，爱仍是从心智下降，并按照较低层面的状态作用于它们。因此，淫荡的心智以淫荡的方式行事，贞洁的心智以贞洁的方式行事；贞洁的心智使身体形成相应的状态，淫荡的心智却由身体塑造成相应的状态。

192 七、婚姻也使夫妻的灵魂与心智具有不同于先前的形式。

婚姻使灵魂与心智具有不同的形式，这在自然界中无法察觉，因为灵魂与心智在那里被物质的身体包裹，心智很少透过身体显露出来。而且，当今时代的人比古人更善于从小就学习在脸上做出各种表情，借此深深隐藏心智的情感。因此，人们无法辨别心智在婚前与婚后的形式有何不同。

然而，灵魂与心智在婚后的形式不同于婚前，这一点，从这些人在灵界中的样貌便可清楚看出。因为他们那时是灵与天使，无非就是具有人形的心智与灵魂，已经脱去了外壳。这些外壳原是由水中、地中的元素，以及由此散布到空气中的气体构成的。脱去这些外壳后，心智原先在身体内部的形式便显露出来；这时可以清楚看见，生活在婚姻中的人与不在婚姻中的人，其心智的形式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夫妻的面容具有内在的美，因为丈夫从妻子那里获得她的爱所具有的柔美红润，妻子从丈夫那里获得他的智慧所具有的明亮光辉；这是因为，在那里，夫妻二人的灵魂结合为一。此外，他们双方都显出完整的人性。这种情形存在于天堂，因为只有在那里才有婚姻；天堂之下则只有婚配关系，这些关系可以缔结，也可以解除。

193 八、女人确实按照创世记中的描述被塑造成男人的妻子。

创世记说，女人是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的；当她被领到男人面前时，男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2:22—24）其中，“女人”是Ischah，“男人”是Isch。在圣言的属灵意义上，胸部的肋骨所表示的，无非是属世的真理。但以理书中，熊口齿间所衔的肋骨也表示这一点（但7:5）；因为熊表示那些按属世意义阅读圣言，看见其中的真理却不理解的人。男人的胸部表示他所具有的、区别于女人的本质与特质；这就是智慧（参187节）。因为真理支撑智慧，如同肋骨支撑胸部。这些事物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含义，是因为人的一切事物都汇聚于胸部，仿佛汇聚于自身的中心。

【2】由此可知，女人由男人而造，是通过将男人自身那出于属世真理的智慧移置于她；对这智慧的爱也从男人转移到女人，成为婚姻之爱。这样做，是为了使男人里面所有的，不是对自己的爱，而是对妻子的爱。妻子出于天生的性情，必然会将男人对自己的爱转变为他对她的爱。我听说，这一转变是由妻子的爱本身促成的，丈夫与妻子都不知不觉。因此，凡出于自爱而以自己的聪明为傲的人，都不可能以真正的婚姻之爱爱自己的配偶。

【3】理解了女人由男人而造的这一奥秘，就能看出，在婚姻中，女人同样仿佛由男人而被创造或塑造。这是由妻子完成的，更确切地说，是由主通过妻子完成的，因为主已将这样做的倾向注入女人里面。妻子通过将丈夫的情感化为己有，把丈夫的形象接纳到自己里面（参173节）；她也将丈夫内在的意志与自己的意志结合，这一点将在下文论述；此外，她还将丈夫灵魂的衍生部分归于自己，这一点也将在下文论述。由此可见，按照创世记这段描述的内在含义，女人是通过从丈夫及其胸部取得这些事物，并将其铭刻于自身，而被塑造成妻子的。

194 九、这一塑造由妻子以隐秘的方式完成；女人在男人沉睡时被造，所表示的正是这一点。

> 创世记记载，耶和华神使亚当沉睡，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将其造成一个女人（创2:21，22）。男人的沉睡与入睡，表示他全然不知妻子由他而被塑造，仿佛由他而被创造。这一点，从前一章以及本章关于妻子天生的审慎与周密的论述中便可看出：她们不透露自己的爱，也不透露自己如何接纳丈夫生命中的情感，从而将他的智慧移置于自身。这是由妻子在丈夫不知情、仿佛沉睡的状态下完成的，因而是以隐秘的方式完成的；前文对此已有解释（参166—168节及以下各节）。那里也说明，女人从受造时起便具有这样行事的审慎，因而生来就具备这种禀赋。这是出于必要的原因，为要使婚姻之爱、友谊与信任得以稳固，从而确立共同生活的福乐与人生的幸福。因此，为使这一切恰当地实现，经上吩咐男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创2:24；太19:4，5）

【2】在属灵意义上，男人所要离开的父母，指的是他意志的自我与理智的自我。人的意志的自我，就是爱自己；理智的自我，就是爱自己的智慧。“连合”则表示将自己交付于妻子的爱。这两种自我若存留在男人里面，便是足以毁灭他的恶；而当男人与妻子连合，也就是接受她的爱时，对这两种自我的爱便转变为婚姻之爱，前文及其他地方对此已有论述（参193节）。至于“睡觉”表示处于无知且不加留意的状态，“父母”表示人的两种自我，即意志的自我与理智的自我，“连合”表示将自己交付于某人的爱，这些含义都可以从圣言的其他经文中得到充分证实；但这并非此处所要论述的。

195 十、妻子通过将自己的意志与丈夫内在的意志结合，完成这一塑造。

男人具有理性的智慧与道德的智慧，妻子则与丈夫里面属于道德智慧的事物结合，前文对此已有论述（参163—165节）。属于理性智慧的事物构成男人的理智，属于道德智慧的事物构成他的意志；妻子所结合的，正是那些构成丈夫意志的事物。说妻子将自己与丈夫结合，或说她将自己的意志与丈夫的意志结合，意思是一样的，因为妻子生来以意志为本，因此她所做的一切都出于意志。

这里说的是与丈夫内在的意志结合，因为男人的意志以他的理智为居所，而男人的理智构成女人最内在的部分；这与前文关于女人由男人而被塑造的论述一致（参32节及其后多处论述）。男人也有外在的意志，但这意志往往带有伪装与掩饰。妻子能看透这外在的意志，却不会与之结合，除非只是假意相合，或出于戏谑。

196 十一、其目的是使双方的意志成为一个意志，从而使二人成为一个人。因为，谁将另一个人的意志与自己结合，也就将那人的理智与自己结合；理智就其本身而言，无非是为意志服务，听从意志的支配。这一点，从爱的情感如何驱使理智依其意向思考，便可清楚看出。一切爱的情感都属于意志，因为人所爱的，也是他所愿的。由此可知，谁将一个人的意志与自己结合，也就将那人的全部与自己结合。

197 十二、这一塑造通过妻子将丈夫的情感化为己有而完成。

这一点与前两条所述是一体的，因为情感属于意志。情感无非是爱的衍生，正是这些情感形成、构成并组成意志；但这些情感在男人里面存在于理智中，在女人里面则存在于意志中。

198 十三、妻子通过接纳丈夫灵魂所传出的事物，完成这一塑造，并伴有因愿意成为对丈夫智慧的爱而生的欢悦。

这与前文的解释一致（参172，173节），因此不再进一步阐释。妻子的婚姻欢悦，无非源于她愿意与丈夫合一，如同在属灵婚姻中，良善与真理合一。婚姻之爱从这属灵婚姻而来，已在论述这一主题的专章中详细证明。由此便可如同观看图像一般，看出妻子如何使丈夫与自己结合，如同良善使真理与自己结合；丈夫又如何按照自己对妻子之爱的接受程度，相应地与妻子结合，如同真理按照自己对良善的接受程度，相应地与良善结合。这样，妻子的爱便通过丈夫的智慧塑造自身，如同良善通过真理塑造自身，因为真理是良善的形式。

由此也可看出，妻子的婚姻欢悦，主要源于她愿意与丈夫合一，因而愿意成为对丈夫智慧的爱。因为这时，她在丈夫的光中感受到自身之热的欢悦，正如第四条中所解释的（参188，189节）。

199 十四、少女由此被塑造成妻子，青年由此被塑造成丈夫。这是本章前述内容以及前一章关于夫妻结合成为一体的论述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少女之所以成为或已成为妻子，是因为妻子里面有从丈夫那里取得、因而新添的事物，是她先前身为少女时所没有的；青年之所以成为或已成为丈夫，是因为丈夫里面有从妻子那里取得的事物，能提升他接受爱与智慧的能力，是他先前身为青年时所没有的。但这只发生在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身上。他们当中，有些人感到自己二人已结合成一个人，仿佛成为一体，前一章对此已有论述（参178节）。由此可见，在女人里面，少女的状态转变为妻子的状态；在男人里面，青年的状态转变为丈夫的状态。

【2】我在灵界的一次经历，使我确信事情确实如此。有些男人说，婚前与女人的结合，同婚后与妻子的结合相似。妻子们听了，十分愤慨，说：“两者毫无相似之处，其差别如同虚幻与真实之间的差别。”男人们反驳道：“你们不还是和从前一样，是女性吗？”妻子们提高声音回答：“我们不是女性，而是妻子。你们所处的是虚幻的爱，而不是真实的爱，所以说的也是虚妄的话。”男人们又说：“即使不是女性，你们总还是女人吧。”她们回答：“新婚之初，我们是女人；如今，我们是妻子。”

200 十五、在一夫一妻且夫妻之间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婚姻中，妻子越发成为妻子，丈夫越发成为丈夫。

真正的婚姻之爱使二人越来越紧密地结合成一个人，对此可参看前文（177，178节）。妻子因与丈夫结合而成为妻子，其成为妻子的程度也取决于这一结合的程度；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也是如此。又因为真正的婚姻之爱持续到永恒，所以妻子便越发成为妻子，丈夫也越发成为丈夫。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婚姻中，双方都成为内在层次越来越深的人，因为这种爱开启他们心智的内在。随着这些内在层次的开启，人便越来越成为人；对妻子而言，越来越成为人，就是越发成为妻子；对丈夫而言，就是越发成为丈夫。

我听天使说，妻子随着丈夫越发成为丈夫，而越发成为妻子，反过来却并非如此。因为贞洁的妻子几乎总是爱丈夫，即使有不爱的情形，也极为罕见；但丈夫却可能不以爱回应妻子。丈夫之所以缺少这种回应，是因为他的智慧没有得到提升，而唯有这种智慧才能接受妻子的爱。关于这种智慧，可参看130、163、164、165节。不过，天使所说的这些，是指世上的婚姻。

201 十六、他们的形式也由此从内在逐步得到完善，变得更加高贵。

最完善、最高贵的人类形式，是两种形式通过婚姻成为一种形式，也就是两个肉身按照受造的秩序成为一体。那时，丈夫的心智被提升到更高的光中，妻子的心智被提升到更高的热中；他们如同春天的树木一般，萌芽、开花、结果，对此可参看前文（188，189节）。这一形式变得高贵之后，便产生高贵的果实：在天堂中是属灵的果实，在世上是属世的果实。这将在紧接着的下一条中加以说明。

202 十七、处于真正婚姻之爱的夫妻所生的子女，从父母承袭良善与真理的婚姻结合，由此具有相应的倾向与能力：若是儿子，就倾向于并能够领会属于智慧的事物；若是女儿，就倾向于并能够爱智慧所教导的事物。

子女从父母那里承袭的倾向，指向那些属于父母之爱与生活的事物，这一点，从一般的历史记载和具体的经验中，早已为人熟知。然而，子女并不从父母那里承袭或遗传父母的情感本身，以及由这些情感而来的生命，而只是承袭趋向这些情感的倾向，以及相应的能力。这一点，已由灵界的智者证实，前文所述的两则记事中曾提到这些智者。

【2】后代出于天生的倾向，若这些倾向未被打破，也会趋向与父母相似的情感、思想、言语和生活。这从犹太民族身上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如今仍与从前在埃及、旷野、迦南地以及主在世时的祖先十分相似；不仅心智相似，面貌也相似。谁不能从外貌认出一个犹太人呢？其他族群的后代也是如此。由此可以确切地得出结论：趋向与父母相似之事的倾向，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人并不必然随之产生与父母相同的思想和行为，这是出于圣治，为的是使不良倾向能够得到纠正。为此，人也被赋予了纠正这些倾向的能力。因此，父母和教师对其品行的教导能够奏效；后来，当他们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时，也能自行改善品行。

203 之所以说子女从父母那里承袭良善与真理的婚姻结合，是因为这种结合自受造之初便被植入每一个灵魂中；它正是从主流入人里面、构成人的生命的事物。然而，这种婚姻结合从灵魂逐层传递，直至身体的最外层；在传递过程中，人自己以种种方式改变它在各层中的状态，有时甚至使它转变为其反面，即所谓邪恶与伪谬的婚姻结合，或婚配结合。

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心智便从下方被封闭，有时甚至如螺旋一般向相反的方向扭曲。不过，有些人的心智并未封闭，其上方仍保持半开；另一些人的心智则保持敞开。子女从父母那里承袭的倾向，正是源于这两种婚姻结合，只是儿子与女儿承袭的方式不同。这些倾向之所以源于婚姻结合，是因为婚姻之爱是一切爱的根基，正如前文所证明的（参65节）。

204 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所生的子女，若是儿子，便承袭领悟智慧之事的倾向与能力；若是女儿，便承袭爱智慧所教导之事的倾向与能力。其原因在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结合自受造之初便被植入每一个灵魂中，也被植入从灵魂而来的各个后续层次中。前文已说明，这种婚姻结合充满整个宇宙，从最初层次直至最外层，从人直至虫；前文也已指出，每个人自受造之初便被赋予一种能力，能够开启心智的较低层次，使之与处于天堂之光与热中的较高层次结合。由此可见，在这种婚姻中出生的人，与其他人相比，生来便承袭了更强的能力，能更容易地使良善与真理结合、真理与良善结合，从而获得智慧；因此，他们也更能领受教会与天堂的事物。婚姻之爱与这些事物相结合，前文已多次阐明。

由此，理性便能清楚看出，主、创造者设立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婚姻，并且至今仍为此作出安排，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

205 我从天使那里听说，生活在上古时代的人，如今在天堂仍按家庭、家族和民族聚居，如同他们在世时一样，而且各家几乎无人缺席。其原因在于，他们具有真正的婚姻之爱，子女因而承袭了趋向良善与真理之婚姻结合的倾向，并且在父母的教养下，很容易就逐步深入这种结合；后来，当他们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时，主便引导他们进入其中，使他们仿佛是凭自己进入的。

206 十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子女的灵魂来自父亲，而灵魂的外在包覆来自母亲。灵魂来自父亲，这一点没有一位智者会怀疑。从各家族始祖依次传下的后代的心性，以及作为心性写照的面貌，也能清楚看出这一点。父亲的形象即使不在儿子身上重现，也会在孙子或曾孙身上重现。这是因为灵魂构成人最内在的部分；这一部分虽可能在下一代身上被遮掩，却仍会在后来的子孙身上显露出来。

灵魂来自父亲，而灵魂的外衣来自母亲，这一点可以借植物界的类似情形来说明。在植物界，土地或土壤是共同的母亲；它将种子接纳在自身之中，如同接纳在子宫里，并为种子披上外衣，甚至仿佛使种子受孕，孕育、生育并养育它们，如同母亲孕育并养育来自父亲的子女。

207 在此，我要补充两则记事。第一则如下：

过了一段时间，我朝雅典城望去，前一则记事曾提到这座城。我听见城中传来一阵不寻常的喧声，其中夹杂着笑声，笑声中带着愤慨，愤慨中又含着悲伤。然而，这喧声并不因此显得杂乱，反而十分和谐，因为这些情感并非同时并列，而是一种包含在另一种之中。在灵界，声音中各种情感的差异与交融，都可以清楚地感知。我在远处问："出了什么事？"他们说："有一位使者从基督教世界新来的人最初出现的地方来到这里，说他在那里听见三个人说，他们在原来的世界里，和其他人一样，相信死后蒙福而幸福的人将完全歇下一切劳作；既然治理、职务和工作都是劳作，他们也将歇下这一切。如今，我们派出的使者已将这三个人带来，他们正站在城门前等候，因此城里起了这阵喧声。众人商议之后决定，不像接待先前那些人那样，将他们带到帕尔纳索斯山上的雅典娜殿，而是带到那里的大讲堂，让他们讲述从基督教世界带来的新消息。已经有人奉派前去，隆重地迎接他们。"

【2】当时我处于灵里，而灵之间的距离取决于他们情感的状态；我那时渴望见到这些人，听他们说话，因此便觉得自己已到了那里，看见他们被领进来，也听见他们说话。讲堂里，年长者，也就是较有智慧的人，坐在两侧，其余的人坐在中间；众人前面有一座高台。几位年轻人郑重地陪同那三位新来者和使者，穿过讲堂中央，将他们引到高台上。众人安静下来之后，一位年长者向他们致意，问他们从世上带来了什么新消息。他们说："新消息很多，不过请告诉我们，你想问哪方面的事？"那位年长者回答："世上关于我们这个世界和天堂，有什么新消息？"他们回答说："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听说这里和天堂都有治理事务、服务职分、各种职务、商业活动、各门学科的研究，以及奇妙的工作。然而，我们原以为，从属世世界迁移或转入这属灵世界之后，就会进入永远的安息，歇下一切劳作。各种职务不就是劳作吗？"

【3】那位年长者听了，说："你们所理解的永远歇下劳作，难道就是永远闲居无事，不断坐着或躺着，把愉悦吸入胸中，把喜乐饮入口中吗？"那三位新来者微笑着说，他们原先所想的确实有些类似。于是，那位年长者对他们说："喜乐、愉悦以及由此而来的幸福，与闲居无事有什么相通之处呢？闲居无事使心智萎缩，而不是舒展；也就是说，它使人失去生机，而不是充满活力。设想一个人坐着，完全无所事事，双手松垂，眼睛低垂或闭着，同时周围又充满欢乐的气氛。困倦岂不会占据他的头脑和身体，使他脸上生动舒展的神情消失，最后全身纤维松弛，摇摇晃晃，直至倒在地上吗？除了心神的专注，还有什么能使全身各部分保持舒展和张力呢？而心神的专注，若不是来自愉快地从事治理事务和工作，又能来自哪里呢？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来自天堂的新消息：那里有治理事务、服务职分、大小法庭，也有技艺和工作。"

【4】那三位新来者听说天堂有大小法庭，便说：“为什么需要这些呢？天堂里的人不都是受神启示和引导，因而知道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正直吗？既然如此，还需要审判官做什么呢？”那位年长者回答：“在这个世界，我们也像在属世世界一样，接受教导，学习什么是良善与真理，什么是公义与公平。我们不是直接从神那里学习这些，而是借着他人间接学习。每一位天使都像每一个人一样，仿佛凭自己思考真理、实行良善；而且，依照天使各自的状态，这些都带有混杂，并非纯粹。天使中也有单纯的和有智慧的；当单纯的人因单纯无知而对何为公义有所疑惑，或偏离公义时，有智慧的人便作出判断。不过，你们刚来到这个世界，若愿意，就随我进城，我们会将这一切指给你们看。”

【5】于是，他们走出讲堂，几位长者也陪同他们前往。他们先来到一座大图书馆，馆内按学科分为若干较小的藏书室。那三位新来者看见如此多的书，十分惊讶，说：“这个世界也有书吗？羊皮纸和纸张从哪里来？笔和墨水又从哪里来？”长者们回答：“我们看出，你们在先前的世界里，以为这个世界既然是属灵的，就必定空无一物。你们之所以这样相信，是因为你们对属灵事物的观念完全脱离了物质；而脱离物质的事物，在你们看来就如同无物，因此也如同虚空。然而，这里却万物俱全。这里的一切都是实体性的，而非物质性的；物质性的事物则起源于实体性的事物。我们住在这里的人是属灵的人，因为我们是实体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因此，属世世界所有的事物，这里都有，并且更加完美，书籍和文字也是如此，此外还有更多的事物。”那三位新来者听见他们提到实体性的事物，便认为确实如此，既因为他们看见了写成的书籍，也因为他们听说物质原本出自实体。为了使他们进一步确信这一点，众人又带他们到抄写员的住处；这些抄写员正在抄录城中智者撰写的著作。他们查看这些文字，惊叹其字迹竟如此清晰精美。

【6】此后，他们被领到学术馆、学堂和学院，以及举行学术活动的地方。这些活动，有的称为赫利孔少女的活动，有的称为帕尔纳索斯少女的活动，有的称为雅典少女的活动，还有的称为泉水少女的活动。众人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少女象征对知识的情感，而每个人的聪明都与他对知识的情感相应。这些如此命名的活动，都是属灵的操练和竞技。随后，他们又被带着巡游全城，拜访主管者、治理者及其属员，并由这些人引领，观看工匠以属灵的方式完成的奇妙工作。

【7】看过这一切之后，那位年长者又与他们谈起死后蒙福而幸福的人所进入的永远安息，歇下一切劳作。他说：“永远的安息并不是闲居无事，因为闲居无事使心智，进而使整个身体，陷入衰弱、迟钝、麻木和昏睡。这些是死亡，不是生命，更不是天堂天使所享有的永恒生命。因此，永远的安息乃是驱散这些状态、使人充满生机的安息；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有提升心智的事物。因此，它必是某种专注的活动和工作，能使心智振奋、充满活力，并感到愉悦。这一切都取决于工作所源于、所体现并所指向的功用。因此，主看整个天堂为功用的整体，每一位天使也都依其功用而成为天使。功用的快乐承载着他，如同顺流承载船只，使他处于永恒的平安，以及平安所带来的安息中。这就是永远歇下劳作的含义。天使的生命活力与他出于功用而有的心智活动相应，这一点可以清楚地从以下事实看出：每一位天使所具有的婚姻之爱，以及这爱的力量、能力和愉悦，都与他对所从事的真正功用的专注程度相应。”

【8】那三位新来者确信永远的安息并非闲居无事，而是从事某种有功用的工作所带来的快乐之后，有几位少女带着亲手制作的刺绣和纺织品前来，赠给他们。当这些新来的灵离去时，少女们唱起一首颂歌，以天使的旋律，表达对有功用之工作的情感，以及其中的欢悦。

208 第二则记事：

当我默想隐藏在妻子心中的婚姻之爱的奥秘时，前文所述的金色雨又出现了。我记得，这雨洒落在东方的一座殿宇上，那里住着三对具有婚姻之爱的夫妻，他们彼此温柔相爱。我看见这雨，仿佛受到默想这爱时所感甜美的邀请，便赶忙前往。当我渐渐走近时，雨从金色变成紫色，随后变成绯红色；及至近前，又如露珠一般，闪现蛋白石的光彩。我叩了门，门便开了。我对侍者说：“请禀告几位丈夫，先前与天使一同来过的人又来了，请准许我进去交谈。”侍者回来，传达了几位丈夫的应允，我便走了进去。三位丈夫正与各自的妻子一同坐在露天庭院中。我向他们致意，他们也亲切地回礼。我问几位妻子，后来那只洁白的鸽子是否又出现在窗前。她们说：“今天也出现了，而且展开了翅膀。由此我们预知，你要来这里，请我们再揭示一个婚姻之爱的奥秘。”我问：“为什么说一个？我来这里，是想知道更多。”

【2】她们回答：“这些是奥秘，其中有些远远超出你们的智慧，以致你们思考时所运用的理智无法领会。你们以自己的智慧胜过我们而自夸，我们却不以自己的智慧胜过你们而自夸。然而，我们的智慧确实高于你们的，因为它能深入你们的倾向和情感，看见、感知并感觉到它们。你们对自身之爱的倾向和情感全然无知，然而，你们的理智正是出于这些倾向和情感，并依照它们而思考；因此，你们也正是出于它们，并依照它们而具有智慧。妻子却如此熟知丈夫的这些倾向和情感，能从他们的面容上看见，从他们说话的声音中听出，甚至在触摸他们的胸膛、手臂和脸颊时感觉到。不过，出于爱，我们热切地顾念你们的幸福，也顾念我们自己的幸福，便装作不知道，却又如此审慎地调节它们：凡是丈夫的喜好、心意和意志所向，我们都以容许和容忍的方式顺应，只在可能的时候加以引导，绝不强迫。”

【3】我问：“你们的这种智慧从何而来？”她们回答：“这种智慧自受造之初便被赋予我们，因此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的丈夫把它比作本能，我们却说，它出于圣治，为的是使男人借着妻子获得幸福。我们从丈夫那里听说，主愿男人出于自由、按照理性行事；因此，主亲自从内在调节他在倾向和情感方面的自由，又借着他的妻子从外在加以调节，从而将男人与他的妻子一同塑造成天堂的一位天使。此外，爱若受到强迫，其本质就会改变，不再是原来的爱。不过，我们要把这些说得更明白些。我们之所以受到推动，审慎地调节丈夫的倾向和情感，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出于自由、按照自己的理性行事，是因为他们的爱使我们感到愉悦，而我们最渴望的，莫过于他们因我们的愉悦而感到愉悦。我们的愉悦若在他们眼中变得无足轻重，在我们自己里面也就淡薄了。”

【4】说完这些，一位妻子走进内室，回来后说：“我的鸽子仍在振动翅膀，这是一个信号，表示我们应当再揭示一些事。”于是她们说：“我们观察到，男人的倾向和情感有种种变化。例如，丈夫思想反对主和教会的虚妄之事时，对妻子便会冷淡；因自己的聪明而骄傲时，便会冷淡；怀着欲望注视别的女人时，便会冷淡；受到妻子关于爱的提醒时，也会冷淡。此外还有许多情形，而且冷淡的程度和方式各不相同。当我们的感官与他们接触时，我们察觉他们的感觉从眼睛、耳朵和身体中退缩，由此便知道这些变化。从这几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出，我们比男人更清楚他们的状态是好是坏。他们若对妻子冷淡，状态就不好；若对妻子热情，状态就好。因此，妻子不断在心中思量各种方法，使丈夫对自己保持热情，而不变得冷淡；她们思量这些方法时所具有的洞察力，是男人无法测透的。”

【5】说完这些，便听见仿佛鸽子哀鸣的声音。几位妻子于是说：“这是向我们发出的信号，表示我们渴望透露更深的奥秘，然而这是不被允许的。你或许会把所听见的这些事告诉男人。”我回答：“我正有此意。这会有什么害处呢？”几位妻子彼此商议之后，说：“你若愿意，就说出去吧。妻子的说服力有多大，我们是知道的。她们会对丈夫说：‘那个人是在说笑，这些都是编造的故事。他不过是拿一些表面现象，以及男人惯常说的无稽之谈来开玩笑。不要相信他，要相信我们。我们知道，你们是爱的化身，我们是顺从的化身。’所以，你若愿意，就说出去吧；不过，丈夫不会听从你的话，而会听从他们所亲吻的妻子口中的话。”

第十章　婚姻的一般原则

209 关于婚姻，有许多事可以论述；若一一详加阐述，这部小书便会成为一部巨著。例如，可以详细论述夫妻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属世的婚姻之爱如何提升为属灵的婚姻之爱，以及二者如何结合；一种爱的增长与另一种爱的衰减；这两种爱各自的变化与差异；妻子的聪明；来自天堂的普遍婚姻氛围，以及来自地狱、与之相反的氛围；这两种氛围的流入与接受。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事。若逐一讲解，本书就会扩展成一部篇幅浩繁的巨著，使读者疲倦。因此，为了避免无益的冗长，现将这些事归纳为关于婚姻的一般原则。不过，这些内容仍如前文一样，分为若干条，列举如下。

一、婚姻之爱特有的感官是触觉。

二、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其获得智慧的能力不断增长；不具有婚姻之爱的人，这种能力则不断衰减。

三、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共同生活的幸福不断增长；不具有婚姻之爱的人，这种幸福则不断衰减。

四、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心智的结合不断加深，友谊也随之增长；不具有婚姻之爱的人，心智的结合与友谊则一同衰减。

五、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始终愿意成为一个人；不具有婚姻之爱的人，则愿意成为两个彼此分立的人。

六、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在婚姻中着眼于永恒；不具有婚姻之爱的人则相反。

七、婚姻之爱居于贞洁的妻子心中，但她们的爱仍取决于丈夫。

八、妻子爱婚姻的约束，只要丈夫也爱这些约束。

九、女人的聪明本身是谦逊、优雅、平和、柔顺、温柔、细腻的；男人的聪明本身则是严肃、粗犷、刚硬、勇毅、喜好放纵的。

十、妻子在任何激起上都不像丈夫；她们所处的，是为接受而预备的状态。

十一、丈夫的能力，是依照他们传播其智慧之真理的爱，并依照他们行使功用的爱而定的。

十二、决定权在于丈夫的意愿。

十三、婚姻氛围由主经天堂流入宇宙的一切事物，无论整体还是细节，直至其最末端。

十四、这种氛围由女性接受，再经由女性传递给男性，而非相反。

十五、在有真正婚姻之爱的地方，这种氛围由妻子接受，丈夫也唯独经由妻子接受它。

十六、在没有婚姻之爱的地方，妻子虽接受这种氛围，丈夫却不经由她接受它。

十七、夫妻中，一方可能具有真正的婚姻之爱，而另一方却不同时具有这种爱。

十八、夫妻之间，无论内在还是外在，都有各种相似之处，也有各种差异。

十九、各种相似之处可以彼此结合，却不能与相异之处结合。

二十、主为渴望真正婚姻之爱的人预备相似的配偶；若在世上没有，便在天堂为他们预备。

二十一、人越缺乏或丧失婚姻之爱，就越接近兽类的本性。

以下逐条加以说明。

210 一、婚姻之爱特有的感官是触觉。每一种爱都有其相应的感官。出于理解之爱而有的观看之爱，其感官是视觉，视觉的悦人之处在于匀称与美丽；出于倾听和顺从之爱而有的聆听之爱，其感官是听觉，听觉的悦人之处在于和谐；出于感知之爱而有的辨识空气中周围事物之爱，其感官是嗅觉，嗅觉的悦人之处在于芬芳；出于使自己充满良善与真理之爱而有的滋养自身之爱，其感官是味觉，味觉的快乐在于美味；出于察看四周和保护自身之爱而有的辨识物体之爱，其感官是触觉，触觉的悦人之处在于轻柔刺激所引起的快感。

出于使良善与真理合一之爱而有的与配偶结合之爱，其感官也是触觉，因为触觉是所有感官共有的感官，因而兼有各感官的作用。众所周知，这种爱使上述一切感官都参与其中，并将它们的愉悦归于自身。

触觉专属于婚姻之爱，是这种爱特有的感官，这一点从这爱的一切嬉戏，以及触觉的细腻感受被提升至极其精微的程度，都可以看出。不过，对这些事作更详细的阐述，就留给相爱的人了。

211 二、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其获得智慧的能力不断增长；不具有婚姻之爱的人，这种能力则不断衰减。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其获得智慧的能力之所以增长，是因为夫妻之间的这种爱出于智慧，并与智慧相应；前面各章已用充分的论据说明了这一点。另一个原因是，这种爱的感官是触觉，而触觉是一切感官共有的感官，也充满愉悦。因此，这种爱开启心智的内在，如同开启感官的内在一样，并随之开启全身的各个器官。

由此可见，具有这种爱的人，最爱的莫过于获得智慧，因为人的智慧随着心智内在的开启而增长。借着这种开启，理智的思维被提升到更高的光中，意志的情感被提升到更高的热中；更高的光就是智慧，更高的热就是对智慧的爱。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享有属灵的愉悦与属世的愉悦相结合的快乐，这使智慧变得可爱，进而使他们具有获得智慧的能力。

因此，天使的婚姻之爱与其智慧相应，这种爱及其愉悦也随着智慧的增长而增长。从他们的婚姻中产生的属灵后代，是出于父亲、属于智慧的事物，以及出于母亲、属于爱的事物。他们以属灵的亲子之爱爱这些后代；这种爱增添于他们的婚姻之爱，不断提升这爱，并使他们彼此结合。

212 对于那些因毫不爱智慧而毫无婚姻之爱的人，情形则相反。这些人结婚，总还怀着放纵情欲的目的，而这一目的中也含有对狂乱的爱。因为每一种目的，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一种爱；放纵情欲，就其属灵根源而言，乃是狂乱。这里所说的狂乱，是指心智因伪谬而陷入迷乱；更严重的迷乱，则是心智因被歪曲的真理而陷入迷乱，以至于将这些当作智慧。

这些人与婚姻之爱相敌对，在灵界有明确的证据，可以确凿地证明这一点。在那里，他们一嗅到婚姻之爱的气息，就逃入洞穴，关上门；若门被打开，他们便狂乱起来，如同世上的疯人一样。

213 三、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共同生活的幸福不断增长；不具有婚姻之爱的人，这种幸福则不断衰减。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共同生活的幸福之所以增长，是因为他们以一切感官彼此相爱。在妻子眼中，没有谁比丈夫更可爱；在丈夫眼中，也同样如此。不仅如此，就连听觉、嗅觉和触觉，也没有什么比对方更令他们喜爱。因此，无论在家中、卧室还是床上，他们都享有共同生活的幸福。

你们作丈夫的，可以从婚姻最初的愉悦中印证这一点。那时，这些愉悦是圆满的，因为在所有女人中，所爱的唯有妻子。至于毫无婚姻之爱的人，情形恰恰相反，这是众所周知的。

214 四、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心智的结合不断加深，友谊也随之增长；不具有婚姻之爱的人，心智的结合与友谊则一同衰减。

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心智的结合不断加深，这一点已在论述灵魂与心智借婚姻而结合的一章中得到证明；主所说的“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指的就是这种结合（参156重号至181节）。

【2】这种结合随着友谊与爱相结合而加深，是因为友谊如同这爱的面容，也如同它的衣裳；友谊不只是像衣裳一样附着于爱，也像面容一样与爱结合。先于友谊而有的爱，类似于性爱；这种爱在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便会消退，而与友谊结合的爱，在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仍然存留，并且更加稳固。这爱也会更深入人心；友谊将它引入内在，使它成为真正的婚姻之爱。此时，这爱也使与自身结合的友谊成为婚姻中的友谊。这种友谊与其他一切爱所具有的友谊大不相同，因为它是圆满的。

【3】不具有婚姻之爱的人，情形则相反，这是众所周知的。在他们那里，订婚期间及新婚之初逐渐形成的友谊，越来越远离心智的内在，继而逐步退至皮肤表层，最终仅存于此。对于那些打算分离的人，这种友谊便完全消失；对于那些不打算分离的人，爱仍存留于外在，却在内在变得冷淡。

215 五、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始终愿意成为一个人；不具有婚姻之爱的人，则愿意成为两个彼此分立的人。婚姻之爱的本质，无非是两个人愿意成为一个人，也就是愿意使两个生命成为一个生命。这一意志是这种爱持续不断的趋力，它的一切作用都由此而生。趋力是运动的本质，而意志则是人里面活的趋力；这一点已由哲学家的探究所证实，善于运用精审理性思考的人也能清楚看出。因此，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始终力求成为一个人，也就是始终愿意成为一个人。

不具有婚姻之爱的人，情形恰恰相反，这一点他们自己十分清楚。由于灵魂与心智彼此分离，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两个彼此分立的人，因此也无法领会主所说的“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是什么意思（太19:6）。

216 六、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在婚姻中着眼于永恒；不具有婚姻之爱的人，则相反。

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之所以着眼于永恒，是因为这爱本身就含有永恒。其永恒性源于：这爱在妻子里面、智慧在丈夫里面，都向着永恒增长；在这增长或进展中，夫妻越来越深地进入天堂的幸福，这些幸福是他们的智慧及对智慧的爱共同蕴含于自身的。因此，若永恒的观念被拔除，或因某种缘故从他们心智中滑落，他们就仿佛被从天堂抛下。

【2】当夫妻在天堂时，若永恒的观念从他们心智中脱落，而暂时的观念取而代之，他们会处于什么状态，我曾由下面的经历得以明白：有一次，一对夫妻蒙允许从天堂来到我这里，这时，一个巧言诡辩的恶徒狡猾地说话，把他们关于婚姻永恒的观念夺走了。观念一被夺走，他们就开始哀号，说自己再也活不下去了，并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天堂里的同伴天使察觉此事后，就把那恶徒移开，并将他抛下去。这样一来，永恒的观念立刻回到他们心中，他们因此满心欢喜，彼此深情拥抱。

【3】此外，我还听见另一对夫妻，他们对自己的婚姻时而怀着永恒的观念，时而怀着暂时的观念。原因在于他们之间存在内在的不相似。当他们处于永恒的观念时，彼此欢喜；当处于暂时的观念时，他们便说："这不再是婚姻了。"妻子说："我不再是妻子，而是姘妇。"丈夫说："我不再是丈夫，而是奸夫。"因此，当他们内在的不相似显露出来时，丈夫离开了妻子，妻子也离开了丈夫。但后来，由于双方对婚姻都持有永恒的观念，他们便各自与相似的配偶结合了。

【4】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着眼于永恒；而若这一观念从思想的最深处滑落，他们就婚姻之爱而言便会分离，尽管就友谊而言未必同时分离，因为友谊居于外层，而婚姻之爱居于内层。世上的婚姻也是如此：夫妻在彼此珍爱、相守不渝时，想到婚约便觉其为永恒，丝毫不想它会因死亡而终结；即便想到死亡，也会感到悲伤，但一想到婚约在死后仍会延续，就重新得到安慰与希望。

216a# 七、婚姻之爱居于贞洁的妻子里面；但她们的爱取决于丈夫。

原因在于：妻子生来就是爱，因此她们天生就有愿与丈夫合而为一的意志；出于对这一意志的思考，她们不断哺育自己的爱。所以，离开与丈夫联合的努力，就等于离开她们自己。丈夫则不同：他们并非生来就是爱，而是从妻子那里接受这爱的接受者。因此，丈夫接受多少，妻子就带着她的爱进入多少；丈夫不接受多少，妻子就带着她的爱站在门外等候。不过，这种情形发生在贞洁的妻子身上；不贞洁的妻子则不然。由此可见，婚姻之爱居于贞洁的妻子里面，但她们的爱取决于丈夫。

217 八、妻子爱婚姻的约束，只要丈夫也爱这些约束。

这是前一节所述内容的必然结论。此外，妻子生来就愿意做妻子，也愿意被称为妻子；这个称呼对她们而言乃是体面与尊荣的名分，因此她们爱婚姻的约束。贞洁的妻子不只是在名义上，而是切实地愿意做妻子；这要借着与丈夫越来越紧密的联结才得以成就。所以，她们爱婚姻的约束，这是出于婚约的稳固；而且丈夫越是以爱回报她们，也就是说，丈夫越是爱这些约束，她们就越爱这些约束。

218 九、女人的聪明本身是谦逊、优雅、平和、柔顺、温柔、细腻的；男人的聪明本身则是严肃、粗犷、刚硬、勇毅、喜好放纵的。女人如此，男人如彼，从两者的身体、面容、声音、言语、举止和习性中都清楚可见。从身体看，男人的皮肉坚硬，女人的则柔软。从面容看，男人的较为刚硬、倔强、粗糙、黝黄，还生有胡须，因而不那么俊美；女人的则较为柔和、温顺、细嫩、白皙，因而姣美。从声音看，男人的低沉，女人的轻柔。从言语看，男人的放纵而勇猛，女人的谦逊而平和。从举止看，男人的较为强健稳固，女人的较为柔弱无力。从习性看，男人较为不加节制，女人则较为优雅。

【2】男孩与女孩的禀性，从出生起就大不相同。这一点，我曾从聚在一起的男孩女孩身上清楚看见。我好几次从窗口望见一座大城市的广场，每天都有二十多个孩子聚在那里。男孩们依着各自天生的性情一起玩耍，喧闹、叫嚷、打斗、互相殴打，还向对方投掷石块；女孩们则平和地坐在房门口，有的与婴孩玩耍，有的给玩偶穿衣，有的在小块亚麻布上纺线，有的互相亲吻。令我惊讶的是，她们仍然以愉悦的目光看着那样的男孩。

由此我清楚看出：男人生来是理智，女人生来是爱；也看出理智与爱在其起初的原则中各是怎样的。同时也看出，若男人的理智在发展中不与女性的爱相结合，进而不与婚姻之爱相结合，将会是怎样的。

219 十、妻子在任何激起上都不像丈夫；她们所处的，是为接受而预备的状态。

播种以及由此而来的激起属于丈夫，而不属于女人，因为女人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这是明显的。至于女人有为接受、从而为怀孕而预备的状态，这是我根据所听见的转述。这种状态在女人身上究竟如何，不容描述，也唯有她们自己知道。至于她们处于这种状态时，其爱是在自己的愉悦之中，还是如有些人所说，在不愉悦之中，她们并未向外公开。唯有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丈夫不可对妻子说自己能而不愿，因为这样会严重损伤接受的状态；这一状态是依照丈夫的能力而预备的。

220 十一、丈夫的能力，是依照他们传播其智慧之真理的爱，并依照他们行使功用的爱而定的。

事情之所以如此，乃是古人所知晓、今日却已失传的奥秘之一。古人知道，身体里发生的一切事，无论整体还是细节，都出于属灵的源头。例如，行动出于意志，而意志本身是属灵的；言语出于思想，而思想也是属灵的。又如，属世的视觉出于属灵的视觉，属灵的视觉就是理智；属世的听觉出于属灵的听觉，属灵的听觉就是理智的留意，同时也是意志的顺应；属世的嗅觉出于属灵的嗅觉，属灵的嗅觉就是感知；其余依此类推。古人也看出，男性的播种同样出于属灵的源头。他们根据理性与经验的诸多证据，得出结论：这源头乃是构成理智的真理。他们还说，从良善与真理的属灵婚姻中，男性所接受的，唯有真理，以及与真理相关的事物；这属灵婚姻流入宇宙的一切事物，无论整体还是细节。这真理在进展中被形成于身体，成为精子。因此，从属灵的意义上理解，精子就是真理。

【2】就其形成而言，男性的灵魂因其属于理智，所以就是真理，因为理智不是别的。因此，当灵魂下降时，真理也随之下降。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灵魂乃是人和一切动物最内在的部分，就其本质而言是属灵的；它出于天生的繁衍自身的努力，在下降中随之而行，并愿意生出自己。当这事发生时，整个灵魂便形成自己，披上外衣，成为精子。这事可以发生千万次，因为灵魂是属灵的实体，它没有广延而有充满；从它不是取走一部分，而是产生整体，且丝毫无损于它自身。因此，灵魂存在于最微小的容器，也就是精子之中，是完整的，正如它存在于它最大的容器，也就是身体之中。

【3】既然灵魂的真理是精子的源头，那么丈夫的能力，就是依照他们传播其智慧之真理的爱而定的。这能力也依照行使功用的爱而定，是因为功用就是产生真理的良善。在世上，也有些人知道，勤勉的人有能力，懒散的人则无。我曾问，女性是如何从男性的灵魂中传播出来的；得到的回答是：出于理智的良善，因为这良善就其本质而言是真理。因为理智能够思想这是良善，所以这是良善乃是一个真理；意志则不然，它不思想良善与真理，而是爱它们并行出它们。因此，在圣言中，儿子表示真理，女儿表示良善（参120节）。圣言中的种子表示真理，见《揭秘启示录》（参565节）。

221 十二、决定权在于丈夫的意愿。

其原因在于，上述的能力是在丈夫身上，而这能力在他们身上，既依照他们心智的状态，也依照他们身体的状态而变化。因为理智在其思想中，不像意志在其情感中那样恒定：理智时而被带向高处，时而被带向低处；时而处于宁静明朗的状态，时而处于混乱昏暗的状态；时而面对悦意的对象，时而面对不悦的对象。又因为心智在运作时也在身体里，所以身体也有与之相似的状态。因此，丈夫时而远离婚姻之爱，时而又趋近婚姻之爱；能力在一种状态中被抽离，在另一种状态中又得以恢复。这些就是决定权必须留给丈夫意愿的原因。也因此，妻子出于天生的智慧，从不就这类事向丈夫提出任何劝说。

222 十三、婚姻氛围由主经天堂流入宇宙的一切事物，无论整体还是细节，直至其最末端。仁爱与智慧，或者说，良善与真理，是从主而发出的，这在前面相关的章节中已经说明（参前文）。这两者在婚姻中不断地从主发出，因为它们就是主自己，万物都从他而来；凡从他发出的，都充满宇宙，因为没有他，已然存在的一切都无法存续。

【2】从他发出的氛围有许多，例如保守受造宇宙的氛围，保护良善与真理以抵御邪恶与伪谬的氛围，改造与重生的氛围，天真与平安的氛围，怜悯与恩典的氛围，此外还有许多。但其中最为普遍的，乃是婚姻氛围，因为这氛围同时也是繁衍的氛围，从而借着世代相继的生育，超然地成为保守受造宇宙的氛围。

【3】这婚姻氛围充满宇宙，并从最初者到最末者贯穿其间，这从前面所说明的可以看出：天堂里有婚姻，并且在第三层天，即最高的天堂里最为完美；此外，除了在人身上，这氛围也在地上动物界的一切对象里，直至虫类；而且在植物界的一切对象里，从橄榄树和棕树，直至小草。

【4】这氛围比从我们世界的太阳发出的热与光的氛围更为普遍，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使理性信服：即使在那太阳的热不在的时候，如在冬季，在那太阳的光不在的时候，如在夜间，这氛围仍在运行，尤其是在人身上。它之所以这样运行，是因为它来自天使天堂的太阳；因此，热与光，也就是良善与真理的结合，是恒常均衡的；因为天堂处在持续的春天之中。天堂里良善与真理，也就是其热与光的变化，并不是它自身的变动，不像地上由于那里太阳的热与光的变化而产生的变动；这些变化乃是由接受者而来。

223 十四、这种氛围由女性接受，并经由女性传递给男性。

男性之中并没有婚姻之爱，婚姻之爱只在女性之中，并由女性传入男性。这一点我曾凭经历得见印证（参161节）。下列理由也与此相符：男性的形式是理智的形式，女性则是意志的形式；理智的形式不能凭自身被婚姻之热所温暖，只能凭那位自创造起就被植入此热之人所发出的结合之热；因此，除非通过与己结合的女性意志形式——因为这也是爱的形式——理智的形式就不能接受那爱。

【2】同一事也可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得到进一步证实；对属世人而言，还可从心与肺的婚姻得到证实，因为心对应爱，肺对应理智。但多数人缺乏这些知识，用它们来证实，反而会遮蔽多于光照。正因为此氛围由女性传入男性，所以单是想到异性，心智也会被点燃；由此也就有了繁衍构造的形成，以及由此而来的激起——这是随之而来的。因为若热不临到地上的光，地上就没有什么能生长、被激发而结出果实。

224 十五、在有真正婚姻之爱的地方，这种氛围由妻子接受，丈夫也唯独经由妻子接受它。

在那些具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那里，这种氛围由丈夫唯独经由妻子接受——这在今日是奥秘；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却并非奥秘，因为新郎和初婚的丈夫能知道这一点：凡从新娘、初婚之妻而出的，岂不是以婚姻的方式感动他？而那时从其他女性而出的，却不能如此。在真正婚姻之爱中共同生活的人，情形也是一样。又因为生命的氛围环绕每一个人——无论男人或女人——胸前稠密，背后稀薄，由此可以看出：深爱妻子的丈夫为何转向她们，白日也以喜悦的面容望着她们；反之，不爱妻子的人则转离她们，白日也以收回的目光看待她们。凭着丈夫唯独经由妻子接受婚姻氛围这一点，就能认识和分辨真正的婚姻之爱，与伪冒、虚假、冷淡的婚姻之爱。

225 十六、在没有婚姻之爱的地方，妻子虽接受这种氛围，丈夫却不经由她接受它。

流入宇宙的婚姻氛围，在其源头是神性的；在进展中，在天使那里是属天的、属灵的，在人那里是属世的，在走兽与飞鸟那里是动物性的，在虫类那里是纯粹身体的，在植物那里是无生命的；此外，在各个主体中，又按其形式而有种种变化。如今，因为这氛围由女性直接接受，由男性间接接受，又按形式而被接受，所以随之而来的是：这氛围在其源头虽为圣洁，在主体中却可变为不圣洁，甚至翻转成相反的。与之相反的氛围，在这类女人那里称为淫荡的，在这类男人那里称为奸淫的；又因为这些人在地狱里，所以这氛围也从那里而来。但这氛围也有许多变化，因而有许多种类；男人所吸引并摄取的，乃是与他相合、合于他性情、并与之对应的那种。由此可以清楚看出：不爱妻子的男人，是从别处、而不是从妻子那里接受那氛围的。即便如此，妻子仍会向他注入那氛围，只是丈夫毫不知觉，而且是在他被点燃发热的时候。

226 十七、夫妻中，一方可能具有婚姻之爱，而另一方却不同时具有这种爱。

因为一方可以从心里许愿自己有贞洁的婚姻，另一方却不知道何为贞洁；一方可以爱教会的事，另一方却只爱世界的事；一方的心智可以在天堂，另一方的心智可以在地狱；因此一方可以有婚姻之爱，另一方却没有。他们的心智因彼此相反，就在内里互相冲撞；即便外表上不冲撞，那没有婚姻之爱的一方，仍会凭婚约把配偶看作令人生厌的老妇——其余情形，依此类推。

227 十八、夫妻之间，无论内在还是外在，都有各种相似之处，也有各种差异。

众所周知，夫妻之间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外在的会显现出来，内在的却不然，除非同居一段时间之后，夫妻自己才知道，别人也只能凭种种迹象察知。但要把二者一一列举出来使人认识，却是徒劳的，因为单是记述这些变化，就可以写满许多页。相似之处，部分可以从那些使婚姻之爱陷入冷淡的差异中推知并得出结论；这些差异将在下一章论述。相似与差异，一般说来，源于天生的倾向，又因教养、交往和所习染的信念而有种种变化。

228 十九、各种相似之处可以彼此结合，却不能与相异之处结合。

相似的种类极多，彼此的距离也有远有近；然而即便距离较远的，也可以随着时间，借着种种方式结合起来，尤其是借着迁就对方的愿望、彼此的服事、礼貌、远离不洁、对婴孩共同的爱，以及对子女的照顾；尤其是借着在教会事务上的一致。因为借着教会的事，距离较远的相似可以在内里结合；其余的方式，则只是外在的结合。但与相异之处却不能结合，因为它们彼此相憎。

229 二十、主为渴望真正婚姻之爱的人预备相似的配偶；若在世上没有，便在天堂为他们预备。

其原因在于：凡真正婚姻之爱的婚姻，都由主所预备；它们出于主自己，见上文（参130，131节）。至于在天堂里如何预备，我曾听天使这样描述：主的神性预备，在婚姻之上、也在婚姻之中，是至为细节、又至为普遍的；因为天堂的一切愉悦，都从婚姻之爱的愉悦涌出，如同甘泉从泉源涌出。因此预备使婚姻的一对一双得以出生；他们在主的看顾下，不断被引领到自己的婚姻，而男孩与女孩自己并不知道。到了所定的时候，那时已到适婚之年的少女，与那时已适于成婚的青年，仿佛出于命运，在某处相遇，彼此相见；那时他们立刻仿佛凭某种本能，认出彼此是配偶；又仿佛凭某种内心的指示，青年心想“她是我的”，少女心想“他是我的”。这意念在双方心中存留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便审慎地交谈，并订婚。这里说仿佛出于命运、本能与指示，其实是指出于神性的预备；因为当人不知道时，神性的预备就显为这样。因为主开启内在的相似，使他们彼此看见。

230 二十一、人越缺乏或丧失婚姻之爱，就越接近兽类的本性。

其原因在于：人在婚姻之爱中有多少，就在属灵上有多少；在属灵上有多少，就为人有多少。因为人被生出来，是为了死后的生命，并且能得着这生命，因为人里面有属灵的灵魂；人也可以凭自己理智的官能被提升到这灵魂。那时，若他的意志也凭同样赐给他的官能一并被提升，死后他就活在天堂的生命里。若人处于与婚姻之爱相反的爱中，情形则相反：他在这爱中有多少，就在属世上有多少；而纯粹属世的人，就其欲望、食欲及其愉悦而言，与兽类相似；唯一的分别是：人有能把理智提

升到智慧之光中的官能，也有能把意志提升到属天爱之热中的官能。这两样官能，没有一个人会被夺去。因此，纯粹属世的人，尽管就其欲望、食欲及其愉悦而言与兽类相似，死后仍活着，却是在与他先前生活相对应的状态里。由此可以清楚看出：人越失去婚姻之爱，就越接近兽类的本性。这些话看似可能有矛盾，因为缺乏或丧失婚姻之爱的人，毕竟仍是人；但这里所指的，乃是因奸淫之爱而轻视婚姻之爱、因而缺乏并丧失婚姻之爱的人。

231 对此，再附三则记事。第一则如下：

有一次，我听见从地狱里涌出的呼喊，仿佛经水涌上：左边是“何等公义！”右边是“何等博学！”背后是“何等智慧！”我心里便想：地狱里难道也有公义、博学、智慧的人吗？于是渴望去看那里是否有这样的人。天上有声音对我说：“你会看见，也会听见。”我就在灵里走出家门，看见面前有一个开口；我走近往下看，见有梯子，便沿梯而下。到了下面，看见一片原野，灌木丛生，其间杂有荆棘与荨麻。我问这里是否地狱，他们说：“这是下层之地，紧挨在地狱之上。”于是我按呼喊的次序前行：先到“何等公义！”那里，看见一群人，他们在世上曾是偏袒亲友、收受贿赂的审判官；再到“何等博学！”那里，看见一群在世上专事争辩的人；再到“何等智慧！”那里，看见一群在世上专事证实的人。

【2】但我先转向第一处，就是那些偏袒亲友、收受贿赂、又被称作公义的审判官。我看见旁边仿佛一座用砖砌成的圆形剧场，顶上盖着黑瓦；人告诉我，他们称之为法庭。北面有三个入口，西面也有三个，南面与东面却一个也没有——这表明他们的审判不是公义的审判，而是专断的裁定。剧场中央看得见一团火，管火的人把硫磺与沥青的火把丢进去；光线映在粉饰过的墙上，显出黄昏与夜间飞鸟的图像。那火，以及由此映出的种种图像，都是他们审判的表象：他们能用彩色的粉饰把任何问题照亮，并按偏袒把它们塑成某种形状。

【3】半小时后，我看见老少穿着外袍与披风走进来；他们摘下帽子，坐到桌旁的座位上，准备审案。我听见并看出，他们何等巧妙地从亲友的情面出发，把审判偏转并颠倒成公义的表象，甚至连他们自己也看不见不义，只看见公义；反过来，公义在他们眼里倒成了不义。这种信念从他们的面容显出来，也从他们的言语听出来。那时天上给了我光照，使我看出每一件是否合乎法度。我也看见他们何等勤奋地遮掩不义，给它披上公义的外观；又从法律里挑出有利的条文，其余则用巧辩拖到自己一边。审判之后，判决被带给当事人、亲友与赞助者；这些人就沿着长路喊着：“何等公义！何等公义！”来回报那偏袒。

【4】此后我与天堂的天使谈到这些人，并把所见所闻告诉他们。天使说：这样的审判官在别人看来，仿佛理智极其敏锐，其实他们连一点公义与公平也看不见。“若你把对某人的偏袒拿掉，他们坐在审判席上，就哑得像雕像，只会说：‘我同意，我跟从某某人。’原因是：他们一切的审判都是成见；带着偏袒的成见，从始至终都跟着案子走。因此他们只看见亲友那一边；凡与之相反的，他们都推到一边；若再拿起来，就用巧辩把它缠住，像蜘蛛用丝缠住猎物一样，然后吞掉。所以若不顺着他

们成见的网，他们就看不见一点法度。曾试验过他们能否看见，结果是不能。你世上的居民会为此惊讶；但你要告诉他们：这是天使所查明的真相。因为他们看不见一点公义，我们在天堂里就不把他们看作人，而看作怪物：头是亲友之情，胸是不义，脚是证实，脚掌是公义——若不偏袒亲友，就把公义践踏在脚下。至于他们在我们眼里是什么样子，你就要看见了，因为他们的结局近了。”

【5】忽然地面裂开，桌子叠桌子倒下，连同整个剧场一起被吞没，抛进洞穴，关了起来。那时有人对我说：“你要看他们在那里吗？”看哪，他们的脸像抛光的钢，从颈到腰像披着豹皮的石雕，脚像蛇。我看见他们桌上原先放着的法律书，变成了纸牌。如今他们不再审判，却被派去调朱砂作脂粉，好涂在妓女脸上，把她们妆成美貌。看过这些之后，我想去另外两群人那里——一群是纯粹的争辩者，一群是纯粹的证实者。那时有人对我说：“且稍歇片刻；将有邻近群体之上的天使同伴赐给你；藉着他们，主会给你光，你必看见奇妙的事。”

232 第二则记事：

过了些时候，我又从下层之地听见先前那样的声音：“何等博学！”“何等智慧！”我环顾四周，看有哪些天使在场；看哪，正是那些住在紧挨着呼叫者之上的天堂里的天使。我与他们谈到那呼喊，他们说：那些所谓博学的人，只是争论“是不是”，却很少思想“就是这样”。“因此他们像吹过又过去的风，像没有髓的树皮，像没有核的杏仁壳，像没有果肉的果皮；因为他们的心智没有内在的判断，只与身体的感官相连。所以若感官自己不能下判断，他们就什么也断定不了。总之，他们是纯粹感官的人，我们称他们为争辩者；所以称他们为争辩者，是因为他们从不下任何结论，却把所听见的一切都拿来争论‘是不是’，并不断反驳。他们最爱的，莫过于去攻击真理本身，把它投入争讼而撕碎。这些人相信自己比世上一切人更博学。”

【2】听了这些，我请天使带我到他们那里；他们便带我到一个洞穴，从那里有阶梯通往下层之地。我们下去，跟着“何等博学！”的呼喊走；看哪，有几百人站在一处，用脚跺着地。我起先惊讶，问：“你们为何这样站着，用脚掌跺地？这样岂不是能把地面跺出坑来？”天使听了微微一笑，说：“他们显为这样站着，是因为他们从不思想任何事‘就是这样’，只思想‘是不是’，并彼此争讼；思想既不往前走，他们就显得只在一块土上踩踏、碾磨，并不前进。”于是我走近那群人；看哪，他们在我眼里面貌并不难看，衣服也讲究。但天使说：“在他们自己的光里是这样；若天光流入，面貌与衣服都会改变。”果然如此：那时他们显出黝黑的脸，穿着黑麻袋；那光一撤去，又恢复先前的样子。不久我与其中几人交谈，说：“我听见你们周围有人喊‘何等博学！’所以请容我与你们谈谈那些极博学的事。”

【3】他们回答：“随便你说什么，我们都会应答。”我问：“使人得救的宗教是怎样的？”他们说：“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拆成许多问题；在这些问题还没有断定之前，我们不能回答。第一项讨论是：宗教究竟是不是某种东西。第二：得救究竟有没有。第三：一种宗教是否比另一种更有效。第四：天堂与地狱究竟有没有。第五：死后是否有永生；此外还有许多。”我问第一项：宗教是不是某

种东西。他们便用许多论据争论：所谓宗教究竟有没有，以及它是不是某种东西。我请他们把这事提交会众，他们提交了；共同的答复是：这命题需要大量研究，当晚结束不了。我问：“你们一年之内能结束吗？”有一个人说，一百年内也结束不了。我说：“那么你们就没有宗教了。”他回答：“不是先要证明所谓宗教究竟有没有、以及它是不是某种东西吗？若有，也就为智慧人而有；若没有，就只为大众而有。人知道宗教被称为约束，但要问是约束谁：若只约束大众，它本身就不是什么；若也约束智慧人，它才是。”

【4】听了这些，我对他们说：“你们一点也不博学，因为你们除了‘是不是’之外什么也不能想，只会两边翻来覆去。人若不确实知道某事，并像一步接一步那样往前走，从而渐渐进入智慧，又怎能成为博学的呢？不然，你们连用指甲尖也碰不到真理，反而把真理越推越远。单单争论‘是不是’，岂不像拿着帽子却从不戴上，或拿着鞋却从不穿上？这样除了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什么、甚至不知道有没有得救、有没有死后的永生、一种宗教是否比另一种更有效、有没有天堂与地狱之外，还能得出什么呢？只要你们钉在第一步、在那里跺着沙、不把脚迈过脚往前走，对这些事就什么也想不成。要当心：心智若这样停在判断之外，就会在内里变硬，成为盐柱，而你们就像罗得之妻的同伴。”

【5】说完这些我就离开；他们恼怒，朝我身后扔石头。那时他们在我眼里像石雕，里面没有一点人的理性。我问天使他们的结局如何，天使说：“他们的结局是被送入深处，在那里的荒野里被迫背负重物；那时因为他们不能从理性说出什么，就喋喋不休地说些虚空的话；从远处看，他们就像驮着重负的驴。”

233 第三则记事：

此后，一位天使说：“跟我到喊‘何等智慧！’的地方去；你必看见人的怪物——有人脸人身，却不是人。”我说：“那他们是兽吗？”他答：“不是兽，而是兽人；因为他们完全看不见真理是不是真理，却能把凡他们愿意的都弄成真理。在我们这里，这样的人称为证实者。”我们跟着呼喊走，来到那地方。看哪，有一群男人，周围还有一群人；其中有些出自高贵门第。他们听见这些人把凡所说的都证实了，又如此明显地附和自己，便转过身来喊：“何等智慧！”

【2】但天使对我说：“我们不要到他们那里去，只从那群人中叫出一个人来。”我们就叫出一人，与他退到一边，谈了种种事；凡所说的，他都证实了，以致显得完全像真理。我们问他是否也能证实相反的事；他说，也能，而且与先前一样好。那时他坦然、也出于内心说：“什么是真理？在自然界里，除了人自己弄成的真理之外，还有别的真理吗？你随便告诉我什么，我都能把它弄成真理。”我说：“请把‘信仰是教会的一切’弄成真理。”他就做得如此巧妙熟练，连周围的学者也惊讶鼓掌。后来我请他把“仁义是教会的一切”弄成真理，他也做成了；随后又把“仁义什么也不是”弄成真理；两边他都披上外观、装饰妥当，以致旁观者彼此相看，说：“这人岂不是智慧的吗？”我说：“你岂不知道：善行就是仁义，善信就是信仰？人若善行，岂不也善信？因此信仰属于仁义，仁义也属于信仰。你岂不看见这是真理？”他回答：“我把它弄成真理，再看看。”他做成了，便说：“现

在我看见了。”但立刻又把相反的弄成真理，然后说：“我也看见这是真理。”我们听了微微一笑，说：“这岂不是彼此矛盾？你怎能把两个相反的都看作真理？”他恼怒地回答：“你们错了；两边都是真理，因为除了人自己弄成的真理之外，没有别的真理。”

【3】旁边站着一位在世上曾是一等使节的人；他对此感到惊讶，说：“我承认世上也有类似的情形，但你仍是发疯了。若你能，就把‘光是黑暗、黑暗是光’弄成真理。”他回答：“这很容易。光与黑暗除了眼睛的状态之外还是什么？眼睛从明亮处出来时，光岂不变成阴影？人若定睛看太阳，岂不也是如此？谁不知道那时眼睛的状态变了，光就显得像阴影；反过来，当眼睛的状态恢复时，阴影又显得像光？猫头鹰岂不把夜的昏暗看作白日的光，把白日的光看作夜的昏暗，又把太阳本身看作昏暗的黑球？人若长着猫头鹰的眼睛，他会把什么叫光、把什么叫黑暗？那么光除了眼睛的状态之外还是什么？若光是眼睛的状态，光岂不就是黑暗，黑暗岂不就是光？因此一边是真理，另一边也是真理。”

【4】使节又请他把“乌鸦是白的、不是黑的”弄成真理。他回答：“这也容易。”又说：“拿一根针或剃刀，剖开乌鸦的羽毛；里面岂不是白的？再拔去羽毛，从皮上看乌鸦；岂不是白的？周围的黑除了阴影之外是什么？又怎能凭阴影判断乌鸦的颜色？黑只是阴影——去问精通光学的人，他们会告诉你。或者把黑石或黑玻璃磨成细粉，你会看见粉末是白的。”使节说：“乌鸦在视觉前岂不显为黑？”那证实者却说：“你既是人，岂要凭表象思想？你尽可凭表象说乌鸦是黑的，却不能那样思想。例如，你可凭表象说太阳升起、运行、落下；但你既是人，就不能那样思想，因为太阳静止不动，乃是地球在运行。乌鸦也是一样：表象只是表象。随便你怎么说，乌鸦整个是白的；它老了还会变白——这我见过。”

【5】此后我们请他真心说：他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相信除了人自己弄成的真理之外别无真理。他回答：“我发誓，我是相信的。”使节又问：他能否把“自己发疯”弄成真理。他说：“我能，但不愿；谁不发疯呢？”此后，这普遍的证实者被送到天使那里，让他们察看他是怎样的人。察看之后，天使说：他连一粒理智也没有；因为在他里面，凡在理性之上的都被关闭了，只有在理性之下的是敞开的。“理性之上是属天的光，理性之下是属世的光；属世的光能证实凡人所愿的一切。但若属天的光不流入属世的光，人就看不见真理是不是真理，也就看不见伪谬是不是伪谬；而看见这些，乃是属天的光在属世的光里。属天的光从天上的神而来，他就是主。因此这普遍的证实者既不是人，也不是兽，而是兽人。”

【6】我问天使：这样的人结局如何？他们能否与活人在一起？因为人的生命出于属天的光，理智也由此而来。天使说：这样的人独自时什么也不能想，因而什么也不能说，只像哑巴机器一样站着，仿佛在沉睡里；但耳朵一听见什么，他们就醒过来。又说：“那些在内里邪恶的人会变成这样；属天的光不能从上面流入他们，只能有某种属灵之物经由世界进来，因此他们仍有证实的能力。”

【7】说完这些，我听见察看过他的天使对我说：“请根据所听见的作一个总的结论。”我就作了：“能够证实凡所愿的一切，并不属于有理智的人；能够看见真理是真理、伪谬是伪谬，并能证实这一点，才属于有理智的人。”此后我望着那群证实者，周围的人喊着“何等智慧！”看哪，有一片昏暗的云遮住了他们，云里飞着猫头鹰与蝙蝠。有人对我说：“昏暗云中飞的猫头鹰与蝙蝠，是对应，因此也是他们思想的表象；因为把伪谬证实到显为真理，在这个世界里就表现为夜间飞鸟的形状——它们的眼睛被虚妄的光从内照亮，因此在黑暗中看物体，如同在光中。那些把伪谬证实到显为真理、随后又称之并信之为真理的人，就有这样属灵的虚妄之光。他们都在后面的视觉里，却没有任何前面的视觉。”

第十一章　论婚姻中冷淡、分离与离婚的原因

234 这里论及婚姻中冷淡的原因，同时也论及分离与离婚的原因；因为它们彼此相连。分离无非出于婚后渐渐生出的冷淡，或出于婚后显露、同样也生出冷淡的种种原因；离婚则出于奸淫，因为奸淫与婚姻完全相反，而相反的事物会带来冷淡——即便不是双方都冷，至少一方会冷。因此，冷淡、分离与离婚的原因，放在同一章里论述。这些原因如何相连，从以下按次序所列的各项可以看得更清楚。次序如下：

一、有属灵的热，也有属灵的冷；属灵的热是爱，属灵的冷是爱的缺乏。

二、婚姻中的属灵之冷，是灵魂的分离与心智的隔绝；由此而来的是冷漠、不和、轻蔑、厌恶、憎恶；许多人最终因此在床榻、寝室与房屋上分离。

三、冷淡的原因，按其相继次序有许多：有些是内在的，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偶然的。

四、冷淡的内在原因出于宗教。

五、其中第一条，是双方都弃绝宗教。

六、第二条，是一方有宗教，另一方没有。

七、第三条，是一方的宗教与另一方的不同。

八、第四条，是所习染的宗教伪谬。

九、这些原因在许多人那里是内在的冷，却不同时是外在的冷。

十、冷淡的外在原因也有许多；其中第一条，是性情与习性的不相似。

十一、第二条，是把婚姻之爱与奸淫之爱当作一样，只是后者为法所禁，前者为法所许。

十二、第三条，是夫妻之间争强好胜。

十三、第四条，是没有专向某一学业或事务的定意，因而有飘忽不定的欲望。

十四、第五条，是外在地位与境况的不平等。

十五、分离的原因也有若干。

十六、其中第一条，是心智的缺陷。

十七、第二条，是身体的缺陷。

十八、第三条，是婚前的无能。

十九、奸淫是离婚的原因。

二十、偶然的冷淡原因也有许多；其中第一条，是因长期合法同居而生的习以为常。

二十一、第二条，是与配偶按约法同居，显得像被迫，而不像自由。

二十二、第三条，是妻子的肯定，以及她谈论爱。

二十三、第四条，是丈夫昼夜思想妻子愿意；反过来，妻子思想丈夫不愿意。

二十四、心智里有怎样的冷，身体里也有怎样的冷；随着这冷的增长，身体的外在也逐渐关闭。

以下逐条说明。

235 一、有属灵的热，也有属灵的冷；属灵的热是爱，属灵的冷是爱的缺乏。

属灵的热无非出于灵界的太阳；因为那里有太阳，从主发出，而主在其中。又因为它出于主，那太阳在其本质上是纯粹的爱。这太阳在天使眼前显为火，正如我们世界的太阳在人眼前显为火；它所以显为火，是因为爱是属灵的火。从那太阳发出热与光；但那太阳既是纯粹的爱，由此而来的热在其本质上就是爱，由此而来的光在其本质上就是智慧。由此可以看出属灵的热从何而来，以及它就是爱。

【2】至于属灵的冷从何而来，也略说几句。它出于自然界的太阳，以及那太阳的热与光。自然界的太阳被造，是为了叫它的热与光在自身中接受属灵的热与光，并藉着大气把它们带到地上的最末处，好成就主在其太阳中所定之目的的结果；也为了给属灵之物披上相称的外衣，也就是物质，好在自然界中作成最末的目的。当属灵的热与属世的热结合时，这些事就成就了。但若属世的热与属灵的热分离——这发生在那些爱属世之物而弃绝属灵之物的人那里——情形就相反：在这些人那里，属灵的热

就变成冷。这两种热本是受造时彼此和谐的，却如此成为相反，是因为那时本来为主的热变成了奴仆之热，反过来也是一样；为免如此，属灵的热——它从本源上是主——就退去；于是在那些主体里，属灵的热就变冷，因为它成了相反的。由此可以看出什么是属灵的冷，以及它就是属灵之热的缺乏。

【3】以上所说的热，是指爱，因为那热在活的主体里被感觉为爱。我在灵界听见：纯粹属世的灵若靠近某个处于爱之状态的天使身边，就会感到剧烈的寒冷；地狱的灵也是如此，当天堂的热流入他们时。然而他们彼此之间，当天堂的热与他们隔绝时，却热得炽烈。

236 二、婚姻中的属灵之冷，是灵魂的分离与心智的隔绝；由此而来的是冷漠、不和、轻蔑、厌恶、憎恶；许多人最终因此在床榻、寝室与房屋上分离。

当夫妻最初的爱消褪而变成冷时，这些事就发生在他们身上——这是人所共知的，不必多加评论。原因在于：婚姻之冷，比人心中其他一切冷更深地居住着；因为婚姻本身被铭刻在灵魂上，为的是灵魂从灵魂而生，父亲的灵魂也传到后代里。因此这冷从那里开始，逐渐往下蔓延，感染随之而来的一切，从而把最初之爱的喜乐与愉悦，变成忧伤与不悦。

237 三、冷淡的原因，按其相继次序有许多：有些是内在的，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偶然的。

婚姻中冷淡的原因有许多，世上的人也知道；也知道它们出于许多外在原因。但这些原因的源头潜藏在最深处，并从那里往下衍生，直到在外在显出来——这一点却不为人知。因此，为要知道外在的原因本身并不是原因，而是从那些在最深处的真正原因衍生而来的，就先把原因总的分为内在的、外在的，然后再逐一考察。

238 四、冷淡的内在原因出于宗教。

婚姻之爱的真正源头居于人的最深处，也就是居于他的灵魂——单凭以下几件事，人人都能信服：后裔的灵魂出于父亲；这从倾向与情感的相似，以及父亲的容貌在后裔中、甚至在很远的后代中仍常存，都可以看出来；又从灵魂自创造起就被植入的繁衍官能也可以看出来；再从植物界的类似也可以看出来：在萌芽的最深处，潜藏着种子本身、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体——无论是树、灌木还是嫩枝——的繁衍。

【2】这繁衍或塑造的力量，在植物界的种子里，也在动物界的灵魂里，无非出于婚姻的氛围——也就是良善与真理的氛围；这氛围从创造并维系宇宙的主不断地发出并流入（参222至225节）；又出于其中良善与真理要结合为一的努力。这婚姻的努力居于灵魂里，婚姻之爱最初就从它而出。那普遍氛围所从出的同一婚姻，也在人里面作成教会——这一点在论主与教会之婚姻的一章里，并在别处，已经说得十分充分。因此，在理性面前极其明显：教会的源头与婚姻之爱的源头在同一座位上，并且彼此不断拥抱。关于此事，可另见上文（参130节），那里证明：婚姻之爱依照人里面教会的状态而定；因此也依照宗教而定，因为宗教作成这状态。

【3】人也被造，是为了能越来越内在，从而越来越近地被引入或提升到那婚姻里，并进入真正的婚姻之爱，直到感知它的福乐状态。而引入或提升的唯一途径是宗教——这从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教会的源头与婚姻之爱的源头在同一座位上，并在那里彼此拥抱，因此二者不能不结合。

239 由以上所述随之而来的是：哪里没有宗教，哪里也就没有婚姻之爱；哪里没有婚姻之爱，哪里就有冷。婚姻之冷是那爱的缺乏，见上文（参235节）；因此婚姻之冷也是教会状态或宗教的缺乏。这件事可以有相当明显的印证，就是今日人对真正婚姻之爱普遍的无知：今日谁知道、谁愿意承认、谁又不惊讶——婚姻之爱的源头竟由此而来？但这无非因为宗教不存在，而是因为宗教的真理不在；没有真理的宗教又算什么？真理不在——这在《揭秘启示录》里已充分表明；也可参那里的记事（参566节）。

240 五、冷淡内在原因的第一条，是双方都弃绝宗教。

那些把教会的圣洁从面转向后脑、从胸转向背而弃绝的人，没有任何良善的爱；即便身体上显出某种爱，灵里却没有。在这些人那里，良善被放在邪恶之外，像一件镀金的外衣遮盖腐烂的身体。里面所住、被遮盖着的邪恶，总的说来是仇恨，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一切属灵之物的内里争战——因为凡被他们弃绝的教会之事，本身都是属灵的。又因为真正的婚姻之爱是一切属灵之爱的根基（如上所示），所以显然：他们对这爱有内里的仇恨；而他们内里的、或说固有的爱，乃是偏向相反的——也就是奸淫。因此他们比别人更会嘲笑“各人的婚姻之爱依照教会的状态而定”这一真理；甚至一听见真正的婚姻之爱，或许就会大笑。即便如此，仍当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思想婚姻中的拥抱，除了像思想奸淫中的拥抱之外，别无可能——这正像骆驼穿过织针的针眼一样不可能。这样的人，就婚姻之爱而言，比别人更冷。若他们仍附着于妻子，也只是因上文（参153节）所列的某些外在原因才得以维系。在这些人那里，属于灵魂及其心智的内在越来越关闭，并在身体里堵塞；于是连对异性的爱也变得低贱，或者在身体的内里、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的最低处，疯狂地放荡。上文记事中所说的那些人（参79节），指的也是他们——若愿意，可以去读。

241 六、冷淡内在原因的第二条，是一方有宗教，另一方没有。

原因在于：他们的灵魂不能不彼此不和；因为一方的灵魂向着接受婚姻之爱是敞开的，另一方的灵魂向着接受这爱却是关闭的——没有宗教的人是关闭的，有宗教的人是敞开的。因此那里不可能有同居；婚姻之爱既由此离去，就生出冷，但这冷是在没有宗教的一方那里。这冷除非藉着接受与对方相合的宗教——且那宗教是真的——否则不会消散。不然，在没有宗教的一方那里，冷从灵魂降到身体，直至表皮；于是他终于不能正面直视配偶，不能在共同的呼吸中交谈，只能用收回的声调说话，不能用手去摸，甚至几乎不愿以背相对——至于从那冷潜入思想、却不公开说出来的种种狂乱，就更不必说了。因此这类婚姻往往自行解体。此外，不敬虔的人轻视配偶，是人所共知的；凡没有宗教的人，都是不敬虔的。

242 七、冷淡内在原因的第三条，是一方的宗教与另一方的不同。

原因在于：在他们那里，良善不能与其对应的真理结合；因为妻子是丈夫之真理的良善，丈夫是妻子之良善的真理，如上所示。因此不能从两个灵魂作成一个灵魂；那爱的源头就此关闭。源头一关，人就落到居于其下的婚姻性情里——那是良善与别样真理、或真理与别样良善的结合，其间没有和谐的爱。于是在持宗教伪谬的一方那里，冷就开始了；这冷随着他与对方越来越背道而驰而加剧。有一次，我在一座大城市里穿街走巷，想找住处，走进一户夫妻宗教不同的人家；天使在我还不知道时对我说："我们不能与你留在这屋里，因为这里的夫妻宗教不和。"他们是从那夫妻灵魂内里的分离察觉到的。

243 八、冷淡内在原因的第四条，是所习染的宗教伪谬。

原因在于：属灵之事上的伪谬，要么夺走宗教，要么玷污宗教：在那些把纯正真理加以歪曲的人那里，它夺走宗教；在那些虽有伪谬、却没有可被歪曲的纯正真理的人那里，它玷污宗教。在后一种人那里，仍可有一些良善，主能藉着应用把那些伪谬与之结合；因为这些伪谬像种种不谐的音调，可藉巧妙的引导与渗入被拉成和谐，从中也有某种悦耳。在这些人那里可以有某种婚姻之爱；但在那些把自己里面教会的纯正真理加以歪曲的人那里，却不能有。由此而来的，是对真正婚姻之爱普遍的无知，或一种否定的怀疑——以为它不可能有；也由此而来的，是许多人头脑里盘踞着的狂乱：以为奸淫并不是宗教上的恶。

244 九、上述原因在许多人那里是内在的冷，却不同时是外在的冷。

若至此所指明、所证实的原因——也就是内在的冷的原因——在外在也生出同样的冷，那么有多少内在的冷，就会有多少分离；而有多少持宗教伪谬、持不同宗教、或毫无宗教的婚姻（这些上文已论过），就会有多少这样的冷。然而人知道：许多人仍如同相爱、如同彼此友谊那样同居。至于那些处在内在之冷中的人，这外表从何而来，将在下一章论夫妻之间表面的爱、友谊与恩宠的原因时说明。

【2】有许多原因能结合心智，却不能结合灵魂；其中有些已见于上文（参153节）。但内里仍潜藏着冷，使人时常觉察并感觉到它。在这些人那里，情感彼此分离；但思想一旦发出为言语与举止，就为着表面的友谊与恩宠而彼此靠近。因此他们对于真正婚姻之爱的优美与愉悦，尤其对于它的福乐与至福，一无所知；这些对他们几乎不过是故事。上文记事中（参103至114节）所聚集的、来自欧洲诸国的九群智者，把婚姻之爱的源头归于同样的那些原因——这些人就在他们中间。

245 或有人反对上文已证实的说法，以为：即便灵魂没有与母亲的灵魂结合，甚至即便那里住着冷把二者分开，后裔的灵魂仍从父亲传下。然而灵魂或后裔之所以仍能繁衍，是因为男人的理智并未关闭，以致不能被提升到灵魂所在的光中；但他意志的爱，除非藉着使他从属世成为属灵的生活，否则不被提升到与那里之光相对应的热中。因此灵魂仍被生出；但在下降成为精子时，它被他属世之爱的

那些事物所遮盖。遗传的恶由此涌出。我再附上一则来自天堂的奥秘：在两个彼此分离的灵魂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会在居中的爱里发生结合；不然，人就不会有怀孕。此外，关于婚姻之冷及其座位——它在心智的最高区域——见本章末则记事（参270节）。

246 十、冷淡的外在原因也有许多；其中第一条，是性情与习性的不相似。

有内在的相似与不相似，也有外在的。内在的无非源于宗教；因为宗教被植入灵魂，并藉着灵魂从父母传到后裔，成为最高的倾向。各人的灵魂都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汲取生命，教会也由此而来；而这在全世界各处又各有不同，因此一切人的灵魂也各有不同。内在的相似与不相似由此而来，婚姻的结合也按此而定——上文已论过。

【2】外在的相似与不相似却不属于灵魂，而属于性情。所谓性情，是指外在的情感及其倾向；这些主要是在出生之后，藉着教养、交往与由此养成的习惯而渗入的。人说“我有意做这件事或那件事”，指的就是对那事的情感与倾向。关于这种或那种生活方式所得的信念，也往往塑造这些性情。因此人会倾向于与不相称的人结婚，也会拒绝与相称的人结婚。但同居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婚姻仍会按遗传与教养所形成的相似与不相似而改变；不相似便带来冷。

【3】习性的不相似也是一样。例如：粗野的与文雅的；洁净的与污秽的；好争讼的与温和的；总之，没有教养的与有教养的。这类不相似的婚姻，不像同种动物的结合，倒像羊与山羊、鹿与骡、母鸡与鹅、麻雀与贵鸟，甚至狗与猫——因不相似而不相来往。但在人类，面容并不表明这些，习惯却表明；因此由此而来的是冷。

247 十一、冷淡外在原因的第二条，是把婚姻之爱与奸淫之爱当作一样，只是后者为法所禁，前者为法所许。

由此会生出冷——理性稍加思量就能清楚看见：因为奸淫之爱与婚姻之爱截然相反。因此，若人相信婚姻之爱与奸淫之爱是一样的，这两种爱在观念里就变成一样；那时妻子就被看作妓女，婚姻就被看作污秽；做丈夫的即便身体上不犯，灵里也是奸夫。由此，丈夫与妻子之间就流出轻蔑、厌恶与憎恶，从而有剧烈的冷——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什么比奸淫之爱更能在自身中藏着婚姻之冷；又因为奸淫之爱也走向那冷，所以它可以恰当地称为婚姻之冷本身。

248 十二、冷淡外在原因的第三条，是夫妻之间争强好胜。

原因在于：婚姻之爱在其最初就着眼于意志的合一，以及由此而来的所愿的自由；争强好胜、也就是争权，却把这两样从婚姻里赶出去：它把意志撕成碎片，把所愿的自由变成奴役。这争竞若持续下去，一方的灵就对另一方施暴。那时若他们的心智被打开，用属灵的视觉去看，就会显为拿着匕首相斗；他们时而以仇恨、时而以恩宠彼此相看——仇恨是在争竞激烈时，恩宠是在指望得胜、以及处在情欲中时。

【2】一方战胜另一方之后，这争斗就从外在退去，却退入心智的内里，在那里不安地潜藏着。于是被征服的、也就是作奴仆的一方有冷；得胜的、也就是作主的一方也有冷。得胜的一方也有冷，是因为不再有婚姻之爱；而这爱的缺乏就是冷（参235节）。代替婚姻之爱的，是因超胜而来的热；但这热与婚姻之热完全不谐，尽管可以藉情欲在外表上显得谐和。他们彼此默契之后，看起来仿佛婚姻之爱变成了友谊；但婚姻中的婚姻友谊与奴役友谊的分别，如同光与影、活火与虚火，甚至如同血肉丰满的人与只剩骨皮的人。

249 十三、冷淡外在原因的第四条，是没有专向某一学业或事务的定意，因而有飘忽不定的欲望。

人被造是为了功用；因为功用是良善与真理的容器，创造出于二者的婚姻，婚姻之爱也是如此——已在专章说明。所谓学业与事务，是指一切向着功用的应用。因此，人若处在某一学业或事务、也就是处在功用中，他的心智就被限定、被圈住，仿佛在一个圆里；在这圆内，心智渐渐被整理成真正人的形式。人从这形式里，像从家里望出去一样，看见自己以外的种种欲望，并凭内里健全的理性把它们赶出去，从而也赶走奸淫情欲的种种狂乱。因此在这些人那里，婚姻之热比别人更能保存得长久。

【2】那些沉湎于懒惰与闲散的人，情形则相反：他们的心智没有界限、没有尽头，于是把从世界与身体流入的一切虚空与戏耍都收进来，并带进对这些事的爱里。那时婚姻之爱也被赶出流放——这是明显的。因为懒惰与闲散使心智昏钝、身体麻木，整个人对一切生命的爱都变得迟钝，尤其对婚姻之爱；而勤勉与活泼的生命，正是从婚姻之爱像从泉源一样涌出的。不过这些人的婚姻之冷，与别人的那类冷不同：它固然是婚姻之爱的缺乏，却是出于欠缺。

250 十四、冷淡外在原因的第五条，是外在地位与境况的不平等。

地位与境况的不平等有许多种，会在同居期间拆散婚前已开始的婚姻之爱；但可归为年龄、尊荣与贫富的不平等。年龄不平等会给婚姻带来冷——如少年配老妇、妙龄少女配衰朽老人——这不必再证实。尊荣不平等同样如此——如王子配婢女、贵妇配仆役——这也无须证实就能承认。贫富不平等也一样：除非性情与习性相似，又一方迁就另一方的倾向与天生愿望，使他们结合，否则就是如此。但这些人因另一方地位与境况的超胜而献上的顺从，并不能真正结合，只能作奴仆式的结合；而这结合是冷的结合。因为在他们那里，婚姻性情不在灵与心里，只在口与名上；低下的一方以此夸耀，高超的一方却羞红了脸。在天堂里却没有年龄、尊荣或贫富的不平等：就年龄而言，那里人人都在青春之花中，并永远如此；就尊荣而言，那里人人按彼此所行的功用看待别人，地位高的把地位低的看作弟兄，也不把尊荣置于功用的卓越之上，乃是把功用置于尊荣之上；少女出嫁时，也不知道自己出自何门第——因为那里没有人知道自己世上的父亲，主才是众人的父。就贫富而言也一样：那里的财富是智慧的恩赐；按智慧的程度，他们得着充足的资财。那里的婚姻如何开始，见上文（参229节）。

251 十五、分离的原因也有若干。

有床榻上的分离，也有房屋上的分离；床榻分离的原因有许多，房屋分离的原因也同样有。但这里只论合法的原因。由于分离的原因与纳妾的原因相合——纳妾将在本书下一部分专章论述——故请读者到那里按次序查看。合法的分离原因如下。

252 十六、合法分离的第一条原因，是心智的缺陷。

因为婚姻之爱是心智的结合；因此若一方的心智与另一方背道而驰，那结合就解散，爱也随之消褪。哪些缺陷造成分离，从下列列举可以看出；其中大部分是：癫狂、狂乱、精神错乱、实际的愚笨与痴呆、失忆、严重的歇斯底里；极端的愚拙，以致毫无对良善与真理的觉察；极端固执，不服从公义与公平；极爱喋喋不休，除了轻贱与琐事之外什么也不说；无法遏制地要泄漏家中隐秘，又好争讼、殴打、报复、作恶、偷窃、说谎、欺诈、亵渎；不顾婴孩；放纵、奢华、过度挥霍、醉酒、污秽、不贞；沉迷于魔法与戏法；不敬虔；此外还有许多。这里所谓合法的原因，不是指法庭上的，而是指对配偶另一方而言合法的；房屋上的分离，也很少由法官裁定。

253 十七、合法分离的第二条原因，是身体的缺陷。

所谓身体的缺陷，不是指婚后一方偶发、随后又过去的病；而是指附着不去、不会过去的病。病理学教导这些；它们种类繁多，例如使全身感染到足以因传染而致死的病：恶性与瘟疫性的热病、麻风、花柳病、坏疽、癌症，以及类似的病。还有使全身沉重到无法与人相处、并从身体表面或内里——尤其从胃与肺——散发出有害气息与毒气的病。从身体表面来的，有恶性痘疮、疣、脓疱、坏血病性肺痨、恶性疥疮；尤其是因此毁了面容的。

【2】从胃来的，有恶臭、浓重、腥臭、生腥的嗳气。从肺来的，有因脓肿、溃疡、脓腔，或因其中败坏的血液或淋巴而呼出的腐臭气息。此外还有种种病名：如全身极度衰弱与气力尽失的昏厥；如供运动用的膜与韧带松弛瘫痪的麻痹；某些因神经失去张力与弹性、或因体液过稠、过黏、过烈而来的慢性病；癫痫；中风后长久不愈的虚弱；某些使身体销耗的肺痨；肠绞痛、腹腔疾患、疝气，以及类似的其他病。

254 十八、合法分离的第三条原因，是婚前的无能。

这所以成为分离的原因，是因为婚姻的目的是生育后裔，而他们不能做到；又因为他们预先知道这一点，就故意剥夺自己对后裔的盼望——而这盼望本是滋养并坚固他们婚姻之爱的。

255 十九、奸淫是离婚的原因。

有许多原因在理性之光里是清楚的，却至今仍被埋藏。凭理性之光可以看出：婚姻是圣洁的，奸淫是亵渎的；因此婚姻与奸淫截然相反；当相反的作用于相反的时，一方就把另一方毁到生命的最后火花。已婚之人若出于证实、因而出于故意行奸淫，婚姻之爱就遭受这样的事。在那些对天堂与地狱

略有所知的人那里，这些事更清楚地进入理性之光；因为他们知道：婚姻在天堂里、也从天堂而来；奸淫在地狱里、也从地狱而来；这二者不能结合，正如天堂不能与地狱结合；若在人里面把它们结合起来，天堂立刻退去，地狱进来。

【2】因此奸淫是离婚的原因。所以主说：人若休妻，另娶，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太19:9）。他说：人若休妻另娶，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因为为这缘故而休，乃是心智完全的分离，称为离婚；至于其余因各自原因而来的休，乃是分离，上文刚论过。在那些分离之后若另娶，就是犯奸淫；在离婚之后则不然。

256 二十、偶然的冷淡原因也有许多；其中第一条，是因长期合法同居而生的习以为常。

因长期合法同居而生的习以为常所以成为偶然的冷的原因，是因为它加在那些对婚姻、对妻子怀着放荡思想的人身上；却不加在那些圣洁地看待婚姻、安心地看待妻子的人身上。因长期合法同居而生的习以为常，也会使喜乐变成冷漠，甚至变成厌烦——这从游戏与表演、音乐和谐、舞蹈、筵席以及类似本身甜美、因为使人复苏的事可以看出来。夫妻之间的同住与交往也是一样，尤其是在那些还没有从彼此的爱里除去对异性的不洁之爱、又在能力不在时对合法同居的习以为常作虚空思想的人那里。在这些人那里，那习以为常是冷的原因——这是自明的。所以称为偶然，是因为它加在内在的冷上，作为原因，又像理由一样支持那冷。妻子为除去也由此而来的冷，凭她们天生的谨慎，用种种推拒，使合法的不显得过分轻易。但那些贞洁地看待妻子的人，情形完全不同；因此在天使那里，因合法同居而生的习以为常，正是灵魂的甘美，也是他们婚姻之爱的容器；因为他们一直在那爱的愉悦里，而在最末处，则按心智不被挂虑打断的同在，并按丈夫所愿的判断而行。

257 二十一、偶然冷淡原因的第二条，是与配偶按约法同居，显得像被迫，而不像自由。

这原因只在那些婚姻之爱在最深处已经冷了的人那里；又因为它加在内里的冷上，就成为附带的、或说偶然的原因。在这些人那里，婚外之爱凭着同意与偏袒，在内里是热的；因为一方的冷就是另一方的热——即便感觉不到，也仍在其中，甚至就在冷的正中。若那时热也不在，就不会有修复。正是这热造成了被迫之感；这感随着一方把契约与公义的法律看作不可触犯的束缚而加剧；若双方都解除，情形就不同。

【2】那些弃绝婚外之爱、又把婚姻之爱思想为属天的、为天堂的人——尤其是那些感知到这一点的人——情形则相反。在他们那里，那约与其条款、那法与其规定，都被铭刻在心上，并且越来越深地铭刻着。在他们那里，那爱的束缚不是用立约来绑，也不是用颁布的法来绑；这两样乃是他们所处之爱自创造起就植入的。世上的约与法由此而来，而不是反过来。因此，凡属于那爱的，都被感觉为自由；凡不属于爱的，就没有自由。我听见天使说：真正婚姻之爱的自由是最自由的，因为那爱是众爱之爱。

258 二十二、偶然冷淡原因的第三条，是妻子的肯定，以及她谈论爱。

天堂里的天使，妻子那边没有像地上某些人那样的拒绝与推拒；天堂里的天使，妻子也会谈论爱，而不像地上某些人那样沉默。但这些差异的原因，我不便于、也不宜说出；不过可从天使妻子们自由向丈夫表明的话里看出——那些话记在各章之后的四则记事里：三则在金雨可见的厅堂上，七则在坐于玫瑰园的那些人那里。引出这些记事，是为了揭开凡属于婚姻之爱的一切；本书正是总的、也是分别地论述这爱。

259 二十三、偶然冷淡原因的第四条，是丈夫昼夜思想妻子愿意；反过来，妻子思想丈夫不愿意。

这是妻子那边爱止息的原因，那是丈夫那边生冷的原因——这一点略过，不加评论。因为丈夫若白日对着妻子的面、夜里在她身边，思想她在渴求或愿意，就会冷到极点；反过来，妻子若思想丈夫能而不愿，就会失去自己的爱——这在那些钻研婚姻之爱奥秘的丈夫中间，是人所共知的。提出这些，也是为了完成本书，并成全关于婚姻之爱的智慧之乐。

260 二十四、心智里有怎样的冷，身体里也有怎样的冷；随着这冷的增长，身体的外在也逐渐关闭。

今日人以为：人的心智在头里，身体里却一点也没有；其实灵魂与心智既在头里，也在身体里。因为灵魂与心智就是人；二者作成死后仍活着的灵。灵是完全的人的形式——这在我们的著述里已充分表明。因此，人一思想什么，就能立刻用身体的口说出来，并用姿态把它描绘出来；人一愿意什么，就能立刻用身体的肢体去行、去作成。若灵魂与心智不同时在身体里、作成属灵的人，这些事就不会发生。既是如此，就可以看出：婚姻之爱若在心智里，在身体里也是一样；又因为爱是热，它就从内里打开身体的外在；反过来，爱的缺乏——也就是冷——就从内里关闭身体的外在。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天使为何有永远常存的能力，而处在冷中的人为何有缺乏。

261 对此我再附上三则记事；第一则如下。

在灵界北方偏上靠近东方之处，有教导孩童的地方，也有教导少年的，教导成年男子的，还有教导老人的。凡在婴儿期死去的，都被送到这些地方，并在天堂中受教育；凡从尘世新来、又渴望认识天堂与地狱的，也同样被送到那里。那一带靠近东方，是为叫人人都藉着从主而来的流注受教导；因为主就是东方，他在那里的太阳里，那太阳出于他，是纯粹的爱。因此，从那太阳发出的热，其本质是爱；从那太阳发出的光，其本质是智慧。这些由主从那太阳注入他们，并按着领受注入；而领受则按着对智慧的爱。教导的时期结束后，那些已成聪明的人从那里被差出，他们被称为主的门徒。他们先被差往西方；凡不留在那里的，被差往南方；有些再经南方往东方，并被引入将要居住的群体。

【2】有一次，当我默想天堂与地狱时，开始渴望对两者状态的普遍认识；因为我知道，凡认识普遍的人，以后就能领会个别的，正如部分包含在整体之中。怀着这渴望，我望向北方靠近东方、教导之处所在的那一带，并经当时为我敞开的路往那里去，进入一所青年男子的学院；我到了那里教导他们的首席教师面前，问他们是否知道关于天堂与地狱的普遍之事。

【3】他们回答说，知道一点点；“但若我们望向东方、望向主，我们就会得光照而知道。”他们这样行了，就说：“天堂与地狱的普遍之事是三样，但地狱的普遍之事与天堂的普遍之事正相对立。地狱的普遍之事是这三种爱：出于自我之爱的统治欲；出于尘世之爱的占有他人财物之欲；以及淫欲。与它们相对的天堂的普遍之事是这三种爱：出于功用之爱的统治欲；出于用那些财物行功用之爱的占有尘世财物之欲；以及真正的婚姻之爱。”说完这些，我祝愿平安后离开，回到家中。我在家时，从天堂对我说：“察看以上以下那三样普遍之事，之后我们要看见它们在你手里。”说“在手里”，是因为人所用理智察看的一切，在天使看来都像铭刻在手上。

262 此后我察看了地狱的第一种普遍的爱，就是出于自我之爱的统治欲；随后又察看了与之对应的天堂的普遍的爱，就是出于功用之爱的统治欲。因为不许我只察看一种爱而不察看另一种，理智若不对照另一种，就无法感知这一种；它们是对立的。因此，为叫两者都被感知，须把它们摆在对立中，彼此相对；因为美善端正的面容，正是从与之相对的丑陋畸形的面容上显明出来的。当我细察出于自我之爱的统治欲时，得以感知：这爱是极地狱的，因此在那些处在最深地狱的人那里；而出于功用之爱的统治欲是极天堂的，因此在那些处在最高天堂的人那里。

【2】出于自我之爱的统治欲所以极是地狱的，是因为出于自我来统治，就是出于自我；而人自出生起的自我就是邪恶本身，邪恶本身与主正相对立。因此，人越在那邪恶中前进，就越否认神与教会的圣事，并崇拜自己与自然界。凡在那邪恶中的人，请在自己里面考察，就会看见。这爱还有这样的性质：缰绳一松开——也就是当没有不可能的事拦阻时——它就一级一级冲上去，直到最高；到了那里也不止步，若再没有更高的一级，就忧伤悲叹。

【3】这爱在从政的人那里，升到他们想作王、作皇帝；若可能，就统治全世界，并被称为万王之王、万帝之帝。这同一的爱在教职人员那里，升到他们想作神；若可能，就统治整个天堂，并被称为万神之神。这两种人内心都不承认任何神——这将在下文看见。反过来，那些愿出于功用之爱来统治的人，不愿出于自己来统治，而愿出于主；因为功用之爱出于主，并且就是主自己。他们把尊位只看作行功用的手段；他们把功用远远置于尊位之上，而前者则把尊位远远置于功用之上。

263 当我默想这些事时，一位天使奉主差遣对我说：“你立刻就要看见，并藉着看见得证实，那地狱之爱是怎样的。”于是左边的地忽然裂开，我看见一个魔鬼从地狱上来：头上戴着方帽，压到额上直到眼睛；脸上满是脓疱，像灼热的热病；眼睛凶狠；胸脯鼓成菱形；口中喷出炉子似的烟；腰完全像着了火；脚的地方是没有肉的骨踝；从他身体散发出腐臭污秽的热。

【2】见了他，我惊恐，向他喊道：“不要过来，说你从哪里来。”他沙哑地回答：“我从地狱来，在那里与二百人同在一个群体；那群体在一切群体之上最为超卓。我们在那里全都是万帝之帝、万王之王、万帅之帅、万君之君；那里没有单单作皇帝的，也没有单单作王、帅、君的；我们坐在宝座的宝座上，从那里向全世界并更远之处发号施令。”于是我对他说：“你岂看不见，你因超卓的幻觉而发狂了？”他回答：“你怎么能这样说？因为我们在自己看来完全是这样，同伴也承认我们是这

样。”听了这话，我不愿再说“你发狂了”，因为他正因幻觉而发狂。我也得以知道：那魔鬼在世时不过是某家的管家；那时灵里却抬举自己到这地步，以致藐视全人类，耽于幻觉，自以为比王更尊贵，甚至比皇帝更尊贵；出于这骄慢，他否认了神，并把教会的一切圣事看作于自己毫无价值，只对愚昧的平民才有点意义。

【3】最后我问他：“你们那里二百人，要彼此这样夸耀多久？”他说：“直到永远；但我们中间那些因别人不承认其超卓就折磨人的，会沉下去。我们尽可夸耀，却不许加害于人。”我又问：“你知道沉下去的人命运如何吗？”他说，他们沉到某个监牢，在那里被称为卑贱中更卑贱的，或最卑贱的，并做苦工。于是我对那魔鬼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免得自己也沉下去。”

264 此后地又裂开，却在右边；我看见另一个魔鬼上来，头上仿佛有一顶缠着蛇般螺旋的冠冕，蛇头从顶上探出；他的脸从额到颏都像长了麻风，两手也是；腰赤裸发黑，像烟炱，火像炉火般从中幽暗地透出；脚踝像两条毒蛇。先前那魔鬼见了，就屈膝跪拜他。我问为什么；他说：“他是天地的神，是全能的。”于是我问后者：“你对此怎么说？”他回答：“我还说什么？我对天堂与地狱有一切权柄；一切灵魂的命运都在我手里。”我又问：“那万帝之帝怎么能这样屈服，而你又接受敬拜？”他回答：“他仍是我的仆人；在神面前，皇帝算什么？我右手有开除教籍的雷霆。”

【2】于是我对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发狂？你在世上不过是一名教职人员；只因你苦于幻觉，以为自己也有钥匙，因而有捆绑与释放的权柄，就把灵抬举到这般疯狂，以致如今相信自己就是神。”对此他愤然发誓说自己就是，并说主在天堂没有任何权柄，“因为他已把一切权柄都转给我们；我们只需下令，天堂与地狱就恭敬顺从。我们若把某人送进地狱，魔鬼立刻接收他；我们把某人送进天堂，天使也同样接收。”我又问：“你们群体里有多少人？”他说：“三百；我们在那里都是神；而我是万神之神。”

【3】此后两人脚下的地裂开，他们深深沉入自己的地狱。我也得以看见，在他们地狱之下还有苦役监，凡加害他人的都会掉进去。因为地狱里人人都留着自己的幻觉，也留着在幻觉中的夸耀，却不许加害别人。那里所以有这样的人，是因为那时人处在自己的灵里；灵与身体分离之后，就按着自己的情感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进入充分的行动自由。

【4】此后得以窥看他们的地狱。那万帝之帝与万王之王所在的地狱，充满一切污秽，他们看起来像种种眼睛凶狠的野兽。另一处有众神与万神之神的地狱也一样；那里出现可怕的夜鸟，称作“俄钦”与“伊音”，在他们周围飞。他们幻觉的形像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由此显明：从政的自我之爱是怎样的，教会方面的自我之爱又是怎样的——后者是想作神，前者是想作皇帝；缰绳一松开，他们就这样意愿，也这样贪求。

265 此后地狱开了，我看见两个人：一个坐在凳上，两脚放在满是蛇的篮子里，蛇看起来沿胸爬到颈下；另一个坐在一头着火的驴上，驴两胁有红蛇爬着，扬起颈与头，跟着骑的人。有人对我说：他们是教皇，曾废黜皇帝的统治，并在罗马恶言恶行对待前来恳求、敬拜他们的皇帝。至于那看得见蛇的

篮子，以及两胁有蛇的着火的驴，乃是他们出于自我之爱的统治欲的代表；这些形像只向从远处望向那里的人显现。当时有些教职人员在场，我问他们是否就是那两位教皇；他们说认识他们，也知道就是他们。

266 这些悲惨可怖的景象向我显明之后，我环顾四周，看见两位天使离我不远，站着交谈。一位穿着由火焰般紫色发出光辉的羊毛外袍，里面是由闪亮细麻做成的内衣；另一位穿着朱红一类的衣服，戴着头巾，右边镶着几颗红宝石。我走近他们，用平安的礼问候，恭敬地问："你们为什么在下面这里？"他们回答："我们奉主的命令，从天堂降到这里，要与你谈那些愿出于功用之爱来统治的人有福的命运。我们是主的敬拜者；我是那群体的君，另一位是那里的大祭司。"那君说，他是自己群体的仆人，因为他藉着行功用服事群体；另一位说，他是那里教会的役事，因为他藉着服事他们，把圣事供应到他们灵魂的功用上。

【2】又说，他们二人都处在从主在他们里面的永恒福乐而来的不断喜乐中；那群体里的一切都辉煌壮丽——辉煌因金与宝石，壮丽因宫殿与乐园。"原因是：我们的统治欲不是出于自我之爱，而是出于功用之爱；又因为功用之爱出于主，所以一切美善的功用在天堂里都发光发亮。又因为我们群体里的人都在这爱里，那里的大气就显出金色，出于那里的光；那光从太阳的火焰性而来，而太阳的火焰性正对应那爱。"

【3】说完这些，我周围也显出类似的氛围，并感觉到从中发出的香气；我也把这事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再就功用之爱多说一点。他们继续说："我们所居的尊位，我们确实也曾谋求，但目的别无其他，只为能更充分地行功用，并把功用扩展得更广。我们也环绕着尊荣，并接受那尊荣，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群体的益处。因为那里的弟兄同伴，那些出自民众的人，几乎只知道我们尊位的尊荣在我们里面，从而我们所行的功用也出于我们；但我们的感觉不同。我们感觉：尊位的尊荣在我们之外，像披在身上的衣服；我们所尽的功用，则出于那从主而来、在我们里面的对功用的爱；这爱藉着功用与别人相通，就领受自己的福乐。我们也从经验知道：我们越出于对功用的爱去行功用，那爱就越增长；爱增长，智慧也增长，相通就由此而成。但我们若把功用留在自己里面而不相通，福乐就照此消亡；那时功用就像藏在胃里的食物，并不散布出去滋养身体及其各部分，却留着不消化，由此生出恶心。简言之，整个天堂无不是盛装功用的器皿，从最初到最末。功用是什么，若不是对邻舍的实际之爱？众天堂所凭以维系的，若不是这爱？"

【4】听了这些，我问："人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出于自我之爱行功用，还是出于功用之爱行功用？凡人或善或恶，都行功用，也都出于某种爱行功用。试想：世上若有一个全由魔鬼组成的群体，又有一个全由天使组成的群体；我想，魔鬼在自己的群体里，凭着自我之爱的火、凭着自己荣耀的光辉，所行的功用会和天使在自己群体里所行的一样多。那么谁能从功用知道它出于哪种爱、出于哪个源头？"

【5】两位天使回答：“魔鬼行功用是为了自己、为了名声，好被抬举到尊位，或赚得财富；天使却不为此行功用，乃是出于对功用的爱、为功用而行。人无法分辨这些功用，主却分辨。凡信靠主、又逃避诸恶如逃避罪的人，出于主行功用；凡不信靠主、也不逃避诸恶如逃避罪的人，出于自己、为自己行功用。这就是魔鬼所行的功用与天使所行的功用之间的分别。”两位天使说完这些就离开了；远远望去，他们像以利亚一样驾着火战车，被接到自己的天堂去。

267 第二则记事。过了一些时候，我走进一片小树林，在那里一边走一边默想那些因贪欲及由此而生的幻觉、想占有尘世一切事物的人。那时我看见两位天使离我有一段距离，彼此交谈，并轮流望着我。于是我走近一点；他们见我走近，就开口说：“我们在自己里面觉察到，你所默想的正是我们所说的，或者说我们所谈的正是你所默想的；这是出于情感彼此相通。”我就问他们在谈什么。他们说在谈幻觉、贪欲与聪明；此刻也在谈那些以看见并想象自己占有尘世一切为乐的人。

【2】于是我请他们把对这三者——贪欲、幻觉与聪明——的想法说出来。他们开始说：人人内里从出生起就处在贪欲中，却外在因教育而处在聪明中；人若不出于主，就内里——也就是就灵而言——并不在聪明里，更不在智慧里。“因为人人都按着对主的仰望并与他的结合，被拦阻在恶的贪欲之外，并被持守在聪明之中。没有这一点，人不过是贪欲；但即便如此，他在外在或就身体而言，仍因教育而处在聪明中。因为人贪求尊荣与财富，也就是显赫与富足；这两样他若不显得道德、属灵，因而聪明、智慧，就得不到。从幼年他就学会这样显出来。因此，他一进入人群或聚会，就翻转自己的灵，把它从贪欲挪开，并凭着从幼年所学、又留在身体记忆里的体面与正直来说话行事；他又极其小心，不让自己灵里所处的贪欲的疯狂有丝毫流露出来。

【3】因此，凡内里不由主引导的人，都是伪善者、谄媚者、假冒为善的人，因而显得像人，其实不是人。可以说：他的外壳或身体有智慧，他的核或灵却发狂；又说：他的外在是人的，内在却是兽性的。这样的人用后脑勺向上看，用前额向下看，于是像被沉甸甸的东西压着一样走路，头垂着，脸朝下对着地。他们一旦脱去身体成为灵，那时被释放，就变成自己贪欲的疯狂。因为那些在自我之爱里的人，想统治全宇宙，甚至要把边界向外扩展以扩大统治，永远看不见尽头；那些在尘世之爱里的人，想占有尘世的一切，若有宝藏藏在别人那里，就忧伤、嫉妒。因此，为叫他们不至于变成纯粹的贪欲，从而不再是人，就在自然界里让他们因惧怕失去名声——从而失去尊荣与利益——并因惧怕法律及其刑罚而思想；也让他们把心智投在某种学业或工作上，藉此被持守在外在里，因而处在聪明的状态中，尽管内里仍在谵妄疯狂。

【4】此后我问：凡在贪欲中的人，是否也都在贪欲的幻觉中？他们回答：那些内里对自己思想、又过分放纵自己想象、并自言自语的人，正处在自己贪欲的幻觉中。因为这些人几乎把灵从与身体的联结中分开，又凭着异象淹没理智，并像占有了宇宙一样愚昧地取乐。死后，凡把自己的灵从身体抽离、又不愿意从那谵妄的甜美中退去的人，就被投入这种谵妄；他们虽从宗教思想一些关于恶与伪的事，却丝毫不想这放纵的自我之爱是毁灭对主之爱的，也不想这放纵的尘世之爱是毁灭对邻舍之爱的。”

268 此后，愿望临到两位天使，也临到我，要去看看那些因尘世之爱而处在幻觉式或想象式占有一切财富之贪欲中的人；我们觉察到，这愿望是为叫人认识他们而被注入的。他们的住处在我们脚底下的地之下，却在地狱之上。于是我们彼此对望，说：“我们去吧。”就见有一开口和一道楼梯。我们由此下去，并被告知：要从东方进去，免得我们陷入他们幻觉的云雾，理智被笼罩，同时视觉也被笼罩。

【2】看哪，见有一座用芦苇建成的房子，因此满是裂缝，立在云雾里；那云雾像烟一样，不断地从三面墙的裂缝里冒出来。我们进去，看见这边五十人、那边五十人坐在长凳上，背对着东方与南方，望着西方与北方。每人面前有一张桌子，桌上有鼓胀的钱袋，钱袋周围有许多金币。我们问：“那些是全世界的财富吗？”他们说：“不是全世界的，是整个王国的。”他们说话的声音是嘶嘶的；他们自己脸显圆形，红得像蜗牛壳的鳞片；眼瞳在绿色平面上仿佛闪电，那是出于幻觉的光。我们站在他们中间，说：“你们相信自己占有整个王国的一切财富吗？”他们回答：“我们占有。”我们又问：“你们中间是谁占有？”他们说：“每一个人。”我们问：“你们这么多人，每一个人怎么占有？”他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不许人思想，更不许人说‘我的不是你的’，却可以思想并说‘你的是我的’。”桌上的钱币在我们看来也像纯金；但我们一注入从东方来的光，它们就成了金粒，只是被共同联合的幻觉放大成那样。他们说：凡进来的人都必须带一点金子来，把它切成小片，再切成细粒，然后凭着一致的幻觉之力，把它们放大成较大形状的钱币。

【3】于是我们说：“你们岂不是生而为人、有理性的吗？这幻觉式的愚妄从何而来？”他们说：“我们知道这是虚空的想象，但因为它使我们心智的内里愉悦，我们就进到这里，像占有了一切一样取乐。不过我们在这里只停留几小时；这几小时一过就出去，健全的心智就一再回到我们。但我们这幻觉的享乐仍轮流临到，使我们轮流再进来，又轮流出去；于是我们轮流有智慧，又轮流发狂。我们也知道，凡用诡计夺取别人财物的人，等待他们的是严酷的命运。”我们问是什么命运；他们说：“他们被吞没，赤身被推进某个地狱监牢，在那里被迫为衣服和食物做工，以后也为几枚小钱做工；他们把那些小钱积攒起来，把心里的喜乐放在其中。但若对同伴作恶，就要交出一部分小钱作罚金。”

269 此后我们从这些地狱往上，到了先前在的南方；那里的天使又讲了许多值得记起的事，论到那非幻觉式或非空想式的贪欲——人人从出生起就处在其中。他们说：人在那贪欲里时就像愚妄人，却在自己看来像极有智慧；他们又轮流从那愚妄被放松到理性里，而理性在他们那里是外在的；在那状态中他们看见、承认并承认自己的疯狂，“却仍从理性状态渴求回到疯狂状态，也把自己投进去，像从被迫和不悦回到自由和愉悦。于是贪欲内里使他们愉悦，聪明却不。

【2】有三种普遍的爱，自创造起人人都是由它们合成的：对邻舍的爱，也就是行功用之爱；尘世之爱，也就是占有财富之爱；自我之爱，也就是辖制他人之爱。对邻舍的爱或行功用之爱，是属灵的爱；尘世之爱或占有财富之爱，是物质的爱；自我之爱或辖制他人之爱，是肉体的爱。

【3】当对邻舍的爱或行功用之爱作头，尘世之爱作身，自我之爱作脚时，人就是人。但若尘世之爱作头，人就不是人，不过像个驼背；若自我之爱作头，人就不是站在脚上的人，而是用手掌撑着、头朝下、臀朝上的人。当对邻舍的爱作头，其余两种爱按次序作身与脚时，从天堂看来，那人显出天使的面容，头周围有美丽的虹；若尘世之爱作头，从天堂看来，他显出死人般苍白的面容，头周围有黄圈；若自我之爱作头，从天堂看来，他显出黝黑的面容，头周围有白圈。”对此我问：头周围的圈子代表什么？他们回答：“代表聪明；黝黑面容周围的白圈，代表他的聪明在外在里，或者说在他周围，疯狂却在内在里，或者说在他里面。这样的人在身体里时有智慧，在灵里时却发狂；人的灵若不出于主，就不能有智慧；这发生在他被主重新生出并重新创造之时。”

【4】说完这些，左边的地开了；我看见一个魔鬼从开口上来，头周围有明亮的白圈。我问：“你是谁？”他说：“我是晨星之子路西弗；因为我使自己像至高者，就被摔下来了。”其实他不是那路西弗，只是自信是。我说：“你既被摔下来，怎么还能从地狱上来？”他回答：“在那里我是魔鬼，在这里我是光明的天使。你岂看不见我的头被光明的氛围环绕？你若愿意，还会看见：我在道德人中间是超道德的，在理性人中间是超理性的，甚至在属灵人中间是超属灵的。我也能讲道，也讲过道。”我问：“你讲过什么？”他说：“反对欺诈者，反对奸淫者，反对一切地狱的爱；那时我甚至称自己这路西弗为魔鬼，并对着他起誓，因此被称赞抬举直到天堂。因此我被称为晨星之子。连我自己也希奇：我在讲台上时，所想的无非自己说得正确合宜。但原因向我显明了——因为那时我在外在里，而外在与我的内在是分开的。即便原因向我显明了，我仍不能改变自己，因为我因骄慢不仰望神。”

【5】我又问：“你自己既是欺诈者、奸淫者、魔鬼，怎么还能那样讲？”他回答：“我在外在或在身体里时是一个人，在内在或在灵里时是另一个人。在身体里我是天使，在灵里我是魔鬼；因为在身体里我在理智中，在灵里我在意志中；理智把我往上带，意志把我往下带。当我在理智中时，白带环绕我的头；但当理智完全摆脱意志、变成意志的仆从时——那是我们最终的命运——那带就变黑并消失。此后我们就再也不能升到这光里来。”此后他论到自己外在与内在的双重状态，讲得比任何人都更合理性；但忽然看见我身边有天使，就脸与声音都发火，连同头周围的带一起变黑，从他上来的那开口沉回地狱。在场的人见了这些，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是怎样的，在于他的爱，不在于他的理智；因为爱很容易把理智拉到自己这边，并奴役它。

【6】于是我问天使：魔鬼们从哪里有这样的理性？他们说：“是从自我之爱的荣耀来的；因为自我之爱被荣耀环绕，荣耀把理智抬举直到天堂的光。因为人人的理智都能按着认知被抬举，意志却不能，除非藉着照着教会与理性的真理而活。因此，那些因自我之爱而处在名声的荣耀中、又因而处在自己聪明之骄慢中的无神论者，所享有的理性比许多别人更高超；但那时是在理智的思想中，不是在意志的情感中。意志的情感占有人的内在，理智的思想则占有人的外在。”天使又说明人何以由上述三种爱——功用之爱、尘世之爱、自我之爱——合成：是为叫人从神思想，却又像从自己思想。他说，人里面最上的部分朝上向着神，中间的朝外向着世界，最下的朝下向着自己；又因为最下的朝下，人就以为像从自己思想，其实是从神。

270 第三则记事。某日清晨，沉睡之后，我的思想深入到婚姻之爱的一些奥秘里，最后落到这一点：“真正的婚姻之爱住在人心智的哪一层区域，从而婚姻的冷又在哪一层？”我知道人心智的区域有三层，一层在另一层之上；在最下区域住着属世的爱，在较高区域住着属灵的爱，在最高区域住着属天的爱；又知道每一区域里都有善与真的婚姻；又因为善属于爱，真属于智慧，每一区域里也都有爱与智慧的婚姻；而这婚姻与意志与理智的婚姻是同一的，因为意志是爱的容器，理智是智慧的容器。

【2】当我深深在这思想里时，看哪，我看见两只天鹅向北方飞，不久又有两只乐园鸟向南方飞，还有两只斑鸠向东方飞。我用目光跟着它们的飞行，看见那两只天鹅从北方折向东方，那两只乐园鸟也从南方折向东方，并与那两只斑鸠在东方会合；然后一同飞向那里一座高耸的宫殿，宫殿周围有橄榄树、棕树与山毛榉。宫里有三排窗户，一层在一层之上。当我注意看时，看见天鹅从最下一排敞开的窗户飞进宫殿，乐园鸟从中间一排敞开的窗户飞进，斑鸠从最上排敞开的窗户飞进。

【3】见了这些，一位天使站在旁边说：“你明白所见的吗？”我回答说，明白一点点。他说：那宫殿代表婚姻之爱在人心智里怎样的住处；最上的部分——斑鸠进入的地方——代表心智的最高区域，真正的婚姻之爱在那里住在对善之爱及其智慧之中；中间的部分——乐园鸟进入的地方——代表中间区域，婚姻之爱在那里住在对真之爱及其聪明之中；最下的部分——天鹅进入的地方——代表心智的最下区域，婚姻之爱在那里住在对公正与正直之爱及其知识之中。

【4】“三对飞禽也表示这些：一对斑鸠表示最高区域的婚姻之爱，一对乐园鸟表示中间区域的婚姻之爱，一对天鹅表示最下区域的婚姻之爱。宫殿周围的三种树——橄榄、棕树、山毛榉——也表示同样的事。我们在天堂称心智的最高区域为属天的，中间为属灵的，最下为属世的；我们把它们感知为屋里的住处，一层在一层之上，从一层升到另一层像登楼梯。每一层里又像有两个房间，一间给爱，一间给智慧；前面像有一间内室，爱与其智慧，或善与其真，或说意志与其理智，在那里在床上结合。那宫殿里仿佛把婚姻之爱的一切奥秘都刻画出来了。”

【5】听了这些，我渴望进去看看，就问是否有人可以进去并看见，因为它是一座代表性的宫殿。他回答：除了在第三层天堂的人以外，别人都不可以，因为在他们那里，爱与智慧的一切代表性都变成实际的。“我从他们那里听见了刚才告诉你的话，也听见这一点：真正的婚姻之爱住在最高区域里，在互助之爱的正中，在意志的内室或房间里；也住在智慧诸觉知的正中，在理智的内室或房间里；二者在朝前、朝东的那间内室的床上结合。”我问为什么有两个内室。他说：丈夫在理智的内室，妻子在意志的内室。

【6】我又问：“婚姻之爱既住在那里，婚姻的冷又在哪里？”他回答：也在最高区域，却只在理智的内室里，那时那里意志的内室是关闭的。“因为理智带着它的诸真，只要愿意，就能经螺旋楼梯升到最高区域、升到自己的内室；但若意志带着其爱之善不同时升到配偶的内室，那内室就关闭，另一内室里就生出冷——这就是婚姻的冷。理智对妻子有这样的冷时，就从最高区域向下望向最下区域；

若没有惧怕拦阻，也会降下去，好在那里从不洁的火取暖。”说完这些，他还想从那宫殿里的形像再讲许多关于婚姻之爱的事；但他说：“这一次够了。你先查考这些是否超出普通理智；若是，还要更多做什么？若不是，还会揭开更多。”

第十二章　论婚姻中表面的爱、友谊与恩惠的原因

271 既已论述冷与分离的原因，按次序也当论述婚姻中表面的爱、友谊与恩惠的原因。因为众所周知：今日即便冷使夫妻的心分离，他们仍同居并生育；若没有表面的爱，以及轮流与真正之爱的热相似或相仿的热，这就不会发生。这些表面的爱是必要的、有用的；没有它们，家就不能成立，从而群体也不能成立——这将在下文看见。此外，有些有良心的人可能受一种想法折磨：自己与配偶之间心智的不合，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在疏远，是他们的过错，并且要归咎于他们，因此心里忧伤。但内在的不合不在他们手中可以补救；只要他们藉着表面的爱与恩惠，从良心的角度平息由此而生的不便，就够了。由此甚至可以恢复友谊；在一方那里，婚姻之爱仍潜藏在友谊之中，尽管另一方那里没有。但这一论述因题材的种种差异繁多，也像前面一样分成条目；本篇的条目如下：

一、在自然界，几乎人人都能按外在情感结合；但若内在情感不合并且显露，就不能按内在情感结合。

二、在灵界，人人都按内在情感结合；却不按外在情感结合，除非外在与内在一致行动。

三、世上的婚姻通常是按外在情感缔结的。

四、但若没有结合心智的内在情感在其中，婚姻在家里就解体。

五、然而世上的婚姻仍要存留到双方生命的终结。

六、在内在情感不结合的婚姻里，仍有外在情感，它们模仿内在情感，并使人结交。

七、由此就有夫妻之间表面的爱，或表面的友谊与恩惠。

八、这些表面的表现是婚姻上的伪装，是可称赞的，因为有用且必要。

九、在与属世人结合的属灵人那里，这些婚姻上的伪装带有公义与判断的气味。

十、在属世人那里，这些婚姻上的伪装带有谨慎的气味，为着种种原因。

十一、它们是为着改正，也为着迁就。

十二、它们是为着保守家事的秩序，也为着互相扶助。

十三、它们是为着对婴儿与儿女一心的照顾。

十四、它们是为着家里的平安。

十五、它们是为着家外的名声。

十六、它们是为着期待从配偶或其亲族得来的种种恩惠，从而为着惧怕失去那些恩惠。

十七、它们是为着掩饰瑕疵，从而避免恶名。

十八、它们是为着和解。

十九、若妻子那边的恩惠，不因丈夫那边能力的止息而止息，老年时就可以有仿效婚姻之爱的友谊。

二十、在一方被制服、因而服从另一方的夫妻之间，表面的爱与友谊有种种样式。

二十一、世上有地狱式的婚姻，存在于那些内里是最凶恶的仇敌、外在却像最亲密的朋友的夫妻之间。

以下依次解释这些条目。

272 一、在自然界，几乎人人都能按外在情感结合；但若内在情感不合并且显露，就不能按内在情感结合。

原因是：人在世上有物质的身体，身体充满种种贪欲；这些贪欲在那里像酒渣，当新酒澄清时就沉到底下。世上人的身体正是由这类物质合成的。因此，属于心智的内在情感并不显露；在许多人那里，连一粒也不透出来。因为身体或把它们吞没，用自己的渣滓包住；或凭从幼年学来的伪装，深深藏起，不让别人看见。藉此他把自己投入他所觉察到的对方任何情感的状态，并把对方的情感吸引到自己这边，于是彼此结合。他们所以结合，是因为每一种情感都有自己的愉悦，而愉悦把心聚在一起。但若内在情感像外在情感一样，在脸上和姿态上被看见，在说话的声音上被听见，或它们的愉悦像在灵界那样被鼻子感觉或嗅到，情形就不同了。那时若它们不合以至冲突，就会使心彼此分离，并按着对反感的觉知彼此远离。由此显明：在自然界，几乎人人都能按外在情感结合；但若内在情感不合并且显露，就不能按内在情感结合。

273 二、在灵界，人人都按内在情感结合；却不按外在情感结合，除非外在与内在一致行动。

原因是：那时物质的身体已被丢弃——如刚才所说，物质身体能接受并显出一切情感的形态；人脱去那身体之后，就处在自己的内在情感中，而这些情感先前被身体藏着。因此，那里不但能感觉同质与异质，或说同情与反感，这些也显现在脸、言语与姿态上。所以相似的相结合，不相似的相分离。这就是整个天堂按着对善与真之爱的一切情感差异被主排列的原因；相对地，地狱则按着对恶与伪之爱的一切情感差异被排列。

【2】天使与灵和世上的人一样，既有内在情感，也有外在情感；又因为那里内在情感不能藏在外在之下，而是透出来、显明自己，所以两者在他们那里都被归入相似与对应。此后，他们的内在情感就藉着外在，在脸上被刻画出来，在说话的声音上被感知到，也在举止姿态上显现出来。天使与灵所以有内在与外在情感，是因为他们有心智与身体；情感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属于心智，感觉及由此而来的愉悦属于身体。

【3】那里常发生这样的事：死后朋友相会，记起先前在世上的友谊，那时就以为友谊会像从前一样联结生命。但当天堂感知到那结交——那结交只是外在情感的结交——时，就按内在情感分开；于是那聚会里有些人被打发到北方，有些到西方，各人彼此隔开到再也不能相见、也不能相认的距离。因为在他们的住处，面容改变了，变成他们内在情感的形像。由此显明：在灵界，人人都按内在情感结合；却不按外在情感结合，除非外在与内在一致行动。

274 三、世上的婚姻通常是按外在情感缔结的。

因为内在情感很少被顾及；即便顾及，在女人身上也看不见内在情感的相似，因为女人凭天生的禀赋，把内在情感收回到心智的最深处。引诱男子缔结婚姻的外在情感有许多：今世第一种情感，是藉着财富扩张家业，既为致富，也为供养丰足；第二种是对尊荣的向往，或为被人看重，或为处在扩大的运势中。此外还有种种诱惑与贪欲；这些也不给人机会去探察内在情感是否相合。从这很少几点就显明：世上的婚姻通常是按外在情感缔结的。

275 四、但若没有结合心智的内在情感在其中，婚姻在家里就解体。

说“在家里”，是因为是私下在他们之间。这发生在订婚时被点燃、临近婚礼时熊熊燃烧的最初的热，后来因内在情感的分歧而逐渐降温，最后变成冷的时候。那时，曾引诱并吸引他们进入婚姻的外在情感就消散了，不再结合——这是人所共知的。冷从种种内在、外在与偶然的原因兴起，而这一切都从内在倾向的不相似引出支流——这在上一章已经证实。由此显明这一真理：若外在情感里没有结合心智的内在情感，婚姻在家里就解体。

276 五、然而世上的婚姻仍要存留到生命的终结。

提出这一点，是为叫理性更清楚地看见：婚姻之爱即便不是真正的，仍当被努力追求，或者说当显出像是真正的——这是必要、有用且真实的。若所缔结的婚姻不是存到生命终结的约，而是可以任意解除，像以色列民族那样，他们擅自取得了因任何缘故休妻的自由，情形就不同了。这从马太福音可以看出：“法利赛人进前来，对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人不可休妻另娶，除非为了淫行；他们却说，摩西仍吩咐给休书就可以休。门徒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结婚。’”（太19:3–10）

【2】婚姻之约既是终身之约，就推出：夫妻之间表面的爱与友谊是必要的。已缔结的婚姻所以要在世上存留到生命的终结，是出于神性律法；又因为它出于神性律法，也就出于理性律法，从而出于市民律法。出于神性律法，是因为人不可休妻另娶，除非为了淫行，如上所述；出于理性律法，是因为它奠基于属灵的律法——神性律法与理性律法原是同一律法。从这二者合起来，或者说藉着后者出于前者，可以大量看见：若丈夫可以任意休妻，在死前就休，会有怎样的暴行、对群体的破坏，以及对婚姻的瓦解。那些暴行与对群体的破坏，就其若干情形，可在论婚姻之爱起源、由九国来人聚集讨论的那则记事里看见（参103至114节）；不必再叠加更多理由。但这些原因并不拦阻：因着各自的原因，分离仍可被许可（参上文252，253，254节）；也许可纳妾——这在第二部分论述。

277 六、在内在情感不结合的婚姻里，仍有外在情感，它们模仿内在情感，并使人结交。

内在情感是指双方心智里从天堂而来的互相倾向；外在情感是指双方心智里从尘世而来的倾向。这些情感或倾向固然同样属于心智，却占据心智较低的区域，而前者占据较高区域。但因为两者都在心智里得着自己的座位，人可能以为它们相似并相合；其实它们虽不相似，却仍能显得相似；在有些人那里显出像是相合，在有些人那里则像温和的伪装。

【2】从最初的婚姻之约起，双方就被植入某种共通；即便心智不合，这共通仍存留在里面：如财物的共通，在许多人那里功用的共通，以及家中种种必需的共通，从而也有思想与某些隐秘的共通；还有床榻的共通，以及对婴儿之爱的共通；此外还有更多，这些既铭刻在婚姻之约上，也铭刻在他们的心智上。外在情感主要从这些而出，它们使内在情感被同化；而那些只是模仿内在情感的，一部分出于同一源头，一部分出于别的源头；这两类都在下文论述。

278 七、由此就有夫妻之间表面的爱，或表面的友谊与恩惠。

夫妻之间表面的爱、友谊与恩惠，是从存到生命终结的婚姻之约，以及由此铭刻在缔约双方身上的婚姻共通而来的；外在情感从那共通生出，并使内在情感被同化，如刚才所指明的。此外也从那些属于功用与必要的原因而来；一部分外在的结合性情感，或说伪装性情感，正从这些原因而生，藉着它们，外在的爱显得像内在的爱，外在的友谊显得像内在的友谊。

279 八、这些表面的表现是婚姻上的伪装，是可称赞的，因为有用且必要。

所以称为伪装，是因为它们存在于心智不合、又因不合而内里处在冷中的人之间；然而当他们仍在外在按所当行、所相宜的方式过共同生活时，他们同居的结交就可以称为伪装，却是婚姻上的伪装。这些伪装因功用而可称赞，所以与假冒为善的伪装全然有别；因为藉着它们，凡从第十一条到第二十条以下按次列举的那些美善，都得到顾及。它们因必要而可称赞，是因为若没有它们，那些美善就会流亡；而同居却是约与法所加的，因而像义务一样落在双方身上。

280 九、在与属世人结合的属灵人那里，这些婚姻上的伪装带有公义与判断的气味。

原因是：属灵人凭公义与判断行他所行的；因此他不把这些伪装看作与自己的内在情感脱节，而看作与它们相联结。因为他认真行事，并以改正为目的；若达不到改正，就以迁就为目的——为着家里的秩序，为着互相扶助，为着照顾婴儿，为着平安与宁静。对这些事，他凭公义被带动，又凭判断付诸实行。属灵人所以能这样与属世人同居，是因为属灵人即便对着属世人，也按属灵的方式行事。

281 十、在属世人那里，这些婚姻上的伪装带有谨慎的气味，为着种种原因。

在两个配偶之间，若一方是属灵的，另一方是属世的，内里的爱是不可能有的。属灵人是指爱属灵事物、从而从主有智慧的人；属世人是指只爱属世事物、从而从自己有智慧的人。当这两人被婚姻结交在一起时，婚姻之爱在属灵人那里是热，在属世人那里是冷。热与冷不能同在，热也不能点燃处在冷中的人——除非冷先被驱散；冷也不能流入处在热中的人——除非热先被挪开：这是显然的。因此，属灵与属世的配偶之间不可能有内里的爱；但在属灵的配偶那边，仍可以有仿效内里之爱的爱，如上一条所说。

【2】然而在两个属世的配偶之间，也不可能有内里的爱，因为双方都冷；若他们发热，那热是从不洁来的。尽管如此，他们仍可以心智分开而在家里同居，也可以装出彼此有爱与友谊的面容，即便心智彼此不合。在这些人那里，外在情感——多半是对财富与产业，或对尊荣与地位的情感——可以像燃烧一样；又因为那燃烧使人惧怕失去那些东西，所以婚姻上的伪装对他们是必要的；这些伪装主要是下文第十五、十六、十七条所提的那些。其余与这些一并列举的原因，也可以与属灵人那里的原因有某种共通（参上文280节），但这只在属世人的谨慎带有聪明气味的时候。

282 十一、它们是为着改正，也为着迁就。

心智不合的夫妻之间，那些表面的爱与友谊——也就是婚姻上的伪装——所以是为着改正，是因为与属世人由婚姻之约联结的属灵人，所意图的无非生命的改正。他藉着智慧与优雅的言谈，并藉着迎合对方性情的恩惠来做这事。但若这些落在对方耳中与行为上归于徒然，他就意图迁就——为着保守家事的秩序，为着互相扶助，为着婴儿与儿女，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因为从属灵人发出的言语与行为，带有公义与判断的气味，如上文280节所示。

【2】但在并非一方属灵、而是双方都属世的配偶那里，也可以有类似的事，却为着别的目的。若是为着改正与迁就，目的或是叫对方被归入与自己风俗相似，并服从自己的欲望；或是为着某些职事，叫它们为自己效力；或是为着家内的平安，或家外的名声；或是为着期待从配偶或其亲族得来的恩惠；此外还有别的目的。但这些在有些人那里出于他们理性的谨慎，在有些人那里出于天生的礼貌，在有些人那里出于从出生起就熟悉的贪欲之愉悦——他们惧怕失去这些愉悦；此外还有更多。从这些当中取来的、像婚姻之爱一样的恩惠，就或多或少是伪装的。也有像婚姻之爱一样的恩惠只在家外，家内却没有；这些以双方的名声为目的；若不是为名声，就是戏弄。

283 十二、它们是为着保守家事的秩序，也为着互相扶助。

凡有儿女、教导儿女的人，以及其他家人的家，都是一个仿效大群体的小群体；大群体也像整体出于部分一样，由这些小群体共存而成。又像大群体的健全系于秩序，这小群体的健全也系于秩序。因此，正如官长有责任察看并顾及复合群体里当有并当保守秩序，夫妻在各自的家里也是如此。但若丈夫与妻子心智不合，这秩序就不可能有；因为这样，互相的谋划与扶助就会被拉向不同方向，并像心一样被分开，小群体的形态就被撕裂。因此，为着保守秩序，并藉着秩序顾及自己同时也顾及家，或顾及家同时也顾及自己，免得败坏、陷入毁灭，必要就要求：家主与主妇要同心，并成为一体。若因心智的差异而不能如此，为着美好，仍当、也相宜藉着代表性的婚姻友谊来如此行。由此，家里的和睦因必要、从而因功用而被缝合起来——这是人所共知的。

284 十三、它们是为着对婴儿与儿女一心的照顾。

夫妻之间有像真正婚姻之爱一样的表面的爱与友谊——也就是婚姻上的伪装——是为着婴儿与儿女：这是极其人所共知的。对他们共同的爱，使一方温和、恩惠地看待另一方。母亲对婴儿与儿女的爱，与父亲对他们的爱，像胸中的心与肺一样结合：母亲对他们的爱像那里的心，父亲对他们的爱像那里的肺。所以这样比较，是因为心对应爱，肺对应理智；母亲那里的爱出于意志，父亲那里的爱出于理智。在属灵人那里，藉着这爱有婚姻的结合，出于公义与判断：出于公义，是因为母亲曾用子宫怀他们，带着疼痛生他们，此后又不懈地乳养、哺育、洗净、穿衣并教育他们。

285 十四、它们是为着家里的平安。

为着家里的平安与宁静而有的婚姻上的伪装或外在友谊，主要在男子这边，是因着他们天生的特性：他们凭理智行所行的；而理智既是思想的，就翻覆种种使心不安、分心、扰乱的事。因此，若家里不安宁，他们生命的灵就会衰弱，内在生命仿佛陷入昏睡，于是心智与身体的健康都败坏。对这些危险以及其他许多危险的惧怕，会围困男子的心智，除非为平息理智的搅扰，家里在妻子那里有庇护所。

【2】此外，平安与宁静使心智清明，并安排心智欣然领受妻子所献的善意；妻子尽一切努力去平息她们精明观察到的、丈夫心上的乌云；这也使她们的同在变得可爱。由此显明：为着家里的平安与宁静，有像真正婚姻之爱一样的爱的伪装，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还要加上：妻子那里并没有像男子那里那样的伪装；即便显得相似，也是真实的爱，因为她们生来就是男子理智的爱；因此她们温和地领受丈夫的恩惠——即便口上不领受，心里也领受。

286 十五、它们是为着家外的名声。

男子的运势多半系于他被看作公义、真诚、正直的名声；而这名声也系于妻子，因为她知道他的家庭生活。因此，若他们心智的不合爆发为公开的敌意、争吵与仇恨的威胁，又被妻子及其朋友，以及家里人传开，就很容易变成毁谤，使他的名声受辱、蒙羞。为避免这些，没有别的出路，除非或伪装地对妻子施恩，或在家务上分开。

287 十六、它们是为着期待从配偶或其亲族得来的种种恩惠，从而为着惧怕失去那些恩惠。

这主要发生在地位与境况不相似的婚姻里（参上文250节）：例如娶了富有的妻子，她把自己的钱藏在钱袋里，或把财宝放在抵押上；尤其若她大胆坚持说，丈夫有义务用自己的产业与进项养活这个家。由此就有被迫的、像婚姻之爱一样的相似——这是人所共知的。娶了父母、亲族与朋友身居尊位、经营有利可图的事务、从事贸易工作、并能安排他更顺利境况的妻子，情形也一样。为着这些也有像婚姻之爱一样的伪装——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些所以是为着惧怕失去那些恩惠，是显然的。

288 十七、它们是为着掩饰瑕疵，从而避免恶名。

夫妻因之而惧怕恶名的瑕疵有许多，有些严重，有些不严重；有心智的瑕疵，也有身体的瑕疵，比上一章252、253节所列举的那些作为分离原因的更轻。因此这里所指的，是因恶名而被另一方配偶沉默压住的瑕疵。此外，在有些人那里还有偶然的罪行；若被传开，就要受法律的刑罚；更不用说能力的缺乏——男子通常以此自夸。为避免恶名而掩饰这些，是与配偶伪装爱与友谊的原因——这无需进一步证实就显明。

289 十八、它们是为着和解。

心智因种种原因不合的夫妻之间，有轮流的不和与信任、疏远与结合，甚至争吵与和解，从而也有和解；表面的友谊也使人和解——这在世上是人所共知的。也有在分开之后作成的和解，那些并不这样轮流、短暂。

290 十九、若妻子那边的恩惠，不因丈夫那边能力的止息而止息，老年时就可以有仿效婚姻之爱的友谊。

夫妻之间心智分离的首要原因，是丈夫能力止息、从而爱止息时，妻子那边恩惠也缺乏；因为热怎样彼此相通，冷也怎样彼此相通。双方的爱一缺乏，友谊就止息；若不惧怕家业败坏，恩惠也会止息——这从理性与经验都可证实。因此，若丈夫默默把原因归在自己身上，而妻子仍以贞洁的恩惠对他恒久不变，就可以由此生出友谊；这友谊既在夫妻之间，就显得像仿效婚姻之爱的爱。老年夫妻之间有像那爱一样的友谊，从他们安静、安稳、可爱、充满礼貌的同居、交往与结交，经验可以为证。

291 二十、在一方被制服、因而服从另一方的夫妻之间，表面的爱与友谊有种种样式。

婚姻最初一段时期过去之后，夫妻之间会兴起对权利与权势的争夺：对权利，是因为按约法的条款当有平等，各人在自己职分的事上有尊荣；对权势，是因为男子坚持在家中一切事上居上，因为他们是男子，女子则居下，因为她们是女子——这在今日世上是人所共知的。今日这类争夺所以常见，无非因为对真正的婚姻之爱没有良心，对那爱的福乐也没有感觉上的觉知。既缺少这些，就有贪欲取代那爱，并假装成那爱；真实的爱一除去，权势的野心就从这贪欲涌出——在有些人那里出于统治欲的愉悦，在有些人那里被知情的女子在婚前植入，在有些人那里则被点燃。

【2】处在这野心里的男子，在几番争夺之后取得统治，就把妻子或归入保有自己权利的境地，或归入服从他任意的境地，或归入奴仆的境地——各人按着那野心的程度，以及自己里面所固有、潜伏的品质状态而定。但若妻子处在这野心里，在几番争夺之后取得统治，就把丈夫或归入与自己权利平等，或归入服从她任意，或归入奴仆。然而妻子在取得统治权杖之后，那假装成婚姻之爱的贪欲仍存留着，又因法律、并因惧怕合法分离而被约束——若她们把权势从正当扩展到不正当；因此她们仍与丈夫过共同生活。

【3】主妇妻子与奴仆丈夫之间，以及主公丈夫与奴仆妻子之间，有怎样的爱与友谊，不能用很少的话说清；即便把它们的差异分成种种样式并一一列举，篇幅也不够。因为它们既多样又不同：多样是按着男子那边野心的性质，妻子那边也同样多样；又因男子那边的与女子那边的不同而不同。这样的男子只在愚妄的爱之友谊里，妻子则在出于贪欲的假冒的爱之友谊里。妻子用怎样的技巧为自己取得对男子的权势，将在下一条说明。

292 二十一、世上有地狱式的婚姻，存在于那些内里是最凶恶的仇敌、外在却像最亲密的朋友的夫妻之间。

我确实被灵界里这类命运的妻子禁止，不许把那些婚姻公之于众；她们惧怕自己取得对男子权势的技巧同时被揭开，而这技巧她们却极其渴望隐瞒。但因为我被那世界里的男子激动，要揭开他们内心对妻子的内在仇恨、以及仿佛被注入心中的狂怒的原因——那是出于妻子隐秘的技巧——我只愿提出以下这些。男子们说：他们不知不觉地对妻子生出可怕的惧怕，以致不能不极为驯服地顺从她们的任意，比最卑贱的奴仆更甚地听从她们的示意，以至于变成废物；不但那些没有地位的人这样对待妻子，连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甚至刚强杰出的统帅也是如此。他们又说：那惧怕一养成，他们在那胆量里就不能再与妻子说话，除非亲昵地；也不能再为她们做什么，除非是她们所喜悦的；尽管心里怀着对他们灭尽的仇恨。尽管如此，妻子仍和他们客气地说话行事，并对他们的某些请求顺从地听从。

【2】现在，这些男子自己也极其希奇：内里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反感，外在却像有这样的同情。于是他们向知道那隐秘技巧的女子探查原因；从她们口中得知：女人把一门学问深深藏在自己里面，凭着这门学问，她们若愿意，就能巧妙地把男子置于自己统治的轭下。这在粗鲁的妻子那里，是藉着斥责与轮流的施恩作成的；在另一些人那里，是藉着持续严厉、不悦的面容；在同类的另一些人那里则用别的方式。但在文雅的妻子那里，是藉着轮流、从不间断的坚决请求，并藉着若从丈夫那里受了苦待就顽强抗拒——她们坚持法律所给的平等权利，并由此大胆地固执自己。甚至若被赶出家门，也会随意回来，坚持同样的事。因为她们知道：男子凭自己的天性绝不能抗拒妻子的坚决；一旦退让，就屈服于她们的任意；那时妻子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就向丈夫显出礼貌与温和。妻子藉这诡计统治的真正原因是：男子凭理智行事，女子凭意志行事；意志能固执自己，理智却不能。我被告知：这类最坏的人——那些被统治的野心完全饵诱住的——能凭着坚决顽强地坚持，直到生命的挣扎。

【3】我也听见那些女人的辩解，说明她们为什么进入这技巧的运用。她们说：若不是预先看见，一旦被丈夫制服，就会有至极的藐视、将来的弃绝，从而自己的毁灭，她们本不会进入这事；因此是出于必要才拿起这些兵器。对此她们又加上对男子的这警告：要把妻子自己的权利留给她们；当轮流处在冷中时，不要把她们看作卑贱，甚至不如婢女。她们又说：自己性别中许多人因天生的胆怯，不能处在运用那技巧的状态；但我补充说：是因天生的端庄。由此就显明：所谓世上内里是最凶恶的仇敌、外在却像最亲密的朋友的夫妻之间的地狱式婚姻，所指的是怎样的婚姻。

293 对此再附上两则记事；第一则如下。

有一次我透过窗户望向东方，看见七位女子坐在一口泉旁的玫瑰丛上喝水。我用力凝视，要看她们在做什么；我目光的注视也感动了她们。于是其中一位向我示意邀请；我就出了家门，急忙走近。到了她们那里，我客气地问她们从哪里来。她们说：“我们是妻子，在这里谈论婚姻之爱的甘美；我们从许多证实得出结论：那些甘美也是智慧的甘美。”这回答使我心里这样愉悦，以至于觉得自己像在灵里，从而比往常更内在、更清明地觉知。于是我对她们说：“请容许我轮流问问这些可爱的事。”她们答应了。我问：“你们作妻子的，怎么知道婚姻之爱的甘美与智慧的甘美是同一的？”

【2】她们回答：“我们知道，是因为丈夫那边的智慧与我们这边婚姻之爱的甘美相对应；因为这爱的甘美在我们这里升高或减低，并完全按着我们丈夫的智慧来定性。”听了这些，我问说：“我知道丈夫的甜言与心的欢畅会感动你们，你们也全心以那些为乐；但我希奇你们说是他们的智慧作成这事。请告诉我，什么是智慧，又是怎样的智慧？”

【3】对此妻子们愤然回答：“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智慧、怎样的智慧吗？其实我们不断反思丈夫的智慧，又天天从他们口中学习。因为我们作妻子的，从早到晚思想丈夫的状态；一天里几乎没有一刻间隙，直观的思想会完全离开他们，或者说不在。反过来，丈夫一天里对我们的状态几乎不怎么思想。因此我们知道他们怎样的智慧在我们里面得着甘美。丈夫称那智慧为属灵理性的智慧，以及属灵道德的智慧。他们说属灵理性的智慧属于理智与认知，属灵道德的智慧属于意志与生活。但他们把这二者结合为一，并认定：这智慧的怡悦从他们的心智转录到我们胸中的甘美，又从我们胸中回到他们胸中，于是回到智慧这源头。”

【4】于是我问，她们是否还知道更多“关于丈夫的智慧在你们里面得着甘美”的事。她们说：“我们知道。那是属灵的智慧，从而也是理性与道德的。属灵的智慧是：承认拯救的主为天地的神，并从他——这是藉着圣言及由此而来的讲道——为自己取得教会的真理，由此有属灵的理性；又从他照着那些真理而活，由此有属灵的道德。丈夫称这两样为智慧；这智慧大体上作成真正的婚姻之爱。我们也从他们听见原因：藉着那智慧，他们心智的内里以及从而身体的内里被打开，于是从最初到最末就有自由的通道，给爱的脉流；婚姻之爱就按着那脉流的流入、充足与力量而维系并存活。我们丈夫属

灵理性与道德的智慧，就婚姻而言，其目的与目标特别是：只爱妻子一人，并脱去对别人的一切贪欲。这事成就到什么程度，那爱就在等级上升高，在品质上完全，我们也越清楚、越精细地感觉到自己里面与丈夫情感的愉悦、思想的怡悦相对应的甘美。”

【5】此后我问，她们是否知道相通是怎样作成的。她们说：“凡藉着爱作成的结合，都有行动、领受与反作用。我们爱的甘美状态是主动的或说行动；丈夫智慧的状态是领受的或说领受，也按着领受而反作用或说有反作用；这反作用被我们带着胸中的甘美感知到，按着一直为领受而展开、预备好的状态——那些与丈夫那边的力量相连、从而也与我们这边爱的最末状态以某种方式连贯并由此发出的事物。”她们又说：“小心不要把我们所提的甘美，理解成那爱最末处的甘美；那些我们从不谈论，只谈我们胸中的甘美，它们与丈夫智慧的状态有不断的对应。”

【6】此后远远显出仿佛一只鸽子飞来，嘴里衔着一片树叶；但一走近，鸽子的位置上却见一个男孩，手里拿着一张纸。他走到我们面前，把纸递给我，说：“在这些泉旁的童女面前读。”我就读了这些话：“告诉你所在的地上居民：有真正的婚姻之爱，它的甘美有无数种，尘世至今几乎还不知道其中几种；但当教会与她的主订婚并成婚时，就会认识。”于是我问：“那男孩为什么称你们为泉旁的童女？”她们回答：“我们坐在这泉旁时被称为童女，因为我们是丈夫智慧之真理的情感；而对真理的情感称为童女。泉也表示智慧的真理；我们所坐的玫瑰丛表示它的甘美。”

【7】于是那七位中的一位用玫瑰编成花环，用泉水洒了，放在男孩帽上、绕着帽顶，说：“领受聪明的甘美吧；你要知道，帽子表示聪明，这玫瑰丛编成的花环表示甘美。”男孩佩戴这些装饰离开了；远远望去，又像一只鸽子飞着，头上却有冠冕。

294 第二则记事。过了几天，我又看见那七位妻子在玫瑰园里，却不是先前那一座。那是一座壮丽的玫瑰园，我从未见过像它的。它是圆的，玫瑰在那里仿佛构成一道虹：紫红色的玫瑰或花构成最外一圈，金黄色的构成紧邻的内圈，再往里是天蓝色的，最内是翠绿或闪亮绿色的；这虹一般的玫瑰园里面有一小潭清澈的水。那七位先前被称为泉旁童女的妻子坐在那里，又从窗口看见我，再一次召唤我到她们那里。我到了，她们说：“你在地上可曾见过更美的吗？”我说：“从未。”她们说，这样的东西是主瞬间创造的，代表地上某种新事，因为主所造的一切都有代表。“但这代表什么，你若能就猜猜；我们猜是婚姻之爱的甘美。”

【2】听了这话，我说：“你们先前凭智慧、也凭口才讲了许多关于婚姻之爱之甘美的话——那些甘美是什么？我离开你们之后，把你们的话告诉了住在我们那一带的妻子们，并说：我如今受了教导，知道‘你们有从婚姻之爱而来的胸中甘美，可以按着丈夫的智慧与他们相通；因此你们用灵的眼睛从早到晚不断地注视丈夫，并努力使他们的心转向智慧、被引到智慧，好猎取那些甘美’；我也提了你们所说的智慧是什么——属灵理性与道德的智慧；就婚姻而言，是只爱妻子一人，并脱去对别人的一切贪欲。但我们那一带的妻子听了就笑着回答说：‘这是什么？那些话一文不值。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婚姻之爱；即便丈夫有一点点，我们这边也没有；那么它的甘美又从何在我们这里？至于你们称为最

末的那些甘美，我们有时甚至猛烈拒绝，因为对我们来说不悦，几乎像受侵犯；你若留意，也看不见我们脸上有那样的爱的记号。所以你若也和那七位妻子一样说，我们从早到晚思想丈夫，并不断留意他们的喜悦与意愿，好从他们得着那样的甘美——你就是在闲扯或开玩笑。’我把她们的话记着，好告诉你们，因为那些话与我在泉旁从你们听见、又热切领受并相信的话相抵触，也完全相反。”

【3】对此，坐在玫瑰园里的妻子们回答：“朋友，你不知道妻子的智慧与谨慎，因为她们向男子完全隐瞒；隐瞒不为别的目的，只为被爱。因为凡不是属灵地、而只是属世地理性与道德的男子，对妻子都有冷；这冷潜伏在他最深处。智慧谨慎的妻子精细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并按着自己的婚姻之爱把它深深藏起，收进胸中，藏到极深，以致脸上、声音上、姿态上连最微小的一点也不露出来。原因是：它显露到什么程度，男子婚姻的冷就从心智最深处——它所住的地方——照样倾泻到最末处，使身体全然发冷，从而力求与床榻和内室分离。”

【4】于是我问：“你们称为婚姻之冷的那种冷从何而来？”她们回答：“是从他们在属灵事上的疯狂而来；凡在属灵事上疯狂的人，对妻子内里是冷的，对妓女内里是热的。又因为婚姻之爱与淫欲之爱彼此对立，就推出：当淫欲之爱是热时，婚姻之爱就变成冷。男子那里冷掌权时，就受不了妻子那里任何爱的感觉，也受不了它的任何气息。因此妻子那样智慧谨慎地把它藏起；她越用否认与拒绝把它藏起，男子就越从流入的妓女氛围里得复苏、得恢复。因此，这样的男子的妻子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胸中甘美，只有情欲的快感；从男子那边应当称为疯狂的快感，因为那是淫欲之爱的快感。

【5】凡贞洁的妻子都爱自己的丈夫，即便他不洁；但因为唯有智慧领受她的爱，妻子就尽一切努力把他的疯狂转为智慧，也就是使他除她以外不再贪求别人。她用千百种方式做这事，又极其小心不让丈夫察觉任何一种；因为她清楚知道：爱不能被强迫，只能在自由里被注入。因此女人被赐下能从看见、听见与触摸认识丈夫心智的一切状态；反过来，男子却不被赐下认识妻子心智的任何状态。

【6】贞洁的妻子可以用严厉的面容望着丈夫，用生硬的声音对他说话，也可以发怒争吵，心里却仍怀着对他柔和温柔的爱。但这些恼怒与掩饰以丈夫那里的智慧、从而领受爱为目的——这从她能立刻和解就显然可见。此外，这些也是妻子把植入心与骨髓的爱藏起来的手段，免得男子那边婚姻的冷爆发出来，也免得熄灭他淫欲之热的炉火，从而把青绿的木头变成干柴。”

【7】那七位妻子说完这些以及更多类似的话之后，她们的丈夫来了，手里拿着葡萄，有些味道甜美，有些味道苦涩。妻子们说：“你们为什么也带着坏葡萄或野葡萄来？”丈夫们回答：“因为我们在灵魂里——你们的灵魂与我们的是合一的——觉察到，你们在和这人谈真正的婚姻之爱，说它的甘美是智慧的甘美；也在谈淫欲之爱，说它的甘美是疯狂的快感。这些是味道苦涩的葡萄或野葡萄，那些才是味道甜美的葡萄。”他们证实了妻子的话；又补充说：疯狂的快感在外在显得与智慧的甘美相似，在内在却不，“正像我们所带的好葡萄与坏葡萄。因为洁净的与不洁的在外在有相似的智慧，在内在却全然不同。”

【8】此后又来了一个男孩，手里拿着一张羊皮纸，递给我说：“读。”我就读了这些话：“你们要知道：婚姻之爱的甘美升到最高的天堂，并在路上以及在那里与一切属天的爱的甘美结合，从而进入自己的福乐，那福乐存到永远；原因是：那爱的甘美也是智慧的甘美。你们也要知道：淫欲之爱的快感降到最深的地狱，并在路上以及在那里与一切地狱的爱的快感结合，从而进入自己的不幸，那不幸在于心里一切愉悦的痛苦；原因是：那爱的快感也是疯狂的快感。”此后丈夫与妻子离开了，陪着男孩直到他升天的路；他们认出差他来的群体，是新天堂的一个群体，地上的新教会将与那群体结合。

第十三章　论订婚与婚礼

295 这里论订婚与婚礼，以及围绕它们的庄严仪式，主要是从理智的理性来论；因为本书所写的，目的是叫读者从自己的理性看见真理，并因而同意——这样他的灵就被说服；灵被说服的那些事，地位高于那些未经理性商议、只凭权威及其信仰进入的事，因为后者并不更深地进入头脑，只进入记忆，并在那里与谬误和伪谬混杂，因而低于属于理智的理性事物。人人都能凭那些事像有理性一样说话，却是颠倒的；那时他思想就像螃蟹走路，视线跟着尾巴。若凭理智就不同：那时理性的视线从记忆里选取相合的事物，用它们证实自己所看见的真理。

【2】因此本章引出许多已接受的习俗：如选择在男子；当请教父母；当赠信物；婚礼前当订立婚姻之约；当由祭司祝圣；以及当举行婚礼；此外还有更多——引出这些，是为叫人从自己的理性看见：这些事铭刻在婚姻之爱上，是推进并成全那爱的必要条件。

【3】本论述所分成的条目，按次序如下：

一、选择在男子，不在女子。

二、男子当向女子求姻、请求与己结婚，而不是反过来。

三、女子当请教父母，或处于父母地位的人，然后再自己斟酌，才可同意。

四、表明同意之后，当赠信物。

五、同意当藉庄严的订婚得以坚固并确立。

六、藉着订婚，双方都被预备进入婚姻之爱。

七、藉着订婚，一方的心智与另一方的心智结合，好叫灵的婚姻先于身体的婚姻而成。

八、在那些贞洁地思想婚姻的人那里是这样；在那些不洁地思想婚姻的人那里则不然。

九、在订婚期内，不可有身体的结合。

十、订婚期满之后，当举行婚礼。

十一、举行婚礼之前，当在见证人面前订立婚姻之约。

十二、婚姻当由祭司祝圣。

十三、婚礼当带着节庆举行。

十四、婚礼之后，灵的婚姻也成为身体的，从而成为完全的。

十五、婚姻之爱从最初的热到最初的火炬，连同其方式，秩序就是这样。

十六、没有秩序及其方式的婚姻之爱，若仓促而行，就会烧尽骨髓，并被耗尽。

十七、双方心智的状态按相继次序前进，流入婚姻的状态；但在属灵人那里是一种情形，在属世人那里是另一种情形。

十八、因为有相继的秩序，也有同时的秩序，后者出于前者，并按着前者。

以下依次解释这些条目。

296 一、选择在男子，不在女子。

因为男子生而为理智，女子生而为爱；又因为男子那边通常有对性别的爱，女子那边则有对性别中一人的爱；也因为男子谈论爱并表明爱并不不得体，女子这样做却不得体。尽管如此，女子仍有从求婚者中选择一人的自主。就第一因而言，选择所以在男子，是因为他们生而为理智；因为理智能看清相合与不相合，分辨它们，并凭判断选择有益的。女子则不然，因为她们生而为爱；她们没有那光的明察，因此她们对婚姻的决定若不是出于自己爱的倾向，就不会有。即便她们有分辨男子与男子的知识，她们的爱仍被带到表象上。

【2】就第二因而言，选择所以在男子而不在女子，是因为男子那边通常有对性别的爱，女子那边有对性别中一人的爱；凡有对性别的爱的人，有自由的环视，也有决定；女子则不然，她们被植入的是对性别中一人的爱。你若愿意证实，就去问路上遇见的男子关于一夫一妻的婚姻与多妻的婚姻，很少会遇见不赞成多妻的人——这也是对性别的爱；但你若问女子关于那些婚姻，几乎所有人——妓女除外——都会拒绝多妻的婚姻。由此显明：女子有对性别中一人的爱，因而有婚姻之爱。

【3】就第三因而言，男子谈论爱并表明爱并不不得体，女子这样做却不得体——这是自明的；由此也推出：表明在男子；若表明也在，选择也在。女子有从求婚者中选择的自主——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这种选择是狭窄有限的，男子的选择则是宽广无限的。

297 二、男子当向女子求姻、请求与己结婚，而不是反过来。

这是选择之后的后果；此外，向女子求姻并请求结婚，本身对男子是正直得体的，对女子却不是。若女子去求、去请，不但会受责备，请求之后还会被看作卑贱，或婚后被看作情欲；与这样的人同居，只有冷与厌恶。那样婚姻就会变成悲剧的场面。妻子也把这一点当作自己的光荣：在男子恳切请求之下，她们仿佛被征服而把自己交出去。谁看不出：若女子去求男子，很少会被接受，或会被不体面地拒绝，或会被诱入放荡，甚至出卖自己的贞洁。此外，男子并不天生有对性别的爱，如上文所证；没有那爱，就没有内在生命的怡悦；因此为藉着那爱升高自己的生命，男子就有责任用礼貌、殷勤与谦卑去求、去请，好从女子得着那甜美的生命增添。那性别在面容、身体与风度上比男子更美，也加添为这愿望所当有的。

298 三、女子当请教父母，或处于父母地位的人，然后再自己斟酌，才可同意。

所以当请教父母，是因为他们凭判断、知识与爱来斟酌并商议。凭判断，因为他们年岁较长，这年纪富于判断，并看清相合与不相宜。凭知识，无论关于求婚者还是关于女儿：关于求婚者他们为自己取得认知，关于女儿他们知道；因此用联合的眼光对两者一并作结论。凭爱，因为为女儿的益处商议，并顾及她的家，也是为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的。

299 若女儿不请教父母或处于父母地位的人，自己就向求婚的委托人同意，情形就全然不同。因为她不能凭判断、知识与爱，把这关乎她将来健全的事放在天平上衡量。不能凭判断，因为她对婚姻生活的判断还在无知中，也还不能把种种理由彼此比较，并从男子的性情看清他们的品格。不能凭知识或认知，因为她所认识的，除了父母家里的事，以及在一些同伴那里的事以外很少；要探察那些对求婚者习以为常、专属其人的事，她也不适宜。也不能凭爱，因为女儿在最初适婚的年纪，以及在下一个年纪，这爱服从感官的贪求，还不服从从已提炼的心智而来的愿望。

【2】然而女儿所以当先自己斟酌才可同意，是免得她不情愿地被带到与所不爱的男子结合。那样她那边就没有同意；而同意却作成婚姻，并把她的灵引入那爱。不情愿或被强逼的同意并不引入灵，却可以引入身体；于是就把住在灵里的贞洁变成情欲，婚姻之爱就在最初的热里被败坏。

300 四、表明同意之后，当赠信物。

信物是指同意之后的那些礼物，它们是证实、见证、最初的恩惠与喜乐。那些礼物所以是证实，是因为它们是同意的信记；因此双方对某事同意时就说：给我一个信记；两个已经许诺婚姻、又用礼物坚固许诺的人，就说他们已经订婚，因而已经证实。

【2】它们所以是见证，是因为那些信物像是互相之爱持续的目击证人，从而也是对那爱的记念，尤其若是戒指、香膏盒与佩带物，挂在看得见的地方；其中有新郎新妇心智的某种代表性形像。那些信物所以是最初的恩惠，是因为婚姻之爱向自己许诺永远的恩惠，那些礼物就是它的初熟果子。它们所以是爱的喜乐——这是人所共知的；因为心一看见它们就欢畅；又因为爱在其中，那些恩惠比任何礼物都更珍贵；仿佛心在它们里面。

【3】因为那些信物是婚姻之爱的稳固，所以同意之后的赠礼在古人那里也已成为习俗；接受之后，他们就被称为未婚夫与未婚妻。但当知道：那些礼物是在订婚仪式之前还是之后赠送，在于自主；若在之前，是对订婚同意的证实与见证；若在之后，也是对婚礼的。

301 五、同意当藉庄严的订婚得以坚固并确立。

订婚的原因如下：1. 订婚之后，两人的灵魂彼此倾向。2. 对性别的普遍之爱被决定到性别中的一人。3. 内在情感彼此被认识，并藉着在爱的内在欢畅中的迁就而结合。4. 双方的灵进入婚姻，并越来越结交。5. 婚姻之爱就这样从最初的热，按正当次序进到婚礼的火焰；因此，6. 婚姻之爱从属灵的源头，按公正的次序前进并增长。订婚的状态可以比作春天之前的春天状态；那状态的内在怡悦，可以比作树木结果之前的开花。因为婚姻之爱的引入与进展按次序进行，是为叫它们流入从婚礼开始的实际之爱，所以天堂里也有订婚。

302 六、藉着订婚，双方都被预备进入婚姻之爱。

藉着订婚，一方的心智或灵被预备与另一方的心智或灵联合，或者说一方的爱与另一方的爱联合——这从上一条所提的论据可以证实。此外还当记着这一点：真正的婚姻之爱被铭刻了这样的秩序：它上升又下降；它从最初的热逐步向上升向灵魂，力求在那里结合，并藉着心智持续更内在的打开；没有一种爱比婚姻之爱更强烈地用力打开那些，或更有力、更适宜地打开心智的内里，因为双方的灵魂都意图这一点。但在那爱向着灵魂上升的同一时刻，它也向着身体下降，并藉着身体披上自己。

【2】但当知道：婚姻之爱在下降中是怎样的，就看它升到的高度是怎样的。若在高处，它就贞洁地下降；若不在高处，它就不洁地下降。原因是：心智较低的部分是不洁的，较高的部分却是贞洁的；因为心智较低的部分附着于身体，较高的部分则与那些部分分离。关于这些，下文305节还有更多。从这很少几点就可以证实：藉着订婚，双方的心智都被预备进入婚姻之爱，尽管按情感而有不同。

303 七、藉着订婚，一方的心智与另一方的心智结合，好叫灵的婚姻先于身体的婚姻而成。

这既是上文301、302节的推论，就不再另加理性的证实，直接略过。

304 八、在那些贞洁地思想婚姻的人那里是这样；在那些不洁地思想婚姻的人那里则不然。

在贞洁的人那里——也就是从宗教思想婚姻的人那里——灵的婚姻在先，身体的婚姻在后；他们就是那爱向着灵魂上升、又从那高度下降的人，如上文302节所说。他们的灵魂从对性别无限的爱中分离出来，归附于一人；他们把与那人永远且永恒的联合、以及那联合不断增长的福乐，看作不断复苏他们心智的希望的滋养。

【2】但在不洁的人那里——也就是不从宗教思想婚姻及其圣洁的人那里——情形全然不同。在他们那里有身体的婚姻，却没有灵的婚姻。即便在订婚状态持续时，灵的婚姻显出一点，这点若藉着对它的思想被抬高而上升，仍会落回到出于肉体的、在意志里的贪欲；于是从不洁那里猛然降落到身体，

并用诱人的热玷污那爱的最末处。它怎样在起初燃烧，也就怎样忽然燃尽，变成严冬的冷；于是缺陷就被加速。在这些人那里，订婚状态几乎只用于用放荡充满他们的贪欲，并从那些放荡玷污爱的婚姻性。

305 九、在订婚期内，不可有身体的结合；因为铭刻在婚姻之爱上的秩序会因此消亡。

人心智里有三层区域：最高的称为属天的，中间的称为属灵的，最下的称为属世的。人出生在这最下区域；但藉着照着宗教真理而活，升到较高的、称为属灵的区域；又藉着爱与智慧的婚姻，升到最高区域。在称为属世的最下区域，住着一切恶的贪欲与放荡；在称为属灵的较高区域，却没有任何恶的贪欲与放荡，因为人被主引入那里，是在他重生之时；在称为属天的最高区域，有婚姻的贞洁在其爱中。人藉着对功用的爱被抬举到那里；又因为婚姻有最卓越的功用，就藉着真正的婚姻之爱被抬举到那里。

【2】从这些可以简要看见：婚姻之爱须从最初的热、从最下区域被抬举到较高区域，好成为贞洁的；这样再从贞洁、经中间与最下区域降到身体。这事一成就，下降的贞洁就洁净这最下区域，除去它的不洁；于是那爱的最末处也成为贞洁的。如今，若这爱的相继秩序因身体结合过早而仓促打乱，就推出：人是从最下区域行事——那区域从出生起就不洁。由此开始并对配偶生出冷，以及忽略与厌恶——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过早结合的结局仍有种种差异；订婚期拖得过长，或过于匆忙，也是如此；只因种类繁多、差异不一，难以一一列举。

306 十、订婚期满之后，当举行婚礼。

有些庄严仪式只是形式，也有些庄严仪式同时又是本质；婚礼属于后者。婚礼所以属于当庄严表明、又当正式举行的本质之事，有这些原因证实：1. 婚礼作成订婚所开启的前一状态的终结——那状态主要是灵的状态；又作成婚姻所开启的后一状态的开端——那状态同时是灵与身体的。因为那时灵进入身体，并在那里行动；因此那一天他们脱去未婚夫与未婚妻的状态与名称，穿上配偶与同床伴侣的状态与名称。2. 婚礼是进入新状态的引入与入口：童女成为妻子，青年成为丈夫，二人成为一体。当爱藉着最末处把他们联合时，这些就成就。婚姻实际上把童女变为妻子，把青年变为丈夫——这在前面已经证明；婚姻也把二人联合成一个人的形态，使他们不再是两个，乃是一体。3. 婚礼是进入对性别的爱与婚姻之爱完全分离的入口；这发生在藉着充分结合的能力，使一方的爱对另一方的爱成为紧密归附之时。4. 婚礼看似只作成那两个状态之间的间隔，因而只是可以省略的形式；但其中仍有这一本质：那前述的新状态那时当从约进入，同意当在见证人面前表明，也当由祭司祝圣；此外还有坚固那状态的其他事。因为本质的事在婚礼里，又因为合法婚姻不在婚礼之前成就，所以天堂里也举行婚礼（参上文21节；以及其后27至41节）。

307 十一、举行婚礼之前，当在见证人面前订立婚姻之约。

婚礼举行之前当订立婚姻之约，是为叫真正婚姻之爱的章程与律法被认识，并在婚后被记起；也是为叫有一条约束心智、使之归入正当婚姻的纽带。因为婚姻经过一些开端之后，订婚前的状态会轮流回来；那时记忆消亡，所订之约被遗忘。甚至从不洁到不洁的诱惑会使它被抹掉；若那时再被唤回记忆，就会受责备。但为拦阻这些过犯，群体本身承担了对那约的守护，并对破坏者规定了刑罚。简言之，婚前之约显明真正婚姻之爱的规定，确立它们，并约束放荡的人服从它们。此外，藉着这约，生育儿女的权利，以及儿女继承父母产业的权利，就成为合法的。

308 十二、婚姻当由祭司祝圣。

原因是：婚姻本身来看是属灵的，从而是圣洁的；因为它们从善与真的属天婚姻降下，婚姻之事又对应主与教会的神性婚姻；因此它们出于主自己，并按着缔约者那里教会的状态。如今，地上教会的职分服事那些在主那里属于祭司职分的事，也就是属于他的爱的事，从而也属于祝福的事；因此婚姻当由他的役事祝圣。那时他们也是见证人的首领，好叫约的同意也被他们听见、接受、坚固，从而确立。

309 十三、婚礼当带着节庆举行。

原因是：婚前之爱——也就是未婚夫与未婚妻的爱——那时降入他们的心，并从那里散布到全身；婚姻的甘美被感觉到，他们的心由此欢庆地思想，并在许可与相宜的范围内投入节庆。为扶助这些，他们心智的节庆当在共同中作成，这样他们就被引入婚姻之爱的喜乐。

310 十四、婚礼之后，灵的婚姻也成为身体的，从而成为完全的。

人在身体里所行的一切，都从他的灵流入；因为众所周知：口并不从自己说话，乃是心智的思想藉着口说话；手也不从自己做事、脚也不从自己走路，乃是心智的意志藉着它们。因此，心智藉着自己的器官说话，心智藉着身体里自己的器官行事。由此显明：心智是怎样的，口的言语就是怎样的，身体的行为也是怎样的。从这些作为结论就推出：心智藉着不断的流入，建造身体，使之与自己有相合、同步的活动；因此人的身体从内里来看，无非是心智的形态，外在被组织起来，好实行灵魂的示意。预先说这些，是为叫人感知：为什么心智或灵须先像婚姻一样彼此联合，然后才至于身体——也就是：当婚姻成为身体的时，它们是灵的；因此配偶从灵彼此相爱，从而也从身体相爱。

【2】现在就从这些来看婚姻：当婚姻之爱结合二人的心智，并把它们形成为婚姻时，它也结合并形成他们的身体归入那婚姻；因为如前所述，心智的形态也是身体内里的形态，唯一的差异是：后者外在被组织起来，好实行内里身体形态被心智所决定的事。但被婚姻之爱形成的心智，不但内里在全身周围各处，还内里在专为生育的器官里——那些器官位于身体其余区域之下的自己区域。在那些因婚姻之爱而联合的人那里，心智的形态终止于这些器官；因此他们心智的情感与思想也被决定到那里。心智从别的爱而来的活动与此不同；那些爱并不贯通到那里。从这些得出的结论是：二人的心智或灵

里婚姻之爱是怎样的，在那些器官的内里也是怎样的。至于婚礼之后灵的婚姻也成为身体的，从而成为完全的——这是自明的。因此，若灵里的婚姻是贞洁的，又从它的圣洁引出，那么当它在身体里成为完全时，也是一样；反过来，若灵里的婚姻是不洁的，也是一样。

311 十五、婚姻之爱从最初的热到最初的火炬，连同其方式，秩序就是这样。

所以说从最初的热到最初的火炬，是因为生命的热就是爱，而婚姻的热或爱逐步增长，最后仿佛进入火焰或火炬。所以说到它最初的火炬，是指婚后最初的状态，那时那爱燃烧着。但过了这火炬之后，在婚姻本身里它变成怎样，已在前面的论述里描述了；本论述的这一部分，则说明了它从最初的热到这最初终点的秩序。

【2】一切秩序都从最初进到最末，最末又成为下一秩序的最初；中间秩序的一切，既是前一秩序的最末，也是后一秩序的最初；目的就这样藉着原因不断进到结果——这些从世上已知可见的事，足以在理性面前证实并阐明。但这里只论爱从它最初的站位进到它终点的秩序，那些就略过了；关于这点只说：这爱从最初的热到最初的火炬的秩序是怎样的，以后进展中多半也是怎样的，并存留在其中；因为在进展中，它展开自己最初的热在自己里面是怎样的。若那热是贞洁的，它的贞洁就在进展中被坚固；若不洁，它的不洁就在进展中增长，直到丧失订婚时所从外在而非从内在所有的一切贞洁。

312 十六、没有秩序及其方式的婚姻之爱，若仓促而行，就会烧尽骨髓，并被耗尽。

天堂里有人这样说；他们所说的骨髓，是指心智与身体的内里。这些被仓促的婚姻之爱烧尽，也就是被耗尽，是因为那时那爱从火焰开始，那火焰侵蚀并败坏那些内室——婚姻之爱本要像住在自己的开端里一样住在那里，并从那里开始。这发生在男女不按秩序仓促进入婚姻、不仰望主、不请教理性、拒绝订婚、只顺从肉体之时。若那爱从肉体的热开始，它就成为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因而不是婚姻的；这可以称为有壳无核的，或瘦瘠干枯的肉，因为被掏空了真正的本质。关于这些，参上文305节还有更多。

313 十七、双方心智的状态按相继次序前进，流入婚姻的状态；但在属灵人那里是一种情形，在属世人那里是另一种情形。

最末的状态是怎样的，就看形成并产生它的相继秩序是怎样的——这是一条因真实而当被学界承认的准则；这样也就揭开流注是什么、作成什么。流注是指：凡在先的、又组成随后的，并按次序组成最末的一切；正如人那里凡在先的、又组成他智慧的；或从政者那里凡在先的、又组成他谨慎的；或神学家那里凡在先的、又组成他学识的；同样，凡从幼年发出、又组成成人的；以及凡从种子与嫩枝按次序发出、作成树木，此后又从花作成果实的。未婚夫与未婚妻那里凡在先并发出、作成他们婚姻的，也是一样；流注就是这样理解的。

【2】凡在心智里在先的都形成系列，系列又聚集起来，一个挨着一个，一个跟着一个，这些又一同组成最末——这在世上仍不为人知；但因为它是从天堂来的真理，就在这里提出；藉着它就揭开流注作成什么，以及那些按相继次序形成的系列共存于其中的最末是怎样的。从这些可以看见：双方心智的状态按相继次序前进，流入婚姻的状态。但配偶婚后对那些从先前事物注入他们心智的相继之事全然无知；尽管如此，正是那些事给婚姻之爱形态，并作成他们心智的状态，他们从那状态彼此行事。

【3】属灵人那里从另一种秩序形成的状态，与属世人那里不同，是因为属灵人按正当秩序前进，属世人按不正当秩序前进。属灵人仰望主，主预备并引导秩序；属世人却仰望自己，因而按颠倒的秩序前进。因此他们婚姻的状态内里充满不洁；有多少不洁，就有多少冷；有多少冷，就有多少对最内在生命的堵塞，脉流由此被堵住，源头由此枯干。

314 十八、因为有相继的秩序，也有同时的秩序，后者出于前者，并按着前者。

提出这一点，是作为对前述的证实性原因。有相继的，也有同时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同时的秩序出于相继的，并按着它——这却不为人知。然而相继的怎样进入同时的，并在那里形成怎样的秩序，极难呈现在觉知面前，因为学界还没有服务于阐明这事的观念；又因为关于这奥秘的最初观念不能用很少的话注入，在这里详细注入又会使心智离开对婚姻之爱更开阔的看见——《新耶路撒冷教义之圣经篇》里就这两种秩序——相继的与同时的——以及前者流入后者所简要提出的那些，就足以阐明。那里说：

【2】“天堂与世上有相继的秩序，也有同时的秩序。在相继的秩序里，一个跟着一个，从最高直到最下；在同时的秩序里，一个挨着一个，从最内直到最外。相继的秩序像一根有梯级的柱子，从顶到最下；同时的秩序像一件从中心到表面连贯的作品。相继的秩序在最末处成为同时的，方式是这样：相继秩序的最高成为同时秩序的最内；相继秩序的最下成为同时秩序的最外；比较起来，就像有梯级的柱子沉降，成为平面上连贯的身体。同时的就这样从相继的形成；这在灵界的一切与每一事物里是如此，在自然界的一切与每一事物里也是如此。”（参该书38，65节；以及《圣爱与圣智》205至229节中更多论述。）

【3】进到婚姻的相继秩序，与婚姻里的同时秩序也是一样：后者出于前者，并按着前者。凡认识相继秩序流入同时秩序的人，就能领会：天使为什么能在人的手里看见他心智的一切思想与意图；妻子为什么能从丈夫放在自己胸口的手上感觉他们的情感——这些事在记事里也曾几次提到。理由是：手是人的最末，心智所细察并作结的事被决定到那里，并在那里作成同时的。因此圣言里也说：铭刻在手上。

315 对此再附上两则记事；第一则如下。

有一次我看见离我不远有一种气象现象：见有一朵云分成许多小云，有些青蓝，有些晦暗；又见它们仿佛彼此冲撞。光线条纹般穿过它们，时而尖锐如矛尖，时而钝如断剑；那些条纹时而迎面冲出，时而缩回自身，简直像拳击手。于是那些颜色各异的小云显得仿佛在彼此争战，其实是在嬉戏。因为这气象离我不远，我抬眼凝视，就看见孩童、青年与老人走进一座用大理石建成、下层用斑岩砌成的房子；那现象就在这房子上面。于是我向其中一个进去的人问：“那里是什么？”他回答：“是学园，青年在那里被引入智慧的种种事。”

【2】听了这话，我就与他们一同进去。我是在灵里，也就是处在灵界之人——称为灵与天使的——所处的同样状态。看哪，学园前面有一座讲坛，中间有长凳，两侧周围有座位，入口上方有乐池。讲坛是给那次回答所提问题的青年的；长凳是给听者的；两侧座位是给先前智慧地回答过的人的；乐池是给作仲裁与裁判的长者的。乐池中间有一座讲台，上面坐着一位智慧人，他们称为首席教师；他提出问题，青年从讲坛回答。众人聚集之后，讲台上那人起来说：“请你们现在回答并解答这个问题——若你们能的话：灵魂是什么，它是怎样的？”

【3】听了这些，众人都惊愕、低语；长凳上会众中有人喊道：“从农神时代直到我们这时代，有谁能凭任何理性的思想看见并达到灵魂是什么，更不用说它是怎样的？这岂不是超出一切理智的范围？”但乐池里回答说：“这并不超出理智，乃在理智之中、在理智面前；只管回答。”于是那天被选中的青年起来，要登上讲坛回答问题。共有五人，经长者考察，发现富于敏锐；那时他们坐在讲坛两侧的垫上。此后他们按着座位次序上去；每人上去时都穿上蛋白石色丝绸内衣，外面是柔软羊毛外袍，织着花朵；再戴上帽子，帽顶有玫瑰花环，围着小蓝宝石。

【4】我看见第一位这样穿着上去的人说：“灵魂是什么、它是怎样的——从创造之日以来从未向任何人启示过，是只在神宝库里的奥秘。但这一点已揭开：灵魂在人里面像女王一样居住；至于她的宫廷在哪里，博学的预言家们曾猜测。有人说在大脑与小脑之间的一个小结节里，称为松果腺。他们设想灵魂的座位在那里，因为人整体由那两个脑治理，而这结节安排它们；因此，凡按示意安排两脑的，也就从头到脚安排整个人。”他又说：“这在世上许多人看来像是真的或似乎真的，但过了这个世纪，就被当作虚构而弃绝了。”

【5】说完这些，他脱下外袍、内衣与帽子；第二位被选中的人接过，进入讲坛。他关于灵魂的陈述是：在整个天堂与整个世界，都不知道灵魂是什么、它是怎样的。“所知道的是：它存在，并且在人里面；至于在哪里，只是猜测。可以确定的是：它在头里，因为理智在那里思想，意志在那里意图，头前面的脸上又有人的五种感觉；给这些感觉与那些官能生命的，无非是住在头里的灵魂。至于它的宫廷在那里的哪里，我不敢说；但我曾赞同那些把座位指定在脑的三个脑室里的人，时而赞同指定在那里的纹状体里的人，时而赞同指定在两个脑的髓质里的人，时而赞同指定在皮质里的人，时而赞同指定在硬脑膜里的人。因为为每一个座位，都不缺少像白石一样的赞成票。

【6】赞成脑里三个脑室的票是：它们是脑里一切动物精气与淋巴的容器。赞成纹状体的票是：它们作成髓质，神经由此发出，两个脑也由此延续到脊骨，又从脊骨和那髓质发出构成全身的纤维。赞成两个脑髓质的票是：它是一切纤维的集合与堆积，那些纤维是整个人的开端。赞成皮质的票是：那里有最初与最末的终点，从而有一切纤维的开端，也就有感觉与运动的开端。赞成硬脑膜的票是：它是两个脑的共同包膜，并由此以某种连续延伸到心与身体的脏腑。至于我，并不认为这个比那个更有理；请你们判断并选择哪一个更好。”

【7】说完这些，他从讲坛下来，把内衣、外袍与帽子交给第三位；第三位登上讲坛说了这些话：“我这样一个青年，与这样高深的论题有什么相干？我求助于坐在两侧的博学之士，求助于乐池里的你们这些智慧人，甚至求助于最高天堂的天使：有谁能凭自己理性的光为自己取得关于灵魂的任何观念？至于它在人里面的座位，我可以像别人一样预言；我预言它在心里，从而在血里。这是我的预言，因为心用它的血治理身体与头；它发出称为主动脉的大血管到全身，又发出称为颈动脉的血管到整个头。因此有普遍的同意：灵魂藉着心、藉着血，维持、滋养并赐生命给身体与头的整个器官系统。支持这断言的，还有圣言里多次提到灵魂与心，例如：你要尽心尽性爱神；以及神要在人里面造新的灵魂和新的心（申6:5；10:12；11:13；26:16；耶32:41；太22:37；可12:30，33；路10:27；以及其他地方）；又明明说血是肉的灵魂（利17:11，14）。”听了这些，有人高声说：“有学问，有学问！”他们是教职人员。

【8】此后第四位穿上这些衣服，进入讲坛，说：“我也猜想，没有人有这样精细、磨利的才智，能看清灵魂是什么、它是怎样的；因此我认为，凡想探究它的人，精细都会耗在多余的事上。但从幼年我就一直持守古人的意见：人的灵魂在他的全体里，也在全体的每一部分里，因而既在头里及其每一部分，也在身体里及其每一部分；近代人给它指定某处座位、而不是处处，乃是徒然的发明。灵魂也是属灵的实质，对它不能谓说广延，也不能谓说处所，只能谓说居住与充满。人提到灵魂时，谁不领会生命？生命岂不在全体与每一部分里？”说完这些，听众中许多人赞成。

【9】此后第五位起来，佩戴同样的标记，从讲坛发出这话：“我并不耽搁说灵魂在哪里——是在某一部分，还是处处在全体；但我从自己的仓廪里打开心智，论到灵魂是什么、它是怎样的。灵魂不被人思想成别的，只像某种纯粹的东西，可以比作以太、空气或风，其中因着人比牲畜更有的理性而有生命。这意见我建立在这一点上：人断气时，就说他呼出或放出灵魂或灵；因此死后仍活着的灵魂也被信为是那样的气息，其中有思想的生命，那生命称为灵魂。灵魂还能是什么别的呢？但我听见乐池里的人说：关于灵魂是什么、它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并不超出理智，乃在理智之中、在理智面前——我就请求、恳求：请你们自己揭开这永恒的奥秘。”

【10】乐池里的长者望着提出那问题的首席教师；他从示意明白他们要他下来教导。他立刻从讲台下来，穿过会场，进入讲坛，在那里伸出手说：“请听。谁不相信灵魂是人最内在、最精细的本质？没有形态的本质，岂不只是理性的存有？因此灵魂是形态；但怎样的形态，现在要说。它是一切爱与一切智慧的形态；爱的一切称为情感，智慧的一切称为觉知；后者出于前者，并因而与前者作成一个形

态，其中无数事物按这样的秩序、系列与连贯，以至于可以称为一；又可以称为一，是因为不能从那里拿走什么，也不能加上什么，叫它仍是那样。人的灵魂若不是这样的形态，还是什么？爱的一切与智慧的一切，岂不就是那形态的本质？这些在人那里是在灵魂里，并从灵魂在头与身体里。

【11】你们被称为灵与天使，在世上曾相信灵与天使像风或以太，因而像心智与精神；如今你们清楚地看见：你们实在、真实、实际地是人，曾在物质身体里生活并思想，也知道物质身体并不生活、思想，乃是那身体里的属灵实质如此行，你们称那实质为灵魂，却不知道它的形态；如今你们已经看见、也正看见那形态。你们都是灵魂——关于其不朽，你们曾听见、思想、说过、写过许多；又因为你们是出于神的爱与智慧的形态，就永远不能死。因此灵魂是人的形态，从它不能拿走丝毫，也不能加上丝毫；它是全身一切形态的最内在形态。又因为外在的形态从最内在领受本质与形态，所以你们就像在自己面前、也在我们面前显出的那样，是灵魂。简言之，灵魂就是人自己，因为它是最内在的人；因此它的形态是完全且完美的人的形态。但它不是生命，乃是从神而来的生命之最近的容器，从而是神的居所。”

【12】说完这些，许多人鼓掌；但有人说：“我们再斟酌。”那时我回家去了；看哪，在那学园上面，先前气象的位置上显出一朵洁白的云，没有彼此争战的条纹或光线；那云穿透屋顶进去，照亮了墙壁。我听见他们看见了经文，其中也有这一句：“耶和华神将生命之气吹进人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2:7）

316 第二则记事。有一次我在心的安宁、心智愉快的平安中行走，远远看见一片小树林，中间有一道门廊通向一座小宫殿；又看见童女与青年、丈夫与妻子走进去。我也在灵里走近，问站在入口的一位守卫是否也可以进去。他望着我；我说：“你为什么望着我？”他回答：“我望着你，是要看你脸上平安的愉悦，是否也带着一点婚姻之爱的愉悦。这门廊后面有一座小园，园中央有一座房子，里面有一对新婚配偶；今天女友与朋友来向他们祝福。我所准许进去的人，我并不认识；但有人对我说，我从他们的脸上会认识他们；若我在脸上看见婚姻之爱的愉悦，就准许这些人，不准许别人。”凡天使都能从别人脸上看见心里的愉悦；他在我脸上看见的那爱的愉悦，是因为我在默想婚姻之爱；这默想从我眼里发出光来，从而进入我脸的内里。因此他对我说可以进去。

【2】我走进去的门廊，是用果树藉着枝条互相联结作成的，两边形成连续的树墙。我经门廊进入小园；小园从树丛与花朵发出怡人的气息。树丛与花朵是一对一对的。我听见：这样的小园显现在有婚礼或曾有婚礼的房子周围，因此称为婚礼小园。此后我进了房子，看见那对配偶手拉着手，从真正的婚姻之爱彼此交谈；那时得以从他们的脸看见婚姻之爱的形像，从他们的交谈看见它的生命。我在许多人中间向他们祝愿并祝福之后，就出到婚礼小园里，看见右边有一群青年；凡从房子出来的人都往那里跑。所以都往那里跑，是因为那里在谈婚姻之爱；这谈话以某种隐秘的力量把众人的心吸引到自己这边。那时我听一位智慧人论这爱说话；我所听的，总括如下。

【3】主的神性眷顾在天堂的婚姻里、也关于婚姻，是最个别的，从而也是最普遍的；因为天堂的一切福乐都从婚姻之爱的愉悦涌出，像甜水从泉的甜源涌出。因此主预备婚姻的配对出生，并不断被教育到婚姻，而少女与少年都不知道这一点；时期满了，那时已适婚的童女与那时已适合婚礼的青年，仿佛出于命运在某处相遇并彼此看见；那时立刻仿佛出于某种本能，他们知道自己是配偶，并出于里面某种指示思想：青年想“这是我的”，童女想“这是我的”；这在双方心智里住了一段时候之后，他们就经过斟酌彼此交谈并订婚。说“仿佛出于命运”、“仿佛出于本能”，是指出于神性眷顾，因为眷顾不被知道时就显得如此。婚姻的配对出生并被教育到婚姻、而双方都不知道——他用双方脸上可见的婚姻相似来证实；也用灵魂与心智最内在、永恒的联合来证实——没有主的预知与预备，天堂里就不能有那样的联合。

【4】智慧人说完这些，会众鼓掌之后，他又说：在人——无论男性或女性——的最个别之处，都有婚姻性；然而男性里的婚姻性是一种，女性里的是另一种；又在男性的婚姻性里有与女性婚姻性的结合性，反过来也是，甚至在最个别之处。他用每一个人里面意志与理智的婚姻来证实——这二者在心智的最个别处、也在身体的最个别处一同行动。从这些可以看见：在每一种实质、甚至最小的实质里，都有婚姻性；这从由单纯实质合成的复合实质也显明出来：如有两只眼、两只耳、两个鼻孔、两颊、两唇、两臂连同两手、两腰、两脚；人里面有两个大脑半球、两个心腔、两个肺叶、两个肾、两个睾丸；哪里不是两个，也仍分成两个。所以是两个，是因为一个属于意志，另一个属于理智，它们奇妙地在自己里面行动，以呈现为一。因此两只眼作成一个视觉，两只耳作成一个听觉，两个鼻孔作成一个嗅觉，两唇作成一个言语，两手作成一个劳作，两脚作成一个行走，两个大脑半球作成心智的一个居所；两个心腔藉着血作成身体的一个生命；两个肺叶作成一个呼吸；其余也是一样。但男性与女性藉着真正的婚姻之爱联合，作成一个完全属人的生命。

【5】说这些话时，右边显出一道发红的闪电，左边显出一道发白的闪电；两道都很柔和，经眼睛进入心智，也光照心智；此后又有雷声，那是从天使天堂流下并增长的轻柔低鸣。听见看见这些之后，智慧人说：“这些对我是记号与提醒，要在我的话上再加上这些：那些成对事物中在右边的，表示它们的善；在左边的，表示它们的真；这是出于善与真的婚姻——那婚姻铭刻在人里面总体与每一细节上；善归属于意志，真归属于理智，二者一同归属于一。因此在天堂，右眼是视觉的善，左眼是视觉的真；右耳是听觉的善，左耳是听觉的真；右手是人权能的善，左手是人权能的真；其余成对事物也一样。又因为右与左有那些含义，主说：‘若是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太5:29，30）他的意思是：若善变成恶，这恶就要被除去。他又对门徒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这样行了，就网着许多鱼。（约21:6）他的意思是：要教导仁义之善，这样就会聚集人。”

【6】说完这些，那两道闪电又显出来，比先前更柔和；那时看见左边的闪电从右边闪电的红火中取得自己的白。见了这些，他说：“这是从天堂来的、证实我的话的记号；因为天堂里火性是善，白是真；又看见左边的闪电从右边闪电的红火中取得白——这是证明性的记号：光的白或光无非是火的光辉。”听了这些，众人被那些闪电以及关于它们的话点燃了善与真的喜乐，就回家去了。

第十四章　论再婚

317 可以讨论：一男一女的婚姻之爱，在配偶死后，能否分离，或转移，或重新加上；也可以讨论：再婚是否与多妻有某种共通，从而能否称为相继的多妻；此外还有种种疑难，推理的人惯于把疑难加在疑难上。因此，为叫那些在阴影里推理这些婚姻的审查大师看见一点光，我以为值得把关于它们的下列条目提到判断面前：

一、配偶死后是否再缔结婚姻，取决于先前的婚姻之爱。

二、也取决于他们所过的婚姻状态。

三、凡没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没有什么拦阻、也没有什么妨碍他们再缔结婚姻。

四、凡彼此在真正婚姻之爱里生活过的人，不愿意再婚；除非为了与婚姻之爱分开的原因。

五、青年与童女的婚姻是一种状态，青年与寡妇的婚姻是另一种状态。

六、鳏夫与童女的婚姻也是一种状态，鳏夫与寡妇的婚姻是另一种状态。

七、这些婚姻在爱及其属性上的差异与不同，超出一切数目。

八、寡妇的状态比鳏夫的状态更沉重。

以下依次解释这些条目。

318 一、配偶死后是否再缔结婚姻，取决于先前的婚姻之爱。

真正的婚姻之爱像一架天平，再婚的倾向用它来衡量。先前的婚姻之爱越接近那爱，再婚的倾向就越退去；先前的爱越离开那爱，再婚的倾向就越常接近。原因是显然的：婚姻之爱在同样的程度上是心智的结合，这结合在一方身体生命里，于另一方死后仍存留；它像天平上的秤砣一样持住倾向，并按着对真正之爱的据有作成偏重。但因为今日接近这爱的，很少超过几步，所以倾向偏重的秤杆多半升到平衡；从平衡又摇摆并伸向另一边，也就是伸向婚姻。

【2】在先前婚姻之爱离开真正婚姻之爱的人那里，情形相反。原因是：离开那爱在同样的程度上是心智的分离，这分离在一方身体生命里，于另一方死后也仍存留；它进入与另一方分离的意志，并作成对新结合的倾向；意志的倾向所注入的思想，为这新结合带来更合一、从而更愉悦的同居的希望。

【3】再婚的倾向从先前之爱的状态引出自己的起源——这是人所共知的，理性也看见这一点。因为真正的婚姻之爱里面有惧怕失去，失去之后有悲痛；这悲痛与那惧怕都在心智的最深处。因此，那爱有多少在里面，灵魂就多少在意志与思想上——也就是在意图上——倾向仍在那主体里，那爱曾与它同在、也在它里面。从这些推出：心智按着先前婚姻里那爱的程度，被天平持向再婚。因此死后他们重新联合，并像在世上一样彼此相爱。但如上所述，今日那爱是稀少的，用指尖触到它的人很少；凡触不到的，以及更离开它的人，既在先前共同生活——那生活是冷的——里渴望分离，死后也就渴望与另一个结合。关于这两类人，下文还有更多。

319 二、配偶死后是否再缔结婚姻，也取决于他们所过的婚姻状态。

这里所说的婚姻状态，不是指上一条所说的爱的状态——那作成对婚姻或离开婚姻的内在倾向；乃是指作成对婚姻或离开婚姻的外在倾向的婚姻状态。这状态连同其倾向是多样的，例如：

1. 若家里有婴儿，须为他们预备新的母亲。

2. 若还盼望更多婴儿。

3. 若家业广大，又有男女仆人。

4. 若外面连续的事务使心智离开家里的事，因而若没有新的主妇，就惧怕困苦与败落。

5. 若在种种事务与工作上需要互相扶助与职事。

6. 此外也取决于已分离的配偶的性情：是否能、或不能在第一次婚姻之后独自生活、没有伴侣。

7. 先前的婚姻也或给人对婚姻生活的惧怕，或给人对它的恩惠。

8. 我听见：多妻之爱与对性别的爱，以及破瓜的情欲与求变的情欲，曾把一些人的心引入再婚的贪欲；也有一些人的心，是因惧怕若犯奸淫就会触犯法律与名声。此外还有许多别的，推动对婚姻的外在倾向。

320 三、凡没有真正婚姻之爱的人，没有什么拦阻、也没有什么妨碍他们再缔结婚姻。

凡没有婚姻之爱的人，没有属灵的或内在的纽带，只有属世的或外在的纽带；若内在的纽带不把外在的持守在自己的秩序与张力里，外在的就不会存留，只像解开带子的绷带，按着投掷或风而散开。原因是：属世的从属灵的引出自己的起源；在其存在上，它无非是所聚集的属灵事物的堆积。因此，若属世的与产生它、仿佛生出它的属灵的分离，它就不再被内里持守，只被外在持守——被那在

总体上环绕并捆绑它、却不在个别上聚集它并持守它聚集的属灵所持守。因此，在两个配偶那里，与属灵分离的属世，并不作成心智的任何结合，从而也不作成意志的结合，只作成某些与身体感觉相连的外在情感的结合。

【2】这样的人所以没有什么拦阻、也没有什么妨碍再缔结婚姻，是因为婚姻的本质不在他们那里，死后分离之后也不在他们里面；因此那时他们有充分的自主，去把自己感官的情感绑上——若是鳏夫，可以与任何他所喜悦并许可的人；若是寡妇，也可以。他们也不过是属世地思想婚姻，并从种种外在必要与功用的便利来思想；那些便利在死后，又能藉着代替先前之人的另一个人恢复。或许若像在灵界那样透视他们更内在的思想，在其中也找不到婚姻的结合与婚外结合的任何分别。

【3】这些人可以一次又一次订立婚姻——原因如上所述：因为仅仅属世的结合死后就自行解体并散开；外在情感随身体而去，与身体一同埋葬，只留下那些与内在相连的。但当知道：在地上，内里结合的婚姻很难进入，因为对内在相似的选择，主在那里不能像在天堂那样顾及；那些选择受许多方式限制，例如限于地位与境况相合的人，限于所住的地区、城邑与村庄；那里多半是外在把他们捆在一起，而不是内在；内在要过一段婚姻时期才显露，并且只有当它们把自己加到外在上时，才被认识。

321 四、凡彼此在真正婚姻之爱里生活过的人，不愿意再婚；除非为了与婚姻之爱分开的原因。

凡在真正婚姻之爱里生活过的人，配偶死后不愿意再婚，有这些原因：

1. 因为他们就灵魂、从而就心智是合一的；这联合既是属灵的，就是一方的灵魂与心智实际加到另一方上，全然不能解体。属灵的结合是这样——这在前面各处已经表明。

2. 他们也藉着妻子领受丈夫灵魂的繁殖，从而把丈夫的生命插入自己的生命，就身体而言联合了——藉此童女成为妻子；反过来也藉着丈夫领受妻子的婚姻之爱，那爱安排他心智的内里，同时也安排身体的内里与外在，使之进入能领受爱、能觉知智慧的状态——这状态使他从青年成为丈夫（参上文198，199节）。

3. 从妻子不断流出爱的氛围，从男子不断流出理智的氛围；这些氛围作成结合，并以它们怡人的气息环绕他们、联合他们（亦参上文223节）。

4. 这样在婚姻里联合的配偶，思想和呼吸的是永恒；他们永恒的福乐就建立在这观念上（参216节）。

5. 从这些推出：他们不再是两个，乃是一个人，也就是一体。

6. 这样的一体不能因另一方的死而被撕开——这在灵的眼前是显然可见的。

7. 对此还要加上这一新事：即便一方死了，这两人仍不分离；因为已故者的灵不断与尚未故去者的灵同居，直到另一方也死；那时他们重新相会并结合，比先前更温柔地相爱，因为是在灵界。从这些得出不可辩驳的结论：凡在真正婚姻之爱里生活过的人，不愿意再婚。但若此后他们缔结某种类似婚姻的，那是为了与婚姻之爱分开的原因；这些原因都是外在的：例如家里有婴儿，须顾及对他们的照顾；家业广大，又有男女仆人；外面的事务使心智离开家里的事；互相扶助与职事是必要的；以及其他类似的事。

322 五、青年与童女的婚姻是一种状态，青年与寡妇的婚姻是另一种状态。

所谓婚姻的状态，是指婚后——也就是在婚姻里——双方、丈夫与妻子的生命状态：那时同居是怎样的，是否是灵魂与心智的内在同居——那在主要观念上就是同居——还是仅仅是心思、感觉与身体的外在同居。青年与童女的婚姻状态，正是通向真正婚姻的开端；在他们之间，婚姻之爱可以按正当秩序前进，那就是从最初的热到最初的火炬，此后从青年丈夫那里最初的种子，并从童女妻子那里的花，这样发芽、生长、结果，并互相引入那些。若不然，青年就不是青年，童女也不是童女，只在外在形态上是。但青年与寡妇之间，没有从最初到婚姻的同样引入，也没有在婚姻里的同样进展，因为寡妇比童女更有自己的自主与权利；因此青年用另一种眼光向寡妇妻子献殷勤，不同于向童女妻子。但在这些事上有许多差异与不同，所以这里只提那共通的。

323 六、鳏夫与童女的婚姻也是一种状态，鳏夫与寡妇的婚姻是另一种状态。

因为鳏夫已经被引入婚姻生活，童女却还待引入；然而婚姻之爱在互相的引入里感知并感觉自己的怡悦与甘美。青年丈夫与童女妻子不断从临到的新事里感知并感觉这些，因而处在某种持续的引入、以及由此而来的可爱进展中。鳏夫与童女的婚姻状态则不然：童女妻子那边有内在倾向，男子那边那倾向却已经过去。但在这些事上有许多差异与不同；鳏夫与寡妇的婚姻也一样。因此除了那共通的观念以外，不宜再具体加上什么。

324 七、这些婚姻在爱及其属性上的差异与不同，超出一切数目。

有一切事物的无限差异，也有无限的不同。这里所说的差异，是指同一属或同一种之内的，也指属与属之间、种与种之间的；这里所说的不同，是指彼此对立的。我们对差异与不同之分别的观念，可以用这一点阐明：天使的天堂连贯为一，却在无限的差异里；那里没有一个绝对与另一个相似的——无论就灵魂与心智，就情感、觉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就倾向及由此而来的意图，就说话的声音、面容、身体、姿态与步伐，以及其他许多。尽管如此，即便有亿万，仍被主排列并不断排列成一个形态，其中有完全的一心与和睦；若不是万有——无论普遍的还是个别的——都被一位引导，这就不可能有。这些就是这里所说的差异。

【2】所说的不同，是指那些差异的对立，那存在于地狱里。那里每一个与一切都与天堂里的正相对立；地狱从他们被持守为一，是藉着与天堂里的差异全然相反的差异，也就是藉着不断的不同。由此显明：所谓无限的差异与无限的不同，指的是什么。婚姻也是一样：凡在婚姻之爱里的人那里有无限的差异，凡在淫欲之爱里的人中间也有无限的差异；因此这两类人之间有无限的不同。从这些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哪一属、哪一种的婚姻——无论是青年与童女，还是青年与寡妇，还是鳏夫与童女，还是鳏夫与寡妇——其中的差异与不同都超出一切数目。谁能把无限分成数目？

325 八、寡妇的状态比鳏夫的状态更沉重。

原因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外在的在人人眼前，例如：1. 寡妇不能像男子那样、也不能像先前藉着丈夫并与丈夫一同那样，为自己和自己的家预备生命的必需，也不能安排已得的。2. 她也不能像所当行的那样护卫自己和自己的家；因为男子作她丈夫时是她的护卫，仿佛是手臂；即便她作自己的时候，也仍信靠自己的丈夫。3. 她从自己在那些属于更内在的智慧、从而属于谨慎的事上缺乏谋划。4. 寡妇没有领受她作为女人所在的爱，因而处在与天生的、以及藉着婚姻所引入的状态相异的状态。

【2】这些外在的原因是属世的，也像世上与身体里其余一切一样，从内在的——也就是属灵的——引出起源（参上文220节）。那些外在属世的原因，从内在属灵的原因被感知；内在属灵的原因从善与真的婚姻发出，主要是从它的这些：善若不藉着真，就不能预备什么，也不能安排什么；善若不藉着真，就不能护卫自己，因此真是善的护卫，仿佛是善的手臂；善没有真就缺乏谋划，因为谋划、智慧与谨慎是藉着真归给它的。

【3】如今，男子从创造起是真，妻子从创造起是他的善；或者说，男子从创造起是理智，妻子从创造起是他的爱——因此显明：加重女子守寡的外在或属世原因，从内在或属灵原因引出起源。这些属灵原因与属世原因结合，就是圣言里多处论到寡妇所说之事的含义；这些可参《揭秘启示录》764节。

326 对此再附上两则记事；第一则如下。

学园里关于灵魂的问题讨论并解答之后，我看见他们按次序出来：前面是首席教师，其后是长者，长者中间是那五位回答过的青年，再后是其余的人。他们出来后，退到房子周围的两侧，那里有环绕灌木的散步廊；聚集在那里，他们分成许多小队，就是青年谈智慧之事的许多结交，每一队里都有一位乐池里的智慧人。我从客舍看见这些之后，就进入灵里，并在灵里走到他们那里，走近那刚刚提出灵魂问题的首席教师。他见了我，说：“你是谁？我希奇看见你在路上走近时，时而落入我的眼帘，时而从眼帘里消失；或者说时而看见你，忽然又看不见。你确实不在我们这样的生命状态里。”对此我微笑着回答：“我不是戏子，也不是善变者，乃是交替的：时而在你们的光里，时而在你们的影里，因此既是客旅，也是本地人。”

【2】对此首席教师望着我说：“你说的是陌生奇妙的话；告诉我你是谁。”我说：“我在你们曾在、又从那里出来的世界里，那世界称为自然界；我也在你们进来且如今所在的世界里，那世界称为灵界。因此我同时处在属世状态与属灵状态：与地上的人同在时处在属世状态，与你们同在时处在属灵状态。当我在属世状态时，你们看不见我；当我在属灵状态时，就看见我。我成为这样，是主所赐的。你这蒙光照的人当知道：自然界的人看不见灵界的人，反过来也看不见；因此当我把灵放入身体时，你看不见我；当我把灵从身体放出时，就看见我。你在学园的功课里也教导过：你们是灵魂，灵魂看见灵魂，因为它们是人的形态；你也知道：你们在自然界时，看不见自己或自己身体里的灵魂；这是因着属灵与属世之间的分别而发生的。”

【3】他听见属灵与属世的分别，就说：“分别是什么？岂不像更纯与更不纯之间的分别？那么属灵的岂不只是更纯的属世？”我回答：“分别不是那样的，乃像在先与在后之间的分别，其间没有有限的比例；因为在先在在后里，像原因在自己的结果里；在后出于在先，像结果出于自己的原因。因此一个不向另一个显现。”对此首席教师说：“我默想并反复思想过这分别，却至今徒然；但愿我能感知它。”

【4】我说：“你不但会感知属灵与属世的分别，还会看见它。”于是我说这些话：“你与自己人同在时处在属灵状态，与我同在时处在属世状态；因为你与自己人用属灵语言说话，那是一切灵与天使共通的；与我却用我本乡的语言说话。凡灵与天使与人说话，都用那人自己的语言：与法国人说法语，与英国人说英语，与希腊人说希腊语，与阿拉伯人说阿拉伯语，其余也一样。因此，为叫你知道属灵与属世在语言上的分别，请这样行：到你自己人那里去，在那里说一点话，记住那些词，带着记忆里的这些词回到我这里，当面说出来。”他就这样行了，带着口里的那些词回到我这里，说了出来，却一个也不懂；那些词全然陌生奇异，自然界的任何语言里都没有。藉着这经验反复几次，就清楚显明：灵界里人人都有属灵语言，与自然界的任何语言毫无共通；人死后都从自己进入那语言。那时他也同时经验到：属灵语言的声音本身与属世语言的声音差异到这地步——即便很高的属灵声音，属世人一点也听不见；属世声音属灵人也听不见。

【5】此后我请首席教师和周围的人到自己人那里去，在纸上写下一句，带着那纸出来到我这里读。他们这样行了，手里拿着纸回来；但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懂，因为那文字只由几个字母加上上面的笔画构成，每一个都表示事物的某种意义。因为那里字母表里每一个字母都表示某种意义，就显明主为什么称为阿拉法与俄梅戛。他们一再进去、书写、回来，就发现那文字包含并包罗无数事物，是任何属世文字都不能表达的。但有人说：这是因为属灵人思想属世人所不能领会、也不能说出的事；这些事不能流入并进入另一种文字与另一种语言。

【6】那时在场的人不愿领会属灵思想超出属世到这地步，以至相对而言是不可言说的；我就对他们说：“做个实验：进入你们属灵的群体，思想某事，记住它，再回来，当面把它说出来。”他们进去，思想，记住，出来；但要把所思想的事说出来时，却不能；因为找不到任何属世思想的观念，足以对应任何属灵思想的观念；从而也找不到表达那些的任何词——因为思想的观念就成为说话的词。

【7】于是他们再进去、再回来，并证实自己：属灵观念是超属世的，对属世人是不可表达、不可言说、不可领会的。又因为它们这样超卓，他们就说：属灵观念或思想，相对于属世的，是观念的观念、思想的思想；因此藉着它们就表达品质的品质、情感的情感；从而属灵思想是属世思想的开端与起源。由此也显明：属灵智慧是智慧的智慧，因而对自然界里任何智慧人来说都是不可感知的。那时第三层天堂对他们说：还有更内在或更高的智慧，称为属天的；它对属灵智慧的关系，就像属灵智慧对属世智慧的关系；这些按着天堂的次序，从主无限的神性智慧流入。

327 这些事作成之后，我对在场的人说：“从这三样经验的标记，你们已经看见属灵与属世之间的分别是怎样的，也看见为什么属世人向属灵人不显现，属灵人向属世人也不显现——尽管就情感与思想、从而就同在而言他们是结交的。因此，首席教师啊，你在路上时而看见我，时而看不见我。”此后从较高的天堂有声音对首席教师说：“升到这里来。”他就升上去，又回来，说：天使和他一样，先前也不知道属灵与属世的分别，因为先前从未有过一个同时在两个世界里的人，可以有机会作比较；没有比较，那些分别就不被认识。

328 此后我们退开，又谈这事。我说：那些分别不是从别处来的，只因为“你们在灵界、从而是属灵的，是在实质里而不是在物质里；实质是物质的开端。你们在本原里，从而在个别里；我们却在所生发的与复合的里。你们在特殊里，我们却在共通里；正如共通不能进入特殊，属世的——也就是物质的——也不能进入属灵的——也就是实质的；简直像航海的缆绳不能进入或穿过纺织的针眼，或像神经不能进入或穿入构成它的一根纤维，纤维也不能进入构成它的一根细丝。这在世上也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博学之士一致认为：没有从属世到属灵的流注，只有从属灵到属世的流注。这就是为什么属世人不能思想属灵人所思想的，从而也不能说那些；因此保罗说，他从第三层天堂听见的那些是不可言说的。

【2】还要加上：属灵地思想，是不带着时间与空间思想；属世地思想，是带着时间与空间思想。因为属世思想的每一个观念都附着一点时间与空间，属灵观念却没有。原因是：灵界不像自然界那样在空间与时间里，乃在这二者的表象里。思想与觉知也因此不同。因此你们能思想从永恒而来的神的本质与无所不在，也就是创造世界之前的神；因为你们思想从永恒而来的神的本质时不带着时间，思想他的无所不在时不带着空间，于是就领会那些超出属世人观念的事。”

【3】那时我讲述：有一次我思想从永恒而来的神的本质与无所不在，也就是创造世界之前的神；因为那时我还不能从思想的观念里除去空间与时间，就焦虑起来——因为自然界代替神的观念进来了。但有人对我说：“除去空间与时间的观念，你就会看见。”我就得以除去，并看见了；从那时起，我能思想从永恒而来的神，而全然不能思想从永恒而来的自然界；因为神在一切时间里却不在时间里，在一切空间里却不在空间里；自然界却在一切时间里都在时间里，在一切空间里都在空间里。自然界连同它的时间与空间，不能不开始并兴起；神却不，因为他不在时间与空间里。因此自然界出于神，不是从永恒，乃是在时间里，也就是连同它的时间并同时连同空间。

329 首席教师和其他人离开我之后，有些也曾在学园里的孩童跟着我回家，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我写字。看哪，那时他们看见一只蟑螂在我纸上跑，希奇地问：这跑得这么快的小活物是什么？我说：它叫蟑螂；我要告诉你们关于它的奇妙事。我说：在这样微小的活物里，有和骆驼一样多的肢体与脏腑；如有脑、心、肺管、感觉器官、运动器官、生育器官、胃、肠，以及其他；而每一个都由纤维、神经、血管、肌肉、腱、膜织成；这些每一个又由更纯的构成，深深藏在一切眼睛的视线之内。

【2】那时他们说：尽管如此，这微小的活物在他们看来仍像单纯的实质。我说："内里仍有无数。我说这些，是为叫你们知道：凡在你们面前显为一、为单纯、为最小的对象——无论在你们的行为里，还是在情感与思想里——都是一样。我可以向你们断言：你们思想的每一微粒、情感的每一滴，都可以分割到无限；你们的观念怎样可分，你们就怎样有智慧。你们要知道：凡被分割的，都越来越多样，而不是越来越单纯；因为一再分割就越来越接近无限，无限里有无限的一切。这新事是你们先前未听说过的，我告诉你们。"

【3】说完这些，孩童离开我到首席教师那里，请他有时在学园里提出某个未听说过的新问题；他说是什么。他们说：凡被分割的，都越来越多样，而不是越来越单纯，因为越来越接近无限，无限里有无限的一切。他答应提出；又说："我看见这一点，因为我感知到：一个属世观念是无数属灵观念的容器；甚至一个属灵观念是无数属天观念的容器。因此第三层天堂天使所处的属天智慧，与第二层天堂天使所处的属灵智慧之间有分别；也与最末一层天堂天使以及人所处的属世智慧之间有分别。"

330 第二则记事。有一次我听见男子们之间一段愉快的讨论，论到女性：一个不断爱自己美貌的女人——也就是因自己的形态而爱自己的女人——能否爱自己的丈夫。他们首先彼此同意：女子有双重美貌，一种是属世的，属于面容与身体；另一种是属灵的，属于爱与品格。他们也同意：这两种美貌在自然界常常分开，在灵界却总是联合；因为在灵界，美貌是爱与品格的形态。因此死后常常发生：丑陋的女人变成美人，美丽的女人变成丑人。

【2】男子们正讨论这些时，有几位妻子来了，说："请容许我们在场；因为你们所讨论的，知识教导你们，经验却教导我们；而且你们对妻子的爱知道得太少，几乎等于没有。你们可知道：妻子智慧的谨慎，是把自己对丈夫的爱藏在胸的最深处，或心的正中？"讨论开始了。男子们的第一个结论是：凡女人都愿显得面容美丽、品格美丽，因为她生而为爱的情感，这情感的形态就是美貌；因此不愿美丽的女人，就不是愿去爱也被爱的女人，从而不是真正的女人。对此妻子们说："女人的美貌住在柔软的温柔里，从而住在精细的感觉里；女子对男子的爱、男子对女子的爱，都从这里来。你们或许不明白这一点。"

【3】男子们的第二个结论是：女人婚前愿为男子美丽，婚后若贞洁，就只为丈夫美丽，不为男子们。对此妻子们说："丈夫尝过妻子属世的美貌之后，就不再看见它，乃看见她属灵的美貌，并从这美貌回爱，又唤回属世的美貌，却在另一种形相之下。"

【4】他们讨论的第三个结论是：若女人婚后仍愿像婚前一样显得美丽，她爱的是男子们而不是丈夫；因为因自己美貌而爱自己的女人，不断愿自己的美貌被品尝；“又因为这美貌不再向丈夫显现，如你们所说，她就愿被那些向她们显现的男子们品尝。这显然是对性别的爱，而不是对性别中一人的爱。”对此妻子们沉默了，却低语说：“哪个女人会这样没有虚荣，以至于不愿在自己唯一的人面前显得美丽的同时，也向男子们显得美丽？”天堂里一些妻子听见这些——她们美丽，因为是属天的情感——就证实男子们的三个结论；但加上说：“只要她们为自己的丈夫、并从丈夫那里爱自己的美貌及其妆饰。”

331 那三位妻子因天堂里的妻子证实了男子们的三个结论而愤然，就对男子说：“你们问过：因自己美貌而爱自己的女人是否爱自己的丈夫；我们反过来要讨论：因自己聪明而爱自己的男子能否爱自己的妻子。请出席并听。”她们作了第一个结论：“凡妻子都不从面容爱丈夫，乃从他职分与品格里的聪明爱他。因此你们要知道：妻子与男子的聪明联合，从而与男子联合；所以男子若因自己的聪明而爱自己，就把聪明从妻子那边收回自己，于是生出分离而不是联合。此外，爱自己的聪明，就是从自己有智慧，而这是发狂；因此是爱自己的疯狂。”对此男子们说：“或许妻子与男子的能力联合？”对此妻子们笑着说：“男子若从聪明爱妻子，能力并不缺乏；若从疯狂爱，能力就缺乏。聪明是只爱妻子，这爱不缺乏能力；疯狂是不爱妻子而爱性别，这爱就缺乏能力。你们明白吗？”

【2】第二个结论是：“我们女人生而为爱男子的聪明；因此若男子爱自己专属的聪明，聪明就不能与它真正的爱——那在妻子那里——联合；若男子的聪明不与它真正的爱——那在妻子那里——联合，聪明就因骄慢变成疯狂，婚姻之爱就变成冷。那么哪个女人能把自己的爱与冷联合？哪个男子能把自己骄慢的疯狂与对聪明的爱联合？”但男子们说：“男子若不看重自己的聪明，从哪里得妻子的尊荣？”妻子们回答：“从爱，因为爱尊荣；尊荣不能与爱分离，爱却能与尊荣分离。”

【3】此后她们作了第三个结论，如下：“你们显得像爱妻子，却看不见自己是被妻子所爱、从而回爱的；你们的聪明是容器。因此你们若爱自己里面的聪明，它就变成你们自己之爱的容器；而自我之爱因不能忍受同等，就永不成为婚姻的，乃只要还有效力，就仍是淫欲的。”对此男子们沉默了，却低语说：“什么是婚姻之爱？”天堂里一些丈夫听见这些，就从那里证实了妻子们的三个结论。

第十五章　论多妻

332 若探究基督教界为什么全然谴责多妻的婚姻，无论人有怎样敏锐看透事物的禀赋，若不先受教导——有真正的婚姻之爱；这爱只能在两人之间；也不能在两人之间，除非出于独一的主；又这爱被铭刻了天堂连同其一切福乐——就不能把原因看作公开的。这些认知若不在先，仿佛立下第一块石头，心智就徒然努力从理智引出一些可安歇、可立脚的理由，像房子立在自己的石头或根基上一样，说明

基督教界为什么谴责多妻。人所共知：一夫一妻婚姻的设立，奠基于主的话：“人若休妻，若不是为了淫行，又另娶，就是犯奸淫；又从起初、也就是从婚姻最初的设立起，二人就成为一体；凡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太19:3–11）

【2】但即便主从铭刻在婚姻上的神性律法说出这些话，若理智不能从某种自己的理性支撑那律法，它仍能凭习惯的翻覆与歪曲的解释，把那神性律法绕开，引入晦暗暧昧，最后引入既肯定又否定：肯定，是因为市民律法也这样；否定，是因为不出于他们理性的看见。人心智就会落到这地步，若不先受教导上述认知——那些认知为理智引入自己的理由服务：有真正的婚姻之爱；这爱只能在两人之间；也不能在两人之间，除非出于独一的主；又这爱被铭刻了天堂连同其一切福乐。但这些，以及关于基督教界谴责多妻的更多事，当按下列条目依次证明。条目如下：

一、除非与一个妻子，就不能有真正的婚姻之爱，从而也不能有真正婚姻的友谊、信任、能力，以及心智这样的结合，使二人成为一体。

二、因此除非与一个妻子，就不能有属天的福乐、属灵的美善，以及属世的愉悦——这些从起初就被预备给那些在真正婚姻之爱里的人。

三、这一切只能出于独一的主；并且只赐给那些只就近他、同时又照着他的诫命而活的人。

四、因此，真正的婚姻之爱连同其福乐，只能在那些出于基督教的人那里。

五、因此，基督徒只许娶一个妻子。

六、基督徒若娶多个妻子，不但犯属世的奸淫，也犯属灵的奸淫。

七、以色列民族曾被许可娶多个妻子，因为在他们那里没有基督教，从而也不能有真正的婚姻之爱。

八、今日穆斯林被许可娶多个妻子，因为他们不承认主耶稣基督与耶和华父为一，从而为天地的神；因此不能领受真正的婚姻之爱。

九、穆斯林的天堂在基督教天堂之外，并分成上下两层天堂；只有那些弃绝妾、与一个妻子同住、并承认我们的主与父神同等、权柄已赐给他治理天地的人，才被抬举到他们上层的天堂。

十、多妻是放荡。

十一、在多妻的人那里，不能有婚姻的贞洁、纯净与圣洁。

十二、多妻的人只要仍是多妻的，就不能成为属灵的。

十三、在那些多妻出于宗教的人那里，多妻不是罪。

十四、在那些对主无知的人那里，多妻不是罪。

十五、从这些推出：尽管是多妻的，凡承认神、并从宗教照着公义的市民律法而活的人，仍可得救。

十六、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能与基督教天堂里的天使结交。

以下依次解释这些条目。

333 一、除非与一个妻子，就不能有真正的婚姻之爱，从而也不能有真正婚姻的友谊、信任、能力，以及心智这样的结合，使二人成为一体。

真正的婚姻之爱今日这样稀少，以至于通常不为人知——这在上文已几次指明。然而它实际存在——这在专论它的一章里，以及那章之后轮流在后续各处，已经证明。否则谁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爱，以卓越与怡悦超越一切别的爱，以至于一切别的爱相对它都是微小的。它超越自我之爱、尘世之爱，甚至生命之爱——经验可以为证。岂不是有过、也仍有人，为所渴望并求为未婚妻的女子，跪在地上，像拜女神一样拜她，并像最卑贱的奴仆一样服从她的喜悦？这是那爱超越自我之爱的记号。岂不是有过、也仍有人，为所渴望并求为未婚妻的女子，把财富甚至宝藏——即便拥有——都看作虚无，并且挥霍它们？这是那爱超越尘世之爱的记号。岂不是有过、也仍有人，为所渴望并求为未婚妻的女子，把自己的生命看作轻贱，若她不答应他们的愿望就渴望死去？许多情敌争斗到死也为这作见证：这是那爱超越生命之爱的记号。岂不是有过、也仍有人，因被拒绝而为所渴望并求为未婚妻的女子发狂？

【2】谁不能从许多人那里那爱的这开端，理性地推出：那爱从自己的本质作为至上，统治一切别的爱；那时人的灵魂在那爱里，并向自己许诺与所渴望并所求的人有永恒的福乐？谁若四处探查，能看见别的原因，除非是他把自己的灵魂与心归附于一人？因为若给那爱恋者——当他在那状态时——从整个性别里选择最尊贵、最富有、最美丽的人的选择权，他岂不藐视那选择，而附着于所选定的人？因为他的心向着那唯一的人。说这些，是为叫你们承认：有这样超卓的婚姻之爱，并且当性别中只爱一人时就有。哪个理智用磨利的眼光连贯地看理由，不能由此推出：若爱恋者从灵魂或从最深处恒久坚持对那人的爱，就会得着他在同意之前向自己许诺、又在同意时仍许诺的那些永恒福乐？若他就近主，并从主活出真正的宗教，也确实得着那些——这在上文已经表明。还有谁从更高处进入人的生命，把内在属天的喜乐注入，并转移到随后的事上？尤其当他也同时赐下恒久的能力之时。有人说这样的爱不存在、也不能存在，因为自己没有、某某人也没有——这推论不能成立。

334 因为真正的婚姻之爱结合二人的灵魂与心，所以它也与友谊联合，并藉着友谊与信任联合，并使这二者成为婚姻的；它们超越别的友谊与信任到这地步：正如那爱是众爱之爱，那友谊也是众友谊之友谊，信任也一样。至于能力也是如此，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些在本章之后的第二则记事里揭开；那爱的恒久从那些原因而来。藉着真正的婚姻之爱，两个配偶成为一体——这在专论它的一章里，即156[重]至183节，已经表明。

335 二、因此除非与一个妻子，就不能有属天的福乐、属灵的美善，以及属世的愉悦——这些从起初就被预备给那些在真正婚姻之爱里的人。

所以称为属天的福乐、属灵的美善、属世的愉悦，是因为人心智分成三层区域：最高的称为属天的，第二的称为属灵的，第三的称为属世的。在那些真正婚姻之爱里的人那里，这三层区域是敞开的；流注按着敞开按次序而来。又因为那爱的怡悦在最高区域是最卓越的，就被感知为福乐；在中间区域不那么卓越，就被感知为美善；最后在最下区域，就被感知为愉悦。这些存在、被感知并被感觉——这从描述它们的记事可以证实。

【2】这一切福乐从起初就被预备给那些在真正婚姻之爱里的人，是因为一切福乐的无限在主里面，他是神性的爱；爱的本质是：愿把自己的一切美善与所爱的另一方相通。因此他连同人创造了那爱，并在那爱上铭刻了领受并感知那些美善的机能。谁会这么迟钝愚妄，以至于看不见：有某种爱，主把凡能注入的一切福乐、美善与愉悦都注入其中？

336 三、这一切只能出于独一的主；并且只赐给那些只就近他、又照着他的诫命而活的人。

这在上文多处已经证明；对此还要加上：这一切福乐、美善与愉悦，只能出于主，因此不当就近别人。还能就近谁呢？因为凡被造的都是藉着他造的（约1:3）；他又是天地的神（太28:18）；父神的形像从未被人看见，他的声音也从未被人听见，除非藉着他（约1:18；5:37；14:6–11）。从这些以及圣言里许多别的话显明：爱与智慧的婚姻，或善与真的婚姻——婚姻唯一从其中引出自己的起源——只从他发出。那爱连同其福乐只赐给那些就近他的人——由此推出；又赐给那些照着他的诫命而活的人——是因为他藉着爱与他们结合（约14:21–24）。

337 四、因此，真正的婚姻之爱只能在那些出于基督教的人那里。

所以没有像专论它的一章（57至73节）以及其后各处所描述的那样的婚姻之爱——也就是在其本质里的那样——除非在那些出于基督教的人那里，原因是：那爱出于独一的主，而主在别处不被这样认识，以至于可以被就近为神；又因为那爱按着各人那里教会的状态（参130节），而教会真正的状态只出于主，因此只在那些从他领受教会的人那里。这两样是那爱的开端、引入与确立——这已被这样多显明并作结的理由坚固，完全不必再加什么。尽管真正的婚姻之爱在基督教界仍是稀少的（参58，59节），是因为那里很少人就近主；在他们中间又有些人虽信教会，却不活出教会；此外还有更

多，已在《揭秘启示录》里揭开，那里充分描述了今日基督教的状态。但尽管如此，这一真理仍成立：真正的婚姻之爱只能在那些出于基督教的人那里；因此多妻也从那里被全然谴责。这也出于主的神性眷顾——凡正当思想眷顾的人，都显然看见这一点。

338 五、因此，基督徒只许娶一个妻子。

这从上几条已证实的推出并得证实；对此还要加上：真正的婚姻性铭刻在基督徒心智里，比铭刻在那些接受多妻的外邦人心智里更深；因此基督徒的心智比多妻者的心智更能领受那爱。因为那婚姻性铭刻在基督徒心智的内里——因为他们承认主与他的神性——又藉着市民律法铭刻在他们心智的外在。

339 六、基督徒若娶多个妻子，不但犯属世的奸淫，也犯属灵的奸淫。

基督徒若娶多个妻子，就犯属世的奸淫——这是按着主的话：人不可休妻，因为从起初他们被造成为一体；人若无正当缘故休妻另娶，就是犯奸淫（太19:3–11）；那么，若不休妻，却留着妻子又另加一个，就更是如此。主所颁布的这条关于婚姻的律法，从属灵的婚姻引出内在原因；因为凡主所说的，本身都是属灵的；这就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6:63）的含义。其中所含的属灵是：在基督教界，多妻的婚姻亵渎主与教会的婚姻；同样亵渎善与真的婚姻；此外也亵渎圣言，并连同圣言亵渎教会；对这些的亵渎就是属灵的奸淫。教会从圣言而来的善与真的亵渎对应奸淫，因而就是属灵的奸淫；善与真的伪造也一样，只是程度较轻——这可参《揭秘启示录》134节所证实的。

【2】多妻的婚姻在基督徒那里所以会亵渎主与教会的婚姻，是因为那神性婚姻与基督徒的婚姻之间有对应（参上文116至131节）；若妻子上再加妻子，这对应就全然消亡；对应一消亡，作配偶的人就不再是基督徒。多妻的婚姻在基督徒那里所以会亵渎善与真的婚姻，是因为地上的婚姻从这属灵的婚姻衍生；基督徒的婚姻与别族的婚姻不同之处就在于：善这样爱真，真这样爱善，二者为一，丈夫与妻子也是如此。因此基督徒若妻子上再加妻子，就在自己里面撕裂那属灵的婚姻，从而亵渎自己婚姻的起源，于是犯属灵的奸淫。地上的婚姻从善与真的婚姻衍生——参上文83至102节。基督徒藉着多妻的婚姻所以会亵渎圣言与教会，是因为圣言本身来看是善与真的婚姻；教会也是一样，只要教会出于圣言（参上文128至131节）。

【3】如今，基督徒既认识主，有圣言，又藉着圣言从主有教会，就显明：他比非基督徒更有机能可以重生，从而成为属灵的，也得着真正的婚姻之爱——因为这些彼此连贯。既然那些娶多个妻子的基督徒不但犯属世的奸淫，同时也犯属灵的奸淫，就推出：基督徒多妻者死后的定罪，比只犯属世奸淫的人更重。问到他们死后的状态，我听见回答：天堂对他们全然关闭；他们在地狱里显得像躺在浴池热水里；从远处看来是这样，尽管他们站在脚上行走；这对他们是出于内里的愚妄；又有些这样的人被投进世界边界的深渊。

340 七、以色列民族曾被许可娶多个妻子，因为在他们那里没有基督教，从而也不能有真正的婚姻之爱。

今日有人思想一夫一妻——也就是一男一女——婚姻的设立时怀着暧昧，又在自己里面用理性争辩，以为：既然多妻的婚姻曾向以色列民族、向他们的王、向大卫和所罗门公开许可，那么对基督徒本身也可以许可。但他们并不清楚知道以色列民族与基督徒，也不清楚知道教会的外在与内在，也不清楚知道主把教会从外在变为内在；因而也不从更内在的判断知道婚姻。总的当持守：人生而为属世，成为属灵；人只要仍是属世的，对属灵事就像在夜里、像在睡梦中；那时他甚至不知道外在属世人与内在属灵人之间的分别。

【2】以色列民族那里没有基督教——这从圣言可知。因为他们指望弥赛亚，如今仍指望；指望弥赛亚把他们抬举到世上万族万民之上。因此若告诉他们——如今若仍告诉他们——弥赛亚的国在众天堂之上，从而在万族之上，他们就会把它当作荒诞。因此，当我们的主基督或弥赛亚来到世上时，他们不但不承认，还残忍地把他从世上除去。由此显明：那民族那里没有基督教，今日也没有。凡没有基督教的人，外在与内在都是属世的；对这些人，多妻并不妨碍，因为它铭刻在属世人里面。属世人对婚姻里的爱，所感知的无非情欲；这就是主所说的：“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太19:8）他说是摩西许可，是为叫人知道不是主许可。

【3】但主教导了内在属灵的人——这从他的诫命，以及废止那些只为属世人的用处服务的礼仪可知。从他关于洗濯的诫命：洗濯是洁净内在的人（太15:1，17–20；23:25，26；可7:14–23）；关于奸淫：奸淫是意志的贪欲（太5:28）；关于休妻：那是不合法的；关于多妻：那与神性律法不合（太19:3–9）。这些以及更多属于内在与属灵之人的事，主都教导了，因为唯有他打开人心智的内里，使它们成为属灵的，并把这些注入属世的，叫属世的也引出属灵的本质。这成就于就近他、又照着他的诫命而活之时；那些诫命总括起来就是：信靠他，逃避诸恶因为它们是魔鬼的、出于魔鬼，又行诸善因为它们是主的、出于主；并且把这些当作从自己而行，同时又相信是主藉着他作成的。

【4】唯有主打开内在属灵的人，并把这人注入外在属世的人——真正的原因是：人人都属世地思想、属世地行事，因此若不神取了人的属世，并也使这人的属世成为神性，人就不能感知任何属灵的，也不能在自己的属世里领受它。从这些就显明这一真理：以色列民族曾被许可娶多个妻子，因为在他们那里没有基督教。

341 八、今日穆斯林被许可娶多个妻子，因为他们不承认主耶稣基督与耶和华父为一，从而为天地的神；因此不能领受真正的婚姻之爱。

穆斯林从穆罕默德所传的宗教，承认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最大的先知，又承认他被父神差到世上教导人；却不承认父神与他为一，也不承认他的神性与人性是一个位格，像灵魂与身体那样联合——这是一切基督徒按亚他那修信经的信仰。因此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不能承认我们的主为从永恒而来的某种神，只承认他为完全属世的人。又因为穆罕默德这样想，从而他的门徒追随者也这样想；又因

为他们知道神是独一的，那神就是创造宇宙的；因此他们在敬拜里不能不越过他，尤其因为他们也宣告穆罕默德为最大的先知；他们也不知道主教导了什么。因此他们心智的内里——那些内里本身是属灵的——不能被打开；唯有主打开那些——参刚才上文340节。

【2】主打开那些，是在他被承认为天地的神并被就近之时，又在那些照着他的诫命而活的人那里——这是真正的原因，因为否则就没有结合；没有结合就没有领受。人那里有主的同在，也有与他的结合；就近他作成同在，照着他的诫命而活作成结合；仅仅他的同在是没有领受的，同在同时又结合才有领受。

【3】关于这些，我要从灵界报告这一新事：在那里，人一思想某人，某人就显为同在；但若不出于爱的情感，就没有人与另一个结合；爱的情感是藉着行他所吩咐、所喜悦的事注入的。灵界里这习以为常的事，从主引出起源：他这样同在，也这样结合。说这些，是为叫人知道：为什么穆斯林被许可娶多个妻子；那是因为真正的婚姻之爱——那爱只在一男一女之间——不能有，因为他们从宗教不承认主与父神同等，从而不承认为天地的神。各人那里的婚姻之爱是按着教会的状态——参上文130节，以及前面多处。

342 九、穆斯林的天堂在基督教天堂之外，并分成上下两层天堂；只有那些弃绝妾、与一个妻子同住、并承认我们的主与父神同等、权柄已赐给他治理天地的人，才被抬举到他们上层的天堂。

在分别说这些之前，当先提一些关于主的神性眷顾、涉及穆斯林宗教起源的事。这宗教被许多国度接受，超过基督教——这对那些思想神性眷顾、同时又相信除非生为基督徒就不能得救的人，可能成为绊脚石。但对那些相信一切都在神性眷顾之下的人，穆斯林宗教并不是绊脚石；他们探究眷顾在何处，也找得着。眷顾在于：穆斯林宗教承认我们的主为神的儿子、人中最智慧的、最大的先知，来到世上教导人；但因为他们只把《古兰经》当作自己宗教的书，从而写下那书的穆罕默德就住在他们思想里，他们又以某种敬拜追随他，所以很少思想我们的主。为充分知道那宗教是从主的神性眷顾兴起、为要除灭许多民族的偶像崇拜，当按某种次序来说；因此先说偶像崇拜的起源。

【2】那宗教之前，全地都有偶像崇拜。原因是：主降临之前的教会，全都是代表性的教会；以色列教会也是这样。那里的帐幕、亚伦的衣服、祭物、耶路撒冷圣殿的一切，以及律例，都有代表。古人那里有对应的学问，也就是代表的学问，那正是智慧人的学问，尤其被埃及人培养；由此有他们的象形文字。从那学问，他们知道各类动物表示什么，各类树木表示什么，以及山、丘、河、泉表示什么，还有日、月、星表示什么。藉着那学问，他们也有对属灵事的认识，因为所代表的——那些属于天使那里属灵智慧的事——是起源。

【3】如今，他们的一切敬拜既是代表性的，由纯粹的对应构成，他们就在山上、丘上，也在小树林与园子里有敬拜；因此他们使泉成为圣，又在敬拜时把脸转向东方的日。此外他们还制作马、牛、牛犊、羊羔的雕像，甚至鸟、鱼、蛇的雕像；把这些按秩序放在家里或其他地方，对应教会的属灵事，或者说代表那些属灵事。他们也把类似的放在圣殿里，好唤起对敬拜之圣事——那些雕像所表示的

——的记念。过了时候，对应的学问被抹掉之后，后代开始把那些雕像本身当作在自己里面是圣的来敬拜，不知道他们的古祖先并不在那些雕像里看见任何圣，只看见它们按对应代表、从而表示圣事。偶像崇拜由此兴起，充满全地——亚洲连同周围海岛，以及非洲与欧洲。

【4】为要根除这一切偶像崇拜，从主的神性眷顾作成了：一种适合东方人禀性的新宗教兴起；其中有新旧约圣言的一点，并教导主来到世上，他是最大的先知、万有中最智慧的、神的儿子。这是藉着穆罕默德作成的，那宗教也因他得名。由此显明：这宗教从主的神性眷顾兴起，并如所说适合东方人的禀性，目的是除灭众多民族的偶像崇拜，并在各人死后进入灵界之前，给他们一点关于主的认识。若不是作成符合他们观念的，尤其若不是许可多妻，这宗教就不会被许多国度接受，也不能根除他们的偶像崇拜；也因为东方人若没有那许可，会比欧洲人更燃烧于污秽的奸淫，并灭亡。

343 穆斯林也有天堂，是因为全地凡承认神、并从宗教逃避诸恶如逃避得罪他的罪的人，都得救。穆斯林的天堂分成上下两层——这是我从他们自己听见的；在下层天堂，他们像在世上一样与多个妻子并妾同住；但那些弃绝妾、与一个妻子同住的人，被抬举到上层天堂。我也听见：他们不可能思想我们的主与父神为一，却可能思想他同等，并思想权柄已赐给他治理天地，因为他是父的儿子；因此，主赐给他们升到上层天堂的人，就有这信仰。

344 有一次得以感知多妻者婚姻之爱的热是怎样的。我与一位担任穆罕默德职位的人说过话；穆罕默德本人从不在场，乃是立一个代理人代替他，目的是叫从尘世新来的人仿佛看见他。那代理人与他从远处谈了一些话之后，传给我一把乌木匙，以及其他从他而来的记号；同时那时为那里他们婚姻之爱的热敞开了相通；那热被我感知像浴池里发臭的热。一感觉到，我就转开，相通的入口也关闭了。

345 十、多妻是放荡。

因为多妻之爱在多人之间被分开，又是对性别的爱，又是外在或属世人的爱，因而不是唯独贞洁的婚姻之爱。多妻之爱是在多人之间被分开的爱——这是人所共知的；被分开的爱不是婚姻之爱，因为婚姻之爱从性别中的一人是不可分的。因此那爱是放荡的，多妻就是放荡。多妻之爱是对性别的爱，因为它与对性别的爱的分别，只在于它被限制在多妻者所能收纳的数目里，又被某些为公众利益制定的律法所约束；并且许可在妻子上再加妾。因此它既是对性别的爱，就是放荡之爱。

【2】多妻之爱是外在或属世人的爱，因为那爱铭刻在属世人里面；属世人从自己所行的一切都是恶，除非被抬举到内在属灵的人——这唯有主作成——他才不被引出那恶。属世人里面关乎性别的恶是淫行；但这恶败坏群体，于是就用称为多妻的相似之物代替淫行。人从父母所生而进入的一切恶，都植入他的属世人，却不植入属灵人，因为属灵人是主所生的。从所提出的以及其他许多理由，可以清楚看见：多妻是放荡。

346 十一、在多妻的人那里，不能有婚姻的贞洁、纯净与圣洁。

这从刚才上文所证实的推出，也从论贞洁与不贞洁那一章所证明的显明；尤其从那里这些：贞洁、纯净与圣洁只论到一夫一妻的婚姻，也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参141节）；真正的婚姻之爱本身就是贞洁，因此那爱的一切甘美，甚至最末的，都是贞洁的（参143，144节）。此外也从论真正婚姻之爱那一章所提出的，例如：一男一女的真正婚姻之爱，从其起源与对应来看，是属天的、属灵的、圣洁的，比一切爱更清洁（参64节及以下）。如今，贞洁、纯净与圣洁既只在真正的婚姻之爱里，就推出：它们不在、也不能在多妻之爱里。

347 十二、多妻的人只要仍是多妻的，就不能成为属灵的。

成为属灵的，就是从属世被抬举，也就是从尘世的光与热被抬举到天堂的光与热。关于这抬举，除非已被抬举的人，没有人知道；然而未被抬举的属世人仍感知不到别的，只以为自己已被抬举。原因是：他能像属灵人一样，把自己的理智抬举到天堂的光，并属灵地思想说话，像属世人那样。但若意志不同时跟着理智升到那高度，他就仍未被抬举；因为他并不站在那抬举里，片刻之后就降到自己的意志，并在那里坚固自己的站位。说意志，同时也指爱，因为意志是爱的容器；人所爱的，就是他所要的。从这很少几点可以证实：多妻的人只要仍是多妻的，或者说属世人只要仍是属世的，就不能成为属灵的。

348 十三、在那些多妻出于宗教的人那里，多妻不是罪。

凡违背宗教的，都被信为是罪，因为得罪神；反过来，凡与宗教相合的，都被信为不是罪，因为与神相合。又因为多妻在以色列子孙那里出于宗教，今日在穆斯林那里也一样，就不能、也不能把多妻归给他们为罪。此外，为叫那不成为他们的罪，他们仍是属世的，并不成为属灵的；属世人不能看见：凡已接受的宗教里的那些事有什么罪；唯有属灵人看见这一点。因此，即便他们从《古兰经》承认我们的主为神的儿子，仍不就近他，乃就近穆罕默德；他们只要仍是属世的，就不知道多妻里有什么恶，甚至不知道有什么放荡。主也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约9:41）多妻既不能指控他们有罪，死后他们就有自己的天堂（参342，343节）；并在那里按着生命享有喜乐。

349 十四、在那些对主无知的人那里，多妻不是罪。

原因是：真正的婚姻之爱只出于独一的主；这爱主不能赐给别人，只能赐给那些知道他、承认他、信靠他、并活出出于他的生命的人。凡不能被赐给那爱的人，所知道的无非对性别的爱与婚姻之爱是一；从而多妻也是一样。还要加上：那些对主一无所知的多妻者仍是属世的；因为人唯独从主成为属灵的；属世人并不被归咎那按着宗教同时又按着群体律法的事为罪。他也按着自己的理性行事；属世人的理性关于真正的婚姻之爱全然在黑暗里，而这爱在卓越上是属灵的。尽管如此，他们的理性仍从经验受教导：为着公众与私人的平安，当普遍约束杂乱的情欲，并把各人留在自己家里；多妻由此而来。

350 人所共知：人生而比牲畜更卑贱。一切牲畜生在与自己生命之爱相对应的知识里；它们一从子宫落下，或从卵孵出，就看见、听见、行走，认识自己的食物、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友与敌；不久之后也认识性别，知道去爱，也知道养育后裔。唯独人生下来时一无所知；没有什么知识与他同生；只有领受那些属于知识与爱的事物的机能与倾向；若他不从别人领受这些，就仍比牲畜更卑贱。人所以这样出生，目的是叫他不把什么归给自己，乃归给别人，最终把智慧及其爱的一切只归给独一的神，从而能成为神的形像——参记事132至136节。

【2】从这些推出：人若不藉着别人知道主来到世上、并且是神，只吸取了一些关于宗教以及自己地区律法的认知，若他思想婚姻之爱并不比思想对性别的爱更多，并相信多妻之爱就是唯一的婚姻之爱，他就没有过错。主在他们的无知里引导他们；又凭神性眷顾，把那些从宗教逃避诸恶如逃避罪的人，谨慎地引开，不归咎罪责，目的是叫他们得救。因为人人都生而为上天堂，没有人生而为下地狱；人人进天堂是出于主，进地狱是出于自己。

351 十五、从这些推出：尽管是多妻的，凡承认神、并从宗教照着公义的市民律法而活的人，仍可得救。

全地凡承认神、并从宗教照着公义的市民律法而活的人，都得救。所谓公义的市民律法，是指十诫一类的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这些诫命在地上一切国度都是公义的市民律法，因为没有它们国度就不能存立。

【2】但有些人因惧怕法律的刑罚而遵守，有些人因市民的顺从而遵守，也有些人因宗教而遵守；凡也因宗教而遵守的人就得救。原因是：那时神在他们里面；神在其中的人就得救。谁看不出：以色列子孙出埃及之后，他们的律法中间就有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因为没有那些律法，他们的共同体或群体就不能存立；然而同样的律法又被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以惊人的神迹颁布。颁布的原因是：叫同样的律法也成为宗教的律法，从而叫他们行那些不只为着群体的益处，也为着神；又叫他们从宗教为着神而行那些时，就得救。

【3】从这些可以证实：凡承认神、并照着公义的市民律法而活的外邦人，都得救；他们不知道关于主的什么，从而也不知道与一个妻子同住的婚姻贞洁——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因为凡承认神、并从宗教活出公义的律法——也就是逃避诸恶因为得罪神，并行诸善因为与神相合——的人，若被定罪，就违背神性的公义。

352 十六、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能与基督教天堂里的天使结交。

原因是：基督教天堂里有属天的光——那是神性真理，也有属天的热——那是神性的爱；这两样揭开真与善是怎样的，也揭开恶与伪是怎样的。因此基督教天堂与穆斯林天堂之间，一切相通都被除去；与外邦人的天堂也一样。若有相通，除了那些从主在属天的光里同时又在属天的热里的人以外，别人都不能得救；即便这些人也不能得救，若众天堂联合。因为联合会使一切天堂动摇到这地步，天

使不能存立。因为从不洁与放荡会从穆斯林流入基督教天堂，那里不能忍受；从基督徒也会有贞洁与纯净流入穆斯林天堂，那里也不能忍受。那时从相通以及由此而来的结合，基督教天使就会成为属世的，从而成为奸淫的；或者即便仍是属灵的，也会不断在周围感觉放荡，那放荡会截断他们生命的一切福乐。穆斯林天堂也会发生类似的事：因为基督教天堂的属灵事会不断环绕并折磨他们，夺去他们生命的一切愉悦，并且还会注入：多妻是罪，于是他们就不断被责备。因此一切天堂全然分开，它们之间没有结合，只有从主、从那太阳——主在其中间——而来的光与热的流注；这流注按着领受光照并赐生命给各人，领受则按着宗教。有这样的相通，却没有众天堂彼此之间的相通。

353 对此再附上两则记事；第一则如下。

有一次我在天使中间，听见他们谈话。谈的是聪明与智慧：人感知不到别的，只以为这二者在自己里面，从而凡他从理智思想、从意志意图的，都出于自己；其实除了从神领受那些属于理智与意志的事物的机能以外，人里面没有丝毫出于自己。又因为人人从出生就倾向爱自己，为免得人因自我之爱、因自己聪明的骄慢而灭亡，从创造起就预备了：男子的那爱被转录到妻子，又从出生起植入妻子去爱自己丈夫的聪明与智慧，从而爱丈夫；因此妻子不断把丈夫自己聪明的骄慢吸引到自己这边，并在他那里熄灭它，在自己那里使它活着，于是把它转为婚姻之爱，并以无法计量的怡悦充满它。这是主所预备的，免得自己聪明的骄慢使男子愚妄到这地步：相信自己从自己有聪明、有智慧，而不是从主；于是想从分别善恶的树上吃，从而相信自己像神，甚至就是神——像那蛇（那是自己聪明之爱）所说并说服的那样。因此人吃了之后被赶出乐园，通往生命树的路也被基路伯看守。乐园在属灵上是聪明；从生命树上吃在属灵上是从主有聪明、有智慧；从分别善恶的树上吃在属灵上是从自己有聪明、有智慧。

354 天使说完这些就离开了；来了两位祭司，连同一位在世上曾是王国使臣的人；我把从天使听见的告诉他们。听了这些，他们开始彼此争论：聪明与智慧、从而谨慎，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争论很激烈。那三人心里同样相信：这些出于人，因为在人里面；而感知与感觉到是这样，也证实这一点。但那时处在神学热心里的祭司说：没有任何聪明与智慧、从而没有任何谨慎出于人。当使臣追问：那样是否也没有任何思想时，他们说：没有。但天堂里感知到那三人在同样的信仰里，就对王国使臣说：“穿上祭司的衣服，并相信自己是祭司，然后说话。”他就穿上并相信；于是高声说：除了出于神以外，绝不能有任何聪明与智慧、从而任何谨慎；又用惯常的、充满理性论据的口才证明这一点。灵界里有一件特别的事：灵思想自己是怎样的，就看穿在他身上的衣服是怎样的；原因是：那里理智给每个人穿衣。

【2】此后天堂里也对那两位祭司说：“脱下你们的衣服，穿上从政役事的衣服，并相信你们是那些人。”他们这样行了；那时他们同时从自己更内在的思想，并用他们里面为着自己的聪明所怀的论据说话。那时路边显出一棵树，有人对他们说：“这是分别善恶的树；小心不要从它吃。”尽管如此，

那三人被自己的聪明弄愚妄了，燃烧着要从它吃的贪欲，彼此说：“为什么不呢？岂不是好果子？”就走近去吃了。立刻，那三人因在同样的信仰里，就成为心的朋友，一同走上通向地狱的、自己聪明的路；但我仍看见他们从那里回来，因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

355 第二则记事。有一次我望向灵的世界，看见某个草场上有人穿着与尘世人相似的衣服；由此我知道他们刚从尘世来。我走近他们，站在旁边，听他们彼此谈什么。他们在谈天堂。其中一位对天堂知道一点的说：那里有奇妙的事，除非看见，绝没有人能相信：如有乐园般的园子，有宏伟的宫殿，建筑术的精美仿佛出于艺术本身，像金子一样发光，前面有银柱，柱上有宝石作成的属天形像；也有碧玉与蓝宝石的房子，前面有庄严的门廊，天使从那里进去；房子里面的装饰，艺术与言语都不能表达。

【2】“至于天使本身，有男女两性；有青年与丈夫，有童女与妻子。童女那样美丽，世上没有可相比的美貌；妻子却更美丽，显出像属天之爱真正的形像，她们的丈夫显出像属天智慧的形像；这些全都是青少年。更有甚者：那里不知道什么对性别的别的爱，只有婚姻之爱；你们会希奇的是：丈夫有永远的取乐机能。”那些新来的灵听见那里没有对性别的别的爱、只有婚姻之爱，并且他们有永远的取乐机能，就彼此笑着说：“你说的是不可信的事；那样的机能不可能有；你或许在讲故事。”

【3】但那时一位天使忽然站在他们中间，说：“请听我说。我是天堂的天使，如今已与妻子同住一千年，并在这些年里处在你们在这里看见我时的同样花季年龄；这是从我与妻子的婚姻之爱来的。我可以向你们断言：那永远的机能我曾有、也仍有。因为我感知你们相信这不可能有，我就按着你们理智的光、用理由对你们谈这件事。你们对你们称为完整状态的人的最初状态一无所知。在那状态里，心智的一切内里直到主都是敞开的，因此那些内里在爱与智慧、或善与真的婚姻里；又因为爱之善与智慧之真彼此永远相爱，就永远愿意联合；当心智的内里敞开时，那属灵的婚姻之爱连同其永远的用力就自由流下，并造成那机能。

【4】人的灵魂本身既在善与真的婚姻里，就不只在永远联合的用力里，也在永远结果并产生自己相似之物的用力里；当人的内里从灵魂起因那婚姻而敞开，内里又不断望着最末处的结果为目的好叫它们存在时，灵魂那永远结果并产生自己样式的用力就变成身体的。又因为灵魂在两个配偶身体里的运作最末处，是在那里爱的最末处，而这些又取决于灵魂的状态，就显明那永远从何而来。

【5】所以也有永远的结果，是因为产生并繁殖属天事物——那些属于爱——以及属灵事物——那些属于智慧——从而属世事物——那些属于后裔——的普遍氛围，从主发出，充满整个天堂与整个世界；那属天的氛围充满人人的灵魂，并经他们的心智降到身体直到其最末处，赐下生育的力量。但这只能在那些从灵魂经心智的上下部分到身体直到最末处的通道是敞开的人那里——这发生在那些让主把自己还原到创造最初状态的人那里。我可以向你们断言：如今一千年来，我从未缺乏机能，也从未缺乏力量与能力；我也全然不知道什么力量的减损，因为这些藉着上述普遍氛围的不断流入不断更新；那时也使心欢喜，而不像那些受力量丧失之苦的人那样忧伤。

【6】此外，真正的婚姻之爱全然像春天的热；从那热的流入，一切都呼吸着发芽与结果。我们天堂里没有别的热；因此那里的配偶处在永远用力中的春天，那永远的用力就是那能力从之而来的。但我们天堂里的结果与地上的不同：在我们这里是属灵的结果，属于爱与智慧，或善与真。妻子从丈夫的智慧在自己里面领受他的爱，丈夫从妻子那里的爱在自己里面领受智慧；甚至妻子实际上被形成为丈夫智慧的爱——这是藉着领受他灵魂的繁殖、并带着从愿作丈夫智慧之爱而来的甘美作成的。这样她就从童女成为妻子，并成为相似。因此爱连同其最内在的友谊在妻子那里，智慧连同其福乐在丈夫那里，永远增长，直到永远。这就是天堂天使的状态。”

【7】天使说这些时，望着那些刚从尘世来的人，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当你们在爱的能力里时，你们爱自己的配偶；甘美过后却转开。但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天堂里不是从那能力爱配偶，乃是能力从爱而来；又因为我们永远爱配偶，那能力对我们就是永远的。因此你们若能翻转状态，就能领会这一点。凡永远爱配偶的人，岂不是全心全意地爱她？因为爱把心智的一切与身体的一切都转向所爱的；又因为这是互相的，就把他们结合，使他们仿佛成为一。”

【8】他又说：“我不对你们谈从创造植入男性和女性的婚姻之爱，以及他们向合法结合的倾向，也不谈男性里的生育机能——那机能与从对真理的爱而来的智慧繁殖机能是一；以及人越从对智慧的爱爱智慧，或者说从善爱真，就越在真正的婚姻之爱里，也在与它相伴的能力里。”

356 说完这些，天使沉默了；新来的人从天使说话的灵领会到：永远的取乐机能是可能有的；这使他们心里欢喜，就说：“啊，天使的状态何等有福！我们感知到你们在天堂里永远留在青少年的状态，从而留在那年龄的能力里；但请告诉我们，我们怎样也能得着那能力？”天使回答：“逃避奸淫如逃避地狱的，并就近主，你们就会有。”他们说：“我们要这样逃避那些，并就近主。”但天使回答：“你们若不同样逃避其余的恶，就不能逃避奸淫如逃避地狱的恶，因为奸淫是一切恶的总汇；若不逃避那些，你们就不能就近主；主不接收那样的人。”此后天使退开了；那些新灵忧伤地离开了。

第十六章　论妒忌

357 这里论妒忌，因为它也属于婚姻之爱。但有正当的妒忌与不正当的妒忌：正当的妒忌在彼此相爱的配偶那里；在他们那里，那是正当且谨慎的热心，免得他们的婚姻之爱受侵犯，从而若受侵犯就有正当的悲痛。但不正当的妒忌在那些天性多疑的人那里，以及那些因黏稠胆汁质的血而有心智疾病的人那里。此外，有些人把一切妒忌都看作毛病；这主要是奸淫者所为，他们把责难也投在正当的妒忌上。妒忌一词仍从热心的原型派生，有正当热心与不正当热心的原型或形像。但这些分别将在下文展开；按下列次序：

一、热心本身来看，像燃烧的爱之火。

二、那爱的燃烧或火焰——也就是热心——是属灵的燃烧或火焰，出于对爱的侵扰与攻击。

三、人的热心是怎样的，就看他的爱是怎样的；因此爱是美善的人有一种热心，爱是邪恶的人有另一种热心。

四、美善之爱的热心与邪恶之爱的热心，在外在彼此相似，在内在却全然不相似。

五、美善之爱的热心在其内里藏着爱与友谊；邪恶之爱的热心在其内里藏着仇恨与报复。

六、婚姻之爱的热心称为妒忌。

七、妒忌像对着侵扰与配偶之爱的人燃烧的火；又像惧怕失去那爱的可怕惧怕。

八、妒忌在一夫一妻的人那里是属灵的，在多妻的人那里是属世的。

九、在彼此温柔相爱的配偶那里，妒忌是出于健全理性的正当悲痛，免得婚姻之爱被分开，从而消亡。

十、在彼此不相爱的配偶那里，妒忌出于许多原因；在有些人那里出于种种心智疾病。

十一、在有些人那里没有任何妒忌，也出于种种原因。

十二、对妾也有妒忌，却不像对妻子那样。

十三、牲畜与飞鸟也有妒忌。

十四、男子与丈夫那里的妒忌，与女子与妻子那里的不同。

以下依次解释这些条目。

358 一、热心本身来看，像燃烧的爱之火。

若不认识热心是什么，就不能认识妒忌是什么；因为妒忌是婚姻之爱的热心。热心像燃烧的爱之火，是因为热心属于爱，爱是属灵的热，这热在起源上像火。就第一点而言——热心属于爱——这是人所共知的；热心并凭热心行事，所领会的无非爱的力量。但当它兴起时，并不显出像爱，乃显出像仇敌与敌人，敌视并攻击伤害爱的人；因此也可以称为爱的防卫者与守护者。因为一切爱都是这样：当从自己的愉悦被震出时，就爆发为愤慨与恼怒，甚至狂怒。因此，若爱——尤其掌权的爱——被触动，就生出心的激动；若那触动造成伤害，就生出发炎。从这些可以看见：热心不是爱的最高程度，乃是燃烧的爱。一方的爱与另一方相对应的爱，像两个同盟；但当一方的爱起来反对另一方的爱时，它们就成为仇敌。原因是：爱是人生命的存在；因此攻击爱的人，就是攻击生命本身；那时对攻击者就生出发炎的状态，像任何被别人攻击要杀的人的状态一样。即便最平安的爱，也有这样的发炎——这从母鸡、鹅以及各类飞鸟显然可见：它们毫无惧怕地起来反对伤害雏鸟或夺走食物的人，并向他们扑去。某些牲畜有恼怒，野兽若幼崽被侵扰或猎物被夺走就有狂怒——这是人所共知的。爱所以说像

火一样燃烧，是因为爱无非是属灵的热，从天使太阳的火发出，那火是纯粹的爱。爱是像从火而来的热——这从活物身体的热显然可见，那热无非出于他们的爱；人也按着爱的升高而发热、被点燃。从这些显明：热心像燃烧的爱之火。

359 二、那爱的燃烧或火焰——也就是热心——是属灵的燃烧或火焰，出于对爱的侵扰与攻击。

热心是属灵的燃烧或火焰——从上所述显明。因为爱在灵界是从那里太阳发出的热，所以爱从远处在那里也显出像火焰；天堂天使那里的属天之爱是这样，地狱里的灵那里的地狱之爱也是这样。但当知道：那火焰不像自然界的火焰那样燃烧。

【2】热心从对爱的攻击兴起，是因为爱是各人生命的热；因此当生命的爱被攻击时，生命的热就点燃自己，抵抗，并向攻击者爆发，像仇敌一样凭自己的力量与权能行动——那力量与权能像从火向触动它的人爆发的火焰。它像火——这从眼睛闪烁、脸被点燃、以及说话的声音与姿态显明。爱所以这样行，因为它是生命的热，免得被熄灭；连同它，从自己的爱而来的一切活泼、生机与愉悦的可感知性也被熄灭。

360 爱怎样从对它的攻击被点燃并发炎成为热心，像火成为火焰——现在要说。爱住在人的意志里；但在意志本身里并不点燃，乃在理智里点燃。因为在意志里它像火，在理智里像火焰。爱在意志里对自己一无所知，因为在那里对自己毫无感觉，也不从自己在那里行动；这乃是在理智及其思想里作成的。因此当爱被攻击时，它就在理智里激怒自己，这是藉着种种推理作成的；这些推理像木头，火点燃它们，它们就从那里燃烧。因此那些推理就像同样多的引火物，或同样多的可燃材料，那属灵的火焰从中生出，又有许多样式。

361 人因自己的爱被攻击而点燃——真正的原因要揭开。人的形态在最深处从创造起就是爱与智慧的形态；人里面爱的一切情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智慧的一切觉知，都按最完全的秩序组成，以至于一同作成一心，从而成为一。它们被实质化了，因为实质是它们的主体。因此人的形态既由这些组成，就显明：若爱被攻击，那整个形态连同那里的一切与每一事物，也在瞬间或同时被攻击。又因为从创造起一切活物都被植入愿留在自己的形态里，共同的结构就从个别愿这一点，个别也从共同愿这一点。因此当爱被攻击时，它就藉着自己的理智防卫自己，理智又藉着理性与想象防卫——藉着这些它向自己呈现结局；尤其藉着那些与被攻击的爱一同行动的。若不这样行，因失去那爱，整个形态就会动摇。

【2】因此爱为要抵抗攻击，就使自己形态的实质变硬，并竖起仿佛成为冠毛，同样多的刺，也就是使自己卷曲；爱的这样激怒就称为热心。因此若没有抵抗的机会，就生出焦虑与悲痛，因为预见到内在生命连同其愉悦会熄灭。反过来，若爱被扶助并抚慰，那形态就放松自己、软化自己、扩张自己，形态的实质就成为柔和、温顺、宽厚，并有诱人之处。

362 三、人的热心是怎样的，就看他的爱是怎样的；因此爱是美善的人有一种热心，爱是邪恶的人有另一种热心。

热心既属于爱，就推出：它是怎样的，就看爱是怎样的；又因为爱总的来说是两种——善与由此而来的真之爱，以及恶与由此而来的伪之爱——因此总的来说有为着善与由此而来的真的热心，以及为着恶与由此而来的伪的热心。但当知道：这两种爱都有无限的种种；这从天堂的天使与地狱的灵显然可见：他们在灵界都是自己爱的形态，却没有一个天堂的天使在面貌、言语、步伐、姿态与举止上与另一个绝对相似；也没有一个地狱的灵绝对相似；即便他们增殖到无数的无数，也永远不能有。由此显明：爱有无限的种种，因为它们的形态是这样；热心也一样，因为它是爱的热心——就是说：一个人的热心绝不能与另一个人的热心绝对相似或相同。总的来说，有美善之爱的热心，也有邪恶之爱的热心。

363 四、美善之爱的热心与邪恶之爱的热心，在外在彼此相似，在内在却全然不相似。

热心在人人那里的外在都显出像忿怒与发火，因为那是被点燃、发炎的爱，要防卫自己不受侵犯者侵害，并要除去他。美善之爱的热心与邪恶之爱的热心在外在显出相似，是因为爱在热心里时，在二者那里都燃烧——但在善人那里只在外在燃烧，在恶人那里则外在与内在都燃烧；而内在看不见时，热心在外在就显出相似。但它们在内在全然不相似——这在紧接着的条目里可见。热心在外在显出像忿怒与发火——这从一切凭热心说话与行事的人可以看见、听见；例如：祭司凭热心讲道时，他说话的声音高、猛、尖、厉，脸发热出汗，抬高自己，捶讲台，并对行恶的人从地狱唤来火；许多别的人也是这样。

364 要把善人那里的热心与恶人那里的热心、以及它们的不相似，形成清楚的观念，就必须对人里面的内在与外在形成某种观念；为要形成，就用通俗的观念，因为也是为通俗的人说的；用核桃或杏仁及其核来表现。善人的内在像核在里面完好、美好，被惯常与本有的壳围着；恶人却全然不同：他们的内在像核——或因苦而不能吃，或腐烂，或被虫蛀——他们的外在却像壳或皮，或像本有的，或像贝壳一样发红，或像彩虹石一样着色；他们的外在显出是这样，里面却藏着上述那些内在。他们的热心也是这样。

365 五、美善之爱的热心在其内里藏着爱与友谊；邪恶之爱的热心在其内里藏着仇恨与报复。

已经说过：热心在外在显出像忿怒与发火，无论在美善之爱里的人，还是在邪恶之爱里的人；但因为内在不同，那些忿怒与发火也不同；如下：

【1】美善之爱的热心像属天的火焰，它从不向别人爆发，只是防卫自己，并且防卫自己抵挡恶——像恶冲进火里就被烧着那样；邪恶之爱的热心却像地狱的火焰，它从自己爆发并冲出，要吞灭别人。

【2】美善之爱的热心，当对方从攻击退回时，立刻熄灭并柔和下来；邪恶之爱的热心却持续，并不熄灭。

【3】原因是：在美善之爱里的人，其内在本身是柔和、温顺、友好、仁慈的；因此当外在为着防卫自己而变硬、卷曲、竖起，从而严厉行事时，仍被内在所在的善调和；恶人却不然：他们那里内在是敌对、不柔和、刚硬的，吐出仇恨与报复，并以那些的愉悦滋养自己；即便和解了，那些仍像灰烬下木头里的火潜伏着；这些火若不在世上爆发，死后也仍要爆发。

366 热心在外在于善人与恶人那里都显出相似；又因为圣言的末后感官由对应与表象组成，那里常论到耶和华说：他发怒、发火、报复、刑罚、抛进地狱，以及更多显出热心在外在的表象；因此他也被称为忌邪者；其实他里面丝毫没有忿怒、发火与报复；因为他是怜悯、恩典与慈爱本身，从而是善本身，其中绝不能有任何那样的事。关于这些，更多见《天堂与地狱》545至550节，以及《揭秘启示录》494，498，525，714，806节。

367 六、婚姻之爱的热心称为妒忌。

为着真正婚姻之爱的热心，是热心中的热心，因为那爱是爱中之爱，它为之热心的愉悦也是愉悦中的愉悦；因为那爱——如上所示——是一切爱的元首；原因是：那爱把妻子形成为爱的形态，把丈夫形成为智慧的形态，从这两种形态联合为一，所能发出的无非从智慧同时又从爱而来的品味。婚姻之爱的热心既是热心中的热心，就用新名称为妒忌，那是热心真正的原型。

368 七、妒忌像对着侵扰与配偶之爱的人燃烧的火；又像惧怕失去那爱的可怕惧怕。

这里论那些在与配偶的属灵之爱里的人的妒忌；下一条论那些在属世之爱里的人的妒忌；再下一条论那些在真正婚姻之爱里的人的妒忌。在属灵之爱里的人那里，妒忌是种种的，因为他们的爱是种种的；因为无论属灵还是属世的爱，绝没有一种在两人那里全然相似，在多人那里就更少。

【2】属灵的妒忌——或属灵人那里的妒忌——像对着侵扰他们婚姻之爱的人燃烧的火，是因为他们那里爱的起源在双方的内在里，那爱从自己的起源跟着被起源的事物直到其最末处，从这些并同时从最初处，把中间的——也就是心智与身体的——保持在可爱的联结里。这些人既是属灵的，在婚姻里就以联合为目的，并在那联合里看属灵的安息及其怡美；如今他们既从自己的灵拒绝了分离，那妒忌就像被激动、并向侵扰者喷射的火。

【3】它也像可怕的惧怕，是因为他们的属灵之爱意向成为一；因此若发生意外，或出现分离的表象，就生出可怕的惧怕——像两个联合的部分被扯开那样。这妒忌的描述是天堂里那些在属灵婚姻之爱里的人给我的；因为有属世的婚姻之爱、属灵的婚姻之爱，以及属天的婚姻之爱；关于属世的与属天的、以及它们的妒忌，将在随后两条里说。

369 八、妒忌在一夫一妻的人那里是属灵的，在多妻的人那里是属世的。

妒忌在一夫一妻的人那里是属灵的，是因为只有他们能领受属灵的婚姻之爱——如上已充分表明；说“有”，是指在他们那里是可能有的；在基督教世界——那里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它只在极少数人那里有，但那里仍是可能有的——这也在上面证实了。多妻的人那里婚姻之爱是属世的——见论一夫多妻那一章345，347节；那时妒忌也一样，因为它跟着爱。

【2】多妻者的妒忌是怎样的，若干关于东方人的亲眼叙述教导说：妻子与妾像囚徒一样被看守在牢里，被禁止并拦阻与一切男子来往；进入女眷院或她们被看守的内室，除了有太监陪伴以外，不许任何男子；又极度留意：她们中若有人用放荡的眼或脸色望过路的人；若发觉这样，那女子就被鞭打；若藉诡计与引进庭院的某个男子、或在外面行放荡，就处以死刑。

370 从这些已说明：多妻的婚姻之爱所燃起的妒忌之火是怎样的——它燃成忿怒与报复：在温和的人那里成忿怒，在不温和的人那里成报复；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爱是属世的，并不分有属灵的；这从论一夫多妻那一章所证明的推出，即：一夫多妻是放荡，345节；多妻者只要仍是多妻者，就是属世的，不能成为属灵的，347节。一夫一妻而属世的人那里，妒忌之火却不同：他们的爱不那么对着女子点燃，乃对着侵犯者；对着这些人成忿怒，对着女子成冷漠。多妻者却不然：他们的妒忌之火也因报复的狂热而燃烧。这也是原因之一：多妻者的妾与妻子死后多半被释放，被派到不加看守的女眷院，去做种种妇女的手工。

371 九、在彼此温柔相爱的配偶那里，妒忌是出于健全理性的正当悲痛，免得婚姻之爱被分开，从而消亡。

一切爱里面都有惧怕与悲痛：惧怕它消亡，悲痛它若消亡；婚姻之爱也一样；但它的惧怕与悲痛称为热心或妒忌。在彼此温柔相爱的配偶那里，那热心是正当的、出于健全理性的，是因为它同时是惧怕失去永远的幸福——不只自己的，也是配偶的——又因为它也是对着奸淫的防卫。就第一点而言——它是惧怕失去自己与配偶永远幸福的正当惧怕——这从迄今关于真正婚姻之爱所说的一切推出；也从这些推出：从那爱而来的，是他们灵魂的福、心智的安、胸怀的怡、身体的乐；这些既永远留在他们那里，就有对双方永远幸福的惧怕。那热心是对着奸淫的正当防卫——这是显然的；因此它像对着侵犯燃烧的火，并防卫自己抵挡那侵犯。从这些显明：温柔爱配偶的人，也是有妒忌的，但按着男子的智慧是正当且健全的。

372 已经说过：婚姻之爱里面植入着惧怕它被分开，以及悲痛它消亡，它的热心像对着侵犯的火；有一次思想这些时，我问有热心的天使：妒忌的座位在哪里；他们说：在领受妻子之爱并回爱的男子的理智里，它在那里的品质按着他的智慧；他们又说：妒忌与尊荣有某种共通，尊荣也在婚姻之爱里面，因为爱妻子的人也尊荣她。

【2】热心在男子那里住在他的理智里——他们说原因是：婚姻之爱藉着理智防卫自己，像善藉着真那样，从而妻子与丈夫那里共通的那些，藉着丈夫防卫；因此热心植入男子，又藉着男子并为着男子植入女子。问到它住在男子心智的哪个区域，他们回答：在他们的灵魂里，因为它也是对着奸淫的防卫；奸淫主要毁坏婚姻之爱，因此男子的理智在侵犯的危险里变硬，成为像角一样抵触奸淫者的。

373 十、在彼此不相爱的配偶那里，妒忌出于许多原因；在有些人那里出于种种心智疾病。

彼此不相爱的配偶仍有妒忌的原因，主要是权势的尊荣、惧怕自己与妻子的名声受损，以及惧怕家务被破坏。男子有权势的尊荣——就是说，他们愿因那尊荣被抬高——这是人所共知的；因为只要他们有这尊荣，就像心志抬高，而不是在男女中间垂着脸；那尊荣也附带着刚强之名，因此军务长比别人更有这妒忌。惧怕自己与妻子的名声受损，与前一原因相连；再加上：与娼妓同居、家里有淫窝，是耻辱。有些人的妒忌是免得家务被破坏，是因为那样丈夫就被极度轻视，互相的义务与帮助也被拆散；但这妒忌在有些人那里随时间消歇而变为无有；在有些人那里则转为纯粹伪装的爱。

374 有些人的妒忌出于种种心智疾病——这在世上不是隐蔽的；因为有些妒忌的人不断思想妻子不忠，只要听见或看见她们与男子友好地说话、或谈到男子，就相信她们是娼妓；有许多心智的毛病造成那疾病，其中首要的是多疑的幻想：若长久滋养，就把心智带进同类之灵的群体，从那里难以被救出；它也在身体里坚固自己，使血清从而血液变得黏稠、粘滞、浓厚、缓慢、尖锐；力量的缺乏也加重它，因为那使心智不能从自己的多疑里被举起；力量的临在举起，力量的缺席却动摇——因为后者使心智下坠、坍塌、萎靡，那时就越来越沉入那幻想，直到发狂，而这变成责难的愉悦，以及在所能之处的辱骂。

375 也有某些地区的家族，比别人更患妒忌的疾病；他们把妻子监禁起来，专横地拦阻她们与男子交谈，用向下伸出的格栏挡住她们从窗户望见男子，若滋养的疑心抓住了理由，就用死刑的威胁恐吓她们；此外还有她们的妒忌丈夫在那里使她们所受的别的严厉。

【2】但这妒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思想在教会属灵事上的被囚与窒息；另一个是内在的报复贪欲。就第一个原因——思想在教会属灵事上的被囚与窒息——而言，它作成什么，可从上面所证明的推出：人人的婚姻之爱按着他那里教会的状态，又因为教会从主而来，那爱唯独从主而来（参130，131节）；因此当活人与死人被就近、被呼求以代替主时，就推出：没有能与婚姻之爱同行的教会状态；当他们的心智因残酷监禁的威胁而被恐吓去作那敬拜时，就更少；因此思想连同言语被强暴地囚禁并窒息；这些既被窒息，就流入那些或敌对教会的，或为着教会的想象；从这些涌出的无非对着娼妓的热，以及对着妻子的冷；从这二者同时在一个主体里，就流出那样无法管束的妒忌之火。

【3】就第二个原因——内在的报复贪欲——而言，这全然拦阻婚姻之爱的流入，吸收它、吞没它，把它那属天的愉悦转为报复的愉悦——那是地狱的——而这愉悦最邻近的定向是对着妻子。从表象看来，周围地区有毒气息所浸透的大气的恶性，也是次要的原因。

376 十一、在有些人那里没有任何妒忌，也出于种种原因。

没有妒忌、以及妒忌消歇的原因有许多：尤其是那些不把婚姻之爱看得比放荡之爱更重、同时又无光荣、把名声声誉看作无关紧要的人——他们与有妻的皮条客没有两样。也有人从这样的确认拒绝了妒忌：它搅扰心神，看守妻子也是徒然，若看守反而刺激她，因此更好闭着眼睛，甚至不要从门上钥匙孔望进去，免得有什么被视觉发现。有些人因加在妒忌之名上的毁谤而拒绝它，思想真正的男子什么也不怕。有些人被迫拒绝它，免得家务败坏，也免得妻子若被指控她所犯的情欲，自己就落入公开的辱骂。此外，妒忌在那些因缺乏能力而许可妻子自由的人那里消歇为无；也有人为着生育后嗣而许可；还有人为着利益；以及诸如此类。也有放荡式的婚姻：双方从彼此同意都给情欲自由，却仍以市民的体面彼此相见。

377 十二、对妾也有妒忌，却不像对妻子那样。

对妻子的妒忌从人里面的最内在涌出，对妾的妒忌却从外在涌出，因此是另一类。对妻子的妒忌从最内在涌出，是因为婚姻之爱住在那里；它所以住在那里，是因为婚姻藉着约所立定的永远约定，也藉着一方属于另一方的权利平等，联合灵魂，并在上层联结心智；这联结与那联合一旦植入，就仍是不可分的，无论此后插进来的爱是热是冷。

【2】因此，从妻子而来的对爱的邀请，会从最内在直到最末处使整个男子冰冷；从妾而来的对爱的邀请，却不那样使情人冰冷。对妻子的妒忌还加上因尊荣而来的名声野心；这附加的妒忌并不对着妾。但这两种妒忌仍按着从妻子所领受的爱、以及从妾所领受的爱的座位，并同时按着领受那爱的男子的判断状态，而各有不同。

378 十三、牲畜与飞鸟也有妒忌。

猛兽——如狮子、老虎、熊，以及更多——当它们有幼崽时有妒忌，这是人所共知的；公牛也有，即便它们没有牛犊。公鸡尤为显著：它们为着自己的母鸡与情敌争斗，直到死。它们所以有那样的妒忌，是因为它们是爱荣耀的情人，那爱的荣耀不能忍受同等者；它们比一切种类与品种的飞鸟更是爱荣耀的情人——这从它们的姿态、点头、步伐与叫声显明。尊荣的荣耀在情人与非情人的男子那里都诱发、抬高并加剧妒忌——这在上面已证实。

379 十四、男子与丈夫那里的妒忌，与女子与妻子那里的不同。

但那些分别不能清楚传述，因为妒忌在属灵相爱的配偶那里是一种，在只属世相爱的配偶那里是一种，在心神不合的配偶那里是一种，在把配偶置于自己顺从之轭下的配偶那里又是一种。男子的与女子的妒忌就本身来看是不同的，因为起源不同：男子妒忌的起源在理智里，女子的却在应用于自己丈夫理智的意志里；因此男子的妒忌像发火与忿怒的火焰，女子的却像被种种惧怕、对丈夫的种种观望、对自己之爱的种种顾虑、以及不藉妒忌向丈夫敞开这爱的种种谨慎所抑制的火。所以不同，是因为妻子是爱，男子是领受者；妻子不宜在男子那里耗尽自己的爱，领受者在妻子那里却不那么一样。

【2】属灵人那里却不然：在他们那里，丈夫的妒忌转入妻子，像妻子的爱转入丈夫；因此双方对着侵犯者的企图显出彼此相似；但妻子的妒忌被吹进丈夫，对着侵犯的娼妓的企图——那像流泪的悲痛，并激动良心。

380 对此再附上两则记事；第一则如下。

有一次我因极多的人把创造归给自然、从而把日下与日上的一切都归给自然而惊愕；他们看见什么就从心里承认说："这岂不是自然的？"当被问：为什么说那些是自然的，而不说是神的——虽然他们有时也与众人一同说神创造了自然，因此他们同样可以说所见的是神的，也可以说是自然的——他们几乎以静默的内声回答："神若不是自然，又是什么？"这一切人都从宇宙由自然创造的说服、以及从那狂妄如从智慧而来，而显得光荣，甚至把一切承认宇宙由神创造的人看作地上爬行、磨着铺好的路的蚂蚁，把有些人看作在空中飞的蝴蝶；称他们的教义为梦，因为他们看见所看不见的；说：谁看见了神，谁又看不见自然？

【2】当我因那样多人而惊愕时，一位天使站在我旁边，对我说："你在思想什么？"我回答："思想那些相信自然创造了宇宙的人何其多。"天使对我说："整个地狱都是那样的人，那里称他们为撒但与魔鬼：撒但是为自己确证自然、从而否认神的；魔鬼是过着恶行生活、从而从心里抛弃一切对神的承认的。但我要领你到西南方那些学园——那里有那样的人，却还不在地狱里。"他拉着我的手领我去；我看见小屋，里面是学园，中间有一座像其余的公堂；那公堂用沥青色的石头建造，上面覆着仿佛金与银闪烁的玻璃般薄片，像所谓的玛丽亚冰，处处点缀着同样发亮的贝壳。

【3】我们走近敲门，立刻有人开门说："欢迎。"他跑到桌边，拿来四本书，说："这些书是智慧，今日许多国度都向它鼓掌；这本书或智慧，法国许多人鼓掌，这本书德国许多人，这本书荷兰有些人，这本书英国有些人。"又说："若你们愿看，我要使这四本书在你们眼前发光。"于是他倾出并环绕自己名声的荣耀，书立刻仿佛从光里闪耀；但这光在我们眼前立刻消失。那时我们问："你如今在写什么？"他回答：如今从自己的宝库取出并展开最内在智慧的那些事，总括起来是这些：一、自然是生命的，还是生命是自然的。二、中心是扩展的，还是扩展是中心的。三、论自然与生命的中心与扩展。

【4】说完这些，他坐在桌边的宝座上；我们却在他那宽敞的学园里走动。他桌上有一支蜡烛，因为那里没有太阳的白昼之光，乃有月亮的夜间之光；我所希奇的是：那蜡烛仿佛在那里四处移动并照明；但因为烛芯没有剪过，照明很少。他写作时，我们看见种种形态的像从桌上飞向墙壁，在那夜间月光里显出像美丽的印度鸟；但当我们开门时，看哪，它们在太阳白昼之光里显出像翅膀成网状的蝙蝠；因为那些是似真的事，藉着确证成了谬误，被他巧妙地连成系列。

【5】看了这些，我们走近桌边，问他如今在写什么。他说："论那第一点：自然是生命的，还是生命是自然的。"关于这点他说：他能确证双方，并使它成为真；但因为里面藏着某种隐秘，他所惧怕的，他不敢确证别的，只确证自然是生命的——就是说，出于生命——而不确证生命是自然的——就

是说，出于自然。我们温和地问：里面所藏他所惧怕的隐秘是什么？他回答：是怕被教士称为自然主义者，从而被称为无神论者，也被平信徒称为理智不健全的人——因为这些人或从盲目的信仰相信，或从确证那信仰的视觉看见。

【6】但那时我们从某种为着真理的热心愤慨，对他说：“朋友，你大错了；你的智慧——就是写作的巧妙——诱惑了你，名声的荣耀诱使你确证你所不信的。你岂不知道：人的心智能被举到感官之上——那些是从身体感官而来的思想里的——当被举起时，就看见上面属于生命的，以及下面属于自然的？生命若不是爱与智慧，又是什么？自然若不是它们的器皿——藉着它作成结果或功用——又是什么？这些岂能成为一，除非像主动与工具？光岂能与眼睛成为一，声岂能与耳朵成为一？这些的感觉若不是从生命而来，它们的形态若不是从自然而来，又从何而来？人体若不是生命的器官，又是什么？那里的一切与每一事物岂不是有机地形成，好产出爱所愿与理智所思想的？身体的器官岂不是从自然而来，爱与思想岂不是从生命而来？这些岂不是彼此全然有分别？把才智的眼再举高一点，你就会看见：生命的是受感与思想，受感从爱而来，思想从智慧而来，二者都从生命而来——因为，如已说过，爱与智慧就是生命。若你再把理解的机能举高一点，你就会看见：除非某处有它的源头，就没有爱与智慧，那源头是爱本身与智慧本身，从而是生命本身，这些就是神，自然从他而来。”

【7】此后我们与他谈第二点：中心是扩展的，还是扩展是中心的；我们问：他为什么讨论这个？他回答：为的是要推出自然与生命的中心与扩展，从而推出二者的起源。我们问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像先前一样回答：他能确证双方，但因惧怕失去名声，他确证扩展是中心的——就是说，从中心而来；“虽然我知道太阳之先已有某种东西，遍在宇宙各处，这些从自己汇流成秩序，从而成了中心。”

【8】但那时我们再次从愤慨的热心对他说：“朋友，你发狂了。”他听见这话，把宝座从桌边拉开，恐惧地望着我们，那时侧耳听着，却又笑着。我们继续说：“还有什么比说中心从扩展而来更发狂的？我们所说你的中心，是指太阳，所说你的扩展，是指宇宙，从而是说宇宙在没有太阳的情况下存在。太阳岂不是造成自然及其一切属性——那些唯独依赖从太阳经大气发出的热与光？这些先前在哪里？但这些从何而来，我们在随后的讨论里要说。大气以及地上的一切，岂不像表面，太阳是它们的中心？没有太阳，那些一切是什么？它们岂能存留片刻？因此太阳之先那些一切是什么？它们岂能存留？存留岂不是不断的存在？因此自然的一切的存留既从太阳而来，就推出：它们的存在也从太阳而来；这是人人看见、并从亲眼承认的。

【9】后起的岂不是像存在一样也从先起的存留？若表面是先起的，中心是后起的，先起的岂不是从后起的存留——这却违背秩序的法则？后起的怎能产出先起的，外在怎能产出内在，粗怎能产出精？因此构成扩展的表面怎能产出中心？谁看不出这违背自然的法则？我们举出这些从理性分析而来的论据，为要确证扩展从中心存在，而不是反过来——虽然凡正当思想的人，没有这些论据也看见这一点。你说扩展从自己汇流成中心；岂是偶然汇入那样奇妙惊人的秩序，使一为着另一，使一切与每一事物为着人、以及他从神而来的永远生命？自然岂能从某种爱藉着某种智慧预备这些？岂能从人作成天使，从天使作成天堂？放下这些并思想，你关于自然从自然存在的观念就会倒下。”

【10】此后我们问他：关于第三点——论自然与生命的中心与扩展——他曾思想什么、如今思想什么；他是否相信生命的中心与扩展与自然的中心与扩展是同一的？他说他犹豫：先前曾思想自然的内在活动就是生命，构成人生命本质的爱与智慧从那里而来，太阳的火藉着热与光、以大气为媒介产出那些；但如今从所听见关于人永远生命的话陷入两可，这两可使心智时而向上、时而向下；向上时承认先前一无所知的中心，向下时看见他所信为唯一的中心；又说生命从先前一无所知的中心而来，自然从先前所信为唯一的中心而来；二者各有扩展环绕自己。

【11】对此我们说：好，只要他也愿从生命的中心与扩展看自然的中心与扩展，而不是反过来。我们教导他：天使天堂之上有太阳，那是纯粹的爱，在表象上像尘世的太阳一样是火；从那太阳发出的热，成为天使与人的意志与爱，从那里的光成为他们的理智与智慧；属于生命的那些称为属灵的，从尘世太阳发出的那些是生命的容器，称为属世的；又说：生命中心的扩展称为灵界，它从自己的太阳存留；自然的扩展称为自然界，它从自己的太阳存留。如今因为空间与时间不能论到爱与智慧，乃以状态代替那些，所以环绕天使天堂太阳的扩展不是延展，却仍在尘世太阳的延展里，并按着那里活的主体的领受——领受又按着形态——而在他们那里。

【12】但那时他问：尘世或自然的太阳的火从何而来？我们回答：从天使天堂的太阳而来，那不是火，乃是从神——他是爱本身——最近发出的神性之爱。他对此希奇，我们这样证明：“爱在其本质里是属灵的火；因此圣言在其属灵意义上，火表示爱；因此祭司在圣殿里祈求属天的火充满心——所指的是爱。以色列人那里祭坛的火与灯台的火，所代表的无非神性之爱。人血的热或生命的热，以及一般活物的热，无非从构成他们生命的爱而来；因此人当爱被抬高成热心、忿怒与发火时，就燃烧、发热、发炎。因此，属灵的热——就是爱——在人那里产出属世的热，甚至点燃并烧红他们的脸与肢体——从这些可以显明：自然太阳的火无非从属灵太阳的火而来，那是神性之爱。

【13】如今扩展既从中心生出，而不是反过来——如上所说——又因为生命的中心——就是天使天堂的太阳——是从神——他在那太阳中间——最近发出的神性之爱；从那中心而来的扩展称为灵界；又因为从那太阳生出了尘世的太阳，从这太阳生出了它的扩展——称为自然界——就显明：宇宙由独一的神所创造。”此后我们离开；他陪我们到学园院子外面，并以新的才智敏锐与我们谈天堂与地狱、以及神性看顾。

381 第二则记事。有一次我环顾灵的世界，远远看见一座宫殿被群众环绕、仿佛围困；也看见许多人跑来。我希奇这事，就迅速出了屋子，问一个跑来的人那里是什么事。他告诉说：有三位新来的人从尘世被提到天堂，看见那里的宏伟，也看见惊人美丽的童女与妻子；从那天堂被放下来后，他们进了那宫殿，叙述所见的，尤其是那样的美丽——他们的眼睛从未见过，除非被属天空气的光照明也不能看见。他们论自己说：在世上是法国的演说家，曾致力于口才，如今临到他们要讲论美的起源的欲望。这事在邻近传开了，群众就为着听而涌来。听见这些，我也赶去进去，看见那三个人站在中间，穿着蓝宝石色的袍，金线按着折向织入，仿佛金光闪耀；他们站在某个讲台后面，准备说话；立刻有一位登上讲台后的台阶，要讲论女性美的起源，说出这些。

382 “美的起源若不是爱，又是什么？爱流入少年人的眼睛并点燃它们时，就成为美；因此爱与美是同一件事。因为爱从最内在用某种火焰给待嫁童女的脸着色，从那透明而来的是她生命的曙光与紫红。谁不知道：那火焰把光线射进她的眼睛，又从这些作为中心倾泻到脸的圆面，也降到胸怀，点燃心，从而使人受感——正像火以热与光使旁边的人受感？那热是爱，那光是爱的美。整个世界一致确证：各人按着自己的爱而可爱、美丽；但仍有一种男性的爱，另一种女性的爱；男性的爱是爱智慧，女性的爱是爱那在男性里的爱智慧之爱。因此少年人越是爱智慧，对童女就越可爱、美丽；童女越是少年人智慧之爱，对少年人就越可爱、美丽。因此爱怎样迎见并亲吻另一方的爱，美也就怎样。所以我归结：爱按着自己的样式形成美。”

383 此后第二位起来，要以优雅的言辞揭示美的起源；他说：“我听见爱是美的起源，但我不同意。谁知道爱是什么？谁用某种思想的观念默想过它？谁用眼睛看见过它？说它在哪里？但我断言：智慧是美的起源——在女子那里是最内在潜伏、隐藏的智慧，在男子那里是显明、突出的智慧。人若不是从智慧，又从何成为人？若不从那里，人就会是雕像或图画。童女在少年人那里留意什么，岂不是他怎样有智慧？少年人在童女那里留意什么，岂不是她怎样是自己智慧的情感？我所说的智慧，是指真正的道德，因为那是生命的智慧。因此，当潜伏的智慧就近并拥抱显明的智慧——这在双方的灵更内在处作成——时，它们就彼此亲吻并联合，那称为爱，那时双方就彼此显出像美。总而言之：智慧像火的光或光辉，它吸引眼睛，并按着吸引形成美。”

384 此后第三位起来，说出这些：“美的起源不是单独的爱，也不是单独的智慧，乃是爱与智慧的联合——少年人那里爱与智慧的联合，以及童女那里智慧与自己之爱的联合；因为童女不爱自己里面的智慧，乃爱少年人里面的智慧，从而看他为美；少年人在童女那里看见这一点时，就看她为美。因此爱藉着智慧形成那美，智慧从爱领受那美。是这样——这在天堂显然可见。我在那里看见童女与妻子，并留意美，看见童女那里全然是一种，妻子那里是另一种：童女那里只有美的光泽，妻子那里却有美的光辉；我看见分别像钻石从光里闪烁，以及红宝石同时从火里发光。美若不是视觉的怡悦，又是什么？这怡悦的起源若不是爱与智慧的游戏，又从何而来？从那游戏，视觉发红，那红从眼到眼振动，并呈现美。脸的美若不是红与白、以及二者彼此可爱的混合，又是什么作成的？红岂不是从爱而来，白岂不是从智慧而来？因为爱从自己的火发红，智慧从自己的光发白。这两样在天堂两位配偶的脸上我曾清楚看见：妻子那里是白中之红，丈夫那里是红中之白；我留意到：它们从彼此对望而闪耀。”第三位说这些时，会众鼓掌喊道：“这位胜了！”忽然火焰般的光——那也是婚姻之爱的光——以光辉充满屋子，同时以怡美充满他们的心。

第十七章　论婚姻之爱与对婴儿之爱的结合

385 有种种迹象显明：婚姻之爱与对婴儿之爱——称为亲子之爱——是相结合的；也有种种迹象能使人相信它们不相结合。因为在从心里相爱的配偶那里有对婴儿之爱，在心里不合的配偶那里也有；在已分离的人那里也有，有时在这些人那里比在那些人那里更温柔、更强烈。但尽管如此，对婴儿之爱与婚姻之爱是永远相结合的——这可以从它从之流入的起源显明；那起源虽在领受者那里有种种变化，那两种爱仍仍是不可分的，正像最初的目的在最末的目的——就是结果——里面；婚姻之爱的最初目的是生育后裔，最末的目的——就是结果——是已生出的后裔。最初的目的把自己带进结果，并在那里像在自己的开端里，并不离开它——这可以从目的与原因按秩序进到结果的理性直觉看见。但因为许多人的推理只从结果开始，并从那些进到某些推论，而不从原因、并从那些分析地到结果，以及诸如此类，因此光的理性就不能不成为云的昏暗，从表象与谬误生出的偏离就从那里而来。但为要看见婚姻之爱与对婴儿之爱在内在相结合——尽管在外在相分离——将按下列次序证明：

一、有两种普遍的氛围从主发出，为要保守宇宙在被造的状态里；其中一种是生育的氛围，另一种是守护所生之物的氛围。

二、这两种普遍的氛围与婚姻之爱的氛围、以及对婴儿之爱的氛围成为一。

三、这两种氛围普遍地与个别地流入天堂的一切与世界的一切，从最初直到最末。

四、对婴儿之爱的氛围，是守护并养活那些不能自己守护并养活自己的人的氛围。

五、这氛围既影响恶人，也影响善人，并安排各人从自己的爱去爱、守护并养活自己的后裔。

六、这氛围主要影响女性，从而影响母亲，又从她们影响男性或父亲。

七、这氛围也是从主而来的纯真与平安的氛围。

八、纯真的氛围流入婴儿，并藉着他们流入父母，使他们受感。

九、它也流入父母的灵魂，并与婴儿那里同样的氛围相结合；又尤其藉着触摸被注入。

十、在婴儿那里纯真退去的程度里，情感与结合也放松，并依次直到分离。

十一、父母对婴儿的理性纯真与平安的状态，是他们从自己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乃从别人——尤其从父亲与母亲——知道并能；那状态也依次退去，像他们从自己知道并能、而不从父母那样。

十二、那氛围按秩序从目的经原因进到结果，并作成周期；藉着这些，创造被保守在预先看见并预备的状态里。

十三、对婴儿之爱是下降的，不是上升的。

十四、妻子在受孕之先有一种爱的状态，受孕之后直到生产有另一种。

十五、婚姻之爱与对婴儿之爱在父母那里，藉着属灵的原因以及由此而来的属世原因相结合。

十六、对婴儿与儿女之爱，在属灵的配偶那里是一种，在属世的配偶那里是另一种。

十七、在属灵人那里，那爱从内在或先起的而来；在属世人那里，却从外在或后起的而来。

十八、因此那爱在彼此相爱的配偶那里有，也在全然不相爱的配偶那里有。

十九、对婴儿之爱死后仍存留，尤其在妇女那里。

二十、婴儿在主的看顾下藉着她们受教育，并像在世上一样在身材与聪明上增长。

二十一、那里由主预备：使他们那里婴儿的纯真成为智慧的纯真，从而使婴儿成为天使。

以下依次解释这些条目。

386 一、有两种普遍的氛围从主发出，为要保守宇宙在被造的状态里；其中一种是生育的氛围，另一种是守护所生之物的氛围。

从主发出的神性称为氛围，因为它从他发出，环绕他，充满两个世界——灵界与自然界——并作成主在创造中预定、并在创造之后看顾的那些目的的结果。凡从主体流出、环绕并围住它的，都称为氛围；例如：从太阳环绕太阳的光与热的氛围，从人环绕人的生命氛围，从灌木环绕灌木的香气氛围，从磁铁环绕磁铁的吸引氛围，以及诸如此类。

【2】但这里所论的普遍氛围，是从主环绕他而来的；并从灵界的太阳发出，主在那太阳中间。从主藉着那太阳发出热与光的氛围，或同一回事——爱与智慧的氛围，为要作成目的——就是功用；但那氛围按着功用以种种名称标明。为着藉着连续的世代保守宇宙在被造状态里而展望的神性氛围，称为生育的氛围；为着保守世代在其开端、并此后在其进程里而展望的神性氛围，称为守护所生之物的氛围。除这两种以外，还有许多别的神性氛围，按着功用以别的方式命名（参222节）。藉着那些氛围作成功用的运作，是神性的看顾。

387 二、这两种普遍的氛围与婚姻之爱的氛围、以及对婴儿之爱的氛围成为一。

婚姻之爱的氛围与生育的氛围成为一——这是显然的；因为生育是目的，婚姻之爱是藉着它的中间原因，目的与原因在作成与结果里成为一，因为它们一同行动。对婴儿之爱的氛围与守护所生之物的氛围成为一——这也是显然的；因为它是从先前的目的——就是生育——发出的目的，对婴儿之爱是藉着它的中间原因。因为目的按系列前进，一个在另一个之后，在前进时，最末的目的成为最初的，就这样再往前，直到它们停住或止息的界限。关于这些，更多见第十二条的解释。

388 三、这两种氛围普遍地与个别地流入天堂的一切与世界的一切，从最初直到最末。

说普遍地与个别地，是因为说到普遍时，同时理解构成它的个别；因为普遍从这些存在并成立，从而从这些得名，像整体从部分那样；因此若除去个别，普遍就只是空名，像表面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因此把普遍的治理归于神，却除去个别，是虚空的话，像对空虚的宣讲。与地上君王的普遍治理相比也不成立。因此如今说：这两种氛围普遍地与个别地流入。

389 生育与守护所生之物的氛围——或婚姻之爱与对婴儿之爱的氛围——流入天堂的一切与世界的一切，从最初直到最末，是因为凡从主发出的——或从那因他而来、他在其中的太阳发出的——都穿过被造的宇宙直到其一切的最末处；原因是：称为属天与属灵的、在进程中的神性，是没有空间与时间的。属灵的没有延展的论断——因为没有空间与时间——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凡从主发出的，都在瞬间从最初到最末。婚姻之爱的氛围是这样普遍的——见上文222至225节。

【2】对婴儿之爱的氛围也一样——这从天堂里那爱显明，那里有从地上来的婴儿；也从世上人那里、牲畜与飞鸟、蛇、昆虫那里那爱显明。这爱的类似也在植物界与矿物界：在植物界，种子被壳像绷带一样守护，并另外在果子里像在家里，又以汁液像奶一样滋养；矿物里也有某种类似——这从母岩与匣显明，贵重的宝石与贵金属被藏在其中并被守护。

390 生育的氛围与守护所生之物的氛围在连续的系列里成为一，是因为生育之爱延续进对所生之物的爱。生育之爱是怎样的，从它的愉悦可知——那是超绝、超越的；男子那里生育的状态在那愉悦里，女子那里领受的状态尤为显著。这至高的愉悦连同它的爱跟着进到生产，并在那里充满自己。

391 四、对婴儿之爱的氛围，是守护并养活那些不能自己守护并养活自己的人的氛围。

从主藉着从他发出的氛围作成的功用运作，是神性的看顾——这在上文386节已说过；因此这所指的就是守护并养活那些不能自己守护并养活自己的人的氛围。因为从创造起，被造之物就要被保守、看守、守护并养活，否则宇宙就会倾覆；但这不能在那些被留下自由抉择的活物那里直接从主作成，乃藉着植入父亲、母亲、养育者的自己的爱间接作成。他们的爱是从主而来在他们里面的爱——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感知流入，更不感知主的全在。但谁看不出：这不是自然的，乃是神性的看顾藉着自然在自然里运作；那样的普遍若不是从神藉着某个在宇宙中心的属灵太阳而来，就不能有——那太阳的运作既没有空间与时间，就是瞬间的、临在的，从最初到最末。

【2】那神性的运作——就是主的神性看顾——怎样被活物领受，将在下文说。母亲与父亲守护并养活婴儿，因为婴儿不能自己守护并养活自己——这不是那爱的原因，乃是那爱落进理智而生的理性原因；因为人若单凭这原因，没有被吹进并吹动它的爱，或没有强迫他的法律与刑罚，就不会比雕像更多地为婴儿打算。

392 五、这氛围既影响恶人，也影响善人，并安排各人从自己的爱去爱、守护并养活自己的后裔。

对婴儿之爱或亲子之爱在恶人那里与在善人那里一样有——经验作证；在温和与不温和的牲畜那里也一样；甚至在恶人那里，像在不温和的牲畜那里，有时更强烈、更炽热。原因是：凡从主发出并流入的爱，在主体里都转为他生命之爱；因为每一个有生命的主体所感觉的无非是从自己爱，因为他不感知流入；当他也实际上爱自己时，就把对婴儿之爱作成自己之爱所特有的，因为他仿佛在他们里面看见自己、在自己里面看见他们，并这样与他们联合为一。

【2】因此那爱在不温和的牲畜那里更凶猛——如公狮母狮、公熊母熊、公豹母豹、公狼母狼，以及类似的——过于在马、鹿、山羊、羊那里；原因是：那些不温和的牲畜支配温和的，从而自我之爱占优势，这爱在自己的后裔里爱自己；因此如已说过，流入的爱转为自己的。流入之爱这样翻转为自己的，从而恶父母对幼崽与胎儿的守护与养活，是出于主的神性看顾；否则人类就只剩少数人，凶猛的牲畜——它们仍有功用——也一个都不剩。从这些显明：各人被安排从自己的爱去爱、守护并养活自己的后裔。

393 六、这氛围主要影响女性，从而影响母亲，又从她们影响男性或父亲。

这从先前同样的起源推出：婚姻之爱的氛围被女子领受，并藉着女子转入男子，因为女子生而为男子理智之爱，理智是领受者；对婴儿之爱也一样，因为它在起源上从婚姻之爱而来。母亲对婴儿有最温柔的爱，父亲较少温柔——这是人所共知的。女子生而进入的婚姻之爱里铭刻着对婴儿之爱——这从少女对婴儿、以及对她们所带、所穿、所亲、并贴在胸怀的那些像的可爱、亲近的情感显明；男孩没有那样的情感。

【2】表象上，母亲对婴儿之爱仿佛从她们在子宫里用自己的血滋养婴儿而来，从而从对自己生命的据有、并从同情的联合而来；但这仍不是那爱的起源，因为若母亲不知道，生产后把另一个婴儿放在亲生的位置上，那婴儿也会以同等的温柔被爱，像是自己的一样；此外婴儿有时被乳母爱得比母亲更多。从这些推出：那爱无非从植入每一位女子的婚姻之爱而来，那爱附带着受孕之爱，妻子从那爱的愉悦被预备去领受；这是那爱的最初，连同它的愉悦在生产后全然转入胎儿。

394 七、这氛围也是从主而来的纯真与平安的氛围。

纯真与平安是天堂两个最内在的；称为最内在，因为它们直接从主发出；因为主是纯真本身与平安本身。主因纯真被称为羔羊，因平安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约14:27）；也指他们进某城或某家时当问安的平安：若那家配得，平安就临到它，若不配得，平安就归回（太10:11–13）；因此主也称为和平之君（赛9:5，6）。纯真与平安是天堂最内在的——也因为纯真是一切善的存在，平安是属于善的一切愉悦之福；见《天堂与地狱》论天堂天使纯真状态276至283节，论天堂平安状态284至290节。

395 八、纯真的氛围流入婴儿，并藉着他们流入父母，使他们受感。

婴儿是纯真——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他们的纯真从主流入——却不为人知。从主流入，因为他自己是纯真本身——如上刚说过；也不能有任何东西流入——因为不能有——除非从它的源头而来，那源头就是那本身。婴儿的纯真——那使父母受感的——是怎样的，略说几句。它从他们的脸、从他们某些姿态、从他们最初的言语显明，并使人受感。他们有纯真，因为他们不从内在思想——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善与恶、真与伪，好从那些思想；因此他们没有从自己而来的谨慎，也没有从深思而来的意图，从而没有恶的目的；他们没有从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得来的自己；他们不把任何东西归于自己；凡领受的都归于父母；以赐给他们的微小之物为满足；不为衣食忧虑，也不为将来忧虑；不望着世界从而贪求许多；爱自己的父母、乳母，以及同在纯真里玩耍的伙伴婴儿；他们容让自己被带领，听从而顺从。这是婴儿的纯真，它是称为亲子之爱的那爱的原因。

396 九、它也流入父母的灵魂，并与婴儿那里同样的氛围相结合；又尤其藉着触摸被注入。

主的纯真流入第三层天堂的天使——那里众人都在智慧的纯真里——并穿过较低的众天堂，却只穿过那里天使的纯真，从而直接又间接地流入婴儿；这些几乎像雕像的形态，却仍能藉着众天堂从主领受生命。但若父母不也在自己的灵魂里、以及心智的最内在里领受那流入，他们就不会徒然被婴儿的纯真所感；另一方里必须有某种相称且同类的东西，藉着它作成交通，并作成领受、情感、从而结合；否则就会像软种子落在燧石上，或像羔羊被丢给狼。因此如今：流入父母灵魂的纯真与婴儿的纯真相结合。

【2】这结合藉着身体的感官作成，但在父母那里尤其藉着触摸——经验能教导：视觉因看见他们而最内在地怡悦，听觉因他们的言语，嗅觉因他们的气味。纯真的交通从而结合尤其藉着触摸作成——这从把他们抱在臂上的怡美、从拥抱与亲吻显然可见，母亲尤为如此：她们以婴儿的口与脸伏在膝上为乐，同时又触摸他们在那里的手掌；一般也从吮乳与吃奶；此外从抚摸他们赤裸的身体，以及在膝上不懈地为他们裹布与洗净。

【3】藉着触摸的感觉，配偶之间作成爱及其怡悦的交通——这在上面已多次证明；藉着它也作成心智的交通，是因为手是人的最末处，人的最初也同时在最末处；藉着这一点，身体的一切与心智的一切——那些中间的——也被保持在不可分的联结里。因此耶稣触摸婴儿（太19:13，15；可10:13，16）；也藉着触摸医治病人；触摸他的人也得了医治；因此今日按立祭司职也藉着按手作成。从这些显明：父母的纯真与婴儿的纯真藉着触摸——尤其手的触摸——彼此迎见，并这样仿佛藉着亲吻相结合。

397 纯真藉着接触在牲畜与飞鸟那里作成与在人那里相似的事——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作成相似的事，是因为凡从主发出的，都在瞬间贯穿宇宙（参388至390节）；又因为它按层级、并藉着连续的中介前进，因此不只进到动物，也进到更远的植物与矿物（参389节）；也进到地本身——那是一切植物与矿物的母亲；因为地在春天处于预备领受种子的状态，仿佛在子宫里，领受之后仿佛受孕，抚育

它们、怀着它们、孵出它们、哺育它们、养活它们、给它们穿衣、教育它们、看守它们，并仿佛爱从它们而来的后裔，以及诸如此类。当生育的氛围在那里前进时，对一切种类的动物——直到虫——岂不也一样？地既是植物的共同母亲，也是每个蜂巢里蜜蜂的共同母亲——这已在考察中显明。

398 十、在婴儿那里纯真退去的程度里，情感与结合也放松，并依次直到分离。

对婴儿之爱或亲子之爱按着纯真从他们退去而从父母退去，在人那里退去直到儿女从家里分离，在牲畜与飞鸟那里退去直到从面前被拒绝、并忘记他们出于自己的种——这是人所共知的。从这一点，像从已被证实的迹象一样，也可以显明：双方流入的纯真产出称为亲子之爱的那爱。

399 十一、父母对婴儿的理性纯真与平安的状态，是他们从自己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乃从别人——尤其从父亲与母亲——知道并能；那状态依次退去，像他们从自己知道并能、而不从父母那样。

对婴儿之爱的氛围，是守护并养活那些不能自己守护并养活自己的人的氛围——这在上文自己的条目391节已表明。这原因在人那里只是理性的原因，却不是他们那里那爱的真正原因——那里也提过。那爱真正的起源原因是从主而来的纯真，它在人不知时流入，并产出那理性的原因；因此像第一原因作成从那爱退去一样，这第二原因也同时作成；或同一回事：像纯真的交通退去一样，伴随着它的说服之理性也退去。但这只在人那里作成，好叫他从自由按着理性去行他所行的，并从此——像从理性的法则、同时又从道德的法则——按着需要与功用养活自己已成年的后裔；这第二原因在没有理性的动物那里没有；它们只有那先前的原因，那对它们是本能。

400 十二、生育之爱的氛围按秩序从目的经原因进到结果，并作成周期；藉着这些，创造被保守在预先看见并预备的状态里。

宇宙里一切运作都从目的经原因进到结果；这三者在自己里面是不可分的，尽管在观念里显出像分开的；但在那里，目的若不同时看见所意向的结果，就不是什么；二者若不因原因支持、展望并联合，也都不成为什么。

【2】那样的进程铭刻在每一个人里面，在总体里，也在每一个个别里，正像意志、理智与行动；那里一切目的都是意志的，一切原因都是理智的，一切结果都是行动的；同样，一切目的都是爱的，一切藉着它的原因都是智慧的，一切由此而来的结果都是功用的；原因是：爱的器皿是意志，智慧的器皿是理智，功用的器皿是行动；因此人那里的运作在总体与个别里既从意志经理智进到行动，也就从爱经智慧进到功用；但这里所说的智慧，是指凡属于判断与思想的。这三者在结果里成为一——这是显然的；它们在结果之先的观念里也成为一——这从中间只隔着决定可以感知；因为在心智里，目的从意志出发，在理智里为自己产出原因，并为自己呈现意图，意图就像决定之先的行动；因此意图被智慧者、也被主领受为行动。

【3】凡有理性的人谁不能看见，或听见时谁不能承认：这三者从某个最初的原因涌出，那原因是：爱、智慧与功用不断从宇宙的造物主与保守者主发出，这三者为一？若能，就说从别处从何而来。

401 从目的经原因进到结果的相似进程，也是生育并守护所生之物的氛围的。那里的目的是意志或生育之爱；藉着它、并把目的带进其中的中间原因，是婚姻之爱；有效原因的前进系列，是爱慕、受孕、怀胚胎或所要生的胎儿，结果是已生出的胎儿本身。但尽管目的、原因与结果依次前进如三者，它们在生育之爱里、以及在各个原因更内在处、并在结果本身里，仍成为一；只是有效原因因在自然里而按时间前进，同一目的或意志与爱却持续存留。因为在自然里目的按时间前进却没有时间，但不能前进并表现自己，除非结果或功用存在并成为主体；在那之先，那爱只能爱进程，却不能使自己坚固并固定。

【2】那样的进程有周期，藉着它们创造被保守在预先看见并预备的状态里——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对婴儿之爱从它的最大到最小、从而到它停住或止息的界限的系列，是后退的，因为它按着主体里纯真的递减，也因为周期。

402 十三、对婴儿之爱是下降的，不是上升的；

就是说，它从一代降到一代，或从儿女到孙儿女，而不从这些升到家父家母——这是人所共知的。它在下降中增长的原因，是结果实或产出功用之爱；就人类而言，是繁衍人类之爱。但这唯独从主得起源：他自己在人类的繁衍里展望创造的保守，并以这事的最末目的——天使天堂——为目的，那天堂唯独从人类而来；天使天堂既是目的中的目的，从而是主那里爱中之爱，因此不只生育之爱、也爱所生之物在连续中的爱被植入人的灵魂。因此这爱只在人那里有，不在任何牲畜与飞鸟那里有。这爱在人那里下降并增长，也从尊荣的荣耀而来，那荣耀同样按着扩展在他那里增长。尊荣与荣耀之爱怎样把从主流入的对婴儿之爱收进自己，并使它仿佛成为自己的——见随后第十六条。

403 十四、妻子在受孕之先有一种爱的状态，受孕之后直到生产有另一种。

举出这一点，为要知道：生育之爱、以及由此而来对所生之物的爱，植入女子那里的婚姻之爱；当目的——就是生育之爱——开始自己的进程时，这两种爱在她那里就分开。那时亲子之爱从妻子转入丈夫；那时生育之爱——如已说过，在女子那里与她的婚姻之爱成为一——也不再相似——这从许多迹象显明。

404 十五、婚姻之爱与对婴儿之爱在父母那里，藉着属灵的原因以及由此而来的属世原因相结合。

属灵的原因是：人类得以繁衍，天使天堂由此得以扩展，从而生出那些将成为天使的人，服事主在天堂作成功用，并藉着与人的结交也在地上作成功用；因为主把天使联于每一个人，与他们有那样的结合，若被除去，人就会瞬间倒毙。这两种爱相结合的属世原因是：生出那些在人类社会里带来功用的人，并像肢体一样被纳入其中。这些属世的与那些属灵的原因是对婴儿之爱与婚姻之爱的原因——配偶自己也思想，有时也声明，说：他们使天堂因所生的天使那样多而富足，使社会因儿女那样多的服事者而显赫。

405 十六、对婴儿之爱，在属灵的配偶那里是一种，在属世的配偶那里是另一种。

在属灵的配偶那里，对婴儿之爱就表象而言与属世配偶那里的相似，却更内在，从而更温柔，因为那爱从纯真存在，并从对它更近的领受、从而在自己里面更临在的感知而来；因为属灵人按着从纯真引出的程度而是属灵的。但父亲与母亲尝过自己婴儿那里纯真的甘甜之后，爱自己的儿女就与属世的父母全然不同：属灵人从儿女的属灵聪明与道德生活爱他们，从而从对神的敬畏、从实际的或生命的敬虔，并同时从对服务社会之功用的情感与应用，从而从他们那里的美德与好举止爱他们；主要从这些爱为他们打算需要并供给。因此若在他们那里看不见这些，就心里疏远他们，只从义务为他们作一点事。

【2】在属世的父母那里，对婴儿之爱诚然也从纯真而来，但这纯真被他们领受时，包在他们自己的爱周围，从而从这爱并同时从那纯真爱婴儿：亲吻、拥抱、抱着、贴在胸前，并用一切方式娇宠，把他们看作与自己同心同魂；此后从婴儿状态直到少年及以后，当纯真不再作成什么时，他们爱儿女就不从任何对神的敬畏与实际的或生命的敬虔，也不从他们那里任何理性与道德的聪明，很少、几乎不望着他们内在的情感、从而美德与好举止，只望着外在，并向那些外在偏爱；把爱加上去、钉上去、粘上去。因此也闭眼不看他们的恶习，为那些开脱并向那些偏爱。原因是：在他们那里，对自己后裔之爱也是自我之爱，这爱附着在主体外面，并不进入它里面——像自我之爱本身也不进入自己里面那样。

406 对婴儿与儿女之爱在属灵人那里是怎样的、在属世人那里是怎样的，死后从他们显然可见。因为父亲多半到那里时，记起先于他们死去的儿女，也被带来当面，彼此相认。属灵的父亲只望着他们，问他们在什么状态，若安好就欢喜，若不好就忧伤；谈了一些话、教导并劝勉属天的道德生活之后，就与他们分开；分开之先教导他们：不再记他们为父，因为主是天堂里众人唯一的父，照着他自己的话（太23:9）；他们也永不要记那些人为儿女。属世的父亲却一发觉自己死后仍活着，并把先于他们死去的儿女召回记忆，也按着愿望的所欲被带来当面，就立刻联合，像捆成一束那样粘在一起；那时父亲不断因看见他们、并与他们交谈而怡悦。若告诉父亲：他那些儿女中有些是撒但，并对善人加了伤害，他仍把他们围在自己周围的一团里，或聚在自己面前的一群里；即便自己看见他们加损害、行恶事，仍毫不留意，也不把任何一个从自己拆开。因此免得那样有害的团伙存留，就不得不把他们一同派到地狱，在那里父亲被关在儿女之先的看守里，儿女被分开，各人被送往自己生命的地方。

407 对此再附上这件奇事：我在灵界看见过父亲，他们因仇恨、并仿佛发狂地望着摆在他们眼前的婴儿，心志那样凶猛，若能就想杀了他们；但一被谎称说那些是他们自己的婴儿，发狂与凶猛立刻退去，就把他们爱到极点。这爱与那恨同时在那些世上内在诡诈、并对主怀敌意的人那里。

408 十七、在属灵人那里，那爱从内在或先起的而来；在属世人那里，却从外在或后起的而来。

从内在与先起的思想并推论，是从目的与原因到结果；从外在或后起的思想并推论，是从结果到原因与目的；这后一种进程违背秩序，前一种却按着秩序。因为从目的与原因思想并推论，是从心智上层区域所看见的善与真，到下层的结果；人的理性从创造起就是这样。但从结果思想并推论，是从

心智下层区域——那里有身体感官及其表象与谬误——去揣测原因与目的，这在自己里面无非确证伪谬与贪欲，并在确证之后看见并相信那些是智慧的真理、以及这爱的良善。对婴儿与儿女之爱在属灵人与属世人那里也一样：属灵人从先起的爱他们，从而按着秩序；属世人却从后起的爱他们，从而违背秩序。举出这些，只为确证前一条。

409 十八、因此那爱在彼此相爱的配偶那里有，也在全然不相爱的配偶那里有；

从而在属世人那里与在属灵人那里一样有；但后者有婚姻之爱，前者却没有，除非是表象的与伪装的。尽管如此，对婴儿之爱与婚姻之爱仍一同行动，是因为从创造起，婚姻之爱植入每一位女子，并同时有生育之爱，那爱定向并汇入所生的后裔，又从女子带进男子——如上已说过。因此在那些丈夫与妻子之间没有婚姻之爱的家里，妻子那里仍有那爱，并藉着它与丈夫有某种外在的结合。出于同一原因，娼妓也爱自己的后裔；因为从创造植入灵魂、并展望繁衍的，是不可磨灭、不可根除的。

410 十九、对婴儿之爱死后仍存留，尤其在妇女那里。

婴儿一被唤醒——这在死后立刻作成——就被提到天堂，交给女性中的天使；她们在世上身体的生命里爱过婴儿，并同时敬畏神。她们既从母性的温柔爱过一切婴儿，就领他们如同自己的；婴儿在那里也仿佛从植入的爱爱她们如同自己的母亲。她们那里有多少婴儿，就按着属灵的亲子之爱所愿望的那样多。婴儿所在的天堂，显现在前额区域的前方，在天使直接望着主的线或射线里；那天堂的位置在那里，是因为一切婴儿都在主直接的看顾下受教育；纯真的天堂——就是第三层天堂——也流入他们。过了这最初的年龄之后，他们被转到另一个天堂，在那里受教育。

411 二十、婴儿在主的看顾下藉着她们受教育，并像在世上一样在身材与聪明上增长。

婴儿在天堂这样受教育：从自己的教养者学习说话；他们最初的言语只是情感的声音，其中仍有思想的某种发端，人的从那声音区别于动物的声音；这言语按层级变得更清楚，像观念从情感进入思想那样；他们一切也在增长的情感，都从纯真发出。先把眼前显出并怡悦的那些注入他们；那些既从属灵的起源而来，属于天堂的那些就同时流入，藉着那些他们心智的内在被打开。此后，婴儿怎样在聪明上被成全，就怎样在身材上增长，并就身材也显出更成年；原因是：聪明与智慧是真正属灵的营养；因此滋养他们心智的，在那里也滋养他们的身体。但天堂里的婴儿长到不超过最初的成年年龄，并停在那里，永远留在那年龄；到了那年龄，就结婚——这由主预备，并在少年人所在的天堂里举行；他立刻跟着妻子进她的天堂，或进她的家——若在同一群体。为要确实知道婴儿怎样像聪明一样也在身材上增长并成长，曾蒙允许与某些人在他们还是婴儿时谈话，此后又与他们在已成长时谈话，他们显出像世上少年人那样身材的少年。

412 婴儿主要藉着适合并符合他们性情的表象受教育；那些表象何等美丽、同时又充满更内在的智慧——在世上几乎难以置信。这里可以举出两则表象，从它们可以推及其余。有一次他们表象主从坟墓上升，并同时他人性与神性的联合；他们先呈现坟墓的观念，却不同时呈现主的观念，除非那样遥

远，几乎感觉不到主，除非仿佛从远处——因为坟墓的观念里有某种丧葬的东西，他们就这样除去它。此后他们谨慎地让某种大气的东西进坟墓，显出仍像稀薄的水样，藉着这个——也藉着得体的疏远——表示洗礼里的属灵生命。此后我看见他们表象主降到被囚的人那里，并与被囚的人一同升到天堂；那是孩子气的：他们放下几乎看不见的、柔软、极嫩的细绳，好让主在上升时被举起，总带着圣洁的惧怕，免得表象里触到任何不是属天的东西。此外还有别的表象，藉着那些——也像藉着适合婴儿心神的游戏——他们被带到真理的认知与善的情感。婴儿被主藉着穿过第三层天堂的纯真引到这些与类似的事，属灵的事物就这样注入他们的情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温柔思想，使婴儿不知道别的，只以为自己从自己作成并思想那些；藉着这个，他们的理智被启发。

413 二十一、那里由主预备：使他们那里婴儿的纯真成为智慧的纯真，从而使婴儿成为天使。

许多人可能以为：婴儿仍是婴儿，死后立刻成为天使；但聪明与智慧作成天使；因此只要婴儿没有那些，他们虽在天使中间，却还不是天使；等到成为聪明与智慧的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天使。因此婴儿从婴儿的纯真被带到智慧的纯真，也就是从外在的纯真到内在的纯真；这纯真是他们一切教导与进程的目的；因此当他们来到智慧的纯真时，婴儿的纯真就加给它——那纯真其间曾作他们的平面。我曾看见婴儿的纯真是怎样的，被表象为几乎没有生命的木质之物，它怎样被真理的认知与善的情感浸透，就怎样活过来；此后又表象智慧的纯真是怎样的，藉着活的、赤裸的婴儿。第三层天堂的天使——他们在从主而来的纯真状态里过于其余的人——在天堂以下之灵的眼前，显出像赤裸的婴儿；又因为他们比其余的人更有智慧，也是活的；原因是：纯真对应于婴儿期，也对应于赤裸；因此论到亚当与他的妻子，当他们在纯真状态里时，说他们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失去纯真状态之后，就因赤裸羞愧并躲藏（创2:25；3:7，8，10，11）。总而言之：天使越有智慧，就越纯真。智慧的纯真是怎样的，可以从上文395节所描述的婴儿的纯真略见一斑，只要把那里的父母换成主为父——他们被他所引导，并把一切领受的归于他。

414 我与天使谈过种种关于纯真的事，他们说：纯真是一切善的存在，善按着其中有纯真的程度而是善；又因为智慧是生命的、从而是善的，智慧按着从纯真引出的程度而是智慧；爱、仁爱与信仰也一样；因此没有人能进天堂，除非他有纯真；这就是主这些话的意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不像小孩子一样领受神的国的，绝不能进去”（可10:14，15；路18:16，17）；那里的小孩子，以及圣言别处的，所指的是在纯真里的人。善按着其中有纯真的程度而是善——原因是：一切善从主而来，纯真是被主所引导。

415 对此再附上一则记事。

某日清晨，我从睡中醒来，在完全清醒之先，于清晨清明的光里默想，透过窗户看见仿佛闪电闪耀，随即听见仿佛雷鸣爆裂；我希奇这从何而来时，从天堂听见这些话：“离你不远有些人，正在激烈地推论神与自然；光的振动像闪电，空气的爆裂像雷鸣，是论据争斗与碰撞的对应，从而是表象：一方为着神，另一方为着自然。”这属灵争斗的原因是这样：地狱里有些撒但彼此说：“但愿许我们

与天堂的天使说话，我们就要全然并充分证明：自然就是他们所称的、万物从之而来的神，从而神若不是被理解为自然，就只是空话。”那些撒但既全心全魂相信这一点，也渴望与天堂的天使说话，就被允许从地狱的泥与黑暗上升，与当时从天堂下来的两位天使说话；他们在灵界——那在天堂与地狱中间。

【2】那些撒但看见天使，就迅速跑来，以狂怒的声音喊道：“你们是天堂的天使吗？许我们与你们用推论就神与自然交锋；你们因承认神而被称为有智慧的，但啊，你们何等简单！谁看见神？谁明白神是什么？谁领会神治理并能治理宇宙及其一切与每一事物？除了平民与庸众以外，谁承认所看不见、所不明白的？还有什么比自然是一切中的一切更显明？谁用眼睛看见别的，不是自然？谁用耳朵听见别的？谁用鼻嗅到别的？谁用舌尝到别的？谁用手与身体的任何触摸感觉到别的，不是自然？我们身体的感官岂不是真理唯一的证人？谁不能从那些起誓说是这样？你们的头岂不在自然里？流入头的思想若不是从自然而来，又从何而来？除去自然，你们还能思想任何东西吗？”以及更多同类的话。

【3】听见这些，天使回答：“你们这样说话，是因为你们纯粹是感官的；地狱里众人都把思想的观念沉浸在身体感官里，不能把心智举到那些之上；因此我们原谅你们。恶的生命以及由此而来伪的信仰，封闭了你们心智的内在，甚至除非在远离生命之恶与信仰之伪的状态里，你们就不能有举到感官之上的可能；因为撒但与天使一样，听见真时也能明白，却不留住，因为恶抹灭真，并引入伪。但我们感知：你们如今在那远离的状态里，从而能明白我们所讲的真；因此请留意我们要说的这些。”他们说：“你们曾在自然界，并在那里死去，如今在灵界。在如今之先，你们岂知道死后生命的什么？岂不是先前否认它，并把你们自己作成与牲畜同等？先前岂知道天堂与地狱的什么？岂知道这世界的光与热的什么？岂知道你们不再在自然之内，乃在自然之上？因为这世界及其一切都是属灵的，属灵的在属世的之上，甚至自然的丝毫都不能流入这世界。但你们既相信自然是神或女神，也就相信这世界的光与热是自然界的光与热，其实丝毫不是；因为属世的光在这里是黑暗，属世的热在这里是寒冷。你们岂知道这世界的太阳——我们的光与热从它发出——的什么？岂知道这太阳是纯粹的爱，自然界的太阳是纯粹的火；那是纯粹的火的尘世太阳，是自然从之存在并存留的；那是纯粹的爱的天堂太阳，是生命本身——就是连同智慧的爱——从之存在并存留的；从而你们所作成神或女神的自然，是全然死的。

【4】若蒙看守，你们可以与我们升到天堂；若蒙看守，我们也可以与你们降到地狱；你们会在天堂看见宏伟与光辉，在地狱看见污秽与不洁；那些分别是因为天堂里众人都敬拜神，地狱里众人都敬拜自然；天堂里那些宏伟与光辉是善与真之情感的对应，地狱里那些污秽与不洁是恶与伪之贪欲的对应。从这些与那些，如今就归结：是神还是自然是一切中的一切？”对此撒但回答：“在我们如今所在的状态里，我们能从所听见的推出有神；但当恶的愉悦占据我们的心智时，我们只看见自然。”

【5】那两位天使与两位撒但站在离我不远的右边，因此我看见并听见他们；看哪，我看见他们周围有许多灵，在自然界曾以学问著名；我所希奇的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时而站在天使旁边，时而站在撒但旁边，并向所站旁边的那些偏爱；有人对我说：他们位置的变化是他们心智状态的变化，时而偏爱这一方，时而偏爱那一方，“因为他们是善变者。我们要告诉你一个奥秘：我们俯视地上那些以学问著名、并从自己的判断思想神与自然的人，发现一千人中有六百人为着自然，其余为着神；但那些为着神的，不是从任何理智，只是从听见自然从神而来而常常说话；常常从记忆与回想说话、不同时从思想与聪明说话，就带进信仰的外表。”

【6】此后撒但蒙了看守，与两位天使升到天堂，看见宏伟与光辉，那时在那里从天堂之光而来的照明里承认：有神，自然被造是为服事在神里面并从神而来的生命；自然在自己里面是死的，从而从自己不作任何事，乃被生命所驱动。看见并感知这些之后，他们下降；一面下降，恶之爱就回来，封闭他们上面的理智，打开下面的；那时上面显出仿佛从地狱之火闪耀的帷幔；一脚触地，脚下的地面就裂开，他们滑回自己人那里。

416 此后那两位天使看见我在近处，就对周围的人论到我说：“我们知道这人写过论神与自然的事；让我们听。”他们走近，请把所写论神与自然的那些，当着他们的面读；我就从中读出以下这些：

“那些相信神性在自然的个别事物里运作的人，能从他们在自然里看见的极多事物，为着神性确证自己，与那些为着自然确证自己的人一样，甚至更多。因为那些为着神性确证自己的人，留意植物与动物产出里所看见的奇妙。在植物的产出里：从撒在地里的一粒小种子长出根，藉着根长出茎，依次长出枝叶、叶子、花、果，直到新的种子；正像种子知道连续的秩序、或自己藉以更新的进程。凡有理性的人谁能思想：那是纯粹的火的太阳知道这个？或能把自己的热与光那样注入，好作成这些，并在那些里面形成奇妙、并意向功用？理性被举起的人，看见并衡量这些时，不能不思想：这些从那有无限智慧的而来，从而从神而来。承认神性的人也看见并思想这一点；不承认的人却不看见、不思想，因为他们不愿，从而把自己的理性降到感官——那从身体感官所在的光里引出一切观念，并确证那些的谬误，说：‘你岂不看见太阳藉着自己的热与光作成这些？你所看不见的是什么？岂有什么？’

【2】那些为着神性确证自己的人，留意动物产出里所看见的奇妙；这里只提卵：其中潜伏着雏鸟在自己的种子或发端里，连同直到孵出所需的一切，也连同孵出之后的一切进程，直到成为亲本形态的鸟或飞禽；若留意形态，那形态是这样：若高处思想，就不能不陷入惊愕；如：在它们最小的里面像在最大的里面，甚至在看不见的里面像在看得见的里面——就是说，在小虫里面像在大鸟或大牲畜里面——有感官的器官，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也有运动的器官，就是肌肉，因为它们飞并走，以及环绕心与肺的脏腑，被脑所驱动；下贱的昆虫也享有这些——这从某些人所描述的它们的解剖可知，尤其从斯瓦默丹在其《自然圣经》里的描述可知。

【3】那些把一切归于自然的人，诚然看见这些，却只思想它们存在，并说自然产出；他们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使心智转离思想神性；那些使自己转离思想神性的人，看见自然里的奇妙时，就不能理性地、更不能属灵地思想，乃感官地、物质地思想，那时在自然里从自然思想，而不在自然之上——像地狱里的人所作的那样；与牲畜的分别只在于：他们有理性，就是说，他们能明白，从而若愿就能思想别的。

【4】那些使自己转离思想神性的人，看见自然里的奇妙、并由此成为感官的时，不思想：眼睛的视觉那样粗，竟把许多小虫看作一团模糊，其实每一个都被组织去感觉、去自己移动，从而赋有纤维与管道，也有小心脏、肺管、小脏腑与脑，这些由自然中最精纯的织成，那些织体对应于某种生命，它们最微小的部分从那生命被清楚地驱动。眼睛的视觉既那样粗，竟使许多那样的——连同每一个里面无数的——对它显出像一小团模糊，感官的人却仍从那视觉思想并判断——就显明他们的心智何等厚重，从而对属灵的事物在怎样的昏暗里。

417 “凡愿的人，都能从自然里看得见的事物为着神性确证自己；从生命思想神的人也确证自己。例如看见天上的飞鸟：每一种都知道自己的食物以及食物在哪里；从声音与视觉认出同伴；又在别的中间知道哪些是朋友、哪些是仇敌；结成配偶，知道交配，巧妙筑巢，在那里下蛋，孵那些蛋，知道孵化的时间，时间一满就孵出雏鸟，极温柔地爱它们，用翅膀覆育它们，递食养活它们；直到它们自立并能作成相似的事，并生育家族以延续种。凡愿思想神性藉着灵界流入自然界的人，都能在这些事里看见那流入；若愿，也能心里说：‘那样的知识不能从太阳藉着它的光线流入它们；因为自然从之得起源与本质的太阳，是纯粹的火，从而它的光线全然是死的；’这样就能推出：那些是从神性智慧流入自然的最末处而来。

418 “凡看见虫子的人，都能从自然里看得见的事物为着神性确证自己：它们从某种贪欲的愉悦向往并呼吸自己地上状态的改变，成为某种类似属天状态的状态，因此爬到某些地方，把自己投入仿佛子宫好重生，在那里成为蛹、金蛹、若虫，终于成为蝴蝶；经历这蜕变、并按着种类披上美丽的翅膀之后，就飞到空中像飞进自己的天堂，在那里欢快地游戏，结成配偶，下蛋，并为自己预备后裔；那时以花的怡美甘甜养活自己。凡从自然看得见的事物为着神性确证自己的人，谁不在它们作虫子时看见人地上状态的某种形像，在它们作蝴蝶时看见属天状态的形像？那些为着自然确证自己的人诚然也看见这些，但因为他们从心里抛弃了人的属天状态，就称那些为纯粹自然的本能。

419 “凡留意关于蜜蜂所已知之事的人，都能从自然里看得见的事物为着神性确证自己：它们知道从草与花采集蜡、吸吮蜜，筑成蜂房像小屋，并把它们安排成城的形态，有街道可进可出；从远处嗅到花与草——从那些采集建房的蜡与养生的蜜——装满后按着方位飞回自己的蜂巢；这样为自己预备将来冬天的食物与住处，仿佛知道并预见冬天；也立一位女主像王后，后裔从她繁衍；并为她在上面筑仿佛宫廷，周围有侍从；分娩的时间临近时，她在侍从的陪伴下从一房走到另一房下蛋，跟随的群众涂抹那些蛋，免得被空气伤害；由此有新的后裔。此后这些长到能作成相似之事的年龄时，就被逐出家门；被逐出的一群先聚在一起，为免结交涣散而成群，然后飞去为自己寻觅住所。将近秋天，无用

的雄蜂也被赶出，并被剥夺翅膀，免得回来消耗自己未曾费力的食物；此外还有更多。从这些可以显明：因着它们向人类所献的功用，从灵界的流入，它们有像地上人那里、甚至像天堂天使那里那样的治理形态。凡理智未受损的人谁看不出：它们那里那些不是从自然界而来？自然从之而来的太阳，与那仿效并类似属天治理的治理，有什么共通？从这些以及无理性动物那里类似的事，承认并崇拜自然的人为着自然确证自己，承认并崇拜神的人却从同样的事为着神性确证自己；因为属灵人在那些里面看见属灵的，属世人在那些里面看见属世的，从而各人按着自己是怎样的。就我而言，那些曾是属灵流入属世、或灵界流入自然界——从而从主的神性智慧而来——的证据。再衡量一下：你能否分析地思想任何治理的形态、任何市民的律法、任何道德的美德、或任何属灵的真理，除非神性从自己的智慧藉着灵界流入？就我而言，我不能，也不能；因为我连续二十五年可感知地、可感觉地留意到那流入；因此我从已被证实的说这一点。

420 “自然岂能以功用为目的，并把功用安排成秩序与形态？这除了智慧者以外谁也不能；把宇宙这样安排并形成，除了有无限智慧的神以外谁也不能。谁能预先看见并预备人衣食的一切——食物从地的出产与动物而来，衣服也从那些而来？奇妙之中有：那些称为蚕的下贱虫子，用丝绸给从王后与君王直到婢女与仆人的男女穿衣并华美装饰；那些是蜜蜂的下贱虫子，供给灯烛的蜡，圣殿与宫廷从那些而有光辉。这些以及更多，是显明的凭据：主从自己藉着灵界作成自然里的一切。

421 “对此还要加上：在灵界曾看见那些从世界看得见的事物为着自然确证自己、甚至成为无神论者的人；他们的理智在属灵的光里显出下面敞开、上面封闭，因为他们用思想向下望着地，而不向上望着天。在感官之上——那是理智的最下层——显出仿佛帷幔：有些人那里从地狱之火闪耀，有些人那里黑如煤烟，有些人那里青黑如尸体。因此人人当为自己谨慎，不要为着自然确证；要为着神性确证自己；材料并不缺乏。

422 “有些人把某些看得见的事物归于自然，诚然可以原谅，因为他们不知道灵界太阳——主在那里——以及从那里而来的流入的什么；也不知道那世界及其状态的什么，甚至不知道它在人那里的临在；因此他们只能思想：属灵的是更精纯的属世的；从而天使或在以太里，或在星辰里；论到魔鬼，或是人的恶，或若实际存在，或在空气里，或在深处；又论到人死后的灵魂，或在地的最内层，或在某处直到审判之日；以及幻想从对灵界及其太阳的无知所引入的别的类似之事。这是可以原谅那些相信自然从创造所植入的产出看得见事物的人的原因；但那些藉着为着自然的确证使自己成为无神论者的人，却不可原谅，因为他们本可以为着神性确证自己；无知诚然开脱，却不除去已被确证的伪；因为这伪与恶相连，恶与地狱相连。”

第十八章　论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的对立

423 在这开端，首先要敞开：这一章所说的放荡之爱指什么。不是指婚前的淫行之爱，也不是指配偶死后随之而来的；也不是指出于合法、正当、充分的原因而订立的纳妾；也不是指奸淫的温和种类，也不是指人实际悔改离开的严重种类——因为这些并不成为对立，那些也不与婚姻之爱对立；它们不对立——这将在下文逐一论到时可见。但这里所说与婚姻之爱对立的放荡之爱，是指奸淫之爱，当它到了这地步：不被看作罪，也不被看作违背理性的恶与不体面，乃被看作与理性相合的许可。这放荡之爱不只把婚姻之爱作成与自己相同，也败坏、毁坏它，终于厌恶它。

【2】这一章所论的，是这爱对着婚姻之爱的对立；不是论别的——这从随后论淫行、论纳妾、以及论奸淫种种种类可以显明。但那对立为要在理性眼前显明，将按下列次序证明：

一、若不认识婚姻之爱是怎样的，就不能认识放荡之爱是怎样的。

二、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对立。

三、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对立，像就本身来看的属世人与属灵人对立那样。

四、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对立，像恶与伪的结合与善与真的婚姻对立那样。

五、因此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对立，像地狱与天堂对立那样。

六、地狱的不洁从放荡之爱而来，天堂的洁净从婚姻之爱而来。

七、教会里的不洁与那里的洁净也一样。

八、放荡之爱越来越使人不是人、不是男子；婚姻之爱却越来越使人成为人、成为男子。

九、有放荡之爱的氛围，也有婚姻之爱的氛围。

十、放荡之爱的氛围从地狱上升，婚姻之爱的氛围从天堂下降。

十一、这两种氛围在两个世界里彼此迎见，却不相结合。

十二、这两种氛围之间有平衡，人在那平衡里。

十三、人能转向任何一方，但他转向一方多少，就从另一方转开多少。

十四、两种氛围都带着自己的愉悦。

十五、放荡之爱的愉悦从肉体开始，在灵里也是肉体的；婚姻之爱的愉悦却在灵里开始，在肉体里也是灵的。

十六、放荡之爱的愉悦是狂妄的快感，婚姻之爱的愉悦却是智慧的怡悦。

以下依次解释这些条目。

424 一、若不认识婚姻之爱是怎样的，就不能认识放荡之爱是怎样的。

所说的放荡之爱，是指毁坏婚姻之爱的奸淫之爱——如上423节。若不认识婚姻之爱是怎样的，就不能认识那放荡之爱是怎样的——这不需要证明，只需用相似来阐明。例如：谁能知道恶与伪是什么，除非知道善与真是什么？谁知道什么是不贞洁、不体面、不得体、不美，除非知道什么是贞洁、体面、得体、美？谁能分辨狂妄，除非他是有智慧的，或知道什么是智慧？又谁能正当感知不和谐的刺耳，除非他藉着教导与研习吸取了和谐的音律？同样，谁能看清奸淫是怎样的，除非看清婚姻是怎样的？谁能把放荡之爱快感的污秽摆在判断面前，除非他先前把婚姻之爱的洁净摆在自己的判断面前？如今既已完成论婚姻之爱的智慧之怡悦，就能从由此得来的聪明描述放荡之爱的快感。

425 二、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对立。

宇宙里没有一样事物没有自己的对立；对立彼此不是相对的，乃是相反的。相对是在同一事物的最大与最小之间；相反却从对立面反对那些，而这些彼此之间也像那些彼此之间一样是相对的，因此那些相对本身也是对立的。一切与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对立——这从光、热、尘世的时令、情感、感知、感觉，以及更多显明。光的对立是黑暗，热的对立是冷，尘世时令的对立是昼与夜、夏与冬；情感的对立是喜乐与哀恸、欢喜与忧伤；感知的对立是善与恶、真与伪；感觉的对立是愉悦与不愉悦。因此能以一切明显推出：婚姻之爱有自己的对立；那对立是奸淫——人人若愿，都能从一切健全理性的指示看见。若能，就说它的对立另是什么。再加上：健全理性既从自己的光能清楚看见这一点，就为婚姻、并为反对奸淫立定了称为市民公义的法律。

【2】为要更显明它们是对立的，可以述说我在灵界常看见的：当那些在自然界从确证而为奸淫者的人，感知从天堂流下的婚姻之爱的氛围时，立刻或逃进洞穴躲藏，或若固执地抵挡那氛围，就激成狂怒，成为仿佛发狂的人。所以这样，是因为情感的一切愉悦与不愉悦在那里被感知，有时像嗅觉感知气味那样清楚，因为他们没有吸收那些的物质身体。

【3】但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的对立在自然界被许多人不知，是因为肉体的愉悦在最外表仿佛仿效婚姻之爱的愉悦；那些只在愉悦里的人，对那对立一无所知。我也能料想：若你说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对立，并推论婚姻之爱也有自己的对立，奸淫者会回答：那爱没有对立，因为放荡之爱在任何感觉上都不与它有分别。从这也显明：不认识婚姻之爱是怎样的，就不认识放荡之爱是怎样的；更进一步：不能从放荡之爱认识婚姻之爱是怎样的，乃能从婚姻之爱认识放荡之爱。没有人从恶认识善，乃从善认识恶；因为恶在黑暗里，善却在光里。

426 三、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对立，像就本身来看的属世人与属灵人对立那样。

属世人与属灵人彼此对立，甚至一方不愿另一方所愿的，甚至彼此争战——这在教会是人所共知的，却尚未阐明。因此什么分别属灵人与属世人，并激动后者反对前者——现在要说。属世人是人人长成时首先被引进的，这藉着学问与认知、并藉着理智的理性作成；属灵人却是藉着作成功用之爱——那爱也称为仁义——被引进的。因此人在这仁义里多少，就是属灵的多少；不在这仁义里多少，就是属世的多少——即便才智敏锐、判断有智慧也一样。这称为属世的人，与属灵人分离时，无论怎样把自己举到理性之光里，仍松开自己进入情欲，并为那些效力——这单从他的性情显明：他没有仁义；没有仁义的人，就对放荡之爱的一切放荡松开。因此当告诉他：这情欲之爱与贞洁的婚姻之爱对立，并请他求问自己的理性之光时，他所求问的那光仍与从出生植入属世人的恶之愉悦相结合，并从那结合作成结论：自己的理性看不见任何反对自己身体甜蜜感官诱惑的东西。在那些里面确证自己之后，他的理性就对凡论婚姻之爱所宣讲的那些甜蜜之事惊愕；甚至如上所说，与那些争战并得胜，像得胜者在屠戮之后那样，从最外表到最内在毁坏自己里面婚姻之爱的营垒。属世人从自己的放荡之爱作成这些。传述这些，为要知道这两种爱的对立从何而来；因为如上已多次表明：婚姻之爱就本身来看是属灵的爱，放荡之爱就本身来看是属世的爱。

427 四、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对立，像恶与伪的结合与善与真的婚姻对立那样。

婚姻之爱的起源从善与真的婚姻而来——这在上面自己的一章83至102节已证明；因此推出：放荡之爱的起源从恶与伪的结合而来，从而它们彼此对立，像恶与善对立、恶之伪与善之真对立那样。对立的是这两种爱的愉悦，因为没有自己愉悦的爱就不是什么。

【2】这些彼此这样对立——这全然不显明；所以不显明，是因为恶之爱的愉悦在外在假装善之爱的愉悦；但在内在，恶之爱的愉悦由纯粹恶的贪欲组成，恶本身是这些聚成的一团或线团；善之爱的愉悦却由无数善的情感组成，善本身仿佛是这些联合成的一束。这一束与那一团被人感觉无非像一种愉悦；又因为恶的愉悦在外在假装善的愉悦——如已说过——因此奸淫的愉悦也假装婚姻的愉悦。但死后，当人人脱去外在、内在被赤裸显出时，那时在感觉上就显明：奸淫的恶是恶之贪欲的线团，婚姻的善是善之情感的一束；从而它们彼此全然对立。

428 就恶与伪的结合本身而言，当知道：恶爱伪，并愿伪与自己成为一，它们也相结合；同样，善爱真，并愿真与自己成为一，它们也相结合。由此显明：像婚姻的属灵起源是善与真的婚姻一样，奸淫的属灵起源是恶与伪的结合。因此在圣言的属灵意义上，这结合被奸淫、放荡与卖淫所理解（见《揭秘启示录》134节）。从这原则而来：在恶里并与伪结婚的人，以及在伪里并把恶领进自己婚床结交的人，从联合的约确证奸淫，并按着胆敢与所能去行奸淫；他从恶藉着伪确证它，从伪藉着恶行它；反过来也一样：在善里并与真结婚的人，或在真里并把善领进自己婚床结交的人，确证自己反对奸淫、为着婚姻，并拥抱有福的婚姻生活。

429 五、因此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对立，像地狱与天堂对立那样。

凡在地狱里的人都在恶与伪的结合里，凡在天堂里的人都在善与真的婚姻里；恶与伪的结合也是奸淫——如上427，428节刚表明——因此地狱也是那结合。因此那里众人都在放荡之爱的情欲、放荡与无耻里，并逃避、憎恶婚姻之爱的贞洁与羞怯（参425节）。从这些可以看见：这两种爱——放荡的与婚姻的——彼此对立，像地狱与天堂、天堂与地狱对立那样。

430 六、地狱的不洁从放荡之爱而来，天堂的洁净从婚姻之爱而来。

整个地狱充斥不洁，这些普遍的起源是放荡之爱那无耻污秽的爱；它的愉悦转为那些。谁能相信：爱的一切愉悦在灵界被呈现为看得见的种种形相、可感觉的种种气味、可看见的种种牲畜与飞鸟的形态？地狱里放荡之爱的放荡愉悦被呈现为看得见的形相，是粪与污泥；藉以被呈现为可感觉的气味，是腐臭与恶臭；藉以被呈现为可看见的牲畜与飞鸟的形态，是猪、蛇，以及鸱鸮与旷野鸟（希伯来文 ochim与tziim）。反过来，天堂里婚姻之爱的贞洁愉悦；被呈现为看得见的形相，是园子与开花的田野；藉以被呈现为可感觉的气味，是从果子而来的芬芳与从花而来的香气；藉以被呈现为可看见的动物形态，是羔羊、山羊羔、斑鸠与乐园的鸟。爱的愉悦所以转为这些与类似的，是因为灵界里存在的一切都是对应；心智的内在经过并在感官面前成为外在时，就转为这些。但当知道：不洁有无数的种种，放荡的放荡在进入自己的对应时转为那些；种种按着它们的属与种——见随后论奸淫及其层级。但从那些悔改之人的爱之愉悦，并不发出那样的不洁，因为他们在世上已被洗净。

431 七、教会里的不洁与那里的洁净也一样。

原因是：教会是主在地上的国度，对应于他在众天堂的国度；主也联合它们，使它们成为一；他也分别那里的人，像分别天堂与地狱那样，并按着爱分别。那些在放荡之爱无耻污秽的愉悦里的人，从地狱为自己招来同类；那些在婚姻之爱羞怯贞洁的愉悦里的人，被主把天堂里同类的天使联给他们。这些他们的天使，当从确证与意图而来的奸淫者站在人旁边时，就感觉上文430节所说的那些恶臭，并略微退去。

【2】因着污秽之爱与粪与污泥的对应，曾吩咐以色列子孙：“要随身带橛子，用以掩盖自己的粪，免得耶和华神在他们营中行走时看见那事的赤裸而转回”（申23:14，15）。所以吩咐，是因为以色列子孙的营代表教会，那些不洁对应于放荡的放荡；耶和华神在他们营中行走，表示他与天使一同临在。所以要掩盖，是因为地狱里那些人的群体所住的一切地方都被遮盖、封闭；因此也说免得看见那事的赤裸。地狱里一切地方都被封闭——这蒙允许看见；也看见：当它们被打开时——这在新的恶魔进入时作成——那样的恶臭从那里发出，甚至以沉重侵扰我的腹；希奇的是：那些腐臭对他们那样愉悦，像粪对猪那样。从这些显明：怎样理解教会里的不洁从放荡之爱而来，那里的洁净从婚姻之爱而来。

432 八、放荡之爱越来越使人不是人、不是男子；婚姻之爱却越来越使人成为人、成为男子。

婚姻之爱作成人——凡在第一部分论爱及其智慧之怡悦里、在光里当着理性所证明的一切与每一事物，都阐明并证实这一点，如：

一、在真正婚姻之爱里的人越来越成为属灵的，人越属灵就越是人。

二、越来越成为有智慧的，人越有智慧就越是人。

三、他那里心智的内在越来越被打开，甚至看见或直观地承认主，人在那看见或承认里越多，就越是人。

四、越来越成为道德的与市民的，因为属灵的灵魂在他的道德与市民性里面，人越道德地市民，就越是人。

五、死后也成为天堂的天使，天使是人的本质与形态，真正的人性也从他的脸、言语与举止显明。从这些显明：婚姻之爱越来越使人成为人。

【2】奸淫者那里相反——这从本已论并正在论的奸淫与婚姻的对立推出确证，如：

一、他们不是属灵的，乃是极度属世的；与属灵人分离的属世人，只就理智而言是人，就意志而言却不是；他把意志沉入身体与肉体的贪欲，那些时辰理智也跟着意志。这人无非半个人——他自己若举起理智的理性，就能从那理性看见。

二、奸淫者只在与有尊荣的人、以学问著名的人、以及有礼貌的人结交时，在言语里、也在姿态里有智慧；但独自在自己那里却发狂，把神性与教会的圣洁看作无关紧要，并用无耻与不贞洁玷污生命的道德——这将在论奸淫那一章证明。谁看不出：那样装腔作势的人，只就外在形相而言是人，就内在形态而言不是人。

三、奸淫者越来越不是人——我从在地狱看见他们得了明显的证实；因为那里的恶魔，当在天堂之光里显出时，脸像脓疱，身体像驼背，言语粗糙，姿态像演戏。

【3】但当知道：那样的是从意图与从确证而来的奸淫者；不是从不经商议而来的奸淫者。因为奸淫者有四类——见论奸淫及其层级那一章：从意图而来的奸淫者，是从意志的情欲而来的；从确证而来的奸淫者，是从理智的说服而来的；从商议而来的奸淫者，是从感官的诱惑而来的；从不经商议而来的奸淫者，是没有机能或不在自由里去求问理智的。前两类奸淫者越来越不是人；后两类却成为人，像他们从那些谬误退去、并此后有智慧那样。

433 婚姻之爱越来越使人成为男子——这也被前一部分论婚姻之爱及其怡悦所说的那些阐明，就是：

一、称为男力的机能与能力，跟着智慧，像智慧被教会的属灵事物赋活那样，从而在婚姻之爱里面；这爱的智慧从灵魂里它的源头打开脉络，从而振奋理智的生命——那是真正男性的生命——也以持久使它有福。

二、因此天堂的天使永远在这机能里——照着他们口中的话，见记事355，356节；上古之人在黄金与白银时代也曾在持久的效能里，因为他们爱自己妻子的爱慕，并憎恶娼妓的爱慕——这从他们口中听见，见记事75，76节。

【2】那属灵的充足在属世里，今日那些就近主、并把奸淫憎恶如地狱的人也不致缺乏——这从天堂告诉我。但从意图而来的奸淫者、以及从确证而来的奸淫者——上文432节末刚说过——却相反：在他们那里，称为男力的机能与能力衰弱到无有，此后甚至对着性别开始寒冷，这之后跟着某种厌烦，望着恶心——这虽少公开，却是人所共知的。那些奸淫者在地狱里是这样——我从远处听见那里的女妖（她们是陈旧情欲的欲望）以及那里的妓院。从这些显明：放荡之爱越来越使人不是人、不是男子；婚姻之爱却越来越使人成为人、成为男子。

434 九、有放荡之爱的氛围，也有婚姻之爱的氛围。

氛围所指的是什么，它们是多重的，属于爱与智慧的那些从主发出，并藉着众天使天堂降到世界，贯穿这世界直到其最末处——这在上文222至225节，以及386至397节已表明。宇宙里没有一样事物没有自己的对立——见上文425节；由此推出：既有婚姻之爱的氛围，也就有与它对立的氛围，称为放荡之爱的氛围。因为这些氛围彼此对立，像奸淫之爱与婚姻之爱对立那样；关于那对立，本已在本章前文论过。

435 十、放荡之爱的氛围从地狱上升，婚姻之爱的氛围从天堂下降。

婚姻之爱的氛围从天堂下降——这在上文刚引用的434节已表明；放荡之爱的氛围从地狱上升，是因为这爱从那里而来（参429节）。那氛围从那里从不洁上升，那里男女的奸淫愉悦转为那些不洁——见上文430，431节。

436 十一、这两种氛围在两个世界里彼此迎见，却不相结合。

两个世界所指的是灵性世界与自然世界。在灵性世界，那些氛围在中间灵界彼此迎见，因为那里是天堂与地狱中间；在自然世界，它们在人那里的理性平面彼此迎见，那也是天堂与地狱中间。因为从上面，善与真的婚姻流入那平面；从下面，恶与伪的结合流入那平面；后者藉着世界流入，前者却藉着天堂流入。因此人的理性能转向任何一方并领受流入：若转向善，就从上面领受那流入，那时他的理性越来越被形成去领受天堂；若转向恶，就从下面领受那流入，那时他的理性越来越被形成去领受地狱。

【2】这两种氛围所以不相结合，是因为它们对立；对立对着对立所行的，无非像仇敌：一方燃烧着杀灭的恨、从狂怒攻击另一方，另一方却毫无恨，只在防卫自己的热心里。从这些显明：这两种氛围只彼此迎见，却不相结合。它们作成的中间空隙，一方是从非伪的恶与非恶的伪而来，另一方是从非真的善与非善的真而来；这二者诚然能彼此接触，却仍不相结合。

437 十二、这两种氛围之间有平衡，人在那平衡里。

它们之间的平衡是属灵的平衡，因为它在善与恶之间；从这平衡而来人有自由抉择。在这平衡里并藉着这平衡，人思想并意愿，从而说话并行事，仿佛从自己。他的理性在选择与抉择里：愿领受善，还是愿领受恶；从而愿从自由按着理性安排自己向着婚姻之爱，还是愿从自由按着理性安排自己向着放荡之爱。若向着后者，就把后脑与背转向主；若向着前者，就把前额与胸转向主。若向着主，他的理性与自由被主引导；若背向主，他的理性与自由被地狱引导。

438 十三、人能转向任何氛围，但他转向一方多少，就从另一方转开多少。

人被造是为从自由按着理性、并全然仿佛从自己，去行他所行的；没有这两样，人就不会是人，乃是牲畜；因为他就不能领受从天堂流入自己的任何东西，并把它据为己有如同自己的，从而不能有任何永远的生命铭刻给他；因为那必须铭刻给他如同他的，好成为他自己的。又因为向着一方没有自由，除非向着另一方也有相似的自由——像没有秤，除非两边的秤盘能从平衡伸出——因此人没有从理性就近善的自由，除非也有从理性就近恶的自由，这样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同样向着地狱的氛围——那是奸淫的氛围——像向着天堂的氛围——那是婚姻的氛围——一样。

439 十四、两种氛围都带着自己的愉悦。

就是说：从地狱上升的放荡之爱的氛围，以及从天堂下降的婚姻之爱的氛围，都以愉悦影响领受的人。原因是：这两种爱的愉悦止息于其上、并在那里充满自己并完成自己、又在自己的感觉里呈现那些愉悦的最末平面，是同一的。因此放荡的爱慕与婚姻的爱慕在最外表被感知为相似，尽管在内在全然不相似。由此也在最外表不相似——这不从不感觉分别来判断；因为从最外表的分别而来的不相似，只有在真正婚姻之爱里的人才感觉；因为恶从善被认识，善却不从恶被认识——像鼻子沾着恶臭时，也不能从鼻子认识甜香。我从天使听见：他们在最外表分辨放荡与非放荡，像人从恶臭分辨粪火或烧角的火，从芬芳分辨烧香料或肉桂木的火那样；这是从进入外在并构成外在的内在愉悦的分别而来。

440 十五、放荡之爱的愉悦从肉体开始，在灵里也仍是肉体的；婚姻之爱的愉悦却从灵开始，在肉体里也仍是灵的。

放荡之爱的愉悦从肉体开始，是因为肉体的狂欲是那些的开端；它们感染灵，并在灵里也仍是肉体的，是因为肉体并不感觉，乃是灵感觉那些临到肉体的事；这感觉与其余的相似，如：眼睛并不看见并分辨对象里的种种，乃是灵；耳朵也不听见并分辨歌唱里音调的和谐、言语里语音的协调，乃是灵；灵照着自己被举到智慧里多少，就感觉一切。没有被举到身体的感官之上、从而附着那些的灵，就不感觉别样的愉悦，只感觉从肉体、并从世界藉着身体感官流入的那些；他抓住这些，以这些为乐，并作成自己的。

【2】如今，放荡之爱的开端既只是肉体的狂欲与瘙痒，就显明：这些在灵里是污秽的诱惑；它们怎样上升、下降、并彼此往返，就怎样激动并点燃。总的来说，肉体的贪欲就本身来看，无非恶与伪聚成的一团；因此教会里有这真理：肉体贪恋反对灵，也就是反对属灵人；所以推出：肉体的愉悦就放荡之爱的愉悦而言，无非情欲的沸腾，这些在灵里成为不贞洁的源泉。

441 婚姻之爱的愉悦却与放荡之爱那些污浊的愉悦毫无共同之处；诚然，这些也在每个人的肉体里，但随人的灵被举到身体的感官之上、并从高处看见这些在下面的表象与谬误，就被分开并除去；那时他同样先感知肉体的愉悦为表象的与谬误的愉悦，此后为当逃避的情欲与放荡，再此后为有损并害灵魂的，终于感觉那些为不愉悦、丑恶并令人作呕的；他在怎样的程度里这样感知并感觉那些愉悦，也就在怎样的程度里感知婚姻之爱的愉悦为无害并贞洁的，终于为美妙并有福的。婚姻之爱的愉悦也成为肉体里的灵——这是因为：放荡之爱的愉悦被除去之后——如刚上所说——从那些解脱的灵就贞洁地进入身体，并以自己有福的美妙充满胸膛，并从胸膛也充满那爱在身体里的最末处；因此灵与这些、这些与灵，此后在完全的共融里行动。

442 十六、放荡之爱的愉悦是疯狂的享乐，婚姻之爱的愉悦却是智慧的美妙。

放荡之爱的愉悦是疯狂的享乐，是因为只有属世人在那爱里，属世人在属灵事物上发狂，因为他反对那些，因此只拥抱属世的、感官的与身体的愉悦。说属世的、感官的与身体的愉悦，是因为属世的分为三个层级：在最高层级属世的，是那些从理性之看见看见种种疯狂、却仍被那些的愉悦带走——像船被河流的急流带走——的人；在较低层级属世的，是那些只从身体的感官看见并判断、并藐视反对表象与谬误的理性事物、像撇开绒毛那样丢弃的人；在最低层级属世的，是那些毫无判断、被自己身体诱惑的热浪带走的人；这些人称为属世身体的，前面那些称为属世感官的，最先那些称为属世的。放荡之爱、它的疯狂与享乐，在他们那里也有相似的层级。

443 婚姻之爱的愉悦是智慧的美妙，是因为只有属灵人在那爱里，属灵人在智慧里；因此他不拥抱别样的愉悦，只拥抱与属灵智慧协调的那些。放荡之爱的愉悦是怎样的、婚姻之爱的是怎样的，可以用房屋来比拟阐明：放荡之爱的愉悦像一座房屋，墙外发红，像贝壳，或像称为云母石的伪金色镜石；但墙内的房间里却是种种污秽与垃圾。婚姻之爱的愉悦却可比拟为房屋，墙像纯金那样发光，内里的房间像装满多种珍宝那样辉煌。

444 这些之后附记一事。

我既已结束关于婚姻之爱的默想，并开始关于放荡之爱的默想，忽然有两位天使站在旁边说：“我们感知并理解了你先前默想的那些，但你现在默想的那些却过去了，我们不感知；放下这些，因为它们是无有。”我却回答：“我现在默想的这爱并不是无有，因为它是存在的。”他们却说：“怎能有一种爱不是从创造而来的？岂不是有婚姻之爱？岂不是这爱在能成为一的二人之间？怎能有一种

爱是分裂并分开的？哪一个少年能爱一个不回爱他的童女？岂不是一方的爱认识并承认另一方的爱，当那些彼此迎见时，就从自己结合起来？谁能爱那不是爱的？岂不是唯独婚姻之爱是相互并往返的？若不是往返的，岂不就弹回并成为无有？”

【2】听了这些，我问那两位天使是从天堂哪一个社群来的；他们说：“我们是从天真的天堂来的；我们作婴儿时进入这属天的世界，在主的看顾下被教养；等我长大成少年，我的妻子——现在与我同在的——也长成可嫁的少女时，我们就订婚、立约，并在最早的吉兆里结合；我们既不知别样的爱，只知真正婚约的与婚姻的爱，因此当你关于与我们的爱全然对立的外来之爱的思想观念传达给我们时，我们一点也不理解，所以下来询问你：你为什么默想那些不可感知的；所以告诉我们：一种不但不是从创造而来、甚至反对创造的爱，怎能存在？我们把反对创造的那些看作无有的对象。”

【3】听了这些，我心里欢喜，因为得与这样天真的天使说话，他们完全不知奸淫是什么；因此我开口教导说：“你们岂不知有善与恶，善是从创造而来的，恶却不是，尽管恶就本身来看并不是无有，即便它是善的无有？从创造有善，也有最大程度的善与最小程度的善；当这最小成为无有时，恶就从另一边兴起；因此没有从善到恶的关系或进程，乃有从善到更大与更小的善、并从恶到更大与更小的恶的关系与进程，因为它们在一切与每一事物里都是对立的。善与恶既是对立的，就有中间，那里有平衡，恶在那里反对善行动；但因不占优势，就停留在企图里。人人都在这平衡里被教养；这平衡既在善与恶之间，或同样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就是属灵的平衡，在那些在其中的人那里产生自由。主从这平衡把众人吸引向自己，并把那从自由跟随的人从恶领进善，从而领进天堂。爱也一样，尤其是婚姻之爱与放荡之爱；后者是恶，前者却是善。凡听见主的声音并从自由跟随的人，就被主引进婚姻之爱，并引进它一切的愉悦与美善；凡不听见也不跟随的人，就把自己引进放荡之爱，先引进它的愉悦，此后引进不愉悦，终于引进灾祸。”

【4】说了这些，那两位天使问：“当从创造只存在善时，恶怎能存在？要有什么存在，就必有它的起源；善不能是恶的起源，因为恶是善的无有，它是善的剥夺与毁坏；但因它存在并被感觉，就不是无有，乃是有；所以告诉我们：这有怎样在无之后存在？”对此我回答：“这奥秘不能开明，除非知道：除了独一的神以外没有善的，除了从神而来的以外没有什么善是就自己而言为善的；因此凡仰望神并愿被神引导的人，就在善里；凡转离神并愿被自己引导的人，就不在善里，因为他所作的善，或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世界，从而或是图功的，或是装作的，或是假冒的。从这些显明：人自己是恶的起源，并不是那起源从创造被植入人，乃是人自己藉着从神转向自己而把那起源植入自己。那恶的起源并不在亚当和他的妻子里，乃是当蛇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如神’（创3:5）；那时他们既转离神、转向自己如同转向神，就在自己里面作成了恶的起源。‘吃那树上的’表示相信自己从自己知道善与恶并有智慧，而不从神。”

【5】那时两位天使却问：“人怎能转离神并转向自己，尽管人除非从神就不能意愿、思想并从而作什么？神为什么允准这？”我却回答：“人被造，是为使他所愿、所思并所作的一切，向他显为仿佛在自己里面，从而从自己；人若没有这表象，就不会是人，因为他就不能领受、持守、并仿佛把任何

善与真——或爱与智慧——据为己有；因此推出：若没有那仿佛活着的表象，人就不会有与神的结合，从而也不会有永远的生命。但若他从这表象给自己招来信念：他从自己、而不从主意愿、思想并从而作善——尽管在一切表象上仿佛从自己——就把善在自己里面转为恶，从而在自己里面作成恶的起源。这就是亚当的罪。

【6】但我要把这事略微更清楚地开明：主注视每一个人的前额，这注视穿过到他的后脑；前额之下是大脑，后脑之下是小脑；后者奉献于爱及其诸善，前者奉献于智慧及其诸真；因此凡以脸仰望主的人，就从他领受智慧，并藉着智慧领受爱；凡从主向后看的人，就领受爱而不领受智慧，没有智慧的爱是从人而来、而不从主而来的爱，这爱既与伪结合，就不承认神，乃承认自己为神，并藉着从创造仿佛从自己植入的理解与智慧的机能暗中确证这一点；因此这爱是恶的起源。可以当着眼睛证明是这样：我要把一个转离神的恶灵叫到这里，并从背后——或对着后脑——对他说话，你就会看见所说的那些转为对立的。”

【7】我就叫来一个那样的；他来了，我从背后对他说：“你知道地狱、定罪、以及那里的痛苦吗？”等他转向我时，我立刻问：“你听见了什么？”他回答：“我听见这些：‘你知道天堂、救恩、以及那里的幸福吗？’”此后当这些话从他背后说时，他说听见了先前那些。此后从他背后说这些：“岂不知在地狱里的人从伪发狂吗？”当我问他听见了什么时，他说：“我听见：‘岂不知在天堂里的人从真有智慧吗？’”当这些从他背后说时，他说听见了：“岂不知在地狱里的人从伪发狂吗？”其余也一样。从这些显然显明：当心智转离主时，就转向自己，那时就感知对立的。“因此缘故——如你们所知——在这灵界不许站在别人背后并对他说话，因为这样就把爱吹进他，自己的理智为了那爱的愉悦就赞成并顺从那爱；但因那爱是从人而来、而不从神而来，就是恶之爱或伪之爱。

【8】此外我还要告诉你们另一件相似的事：我屡次听见善与真从天堂落入地狱，在那里逐步转为对立的，善转为恶，真转为伪；这事的原因也一样，就是：凡在地狱里的人都转离主。”听了这些，那两位天使致谢说：“你现在既默想并书写与我们婚姻之爱对立的爱，那对立又使我们的心智忧伤，我们就离去。”当他们说“愿平安归于你”时，我请求他们不要把这爱的任何事告诉天堂里的弟兄姊妹，“因为那会损害他们的天真。”那些作婴儿死去的人在天堂里长大，等达到世上十八岁少年与十五岁童女的身材时就停在那里，那时主为他们预备婚姻；并且他们在婚姻前与后都完全不知奸淫是什么、也不知它能存在——这些我能确凿断言。

第十九章　论私通

444a# 私通所指的是少年或青年与娼妓在婚姻前的情欲；与非娼妓的女人——也就是与童女或他人之妻——的情欲却不是私通，与童女是奸污，与他人之妻是奸淫。这二者与私通怎样有分别，除非有人透视性别之爱在自己的层级与种种分别里，并从一边透视它的贞洁、从另一边透视它的不贞洁，

并把两边分成属与种，从而加以区分，否则理性看不见；不然，在某人的观念里，就不能存在贞洁或多或少、与不贞洁或多或少之间的分别；没有这些区分，一切关系就消失，判断事物的洞察也随之消失，理智就被笼罩在这样的阴影里，甚至不知怎样分别私通与奸淫，更不知怎样分别私通的轻微与沉重，奸淫也一样；这样他就把种种恶混在一起，从不同的作成一锅羹，从不同的善作成一团面。因此，为要分别认识性别之爱就它倾向并进到与婚姻之爱全然对立的放荡之爱那一边而言，就当察看它的开端——那就是私通；这将按下列次序作成：

一、私通属于性别之爱。

二、这爱在少年开始从自己的理智思想并行动、并且说话的声音开始成为男性时开始。

三、私通属于属世人。

四、私通是情欲，却不是奸淫的情欲。

五、性别之爱若不进入私通，在某些人那里就不能毫无损害地全然抑制。

六、因此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妓院被容忍。

七、私通的情欲就它仰望婚姻之爱、并偏爱这爱而言是轻微的。

八、私通的情欲就它仰望奸淫而言是沉重的。

九、私通的情欲越倾向多样的贪欲与破贞的贪欲，就越沉重。

十、私通情欲的氛围——像在开端那样——是在放荡之爱的氛围与婚姻之爱的氛围中间，并作成平衡。

十一、当谨慎，免得婚姻之爱因无节制与无秩序的私通而丧失。

十二、因为一男一女的婚姻性是人生的珍宝、基督教的蕴藏之所。

十三、这婚姻性在那些因种种缘故尚不能进入婚姻、又因情欲旺盛而不能抑制情欲的人那里，若游荡的性别之爱变为专向一个妾，就能得以保全。

十四、蓄妾优于游荡的情欲，只要不与多人立约，也不与童女或未玷污的、也不与已婚的，并与婚姻之爱分开持守。

这些的阐明现在次第而来。

445 一、私通属于性别之爱。

说私通属于性别之爱，是因为私通不是性别之爱，乃是从这爱而来；性别之爱仿佛是泉源，婚姻之爱与放荡之爱都能从那里流衍出来，也能藉着私通流衍，也能不藉着它流衍；因为性别之爱在每一个人里面，或表露出来，或不表露出来；若在婚姻前与娼妓表露，就称为私通；若不先与妻子以外的人表露，就称为婚姻；若在婚姻后与别的女人表露，就称为奸淫；因此，如上所说，性别之爱仿佛是泉源，贞洁的爱与不贞洁的爱都能从那里涌出；但贞洁的婚姻之爱能以怎样的谨慎与明智藉着私通前进，不贞洁的或放荡的爱又因怎样的不慎藉着它前进——这些将在随后开明。谁能下结论说：凡行过私通的人，就不能在婚姻里更为贞洁?

446 二、私通从之而来的性别之爱，在少年开始从自己的理智思想并行动、并且说话的声音开始成为男性时开始。

提出这一点，是为要知道性别之爱与从而私通的起源：就是理智开始从自己成为理性的、或从自己的理性洞察并展望什么是利益与功用之时；那时父母与师傅所存入记忆的那些，就为这理性作平面。那时心智里有一个转折：先前他只从存入记忆的事思想，默想那些并顺从那些；此后却从在那些之上的理性思想；那时在爱的引导下，他把存在记忆里的事安排成新的秩序，并按着这秩序编制自己的生命，逐渐越来越多地按着自己的理性思想，并从自己的自由意愿。

【2】性别之爱跟着自己理智的开端，并按着它的活力前进——这是人所共知的；表征是：那爱怎样上升，理智就怎样上升，那爱怎样下降，理智就怎样下降；上升所指的是进入智慧，下降所指的是进入疯狂；智慧是抑制性别之爱，疯狂是把它放纵到宽广；若进入私通——那是它活动的开端——就当从诚实与道德的原则——那些已植入记忆并从而植入理性、此后要植入理性并从而植入记忆的——来节制它。随着自己理智的开端，声音也开始成为男性——这是因为理智思想，并藉着思想说话；表征是：理智作成人，也作成他的男性；因此，他的理智怎样被举起，他就怎样成为男人，也成为男性的男人（参432，433节）。

447 三、私通属于属世人，性别之爱也一样；这爱若在婚姻前成为活动的，就称为私通。

人人从身体而生，成为感官的，此后成为属世的，逐渐成为理性的；若那时不停止，就成为属灵的。所以这样前进，是为要形成上层所倚靠的诸平面，像宫殿倚靠自己的根基那样；最末的平面连同上面所建造的，也可比拟为泥土，预备好的高贵种子被植入其中。

【2】就性别之爱特别而言，它也首先是身体的，因为它从肉体开始；此后成为感官的，因为五官从它的共同感觉得享乐；此后成为与动物那里相似的属世的，因为它是游荡的性别之爱；但人既被造是为成为属灵的，此后就成为属世理性的，并从属世理性的成为属灵的，终于成为属灵属世的；那时那已成为属灵的爱就流入并作用于理性的爱，并藉着这爱作用于感官的爱，并藉着这爱终于作用于身体与肉体里的那爱；这既是它最末的平面，它就属灵地、并同时理性地与感官地作用于那平面；人在默想那爱时，它就这样逐步流入并作用，但在最末时却同时流入并作用。

【3】私通属于属世人，是因为它直接从属世的性别之爱而来；并且能有属世理性的，却不能有属灵的，因为性别之爱不能成为属灵的，除非先成为婚姻的；性别之爱从属世的成为属灵的，是当人从游荡的情欲退去、并专归于一人、把自己的灵魂与那人的灵魂联合之时。

448 四、私通是情欲，却不是奸淫的情欲。

私通是情欲，原因如下。一、因为它从属世人发出，凡从那里发出的里面都有贪欲与情欲，因为属世人无非贪欲与情欲的居所与容器，凡从父母遗传的罪咎都住在那里。二、因为行私通的人游荡并混杂地仰望性别，尚未仰望性别中的一人；只要他在那状态里，情欲就激动他去行他所行的；但当他仰望一人、并爱把自己的生命与那人的生命联合时，贪欲就成为贞洁的情感，情欲就成为人性的爱。

449 私通的情欲不是奸淫的情欲——人人都能从共同的感知看见；哪一条法律、哪一个审判官，把与奸淫者相似的罪归给私通者？所以从共同的感知看见这一点，是因为私通不像奸淫那样与婚姻之爱对立：婚姻之爱能藏在私通里面，像属灵的能藏在属世的里面那样；属灵的甚至实际从属世的展开出来，当属灵的展开出来时，属世的就环绕它，像树皮环绕树木、像鞘环绕剑那样，也为属灵的作抵御强暴的护卫。从这些显明：属世的爱——就是向着性别的——在属灵的爱——就是向着性别中一人的——之先；但若私通从属世的性别之爱发出，它也能被洗净，只要把婚姻之爱看作、愿望并寻求为主要的善。

【2】情欲污秽的奸淫之爱却全然不同；它与婚姻之爱对立并毁坏那爱——这在前一章论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的对立里已表明；因此，若奸淫者从意图或从确证、因种种缘故进入婚姻的床榻，就成了颠倒的：内里潜伏着属世的连同它的放荡与污秽，外面包着属灵的表象。从这些，理性能看见：有限的私通之情欲相对于奸淫之情欲，就像最初的微温相对于极北地区仲冬的寒冷。

450 五、性别之爱若不进入私通，在某些人那里就不能毫无损害地全然抑制。

在那些因过剩而受狂欲之苦的人那里，过度抑制性别之爱所能造成并作成的损害，无需一一列举；在这些人那里，由此而来某些身体疾病与心智病痛的起源——更不用说那些不当命名的未知之恶。在那些性别之爱稀少、以致能抗拒那情欲之冲击的人那里却不同；在那些少年时能毫无尘世财产损失、从而在最早的吉兆里自由进入合法婚床结合的人那里也一样。天堂里婴儿长到婚姻年龄时就是这样作成的，因此那里不知私通是什么；地上却不是一样的事，那里婚姻除非在青少年岁月过后才能缔结，这在许多有官职体制的地方作成，那里官职须长久历练，并须取得维持家室与家庭的资财，那时才可求娶相称的妻子。

451 六、因此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妓院被容忍。

提出这一点，为要确证前一条：它们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维也纳、威尼斯、那不勒斯，以及罗马，并在许多别的地方，被君王、长官、从而被审判官、检察官与民众所容忍——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容忍的原因里，也包括上文所述的那些。

452 七、私通就它仰望婚姻之爱、并偏爱这爱而言是轻微的。

恶的品质有层级，像善的品质有层级一样；因此每一恶有较轻与较重，像每一善有较好与更丰盛一样。私通也一样：它既是情欲，又属于尚未被洁净的属世人，就是恶；但人人都能被洁净，因此它怎样接近被洁净的状态，那恶就怎样成为较轻的恶，因为它怎样被洗净；私通怎样接近婚姻之爱——那是性别之爱被洁净的状态——也一样。私通之恶怎样接近奸淫之爱就怎样更重——这将在随后一条看见。

【2】私通就它仰望婚姻之爱而言是轻微的，是因为那时它从不贞洁的状态——它在其中——仰望贞洁的状态；它怎样偏爱这状态，就怎样就理智而言也在这状态里；它若不但偏爱、甚至珍爱这状态，就怎样就意志而言、从而就内在人而言也在这状态里；那时私通——即便他仍在其中持续——对他而言是一种必然，其原因在他那里是可查验的。

【3】有两个理由使私通在那些偏爱并珍爱婚姻状态的人那里成为轻微的：第一，婚姻生活是他们的目的、意图或终向；第二，他们在自己里面把恶与善分开。就第一而言——婚姻生活是他们的目的、意图或终向——是因为人怎样在自己的目的、意图或终向里，就是怎样的人，在主面前与天使面前也是怎样的，甚至在世上智慧的人面前也被看作怎样的；因为意图是一切行为的灵魂，在世上作成归罪与开脱，死后作成归算。

【4】就第二而言——那些把婚姻之爱置于私通之情欲之上的人把恶与善分开，从而把不贞洁与贞洁分开——是因为他们以感知与意图分开那些；凡在进入善或贞洁之先、以感知与意图分开这二者的人，当进入婚姻状态时，也从那情欲之恶被分开并洁净。那些在私通里仰望奸淫的人却不是这样作成——这将在紧随的一条看见。

453 八、私通的情欲就它仰望奸淫而言是沉重的。

凡在私通的情欲里仰望奸淫的人，都不相信奸淫是罪，并把婚姻想成与奸淫相似，唯独有合法与不合法的分别；这些人也把一切恶作成一个恶，并把那些混在一起，像把污秽与可吃的食物混在一个盘里、像把渣滓与酒混在一个杯里那样，并这样吃喝；他们对性别之爱、对私通、对蓄妾、对较轻、较重与更重的奸淫，甚至对奸污或破贞，也一样作成；加上：他们不但把那些混在一起，甚至把那些掺进婚姻，并以相似的观念玷污这些。但那些连这些也不与那些分别的人，在与性别游荡往来之后，就临到寒冷、厌恶与恶心，先对着配偶，此后对着其余的，终于对着性别。在他们那里没有善的或贞洁的目的、意图或终向可用来开脱，也没有恶与善——或不贞洁与贞洁——的分开可用来洁净，像那些从私通仰望婚姻之爱并偏爱这爱的人那样（参前一条452节）——这从自身显明。

【2】这些可用从天堂而来的一件新事确证：我遇见许多人，他们在世上就外在而言与别人一样生活——穿着华丽、筵席丰盛、像别人一样以利息经商、观看戏剧、仿佛从情欲谈笑恋爱之事，以及别的相似之事——天使却把那些归罪给某些人为罪之恶，给某些人却不归为恶，并宣告后者无罪、前者有

罪。当问为什么这样、尽管他们作了相似的事时，天使回答：他们从目的、意图或终向察看众人，并按着那些加以区分；因此凡终向所开脱与所定罪的，他们自己也开脱与定罪，因为善的终向是天堂里众人的，恶的终向是地狱里众人的；主的话「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太7:1）所理解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别的什么。

454 九、私通的情欲越倾向多样的贪欲与破贞的贪欲，就越沉重。

原因是：这二者是奸淫的附带，从而加重它；因为有较轻、较重与更重的奸淫，每一件都按着与婚姻之爱的对立、从而对那爱的毁坏来衡量。多样的贪欲与破贞的贪欲——既被实际行为所坚固——怎样掠夺婚姻之爱，并仿佛把它沉到海底——这将在随后论那些的论述里看见。

455 十、私通情欲的氛围——像在开端那样——是在放荡之爱的氛围与婚姻之爱的氛围中间，并作成平衡。

关于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这两种氛围，前一章已论过，并表明：放荡之爱的氛围从地狱上升，婚姻之爱的氛围从天堂下降（参435节）；这两种氛围在两个世界里彼此迎见，却不相结合（参436节）；这两种氛围之间有平衡，人在那平衡里（参437节）；人能转向任何氛围，但他转向一方多少，就从另一方转开多少（参438节）；氛围所指的是什么（参434节及那里所引之处）。

【2】私通情欲的氛围在这两种氛围中间并作成平衡，是因为人在那氛围里时，能转向婚姻之爱的氛围——也就是转向这爱——也能转向奸淫之爱的氛围——也就是转向那爱；但若转向婚姻之爱，就转向天堂；若转向奸淫之爱，就转向地狱；二者都在人的选择、喜好与意志里，原因是：为要他能从自由按着理性行动，而不从本能，从而成为人并把流入据为己有，而不成为牲畜——牲畜并不把那些据为己有。说开端那样的私通之情欲，是因为那时它在中间状态；谁不知人所行的一切在开端都从贪欲而来，因为它从属世人而来？谁又不知：当那贪欲从属世的成为属灵的时，就不被归算？私通的情欲在人的爱成为婚姻的时也一样。

456 十一、当谨慎，免得婚姻之爱因无节制与无秩序的私通而丧失。

无节制与无秩序的私通——婚姻之爱从那些丧失——所指的是：不但使机能衰弱，甚至夺去婚姻之爱一切丰美的那些私通；因为从那些不受约束的放纵，不但生出软弱与从而的贫乏，也生出污秽与不贞洁，婚姻之爱就不能在自己的洁净与贞洁里、从而也不能在自己的甘甜与花之美妙里被感知并感觉；更不用说身体与心智的损害，以及那些不但剥夺婚姻之爱自己有福的愉悦、甚至除去那爱、并把它转为寒冷从而转为厌恶的不被允许的诱惑。那样的私通是狂宴，婚姻的游戏藉着那些被折入悲剧的场景；因为无节制与无秩序的私通就像从最末处兴起的大火，烧尽身体，烤焦纤维，污秽血液，并败坏心智的理性；它们像火从房屋的根基爆发，把整座烧毁那样爆发。为免这样作成，父母当谨慎，因为被情欲激动的少年人，尚未能从理性给自己加上缰绳。

457 十二、因为一男一女的婚姻性是人生的珍宝、基督教的蕴藏之所。

这两样是整个前一部分论婚姻之爱及其智慧之怡悦里普遍并逐一所证明的。所以是人生的珍宝，是因为人的生命怎样，那爱在他那里就怎样，因为那爱作成他生命的最内在；因为那是与自己的爱同居的智慧之生命，以及与自己的智慧同居的爱之生命，从而是二者之怡悦的生命；总之，人藉着那爱是活的灵魂；因此一男一女的婚姻性称为人生的珍宝。

【2】这从上所述得到确证：与一妻有真正婚姻的友谊、信赖、机能，因为有心智的联合（参333，334节）；在那爱里并从那爱有属天的福乐、属灵的美善、以及从而属世的愉悦，这些从起初就为那些在真正婚姻之爱里的人预备（参335节）；那爱是一切属天、属灵、以及从而属世之爱的根基之爱，一切喜乐与一切欢喜从最初到最末都聚集在那爱里（参65至69节）；就起源来看，那爱是智慧与爱的游戏——这在构成本书第一部分的论婚姻之爱之怡悦里已充分证明。

458 那爱是基督教的蕴藏之所，是因为这宗教与那爱成为一并同居；因为已表明：除了那些就近主、并实行他教会的真与善的人以外，没有别人进入那爱并能在那爱里（参70至72节）；那爱唯独从主而来，因此在那些出于基督教的人那里有（参131，336，337节）；那爱在人那里怎样，就按着教会的状态怎样，因为它按着智慧的状态怎样（参130节）；这些是这样——这在论那爱与主和教会之婚姻的对应那一整章（参116至131节），以及论那爱从善与真的婚姻而来的起源那一章（参83至102节）里已确证。

459 十三、这婚姻性在那些因种种缘故尚不能进入婚姻、又因情欲旺盛而不能节制情欲的人那里，若性别之爱变为专向一个妾，就能得以保全。

在情欲旺盛的人那里，无节制与无秩序的情欲不能被抑制——这是理性看见、经验教导的；因此，为要在那些受狂欲之苦、又因多种缘故不能仓促并提前进入婚姻的人那里，把这无节制与无秩序约束起来，并归到某种有节制与有秩序，就看不见别的避难所与仿佛庇护所，只有专归于一个妾——法语称为 maitresse。在有官职体制的国度里，许多人除非在青少年岁月过后才能缔结婚姻，因为须先历练官职、并取得维持家室与家庭的资财，那时才可求娶相称的妻子——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在先前的年龄，为妻子而有的机能之泉源在少数人那里能被封闭并保留；诚然，保留更好；但若因情欲不受约束的力量而不能，就当寻求一种中间的方式，好预防婚姻之爱在其间灭亡。那方式是蓄妾——这些事劝告这一点：

一、藉着蓄妾，混杂无秩序的私通被约束并限制，从而引进一种更收紧的状态，那状态更接近婚姻生活。

二、情欲的热在开端猛烈并仿佛燃烧，藉着蓄妾被平息并缓和，从而情欲旺盛的放荡——那是污秽的——被某种仿佛与婚姻相似的所调和。

三、藉着蓄妾，机能也不像因游荡无限制的纵欲那样被抛掷并招来软弱。

四、藉着蓄妾也避免身体的瘟疫与心智的疯狂。

五、同样藉着蓄妾预防奸淫——那是与人妻的苟合——以及奸污——那是对童女的侵犯；更不用说那些不当命名的罪恶。因为少年人尚作青年时，并不思想奸淫与奸污是私通以外的什么，从而以为二者是一样的；他也不知从理性抗拒性别中某些人的诱惑——那些人热心从事卖淫；但在蓄妾里——那是较有秩序并较健全的私通——他能学习并看见分别。

六、藉着蓄妾也不通向四种在最高程度上毁坏婚姻之爱的情欲：破贞的情欲、多样的情欲、侵犯的情欲、引诱天真的情欲；这些将在随后论。但这些话不是对那些能抑制情欲之热的人说的；也不是对那些一到少年就能进入婚姻、并把机能的初果献给并付与妻子的人说的。

460 十四、蓄妾优于游荡的情欲，只要不与多人立约，也不与童女或未玷污的、也不与已婚的，并与婚姻之爱分开持守。

蓄妾何时、在哪些人那里优于游荡的情欲——刚上已指出。一、蓄妾不当与多人、而只与一人立约，是因为与多人就有多妻性在其中，那使人陷入纯粹属世的状态，并把他推入感官的，甚至不能被举到婚姻之爱所在的属灵状态（参338，339节）。

【2】二、不当与童女或未玷污的立约，是因为在女人那里婚姻之爱与她们的童贞成为一；因此有那爱的贞洁、纯洁与圣洁；所以把那童贞应许并专归于某个男人，就是给出凭证：她将永远爱他；因此童女除非带着婚姻盟约的应许，就不能从任何理性的同意立那样的约；那也是她尊荣的冠冕；因此若不带婚姻的盟约就夺去那童贞、此后又打发她走，就是把一个能成为新妇与贞洁妻子的童女作成妓女，或欺诈某个男人，二者都是有损害的；因此凡把童女收为妾的人，诚然能与她同居，并这样把她引进爱的友谊，但仍须有恒常的意图：若不奸淫，她就是或将成为自己的妻子。

【3】三、蓄妾不当与已婚的立约，因为这是奸淫——这是显然的。

【4】四、蓄妾之爱当与婚姻之爱分开持守，原因是：那些爱是有分别的，因此不当混在一起；因为蓄妾之爱是不贞洁的、属世的、外在的爱，婚姻之爱却是贞洁的、属灵的、内在的；蓄妾之爱分开二人的灵魂，只联合身体的感官；婚姻之爱却联合灵魂，并从灵魂的联合也联合身体的感官，甚至从二人成为仿佛一，那就是一肉。

【5】五、蓄妾之爱只进入理智，并进入那些倚靠理智的；婚姻之爱却也进入意志，并进入那些倚靠意志的，从而进入人的一切与每一事物；因此若蓄妾之爱成为婚姻之爱，男人就不能从任何权利、在不破坏婚姻联合的情况下退去；若他退去并另娶，婚姻之爱就在那破裂里灭亡。当知道：蓄妾之爱藉着不向妾应许婚姻、也不把她引进任何婚姻的希望，就被与婚姻之爱分开持守。但更好的是：性别之爱的火炬先与妻子点燃。

461 这些之后附记一事。

有一次我与一个新来的灵说话，他在世上时曾多多默想天堂与地狱；新来的灵所指的是新近死去的人，那时他们既是属灵的人，就称为灵。他一进入灵界，就开始同样默想天堂与地狱，默想天堂时自觉在喜乐里，默想地狱时自觉在忧伤里。他既觉察自己在灵界，立刻就问天堂在哪里、地狱在哪里，以及二者是什么、是怎样的；他们回答："天堂在你头上，地狱在你脚下，因为你现在在灵的世界，那是天堂与地狱中间；但天堂与地狱是什么、是怎样的，我们不能用几句话描述。"那时他既热切渴望认识，就跪下来，虔诚向神祈求教导；看哪，有一位天使在他右边显现，把他扶起来说："你祈求教导关于天堂与地狱；你去查问并学习什么是愉悦，你就会认识。"天使说完这些就被提上去了。

【2】那时那新来的灵对自己说："这是什么意思——查问并学习什么是愉悦，你就会认识天堂与地狱是什么、是怎样的？"他就离开那地方四处游荡，对遇见的人说："请告诉我，什么是愉悦？"有些人说："这是怎样的问题？谁不知什么是愉悦？岂不是欢喜与快乐？因此愉悦就是愉悦，一样像另一样；我们不知分别。"另一些人说愉悦是心智的笑，"因为当心智笑时，脸就欢快，言语就戏谑，姿态就游戏，整个人就在愉悦里。"又有些人说："愉悦无非筵席并吃丰美的，并喝酒并以醇酒醉倒，那时谈说种种事，尤其谈说维纳斯与丘比特的游戏。"

【3】听了这些，那新来的灵愤愤对自己说："这些回答是粗俗的，不是体面的；这些愉悦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但愿我遇见智慧的人。"他就离开那些人，问："智慧的人在哪里？"那时有一个天使般的灵看见他，说："我感知你被渴望点燃，要知道什么是天堂的普遍与地狱的普遍；因为那就是愉悦，我要把你领到一座山上，那里每日聚集那些察究结果的、那些探究原因的、以及那些探查终向的；有三个会众，那些察究结果的称为学问之灵，抽象地说称为学问；那些探究原因的称为理智之灵，抽象地说称为理智；那些探查终向的称为智慧之灵，抽象地说称为智慧；在他们上面直接在天堂里，有那些从终向看见原因、并从原因看见结果的天使；从这些天使而来这三个会众的光照。"

【4】那时他就拉着那新来的灵的手，领到山上，并到那些探查终向、称为智慧的会众那里；他对这些人说："请原谅我上到你们这里；原因是：我从幼年就默想天堂与地狱，新近进入这世界，那时与我结交的某些人说：这里天堂在我头上，地狱在我脚下；却没有说二者是什么、是怎样的；因此我从对那些的恒常思想而焦虑，就向神祈求；那时有一位天使站在旁边说：查问并学习什么是愉悦，你就会认识；我查问了，却仍是徒然；所以若你们愿意，请教导我什么是愉悦。"

【5】对此智慧的人回答："愉悦是天堂里众人生命的一切，也是地狱里众人生命的一切；在天堂里的人，愉悦是善与真的愉悦；在地狱里的人，愉悦却是恶与伪的愉悦；因为一切愉悦都属于爱，爱是人生命的存在；因此人怎样按着自己爱的品质是人，也就怎样按着自己愉悦的品质是人；爱的活动作成愉悦的感觉；它在天堂里的活动是与智慧同在的，它在地狱里的活动是与疯狂同在的；二者在自己的主体里都呈现愉悦。但天堂与地狱在对立的愉悦里，因为在对立的爱里；天堂在行善的爱与从而的愉悦里，地狱却在行恶的爱与从而的愉悦里；因此你若认识什么是愉悦，就认识天堂与地狱是什么、是怎样的。但还要向那些探究原因、称为理智的人查问并学习什么是愉悦；他们在这边右边。"

【6】他就离开，走近那些人，说明到来的原因，并请求他们教导什么是愉悦；这些人因这询问欢喜说：“诚然，谁认识愉悦，就认识天堂与地狱是什么、是怎样的。意志——人从之成为人——甚至一点也不被带动，除非从愉悦；因为意志就本身来看，无非某种爱的情感与结果，从而无非愉悦；因为有某种喜悦、喜好与享乐作成意愿；意志既驱动理智去思想，思想的观念就没有最微小的，不是从流入意志的愉悦而来。所以这样，是因为主藉着从自己而来的流入，发动天使、灵与人那里灵魂的一切与心智的一切，并藉着爱与智慧的流入发动；这流入就是活动本身，一切愉悦从之而来，那愉悦在起源里称为福乐、美善与幸福，在流衍里称为愉悦、怡人与享乐，在普遍意义上称为善。但地狱的灵在自己里面颠倒一切，从而也把善颠倒为恶、把真颠倒为伪，而愉悦却持续存留；因为若没有愉悦的持续，他们就没有意志，也没有感觉，从而没有生命。从这些显明：地狱的愉悦是什么、是怎样的、从何而来，以及天堂的愉悦是什么、是怎样的、从何而来。”

【7】听了这些，他被领到第三个会众，那里是那些察究结果、称为学问的；这些人说：“下到较低的地，并上到较高的地；在后者你会感知并感觉天堂天使的愉悦，在前者会感知并感觉地狱之灵的愉悦。”但看哪，那时在离他们一段距离处地面裂开，三个恶魔从裂口上来，因他们爱的愉悦显为火红；他们既与那新来的灵结交，就感知这三个是从天意从地狱上来的，于是对他们说：“不要再靠近，只从你们所在之处述说你们愉悦的一些事。”他们说：“当知道：每一个人，无论善恶，都在自己的愉悦里，善的在自己善的愉悦里，恶的在自己恶的愉悦里。”他们问：“你们的愉悦是什么？”他们说是奸淫、偷盗、欺诈、亵渎的愉悦；又问：“那些愉悦是怎样的？”他们说：别人感觉那些像粪的恶臭、像尸体的腐臭、像积尿的臊气；又问：“那些对你们是愉悦吗？”他们说：“是最愉悦的。”他们说：“那么你们就像住在那些里的不洁牲畜。”他们回答：“我们若是就是；但那些是我们鼻孔的美妙。”

【8】又问还有什么；他们说：人人都被允许在自己的愉悦里，即便是他们所谓最污秽的，只要不侵扰善灵与天使；“但因我们从自己的愉悦不能不侵扰他们，就被投入牢房，在那里受可怕的苦；那里对我们愉悦的抑制与收回，就是所谓地狱的痛苦；那也是内在的疼痛。”那时问：“你们为什么侵扰善的？”他们说他们不能不然；看见某个天使、并感觉环绕他的神性氛围时，就像狂怒侵袭；那时他们说：“这样你们也像野兽。”不久他们看见那新来的灵与天使同在，恶魔就临到狂怒，显为恨的火；因此为免他们加害，就被投入地狱。此后显现那些从终向看见原因、并藉着原因看见结果的天使，他们在这三个会众上面的天堂里；这些人显在灿烂的光里，那光以螺旋的弯曲下降，带着一个圆形的花环，放在那新来的灵头上；那时从那里有声音对他说：“这桂冠赐给你，因为你从幼年就默想天堂与地狱。”

第二十章　论蓄妾

462 前一章论私通时，也论了蓄妾；那里所指的，是独身男子与一个女人立约同居。本章所说的纳妾，则是已婚男子同样与另一个女人立约同居。不细加区分的人，常把这两个词混用，仿佛意思一样；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情形。婚前与女人立约，宜称「蓄妾」（拉丁文 pellicatus，因为 pellex 指娼妓一类）；婚后另立同床者，宜称「纳妾」（拉丁文 concubinatus，因为 concubina 指床榻的同卧者）。下文为免混淆：婚前的用「蓄妾」，婚后的用「纳妾」。

【2】所以在这里论纳妾，是为着次序；因为从次序可以看出：一边婚姻是怎样的，另一边奸淫是怎样的。婚姻与奸淫彼此对立——这在论二者对立的那一章里已经首先说过；它们对立到什么程度、怎样对立，若不从介于其间的种种中间情形去把握，就无法看清，而纳妾正属于这类中间情形。又因纳妾本身还有两个种类，必须清楚分开，所以本篇也像前面各篇一样，分成若干条目，依次如下：

一、纳妾有两个种类，彼此大不相同：一种是与妻子同时并存的，另一种是与妻子分开的。

二、与妻子同时并存的纳妾，对基督徒全然不合法，也是可憎的。

三、那是多妻，已被基督教界定罪，也当定罪。

四、那是放荡，基督教生命的珍宝——婚姻性——藉此丧失。

五、与妻子分开的纳妾，若出于合法、公正并真正有罪责的原因，就不是不合法的。

六、这种纳妾的合法原因，就是离婚的合法原因，尽管妻子仍留在家里。

七、这种纳妾的公正原因，就是与床榻分开的公正原因。

八、这种纳妾的罪责原因，有真实的，也有不真实的。

九、真实的罪责原因，是那些真正出于公正的。

十、不真实的罪责原因，是那些并非出于公正、却仿佛出于公正的。

十一、凡因合法、公正并真实罪责的原因而处于这种纳妾中的人，仍能同时处于婚姻之爱中。

十二、当这种纳妾持续时，与妻子实际的结合就不被允许。

这些条目的阐明，现在依次而来。

463 一、纳妾有两个种类，彼此大不相同：一种是与妻子同时并存的，另一种是与妻子分开的。

纳妾有两个种类，彼此差别很大：一种是另立同卧者同床，并与她和妻子一同、同时生活；另一种是在与妻子合法、公正地分开之后，另觅一个女人代替她作床榻的伴侣——这是显然的。

【2】这两种纳妾彼此疏远，就像脏麻布与洗净的麻布一样——凡精细、清楚观看事物的人都能看出；混杂、含糊观看的人却看不出。在婚姻之爱里的人能看出，在奸淫之爱里的人却看不出；后者对性别之爱的一切流衍都像在夜里，前者却像在白日。不过，即便在奸淫里的人，也能看见这些流衍及其分别——不是靠自己从自身看见，而是听见别人这样说时；因为奸淫者也有与贞洁配偶相似的、举起理智的机能。可是，奸淫者即使从别人听见并承认了这些分别，一旦把自己的理智沉入污秽的享乐，仍会把那些分别抹掉；因为贞洁与不贞洁、健全与疯狂不能同在，却能被分开的理智所区分。

【3】有一次在灵界，我问那些不把奸淫看作罪的人：他们是否知道私通、蓄妾、两种纳妾、以及奸淫诸层级之间有什么分别。他们说：彼此都一样。又问是否也包括婚姻；他们环顾四周，看有没有圣职人员在场，既没有，就说：就本身而言是一样的。那些在思想观念里把奸淫看作罪的人却不同；他们说：在内在的观念——也就是感知的观念——里，他们看见分别，却尚未用心去分辨、辨认。我能断言：这些分别就其细节而言，是被天堂的天使所感知的。因此，为要显明纳妾有两个彼此对立的种类——一种从之废除婚姻之爱，另一种从之不废除——就先描述那可咒诅的第一种，然后再描述那无损的第二种。

464 二、与妻子同时并存的纳妾，对基督徒是不合法的，也是可憎的。

所以不合法，是因为它违背婚姻的盟约；所以可憎，是因为它违背宗教；凡既违背宗教又违背那盟约的，就是违背主。因此，任何人一没有真实罪责的原因就把妾加给妻子，天堂就向他关闭，天使也不再把他算作基督徒。从那时起，他也藐视一切属于教会与宗教的事，此后不再把脸举到自然之上，乃转向自然，仿佛转向眷顾自己情欲的神明，他的灵随后就从那流入得着生气。这背道的内在原因，将在随后开明。这纳妾是可憎的——那男人自己看不见，因为天堂关闭之后，他已陷入属灵的疯狂；贞洁的妻子却看得清楚，因为她是婚姻之爱，而这爱厌恶那事。因此她们中许多人此后拒绝与自己丈夫实际结合，仿佛拒绝那会从附着在丈夫身上、从妓女而来的情欲传染玷污她们贞洁的事。

465 三、那是多妻，已被基督教界定罪，也当定罪。

与妻子同时并存的纳妾就是多妻——即便不被承认，因为从未藉任何法律立定并加以命名——凡有眼的人，即便不敏锐，也能看见；因为那女人仿佛是高利贷式的妻子，是婚姻新妇的同卧者。多妻已被基督教界定罪并当定罪——这在论多妻那一章已经证明；尤其根据那里这些：基督徒只许娶一妻（参338节）；基督徒若娶多妻，就不但是属世的奸淫，也是属灵的奸淫（参339节）；所以曾允准以色列民族，是因为在他们那里没有基督教会（参340节）。从这些显明：把妾加给妻子、并与二者同床，是污秽的多妻。

466 四、那是放荡，基督教生命的珍宝——婚姻性——藉此丧失。

那是比称为单纯奸淫的普通放荡更与婚姻之爱对立的放荡；并且它剥夺基督徒从出生就有的、向着婚姻生活的一切机能与倾向——这些都能用对着智慧理性有力的论据使人信服。就第一点而言——与妻子同时并存的纳妾，是比称为单纯奸淫的普通放荡更与婚姻之爱对立的放荡——可以从这些看出：普通的放荡或单纯的奸淫里，并没有与婚姻之爱相似的爱，因为那只是肉体的狂欲，立刻就会退烧，有时事后连一点向着那人的爱的痕迹都不留下；因此这沸腾的放荡，若不出于意图或确证，并且奸淫者从中悔改退去，就只略微减损婚姻之爱。多妻式的放荡却不同：那里有与婚姻之爱相似的爱，因为它不像前者那样在沸腾之后退烧、消散并归于无有，乃存留、更新并坚固自己；它从向着妻子的爱摘取多少，就代之以向着妻子的寒冷。因为那时他把作娼妓的妾看作可爱的，是出于意志的自由——他若愿意就能离去——这对属世人是天生的；这既因此合意，就支撑那爱。加之，与妾比与妻子有更近的、夹杂诱惑的联合；反过来，他并不从藉着生命盟约所加给的同居义务，把妻子看作可爱的，那时他感知那义务为强制，多于与另一方相处时的自由。向着配偶的爱怎样同程度地变冷、她自己也怎样变得卑贱，向着一个奸妇的爱就怎样发热、她就怎样值钱——这是确定的。

【2】就第二点而言——与妻子同时并存的纳妾，剥夺男人向着婚姻生活的一切机能与倾向（那是基督徒从出生就有的）——可以从这些看出：向着配偶的爱怎样被转录到向着妾的爱，那向着配偶的爱就怎样被摘取、耗尽并空虚——如刚上所表明。所以这样作成，是藉着关闭他属世心智的内在、并打开它的较低处——这能从基督徒那里爱性别中一人的倾向之居所显明：那居所在他的最内在；这居所能被隔绝，却不能被拔除。爱性别中一人的倾向，以及领受那爱的机能，从出生就被植入基督徒——原因是：那爱唯独从主而来，并成为宗教的；在基督教里，主的神性被承认并敬拜，宗教从他的圣言而来；因此有那爱的植入，也有它从一代到一代的移植。说那基督徒的婚姻性藉着多妻式的放荡而灭亡，所理解的是：在多妻的基督徒那里，它被关闭并阻断，却仍能在他的后裔里复苏，就像祖父与曾祖父的相似在孙子与曾孙里回来一样。因此那婚姻性称为基督教生命的珍宝；上文457，458节称为人生的珍宝、基督教的蕴藏之所。

【3】那婚姻性藉着多妻式的放荡，在那陷于其中的基督徒那里丧失——这从下列明显可见：他不能像多妻的穆罕默德信徒那样同等爱妾与妻子；乃是他怎样爱妾、或向着她发热，就怎样不爱妻子、或向着她变冷。更可憎的是：他也怎样在心里只承认主为属世人、为马利亚的儿子，而不同时为主的儿子，也怎样把宗教看作无关紧要。但当好好知道：这是对那些把妾加给妻子、并与二者实际结合的人作成的；对那些从合法、公正并真正有罪责的原因分开自己，并就实际的爱与妻子分离、另安置一个高利贷式女人的人，却全然不是这样。关于这一种纳妾，现在接着论。

467 五、与妻子分开的纳妾，若出于合法、公正并真正有罪责的原因，就不是不合法的。

哪些原因称为合法的，哪些称为公正的，哪些称为真正有罪责的——将按次序说明。这里先只提这些原因，好把现在随后所论的这种纳妾，与先前那种纳妾分开。

468 六、这种纳妾的合法原因，就是离婚的合法原因，尽管妻子仍留在家里。

离婚所指的是废除婚姻的盟约，从而完全分开；在这之后，另娶妻子就有完整的自由。这种完全分开或离婚的唯一原因是放荡，照着主的训诫（太19:9）。公开的污秽也归入同一原因：那些事解除羞耻，并以可耻的勾引充满并侵扰家室，从中显出放荡的不贞洁——整个心智都在其中放纵。再加上恶意的离弃：那包含着放荡，并使妻子行奸淫，从而被休（太5:32）。这三种原因既是离婚的合法原因——第一与第三在公众审判官面前，中间那种在作审判官的丈夫面前——也是纳妾的合法原因；但这是当行奸淫的妻子仍被留在家里时。放荡是离婚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它与婚姻之爱的生命正相对立，并把这生命毁坏到灭绝（参255节）。

469 尽管如此，许多男人仍把作妓女的妻子留在家里——有这些原因。一、男人害怕与妻子争讼，控告奸淫，并这样把罪案公布到法庭；因为若没有亲眼见证、或与亲眼同等的见证使她被定罪，他就被辱骂所遮盖——在男人的集会里是掩盖的，在女人的集会里是公开的。二、他也害怕自己那妓女的狡诈洗刷，以及审判官对她的庇护，从而害怕自己名声被出卖。三、此外还有家用方面的便利劝阻从家里分开；例如他们若有婴儿，妓女对那些也有母爱；若有不能拆开的彼此义务介入并联合；若妻子从姻亲与血亲有亲族与庇护，并从那些有财产的希望；若他在开端曾与她培养可爱的往来；以及她成为妓女之后，仍以谄媚的俏皮与装作的礼貌，狡诈地知道怎样抚慰丈夫，免得被归罪；以及其他。这些既本身是离婚的合法原因，也是纳妾的合法原因；因为留在家里的原因并不除去离婚的原因——当她已行放荡时。除非卑劣的人，谁能持守婚姻床榻的权利，并与妓女同床？即便这里那里有人这样作，也不能据此下结论。

470 七、这种纳妾的公正原因，就是与床榻分开的公正原因。

有合法的分开原因，也有公正的分开原因；合法的原因藉着审判官的判决作成，公正的原因则由丈夫独自判定。与床榻、也与家室分开的合法与公正原因，上文252，253节已简要列举。从那些而来身体的瑕疵，是使整个身体被感染到甚至从传染招来致命的疾病；那样的是恶性与瘟疫性的热病、麻风、花柳病、癌症。还有那些使整个身体沉重到毫无可结交性、并从那些发出有害气息与有毒蒸汽——或从身体表面，或从它的内在，尤其从胃与肺——的疾病：从身体表面的，是恶性天花、疣、脓疱、坏血病性痨、剧毒疥疮，尤其若脸因此被污损；从胃的，是持续恶臭、腥臭并臊臭的嗳气；从肺的，是从脓肿、溃疡或脓疡、或从败坏的血或血清呼出的恶臭与腐臭气息。此外还有种种名称的别的疾病，如昏厥——那是身体全然的衰弱与力气缺失；瘫痪——那是服务于运动的膜与韧带的松弛与放开；癫痫；从中风而来的持久软弱；某些慢性病；肠绞痛、疝气，以及病理学所教导的别的疾病。心智的瑕疵——那些是与床榻并与家室分开的公正原因——如狂躁、谵妄、癫狂、实际的愚昧与痴傻、记忆的丧失，以及类似的。这些原因是纳妾的公正原因，因为是分开的公正原因——理性不用审判官也能看见。

471 八、这种纳妾的罪责原因，有真实的，也有不真实的。

除了那些作为公正分开、从而也作为公正纳妾的公正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罪责原因，取决于丈夫那里的判断与公正，因此这些也当述说。但公正的判断既能被颠倒，又能藉着确证转为公正的表象，所以这些原因要区分为真实的罪责原因与不真实的罪责原因，并分别描述。

472 九、真实的罪责原因，是那些真正出于公正的。

要认识这些原因，列举若干真实罪责的就够了，例如：毫无亲子之爱、并从而厌弃婴儿；无节制、醉酒、污秽、不贞洁；贪欲把家中隐事宣扬出去；好争讼、好殴打、好报复、好行恶、好偷窃、好欺诈；内在的不相似，从之而来反感；蛮横索求婚姻义务，使丈夫成为冰冷的石头；从事巫术与幻术；极度不虔；以及其他类似的。

473 还有一些较轻的原因，仍是真实的罪责原因，使人与床榻分开，却不与家室分开；例如妻子因年迈而停止生育，并从而对实际的爱不能忍受并推托，而丈夫那里情欲的热仍持续；以及类似的事——在那些事里，理性的判断看见公正，并且不伤害良心。

474 十、不真实的罪责原因，是那些并非出于公正、却仿佛出于公正的。

这些能从上文所列举的真实罪责原因认出：那些若不加以正当查验，就能显为公正，其实却是不公正的；例如：产后所要求的节制时期；妻子短暂的病痛；由此而来或并非由此而来的生育受损；以色列人曾被允准的多妻；以及类似的、从公正来看毫无价值的别的事。这些是丈夫在招来寒冷之后所捏造的——那时不贞洁的情欲已剥夺他们的婚姻之爱，并以那爱与放荡之爱相似的观念使他们昏昧。这些人进入纳妾时，为免受毁谤，就把那样虚假并谬误的原因作成真正并真实的，多半还散布关于妻子的谎言；这些谎言也按着市民朋友的偏爱被附和并呼应。

475 十一、凡因合法、公正并真实罪责的原因而处于这种纳妾中的人，仍能同时处于婚姻之爱中。

说他们能同时处于婚姻之爱中，所理解的是：他们能把这爱藏在自己里面；因为那爱在它所在的主体里并不灭亡，乃安息。那些把婚姻置于纳妾之上、并因上文所述原因进入纳妾的人，婚姻之爱仍得以保全——有这些原因：这种纳妾并不与婚姻之爱相抵触；它不是与那爱分开；它只是那爱的遮盖；并且这遮盖死后要被除去。一、这种纳妾并不与婚姻之爱相抵触——这从上已证明的推出：这种纳妾若从合法、公正并真实罪责的原因作成，就不是不合法的（参467至473节）。

【2】二、这种纳妾不是与婚姻之爱分开；因为当合法的、或公正的、或真实罪责的原因介入、劝告并驱使时，婚姻之爱连同婚姻并不分开，只是中断；中断而未分开的爱，仍留在主体里。这与一个人在他所爱的职分里、却因交往、或因观看、或因旅行而暂时离开那职分相似：他并不丧失对职分的爱；也与一个人爱醇酒、却暂时不喝高贵的酒相似：他并不丧失对醇酒的喜好之味。

【3】三、这种纳妾只是婚姻之爱的遮盖——这是因为纳妾之爱是属世的，婚姻之爱是属灵的；当属灵的被阻断时，属世的爱就遮盖属灵的。是这样——爱的人并不知道，因为属灵的爱并不从自己被感觉，乃藉着属世的被感觉，并被感觉为其中有从天堂而来之福乐的愉悦；属世的爱却只从自己被感觉为愉悦。

【4】四、这遮盖死后被除去——这是因为那时人从属世的成为属灵的，并为物质的身体欢喜有实质的身体，在那里从属灵而来的属世愉悦在自己的卓越里被感觉。是这样——我从与灵界某些人的交通听见，也从那里那些在自然界曾因真实罪责原因而纳妾的君王听见。

476 十二、当这种纳妾持续时，与妻子实际的结合就不被允许。

原因是：那时婚姻之爱——那爱就本身而言是属灵的、贞洁的、纯洁的并圣洁的——就成为属世的，被玷污并陈旧，从而灭亡；因此为要保全这爱，就当使出于真实罪责原因的纳妾（参472，473节）只与一人作成，而不与二人同时作成。

477 这些之后附记一事。

我听见一个新近从尘世来的灵——一个少年——夸耀自己的放荡，并追求猎取称赞，说自己是胜过别人的男性男人；在夸耀的傲慢里，他还倾吐这些话：“还有什么比把自己的爱关进监牢、并只与一人独居更可悲？还有什么比释放自己的爱更愉悦？谁不因一人而厌倦，却因多人而振作？还有什么比混杂的自由、多样、破贞、愚弄人夫、以及放荡的伪善更甜美？岂不是那些以狡诈、诡诈与偷窃所得的，使心智的最内在得享乐吗？”

【2】听了这些，旁边站着的人说：“不要这样说；你不知自己在哪里、与谁同在；你新近来到这里；你脚下是地狱，头上是天堂；你现在在介于二者之间的世界，称为灵的世界；凡从尘世死去的人都来到这里、聚集在这里，并被查验是怎样的，恶的被预备往地狱，善的被预备往天堂；或许你从世上的祭司仍记得：奸夫与妓女被投入地狱，贞洁的配偶被举到天堂。”对此那新来的人却笑着说：“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岂不是天堂在人自由之处，岂不是那人自由——凡他所愿爱多少人就被允准爱多少人？岂不是地狱在人为奴之处，岂不是那人为奴——凡必须附着于一人的？”

【3】但有一位天堂的天使往下看，听见那些话，就打断他的话，免得他再往前亵渎婚姻；并对他说：“上到这里来，我要当着活的把天堂是什么、地狱是什么、以及确证了的奸淫者那里地狱是怎样的，指示给你。”他就指示道路，那人就上去；接待之后，先被领进一座乐园式的园子，那里有果树与花卉，从美丽、怡人与芬芳充满心智以生命的美妙。他看见这些时，以极大的惊奇惊奇；但他那时在外在的看见里，像他在世上看见相似事物时那样，并在这看见里是理性的；在内在的看见里——那里放荡佔首位，并占据思想的每一点——他却不是理性的；因此外在的看见被关闭，内在的看见被打开。打开之后他说：“我现在看见什么？岂不是干草与枯木？我现在感觉什么？岂不是恶臭？乐园的事物现在在哪里？”天使说：“它们就在近旁并在这里，却不在你内在的看见——那是放荡的看见

——面前显现；因为这看见把属天的转为地狱的，只看见对立的。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心智与外在的心智，从而有内在的看见与外在的看见；在恶人那里，内在的心智发狂，外在的有智慧；在善人那里，内在的有智慧，外在的也从这内在有智慧；心智怎样，人在灵界看见对象也就怎样。”

【4】此后天使从赐给他的权能关闭那人的内在看见，打开外在的，并领他经过各门朝向居所的中央；他看见用雪花石膏、大理石与种种宝石建造的壮丽宫殿，旁边有游廊，周围有柱子，柱上覆盖并环绕着令人惊叹的纹饰与装饰。他看见这些时惊愕说：“我看见什么？我看见壮丽在其壮丽本身里，建筑在其技艺本身里。”那时天使再次关闭他的外在看见，打开内在的——那内在是恶的，因为是污秽放荡的；作成之后他喊着说：“我现在看见什么？我在哪里？宫殿与壮丽现在在哪里？我看见成堆的、废墟与洞穴。”

【5】但不久他又被带回外在，并被引进一座宫殿，看见门、窗、墙与顶的装饰，尤其是器具——器具之上与周围有从金与宝石而来的属天形态，那些不能用任何言语描述，也不能用任何技艺描绘，因为它们在言语观念之上、在技艺概念之上。看见这些时他又喊着说：“这些才是眼睛从未见过的奇妙。”那时他的内在看见被打开，外在的像先前一样被关闭；问他现在看见什么，他回答：“无非这里是芦苇砌的墙，这里是干草的，这里是焦木的。”

【6】但他仍被领进外在心智的状态，并有童女被领来——她们是美貌，因为是属天情感的形像——并以自己情感甜美的声音对他说话；那时从所见所闻，他的脸改变了，并自己回到自己的内在——那些是放荡的；那些既不能承受任何属天之爱，反过来也不被属天之爱所承受，双方就都消失了：童女从那男人眼前消失，那男人也从童女眼前消失。

【7】此后天使教导他：他看见状态的颠倒从何而来，说：“我感知：在你所从之而来的世上，你是双重的——内在是一个样，外在是另一个样；在外在你是市民的、道德的并理性的人，在内在却不是市民的、不是道德的、也不是理性的，因为你是奸淫者与奸夫；那样的人，当被允准上到天堂、并在那里被持守在自己的外在里时，能看见那里的属天事物；但当他们的内在被打开时，就代替属天事物看见地狱的事物。

【8】但当知道：在这里每一个人那里，外在都逐步被关闭，内在被打开，并这样被预备往天堂或往地狱；放荡之恶既比一切别的恶更污秽心智的内在，就不能不被带到你爱的污秽那里，那些在地狱里，那里洞穴因粪而发臭。谁不能从理性知道：在灵界，不贞洁与放荡是污秽与不洁的，从而没有什么比那更玷污并污秽人、并把地狱的加给人？所以你当谨慎，不要再夸耀自己的放荡，说自己在那放荡里是胜过别人的男性男人；我预先告诉你：你将成为软弱的，甚至几乎不知自己的男性在哪里；那就是夸耀放荡机能的人的命运。”听了这些，他就下去，回到灵的世界，并到先前的同伴那里，与他们谦逊并贞洁地说话，却仍不久。

第二十一章　论奸淫及其属与层级

478 凡只从外在判断奸淫的人，都不能知道奸淫里有某种恶；因为在外在上，它与婚姻相似。这些外在的判断者，当内在被提出、并告诉他们外在从内在领受自己的善或恶时，就对自己说：“什么是内在？谁看见那些？岂不是这是攀越各人理智的氛围之上吗？”这些人就像那些把一切装作的善当作真正自愿的善来接受的人；也像那些从言辞的优雅观看人的智慧的人；或从华丽的衣着与乘坐壮丽马车看重人本身、却不从他内在的性情——那是从善之情感而来的判断——看重人的人。同样也像只从看见与触摸判断树上的果子与某种食物、却不从滋味与知识判断它的美善那样。凡不愿感知人内在的任何事的人都这样作成。因此今日许多人陷入疯狂：他们在奸淫里看不见任何恶，甚至把婚姻与那些在同一个卧室里结合——也就是看作同样的；这只是因为外在上有相似的表象。

【2】是这样——这有经验的见证使人信服：有一次天使从欧洲招集了那里几百个才智、博学并智慧的人，问他们婚姻与奸淫的分别，并请他们求问自己理智的种种理由；商量之后，除了十个人以外，众人都回答：唯独市民法律因某种利益作成分别，那利益诚然能被知道，却仍能藉着市民的明智加以迁就。此后问他们：是否在婚姻里看见某种善、在奸淫里看见某种恶；他们回报说：看不见任何理性的恶与善。问是否有某种罪，他们说：“那在哪里？岂不是行为相似？”对这些回答，天使惊愕并喊着说：“啊，这世代怎样并多大的愚钝！”听见这些，那几百个智慧的人就转过身，彼此嗤笑说：“这就是愚钝吗？岂能有什么智慧使人信服：爱人的妻子当受永远的定罪？”

【3】但奸淫是属灵的恶，从而是道德的恶与市民的恶，并与理性的智慧正相对立；并且奸淫之爱从地狱而来并回到地狱，婚姻之爱从天堂而来并回到天堂——这在本部分第一章论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的对立里已证明。但一切恶像一切善一样都有广度与高度，按着广度有属，按着高度有层级；因此为要认识奸淫就这两种维度而言，就先把那些分成自己的属，此后分成自己的层级；这将按下列次序作成：

一、奸淫有三个属：单纯的、双重的与三重的。

二、单纯的奸淫是独身男人与他人之妻，或未婚女人与他人之夫。

三、双重的奸淫是丈夫与他人之妻，或反过来。

四、三重的奸淫是与血亲。

五、奸淫有四个层级，按着那些作成对它们的论断、归罪，以及死后的归算。

六、第一层级的奸淫，是无知的奸淫，由那些尚未或不能求问理智、并从而抑制那些的人作成。

七、由这些人作成的奸淫是较轻的。

八、第二层级的奸淫，是情欲的奸淫，由那些诚然能求问理智、却因临到的缘故在那些片刻不能的人作成。

九、由这些人作成的奸淫，怎样此后理智眷顾或不眷顾那些，就怎样被归算。

十、第三层级的奸淫是理性的奸淫，由那些以理智确证那些不是罪之恶的人作成。

十一、由这些人作成的奸淫是沉重的，并按着确证被归算。

十二、第四层级的奸淫，是意志的奸淫，由那些把那些作成合法并合意的、也不把那些看作值得求问理智的人作成。

十三、由这些人作成的奸淫是最沉重的，并被归算给他们为意图之恶，并作为罪咎住在里面。

十四、第三与第四层级的奸淫是罪之恶，多少并怎样理智与意志在那些里面，就怎样——无论实际作成，或不实际作成。

十五、从意志意图而来的奸淫、以及从理智确证而来的奸淫，使人成为属世的、感官的与身体的。

十六、甚至到终于把教会与宗教的一切从自己丢弃。

十七、尽管如此，他们仍像别人一样具有人的理性。

十八、但他们在外在里时运用那理性，在自己的内在里时却滥用那理性。

这些的阐明现在次第而来。

479 一、奸淫有三个属：单纯的、双重的与三重的。

宇宙的创造者把他所创造的一切与每一事物分成属，并把每一属分成种，又把每一种加以区分，并把每一区分同样加以区分，如此类推；目的是：要在品质的永恒变化里有无限的形像。宇宙的创造者这样区分善与它们的真，恶兴起之后也同样区分恶与它们的伪。他把灵界里的一切与每一事物分成属、种与分别，并把一切善与真聚集在天堂，把一切恶与伪聚集在地狱，并把这些安排成与那些正相对立——这从一七五八年在伦敦出版的《天堂与地狱》一书所揭示的能显明。他也这样在自然界区分并正在区分人那里的善与真、恶与伪，从而区分人——这能从他们死后的命运得知：善的有天堂，恶的有地狱。如今，凡属于善的一切、以及凡属于恶的一切，既都分成属、种等等，因此婚姻也被分成那些，它们的对立——就是奸淫——也同样被分成那些。

480 二、单纯的奸淫是独身男人与他人之妻，或未婚女人与他人之夫。

这里与随后所指的奸淫，是与婚姻对立的放荡；所以对立，是因为它破坏配偶之间所立的生命盟约，撕碎他们的爱，玷污那爱，并关闭订婚时所开始、婚姻开端所坚固的联合；因为一男一女的婚姻之爱，在立约与盟约之后联合灵魂；这联合，奸淫并不解除——因为它不能被解除——乃关闭它，像人在泉源的涌出处堵住泉源并堵住从那里来的脉管、并以污浊腐败的水充满水池那样；同样，婚姻之爱——它的起源是灵魂的联合——也被奸淫淤塞并遮盖；那被淤塞之后，奸淫之爱就从下面兴起，这爱怎样增长，前者就成为肉体的，后者就起来反对婚姻之爱并毁坏它。因此有奸淫与婚姻的对立。

481 为要再次知道这世代怎样的愚钝——就是它的智慧之人在奸淫里看不见任何罪，如刚上478节天使所揭示的——我在这里附记一事。有些灵因身体生命里的习惯，以特别的巧诈侵扰我，并藉着仿佛波动的略微柔和的流入作成——那流入通常是正直之灵的；却感知到他们里面有狡诈与类似的，为要捕捉并欺骗。终于我与其中一人说话；他在世上生活时曾是军队的统帅——这告诉了我。我既感知他思想的观念里有放荡，就用带着表象的属灵言语与他说话——那言语充分表达所感，并在片刻里表达许多。他说：在先前尘世的身体生命里，他把奸淫看作无有。却蒙允许对他说：奸淫是可憎的，尽管在那些人面前——他们从自己所捕捉的愉悦、并从从而而来的信念——显为不是那样的，甚至显为合法的；他也能从下列知道：婚姻是人类的苗圃，从而也是天国的苗圃，因此不当被侵犯，乃当看作圣洁的；又因他在灵界并在感知的状态里，就当知道：婚姻之爱从主藉着天堂下降，从那爱如同从父母流衍出相互的爱，那是天堂的根基；又从下列知道：奸淫者只要走近属天的社群，就感觉自己的恶臭，并从而投向地狱；他至少能知道：侵犯婚姻是反对神性的法律、反对一切国度的市民法律，也反对真正的理性之光，从而反对万民的法，因为反对神性的与人性的秩序，以及更多。

【2】他却回答：在先前的生命里他不曾思想那些。他愿推论是否是这样；却对他说：真理不容推论，因为推论庇护肉体的愉悦、反对灵的愉悦——他不知那些是怎样的；并且他当先思想所说的那些，因为那些是真的；或从世上最人所共知的原则：人不当对别人作自己不愿别人对自己作的事；因此若有人以那样的方式欺骗他所爱的妻子——那在一切婚姻的开端作成——那时当他在对此发怒的状态里、并从那状态说话时，岂不也要憎恶奸淫，并且那时——因他才智敏锐——要比别人更确证自己反对那些，甚至定那些下地狱？他又曾是军队的统帅，并与那里的勇士同在，为免那成为他的耻辱，他或杀死奸夫，或把妓女从自己家里赶出。

482 三、双重的奸淫是丈夫与他人之妻，或反过来。

这奸淫称为双重的，是因为它由二人作成，两边都破坏婚姻的盟约，因此也比前一种加倍沉重。上文480节已说：一男一女的婚姻之爱在立约与盟约之后联合灵魂，那联合就是那爱在自己起源里的本身；这联合藉着奸淫像泉源的涌出处与脉管那样被关闭并堵住。当向着性别的爱被限制到性别中的一人——那在童女把整个自己立约给少年、反过来少年也把整个自己立约给童女时作成——二人的灵魂就联合；这从双方的生命联合、从而灵魂联合——因为灵魂是生命的开端——清楚显明。这灵魂的联合只能在一男一女的一夫一妻婚姻里，却不能在一男多女的多妻婚姻里，因为在后者爱是分开的，

在前者爱是联合的。婚姻之爱在这最高的居所是属灵的、圣洁的并纯洁的——原因是：每一个人的灵魂从自己的起源是属天的，因此它直接从主领受流入，因为它从他领受爱与智慧——或善与真——的婚姻；这流入作成那人，并把他与牲畜分开。

【2】从这灵魂的联合，婚姻之爱——它在那里在自己属灵的圣洁与纯洁里——流入整个身体的生命，并充满它以有福的愉悦，只要它的脉管保持开通——这在那些被主作成属灵的人那里作成。除了奸淫以外，没有什么关闭并堵住婚姻之爱的这居所、起源或泉源及其脉管——这从主的话显明：唯独因奸淫才可休妻另娶（太19:4–9）；也从那里这些：凡娶被休的女人的，就是犯奸淫（太19:9）。因此当那纯洁并圣洁的泉源被堵住时——如上所说——它就被污秽围住，像宝石被粪、或饼被呕吐物围住那样，那些与那泉源或婚姻之爱的纯洁与圣洁全然对立；从这对立而来婚姻的寒冷，并按着这寒冷而来放荡之爱放荡的享乐，那享乐自发地耗尽自己。所以这是罪之恶，是因为圣洁被遮盖，从而它的脉管在身体里被堵塞，代替它的污秽就接续，这污秽的脉管在身体里被打开；因此人从属天的成为地狱的。

483 这些之后我附记若干值得记念的、从灵界而来的事。我在那里听见：某些已婚男人有与未玷污的女人或童女行放荡的情欲；某些与已玷污的或娼妓；某些与已婚的女人或人妻；某些与那样出身高贵的，某些与不出身高贵的。是这样——我从那世界里来自种种国度的许多人得了确证。当我默想那样情欲的种种时，就问：是否有人只与他人之妻捕捉一切愉悦、却不与未婚女人捕捉任何愉悦；因此为要知道有那样的人，就从某个国度把许多人带到我这里，他们被持守按着自己的情欲说话。这些人说：他们唯一的享乐与愉悦曾是、也是与他人之妻行奸淫；他们为自己物色美丽的，并按着富足以重金雇她们；多半只与她一人约定报酬。问他们为什么不雇未婚女人；他们说：那对他们是平常的，本身是卑贱的，其中毫无愉悦。又问：那些妻子此后是否回到自己丈夫那里并与他们同居；他们回答：或不回去，或冷淡地回去，因为她们已成为妓女。

【2】此后我严肃地问：他们是否曾思想、或现在思想：这是双重的奸淫——因为他们已婚却这样作成——并且那样的奸淫把人从一切属灵的善掠夺净尽；但在场的多数人却笑着说：“什么是属灵的善？”我却坚持说：“还有什么比把自己的灵魂与丈夫的灵魂在他妻子里混在一起更可憎？岂不知精液里有男人的灵魂？”对此他们转过身，嘟囔说：“那在那里有什么害处？”终于我说：“即便你们不怕神性的法律，岂不怕市民的法律？”他们回答不怕，“只怕教会圣职中的某些人，但在他们面前我们隐瞒这事；若不能隐瞒，就与他们好好相处。”此后我看见他们被分成若干群，并从那些群中某些人被投入地狱。

484 四、三重的奸淫是与血亲。

这奸淫称为三重的，是因为它比前两种三重沉重。哪些血亲或骨肉之余不当亲近——见利未记18:6–17所列举。所以这些奸淫比上述两种三重沉重，原因有内在的与外在的：内在的原因从它们与侵犯属灵婚姻——那是主与教会的婚姻，从而是善与真的婚姻——的对应而来；外在的原因却是为要守护人，免得人成为牲畜。但这里没空进一步揭示那些原因。

485 五、奸淫有四个层级，按着那些作成对它们的论断、归罪，以及死后的归算。

这些层级不是属，乃进入每一个属，并作成它在或多或少的恶或善之间的分别——这里是：每一属的奸淫，从环境与临到之事的理由来看，当看作较轻的还是较重的。环境与临到之事使每一件事变化——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仍有不同：人从自己的理性之光怎样论断，审判官从法律怎样论断，主从人心智的状态怎样论断——因此称为论断、归罪，以及死后的归算；因为人按着自己的理性之光作成论断，审判官按着法律作成归罪，主按着人心智的状态作成归算。这三者彼此大不相同——不用阐明也能看见。因为人能从理性的确证、按着环境与临到之事开脱某人，而审判官——当他坐在审判席上时——从法律却不能；审判官也能开脱某人，而那人死后却被定罪。原因是：审判官按着行为立定判决，死后每一个人却按着意志的意图与从而的理智、以及理智的确证与从而的意志被审判；这些审判官看不见。但二者的审判仍都是公正的：一是为着市民社群的善，一是为着属天社群的善。

486 六、第一层级的奸淫是无知的奸淫，由那些尚未或不能求问理智、并从而抑制那些的人作成。

一切恶，从而奸淫就本身来看，都同时是内在人与外在人的；内在人意图那些，外在人作成那些；因此内在人在那些藉着外在所作成的行为里怎样，那些行为就本身来看就怎样。但内在人连同自己的意图既不在人面前显现，每一个人在法庭上就当从行为与言语、按着所立的法律及其条款被审判；法律的内在意义也当被审判官所洞察。但举例阐明：若奸淫或许由少年孩子作成——他尚未知道奸淫比私通更恶；若由极端单纯的人作成相似的；若由因疾病失去判断锐利的人作成；或由某些人那样作成——他们轮流发狂，那时就在实际发狂的状态里；以及若在发狂的醉酒里作成，如此类推；那时内在人或心智并不在外在里临在，几乎像在无理性的人那里一样——这是确定的。这些人的奸淫，被理性的人按着那些环境论断；但同一个人若作审判官，仍从法律把行为者归罪并处罚；死后那些却从他们意志里理智的临在、品质与机能被归算。

487 七、由这些人作成的奸淫是较轻的。

这从上文486节不用进一步确证就显明；因为人所共知：一切行为的品质，总的来说一切事物的品质，都取决于环境，这些或减轻或加重。但这层级的奸淫在作成的最初时期是较轻的；并且那人或那女人在随后的生命历程里，若因下列原因禁戒那些——因为是反对神的恶，或因为是反对邻舍的恶，或因为是反对城邦之善的恶，并从这些或那些因为是反对理性的恶——也就怎样保持较轻；反过来，若不因上述原因之一禁戒那些，那些就被数在沉重的里面。照着神性的法律就是这样（结18:21，22，24，及其他处）。但人却不能从那些环境开脱并归罪，或论断并审判为较轻或较重，因为那些不在他面前显现，甚至也不属于他的判断；因此所理解的是：死后那些就这样被论断并归算。

488 八、第二层级的奸淫是情欲的奸淫，由那些诚然能求问理智、却因临到的缘故在那些片刻不能的人作成。

在人从属世的成为属灵的开端，有两样彼此争战，通常称为灵与肉体；婚姻之爱既是灵，奸淫之爱既是肉体，那时二者之间也就有争战。若婚姻之爱得胜，它就制伏并征服奸淫之爱——这藉着除去作成；但若临到：肉体的情欲被激动到热，超过灵能从理性抑制的程度，就随之状态被颠倒，情欲的热以诱惑淹没灵，甚至灵不再属于自己的理性、从而不再属于自己的权利。这就是第二层级的奸淫所理解的——由那些诚然能求问理智、却因临到的缘故在那些片刻不能的人作成。

【2】但举例阐明：若作妓女的妻子以狡诈捕捉丈夫的心智，引诱进卧房，并激动到他失去判断的自持；那时若还以羞辱胁迫——若他不作；同样，若某个作妓女的妻子精通幻术，或以巫术点燃丈夫，甚至使肉体的狂欲夺去理智的理性自由；同样，若男人以甜美的诱惑把他人之妻带到甚至她被点燃的意志不再属于自己的权能；以及其他类似的。这些与相似的临到之事减轻奸淫的沉重，并把对它的责难之论断为被引诱的男人或女人转到较轻的一边——理性眷顾并赞同。关于这层级奸淫的归算，接着论。

489 九、由这些人作成的奸淫，怎样此后理智眷顾或不眷顾那些，就怎样被归算。

理智怎样眷顾恶，人就怎样把那些据为己有并作成自己的；眷顾是同意，同意把心智引进那些爱的状态；奸淫——那些在开端没有理智同意而被作成、并被眷顾的——也一样；若此后不眷顾，就相反。原因是：在理智昏昧里作成的恶或奸淫，从身体的贪欲而来，那些以相似接近牲畜那里的本能；在人那里诚然当那些作成时有理智临在，却在被动或死的力量里，而不在主动或活的力量里。从这些自然推出：那样的不被归算，除非此后怎样眷顾或不眷顾。这里归算所指的是死后的归罪与从而的审判，那按着人灵的状态作成；所理解的不是人在审判官面前的归罪；后者不按着他灵的状态作成，乃按着身体在行为里的状态作成。二者若无分别，死后被开脱的就是世上被开脱的，被定罪的就是世上被定罪的，这样后者就毫无得救的希望。

490 十、第三层级的奸淫是理性的奸淫，由那些以理智确证那些不是罪之恶的人作成。

人人都知道有意志与理智，因为当他说话时就说：我愿这个、我理解这个；却仍不区分，乃把一作成与另一相同；原因是：他只反思那些从理智而来的思想之事，却不反思那些从意志而来的爱之事，因为后者不像前者那样在光里显现。但不把意志与理智彼此区分的人，就不能把恶与善彼此区分，从而全然不能知道关于罪咎的任何事。但谁不知：善与真是两个有分别的，像爱与智慧那样？谁在理性之光里时，不能从而推论：人里面有两个分别领受并专归那些的，一个是意志，另一个是理智——因为意志所领受并再现的称为善，理智所领受的称为真；因为意志所爱并所作的称为善，理智所感知并思想的称为真。

【2】如今，本书第一部分既已论过善与真的婚姻，并在那里论过意志与理智、以及二者种种的属性与述语，已提出许多——我以为那些即便对尚未分别思想理智与意志有什么的人，也被感知；因为人的理性就是这样：即便先前不曾区分那些，仍从那些的光理解真。因此为要使理智与意志的分别更清楚地被感知，这里要传述若干，目的是：要知道理性的或理智的奸淫是怎样的，此后意志的奸淫是怎样的。

【3】为认识这些，可用来：

一、意志单独从自己不作任何事，凡它所行的都藉着理智行。

二、反过来，理智单独从自己也不作任何事，凡它所行的都从意志行。

三、意志流入理智，理智却不流入意志；但理智教导什么是善与恶，并劝告意志从二者中间选择并作它所喜悦的。

四、此后作成双重的结合：一是意志从内在行动、理智从外在行动；另一是理智从内在行动、意志从外在行动。

这样就把这里所论的理性的奸淫与随后所论的意志的奸淫区分开；所以区分，是因为一比另一更沉重；因为理性的奸淫不如意志的奸淫沉重；原因是：在理性的奸淫里，理智从内在行动，意志从外在行动；在意志的奸淫里，意志从内在行动，理智从外在行动；意志是人本身，理智是从意志而来的人；凡从内在行动的，就管辖凡从外在行动的。

491 十一、由这些人作成的奸淫是沉重的，并按着确证被归算。

唯独理智确证；当它确证时，就把意志收纳并安置在自己周围，从而驱使意志顺从。确证藉着推论作成，心智或从自己较高的区域、或从自己较低的区域捕捉那些推论：若从较高的区域——那与天堂交通——就确证婚姻并定奸淫的罪；若从较低的区域——那与世界交通——就确证奸淫并把婚姻看作无关紧要。人人都能同样确证恶像确证善，同样确证伪像确证真；并且确证恶比确证善被感知为更愉悦，确证伪比确证真显现为更清楚。原因是：确证恶与伪从身体感官的愉悦、享乐、表象与谬误吸取自己的推论；确证善与真却从身体感官之上的区域吸取自己的理由。如今，恶与伪既能像善与真一样被确证，确证的理智又把意志拉进自己一方，意志连同理智又形成心智，因此推出：人的心智的形态怎样，就按着确证怎样——若确证是为着婚姻的，就转向天堂；若是为着奸淫的，就转向地狱；人心智的形态怎样，他的灵就怎样，从而人就怎样。从这些如今显明：这层级的奸淫死后按着确证被归算。

492 十二、第四层级的奸淫是意志的奸淫，由那些把那些作成合法并合意的、也不把那些看作值得求问理智的人作成。

这些奸淫从自己的起源与先前那些区分开：这些奸淫的起源从植入人的败坏意志而来，或从遗传的恶而来；人既成为自己判断的之后，就盲目顺从那恶，毫不判断那些是恶或不是；因此说：他不把那些看作值得求问理智。那些称为理性的奸淫的起源，却从颠倒的理智而来，并由那些确证那些不是罪之恶的人作成；在后者那里理智佔首位，在前者那里意志佔首位。这两种分别在自然界对任何人都不明显，在灵界对天使却显然；在灵界，众人总的按着那些从意志或从理智起源涌出、并被接受并据为己有的恶被区分；他们在地狱里也按着那些被分开：在那里从理智而为恶的人住在前部，称为撒但；从意志而为恶的人却住在后部，称为魔鬼；因着这普遍的分别，圣言里说撒但与魔鬼。在那些恶人、也包括奸淫者——称为撒但的——那里，理智佔首位；在那些称为魔鬼的那里，意志佔首位。但要把分别阐明到理智看见那些，就不能作成，除非先认识意志与理智的分别，并描述心智从意志藉着理智的形成、以及从理智藉着意志的形成；认识这些就先照亮，好使上述分别被理性看见；但这是更长篇幅的工作。

493 十三、由这些人作成的奸淫是最沉重的，并被归算给他们为意图之恶，并作为罪咎住在里面。

所以是最沉重的，并比先前那些更重，是因为在这些里意志佔首位，在先前那些里却是理智；人的生命本质上是他的意志，形式上是他的理智。原因是：意志与爱成为一，爱是人生命的本质，这爱藉着与自己协调的那些在理智里形成自己；因此理智就本身来看无非意志的形态；爱既是意志，智慧既是理智，因此智慧也无非爱的形态，同样真也无非善的形态。凡从人生命本质本身流出的——从而从他的意志或爱流出的——主要称为意图；凡从他生命的形态流出的——从而从理智及其思想流出的——却称为意向。罪咎也主要论到意志；因此说：恶的罪咎从遗传属于每一个人，恶却从人而来。因此这第四层级的奸淫被归算为意图之恶，并作为罪咎住在里面。

494 十四、第三与第四层级的奸淫是罪之恶，多少并怎样理智与意志在那些里面，就怎样——无论实际作成，或不实际作成。

理性的或理智的奸淫——那是第三层级——以及意志的奸淫——那是第四层级——怎样按着理智与意志在那些里面的品质是沉重的，从而是罪之恶——这从上文490至493节论那些的论述能看见。原因是：人从意志与理智成为人；因为不但心智里所作成的一切从这二者存在，身体里所作成的一切也从这二者存在。谁不知：身体并不从自己行动，乃是意志藉着身体行动；口也不从自己说话，乃是思想藉着口说话；因此若除去意志，行为就立刻停止；若除去思想，口的言语就立刻停止。从这些全然显然：实际作成的奸淫，怎样并多少理智与意志在那些里面，就怎样沉重；同样若不实际作成也一样沉重——这从主的这些话显明：“古人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太5:27，28）；心里犯奸淫，就是以意志犯奸淫。

【2】有许多原因使奸淫者不是实际的奸淫者，却仍以意志与理智是；因为有人因害怕市民法律及其刑罚，而就行为禁戒奸淫；因害怕丧失名声与从而的尊荣；因害怕从那些而来的疾病；因害怕家里妻子的责骂与从而生命的不安；因害怕丈夫或姻亲的报复，从而也因害怕仆人的殴打；因贫穷，或因贪

婪；因从疾病、或从滥用、或从年龄、或从无能而来的软弱，以及从而的羞耻。若有人因这些与类似的原因就行为抑制自己不行奸淫，却仍以意志与理智为着那些，他就仍是奸淫者；因为他仍相信那些不是罪，并在自己的灵里不把那些在神面前作成不合法的，从而在灵里作成那些，尽管不在身体里当着世界作成；因此死后成为灵时，他就公开为那些说话。

495 十五、从意志意图而来的奸淫、以及从理智确证而来的奸淫，使人成为属世的、感官的与身体的。

人是人，并与牲畜分开，是因着他的心智分成三个区域，像天堂一样多；并且他能从最低的区域被举到较高的，也能从这被举到最高的，从而成为某一层天堂的天使，也能成为第三层的。为着那目的，人被赐举起理智直到那里的机能；但若他意志的爱不同时被举起，他就不成属灵的，乃仍是属世的；尽管如此他仍持守举起理智的机能。所以持守，是为要他能被改造；因为人藉着理智被改造，这藉着善与真的认知、并藉着从那些而来的理性直观作成；若他理性地直观那些认知，并按着那些生活，那时意志的爱就同时被举起，人性就在那程度里被成全，人就越来越成为人。

【2】若他不按着善与真的认知生活，就不同：那时他意志的爱仍是属世的，他的理智却轮流成为属灵的；因为他交替把自己举起来，像鹰一样，并俯视自己爱之下是什么；看见那些时，就飞落到那些那里，并与那些结合；因此若肉体的贪欲是他的爱，他就从高处降到那些，并在与那些的结合里从那些的愉悦得享乐；又为着猎取名声——为要被相信为智慧的——再次把自己举到高处；这样交替跳跃，如刚说的。

【3】第三与第四层级的奸淫者——就是那些从意志意图并从理智确证把自己作成奸淫者的——全然是属世的，并逐步成为感官的与身体的，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意志的爱、并那时连同理智，沉入放荡之爱的污秽，并以那些为乐，像不洁的鸟与牲畜以腐败与粪为丰美与珍馐那样；因为从他们肉体升起的恶臭气息，以自己的污浊充满心智的居所，并使意志不感觉任何更丰美与更可欲的。这些人死后成为身体的灵，地狱与教会的不洁——上文430，431节所论的——从他们涌出。

496 属世人有三个层级：在第一层级的，是那些只爱世界、把心放在财富上的人；这些人严格意义上被理解为属世的；在第二层级的，是那些只爱感官的愉悦、把心放在种种奢华与享乐上的人；这些人严格意义上被理解为感官的；在第三层级的，是那些只爱自己、把心放在追求尊荣上的人；这些人严格意义上被理解为身体的。原因是：后者把意志的一切与从而理智的一切沉入身体，并向后从别人观看自己，只爱自己的；感官的人却把意志的一切与从而理智的一切沉入感官的诱惑与谬误，只放纵那些；属世的人却把意志与理智的一切倾注到世界，贪婪并诡诈地谋取财富，并不看那些里与从那些而来别的功用，只看占有。上述的奸淫把人转为这些堕落的层级，一人转入这个，另一人转入那个，每一个按着作成他性情的享乐之喜好。

497 十六、甚至到终于把教会与宗教的一切从自己丢弃。

从意图而来并从确证而来的奸淫者把教会与宗教的一切从自己丢弃，是因为婚姻之爱与奸淫之爱是对立的（参425节），并且婚姻之爱与教会与宗教成为一（参130节及前一部分各处）；因此奸淫之爱既是对立的，就与那些反对教会的成为一。那些奸淫者把教会及其宗教的一切从自己丢弃，是因为婚姻之爱与奸淫之爱对立，像善与真的婚姻与恶与伪的结合对立那样（参427，428节）；善与真的婚姻是教会，恶与伪的结合却是反教会。那些奸淫者把教会与宗教的一切从自己丢弃，是因为婚姻之爱与奸淫之爱对立，像天堂与地狱对立那样（参429节）；在天堂有对教会一切的爱，在地狱却有对教会一切的恨。

【2】那些奸淫者把教会与宗教的一切从自己丢弃，也是因为他们的愉悦从肉体开始，在灵里也仍是肉体的（参440，441节）；肉体反对灵，也就是反对教会的属灵事物；因此放荡之爱的愉悦也称为疯狂的享乐。若你们愿要证明，请去到你们所知道那样的奸淫者那里，暗中询问他们关于神、关于教会、关于永远生命思想什么，你们就会听见。真正的原因是：婚姻之爱怎样打开心智的内在，并这样把那些举到身体的感官之上、直到天堂的光与热里，反过来奸淫之爱就怎样关闭心智的内在，并把心智就意志而言推入身体、直到它肉体一切所欲的；推得越深，就越把那心智从天堂拖开并拉远。

498 十七、尽管如此，他们仍像别人一样具有人的理性。

属世的、感官的与身体的人，就理智而言与属灵人同样是理性的——这从蒙允许从地狱上来的撒但与魔鬼、并与灵的世界里天使般的灵交谈向我证明，这些在记事里各处。但意志的爱既作成人，又把理智拉进同意，因此那样的人只在与意志的爱分开的状态里才是理性的；当他们再次回到这爱时，就比野兽更发狂。但人若没有把理智举到意志的爱之上的机能，就不会是人乃是牲畜，因为牲畜并不享有那机能；从而他也不能选择任何东西，并从选择作成善的并有益的，从而也不能被改造、被领到天堂、并永远活着。因此，从意图而来并从确证而来的奸淫者，即便全然是属世的、感官的与身体的，仍像别人一样具有理解或理性的禀赋；但当他们在奸淫的情欲里、并从那情欲思想并谈论那情欲时，就不享有那理性；原因是：那时肉体作用于灵，而不是灵作用于肉体。但当知道：这些人终于死后成为愚钝的；不是因为智慧的机能从他们被夺去，乃是因为他们不愿有智慧，因为智慧使他们不愉悦。

499 十八、但他们在外在里时运用那理性，在自己的内在里时却滥用那理性。

他们在外在里，是当在外面并在集会里说话时；在自己的内在里，却是当在家里或独自时。若你愿意，就试验：把某个那样的人——例如某个称为耶稣会士的——带来作例子，使他在集会里谈论神、教会的圣徒、以及天堂与地狱，或在圣殿里教导，你就会听见他比任何别人更是理性的热心者；或许他还驱使你为救恩叹息流泪。但把他带到你家里，把他举到寻常等级之上，称他为智慧之父，并使他成为朋友，直到他打开自己的心；那时你就会听见他关于神、关于教会的圣徒、关于天堂与地狱要讲什么——就是：那些是幻想与幻象，从而是灵魂锁链的发明，好捕捉并捆绑大小贫富，并把他们

持守在自己统治的轭下。这些就足以阐明：属世人甚至到身体的人仍像别人一样具有人的理性，所指的是什么；但他们在外在里时运用那理性，在自己的内在里时却滥用那理性。从这些推出的结果是：不当只从口的智慧论断任何人，乃当连同从他生命的智慧论断。

500 这些之后附记一事。

有一次在灵的世界我听见大骚动；有成千的人聚集，喊着说：要处罚、要处罚。我走近问："这是什么？"从那大集会分开出来的一人告诉我：他们对三个祭司发怒，因为那些祭司到处游行，到处宣讲反对奸淫者，说：奸淫者没有对神的承认，天堂向他们关闭，地狱向他们打开；在地狱里有不洁的魔鬼，因为从远处他们在那里显为在粪里打滚的猪，天堂的天使憎恶他们。我问那些祭司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因此有那样的喧嚷；他回答：那三个祭司在他们中间被护卫看守；聚集的人是那些相信奸淫不是罪的，并说奸淫者与那些附着自己妻子的人同样有对神的承认；"他们都从基督教界而来；天使查访过：那里有多少人相信奸淫是罪，一千人里找不到一百人。"他又告诉我：那九百人论奸淫这样说：

【2】"谁不知：奸淫的愉悦远超婚姻的愉悦？奸淫者在持久的热里，从而在活泼、勤勉与活动的生命里，胜过那些只与一个女人生活的人；反过来，与配偶的爱变冷，有时甚至到终于几乎没有一句与她说话并结交的话存留；与娼妓却不同；与妻子同在的生命之死——从机能缺失而来——藉着放荡得着恢复并复活；岂不是那恢复并复活的，比那致死的更有价值？婚姻除了是合法的放荡以外是什么？谁知道分别？爱岂能被强制，与妻子的爱却藉着盟约与法律被强制？与配偶的爱岂不是性别之爱，这爱又是那样普遍，甚至在鸟与牲畜那里也有？婚姻之爱除了是性别之爱以外是什么，性别之爱对一切女人都是自由的？市民法律所以反对奸淫，是因为立法者相信那与公共的善同在，尽管立法者与审判官自己有时也行奸淫，并彼此说：'没有罪的人可以先拿石头打她。'唯独单纯的与虔敬的人相信奸淫是罪，我们这些从自然之光观看那些的人却不是这样理解。

【3】岂不是从奸淫也像从婚姻一样生出后裔？岂不是私生子也像嫡子一样能干并有用于职分与职务？加之，否则不育的家庭也得着后裔；这岂不是利益而不是损害？若妻子接纳多个情敌，对她有什么害处？对丈夫又有什么害处？说那是男人的耻辱，是从幻想而来的无聊意见。奸淫反对教会的法律与章程——那是从教会秩序为着权柄而来的；但神学的与属灵的与纯粹身体并肉体的怡悦有什么相干？岂不是也有那样的祭司与修士？他们岂不因此仍能承认并敬拜神？那三个为什么宣讲奸淫者没有对神的承认？那样的亵渎我们不能容忍，所以要审判并处罚他们。"

【4】此后我看见他们召来审判官，求审判官加给他们刑罚；审判官却说："这不是我们的职分，因为所论的是对神的承认、以及罪，从而是得救与定罪；关于这些，要从天堂审判。但我们要给你们计策，怎样能知道那三个祭司所宣讲的是否真理。有三个地方是我们审判官所知道的，在那些地方那样的事以特别的方式被查验并揭示：一处是人人都有通往天堂的路敞开，但当他们进入天堂时，自己就

感知自己就对神的承认而言是怎样的；第二处也有通往天堂的路敞开，但除非人里面有天堂，就不能进入那路；第三处有通往地狱的路，凡爱地狱事物的人因愉悦自发进入那路。凡向我们求关于天堂与地狱之审判的，我们审判官都打发到那些地方。”

【5】听了这些，聚集的人说：“我们到那些地方去。”当他们走到第一处——那里人人都有通往天堂的路敞开——时，忽然有黑暗；因此其中一些人点燃火把并举在前面。与他们同在的审判官说：“到第一处去的人都这样作成；但当他们走近时，火把的火就变暗，并在那地方因流入的天堂之光熄灭，那是他们已在那里的表征；原因是：天堂先向他们关闭，此后被打开。”他们来到那地方，火把自己熄灭之后，看见一条斜向上通往天堂的路；那些对祭司发怒的人就进入那路；最先是从意图而来的奸淫者，此后是从确证而来的奸淫者；上升时前面的人喊：“跟着来”，跟着的人喊：“赶快”，并催促。

【6】过了一会儿，当众人都在属天的社群里面时，他们与天使之间显出裂口，天堂的光流入裂口、进入眼睛，打开他们心智的内在，因此他们被持守按着内在所想的说话。那时天使询问他们是否承认有神；第一批——从意志意图而为奸淫者的——回答：“什么是神？”并彼此看说：“你们谁看见过他？”第二批——从理智确证而为奸淫者的——说：“岂不是一切都属于自然？在自然之上除了太阳以外有什么？”那时天使对他们说：“离开我们；如今你们自己感知：你们没有对神的承认；当你们下去时，你们心智的内在要被关闭，它的外在要被打开，那时你们就能说反对内在的话，并说有神。当相信：人一实际成为奸淫者，天堂就向他关闭；天堂关闭之后，神就不被承认。请听原因：从奸淫而来一切地狱的不洁，这不洁在天堂里发臭，像街道上腐烂的污泥那样。”听了这些，他们转过身，从三条路下去；当在下面时，第一批与第二批彼此交谈说：“祭司在那里得胜了，但我们知道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谈论神；当我们说有神时，岂不是承认他？天使所说的心智的内在与外在是发明。但我们到审判官所指的第二处去——那里通往天堂的路向那些里面有天堂的人、从而向那些将进入天堂的人敞开。”

【7】当他们走近时，从那天堂发出声音：“关门，奸淫者在近旁。”门忽然关闭，看守人手拿棍棒把他们赶走；并把那三个被他们骚乱所反对的祭司从看守里救出，引进天堂。立刻，当为祭司开的门打开时，从天堂向那些悖逆的人吹来婚姻的愉悦；那愉悦既是贞洁并纯洁的，几乎使他们气绝；因此他们因害怕从窒息而来的昏厥，就赶往第三处——审判官曾说那里有通往地狱的路；那时从那里吹出奸淫的愉悦，那些从意图而来并从确证而来的奸淫者就从那愉悦得着复活，甚至仿佛跳跃着下去，并在那里像猪一样把自己沉入不洁。

第二十二章　论破贞的情欲

501 随后四章所论的情欲，不但是奸淫的情欲，甚至比那些更重，因为那些除非从奸淫而来就不存在——它们是在厌弃奸淫之后才被捕捉的；正如首先所论的破贞的情欲，那不能先在任何人那里开始；多样的情欲、侵犯的情欲、以及引诱天真的情欲也一样，这些随后论。所以称为情欲，是因为向着那些的情欲怎样并多少，那些被据为己有就怎样并多少。就破贞的情欲特别而言，为要使人显然信服那是罪恶，将按次序从这些阐明：

一、从童女或未玷污的女人在婚姻前与婚姻后的状态。

二、童贞是贞洁的冠冕，也是婚姻之爱的凭证。

三、不以婚姻为目的的破贞，是强盗的罪恶。

四、那些在自己里面确证破贞的情欲不是罪之恶的人，死后命运是沉重的。

这些的阐明接着而来。

502 一、论童女或未玷污的女人在婚姻前与婚姻后的状态。

童女在尚未受教关于婚姻火炬的种种之前是怎样的状态——这从灵界的妻子向我显明，就是那些在婴儿时离开自然界、并在天堂里被教养的。她们说：当她们到了可嫁的状态时，从所见的配偶开始爱婚姻生活，却只为着被称为妻子、并能与一个男人友爱并信赖地结交，也能从顺从的家室分离而成为自己权利的；她们说：她们只从与作伴侣的男人相互友谊与信赖的福乐思想婚姻，全然不从某种火焰的怡悦思想。

【2】但她们童女的状态在婚礼之后变成新的状态，关于那状态先前她们一点也不知道；她们探问说：这状态是身体生命从最初到最末的一切展开、好领受丈夫的赠与、并把那些与自己的生命联合，从而成为他的爱、并成为妻子的状态；这状态从破贞的片刻开始，此后向着唯独丈夫的爱之火焰燃烧，并且她们感觉那展开的怡悦是属天的；她们既被自己的丈夫引进这状态，又因那状态从他而来、从而是他在自己里面的，就全然不能不只爱他一人。

【3】从这些显明：天堂里童女在婚姻前与婚姻后是怎样的状态。地上那些在最早吉兆里结合的童女与妻子也相似——这并不隐晦；哪个童女能在进入那新状态之先知道那状态？去问，你就会听见。那些在婚姻前从学问捕捉诱惑的人那里却有分别。

503 二、童贞是贞洁的冠冕，也是婚姻之爱的凭证。

童贞称为贞洁的冠冕，是因为它为婚姻的贞洁加冕，也是贞洁的表征，因此新妇在婚礼上头上戴冠；那也是婚姻圣洁的表征；因为新妇在童女之花过后，把整个自己献给并专归于那时作丈夫的新郎，丈夫反过来也把整个自己献给那时作妻子的新妇。童贞也称为婚姻之爱的凭证，是因为它是盟约的凭证，盟约是：爱要把他们联合成一个人，或一肉。男人自己在婚礼前也把新妇的童贞看作她贞洁的冠冕、婚姻之爱的凭证，并看作珍馐本身——那爱的怡悦要从那里开始并永续。从这些与先前那些显明：腰带被除去、童贞被尝取之后，童女就成为妻子；若不成为妻子，就成为妓女；因为那时她被引进的新状态，是向着自己丈夫的爱之状态；若不向着丈夫，就是情欲的状态。

504 三、不以婚姻为目的的破贞，是强盗的罪恶。

某些奸淫者有破贞童女的贪欲，从而也有对尚在天真年龄之女孩的贪欲。她们被引诱到那些，或藉着皮条客的劝说，或藉着男人的赠与，或藉着婚姻的应许；那些男人在破贞之后就撇下她们，又去寻觅别的一个又一个。加之：他们不以过去的为乐，乃不断以新的为乐；这情欲增长，甚至到他们肉体愉悦的顶点。他们还加上这罪恶：以种种狡诈引诱将嫁的童女、或婚礼后立刻的童女，把婚姻的初果献给自己，并这样污秽地玷污那些。我也听见：当那狂欲连同自己的机能衰退时，他们就夸耀童贞的数目，像夸耀伊阿宋那样多的金羊毛。

【2】这罪恶——就是奸污——既在强壮的年龄开始，此后又藉着夸耀坚固，就存留并扎根，从而死后被植入。这罪恶是怎样的，从上所述显明：童贞是贞洁的冠冕、未来婚姻之爱的凭证，并且童女把那童贞专归于谁，就把自己的灵魂与生命专归于谁；婚姻的友谊及其信赖也建立在那上面。并且被那样的人破贞的女人，婚姻之爱的这门户既被闯破之后，就解除羞耻，并成为妓女——那强盗也在她成为妓女的原因里。

【3】那些强盗自己，若在过完这些纵欲并亵渎贞洁之后把心智转向婚姻，心中所转的无非未来妻子的童贞；尝取之后，就厌弃床榻与卧房，甚至除了女孩以外，也厌弃整个女性。他们既是那样的婚姻侵犯者与女性藐视者，从而是属灵的强盗，就显明：神性的报应追赶他们。

505 四、那些在自己里面确证破贞的情欲不是罪之恶的人，死后命运是沉重的。

他们的命运是这样：在灵的世界过完最初的时期——那是谦逊与道德的时期，因为与天使般的灵结交——之后，此后就从自己的外在被放进自己的内在，那时进入他们在世上所被饵诱的贪欲，这些人进入自己的，目的是：要显出他们曾在怎样的程度里；若在较小的程度里，好在被放进那些之后被放出，并被羞耻所充满。

【2】但那些在这恶性情欲里、甚至感知它卓越的怡悦、并夸耀那些偷窃像夸耀丰厚战利品那样的人，却不容自己从那被带走；因此被放进自己的自由，那时立刻四处游荡，寻觅妓院，那些被指明时也进入；那些在地狱的侧面；但在那里既只遇见娼寮，就离开，并寻觅童女在哪里；那时就被带到娼妓那里——那些能藉着幻想给自己招来卓越的美丽与花朵般的少女风姿，并夸耀自己是童女——他们

对那些像在世上一样燃烧；因此与这些人立约，但当他们将要占有所约的时，从天堂除去那被引进的幻想，那时那些童女就显在自己的丑陋里，怪异并黑暗，他们却仍被迫附着那些一刻；那些娼妓称为塞壬。

【3】但若他们不容自己藉着那样的迷惑从那疯狂的情欲被带走，就被投入地狱——那在南与西交界、在较狡诈的妓女地狱之下；在那里与自己的同伴结交。也蒙允许看见他们在那地狱里，并告诉我：那里有许多出身高贵的、以及较富裕的；但因他们在世上是那样的，凡从出身与从富裕而来的尊荣的一切记念都从他们被夺去，并引进信念：他们曾是卑贱的奴仆，从而不配任何尊荣。

【4】他们彼此之间显为人，但从别人——那些被允准向那里观看的——却显为猿猴，脸严厉代替和颜，面容狰狞代替风趣；他们从腰弯缩行走，从而佝偻，上部向前垂，仿佛要跌倒，并发恶臭；他们厌弃性别，并从所见的那些转开，因为他们毫无贪欲。近处显为那样，但从远处却像放纵之犬或怡悦之幼犬，在他们言语的声音里也听见某种吠叫。

第二十三章　论多样的情欲

506 这里所论的多样的情欲，所理解的不是私通的情欲——那在自己的一章已论过；那情欲即便通常是混杂并游荡的，仍不带进多样的情欲，除非当它越过限度、并且行私通的人仰望数目、并从贪欲夸耀那数目时；这观念引进这情欲，但它在自己的进程里成为怎样的，除非按某种次序，就不能分别感知；次序如下：

一、多样的情欲所指的是全然放纵的放荡之情欲。

二、那情欲是向着性别的爱，同时又是向着性别的厌恶。

三、那情欲在自己里面全然消灭婚姻之爱。

四、他们死后的命运是悲惨的，因为他们没有生命的最内在。

这些的阐明接着而来。

507 一、多样的情欲所指的是全然放纵的放荡之情欲。

这情欲潜入那些在少年时松开贞洁的绳索、并且妓女的供应不缺乏的人那里，尤其若花费的资财也不缺乏。他们藉着无秩序与无限制的放荡，并藉着关于女性之爱毫无羞耻的思想，并藉着确证奸淫不是恶、全然不是罪，把这情欲植入并扎根在自己里面。这情欲在他们那里逐步增长，甚至贪欲全世界的女人，并愿有成群的，每日一个新的。这情欲既从植入每一个人的共同性别之爱抛出自己，又全然从向着性别中一人的爱——那是婚姻的——抛出自己，并把自己投进心的外在，作为与那些分开却仍从那些而来的爱之怡悦，因此它那样深入地扎根在皮肤里，甚至机能衰弱之后仍留在触觉里。这些

人把奸淫看作无有，因此把整个女性思想为共同的娼妓，把婚姻思想为共同的卖淫，并这样把不贞洁混进贞洁，并从那混合发狂。从这些显明：这里多样的情欲所指的是什么——就是全然放纵的放荡之情欲。

508 二、那情欲是向着性别的爱，同时又是向着性别的厌恶。

他们有向着性别的爱，因为多样从性别而来；也有向着性别的厌恶，因为尝取之后就丢弃，并对别的起情欲。这污秽的情欲向着新的女人燃烧，燃烧过后就向着她变冷；寒冷就是厌恶。那情欲是向着性别的爱同时又是向着性别的厌恶——可以这样阐明：设左边有一群被他们尝取过的，右边有一群未被尝取的，岂不是以爱看后者，以厌恶看前者？尽管两群都是性别。

509 三、那情欲在自己里面全然消灭婚姻之爱——这是因为那情欲与婚姻之爱全然对立，对立到不但撕碎那爱，甚至仿佛把它碾成粉末，从而消灭它；因为婚姻之爱是向着性别中的一人，那情欲却不停留在一人那里，乃在一时或一日之后像先前向着她发热那样向着她变冷；寒冷既是厌恶，这厌恶就藉着同居与被迫的停留堆积到恶心，从而婚姻之爱被耗尽，甚至毫无残留。从这些能看见：这情欲对婚姻之爱是灭绝性的；婚姻之爱既作成人那里生命的最内在，这情欲就对那生命是灭绝性的；并且那情欲藉着逐步阻断并关闭心智的内在，终于成为皮肤的，从而纯粹是诱惑的；尽管如此仍留有理解或理性的机能。

510 四、他们死后的命运是悲惨的，因为他们没有生命的最内在。

每一个人生命的优越怎样，就按着他的婚姻之爱怎样，因为那爱与妻子的生命联合，并藉着联合把自己举起；但在这些人那里既毫无婚姻之爱存留，从而也毫无生命最内在的任何东西，因此他们死后的命运是悲惨的。这些人过完在自己外在里的时期——那时他们理性地说话并市民地行动——之后，就被放进自己的内在；那时进入相似的情欲及其愉悦，程度与他们在世上的一样；因为每一个人死后都被引进自己所据为己有的同一生命状态，原因是：好从那被带走；因为人除非先被引进自己的恶，就不能从那恶被带走；不然，恶就会把自己藏起来，并玷污心智的内在，像瘟疫那样扩散，此后冲破闸门，并毁坏属于身体的外在。为着这目的，向他们打开妓院——那些在地狱的侧面——那里有娼妓，与她们有变换自己情欲的供应；但这只被允准一日与一人，并在刑罚下禁止同一日与多人。

【2】此后，当查验出那情欲已那样植入、以致他们不能从那被带走时，就被带到某个地方——那紧挨在指定给他们的地狱之上；那时他们自觉仿佛陷入昏厥，别人却看见他们仰卧下沉；他们背后的地面也实际打开，他们被吸收，并落入有同类的地狱；这样被聚集到自己人那里。蒙允许在那里看见他们，也与他们说话；他们彼此之间显为人——这赐给他们，免得使同伴惊恐；但从某段距离却显为脸白、仿佛只由皮肤构成，这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属灵的生命——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怎样，就按着植入他的婚姻性怎样。

【3】他们的言语是干枯、焦燥并哀伤的；饥饿时他们哀号，哀号听来像特别声音的吼叫；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短裤提到腹部围在胸前，因为他们没有腰，乃从下腹区域开始有那样的脚；原因是：人的腰对应于婚姻之爱，而这爱在他们那里没有。他们说：他们因毫无机能而厌弃性别。但他们仍能彼此像从理性那样推论种种事；但因他们是皮肤的，就从感官的谬误推论。这地狱在西方向着北方的地区。这些人从远处却不显为人，也不显为怪物，乃显为胶冻。但当知道：那些把那情欲吸取到那样程度、以致在自己里面撕碎并消灭人性的婚姻性的人，才成为那样。

第二十四章　论侵犯的情欲

511 侵犯的情欲所理解的不是破贞的情欲；那情欲是侵犯童贞，却不是——当从同意作成时——侵犯童女；这里所论的侵犯的情欲却从同意退去，并从不同意激怒；那是侵犯凡全然拒绝并猛烈抗拒的女人——无论是童女、寡妇或人妻——的热。他们像强盗与海盗，以抢夺与掠夺为乐，不以赠与与正当取得的为乐；也像恶徒，贪求不合法与被禁止的，藐视合法与被允准的。这些侵犯者全然厌恶同意，并从抗拒燃烧；若他们不觉察内在的抗拒，那情欲的热立刻就像火被浇水那样熄灭。人所共知：妻子并不自发地就爱的最末结果顺从丈夫的任意，并因明智而抗拒仿佛抗拒侵犯，目的是：要除去丈夫从共同的、从持久合法而来的寒冷，也除去从关于那些的放荡观念而来的寒冷；这些抗拒即便点燃，仍不是这情欲的原因，只是这情欲的开端。它的原因是：婚姻之爱以及放荡之爱因着操练陈旧之后，为要恢复，他们愿藉着绝对的抗拒来点燃；这情欲这样开始之后就增长，并怎样增长，就怎样藐视并冲破性别之爱的一切界限，并把自己灭绝，并从身体并肉体的放荡之爱成为软骨的与骨的，那时从享有敏锐感觉的骨膜成为锐利的。但这情欲仍是稀少的，因为它只在那些进入婚姻、此后又操练放荡直到那些陈旧的人那里才有。除了这情欲的属世原因之外，还有属灵原因，随后略论。

512 他们死后的命运是这样：那时那些侵犯者自发地与那些在有限的性别之爱里的人分开，并全然与那些在婚姻之爱里的人分开，从而与天堂分开。此后他们被派到极狡诈的娼妓那里——那些不但藉着说服，也藉着完美的演戏模仿，能假装并呈现仿佛自己就是贞洁本身；这些人清楚看透谁在那情欲里；当着这些人谈论贞洁及其珍贵；当侵犯者走近并触及时，她们就发怒，仿佛从恐惧逃进有卧榻与床的内室，并在身后轻轻关门，把自己安放；并从那里藉着自己的技艺把不受约束的贪欲吹进侵犯者，要他撞开门、冲入并侵犯；作成时，娼妓就挺身与侵犯者开始用手与指甲争斗，撕脸，撕破他的衣服，并以狂怒的声音向同伴娼妓喊叫如向女仆求援，并打开窗户喊：“贼、强盗、凶手”；当侵犯者准备好时，她就哀号流泪；侵犯之后就仆倒，悲泣并喊：“可憎”；那时又以严厉的语气威胁：除非以重金赎侵犯，她就要谋害他。当他们在这演戏般的维纳斯里时，从远处显为猫——猫在结合前也几乎同样争斗、奔跑并哀叫。

【2】过了若干那样的妓院争斗之后，他们被取出，并迁到洞穴，在那里被驱使作某种工；但因他们发恶臭——因他们驱散了人生的珍宝——婚姻性——就被打发到西方地区的尽头；在那里从某段距离显为消瘦，仿佛只由蒙着皮的骨头构成，但从远处却像豹子。当蒙允许更近看见他们时，我希奇其中一些人手拿书卷阅读；告诉我说：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在世上谈论过教会属灵事物的种种，却仍藉着奸淫、直到那些的极端玷污了那些；并且这情欲有那样的对应与侵犯属灵婚姻。但当知道：在这情欲里的人是稀少的。确定的是：女人因不宜出卖自己的爱，时常抗拒，并且抗拒使人振作；但这仍不是从某种侵犯的情欲而来。

第二十五章　论引诱天真的情欲

513 引诱天真的情欲，不是破贞的情欲，也不是侵犯的情欲，乃是本身特别并独特的；尤其在诡诈的人那里有。显为天真的女人，是那些把放荡之恶看作极大的罪、并这样致力于贞洁并同时虔诚的人；他们向着这些人燃烧。在天主教国度里有修道院的童女；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人比其余一切更虔诚天真，就把这些人看作自己情欲的珍馐与丰美。为要引诱这些或那些——因他们是诡诈的——他们先想出种种技艺，此后当她们吸取了他们的性情之后，就毫不因羞耻而退缩，仿佛从本性操练那些。技艺尤其是假装天真、爱、贞洁与虔诚；藉着这些与别的狡诈，他们进入那些人的内在友谊，从而进入爱，并藉着种种说服与同时的暗示把这爱从属灵的转为属世的，此后藉着刺激转为身体肉体的，那时就任意占有她们；作成之后心里欢喜，并嘲笑被侵犯的那些。

514 这些引诱者死后的命运是悲惨的，因为那引诱不但是不虔，也是恶性。他们过完最初的时期——那是在外在里，那时他们比许多别人更有优雅的举止与甜美的言语——之后，就被归到生命的第二个时期，那是在内在里，那时情欲被释放并开始自己的游戏；那时他们先被带到那些许愿贞洁的女人那里；在这些人那里查验他们恶性的贪欲是怎样的，原因是：除非被定罪就不审判他们；当他们感觉那些人的贞洁时，他们的诡诈就开始行动并施展自己的狡诈，却是徒然，就离开那些人。

【2】此后他们被引进真正天真的女人那里；当他们同样试图欺骗这些人时，就从赐给那些女人的权能受重罚；因为那些女人使这些人的手与脚感觉沉重的麻木，同样使这些人的颈项，终于使他们感觉仿佛昏厥；受了这些之后，他们就从那些人挣脱出来。此后向他们打开通往某群妓女的路——那些妓女狡诈地学会假冒天真；这些人先使他们在彼此之间成为笑柄，终于在种种应许之后容自己被侵犯。

【3】过了若干那样的场景之后，第三个时期临到，那是审判；那时被定罪之后他们下沉，并被聚集到北方地区地狱里的同类那里；在那里从远处显为鼬鼠。但若他们被诡诈所饵诱，就从这被带到诡诈者的地狱，那在西方地区深处背后；在那里从远处显为种种蛇，最诡诈的显为蝰蛇。但在那地狱本身——蒙允许向里观看——我看见他们显为苍白、脸如石灰；因他们纯粹是贪欲，就不爱说话，若说话，只喃喃并嘟囔种种事，除了旁边的同伴以外别人不理解；但他们一坐下或站着，就使自己不可

见，并在洞穴里像幽灵那样盘旋；那时他们在幻想里，幻想显现为飞翔。飞翔之后他们再安放自己；那时希奇的是：彼此不相识；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在诡诈里，诡诈不相信别人，并这样抽身退去。这些人感觉到任何婚姻之爱时，就逃进地窖并躲藏；他们也毫无性别之爱，并是无能本身；他们称为地狱的精灵。

第二十六章　论放荡与侵犯属灵婚姻的对应

515 这里本该先略说对应是什么，但这不是本书的工作。对应是什么，上文76节与342节已有简要；在《揭秘启示录》从始至终有充分论述——那是圣言属世意义与属灵意义之间的对应。圣言里有属世意义与属灵意义，二者之间有对应——这在《新耶路撒冷教义之圣经篇》，尤其5至26节已证明。

516 属灵婚姻所指的是主与教会的婚姻（参116至131节）；从而也是善与真的婚姻（参83至102节）。这主与教会的婚姻、以及从而善与真的婚姻，既在圣言的一切与每一事物里，因此侵犯这婚姻——这里侵犯属灵婚姻所指的——就是侵犯圣言；因为教会从圣言而来，圣言就是主；主是圣言，因为他是那里的神性之善与神性之真。圣言是那婚姻——见《新耶路撒冷教义之圣经篇》80至90节充分确证。

517 因此，侵犯属灵婚姻既是侵犯圣言，就显明：这侵犯是玷污善并歪曲真；因为属灵婚姻是善与真的婚姻，如上所说。从而推出：当圣言的善被玷污、真被歪曲时，那婚姻就被侵犯。这侵犯怎样作成、并由哪些人作成——从随后那些略微显明。

518 先前论主与教会的婚姻（参116节以下）、以及论善与真的婚姻（参83节以下）时已证明：那婚姻对应于地上的婚姻；从而推出：侵犯那婚姻对应于放荡与奸淫。是这样——这从圣言本身显然显明：那里放荡与奸淫表示歪曲真与玷污善，如《揭秘启示录》134节从圣言大量引文所能看见的。

519 基督教会里那些玷污其善与真的人，就作成对圣言的侵犯；作成这事的，是那些把真与善分开、并把善与真分开的人；也有那些把真的表象与谬误当作真正的真来接受并确证的人；以及那些知道从圣言而来的教义之真、却活得邪恶的人；以及其他类似的。这些对圣言与教会的侵犯，对应于利未记十八章所列举的被禁止的诸层级。

520 属世的与属灵的在每一个人那里像灵魂与身体那样连贯——因为人若没有流入并赋活其属世的属灵，就不是人——从而推出：凡在属灵婚姻里的人，也在有福的属世婚姻里；反过来，凡在属灵奸淫里的人，也在属世奸淫里，也反过来。如今，凡在地狱里的人都在恶与伪的结合里，这就是属灵奸淫本身；凡在天堂里的人都在善与真的婚姻里，这就是婚姻本身；因此整个地狱称为奸淫，整个天堂称为婚姻。

521 这些之后附记一事。

我的眼睛被打开，看见一片幽暗的树林，那里有一群撒提尔；撒提尔就胸膛而言是多毛的，就脚而言，有些像牛犊，有些像豹子，有些像狼，脚掌上以野兽的爪代替脚趾。这些人像野兽那样奔跑喊叫："女人在哪里？"那时看见娼妓在等候他们；这些也是种种怪异的。撒提尔跑过去抓住她们，拖进树林中间深深在地下的洞穴；地面上洞穴周围躺着一条大蛇盘成螺旋，向洞穴吹进毒气；树林枝上蛇的上方，夜鸟在呱呱并哀号。但撒提尔与娼妓看不见这些，因为那些是他们放荡的对应，从而是从远处惯常的表象。

【2】此后他们从洞穴出来，进入一间低矮的房子——那是妓院；那时与娼妓分开，彼此说话，我侧耳细听；因为在灵界，言语能从远处像在近处一样听见，那里空间的延伸只是表象。他们谈论婚姻、自然与宗教。脚显为牛犊的那些人谈论婚姻，说："婚姻除了是合法的奸淫以外是什么？还有什么比放荡的伪善与愚弄人夫更甜美？"其余的人对此嗤笑并鼓掌。脚显为豹子的撒提尔谈论自然，说："除了自然以外还有什么？人与牲畜除了人能清晰说话、牲畜能发声以外有什么分别？岂不是二者都从热有生命、从光有理智，自然在作工？"其余的人对此喊："啊，说得有道理。"脚显为狼的那些人谈论宗教，说："神或神性除了作工的自然之最内在以外是什么？宗教除了为捕捉并捆绑民众的发明以外是什么？"其余的人对此喊："好极了。"

【3】过了片刻，他们冲出来；冲出时从远处看见我定睛看着他们；因此恼怒，从树林跑出，带着威胁的脸加快向我奔来。他们说："你为什么站在这里留意我们的耳语？"我回答："为什么不？有什么禁止？那些是说话。"我就复述从他们听见的那些；因此他们的心智平静下来——那是从害怕被传扬而来。那时他们开始谦逊地说话、贞洁地行动；从这些我认出他们不是出自下等人，乃出自较尊贵的门第。那时我告诉他们：我看见他们在树林里像撒提尔，二十个像牛犊式的撒提尔，六个像豹式的，四个像狼式的；一共三十人。

【4】他们希奇，因为自己在那里只看见自己为人，像在我这里看见自己一样。我教导说：所以从远处那样显现，是从放荡的情欲而来；这撒提尔的形态是放纵奸淫的形态，不是人的形态。原因我说是：每一个恶的贪欲都在某种形态里呈现自己的相似，那形态不被他们自己看见，乃被站在远处的人看见。我说："为要你们相信，从你们中间派几个人进那树林，你们留在这里观看。"他们这样作了，派了两个人；在那妓院房子旁边看见那两人全然像撒提尔；回来时他们称那些人为撒提尔，说："啊，怎样的戏弄。"当他们在笑时，我与他们戏说种种事，并述说：我也看见奸淫者像猪；那时记起关于尤利西斯与喀耳刻的寓言：她用赫卡忒的草酒在尤利西斯的同伴与仆人身上，用魔杖触他们，并把他们转为猪——或许转为奸淫者，因为她不能用任何技艺把任何人转为猪。他们对这些与类似的事开怀大笑之后，我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从世上哪些国度而来；他们说从种种国度，并点名意大利、波兰、德意志、英格兰、瑞典；又问是否看见他们中间有荷兰人，他们说一个也没有。

【5】此后我把话转到严肃的事，问他们是否曾思想奸淫是罪；他们回答："什么是罪？我们不知这是什么。"问他们是否曾记得奸淫反对十诫第六诫；他们回答："什么是十诫？岂不是教理问答？我们这些男人与那幼稚的小册子有什么相干？"问他们是否曾思想地狱的任何事；他们回答："谁从那

里上来述说过？”问他们在世上是否曾思想死后的生命；他们说：“像对牲畜一样，有时像对幽灵一样——那些若从尸体呼出，就消散。”又问他们是否从祭司听见过这些或那些；他们回答：只留意那些人言语的声音，不留意事情本身，事情又是什么。

【6】对此我惊愕，对他们说：“把脸与视线转到树林中间洞穴那里——你们曾在那里。”他们转过去，看见那条大蛇盘成螺旋环绕洞穴，并吹进毒气，也看见枝上在它上方的凶鸟；我问：“你们看见什么？”他们却恐惧，什么也不回答。我说：“你们岂看不见可怖的？当知道：这是奸淫在其情欲之罪恶里的表象。”忽然有一位天使站在旁边；他是祭司，并打开西方地区的地狱——那样的人终于被聚集在那里；他说：“向那里看。”他们看见仿佛火的湖；并在那里认出世上的某些朋友在邀请他们到自己那里。见了听见了这些，他们转过身，从我眼前冲走，离开树林；但我观察他们的脚步：他们装作退去，却绕道回到树林。

522 此后我回到家里；过了一天，因记起那些可悲的事，就向同一片树林观看，看见它已消散，代替它的是一片沙地，中间有湖，湖里有些红色的蛇。但过了几周，当我再次向那里观看时，看见它右边有一块田地，上面有几个农夫；又过了几周，看见从那田地长出一片新垦地，周围环绕着灌木。那时我听见从天堂来的声音：“进你的内室，关门，专心于《启示录》里已开始的工作；并在两年内把这工作追到完成。”

第二十七章　论放荡之爱与婚姻之爱的归算

523 主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太7:1）；这话全然不能理解为对任何人在世上道德与市民生命的论断，乃是对任何人属灵与属天生命的论断。谁看不见：若不许可论断与自己同住在世上之人的道德生命，社群就会倾覆？若没有公众的审判、若各人对别人没有自己的判断，社群会成什么？但论断内在心智或灵魂是怎样的、从而属灵状态是怎样的、死后命运是怎样的——这些因唯独主知道，就不许可论断；主也不在死后以外揭示这些，原因是：好使各人从自由行他所行的，并藉着这使善或恶从他而来并从而在他里面，使他因此为自己并作自己的永远活着。心智的内在在世上被隐藏、死后被揭示——这是因为这对那时人所进入的社群有益并有用，因为那里众人都是属灵的。那时那些被揭示——这从主的这些话显明：“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路12:2，3）。

【2】普遍的论断——例如：若你在内在里像你在外在所显的那样，你就得救或被定罪——是被允准的；但个别的论断——例如：你在内在里是这样的，因此你得救或被定罪——却不被允准。对人属灵生命或灵魂内在的论断，就是这里所论的归算所理解的。人中间谁知道谁心里是奸淫者、谁心里是配偶？尽管心的思想——那是意志的意图——论断每一个人。但这些将按下列次序开明：

一、死后每一个人被归算他所在的恶；善也同样。

二、把一人的善转录到另一人是不可能的。

三、若归算所理解的是那样的转录，那就是一句空话。

四、恶按着各人意志的品质与理智的品质被归算给各人；善也同样。

五、这样放荡之爱被归算给各人。

六、婚姻之爱也同样。

这些的阐明接着而来。

524 一、死后每一个人被归算他所在的恶；善也同样。

为要这在某种明显里显明，就分别察看如下：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2. 各人自己的生命死后存留。3. 那时恶人被归算他生命的恶，善人被归算他的善。第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从而与别人的有分别——这是人所共知的；因为有永恒的变化，没有一样是同一的；因此各人有自己的。这从人的脸显然显明：没有一个人的脸绝对与另一人相似，也永远不能有；原因是：没有相似的心智，脸从心智而来，因为脸——如所说——是心智的型式，心智从生命领受自己的起源与形态。

【2】人若没有自己的生命——像有自己的心智与自己的脸那样——死后就不会有与别人分开的任何生命；甚至也不会有天堂，因为天堂由永恒的种种不同组成；这形态唯独从灵魂与心智的种种变化、被安排成那样的秩序以致作成一而来，并且从那一位——他的生命在那里的一切与每一事物里，像灵魂在人里面——作成一。若不是这样，天堂就会分散，因为形态会解散。那一位——从他而来一切与每一事物的生命、并从他而来形态连贯——就是主。总的来说，一切形态都从种种而来，并怎样有那些向着一的和谐协调与安排，就怎样；人的形态也是这样；因此人由这么多肢体、脏腑与器官组成，却不感觉自己里面与从自己而来的任何东西，只感觉仿佛是一。

【3】第二，各人自己的生命死后存留——这在教会从圣言是人所共知的，并从那里这些：“人子要降临，那时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太16:27）；“我看见案卷展开了，众人都是照各人的行为受审判”（启20:12，13）；“在审判的日子，神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罗2:5，6；林后5:10）。各人按之受报应的行为就是生命，因为生命作成那些，并按着生命是怎样的。因蒙允许多年与天使同在、并与从尘世来的新人说话，我能确凿见证：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被查验他的生命是怎样的，并且他在世上所招来的生命永远存留于他。我与那些在诸世纪以前生活的人说过话——他们的生命从历史为我所知——并认出与描述相似；我也从天使听见：人死后的生命不能改变，因为它按着他的爱与从而的行为被组织；若改变，组织就会被撕碎，那永远不能作成；并且组织的改变唯独在物质身体里有，在属灵身体里——先前的被丢弃之后——却全然不能有。

【4】第三，那时恶人被归算他生命的恶，善人被归算他的善。恶的归算不是像世上那样的控告、归罪、归咎与审判，乃是恶本身作成这事；因为恶人从自己的自由与善人分开，因为他们不能同在；恶之爱的愉悦厌恶善之爱的愉悦，并且从每一个而来的愉悦像地上一切植物的香气那样发出；因为那些不像先前那样被物质身体吸收并隐藏，乃从他们的爱自由流入属灵的空气；那里恶既像在自己的气味里被感觉，就是这恶控告、归罪、归咎并审判——不是当着某个审判官，乃当着每一个在善里的人；这就是归算所理解的。此外，恶人选择同伴，与他们在自己的愉悦里生活；因厌恶善的愉悦，就自发投奔地狱里自己人那里。

【5】善的归算也相似作成；这是对那些在世上承认自己里面一切善都从主而来、毫无从自己而来的人作成的。这些人预备好之后，就被送进善的内在愉悦，那时向他们打开通往天堂、到那愉悦同类的社群的路；这由主作成。

525 二、把一人的善转录到另一人是不可能的。

这的明显也能从下列按次序看见：1. 每一个人都生在恶里。2. 人藉着从主而来的重生被引进善。3. 这藉着按着他的训诫生活作成。4. 因此善这样被植入之后，就不能被转录。第一，每一个人都生在恶里——这在教会是人所共知的；说这恶是从亚当遗传的；其实是从父母而来；各人从父母领受性情，那是倾向。是这样——理性与经验使人信服；因为父母就脸、性情与习俗而言的相似，在直接的儿女与从那些而来的后裔里显出；因此许多家族被认出，他们的心智也被论断；所以父母自己所招来、并藉着遗传带进后裔的恶，就是人出生所在的恶。所以相信亚当的罪咎铭刻在全人类上，是因为很少人反思自己里面某种恶、并从而知道那恶，因此以为那恶藏得那样深，甚至只在神面前显现。

【2】第二，人藉着从主而来的重生被引进善。有重生，并且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堂——这从主在约翰福音三章3，5节的话清楚显明；重生是从恶洁净、从而更新生命——这在基督教界不能隐晦，因为理性在承认每一个人生在恶里、并且恶不能像污垢藉着肥皂与水那样被洗净除去、乃藉着悔改时，也看见这一点。

【3】第三，人被主藉着按着他的训诫生活引进善。重生的训诫有五条（参82节），其中有这些：当逃避恶，因为恶是魔鬼的并从魔鬼而来；当行善，因为善是神的并从神而来；并当就近主，好使他领他们去行那些。各人当求问自己并衡量：人的善是否从别处而来；若没有善，他就没有救恩。

【4】第四，善这样被植入之后，就不能被转录。转录所指的是把一人的善转录到另一人。从上所述推出：人藉着重生就灵而言全然更新，这藉着按着主的训诫生活作成。谁看不见：这更新除非时时作成就不能作成，几乎像树从种子逐步生根生长并被成全那样？那些对重生另有感知的人，对人之状态一无所知，对恶与善也一无所知——这两样是全然对立的，并且善不能被植入，除非恶被除去多少；也不知：人只要在恶里，就厌恶就本身而言为善的善；因此若把一人的善转移到某个在恶里的人，就会像把羔羊投到狼前，或像把珍珠系在猪鼻上。从这些显明：转录是不可能的。

526 三、若归算所理解的是那样的转录，那就是一句空话。

死后每一个人被归算他所在的恶，善也同样——这上文524节已证明；从这些显明归算所指的是什么。但若归算所理解的是把善转录到某个在恶里的人，那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不可能——如上面525节也已证明。在世上，人中间功绩仿佛能被转录，也就是：因子女的父母、或因某庇护人的朋友之偏爱而行善；但功绩的善不能铭刻在他们的灵魂上，只能外在地附加。对人就属灵生命而言却不能有相似的；这生命——如上所表明——必须被植入；若不藉着按着上文所述主的训诫生活被植入，人就仍在他出生所在的恶里。这作成之先，任何善都不能触及他；若触及，就立刻被反弹并弹回，像弹性球落在石头上那样，或被吸收，像钻石投进沼泽那样。

【2】未改造的人就灵而言像豹子，或像猫头鹰，并可比拟为荆棘与荨麻；重生的人却像绵羊或像鸽子，并可比拟为橄榄树与葡萄树。请思想——若你愿意——人怎能藉着某种归算——若归算所理解的是转录——从豹式的人转为羊式的人，或从猫头鹰转为鸽子，或从荆棘转为橄榄树，或从荨麻转为葡萄树？岂不是，为要作成转变，豹与猫头鹰的野兽性、或荆棘与荨麻的有害性须先被除去，真正人性的与无害的才被植入？这怎样作成，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1至7节也教导。

527 四、恶按着各人意志的品质与理智的品质被归算给各人；善也同样。

人所共知：有两样作成人的生命——意志与理智；凡人所作成的一切都从他的意志与理智作成；没有这些作工，人就不会有行为，也不会有言语，只像机器；从这些显明：人的意志与理智怎样，人就怎样；也显明：人的行为就本身而言怎样，产生那行为的意志情感就怎样；人的言语就本身而言怎样，产生那言语的理智思想就怎样；因此许多人能相似地行动并说话，却仍不相似地行动并说话——一人从败坏的意志与思想，另一人从正直的意志与思想。

【2】从这些显明：按之各人受审判的行为或作为所指的是什么——就是意志与理智；从而恶的作为所指的是恶意志的作为——无论那些在外在显为什么样；善的作为所指的是善意志的作为——即便在外在与从恶人而来的作为显为相似。凡从人内在意志作成的一切，都从意图作成，因为那意志把以自己意向所行的，给自己立为意图；凡从理智作成的一切，都从确证作成，因为理智确证。从这些能显明：恶或善按着各人意志在那些里面的品质、以及理智关于那些的品质，被归算给各人。

【3】这些可用这件事确证：在灵界我遇见许多人，他们在自然界与别人一样生活——穿着华丽、筵席丰盛、像别人一样以利息经商、观看戏剧、仿佛从情欲谈笑恋爱之事，以及别的相似之事——天使却把那些归罪给某些人为罪之恶，给某些人却不归算那些为恶，并宣告后者无罪、前者有罪。当问为什么这样、尽管他们作了相似的事时，天使回答：他们从目的、意图或终向察看众人，并按着那些加以区分；因此凡终向所开脱或所定罪的，他们自己也开脱或定罪，因为善的终向是天堂里众人的，恶的终向是地狱里众人的。

528 这些之后附记：教会里说：没有人能成全律法，更何况凡干犯十诫一条的，就干犯一切；但这句话不像听来那样；因为这当这样理解：凡从意图或从确证反对一条训诫行动的人，就反对其余的行动，因为从意图或从确证行动，就是全然否认那是罪；凡否认罪的人，若反对其余训诫行动，就把那些看作无有。谁不知：奸淫者并不因此是杀人者、偷窃者与假见证者，也不愿是；但从意图并确证而来的奸淫者，却把凡属于宗教的一切看作无有，从而也把杀人、偷窃与假见证看作无有；他禁戒那些，不是因为是罪，乃是因为害怕法律与名声。从意图而来并从确证而来的奸淫者把教会与宗教的圣洁看作无关紧要——见上文490至493节，以及两则记事500节与521，522节。若有人从意图或确证反对十诫另一条行动，也同样反对其余的行动，因为他把任何东西都不看作罪。

529 在那些从主而在善里的人那里也相似：这些人若从意志与理智——或从意图与确证——禁戒一种恶，因为它是罪，就禁戒一切；若禁戒多种，就更是这样。因为任何人一从意图或确证禁戒某种恶，因为它是罪，就被主持守在禁戒其余的意图里；因此若因无知或因某种占优势的身体贪欲作成恶，这仍不被归算给他，因为他不曾给自己立意图，也不曾在自己里面确证。人若一年一次或两次查验自己，并从在自己里面所发现的恶悔改，就进入这意图；那些从不查验自己的人却不同。从这些显明：谁是罪不被归算的人，谁是罪被归算的人。

530 五、这样放荡之爱被归算给各人；就是说：不是按着行为在人面前外在所显的那样，甚至也不是在审判官面前所显的那样，乃是在主面前内在所显的那样，并由他当着天使所显的那样——那就是按着人意志的品质与理智的品质在那些里面。世上有种种环境减轻并开脱罪案，也有加重并归罪的；但死后的归算却不按着属于行为外在的环境作成，乃按着心智的内在作成；这些按着各人那里教会的状态被观看。例如：意志与理智不虔的人——就是没有对神的敬畏、也没有对邻舍的爱、从而也没有对教会任何圣洁的敬重的人——死后就成为他身体所行一切罪案的罪人，他的善行也不被记念；因为他的心——那些从之像从泉源涌出——已转离天堂并转向地狱；行为从各人心所住的地方流出。

【2】为要理解这一点，我要述说一个奥秘：天堂分成无数社群，对立的地狱也同样；每一个人的心智按着他的意志与从而的理智，实际住在一个社群里，并与那里的人相似地意图并思想。若心智在某个天堂社群里，就与那里的人相似地意图并思想；若在某个地狱社群里，就与那里的人相似。但人只要活在世上，就按着意志情感与从而心智思想的变化，从一社群迁到另一社群；死后他的流浪被聚集，并从聚集为一指定给他地方——若恶就在地狱，若善就在天堂。

【3】如今，地狱里众人既有恶的意志，众人就从那被观看；天堂里众人既有善的意志，众人就从那被观看；因此死后的归算按着各人意志与理智的品质作成。放荡也一样——无论是私通、蓄妾、纳妾或奸淫——因为那些被归算给各人，不是按着行为，乃按着行为里心智的状态；因为行为跟着身体进坟墓，心智却复活。

531 六、这样婚姻之爱被归算给各人。

有些婚姻里不显现婚姻之爱，却仍有；也有些婚姻里显现婚姻之爱，却仍没有；两边原因都很多，部分能从论真正婚姻之爱（参57至73节）、论寒冷与分开的原因（参234至260节）、以及论婚姻里表象的爱与友谊的原因（参271至292节）的论述得知。但外在的表象对归算下不了任何结论；唯一下结论的是住在某人意志里并被守护的婚姻性——无论人在怎样的婚姻状态里。那婚姻性仿佛是衡量那爱的天平；因为一男一女的婚姻性是人生的珍宝、基督教的蕴藏之所，如上457，458节所表明。因此是这样：那爱能在一个配偶那里有，却不同时在另一个那里有；那爱也能藏得比人自己所觉察的更深；也能在生命的进程里被铭刻。原因是：那爱在自己的步伐里伴随着宗教；宗教既是主与教会的婚姻，就是那爱的开端与接种。因此婚姻之爱死后按着各人属灵理性的生命被归算给他；凡那爱被归算的人，死后在天堂里为他预备婚姻——无论他在世上的婚姻是怎样的。从这些如今有这结语：不当从婚姻的表象、也不当从放荡的表象，论断某人有婚姻之爱或没有；因此「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太7:1）。

532 这些之后附记一事。

有一次我的灵被提到属天的天堂，并到其中的一个社群；那时那里一些智慧的人走近我说：“地上有什么新事？”我对他们说：“这新事是：主揭示了诸奥秘，那些就卓越而言超过从教会起初直到如今所揭示的奥秘。”他们问：“那些是什么？”我说是这些。一、圣言在其一切与每一事物里有对应于属世意义的属灵意义；藉着那意义有教会之人与主的结合、以及与天使的结交；圣言的圣洁住在那意义里。

二、构成圣言属灵意义的对应已被揭示。天使问：地上的居民先前是否知道对应？我说全然不知；那些如今已隐藏数千年——就是从约伯的时代起；在那时与那以前生活的人那里，对应的学问是学问中的学问，他们从那些有智慧，因为有关于属于天堂与从而教会的属灵事物的认知；但那学问既转为偶像崇拜，就从主的神性天意被那样抹去并丧失，甚至没有人看见关于那的任何迹象；但如今仍被主揭示，好作成教会之人与他的结合、以及与天使的结交；这藉着圣言作成，圣言里一切与每一事物都是对应。天使大大欢喜：主乐意揭示这数千年来藏得那样深的大奥秘；他们说：所以这样，是为要建立在圣言上、如今已到末了的基督教会，再次复苏，并从主藉着天堂吸入气息。他们问：藉着那学问，今日是否已揭示洗礼与圣餐表示什么——关于那些直到如今思想过种种？我回答：已揭示。

三、我又说：今日主已揭示关于人死后生命的事。天使说：“关于死后生命有什么？谁不知人死后活着？”我回答：“他们知又不知；他们说活着的不是人，乃是他的灵魂，并且灵魂像风或以太那样活着；人除非到末日审判之日才活着，那时他们留在世上的身体——即便被虫、鼠与鱼所吃——要被重新收集并再配合成身体，人就这样复活。”天使说：“这是什么？谁不知人死后仍作为人活着，唯独分别是：那时活着的是属灵人，属灵人看见属灵人，像物质人看见物质人那样，并且他们不知任何分别，只是在更完全的状态里。”

四、天使问：“他们关于我们的世界、以及天堂与地狱知道什么？”我说：他们一无所知，但今日主已揭示：天使与灵所生活的世界是怎样的，从而天堂是怎样的、地狱是怎样的；也揭示：天使与灵与人结合；以及关于那些的许多奇妙事。天使欢喜：主乐意揭示那些，免得人再从无知对自己的不朽陷入暧昧。

五、我又说：今日主已揭示：你们的世界有与我们不同的另一个太阳，你们世界的太阳是纯粹的爱，我们世界的太阳是纯粹的火；因此凡从你们太阳发出的——因是纯粹的爱——都从生命吸取，凡从我们太阳发出的——因是纯粹的火——却毫不从生命吸取；从而有属灵与属世的分别，这分别直到如今未知，现也已揭示。从这些已知：光照人理智以智慧的光从何而来，点燃人意志以爱的热从何而来。

六、此外已揭示：有三个生命层级，从而有三层天堂；人的心智也分成那些层级，从而人对应于三层天堂。天使说：“先前岂不知这些？”我回答：他们知道较大与较小之间的层级，却毫不知道在先与在后之间的层级。

七、天使问：除了那些以外是否还揭示了更多？我说还有更多：关于末日审判；关于主——他是天地的神，神在位格与本质上是一，其中有神性三位一体，并且他就是主；也关于他所要建立的新教会，以及那教会的教义；关于圣经的圣洁；也关于《启示录》已被揭示——那甚至一节也不能被主以外的人揭示。此外关于诸行星的居民、以及宇宙里的诸地；还有从灵界而来的许多记事与奇妙事，藉着那些，属于智慧的许多事已从天堂被揭示。

533 天使听了这些大大欢喜，却感知我里面有忧伤，就问忧伤从何而来。我说：那些今日被主揭示的奥秘，即便就卓越与尊严而言超过直到如今所公布的认知，在地上仍被看作毫无价值。天使对此希奇，并求主允准他们俯视尘世；他们俯视，看哪，那里纯粹是黑暗。告诉他们：把那些奥秘写在纸上，把纸降到地上，并看奇事。就这样作成了；看哪，写着那些奥秘的纸从天堂降下，在尚在灵界的进程里像星那样发光；但当落入自然界时，光就消散，并按着落下的程度变暗。当天使把纸投入某些由圣职与平信徒组成的博学并有学问之人的集会时，听见许多人的嘟囔，其中有这些话：“这是什么？岂有什么？我们知道或不知道那些有什么相干？岂不是头脑的产物？”并显出有些人拿起纸，用手指折叠、翻转再翻转，好抹去上面的字；也显出有些人撕碎那纸，有些人仿佛要用脚践踏；但他们被主拦阻不作那恶行，并吩咐天使收回并守护那纸。天使既忧伤，思想这要到何时，就有话说：“要到一时、二时、半时”（启12:14）。

534 此后我与天使说话：今日主在世上还揭示了另一件事。他们问是什么。我说：“关于真正的婚姻之爱，以及它属天的怡悦。”天使说：“谁不知婚姻之爱的怡悦超过一切爱的怡悦？谁又能不看见：凡主所能赐予的一切福乐、美善与愉悦，都聚集在某一种爱里，并且那些的容器是真正的婚姻之爱——那爱能充分领受并感知那些？”我回答：他们不知这些，因为他们没有就近主，也没有按着他的训诫生活——逃避恶如罪，并作善；真正的婚姻之爱连同自己的怡悦唯独从主而来，并赐给那些按着

他的训诫生活的人；从而赐给那些被接入主的新教会——《启示录》里以新耶路撒冷所理解的——的人。我又加上：我怀疑今日世上的人是否愿相信那爱就本身而言是属灵的爱、从而从宗教而来，原因是：他们关于那爱只怀有身体的观念。那时他们对我说：“写关于那爱，并跟随启示；此后论那爱所写的书要从我们从天堂降下，我们要看那里的那些是否被接受；同时也看他们是否愿承认：那爱在人那里怎样按着宗教怎样——在属灵人那里是属灵的，在属世人那里是属世的，在奸淫者那里纯粹是肉体的。”

535 此后我听见从阴间来的骚扰的嘟囔，并同时这些话：“行神迹，我们就信。”我问那些岂不是神迹，回答说：“不是。”又问那么是什么神迹，说：“显明并揭示未来，我们就有信心。”我却回答：“那样的事从天堂没有，因为人知道未来多少，他的理性与理智连同明智与智慧就怎样陷入闲散、麻木并动摇。”又问：“我还当行什么别的神迹？”那时喊着说：“行摩西在埃及所行的那些。”对此我回答：“或许你们要对那些心里刚硬，像法老与埃及人那样。”回答说不会。我却又说：“向我断言：你们不会绕着金牛犊跳舞并敬拜它，像雅各的后裔那样——那是他们看见整座西奈山燃烧、并听见耶和华自己从火中说话之后一个月内所作的，从而是在那一切神迹中最大的神迹之后；金牛犊在属灵意义上是肉体的享乐。”从阴间回答：“我们不会像雅各的后裔。”但那时我听见从天堂对这些人说：“你们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也就是主的圣言——就也不因神迹相信，不像雅各的子孙在旷野那样；也不像那些亲眼看见主在世时所行神迹的人那样相信。”

（《婚姻之爱》全书完）

#